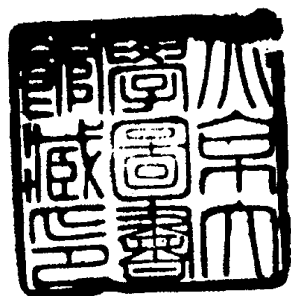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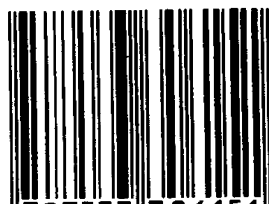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六八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六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六八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歷代古文國瑋集一百四十一卷（存一百三十九卷）（三）

〔明〕方岳貢評選

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國瑋集六十一卷》提要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七

襄西方岳貢爲修評選

唐文

獻平淮夷雅表　柳宗元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守遐壤、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陟仲切）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因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况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徵于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荆江漢常武、鋪鍋炳耀、瀸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平夏州、夷劍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踊、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

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子厚諸雅如金人佇立、嚴巖龍鱗、可與李華諸頌竝爲一代樂府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瓮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

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

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

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啟　柳宗元

某啟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雖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爲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間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爲時聞人才位未曾盤桓固久中間困厄隋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而爲見忌嫉者橫致脣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辯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壞接而

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當關口垂臂悵望悼悔嘗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謗自非大君子由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撫任感激欣躍之至輕瀆陳賀不勝戰越不宜

壯得士之崇殊足慕樂

寄許京兆孟容書　柳宗元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

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阨塞臲卼事既壅隔狠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扇使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

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塡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

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

述頗可悲不忍多讀

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酸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

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

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

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此書本源太史公而其抑壯悲慨更為深至非其幽愁放廢又何以激發而為此哉

與楊京兆憑書

柳宗元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念。憂憫備極。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

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緯為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

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爲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隷。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惎我哉。茲咈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得其所以爲。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

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卽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夫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自與之言。因爲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

今之人皆不貴雖如此

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楊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楊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文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遭責

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內生。霾霧塡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爲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愊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敘憂慄爲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爲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爲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慽。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

無可以爲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爲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所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爲大僚。伏惟以此爲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勝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中間論人才虛實處可補人物志所未備

路伺如不足怪

與蕭翰林俛書　柳宗元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臲卼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二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

極似李都尉書

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秖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懍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鴃舌啅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

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諂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致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苟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耻

此必當時思誅人爲有相之詞

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甿。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此子厚所謂芝菌者也

亂有所書 若耶

與李翰林建書

柳宗元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藋者聞人足音則跫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强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癃殘頑鄙不死

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述南方流人之苦備極悲楚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

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鬭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

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

退之諒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觀退之諫佛骨之表諭庭湊之辯必非怯于禍而不爲者但以史緒紛雜難于綜理故辭設而爲是言而子厚折之可謂當其理矣

與史官韓愈書　柳宗元

退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勇爲諒也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爲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爲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爲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子厚雅慕名節不幸失身故于太尉每拳拳也

與呂恭書　柳宗元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盧墓父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碑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第之精緻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爲其永字等頗效

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辭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奸爲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壞樹之而君子以爲譏況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爲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僞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況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爲利乎夫僞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擿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僞可爲而利可冒則欺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固無闕道矣作東郊攻市鄽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垍土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惰窳之俗絕偸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徭嗇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懿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爲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毋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柳氏家富書法故辯之最精而亦見其不苟于小物也

答劉禹錫天論書

柳宗元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爲天說爲未究欲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而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爲異也子之所以爲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歟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爲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爲爲人則吾愈不識也若果以爲自生而

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蓏之自爲果蓏癰痔之自爲癰痔草木之自爲草木耶是非爲蟲謀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彼不我謀而我何爲務勝之耶子所謂交勝者若天恒爲惡人恒爲善人勝天則善者行是又過德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是判天與人爲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預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枝葉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又子之喻乎旅者皆人也而一曰天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莽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郛之先者智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說要以亂爲天理理爲人理耶謬矣若操舟之言人與天者愚民恒說耳幽厲之云爲上帝者爲所歸怨之辭爾皆不足喻乎道子其熟之無羨言侈論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爲得不亦裕乎獨所謂無形爲無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天之爲天大矣彼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要非天之

所謂是非也並存之以樂其辨而已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十八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

唐文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柳宗元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充賦稅養穌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教為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

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

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為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其為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取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

今豪奪之吏無以破富室而不及貧民不知富室既盡則貧民愈無所賴矣

其可理矣乎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為工商浮窳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為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

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
永州以僻偶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
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
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顧同夢得
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饒之理
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與均賦之事以求
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强言之宜爲長者所
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
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莅政三日舉韓宜英以

代巳宜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
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况聞於大君以二千
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
而兄行之宗元與宜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
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
走之大過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宜宗
元再拜

子厚爲方州極習吏事無文士之習于此見其一
班

答嚴厚與論師道書　柳宗元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爲師之說
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欲變僕不爲師之
志而屈己爲弟子凡僕所爲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
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
以爲箴。行且求中以益己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
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爲薄世笑罵僕脆怯
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爲外不足當衆口雖懇懇見迫
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

僕見解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
學不可爲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
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仲尼豈易
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
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
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爲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
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爲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
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
爲師弟子名而不取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

肆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耶。敬叔吾所信愛
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吾子文甚暢遠、悃悃
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策。調其
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
而考諸古。師不乏矣。幸而亟來。終日與吾子言。不敢
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
足。亦可交以爲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
今未有於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退之學術正而迂子厚學術通而滑觀其爲師不

爲師之詞可見然我之論師無字爲子厚也

復杜溫夫書　柳宗元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
者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
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而引譽。
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
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騃滯。多所去
甚諭。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抵吾必曰周孔。安可當
也。擬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抵。宜無所諛道。而不
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

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
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
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
千百。何吾生胷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爲文。不
能自雕斵。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
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
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
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
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愼思之則一益也。庚

此處昧見古人之厚今則但嗤笑之而已不能如此訓誨也

桑子言藿蝻鶵卵者吾以爲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爲十數文。卽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荊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嶷然類丈夫。視端形直。心無岐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亟之二邪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欲誨而已矣。宗元白、

今天下求名之士往往類此余欲以子厚此文黏之屋壁布之通衢耳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忽發奇論更能益地之勝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柳宗元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甑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檉多櫧多篔簹之竹。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

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多石鯽。多鯈。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脩形糈稌酒陰。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亂而不雜積而不壘此等文不在秦漢以下

館驛使壁記

柳宗元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脩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櫟陽。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盩厔。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

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于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方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內束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飫餼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按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爲之使。俾考其成。以質于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廄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

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爲之記。遂以韓氏爲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不起議論而叙致辭雅此等文今所最難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柳宗元

唐制嶺南爲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illegible][illegible]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王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贄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饔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犒饋宴饗勞旅勤歸以群力一心於是治也開閩階叙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

大梁夾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克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令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爲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與庫反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爲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爲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illegible]

[illegible]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蠻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元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茸蘇金飾析羽旂旟旄咸飾于下鼓以鼖脊金以鐸鐃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群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衣胡夷蜑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鉶鼎體節膾鼈獻炙羽鱗狎至之物沉泛醍盎之齊均飫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揳擊吹鼓之音飛騰

幻怪之容寰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其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刻于茲石

文如畫棟雕甍高牙大纛翼翼巖巖觀者竦視

邠寧進奏院記　柳宗元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栜宇。建于京師。朝覲爲修容之地。會計爲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皇帝宅位十一載悼邊氓之未乂。惡兇虜之猶阻。博求群臣。以朗寧王張公爲能。俾其建節制符守股肱之郡。統爪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乃新斯院。弘我舊制高其閈閎。壯其門閭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

以率貢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珮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其餘歸時事修常職。賓屬受辭而來。使旅賁奉章而上謁。稽疑於大宰。質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遞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焉。故領斯院者必獲歷閶闔。登太淸。仰萬乘之威。而通內外之事。王宮九閱而不閽。轅門十舍而如近。斯乃軍府之要樞。朗寧之能政也。惟公端明而厚。溫裕而肅。宏略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設險西陲而戎

虜伏息。茂功溢于大常。盛烈動於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者也。贊公于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于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爲記

贊節度之政于天子之都宜其抑揚有體進退肅然

興州江運記

柳宗元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五年。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黎老童孺。塡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記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爲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

曰吾嘗爲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靑泥山。又西抵于成州。過粟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爲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塡谷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餫夫畢力。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緜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卽山僦功。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摧其堅剛。化爲灰燼。畚鍤之下。易甚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旣會旣遠。澹爲安流。烝徒謳歌。枕臥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竊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飢饉昏札。死徙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

古文國瑋集 卷之十八

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爲防。膏我稻粱。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杠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爲之不出四人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爲國者。惟水事爲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

史起與歎白圭鑿隧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用永憲于後祀

能知地利遠近讀其文可考其績不徒以頌德爲工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楊中丞作

柳宗元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爲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

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其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爲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矣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

人豈非動而特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鄒嘉賓好為隱士只山裝大是佳事此文序之兼有其矣

桂州裴家洲亭記 裴中丞作

柳宗元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鶩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灕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莅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奸革。德惠敷施。期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氓。移于間壤。伐惡木。剌奧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東隘。聯嵐含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以為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為梁。與波升降。苞灕山。含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谷。邈然萬

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闤闠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須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是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偏方遊樂之事本于天子武功告成未便有氣勢

疏峰搜林如康樂遊山動而得妙

永州新堂記

柳宗元

將為穹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奧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既焚既釃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廁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

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爲二千石楷法

本于西京公之文不如此便與丘壑中人無異

零陵三亭記　柳宗元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汙塗群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荊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厖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莅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期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旣卒稅相與歡

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鼛鼓之召雞豚糗醑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群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峰瓏玲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土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

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裨諶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文有高明之氣足以紓幽發滯

零陵郡復乳穴記　柳宗元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紿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

必在深山窮林氷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眞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凡物之所產未有不爲其地害者故零陵乳復合浦珠還當時以爲祥而不知前此之不祥久矣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柳宗元

法華寺居永州地㝡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篠簜。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翦焉。叢莽下頹。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為之益高。地為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為州司馬。官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為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為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為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為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禪理結之更自超脫

柳州復大雲寺記

柳宗元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偭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逵達橫術。北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為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塍。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

寺皆復就。

讀此可以見粵人之俗而因俗為教者在乎長吏之善其理不拘拘乎儒者之言也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十八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九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唐文

裴墐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摭拾殘缺附比論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于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儀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墐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土斥土因山之制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物以受萬國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包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剪截而畢得其中顛閉闕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奏復于上辦列于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

之于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鄭玄以箋注史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諶為祭法舊史咸以為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嗣侍中公以禮議封禪祠部公以禮承大事大理公以禮輔東宮而堪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為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堪守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大理之兄正平節公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今相國鄅公

其宗子也鄅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遊其門若聞韶濩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弟欤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欤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其文質老不求媚于俗者

楊評事文集後序　柳宗元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

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于文人滿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

文體。尤邃敘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夭。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泰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一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

宗元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論文章之源流。若鍾記室之品詩詮次悉當

往有壯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柳宗元

僕聞歲驟遊邠墟。今戎帥楊大夫時爲侯。奄盡護挙校。用管法籖令。不吐強禦。下莫有逗撓凌暴而犯令者。沉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鉞而代之位。鶡冠者仰而榮之。今又能旁貴文雅。以符召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密署爲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遺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寔連舉進士。並時管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府。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達而榮如貴仕。其難乎哉。

懷自犬戎陷河右。邇西鄙積兵備虞。縣道告勞。內匱中府太倉之蓄。儘而獲饜。投石而賈勇者。思所以奮力。論者以爲天子且復河壖。切而宜故墮拓遠西戎。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專弄文墨爲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植密畫於借箸之宴。發羣謀於章奏之筆。上爲明天子論列熟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罇俎。賦從軍之樂。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劫脅之伍。俾其簞食壺漿犒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

蜀之書燕然之文炳烈于漢史眞可慕也不然是項
瑣者惡足置齒牙間而禁吾子哉
必如此乃見記室有關係不但爲幕府之私客也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柳宗元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
國家寵先中丞遵古人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品常第
四人猶曰於古爲薄漢其地都尉邛以不勝任陷匈
奴而子單侯于鉼濟北相韓千秋以匹夫之諒奮觸
南越而子延年侯于成安君之土田之錫猶挫於有
司之手始由施州爲涪州并蜀道劾寇君不釋乃夜
不釋甲曰我忠烈胤也期死待敵敵亦曰彼忠烈胤
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計
蠢縮受譏茲郡凡二歲朝廷建大本貞萬邦慶澤之
濡洗濯生植又況涪州家聲之大裕蠱之志宜尤被
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澧之
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人猶曰且有後命永州
多謫吏而君侯惠和溫良故其欣愉異於他部優詔
旣至而君適讎於文其往也獨故凡羨慕之辭無不
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
烈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
悱而不忘以增太史世家之耤用是爲說則拱璧太

鼎烏可以言重乎

此南霽雲之子也朝廷所以待忠臣之後者薄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宗元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凡爲吏者當書此文爲座右銘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柳宗元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爲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一一卽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僞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爲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爲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旣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旣聞而有司不以告有司之過也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況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伏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爲之言旣以還其人又以移其文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寔士甚賤奔走爲名聲而貢舉往往得實才亦賴之乎此也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柳宗元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蕖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灧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旣來其政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旣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翻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觴而笑瞪（直陵又證二反）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趑趄湘中爲顧頫客耶余旣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丹青之色近乎自然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柳宗元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爲歌詩傳詠都中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爲文章若崔比部于衛尉相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曾孫也而又有是咸推讓爲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觀婁君猶爲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飲食馳堅良以歡于朋徒相貲爲資相易爲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

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恒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僞言卑陬而姁媮偸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勢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至南海復出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爲壽未盡其術故行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不能類婁君之文學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爲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爲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困爲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

其行也余旣異其遁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於[illegible]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遠而爲處士吾以爲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巖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爲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

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雖夭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爲咀嚼爲神無事爲閑不死爲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於是以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始歎其高末箴其過輕重皆當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柳宗元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爲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捂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没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閎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爲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躓其道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

而黜其奇衺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爲諭余始得其爲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疑下灕水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音憑）豐隆愬蜚廉以寄聲於寥廓耶

結處有海水一泓三山如點之致使人縹緲而思深

送方及師序　　柳宗元

代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圖之形以爲高其學浮圖不能愿慤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爲放以故爲文章浮圖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處其伍介然不踰節交於物沖然不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縛錄復習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至於踐青折萌汎席灌手雖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故與夫假託爲者也薛道州劉連州文儒之擇也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夫豈貸而

濫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于他好事者

可爲釋氏之董狐

送僧浩初序　　柳宗元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

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讀此文可以見二公學術之通蔽若呂黎者予原所謂好道而無情者也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柳宗元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於世者則思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狷以離偶紆舒以縱獨其狀類不一而皆童髮毁服以游於世其孰能知之今所謂玄舉者其視聽容體未必盡思跡佛而持詩句以來求余夫豈耻制於世而有志乎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遠而形羈則泥幽泉山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道以遯而樂足以去二患捨是又何爲耶既曰爲予來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子厚作釋氏文文最佳以身涉其中而不爲所蔽也

序棊　柳宗元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别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

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

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豈者徒也觀其始與
末有似恭者故敘
以恢諧之詞發胸中之磊塊不求其工而工至矣

因其勢而利導之至人特不以意爲之耳非不得已而勉從之也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

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于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

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

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于諸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

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

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國。制

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其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

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于諸侯哉或者又以

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衛于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

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三代已封建故因而封建之後世已郡縣故從而郡縣之謂秦漢之制勝于三代者非也謂三代之制有行于秦漢者亦非也而子厚此論文足以張其辯矣

四維論

柳宗元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爲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

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爲道得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爲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大約三代以前議論渾朴不拘考子文義指其大端如此而已後世儒者則理義之說益精宜子厚之有以勝管子也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九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

襄西方岳貢禹修許選

唐文

斷刑論　　柳宗元

余既爲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于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而爲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爲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僞也。使秋爲善者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爲善者必怠、春夏爲不善者必俟春冬而後罰、則爲不善者必懈。爲善者怠、爲不善者懈、是敺天下之人而入于罪也。敺天下之人入于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所以不措也。必使爲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爲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爲善者日以有勸、爲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敺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敺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盡而人化乎。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爲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更大暑者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號之聲聞于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爲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霜雪者特一氣耳、非有心于物者也。聖人有心于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爲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于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爲仁必知經、智必知

權是又未盡于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强名也曰當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爲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怫吾慮合之于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爲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

未達不思之甚也

法天者存其意而已舜誅四凶周公討管蔡孔子殺少正卯不知用何時何月此可以破之

辨侵伐論

柳宗元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于天下也聲其惡于天下必有以厭于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朘（音宣）人之財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内必棄于其人外必棄于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揆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

又立其禮正其名修其辭其害物也小則誥誓徵令不過其鄰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横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爲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鍾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内以保其人外不犯于諸侯其過惡不足暴于天下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爲制命之舉非爲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而鐘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軌交于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

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皆徳而以逆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于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其伐之論則善矣

以此解經嘗令王鄭服其博識

六逆論　柳宗元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毋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事天下理亂之本也爲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自中人而降守以爲大據而以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斥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疏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

李斯乃滅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臲卼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于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群而咻之。以爲狂爲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左氏論其常而不論其變。子厚論其變而不論其常。故反之以相救也。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于王。難其守。問寺人㔁鞮（音勃都黎切）以畀趙衰（初危切）。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音薛）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于朝。而私議于宮。不博謀于卿相。而獨謀于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于内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攻。所以覲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爲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于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此子厚深痛于宦官之禍而爲此論也當時伾文之黨盡欲奪北衙之勢張南衙之權但其行事跡妄終以自敗然于國謀不可謂非正也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于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

趍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盖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于一而已矣嚮使刺讞（語蹇切）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于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

之父不免于罪師韞之誅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陵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于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脇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

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于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既不越于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若使王法既舉則妄殺人者天子得而殺之又何讎之可復乎然而周禮獨設調人之官者誠恐後世有不得其死之人而王法有不及舉者故立此一條以戒凶人之禍以申人子之情而又恐其相殺無已也故又爲之說曰殺人而義者令勿仇察聖人立法之意則柳子之言當矣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

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此為良吏而不知其術者言也不然團桑品屋豈復有相憐之意乎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弟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一作際）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

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趍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

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

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力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

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
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
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衒能矜名。親小
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魚匿切）聽於府庭。而
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
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
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
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
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

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
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
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
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
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
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
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
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余遊都下時。見一京朝官曰。朝廷放我深山十年

讀書。庶幾略曉天下事。今恨不可得。其言亦非欺
余者。然余竊微議之曰。是言也。不可作宰相。或曰。
宰相須讀書。子言何意也。余曰。今應博學宏材科
便可作此語耳。若作宰相。收攬天下之人才以事
天子。則天下人所讀之書。皆我之書也。又何必深
山十年哉。此言偶有合于梓人傳者。故附述之

劍門銘 并序

柳宗元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尤俗剽。嗜爲寇亂。皇帝元年八月。帥丧衆暴。羣疑不制。妖孽煽行。怙恃富強。滔天阻兵。攻陷他部。北包劒門。憑負丘陵。以張鷙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禮部尚書嚴公。以國害爲私讎。以天討爲己任。推仁仗信。不待司死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祇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于是。儲峙饗賚。取具壘穣。乃遣前軍嚴秦揚王

誅。誕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寇地。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于劒門。大壞頑嚚。諭引劫脅。蟻潰鼠駭。險無以固。收奪利地。以須王師。刲剔腎腸。振拔根柢。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勲力。賛音墳鼓一振。元戎啓行。取其渠魁。以爲大戮。由公忠勇憤悱。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啓闢險阨。夷爲大塗。褢沮害氣。對于天意。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秩師長。進爲大藩。宅是南服。將校羣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時惟外區。界山爲門。壤于蜀都。叢險積貨。混并羌髳茂侯切。狂猾窺隙。猖狺魚巾反。嘯呼憑據勢勝。厚其凶徒。皇帝之仁。有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巴渝。乃出王旅。乃司列岳。牧臣司梁。當其要束。器備攸積。糗糧是蓄。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玄機在握。分命貔貅。陳爲掎角。右逾岷山。左直劒門。攻出九地。上披重雲。攀天蹈空。夾視阻艱。破裂層壘。殄殲羣頑。內獲固圉。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嘽他丹切。大憝囚戮。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鑿亂。永代是觀。

孟陽垂戒之文。此是銘功之作。雄雅不同。各有其體

武岡銘 并序　　　　柳宗元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竹絞切又音老)雜擾盜弄庫兵賊脅守帥南鈎牂牁(音柯牂音臧)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荊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遁不即誅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于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爲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毋弟生壻繼來于潭咸致天廷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兇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爲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益兵三倍爲時碩臣殿于大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沸呼若寒去裘昔公不夸首級爲已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爲虺蜮大不爲鯨鯢恩重事特不纒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莪類以示我子孫彌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令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巔巫水之磧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戶恐介寘彼摽仍亂王師來誅期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塗四闢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如蝥賊由公而仁我如寇仇由公而親山畋澤獻銅輸賦于都陶穴刊木室我姻族烹牲祀公受介福揲蓍以占公宜百祿皇懋公功陟于大邦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完之丹有犀之甄匪曰余固公不可賂視鄰之德恒遵公則易余之世永謹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雄武肅清足以揚聲銅柱矣

古文國璋集 卷之二十　圭　唐文卷二十

湘源二妃廟碑　　柳宗元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司功掾守令彭城劉知剛、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祗栗厥戒，會群吏，洚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考嬴羨(延面切)，均節委積，咸執廣聿，至于祠下，稽度(徒落切)既備，傭役惟時，斬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迺浮迺載，工逸事遂，作貌顯嚴，粲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石于廟門之宇下。惟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極其會。爲子而父堯，爲婦而夫舜，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內若昭讚，上承輝光，克艱以乂，德罔不至。帝既野死，神亦不返，食于茲川。古有常典，毆祓戾(即戾字)，薛愜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音干)天刑，有翼其躬，有苾其馨，沉牲爰告，即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嬀汭，神位湘滸。揆茲有初，克碩厥宇。唐命秩祀，茲邑攸主。毛牷既蹢(音適)，椒馨爰將。亂于萬年，期保伊祜。潛火煽孽，炖于融風。神用播遷，時罔克禦。邑令群吏，告于君公。廉用積餘，以就廟功。捊木負埴，載流于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墉。絜粢清醑，開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玉，以對嘉祉。南風滑滑，湘水如舞。將子無讙，神聽鍾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輿。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狀彼廟貌，肅然穆清，不止縹緲雲旗而已也。

箕子碑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音預)忘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于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音仙)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藂于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虖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于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于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爲奴。沖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爲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爲徒。大明宜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道州文宣王廟碑　　柳宗元

謹按其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爲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于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于州邑遐闊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鐏俎旂章黎穆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閎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庳陋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如蕩沃公蹙然不寧若閉

獲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以流有頖宮之制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儆功役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肄之位師儒之室立廪以周食圃畦以毓蔬權其子毋贏且不竭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丕論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諍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爲庶幾其後從于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

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余案月令則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籩豆既嘉笙鏞既成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古于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誓(音辟)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于化初冥于道先群儒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先施彝典革正道

本俾是荒服移爲闕里在周則魯侯申能修頖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之艱侔于蜀盍銘茲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荊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音真)振薛公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莅于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吉日丁亥獻于頖宮庭燎伊煌有煥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爰念聖祀徧于海邦服冕陳罍州邑攸同感忻以欲思報聖功丨遷于嘉惟吉之逢昀昀其

原既夷且大渙渙其流賓環于外作廟有嚴昭祀顯
配粢盛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依位作廟伊秩以豐其
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明于古有經公粹厥
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公降酬
酢進退齊平柔肌洽體莫不克盈歡于心父子弟
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孜其多公斯考
禮民感休嘉從于魯風祇以詠歌公錫于天眉壽來
加公資于王休命是荷師于辟雍大邦以和侑酳申
申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頖水丕揚厥聲以告太
史

不贊孔子而贊新廟之人極有理體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一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唐文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柳宗元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椎髻卉裳
攻劫鬬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
于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
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
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
以遐孔子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
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
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
布洎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
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群吏卜
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
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
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于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
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

罔敢知欽若玆敎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厥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是柳州夫子廟碑不可輕易

終南山祠堂碑 并序

柳宗元

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中謁者禱于終南申命京兆尹韓府君祗飾祀事考視祠制以爲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盩厔令裴均虔承聖謨刱制祠堂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斬板榦礱柱礎陶瓴甓築垣墉攸度舊制立三筵六尋既輿功玄雲觸石霈澤周被植物擢茂期于豐登神道感而宜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溢朴路布野于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青艾野

夫版尹僉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興方域產財用興雲雨考于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于褒斜(音耶)又西至隴首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又東至于太華以距于關寶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焉紀堂條枚秦風詠焉今其神又能對于禱祝化荒爲穰易沴爲和厥功章明宜受大禮俾有憑託而宜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既備神

二句一韻
仿佛泰碑

用時若。豐我公田、遂及我私、粢盛無虞。儲峙用充。厥
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拜手稽首。願頌帝力。且宣
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禳祈禜（音詠）
雩、皆有準程、顧惟終南、祠位痺陋、不稱顯名。爰降制
詔。克大厥宇。啓籓誠明。昭感神衷、道宜天休、獲此利
貞。篤災愆陽、化爲豐穰、實我粢盛。人頫蓄給、鼓腹而
歌、以樂其生。巍巍靈山、與利產財、作固納京。擁其嘉
休、眷祐于人、永宅厥靈。奕奕新廟、整頓端莊、神位密

清、後祀承則、潔心勤禮、導暢純精。邑吏嗇夫、駘（音臺）背
鯢齒、願垂表經。頌宣聖德、篆刻金石、永世飛聲。
敦實茂勳、足配名山

唐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誌　柳宗元

維元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壬子、永州刺史崔公薨于
位、享年六十八。乙未、殯於路寢。景寅、遷神于舟、以某
年某月日歸窆于某縣某原、祔于皇考吏部侍郎贈
戶部尚書府君之墓。尚書諱漪、玄宗南巡、內禪聖嗣、
府君以謀畫定命起一旅、以復天下、厥功載焉。尚書
之先曰貴鄉丞、贈太常少卿府君諱子美。太常之先
曰揚州江都丞府君諱道禎、行高位卑、華冠士族。公
諱某、字某、承世德之清源。浚之以孺絜。以端其志。采

羣言之枝葉。植之以茂實。以修其能。始由右千牛備
身佐環衛、更盩（音輈）厔（音窒）三原藍田尉、仍有大故。三徙
同位、繼授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推以直道。二邑齊
風。哥舒曜尹河南、鯨冠猾驁。黎人播越。表公尉河南
糗糧芻茭、戎備畢給。版圖田漁。民事時又。遷揚州錄
事參軍、實吳楚之大都會也。政令煩拏。貢奉叢沓。一
日不葺。鎮譙四至。公爲之優游有裕。長史司徒杜公
與之揖讓。異於賓僚。入爲太子司議郎、拜歸州刺史。
巖險湍悍。人類鳥獸。古號難理。公克有聲。遷永州刺

史朝散大夫、惟是南楚風浮俗鬼。尸為脊徒。家有禖禖[音梅]大者虐鰥孤以盜邦賦。毆愚蒙以神。訛言悖于政經。莫有禁禦。公於是修整部吏。黜從夌乎。漁者數百人。以付信于下。而征貢用集。摘戮妖師。毀焚蒿淫昏者千餘室。以舉正羣杜。而田閭克和。寬以容物。直以率下。邦人方安其理。搢紳猶覬其望。體覡遽降。哀何有窮。嗚呼、公前夫人徐州參軍榮陽鄭鉅女、有子曰義和、早夭。後夫人萬年尉范陽盧彤女、嘉淑之德繼開宗族。有子曰貽哲貽儉、克承于家。洎公之兄子

曰勵曰禮、誠願志于墓、無忘公之德、銘曰

孰為德門、清河濬源。遠哉沄沄。世有顯懿。揚其清芬。煥炳增華。昭于後昆。惟魴與鯉。舊史是尊。孰為茂功。尚書清風。藹其有融。勃焉而典。披草從龍。布令諸夏。敷和六戎。赫矣太陽。克昇于中。孰為惠政。公嗣餘慶。形于謳咏。小程其功。大遂其性。黜吏是省。妖風以正。于邑于邦。哀揚休命。孰為遺愛。公去昭代。邦人斯毎毎[音梅]始焉。是賴今也何戴。孰埜我公。于洛之會。何以銘之。徽音不昧。

其豐不淳其削不鏤允為傑構

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上柱國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公墓誌銘 柳宗元

漢光中興。馬援雄絕域之志。晉武一統。陶璜布殊俗之恩。理隨德成。功與時並。今皇帝載新景命。丕冒海隅。時惟公祇復厥績。交趾之理。續于前人。公諱某字某。某郡人也、曾祖彥師、朝散大夫、尚書駕部郎中、祖瑾、懷州武德縣令、考清朝議郎試大理寺丞、贈右贊善大夫、咸有懿美、積為餘慶、公以忠肅循其中、以文術昭于外、推經旨以飾吏事、本法理以平人心、始命蘄州蘄春主簿、句（音搆）會（古外切）斂給、厥聲顯揚、仍以左領軍衛兵曹、為安南經略巡官、申固扞衛、有聞彰徹、轉金吾衛判官三、歷御史、績用弘大、揚于天庭、加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換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復轉郎中、為安南副都護、賜紫金魚袋、充經略副使、遷檢校太子右庶子、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公自為吏。習於海邦。凡其比較勤勞。利澤長久。去之則夷獠（魯晧切）猾亂。復至而寇攘順化。及受命尋征。得陳嘉謨。誓拔禍本。納於夷軌。乃命一其貢奉。平其斂施。牧人盡區處之方。制國備刑體之法。道阻而通。百貨地偏而具。五人儲偫（音雉）委積。師旅無庚癸之呼。善完板幹。控帶兼戊己之位。文單環王、怙力背義、公於是陸聯長轂。海合艨艟。再舉而克。殄其徒。廓地數圻。以歸於我理。島蠻酋帥。負險蔑德。公於是外申皇威。旁達明信。一動而恐。朝其長。取州二十以被於華風。易皮弁以冠帶。化姦宄為誠敬。皆用周禮。率由漢儀。公患浮海之役。可濟可覆。而無所恃。乃刻連島以闢坦途。鬼工來幷。人力罕用。沃日之大。眾成通溝。摩霄之阻。㟱（他力切）為高岸。而終古蒙利。公思疆埸之制。一彼一此。而不可常。乃復銅柱。為正制。鼓鑄既施。精堅是立。固圉之下。明若白黑。易野之守。險逾丘陵。而萬世無虞。奇琛良貨。溢于王府。殊俗異類。盈于藁街。優詔累族其忠良。太史嗣書其功烈。就加國子祭酒、封武城男、食邑三百戶、凡再策勳至上柱國、三增秩至中散大夫、某年月薨于位、年若干、天子震悼、傷辭有加、明年其孤某官與宗人號奉喪帷、率

其家老谷于叔父延唐令某卜宅于潭州某原葬用某月某日人謀皆從龜兆襲吉乃刻茲石著公之閥以志于立竁(樞鋭充芮二切)以告于幽明銘曰

周限荆衡秦開百粤交州之治炎劉是設德大來服道消自絕伏波南征漢威載烈乾陵北附晉政爰發我唐流澤光于有截皇帝中興武城授鉞藹藹武城惟夫之哲更歷毗贊顯揚彰徹既受休命秉茲峻節度其謀猷守以廉潔厚農薄征匪貊匪桀通商平貨有來胥說踐止蹄海堅其鼜列制器足兵濱茲蠻落島蠻屈服文單鼎滅柔遠闢疆會朝天闕銅柱乃復環山以誓(敷剡切)海無遵迮(音責)冠罔踰越琛賮(徐刃切)之獻周于窮髮帝嘉成德載旌茂閥增秩策勳土封斯裂位厄元侯年銜大耋邦人號呼夷裔悽咽卜葬長沙連岡啓穴書銘薦辭德音罔缺

體作比偶而意自磔張

先大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　柳宗元

先大夫姓盧氏諱某世家涿郡壽止六十有八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五月十五日棄代于永州零陵佛寺明年某月日安祔于京兆萬年棲鳳原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其孤有罪銜哀待刑不得歸奉喪事以盡其志嗟泊太夫人兄之子弘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于大僇徙播厲土醫巫藥膳之不具以速天禍非天降之酷將不幸而有惡子以及是也又今無適(音的)主以葬天地有窮此冤無窮既舉葬紉(直忍切)猶以不孝之辭擬述先德且志其酷焉嘗逮事伯舅聞其稱太夫人之行以教曰汝宜知之七歲通毛詩及劉氏列女傳斟酌而行不墜其旨汝宗太家也既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聞歲惡少食不自足而飽孤幼是良難也又嘗侍先君有聞如舅氏之謂且曰吾所讀舊史及諸子書夫人聞而書知之無遺者某始四歲居京城西田廬中先君在吳家無書太夫人教古賦十四首皆諷傳之以詩禮圖史及剪製縷結授諸女及長皆爲名婦先君之仕也

伯母叔母姑姊妹子姪、雖違在數千里之外、必奉迎以來。太夫人之承之也、尊己者儆之如臣事君、下己者慈之如母畜子、敵己者友之如兄弟。無不得志者也。諸姑之有歸、必廢寢食、禮既備、嘗有勞疾。先君將改葬王父母、太夫人泣以莅事、事既具而大故及焉。不得成禮、既得命於朝、祗奉教曰、汝忘大事乎、吾冢婦也。今也宜老而唯是則不敢暇抑將任焉、苟有日吾其行也。及命爲邵州、又喜曰吾願得矣、竟不至官而及于難。是歲之初、天子加恩羣臣、以宗元任御史

尚書郎、封太夫人河東縣太君。八月、會册太上皇后于興慶宮、禮無違者。既至永州、又奉教曰、汝唯不恭憲度、既獲戾矣。今將大儆于後、以蓋前惡、敬懼而已。苟能是吾何恨哉。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嘗有戚戚也。而卒以無孝道、不能有報焉、爲喪主子婦七歲而不果娶。窮徼人多疾、炎暑熇蒸、其下卑濕、非所以養也。謫視無所問、藥石無所求、禱祠無所實、蒼黃叫呼、遂遘大罰。天乎神乎、其忍是乎、而獨生者誰也。爲禍爲逆、又頑狠而不得死、逾月逾時、以至于今。靈車遠去而身獨止、玄堂暫開而目不見、抓囟號擗、魄逝心壞。蒼天蒼天、有如是耶、有如是耶、而猶言猶食者、何如人耶。已矣、窮天下之聲、無以舒其哀矣、盡天下之辭、無以傳其酷矣、刻之堅石、措之幽陰、終天而止矣。

哀痛之深、使人不欲數讀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陽廟碑 并序

柳宗元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机智蒸鬱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興詞鬱龍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猨臂之將軍天寶末寇劇憑陵隳突河華天旋斜斗極之位地圯積孤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謨以佐命元老用武

東南委師而勸進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訏謀大同誓鳩武旅以遏橫潰(音會)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杜厲不知而死難很畢(尺甚式忍二切)見斥而奔師忠謀冏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爲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群校同强入守而百雉齊固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類扼于睢陽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沮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虜騎雖强頓盱眙(音怡)而不進滅徙乃弃疾于我恐衆合圍技雖窮于九

攻志益專于三板偪陽懸布之勁沂城鑿穴之奇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去聲)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嗣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强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嚙其指曰啖此足矣遂痛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懷無衣之賦身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辭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燓之歎息有周苛之慷慨聞義能徙果

其初心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貞臣致憤惜孫恭于累句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督定功爲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繈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葬刻鮑信之形陵圖龐德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戴門閭于周典徵印綬於漢儀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爲勇善守爲功所以出奇以耻敵立懼以怒寇俾其專力于東南而去備于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爲克

發揚偉烈 一[illegible]精爽

敵之日世徒知力保于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爲婺州别駕賜緋魚袋歷施涪（音）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斲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發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于貞行乎外者貫于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麒麟閣中郎圖之詞可繼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致命漢寵死事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鄭婪婪群凶害氣彌盛長蛇封豕踴躍不定屹彼睢陽制其要領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彝缶穴中偵（丑正切）鈴馬非艱析骸猶競浩浩烈士不聞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畢車載馳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威西恧（女六切）孤城旣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

江漢淮湖群生咸育倬焉勳烈孰與齊躅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兹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瑩墓無窮刊碑河滸薦古英風

碑版之文不嫌駢耦而韓柳以古文力脱之此則其猶存時製者也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柳宗元

公諱墠、字封叔、河東聞喜人、太尉公諱行儉、實高祖、侍中公諱光庭、實曾祖、刑部員外郎府君諱稹、實祖、大理卿府君諱儆、實父、公由進士上第、校書崇文館、飭館事、修整左春坊、由是立署局、後參京兆軍事、按獄校巡、大尹恒得以取直、為太常主簿、搜逖疑互、探抉遐隱、宿工老師不得伏匿、皆求會堂下、者股肱役喉喙、以集樂事、作坐立二部伎圖、卿奇其績、奏超以為丞、司空杜公聯奉崇陵豐陵禮儀、再以為佐、離紛

龍道滯塞、關百執事、條直顯遂、司空拱手以成、自開元制禮、諱去國恤章、累聖陵寢、皆因事摯綴、取一切乃已、有司卒無所徵、公乃撰二陵集禮、藏之南閣、轉殿中侍御史、仍拜尚書比部員外郎、會校成要、恭歲畢具、刺金州、決高施陳、去人水禍、渚芟原茅、闢成稻粱、陟萬年令、叢劇辨繭、談笑終日、人視之若居冗官、然會金州猾吏來揚言恐喝、以煩褻事、曰不得三十萬、吾能為禍、公大怒、召罵之、恣所為、吏巧以聞、御史按章具獄、再謫道州、循州為左掾、會赦、量移吉州長史、元和十二年七月日病疟（詩廉切）泄、卒、始公以唯諾聞長安中、弁人危急、輕出財力、如索水火、性闓蕩、進交大官、不視齒類、挾同列牧下、蜚細天畢獻、喜博弈、知樂音、飲酒、壯少而工於紀、謫謠舞擊嬰（丑尒切）纖劇、促容皆曲中節度、而終身不以酒氣加人、盡接人事、夜讀書考禮、收拾策廢、未嘗釋手、以是重諸公間、初娶范陽盧氏、無子、後夫人柳氏、德為九族冠、生三男子、喪其二焉、貞元十六年某月日卒、祔于長安御宿之北原、冢子銑奉柩、以明年月日克葬于墓、銑以文

書來柳州、告其叔舅宗元、願碣于墓左、則涕為之銘、其辭曰、

有鬱其聲、惟裴之卿、世服大僚、仍耀烈名、封叔申之、實惟其英、儲書宮闈、佐職于京、太常命吏、以能增秩、相儀考禮、大弁斯畢、媯工展伎、爰備聲律、或圖或書、藏之府室、史于柱下、郎於會司、徵循以周、大比是宜、作牧于金、金人允懷、濟防漢滸、墊（都念切）沃卒移、增我歲食、易其羊魁、游手閒民、相顧聚來、徵為萬年、治劇于都、百務叙成、談宴以娛、誰恤誰恃、不忍悍吏、胡巧

其辭按章以遂由道所循施施三年更赦進資廬陵是選人曰世德宜慶于延又曰良能宜力之宜朝天大賚期賜其還鬼神不享命隕在前長原有纂高曾祖父淑靈是祔封叔爰歸左右惟具孤銑磨石祈辭海阪遂升其阡子道之局

能述細瑣不見瓌積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柳宗元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愚所起陽公爲諫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爲國子司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巳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曾郡李儻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閽籲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巳巳詔翌日會徒北嚮如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不果獻生徒嗷嗷顧聆徘徊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慠革面柔輭有立聽聞嘉

言樂甚鍾鼓瞻仰德宇高逾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偽夫去飾惰者益勤誕者益恭沉酗腆酒斥逐郊遂違親三歲罷退鄉黨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彰孝悌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奥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冠屨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儀公征其遐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願立貞珉俾高狀明乃訪于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于後公名城字亢宗家于北平隱于條山惟公端粹沖和高嶷懿醇道德仁明

孝愛友悌薰襲里閈布聞天下守節貞固患難不能
遷其心怡性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為司諫義震于
周行為司業愛加于生徒宜乎立石俾後是憲其辭
曰
惟茲陽公㲄道保醇爰初隱聲覆質基仁德充而形
乃作諫臣抗志勵義直道是陳帝求師儒式我成均
開朗蒙滯宣明德教太和滂布玄機密照羣生聞禮
後學知孝進退作則動言是傚匪公之軌人用奚蹈
麄厲貪凌待公順之欺偽譎詐待公信之少年申申

咸適其宜㮰芜廢弛尊嚴而威公襄其良俾升于堂
瘠者既肥榮如袞衣公棄不用懲咎內訟既訟于內
猶公之誨匪仁孰親匪德孰尊今公于征孰表儒門
生徒上言稽首帝閽謂天蓋高曾莫我聞青衿涕濡
塡街盈衢遠送于南望慕踟躕立石書德用揚懿則
嗚呼斯文遺愛罔極

師儒之文寂易冗廓此獨鏘玲有金石之響

故御史周君碣　柳宗元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
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
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
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庠古之
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匠王國氣震姦佞動
獲其所斯益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
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為世軌第
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

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沒
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為之銘曰
忠為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為臣
軌兮

為字不多而慨感悲悼已至

祭呂衡州溫文

柳宗元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九月癸巳朔某日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讎之聰明正直行為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莫莫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于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為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修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洎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直正而為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勘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為大甚理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

貪愚皆貴險很皆老則化光之夭厄反不榮歟所慟者志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音幾人自友朋彫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與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復何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為大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為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下土乎將為雷為霆以泄怨怒乎豈為鳳為麟為景星為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為金為錫為圭為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為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為明神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絕嗚呼化光庶或聽之

猖狂其詞以抒悲憤

為安南楊侍御祭張都護文　　柳宗元

維年月日故吏某職官某敬祭于故都護御史中丞張公之靈、交州之大南極天際。禹績無施。秦强莫制。或賓或叛。越自漢世。聖唐宣風。初鮮寧歲。稍臣卉服。漸化椎髻。卒爲華人。流我愷悌。士燮之理。惟公克繼。勤勞遠圖。敷贊嘉惠。銅柱南表。前功載修。空道北出。式遏蠻陬。梯航連連。旌旆悠悠。輻湊都會。皇威以流。方荷天寵。宜公室侯。聲馳帝鄉。魄降炎州。嗚呼哀哉。公昔試吏。時推清能。公昔乘軺。人知準繩。以安征賦。用登柱史。稍遷郎曹。繼昇程功。佐理海裔。斯澄。乃紀南方、專任是憑。禮分五玉。恩錫百朋。開府辟掾。群英攸屬。顧茲陋微。敢廁甄錄。既受筐篚。載加命服。賜有楚冠。用懋采角。星言赴命。注望幃幄。視險如夷。瞻程非邈。伯氏左宦。爰滯中途。流連隱憂。言念涕濡。子姓莫在。使命頓殊。煢魂弔影、敢廢斯須、情留江徼。夢結天隅。恩切有裕。義乖從役。顧慕長慟。展轉增惕。勠力猶在。中腸屢激。方俟銷憂。永期投跡。謙德不福。法星降災。廷憖遠徹。馹計爰來。撫躬益恨。循顧增哀。瞻容莫及。報德何階。輤車北轅。中莫克諧。望拜徒至。音塵永乖。南州斗酒。庶寫幽懷。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柳宗元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稾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爲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音孤)然蓋帶聞于古而觀于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

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傳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爲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其十二三魏然爲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爲第三品宜得謚於太常余懼州史之逸其辭也私爲之誄以志其行其詞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故繫其儀冠仁服義于檜(音會)書詩忠貞繼佩智勇承恭(音共)跨騰商周堯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不怒妖孽咸疑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輔宰萬邦受胙爾國維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徂淮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邃推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達其道卓焉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惟理惟公舒文以翼宜于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于禮司奮藻含章决科聯中休問用張書贊百氏錯綜羣言超都

諫列屢皇其饗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戎悔厥禍欵遐求侍盛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風動海儒皇威以至來總征賦甲茲郎吏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周官匪易漢課茂奏解云能備君自他曹載出其技肇刎白任羣儒革議正郎司刑邦憲爲貳糺佐蕭邪謟諛具畏遷理于道民服休嘉恩疏若昵惕迺如遐實閑其閎而撫于家載其愉樂申以舞歌賦無吏廹威不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譁繇禁外邑我藺盈車雜耕隣邦我黍之華既字其畜亦藝

其麻鼛鼓斯屏人喜其多始富中敎興艮廢邪考績
旣成王用興嗟陟于擜瀕古進共往號呼南竭謳謠
北溢欺吏悍民先聲如失迪利匿役歸誠自出兼幷
旣息罷羸乃逸惟昔舉善溢弁于鄰今我與仁化爲
齊人惟昔富人或賑之粟今我厚生不竭而足邦思
其弼人戴惟父善胡召災仁胡罹咎伊氏伊祜而君
不壽矯矯貪凌乃康乃茂嗚呼哀哉燎不餘食藏無
積帛內厚族姻外賙賓客恆是懋鼛逮茲易簀僮無
冈服褻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儒畤中

之與希聖爲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日月以耀
羣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嗷嗷雷動風驅良辰
不偶卒與禍俱直到莫試嘉言罔敷佐王之器窮以
郡符秩在三品宜諡王都諸生羣吏尚摧良圖故友
洛懷累行陳暮是旌是告永永不渝嗚呼哀哉

呂君未竟其用故留不盡之意而替歎益深其序
更高于詞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二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唐文

乞巧文　柳宗元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餮（餁同）餌馨香蔬果交羅
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
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
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紝縫製將無滯於
心焉爲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

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傴
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
專巧于天轇轕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
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
其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儷於神夫于
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歘茲辰之良幸
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
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
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

鼃螺蚌（音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佯為狂
局束為諂吁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
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己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
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為彼所奇恐仇佯喜悅譽遷隨
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己曾不惡疑貶名絕命
不負所知抃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耻
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恧彼則大喜臣勿效之
瞋怒叢己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音岸）
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

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
漆左低右昂鬪冐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
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
出獨嗇於臣恒使玷黜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
惡默測憎憐摇唇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
遷探心扼胆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
舌喑抑銜寃擘眥（音制）流血一辭莫宣胡為賦授有此
㣲偏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啽哢飛走騈四
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

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嚚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
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跪呈豪傑投弃
不有眉矉（音頻）頞蹙喙唾胷歐大赧而歸塡恨低首天
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欤敢願聖靈
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
大圜拔去吶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
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音拳）臠（音孿）為世所賢公侯卿士
五屬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
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袞（音伷）朱裳

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
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可期
胡不為之而誑我為汝唯知耻諂貌淫辭寧辱不貴
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
得之為大失不汙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
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華泣拜欣受初悲
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天下固有求巧而得拙者孔文舉本是儒者而好
權略陸士衡本是文士而喜功名柳子厚本是正

人而涉俛倖皆是求巧之病雖其文之法工固不
免於斯訊矣

罵尸虫文 并序

柳宗元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虫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求饗。以是人多謫過疾癘夭死。柳子特不信。曰、吾聞聰明正直者為神。帝神之尤者。其為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陰穢小虫。縱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于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為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虫若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于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為帝也。余既處卑。不得質

之于帝。而嫉斯虫之說。為文而罵之。

來尸虫。汝曷不自形其形。陰幽跪反而寓乎人。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不擇穢卑。潛窺默聽兮。導人為非。冥持札牘兮。搖動禍機。卑陬拳縮兮。宅體險微。以曲為形。以邪為質。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淫諛諂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罪疾。以通行直遂為顛蹶。以逆施反鬬為安佚。譖下謾上。恒其心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走讒于帝。遽入自屈。羃然無聲。其意乃畢。求味己口。胡人之恤。彼修蛕（胡枚切）恙

心短蟯宂胃外搜疥癘下索瘦（力關切）痔侵人肌膚爲
已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餌旋
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爲利帝之聰明宜
好正直寧懲嘉孌答汝讒慝叱付九關貽虎豹食下
民舞躍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
速滅汝之精蓐收震怒將勑雷霆擊汝酆都糜亂縱
横俟帝之命乃施于刑羣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
革厚人之生豈不神且聖歟祝曰尸蟲逐禍無所伏
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庐下

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余以爲使天下無尸蟲則已若有尸蟲乃是上帝
之失非獨尸蟲之罪蓋上帝不寄耳目于此輩則
彼雖巧佞無所關其說而竊其權矣此言願以補
于摩之所未及

宥蝮蛇文 并序　　柳宗元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犯於人
死不治又善伺人聞人咳喘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
巧噬肆其害然或慊不得於人則愈怒反齧草木草
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攣腕瘇足爲廢病必
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
若是者可旣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
中汝居宮内彼不汝卽而汝卽彼犯而鬭死以執而
謁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

彼耕穫者求薪蘇者皆土其鄉知防而入焉執來操
鞭持芟扑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汝居
易汝庭不凌奥不步闇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
爲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
氣甚禍賊雖欲不爲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
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爲
若是叩其脊論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乎天形汝軀絶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脊屈膂惟
行之紆目兼蜂蠆色混泥塗其頸蹙恧其腹次（七私切）

月切十余蹇鼻鈎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趍志
蘄害物陰妬潛狙汝之禀受若是雖欲爲𧏊爲螾弋忍
切焉可得已凡汝之爲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
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首拳脊努吻舌搖尾不逞
其凶若病乎已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吾將薙吾庭茸
吾楹窖吾垣嚴吾扃俾與草不植而穴隙不蔚與汝
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嚮造物者胡甚
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禀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惟
汝之實陰陽爲戾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株敕累

切宥汝于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芟農夫執耒不幸
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靡碎我雖汝活其惠
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嗚呼
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訟乎內今雖寬焉後則
誰賚陰陽爾造化爾道烏乎在可不悲歟
物之有毒不得已也人之有毒非不得已也柳子
作世外之觀故發悲憐之意我則必爲孫叔敖耳

哀溺文 并序

柳宗元

零陵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
湘水中濟船破皆游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
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爲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
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
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爲又搖其
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
乎於是作哀溺文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爲
憂世濤鼓以風湧兮浩洸蕩而無舟不讓祿以辭富

兮又旁窺而詭求手足亂而無如兮負重踰乎崇丘
既浮順而滅脊兮不欲釋利而離尤呼號者之莫救
兮愈搖首以沉流髮披鬟如陽切以舞瀾兮魂倀倀而
焉遊黿鼉直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爲羞始貪贏以
嗇厚兮終負禍而懷讎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
取而無時休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己而從仇不量
多以自諫兮姑指幸者而爲謀夫人固靈於鳥魚兮
胡昧罻而蒙鉤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最兮
卒以道天與害偕行兮以死自繞推今而鑒古兮鮮

充以係其生。衣實焚紂兮專利滅榮。豺狼死而猶餓兮牛腹尸而不盈。民既貧貧而無知兮故與彼咸謚爲氓。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爲余再更。噫

世之溺者多矣子厚此文亦岸上之呼也其如搖首而不聽何

弔屈原文　柳宗元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擥蘅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光。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壞兮。進御羔褎。牝雞咿嚘兮。孤雄束咮。陟救切 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堇喙以爲羞兮。焚棄稷黍。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榱折火烈兮。娛娭笑舞。讒巧之嘵嘵兮。惑以爲咸池。便媚鞠恧兮。美愈西施。謂謨言之怪誕兮。反寘瑱而遠逵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爲。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胡本切愊迫逼切兮。滔大故而不貳。沉璜瘞佩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人而不芳。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

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于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苟爲是之荒茫耀姱辭之矘朗兮世果以是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平聲)忠誠之既内激兮抑銜忍而不長芊(音弭)爲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爲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子厚之文家近于騷以其詞深湛而性忠厚也

鶻說

柳宗元

有鷙曰鶻者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行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武粉切)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耶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彀(古候切)卵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爲其他

凡食類之飢唯旦爲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達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黙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鵂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鶻其立趯(音逖)然其動砉(呼虢切)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

從之毛耶鄙耶胡不我施寂寥泰清樂以忘飢

傳曰見無禮于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也當此之時我無望于鸞鳳況鸋鴞耶此子厚之所願于翹翹炳炳者也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去聲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

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音匐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

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世之聚為盜而殺人者，其罪必至于死，然尚相率而為之者，以為我可以緩一朝之命，不若為農人之速死耳。是猶倚毒蛇而為生者也。讀此文者為出涕。

永州鐵爐步志

柳宗元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鎛刀鈇者，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為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為世笑僇，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鎛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以為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為志。

善爲文者不以己意觸物而引其說故能變化而無窮

對賀者　　柳宗元

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唁矣、敢更以爲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姑以戚戚爲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爲天子尚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群比以爲名。蒙耻遇僇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汗栗危厲偲偲然者哉。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茫乎若升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眥。長歌之悲。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子厚一朝先身讀其遺文終身自訟不失爲君子

答問　柳宗元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覩類學古者然遭命道不能奮厥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羞與爲戚生平嚮慕毀書滅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爲謗藪澤罵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無諱遇揖目動聞言心惕時行草野不知何適獨何劣耶觀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英推類援朋疊足天庭魁壘恢張群驅連行奇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翕忽擁門塡扃一言出口流光垂榮豈非偉耶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

理道識事機而其施爲若是其悖也很狠犢倮何以自表於今之世乎先生答曰敬聞命然客言僕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懵夫屈伸去就觸罪受辱幸得聯支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用人之貨無耕織居販然而活給羞媿恐懼之不暇今客又推當世賢智以深致誚責吾縲囚也逃山林入江海無路其何以容吾驅乎願客少假聲氣使得詳其心次其論客曰何取先生曰僕少嘗學問不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爲凡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行躓而伏不窮喜怒不究曲直衝羅陷穽不知顛踣愚憃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賢不肖明白其顯進者語其德則皆茫洋深閎端貞鯁亮苞并涵養與道俱往而僕乃蹇淺窄僻跳浮嚄（胡陌切）唶（側伯切）抵瑕陷厄固不足以赴趄批捩（力結切）而追其跡舉其理則皆謨明淵沉剖微窮深劈析是非校度古今而僕乃緘鉗塞默耗眊窒惑抉異探怪起幽作匿忸忸恤恤卒自䫈（即字）𩔗賊固不足以雕肝激髓而效其則言其

學則皆總攬羅絡橫竪雜博天旋地轉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撦孳離疏空虛窮聽道塗顛溷衆愚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搖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噓陰陽轇轕三光陶鑄帝王而僕乃朴鄙艱澀培塿潗湁（入丑切）毫聯縷緝塵出塊入固不足以攄擷蹈三而涉其級茲四者愚判雖庸童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裹以罪惡纏以羈縶客從而擠之不亦忍乎且夫白義綠耳之得康莊也逐奔星先飄風而跛驥不出泥淖黃鍾元間之登淸廟也鏗天地動神

祇而嗚嗚咬哇不入里耳西子毛嬙之蹈後宫也皦
朝日煥浮雲而無鹽逐於鄉里蛟龍之騰於天淵也
彌六合澤萬物而蝦與蛭不離尺水卓詭倜儻之士
之遇明世也用智能顯功烈而廢朒連蹇顛頓披靡
固其所也客又何怪哉且夫一涉蹇阨慭而不再者
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
竊取之以沒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堯舜之修兮禹
益之憂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躚躚蓬藋樂吾囚兮
文墨之彬彬足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曷之求乎客

乃笑而去

文雜賓戲之流亞而華審過之非此文不足以閑
釋悠悠銷摩壯志也

起廢答

柳宗元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于愚溪之上溪上
聚黧老壯齒十有一人謖（音肅）足以進列植以慶卒事
相顧加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
而知之歟答曰誰也曰東祠躄（於益切）浮圖中廐病顙
之駒曰若是何哉曰凡為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
師師善為律以敕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
游躄浮圖有師道少而病躄日愈以劇居東祠十年
扶服輿曳未嘗及人側匿愧恐殊甚今年他有師道
者悉以故去始學者與女釋者偎偎無所師遂相與

出躄浮圖以為師盥濯之扶持之壯者執輿幼者前
驅被以其衣導以其旗怵惕疾視引且翼之躄浮圖
不得已凡師數百生日饋飲食特獻巾帨洋洋也輿
莫敢踰其制中廐病顙之駒顙之病亦且十年色玄
不厖無異技硿然大耳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斥
棄異阜恒少食屏立擯辱掣頓異甚垂首披耳懸涎
屬地凡廐之馬無肯為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
莅吾邦屏棄羣駟舟以泝江將至無以為乘廐人咸

曰病類駒大而不尨可秣飾焉他馬巴僰(蒲墨切)痺狹無可當吾刺史者於是衆牽駒上燥土大廡下薦之席縻之絲洛㓢蚤鬋(子淺切)刮惡除洟垽以雕胡秣以香萁錯貝鱗纓鑒金文羈絡以和鈴纓以朱綏(儒佳切)或膏其鬣或犛(音犛)其脽(視佳切)御夫晝飾然後敢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音涯)幢旗前耀杠蓋後隨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震奮遨嬉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矣叟將何以教我駑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足軼疾風鼻知膻香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今統古進退齊良然而一麼不復曾不若躄足涎頦之猶有遺也朽人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生先生笑且答曰叟過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頦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遺遺其無耳今朝廷泊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羣談用智刻坐爭英披華發輝揮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丱角羈貫排厠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懸足曾不得逞不若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德病伏焉豈躄足涎頦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重吾罪於是駑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諭之矣拱揖而旋焉先生病焉

觸物遣意寓以滑稽出以新麗此等文昌黎猶當讓之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與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于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去聲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

要于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與弟戲本弗不售之言當時必唐叔可封周公偶因其戲而遂成之耳固不必如子厚所測但借此以自發其意耳其文鈎深刻削極似韓非子

古文關鍵集　卷之二十二　唐文卷三十

伊尹五就桀贊　柳宗元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旣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

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亳殷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萁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音而）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爲偶道之爲大爲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旣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爲誨

讀子厚此文眞能見伊尹之大矣

舜禹之事

柳宗元

魏公子丕由其父得漢禪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丕以來皆笑之柳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丕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之者不知言未見丕之可笑者也凡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强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知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爲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舜也以聖舜

之得堯也以聖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朱啓明而況在野者乎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已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命二十二人與五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曆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隤然聾其聽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烏乎在哉或曰耄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知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啓賢聞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賊生人盈矣丕之父攘禍以立强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丕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爲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

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强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載子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於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盡已死矣其幼而存者亦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曹氏遲之久而後篡故其人情猶或如此後之來

者我如其不能復出此辭矣

謗譽

柳宗元

凡人之獲謗譽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于上位則道必咈于君而利必及于人内是謗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於君而害必及于人内是譽行於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郵之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為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為不少矣其謗孔子者

亦不爲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歎而戴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衆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知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衆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吾又安取懼焉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一人譽之而即喜一人謗之而即怒今之賢益不免于此何其自待之淺也然使以不顧謗譽之人出而爲不善則其可畏也甚矣故我寧有取于喜譽而怒謗者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二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三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唐文

戶口人丁論　杜佑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由浙江幕府入爲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又爲水陸轉運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建中初河朔兵興戰民困賦無所出佑以爲救弊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作論議數篇上之

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適衛冉子僕曰美哉庶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國足則人康家足則教從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不在於重斂若逃稅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斂則多養羸而國貧不其然乎三代以前井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晉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可救時弊昔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苻姚迭居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爲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則國豐俗阜寔由於茲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效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萬開皇九年

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于大業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其時承元魏之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紊姦偽尤滋高熲覩冗俗之病建輸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於是使人知浮客被強家收半本之賦為編甿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以敷其信後行其令烝庶懷惠姦無所容隋氏資儲遍於天下俗康人阜熲之力焉功侔管葛道亞伊呂近代已來未之有也國家貞觀之中有戶三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

如隋氏之數暨唐之盛邁於西漢約計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直以選賢授任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乖崇秩之所至美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華之位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因以迂闊風流相尚奔競相驅職事委於群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編甿一百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重為按比收入公稅增倍其餘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姦狡

當時井田封建諸侯有其國土[illegible]自保其[illegible]業故其人可數而知也

猾之甿皆破其籍誠適時之令典拯弊之良圖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輕重未一仍屬多故兵革薦興浮冗之輩今則眾矣徵輸之數亦以闕矣舊額既在見人漸難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籍自減其半賦既均一人知稅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於斯矣古之理人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化被風齊俗和夫然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遂均輸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

人孟冬司徒獻人數于主主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奸宄漸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歟

唐自口分世業之制亂而戶口人丁不可復問矣然兩稅之法行則隨其田而稅之亦不復問戶口人丁矣今國家黃冊亦復虛設事固有空于古而不空于今者

平準論　　杜佑

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千餘萬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足而每有蠲恤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賦支計屢空於是言利之臣繼進而道行矣割剝為務岐路多端每歲所入增數百萬既而陷有青海之師范陽有天門之役朔方布思之及叛劍南羅鳳之憑陵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以師旅因之以薦饑兇逆承隙構兵兩京無藩籬之固蓋是人事

豈唯天時緬惟高祖太宗開國翊業作程垂訓薄賦輕徭澤及萬方黎人懷惠是以肅宗中興之績周月而能成之雖神算睿謀舉無遺策戎臣介夫能竭其力抑亦累聖積仁之所及也夫德厚則感深感深則難搖人心所繫故速戡大難少康平王是也若斂厚則情離情離則易動人心已去故遂為獨夫殷辛胡亥是也今甲兵未息經費尚繁重則人不堪輕則用不足酌古之道適今之宜既弊而思變乃澤涸而復流夫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斂斂之薄也在於節用若

宋儒痛罵桑孔極不諱事

用之不節寡斂之欲滋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使下之人知上有憂恤之心取非獲已自然樂其輸矣古之取於人也唯食土之毛謂什一而稅役人之力謂一歲三日未有直斂人之財而得其無怨況取之不薄令之不均乎自燧人氏逮於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以抑兼并致財足而食豐人安而政洽誠為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豈常才之士而能達也人者瞑也可使由之不可使因之審其眾寡量其優劣饒賸之道自有其術歷觀制作之

者固非易遇其人周之興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高熲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圖次以富國強兵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雖本於求利而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於經邦正俗興利除害懷濟時之略韞致理之規者蓋不可多見矣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稅其所殖焉豈可徵求貨物捨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者哉天下農人皆當糶鬻豪商

所謂平準之法是也

富室乘急賤收至於罄竭更仍貴糶往復受弊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也故晁錯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為賞罰如此農人有利粟有所洩謂官以法取收之也誠如是則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盡盈然後行其軌數度其輕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風率循禮義之方皆登仁壽之域斯不難矣往者堯湯水旱作沴而人無捐瘠以國有儲蓄若賦斂之數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積無經歲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蟲霜或一方興師動眾

廢於蕃殖者寧免賦闕而用乏人流而國危者哉

平準之法劉晏用之致小康矣其道在重轉運之權歛散重輕上下俱便宋時帳運司亦有糴本數百萬灌輸君民之間及章蔡當國以轉運為直綱而以糴本為羨餘獻之中朝國以大匱尋至于亂亾今國家之長運即直綱也而轉運之事直廢不講故百姓有倍輸而朝廷無羨利遇豐年則百姓之餘粟溢入于豪右而不可奪遭荒歲則賑卹之帑金徒費於朝廷而不復收故以全盛之天下而反不如劉晏之用江淮者轉運之職廢而平準之法亾也謀國者何不深長思乎

封建王侯論　杜佑

法古者多封國之制，是今者賢郡縣之理，雖備徵利病，而終莫究詳。嘗試論之曰：在昔制置，事皆相因，物土强建，萬國成則，肇于若后。方有可稱，下應刱擇，萬人首令，分宰益因，其豪而伏衆，仰其成而名國，或循沿政簡朴不傳，或增籍散亡，遂絕復紀。塗山之會，亦云萬數，夏祚經四百，已喪七千，殷氏六百年間，又損千二百矣。爰及周旅，八百餘祀，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始皇蕩定，天下一家，歷載千九百卅萬而爲一，衆暴寡，且無虛月，大滅小，未嘗暫寧，迭壽干戈，擠人塗炭。秦覩其弊，不復建侯，纔及嗣君，天下怨潰。漢祖矯枉，並建勳親，旋則韓彭菹醢，續有吳楚逆亂。武昭之後，制許推恩，分人爲差，但食租稅。王莽階緣后族，克成篡奪，諸劉微弱，勢同編戶。光武遠懲大封，優全勞舊，鄧寇耿賈，國止四縣。二漢所立，列郡不殊。中有僞新，乃如羿浞，雖無塗山萬國，享祚侔于夏氏。曹魏剪弱，蕭咸末幾覆亡。晉室分兵八王，致亂尤甚。劉宋改更舊制，國吏不得稱臣[illegible]侯日[illegible]欲行古

于典午亂適所禍其宗

道，勢莫能遵。天生烝民，樹君司牧，人既庶焉，牧之理得；人既寡焉，牧之理失。庶則安所致，寡則危所由。漢隋大唐，海內統一，人戶滋殖，三代莫儔。若以爲人而置君，欲求既庶，誠宜政在列郡，然則主祀或促矣；若以爲君而生人，不病且寡，誠宜政在列國，然則主祀可永矣。主祀雖永，乃人鮮；主祀雖促，則人繁。建國利一宗，列郡利萬姓，損益之理，較然可知。夫立法作程，未有不弊之者，固在度其爲患之長短耳。政在列國也，其初有維城磐石之固，其末有下堂中肩之辱，遠則萬國屠滅，近則鼎峙戰爭，所謂其患也長。政在列郡也，其初乃四海一家之盛，其末有土崩瓦解之虞，高光及於國初，戡定之勳易集，所謂其患也短。豈非已然之證歟？夫君尊則理安，臣強則亂危。是故李斯相秦，堅執罷侯置守。其後立議者以秦祚促，遂爾歸非。向使胡亥不嗣，趙高不用，閭左不發，酷法不施，百姓未至離心，陳項何由興亂？自昔建侯，多舊國之周，立藩屏唯數十焉，餘皆先封，不廢其爵，諒無擇其利遂建諸國，懼其害不立郡縣，故曰事皆相因，斯之謂

矣覽曹陸著論誠謂文高理明不本為人樹君不稽烝畎損益觀李馬陳諫乃稱實數素定不在制度得失不關政理否臧故曰終莫究詳斯之謂矣但立制可久施教得宜君尊臣卑幹強枝弱致人庶富享代長遠為理之道其在茲乎

即是子厚之論而推原兼并之事乃子厚所未盡兼并之禍蓋自古以來不獨周秦之季也

兵序

杜佑

三皇無為天下以治五帝行教兵由是興所謂大刑用甲兵而陳諸原野於是有涿鹿之戰阪泉之師若制得其宜則治安失其宜則亂危商周以前封建五等兵偏海內強弱相并秦氏削平罷侯置守歷代因襲委政郡縣緬尋制度可采唯有漢氏是徵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轉居三輔邑陵以為強幹弱枝之勢也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令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二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

事立稱畢事則省雖衛霍之動高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斯誠得其宜也其後若王綱解紐正權外移蕃翰既從眾力自盛問鼎輕重無代無之如東漢之董卓袁紹晉之王敦桓玄宋謝晦劉義宣齊陳達王敬則梁侯景陳華皎後魏爾朱榮高歡之類是矣斯誠失其宜也國朝李靖平突厥李勣滅高麗侯君集復高昌蘇定方夷百濟李敬玄王孝傑婁師德王睿禮皆是卿相率兵禦戎戎平師還並無久鎮其在邊境惟明烽燧審斥候立障塞備不虞而已定安邊之

艮箕為國家之永圖玄宗御極承平歲久天下乂安財殷力盛開元二十年以後邀功之將務恢封略以甘上心將欲蕩滅奚契丹剪除蠻吐蕃喪師者失萬而言一勝敵者獲一而言萬寵錫云優驕矜遂增哥舒翰統西方二師安祿山統東北三師踐更之卒俱授官名郡縣之積罄為祿秩於是驍將銳卒善馬精金空於京師萃於二統邊陲勢強既如此朝廷勢弱又如彼姦人乘便樂禍覬欲脅之以害誘之以利祿山稱兵內侮未必素蓄兇謀是故地逼則勢疑力侔

則亂起事理不得不然也昔漢祖分裂土地封建王侯吳芮獨卑弱而忠韓彭則強大而悖賈誼觀七國之盛獻書云治天下者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若憚而不能改作末大本小終為禍亂文景因循莫革遂致誅錯之名向使制置得其宜則諸侯孰不信順姦謀邪計銷於胸懷豈復有干紀作亂之事乎語曰朝為伊周夕成桀跖形勢驅之一至于此矣又兵法曰將者人之司令國家安危之主用當先之以中和後之以材器或未馴其性苟求

其用授以鈇刃委之專宰刑權一去物情隨之並臍之喻不其然矣夫戎事有國之大者自昔智能之士皆立言作訓其勝也或驗之風鳥七曜或參以陰陽日辰其敘陣也或目以天地五行或變為龍蛇鳥獸人之聰穎方列軒冕如吉凶冠婚之禮習慶弔俯仰之容稍或非精則乖常度故仲尼入廟每事問皆是必不免有所失也矧其萬千介夫出自閭井若使心存進退之令耳聽金鼓之聲手候擊刺之宜足趨驚鶩之勢隨地形而變陣飈馳電發之疾因我便而乘

敵勝負須刻之間事繁目多應機循古得不令眾心繁名數而無暇安能奮勇銳而爭利哉以愚管窺徒有其說只恐難敎亦難必成然其訓士也但使聞鼓而進聞金而止坐作舉措左旋右抽識旗幟指麾習器械利便斯可矣其撫士也有吮癰之恩投醪之均挾纊之感行令之必賞罰之當斯可矣此乃用無弱卒戰無堅敵而況以直伐曲以順討逆者乎若以風鳥可徵則謝艾梟牙以旗而克苻秋宋武麾折沈水而破盧循若以日辰可憑則鄧禹因癸亥克捷後魏

秉甲子勝敵。略舉一二。不其證歟。以昔賢難其道。祕其事。令衆心之莫測。俾指顧之皆從。語有之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誠謂得兵術之要也。以爲孫武所著十三篇。旨極斯道。故知往昔行師制勝。誠當皆精其理。今輒捃摭與孫武書之義相協并。頗相類者纂之。庶披卷足見成敗在斯矣。

論馭將之權可謂知兵之要但君卿通典一書但述制度沿革獨于兵事則但詮釋孫武義例特異殊不可曉

西平王李晟收西京露布　　于公異

于公異蘇州吳人進士擢第李晟奏爲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露布于德宗帝問誰爲辭武以公異對帝咨歎至再

神策軍京畿渭北商華鄜坊丹延等州兵馬副元帥李晟於苑墻內神麚倉東南連白苑破逆賊朱泚兵因收復上都露布事。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司殺伐。若終始煦嫗。則不能成歲功。仁刑順成。暴則殘滅。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中。是以春秋序行。則通天和而毋元氣。德刑具舉。則協王道而經彝倫。亂由

是興。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儀刑兇戾。乂安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抑實爲焉。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於乾坤。貞明侔於日月。陶埏六籍。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丕烈。自纂承前緒。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性。頑者邊鄙。或聳干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俛首領之誅。隴梁背誕。涇原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翮奸徒。熒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爲起

獵之物、雕彼宮闈、散作句始之妖、孛于躔次、先皇帝
陵夷河朔、數佑下人、錄其率化之類、加以登朝之禮、
恩澤汪濊、集凡庶之風、名器爛灼、如闕華之蘋、謂華
禁斯將馴大和、殊不知惡木生槎枒之筴、猰狗吠堯
舉之主、項屬鑾輿、順勁郊畿駐蹕、而訛乃嘯兇命醜、
阻兵安恐、長戟指闕、流矢射天、穿高墉以鼠牙、毒王
師以蠆尾、罪浮羿浞、惡貫梟獍、是以萬方糾怒、九服
齊騰、思齒劍者投袂而興、爭傳刃者不記而命、儻賊
臣聞數除貧凶謀、中緩雷霆之誅、遂延晷刻之命、臣

是用祇承睿筴、恭行天罰、撫衣祭纛、明君親之大義、
禡牙饗社、假神祇之幽贊、以今月二十五日更總領
師徒直趨都邑、略灞滻而揚旆、瞰圓游而下營、土濠
雲舒、木柵林植、養威蓄銳、直殄元兇、队鼓偃旗、猶輕
小利、賊初陵犯、略以芟夷、謂其氣竭而來歸、尚敢尸
居而作固、敵君可縱、師多奚爲、遂至二十七日會諸
將于中權、占勝風於大旆、未鼓而人心龍厲、先庚而
軍令凝嚴、各懷報主之誠、盡淬復仇之刃、臣知其可
用、遂此疾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州鎮國軍節度

使駱元光、神策行營商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尚可
孤、本軍副使都知兵馬使御史大夫吳詵、都虞候兼
御史大夫邢君牙、京西行營都知兵馬使檢校工部
尚書孟涉、右廂兵馬使御史大夫康英俊、隴州節度
右廂兵馬使郭審全、又權又成神策行營商州節度
都虞候彭光俊等、受命於牙旗之下、分麾於轅門之
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兇胄啓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
抵丘陵而倚澤布護、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
泰門外、恐銳於神廡於東、緣垣坌以成塵、滋水潤而

爲地、左廣未離于舊壘、前偏已交于賊鋒、若降於天、
若出於地、賊將姚令言張芝等、志懷剽狡、心尚憑陵、
作忠盡謀、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則有餘、衆如飈馳、
衆若蜂集、橫列堅陣、埶連高岡、猶張蹭蹬之鱗、更舉
螳蜋之臂、衙前兵馬使兼御史大夫王秘知牙官兼
刀斧將兼御史中丞史萬頃等、自相誓約、又合軍聲
指麾而貔兕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
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行而雲合、霜刃吐
光而掃霆、靈鼓騰聲而隱轔、賊方土崩、我乃霆擊、乘

共踣籍。遂至於上蘭。取彼鯨鯢。直通乎中禁。陛誠諫
賊之心齊。既就生擒。涇原將賊之羽毛。終制奔命。願
其係頸求活。投戈乞降。窮角於艸莽之間。覆嚼於旌
麾之下。臣以其今染汙俗。昔實平人。推赤心以如初。
敷皇化而咸一。姚令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惡梟
將墜。尚顧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穴。自卯及申。拒而
復攻。讙譟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鼙之氣。雷鬭而電奔。
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祿扇燎原之焰。馬逆不止。人怒
未舒。既自北而徂南。竟輿屍而折首。又使決勝軍節

度使工部尚書唐良臣。右廂兵馬使御史大夫趙光
銑。義武軍兵馬使楊萬榮。左步軍使御史大夫孟日
華。馬軍將田子奇。霍去職。郝觀等。華州節度使左廂
先軍兵馬使馬英華。右先鋒兵馬使董泚。神策行營
許州節度兵馬使賈慎金。右廂左都虞候張望都等
領馬步爲副。執均破浪。攻若決河。雖其蓄武庫之五
兵。憑宮垣之萬雉。及茲剪滅。終欲乘陵。曾無鑄刃之
鋒。已失藩籬之固。遂生擒僞署侍中董泰。中書侍郎
平將事將鎮。左僕射同平章事張光晃。兵馬使李倩

天子蒙塵中原板蕩與邊境奏捷者不同故此文極寄大躰

敬釭等。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輕騎走出。
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等追躡討。仰梟夷。臣伏以此
賊包藏逆謀。黎會凶德。殄其氣豺武其心。背先皇
亭育之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足等夷。晉
有敦玄。自當超軼。予暴其父陰凭於陽。自古未有如
泚之大者也。致於上天之意。申儆於巨唐中興之期。
先格于陛下。然則王師奮伐。執無駐于建瓴。醜類擒
獲。功有輕于折箠。猶慚密網。尚反隻輪。誠當薫撤之
時。更發追亡之騎。凡猶分獵。未即燃臍。快憶兆之歡

心。復宗社之深恥。即當梟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
禁。祇謁寢園。鍾虡不移。廟貌如故。盡爲宸極之所垂
祐。列聖之所雄郝。神扶業業之傾。天降穰穰之福。不
然豈免于毀圯之患。窮剝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鑒。
睿慮潛施。制兵要于事先。規雄武于彀內。再造可封
之俗。因秦不戰之功。左武右文。銷鋒鑄鏑。澹乎華胥
之代。寘然爲天之風。臣謬倚台司。幸當統帥。之吉甫
之文武。鉄御毅之詩書。此皆諸衆叶心。群師宜力。非
臣庸瑣敢自矜大。臣不勝慶快之極。謹差監軍 王

敬覩牙覩御史大夫符郡王御張少引謹奉露布以
聞
命詞敦重不爲夸張西平克復京師奉迎車駕猶
謝收復之晚此文固足副其意也

又駁尚書右僕射鄭珣瑜謚議　李巽

李巽字令叔趙州贊皇人以明經擢拔萃召拜給事中出爲湖南觀察使貞元五年徙江西順宗立擢兵部侍郎杜佑表爲鹽鐵轉運副使代佑

議曰鄭珣瑜兩字之謚今太常請依前謚曰文獻者夫謚者春秋褒貶之旨也仲尼書法隨類推廣雖一字褒貶其文猶博蓋欲指明事業以昭示後代俾後之人懲其惡勸其善故不可苟夫謚一字正也堯舜禹湯周公邵公是也兩字非正也故謚法不載或人臣不守彝章苟逞異端考烈愼靜是也或時主之權

以功德加厚於臣也蕭何霍光房玄齡魏徵是也不當加而偕也孔光劉寬薛元超李元紘是也三字過也貞惠文是也亦謚法所不載也古今無有也公叔文子謚衛君之過也衛之亂制也不然即記之失也以一美加一字即堯舜禹湯當累數十字以爲謚也夫禮記者非盡聖賢之意也非盡宣尼之所述也當時雜記也昔后蒼爲曲臺記其弟子戴聖增損刊定爲小戴禮今禮記是也若盡宣尼之所述即戴聖豈得而增也昔宣尼修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詞以知禮

記非盡宣尼所述故戴聖得以增損也則貞惠文子之謚衛君亂制也古今無有也非宣尼所述又何足法哉鄭珣瑜和戣修整始終無闕可爲美矣至於議行考功而度越等輩比於鄭文成梁文昭魏文貞則不侔而謚號無差輕用國典失春秋之旨矣向者鄭梁數公皆經綸草昧輔翼興王以導輔君致於化洽彰灼千古言之者凜然生敬而以珣瑜齒之豈無愧於心哉夫數公者皆時主感風雲之會懷謨明之美故加於常典以明其德亦所以篤君臣之義也然非

正也權制也若後之人非數賢之比則當循常以進數賢地也其劉仁軌薛元超李元紘加字之謚皆黜國典而昧彝倫言之可爲寒心豈當舉之以爲訓也其餘姚元崇宋璟劉幽求或輔相一代致理平之化或忘身徇難成中興之業又豈珣瑜之以典選爲進善以辭疾爲嫉惡耶皆尚口僞飾非守典確論也夫以典選者皆爲進善耶若然者則國家有天下二百年何裴行儉馬戴盧從愿等數賢獨見稱於時也循資署置謂爲進善異乎余所聞也又珣瑜之病數月

而終豈僞疾耶借使僞疾尤可怪也昔子路之冗食家臣有殺身徇難而珣瑜假台輔之重當危難之際平居則饗其高爵厚祿見危則奉身自保以此爲是非之明即董狐之書趙盾爲妄作也珣瑜之辭疾可責於太常舉以爲德信君臣之義非常人所知也珣瑜之下詰李實誠中其疾可謂美矣然則珣瑜自始筮仕至於啓手足垂四十年歷諫職持風憲其忠規激發恐有過此者今太常舉其下詰李實未爲多也謂爲謇諤者衆矣豈能使汲黯魏徵有慚色哉前異

議云三代兩漢無二字之謚此末學之過也無荀文若之進善無孟軻之是非無文子之賑施無周舍之謇諤以珣瑜之行清而無闕可爲掩之不足辯也今所議兩字之謚亦又不當其議固不足斥也前異之言過矣但兩字之謚加等之美以蕭何房玄齡言不在珣瑜也異雖不敏至于言謚美以感人聽此嘗所激切而不平也終不欲有僭齒於蕭何房玄齡之宗又不欲有造次擬於魏文貞姚元崇宋璟劉幽求之讜言悟主茂績殊勳也夫前車之覆後車所以易轍

也前有司之失後有司當有以矯之也不矯之則逶迤遂遠以至亂制此有國之誡也考烈靜愼孔光劉寬薛元超李元紘之同於禹湯文武蕭何霍光房玄齡魏徵前有司之過後之專筆削者宜有以矯之也不矯之典禮殺亂矣有司不可以尤而效之也不可以黨所見而遂僭典也鄭珣瑜兩字之諡請下太常重議若一字不足盡珣瑜之盛德必須兩字則敢候再告謹議

古人論諡未嘗以一字爲輕兩字爲重然近代人

又必以多少爲重輕也[illegible]之極爲謹嚴

蔡襲傳　李磎

李磎字建侯北海太守邕之從孫順宗時進御史中丞憲宗立爲京兆尹進尚書右丞

蔡襲者自言裨將也不詳其氏族源胄至襲居北部振武軍學擊劍沉勇好奇謀功名初無知者嘗任氣與人鬭而斃之時故司空劉沔以右僕射爲振武節使聞之收襲繫獄將杖殺之經宿而死者復蘇故襲得免死謫役數年沔移鎭河東武宗初匈奴犯邊詔沔河東及諸道兵出征襲聞邊方有事將因之以立功乃逃其所務來叩沔曰往君免襲之死是明公屈

法申恩而襲之大幸也今天兵有伐於北虜竊願施犬馬之勞於軍前上得以酧君之恩下乞以自補其惡死生畢矣沔聞而壯義之命隸諸卒官軍至大寨聞匈奴已入振武界時太和公主在蕃多年又聞振武欲奪公主沔恐公主爲振武所得蓋已功籌策未知所出諸將吏莫能謀襲乃請詐爲捕逃者至匈奴營動搖令移河東界沔然其計遂遣襲往襲至匈奴所揚言云振武太守欲殺汝曹河東劉僕射是招撫使若不移必爲振武所害匈奴有得此語者遽歸

寧武。遂移部曲次于振越城西。已在河東界。去軍
猶二百餘里。襲歸告沔。欲奏。恐詔問須生口為據。襲
又獲生口十二人。馬十五匹。主帥乃具事上聞。自後
屢有詔令奪公主。沔患匈奴衛帳遠。欲其近。又不能。
襲遂請以貲糧入蕃招引。沔從之。襲至蕃中。見公主。
公主流涕告以北蕃破亡疾饑孤危無告。襲對曰。聖
明在上。公主何不與單于議。同入奏以困急耶。公主
曰。此已曾議。單于為我去必不還。事已不諧矣。言畢
襲請對單于諸者。高達干曰。單于是離本國復中路
不宜與使相見。有故。但可與蕃相論之。襲遂見蕃相
相曰。吾病饑窮亡。唐不我恤。今日唐使來。幸得無可
懷。襲對曰。為不知單于消息。捕得匈奴十二人。詰問
方知在唐界外數月。河東劉僕射令以貲糧一十橐
馳寄公主單于宰相兼遣詔命。如能南下。則所置竭
易相助也。今部落甚遠。安知早歎如此。蕃相曰。人不
曉公法。昨者饑寒不得已有所犯。干今日汝必以此
故來誘殺我。遂推襲出帳。令步卒以弓弩圍繞曰。不
露情必當射殺。襲曰。國家實命招恤。如信即往。爰查

走諸蕃。後悔亦無及矣。今虐我何益。蕃相曰。我若徒
走諸蕃。亦何悔。襲曰。單于大蕃。與唐為親。有舅甥之
恩。輔車之勢。破亡祇宜歸唐。反入諸小蕃。若為小蕃
所蔑。安得不悔。蕃相乃曰。我今歸唐。但恐汝主誤我。
汝若真招徠。當為我重約誓。襲曰。凡作誓者。急則萬
端。襲之為誓。異於是。遂引手蕃相前。請斷左手腕以
為誓。顏色不動。辭令甚壯。蕃相不許。曰且為我勞心
出血。後自飲之。亦足為信。襲乃於心上出血。置器中
而誓曰。我若誤汝入唐境。而攜貳心。天必殛誅。烹臨
分擘言。單飲盡器中血。匈奴乃信。遂移帳至雲州北
黍谷山東。與官軍相距六十里。後又詐稱戈獵侵掠
振武不利。引歸。襲在虜庭多日。恐不得歸。乃誑單于
帳云。更于雲朔州為蕃國取貲糧。因遂得歸。具告沔
以誘得匈奴近塞。兼匈奴新劫振武還。兵勞疲。又以
唐家招徠不設備。若奪公主。必宜乘時疾往。沔許諾。
命將校石雄王峯等與襲皆至單于帳。合圍大破之。
襲突入帳中。挾公主於馬上。出十數步。恐官軍不知
誤傷。乃呼曰。此乃公主也。石雄問以步卒三十人奪

之歸公主至河東悉訴其事於劉沔又嘗言襲名於
尺素中許以上聞又言於監軍呂義忠曰無蔡襲吾
不生還矣其智如此公主既歸京師沔加司空石雄
受天德軍防禦使唯襲非人君所知主帥不爲奏公
主亦竟不能爲言功業籌策遂晻而不顯而河東絶
滅何奴至今邊塵晏清者本襲運籌之力也會昌二
年劉稹據上黨反楊弁於太原乘間拒命見獲四年
上黨平今上大中四年南山党羌反自會昌二年及
今征伐襲並有勳績其功皆錄在河東簿書惟破何

奴爲首功而爲人所掩耳至今部曲將校無不稱其
智勇李碤曰甚矣功名之見沉也一至於是然古人
嘗稱位可排而名不可奪矣由蔡襲以言之其可奪
耶其不可耶始余於京洛間聞說者多稱劉石有破
虜之功及至太原聞蔡襲方知爲舉代之惑也悲夫
功業卓然尚可掩抑況才藝耶余念其勤而無益故
詳足其事爲傳云

若蔡襲一人足當數萬之師而功績反爲主將所
掩則豪杰之士必有闒之灰心者矣

代李侍郎論兵表　呂温

呂溫字和叔貞觀末擢進士第再遷左拾遺以侍御史副張薦使吐蕃元和元年乃還進戶部員外郎後惡竇群薦知雜事因構李吉甫貶均州刺史再貶道州徙衡州卒

臣某言臣伏見某月日詔旨發更太原鳳翔及神策
諸鎮兵赴劒南東川者陛下睿算無遺神武必斷興
人除害順天行誅奮如霆之威乘破竹之勢期於久
逸無憚一勞大正國經永淸時祲百王盛事千古英
聲天下幸甚然或時事之可否兵家之利害道途之
險易將帥之宜稱不可不深圖遠計原始要終狂夫

有可擇之言愚者有一得之慮管窺所至願効微誠
臣竊以爲古今用兵皆在將勇師和政齊計勝不必
多兵廣衆然後成功今高崇文等諸將所統已約一
萬五千餘人以整撃亂以順討逆授以廟算假之天
威馘醜摧兇霈有餘力若更多徵征鎮廣命師旅臣
竊計之其患有五一則高崇文素非大將拔自偏鎮
忠勇雖著威聲未振本兵既少兼統則多將皆權隸
士非素撫雖是銳師勢同烏合居常則猶可脇制臨
敵則何以指揮非惟崇文才分有限此亦自古兵家

所難。臣不敢廣引載籍。上煩聖聽。請直以近事明之。哥舒翰潼關之守。郭子儀相州之鬬。韓全義激水之役。皆以兵多將雜。而致敗衂。許叔冀之保靈昌。李光弼之全河陽。李晟之收復京邑。皆以兵少將一。而建大功。成敗昭然。布在人口。二則貞元以來。天下無事。四方節將。人各懷安。陛下覆燾惟新。理先清靜。今以西南小醜。久稽天誅。自春徂夏。徵發已廣。見在兵力破賊有餘。若更務濟師。屢開動衆。山嶮深阻。暑濕爲沴。北人南役。誰不憚行。去土離家。動生愁怨。往年涇

判卒職。此之由。事繫安危。不可不察。三則吐蕃約盟未定。窺伺在心。間諜往來。急於郵傳。又必持兩端之計。與劉闢交通。若聞發兵西南。多取邊鎮。秋風卽至。虜馬已肥。冐隙乘虛。必有侵軼。事出萬一。悔何可追。四則劉闢窮寇。保險逃死。雖禍淫功順。天道甚明。而兵凶戰危。人事難必。脫或貔武之師。少不如意。蜂蟻猶聚。假息旬時。攻守之間。動須應援。固當潛鋒養銳。以逸待勞。今便悉兵。後將何繼。五則劍川磽埆。居人食且不充。蜀路險艱。餉運無由多致。今也兵日費。何

啻萬金。數州麥粟。貴糴將盡。千里飛輓。所濟幾何。豈更加兵。實難供贍。一夫脫有菜色。三軍無復鬬心。幸可少以成功。何必多而爲患。今太原及神策等軍。已上道者其數頗多。足辦戎事。其鳳翔等鎮。未發之兵。伏乞聖恩。且勒權停。續候事宜。以議行止。臣謬膺重任。過蒙恩遇。輒罄狂瞽。輕黷宸嚴。苟利國家。甘心鼎鑊。無任兢遑懇迫之至。謹奉表陳奏以聞。

利害明悉奏事能品

功臣恕死議　　呂溫

昔衛蒯聵以竊國之詐、盟其陪臣、服冕乘軒、三死無典、近代惑者為因口號、於是乎有功臣恕死之典、考諸古訓、其異端歟。稽諸時事、其亂本歟、何者、有國之柄、莫大乎刑賞、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討有罪、不可以不刑、蓋刑者、聖王所以佐道德而齊天下者也、功濟乎物、不可以不賞、賞勸乎功、不可以不信、蓋信者聖人所以一號令、而悖天下者也、然則恕死之典、棄信而廢刑、何以言之、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盡能賢、或有起屠販壟畝行陣之間、乘帝王應天順人之勢、用力無幾、遂貪天功、超騰風雲、各得變化。率勞怙寵、崛強自負、僭冒無厭、見利忘義、是宜崇威峻法、大為之防、而反丹書鐵券、許以不死。其功大者。可以五作亂而十犯上、豈不以暴為無傷乎。且人君之言、如渙汗不反、既與之要天地誓山河、卒一旦失馭、有黥韓之罪、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誅、是棄信也、若恣行兇險、驟突憲網、或姦鋒將發、釁逼宗社、乃念斯言之玷忍而不誅、是廢刑也、向者纔得其塵涓之勢

螢燭之功、而信棄刑廢、將焉用之、使賢而有功驕寵懼滿、自居無過之地、何恕死為、使愚而有功小人不幸、又告以無死、是增驕而啓奸、適所謂賞之禍也、雖恕之死、其能免乎、夫其賢如太公、忠如伊尹、惟君知臣可以勿貳而遽宥以罪死、是安其不終非所以待之以誠而盡君子之心也、若乃猾如狗盜、虐如黥徒、未有罪而先恕之死、是不許其慕生廉恥、自固名節、非所以道之以德而勸小人之善也。以為明君之處勞臣也。安之以爵祿、拘之以紀律、名之以好惡、聳之以禍福、使得遷善遠罪。保勳全名。剖符傳慶。與國終始。恩斯勤斯、是亦極矣、奈何撓權亂法、以罪寵人、墜信賞必罰之典、虧昭往甚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軌物之制也。謹議、

八議之典自古有之而不著之丹書鐵券者良有意也

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李翱

曾祖泰皇任曹州司馬祖濬素皇任桂州長史父仲卿皇任祕書郎贈尚書左僕射公諱愈字退之昌黎某人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舍及長讀書盡能記他生之所習年二十五上進士第汴州亂詔以舊相東都留守董晉爲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以平汴州晉辟公以行遂入汴州得試祕書省校書郎爲觀察推官晉卒公從晉喪以出四日而汴州亂凡從事之居

者皆殺死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奏爲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協律郎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爲幸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縣令政有惠於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名其子改江陵府法曹參軍入爲權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飛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權知三年改真博士入省爲分司都官員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illegible]職方員外郎華州刺史奏華陽縣令柳澗有罪[illegible]

貶之公上疏請發御史辨曲直方可處以罪則下不受屈既柳澗有犯公由是復爲國子博士改北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郎中修撰如故數月以考功知制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諸軍以視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頗與宰相意忤既數月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傷馬逸以免遂爲宰相以主東兵自安祿山起范陽陷兩京河南北六七鎮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士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貞元季年雖順地節將死多即軍中

取行軍副使將授以轄之節習以成故矣朝廷之賢恬然於所安以苟不用兵爲貴議多與裴度相異惟公以爲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爲恥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秋以兵老久屯未滅上命裴丞相爲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於是以公因本官兼御史中丞賜三品服及魚爲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鄭城公知蔡州

精卒槩界上以作官軍守城者卒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柏耆口占爲丞相書柏耆袖之以至鎮州王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丞相歸京師公遷刑部侍郎歲餘佛骨自鳳翔至傳京師諸寺百

姓有燒指與頂以祈福者公奏疏言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得長梁武帝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棄佛骨疏入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有以男女爲人隷者公計傭以償其直而出歸之入遷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説禮而陋於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能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皆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

在蔡之[illegible]公有[illegible]焉

故其承足以攝疑懸

寘矣改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帥田弘正徵之不克遂以王庭湊爲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庭湊嚴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舘甲士羅於庭公與庭湊監軍使三人就位既坐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爲本非庭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爲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德集仵乃大譟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爲國打朱滔滔

遂敗奔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時爲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爲逆與順利與病不德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兒郎等明之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複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帥者乎衆皆曰無又曰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爲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旌節子與孫雖在幼稚以爲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祐皆居大鎮王承

虛日出則人不畏虎相有則人昔畏矣不卿畜射何以云然哉其時要文與令匪那

元年始十七亦仗節皆三軍耳所問也衆乃曰劉弘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殺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謹曰侍郎語是庭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令庭湊何所爲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尚書久圍之何也庭湊曰即出之公曰若真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之牛元翼果出及還於上前盡奏與庭湊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俊

贈太師呼太史者蔡趙人語也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之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謁後不得引爲例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爲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爲請出紳爲江西觀察

使以公爲兵部侍郎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李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罷既罷以十二月十日卒於靖安里第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内外及交友之女無主者十人幼孤養於嫂鄭氏及嫂殁爲之服朞以報之深於文章每以爲自楊雄之後作者不生其所爲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自貞元末以至於茲後進之士其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爲法有集二十卷小集十卷及病遂請告

以罷每與交友言既終以處妻子之語且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五爲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謹具任官事跡如前請牒考功下太常定謚并牒史館謹狀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唐文

受節鉞上表　田弘正

弘正本名興祖延惲魏博節度使承嗣之季父也田季安卒衆欲以弘正爲帥力拒不從具事上聞憲宗嘉之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上柱國沂國公改賜今名授以節鉞弘正上表

臣聞君臣父子，是謂大倫，綴立紀綱，以正上下。其或子不爲子，臣不爲臣，覆載莫可得容，幽明所宜共殛。臣家本邊塞，累代唐人，從乃祖乃父以來，沐文子文孫之化。臣幸因宗族早列偏裨，驅馳戎馬之鄉，不覩朝廷之禮，惟忠與孝，天與臣心，常思奮不顧生，以身殉國，無由上達，私自感傷，豈意今偶昌時，事緣難故，白刃之下，謬見推崇，天慈遽臨，免書罪累，朝章荐及，仍委旄旌，錫封壤於全藩，列班榮於八座，君父之恩已極，絲毫之效未伸，但以覗目知羞，低徊自愧，是知功業所著，必俟危亂之時，徼幸之來，却在清平之日。循涯揣分，以寵爲憂，伏自天寶已還，幽陵肇亂，山東奥壤，悉化戎墟，外無車馬，內懷梟獍，官封代襲，刑賞自專，自兹國家含垢之匿瑕，垂六十載，臣每思此事，嘗食忘餐，若稍假天年，得奉宸筭兼弱攻昧，批亢擣虛，則鷹犬之資，展獲禽之用，導揚和氣，洗滌僞風，然後退歸田園，以避賢路，臣懷此志，陛下察之。

弘正生于亂族，獨爲純臣，讀其表文，眞義士擊節凶人奪氣，惜乎功不遂其志也。

古文國瑋集　卷之二十四　十一　唐文卷廿四

請罷遣方士疏　裴潾

潾河東人元和初官遷拾遺左補闕憲宗末年信方士柳泌服泌藥日增燥渴流聞於外潾上疏諫

臣聞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下及周文王武王。咸以功濟生靈。德配天地。故天皆報之以上壽。垂祚於無疆。伏見陛下以大孝安宗廟。以至仁牧黎元。自踐祚已來。剗積代之妖兇。開削平之洪業。而禮敬宰輔。待以終始。內能大斷。外寬小故。夫此神功聖

化。皆自古聖主明君所不及。陛下躬親行之。實光映千古矣。是則天地神祇。必報陛下以山岳之壽。宗廟聖靈。必福陛下以億萬之齡。四海蒼生。咸祈陛下以覆載之永。自然萬靈保佑。聖壽無疆。伏見自去年已來。諸處頻薦藥術之士。有韋山甫柳泌等。或更相稱引。迨今狂謬荐送漸多。臣伏以眞仙有道之士。皆匿其名姓。無求於代。潛遁山林。滅影雲壑。唯恐人見。唯懼人聞。豈肯干謁公卿。自鬻其術。今者所有誇衒藥術者。必非知道之士。咸為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為神。以誘權貴賄賂。大言怪論。驚聽惑時。及其假偽敗露曾不恥於逃遁。如此情狀。豈可保信其術。親餌其藥哉。禮曰夫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春秋左氏傳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又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自五行。發為五味。蓋天地生之所以奉人也是以聖人節而食之。以致康強逢吉之福。若夫藥石者。前聖以之療疾。蓋非常食之物。況金石皆含酷烈熱毒之性。加以燒治。動經歲月。既兼烈火之氣。必恐

難為防制。若乃遠徵前史。則秦漢之君皆信方士。如盧生徐福欒大李少君。其後皆姦偽事發。其藥竟無所成。事著史記漢書。皆可驗視。禮曰。君之藥臣先嘗之。親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臣願所有金石鍊藥人及所薦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眞偽。則自然明驗矣。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合日月照臨之明。稟乾元利貞之德。崇正若指南。受諫如轉規。是必發精金之刃。斷可疑之網。所有藥術虛誕之徒。伏乞特賜罷遣。禁其幻惑。使浮雲盡徹。朝日增

輝道化侔羲農悠久配天地實在此矣伏以貞觀已來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倫呂向韋述等咸能竭其忠誠悉心規諫小臣謬忝侍從職奉起居侍從之中最近左右傳曰近臣盡規則近侍之臣上達忠欵實其本職也

欒大曰神仙者非有求于人主人主者求之即此一言便足破方士之僞妄矣

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制　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吉甫子也文宗太和四年徙劍南西川節度使建籌邊樓二邊遂寧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牛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德裕終身恨之後作制追贈

敕兵家之法地有必爭遠則漢氏之得陰山匈奴慟哭近則張愿之城河外朔邊底寧乃眷維州寔爲險隘有金湯之固居襟帶之衝沒爲戎疆垂六十載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背解辮髪獻其壘垣謀臣託以和盟沮其誠欵尋令束縛歸彼虜庭被覆甘心且

無淮類昔常山臨代爲全趙之賓符河西絶羌斷西戎之右臂棄茲要害用長寇讐至今蜀人言必流涕豈陳湯之専命由匡衡之廢忠言念始謀久惟幽枉爰加寵贈用慰貞魂

賜何重順詔

李德裕

敕重順，卿代傳忠孝，志在功名，朕每用注心，豈忘終食。況卿先父，當太和之際，已有誠款，思靖降封，臣節昭彰，遐邇稱歎。澤潞一軍，素聞忠順，從前命帥，皆是儒臣，穆宗以劉悟有歸闕之功，委之心膂，令居善地，鎮靖一方。及殂謝之時，不能堅守臣節，遂使三軍上請，以幼子總戎。其時朝廷因循，姑務安靖，授以旄鉞。事蓋從權。今從諫疾恙所侵，頗聞綿惙，昨上麻奏至，大將及下，復請劉稹權知軍務。朕深惜劉悟一門，自夫逸僕以來，累代忠節，今劉稹又欲自擅專其門風，當撤瑟之辰，罔聞憂戚，在背藥之際，便竊兵權，尤爲臣子所當共棄。卿宜訓練戎旅，嚴固封疆，候彼軍中有變，便須遣書告諭，令其三軍送劉稹歸闕，請朝廷推新擇帥，朕必選舊德重望委之。撫循劉稹，厚加爵賞，別有所用。如妄自制置，邀求寵榮，國家典法，亦難寬宥。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勉務良圖，副茲委遇。高秩厚賞，無所恡焉。

請省官奏

李德裕

憲宗元和六年六月甲子，詔戒教坊樂人衣服。丁卯，中書門下奏省官事，從之。

中書門下奏：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官之煩省。國家自天寶之後，中原宿兵，見在軍士可使者八十餘萬，其餘浮爲商販，度爲僧道，雜入色役，不歸農桑者，又十有五六，則是天下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衣待食之輩。今內外官給俸料者，不下一萬餘員，其間有職出異名，奉本府寺，贖廢替紀，因循者甚衆。況天下財日寡，而授祿至多。設官有限，而入色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物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過六十，文景隆化，百王莫先，則官少不必政紊，郡多不必事理。今天下三百郡，一千四百縣，故有一邑之地，虛設郡一鄉之甿，徒分縣職，所費至廣，所制全輕。伏請勅吏兵部給事中、中書舍人各一人，錯綜利病，詳定廢置，吏員可併省者併省之。每年入仕者，可停減者停減之。此則利廣而易求，官少而易理，稍減冗食，足寬疲甿。又國家舊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三十千，其餘

職田祿米。大約不過千石，自一品以下，多少可知。艱難已來，禁綱漸弛，于是增置使額，厚請俸錢，故大曆中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貫者，列郡刺史，無大小給皆千貫。常袞為相，始立限制，至李泌又量其閑劇，隨事增加。時謂通濟，理難減削，然猶有名存職廢，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將為永式，須立常規。

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此致治之要，而文亦有體裁

止藥餌疏

李德裕

敬宗時多信方士，求藥餌長生，德裕上言

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皇孔子。昔軒皇問廣成子理身之要，何以長久，廣成子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將自清，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又云：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玄元語孔子云：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軒

皇發謂天之歎，孔子興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至乎。伏惟文武大聖廣孝皇帝陛下，稽玄祖之訓，修軒皇之術，凝神閒館，物色異人，將以覿冰雪之姿，屈順風之請，恭惟聖感必降真仙，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授陛下之言，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臣所慮赴召者，必怪迂之士，苟合之徒，使物淖冰，以為小術，衒耀邪僻，蔽欺聰明，如文成五利，無一可驗，臣所以三年之內，四奉詔書，未敢以一人塞詔，實有所懼。臣又聞前代帝王雖好方士，未有服其藥者，故漢

書稱黃金可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又高宗朝劉道合
玄宗朝孫甑生皆成黃金。二祖竟不敢服。蓋以宗廟
社稷之重。不可輕易。此事炳然。具載國史。以臣微見、
儻陛下睿思精求。必致眞隱。惟問保和之術。不求藥
餌之功。縱使必成黃金。止可充於玩好。則九廟靈鑒。
必當慰悅。寰海兆庶。誰不懽心。臣思罄愚衷。以裨玄
化。輒陳懇款。伏積兢惶。

細讀此文乃覺退之佛骨表之憨耳然退之小臣
衛公大臣小臣不憨不足以振動大臣不婉不足
以匡救是其所處之不同也

論失維州奏 李德裕

太和二年德裕進位司空五年吐蕃維州守將以城降爲牛僧孺所沮終失維州德裕奏論之

臣在先朝出鎭西蜀。其時吐蕃維州首領悉怛謀雖
是雜虜、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本道。臣差兵馬
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歎。其時與臣不足者、望
風嫉臣。遽獻疑言。上罔宸聽。爲與吐蕃盟約、不可背
之、必恐將此爲辭。侵犯郊境。詔臣還却此城、兼執送
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降中使、迫促送還。昔白起殺
降。終于杜郵致禍。陳湯見徙。是爲郅支報讎。感歎前
事。愧心終日。今者幸逢英主。忝備台司。輒敢追論。伏
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
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此州獨存。吐蕃
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
壘門。引兵夜入。因茲陷沒。號曰無憂。因併力於西邊。
遂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臯欲
經略河湟。須以此城爲始。盡銳萬旅。急攻累年。吐蕃
愛惜既甚。遂遣舅論莽熱來援。雉堞高峻。臨衝難及

于髆寶烏遥屈盤猛士多糜于磧石莫旋公輸之乃
空擒莽熱而還及南蠻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屬
衆心未安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執臣信令巧
送款與臣臣告以須候奏聞所冀探其情僞其悉怛
謀遽率一城之兵衆并州印甲仗塞途相繼空壁歸
臣臣即大出牙兵受其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視況
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名都成虛語諸羌久苦
蕃中征役願作大國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
信牒帽子便相率內屬其蕃介合水棲鷄等城既失

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臣見
莫大之利乃爲恢復之基繼具奏聞請以酬賞臣自
與錦袍金帶頒俟詔書且吐蕃維州未降已前一年
猶圍魯州以此言之豈守盟約況臣未嘗用兵攻取
彼自感化來降又沮議之人不知事實大戎遲鈍土
曠人稀每欲乘秋犯邊皆須數歲就食臣得維州踰
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復
怨鼓此游詞臣受降之時指天爲誓寧忍將三百餘
人性命棄信偷安累表上陳乞垂矜救答詔嚴切竟

令執還加以體披桎梏舁于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呼
天將吏對臣無不流涕其部送者便遭蕃帥譏誚曰
既以降彼何須送來乃卻將此降人戮于漢界之上
恣行殘害用固攜離乃至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
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周文外送鄧叔簡冊深鄙
況乎大國負此異類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
以來未有此事臣實痛悉但誅舉城受酷內臣陷此
無辜乞慰忠魂特加褒贈

懷私恨而抑國謀阻皇風而張虜氣忠臣爲國能

無發憤此衛公所以痛心切齒于僧孺也

賜回鶻可汗勅書　李德裕

回鶻自開成時爲黠戛斯所破餘只後烏介可汗挾公主牙塞下種族大飢以頻戶重器易粟於邊退渾黨項剽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兵擊之德裕言不如與粟以待其變帝從之因賜書

勅我國家統臨萬寓，列塞在陰山之南，先可汗抱率本部，建牙於大漠之北，各安土宇，二百餘年，此天所以限隔中外，不可逾越。近爲紇吃斯所敗，加以飢荒，鬥邑爲墟，屍僵道路，今可汗稍收離散，漸近邊城，將務遠圖，先示文誥，故玆命使，宜聽朕言。可汗累代

已來，亦誠禦國，往者中原有難，助剪群兇，列聖念功，毋加優寵，寧國咸安二公主降嫁龍庭，爰及先朝，復以今公主繼好，又以土無絲纊，歲遺縑繒，恩禮轉深，諸蕃榮羨，久保誠信，兩絕猜嫌，但以國家舊章，蕃漢殊壤，稍踰經制，豈朕所安，去歲嗢吺斯特勤已至界，邊將憤激，便請驅除，朕毋念其無主，可歸，宜令安撫。今可汗既立，彼又降附，便合率領，漸復舊疆，漂寨垣，殊非良計，又得宰相頡于伽思等表，借振武一城，權與公主可汗居住，中國之制，與外蕃不同，須守前代規模，祖宗法度。昔漢朝單于乖亂，呼韓款塞，宣帝送單于出朔方鷄鹿塞，唯賑以米粟。國初太宗皇帝令李思摩建牙於漠南，遺跡並存，事皆可驗。未有深入漢界，借以一城。與羌渾党項微小雜種同爲百姓，實亦屈可汗之尊貴，亂中國之舊規。若以未復本蕃，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戢諸部交爭，亦須率思歸之人，且於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朝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悋。冀令彼國，從此輯寧，豈不謂去危就安，轉禍爲福。朕緣公主將可汗冊誠來告，深

感于衷，制置之間，須存遠大，故遣右金吾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王會、副使宗正少卿兼御史中丞李師偃，馳往諭懷，爰定所居，更申誓約，神明是質，豈可食言。可汗宜保一心，自求多福。

文饒所草諸勅，皆深略緯文，洞見萬里，直是相業所係，非徒以詞命見推

賜太和公主書　　李德裕

勑姑遠嫁絕域二十餘年跋履險難離此故土朕每念於此良用惻然恭惟太皇太后春秋已高慈愛頗厚比者望姑朝謁再叙悲歡俟已歲暮寂無音耗想姑見舊國之城色能不銷魂望漢將之旌旗必當流涕今朔方飯王霰雪已零絕塞蕭條固難久處旃墻罽幕何以禦冬困飲酪漿且非適口朕俯臨萬寓子育群生一物未安終食三歎况姑累年漂泊何日忘懷想姑高明必自懸鑒姑承宗廟之餘慶爲王室之懿親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使邊人子孫不見兵革昔射雕者不敢西向畏軒轅之臺今回鶻所爲甚不循理蕃渾是朕之百姓牛羊亦國家所有昔依漢地遂致蕃孳回鶻託以私讎恣爲侵掠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爲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禀命則是弃絕姻好今日之後不得以姑爲詞若將恃我爲親禀姑教令則須便自戢斂以繼舊歡想姑以朕此書諭彼將相令其知分不更徇非塞外祁寒且無絲纊朕每御裘服則思彼未授衣豈可以回鶻請張遂忘親愛今寄冬衣若干事具如別錄

與紇扢斯可汗書　李德裕

皇帝敬問紇扢斯可汗時屬載陽想彼休泰朕撫臨萬寓子育群生思致洽和用臻至理將軍踏布合祖等至覽表具知可汗生戴斗之鄉居寒露之野智謀精果材志沉雄威動龍荒澤馳象魏雅言丕績深注予懷我太宗文皇帝聖德高於百王英才軼於千古內定諸夏外服百蠻貞觀四年西北蕃君長詣闕頓顙願請上尊號爲天可汗是後降璽書西北蕃君長皆稱皇帝天可汗臨統四夷實自茲始洎貞觀六年

太宗遣使臣王義恒至可汗本國將命鎮撫貞觀二十二年可汗本國君長身自入朝太宗授左屯衛將軍昆堅都督至天寶末年朝貢不絕則可汗祖先已授我國家恩德計可汗國中遺老必自流傳朕纘承丕圖思申舊好比聞天德已後爲回鶻所隔久阻誠款回鶻自謂天驕罔脩仁義肆行殘忍凌雲諸蕃知可汗代爲仇讐果能報復滅其國邑皆以丘墟驅彼酋渠盡逾沙漠茂功壯節近代無儔回鶻昔中國伐叛之時嘗展勳力列聖加其大順累降姻親今失國逃亡依于塞上只合早歸窮款受朕撫循而乃轉自鴟張益懷狼顧在陰山之外誘惑小蕃乘我無虞即來侵掠忿爲邊患今已四年朕大徵甲兵欲盡除蕩比令幽州太原兩道節度皆克招撫以示綏懷望其悛心猶務含育而陵蔑公主頓擬傷殘馳突邊城敢謀窮盜近太原節度使劉沔不勝其忿潛出偏師乘其譸張便襲虜衆大潰穹廬盡焚亢惡傷夷脫身潛竄已取得太和公主即至闕庭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計旬日之內必合梟擒朕再見公主良深

欣慰可汗既爲讐怨須盡殲夷儻留餘燼必生後患想遠聞慶快當倍恆心聞可汗受氏之源與我同族比平太守材氣天下無雙結髮事邊控弦貫石自後子孫多習武略代爲將門嫡孫都尉提精卒五千深入大漠單于舉國來敵莫能抗威身雖陷敗名震蠻貊我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又是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昨聞太和公主爲可汗兵衆所得可汗以同姓之國便遣歸還有此見可汗秉禮義之心重親隣之好朕深用感歎至于涕零公主尋爲回

鶻劫奪久不歸國可汗所遣使臣皆被殘戮言念
傷痛至今不忘昨見可汗表求訪送公主使上天入
地必須覓得今邊將憤惋已立奇功回鶻罪人計日
可致即當顯戮以謝可汗況回鶻夷滅種族必盡與
可汗便爲隣國各保舊疆繼好息人事同一體從此
邊陲罷警弓矢載櫜必當諸部服從皆懷徙義知我
兩國永爲宗盟想可汗明智自有良筭故令太僕卿
兼御史丞相趙蕃特充飾使以答深誠質於神明用
存大信朕言不忒可不勉歟又自古外蕃皆須中國

冊命然可彈壓一方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
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此蕃回日別命使展禮以
申和好彼國將相並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時武宗欲加可汗之名與不脩臣禮故贊皇云當
敘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蓋權以縻之也

先是黠戛斯遣使上言奉公主帝之大唐故云

與黠戛斯可汗書

李德裕

皇帝敬問黠戛斯可汗溫仵合將軍至覽書及所獻馬
百疋鶻十聯具悉可汗特稟英姿生知雄略奮揚威
武底定龍荒掃回鶻之穹居報怨以直護公主之廚
幕事大以誠又遣貴族信臣載馳朔漠名馬鷙鳥遠
涉流沙既展同姓之親克刷懷柔之意彝言勳績深
慰予衷朕獲奉丕圖撫寧萬國並望化爭有截致殷
湯來享之明實恐德未徧覆愧漢宣兼臨之盛況與
彼國壤隔外內非正朔所加禮既不施政豈宜及但

以惜可汗宗盟之國願保光名爲可汗久遠之謀須
除後患所以具古今禍福往諭至懷昔呼韓邪單于
以郅支尚存國難未靖稽首事漢福及子孫至後漢
單于比以其大父依漢而安繼襲其號上書欸塞永
願藩蔽漢南遂得朔塞底寧烽燧永息近則回鶻依
大國之援雄長北蕃諸部率從莫敢不服一隅安樂
百有餘年此事昭然可汗所覩今回鶻種類未盡分
居蕃漢之間爰及黑車子久戾其威素習非信慮彼
再振常持兩端須令小蕃知與親厚可汗宗絕[illegible]

實在和好分定。內附約明，則邪計奸謀，無由而入。故欲頒加冊命，昭示萬方。況登里可汗回鶻舊號是國家頃年前賜，非回鶻自製此名。今回鶻國已破亡，理當嫌避。朕以可汗先祖在貞觀中身自入朝，太宗授以右衛將軍堅昆都督。朕思欲繼太宗舊典，彼亦宜遵先祖之明誡，便以堅昆爲國，施於冊命，更加美號以表懿圖。況堅者不朽之名，昆者有後之稱。示不忘本，實不爽欺。朕昨令禮部尚書鄭肅等與彼使臣面陳大計，溫仵合將軍等皆諭朕旨，願言結成，豈必契

徑路之金，舉留犁之酒，保茲誠信。固在厥初。頃者回鶻初至塞上，請國家精兵十萬，送至漠北，漸歸本蕃。又請借漢界一城，養育疲羸，以圖興復。朕以可汗之故，盡不能從。今回鶻是國家叛臣，爲可汗讐敵，須去根本，方保永安。況是天亡之時，易於攻取。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可汗須乘此機，便早務芟夷。回鶻未滅已前，可汗勿以飲食爲甘，弋獵爲樂，勵兵秣馬，不可暫閑。所恨限在諸蕃，國家難爲同力。儻更近塞豈復稍誅。又恐餘孽歸降，可汗未能盡戮，納有罪之

衆，受逋逃之臣，儻牧吾惰，必仍邊隙。此則是蕃養虺蛇，自生厲階。前年回鶻宰相等向漢使云李靖擒頡利可汗後，國中只是三二十人，便却興復，雖在危困，尚示殄息，可汗深察此言，豈得不慮。又聞合羅川回鶻牙帳未盡殘除，想其懷土之心，必有思歸之志。要速平其區落，無使孑遺。儻表成功，彼當絕覬，可汗以摧積年之憤，自爲一代之雄，至於居處服章，皆宜變華，焉得安於所習。如務因循，則何以震耀北方，彈壓諸部。朕撫有中夏，愛育生靈，常恐百姓未安，一物失

所，豈願更廣威略，遠制夷荒。但緣與可汗方保和盟，義同憂樂，纖微之事，皆欲備言。想可汗與將相籌謀副茲誠意，此使到日，必諒朕心，即宜速遣報章，此當遣重臣冊命。夏熱，想可汗休泰，將相已下並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時回鶻驚散已絶于唐故與其讐共圖之

武宗會昌中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李德裕

臣據大唐六典隋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人從四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大曆二年升門下中書侍郎爲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建官之制有所未備謹按左氏傳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仲山甫則周之大臣漢書汲黯稱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從漢書張衡爲侍中常居帷幄從容諷諫拾遺左右此皆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其

道況謇諤之地宜有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升爲從四品分爲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向後與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

我國家自臺省而外別無諫官而臺省又無諫官之名意者拾遺補過其兼之于館閣乎不然則我思諫議大夫之設猶爲唐宋之盛制也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玉冊文

李德裕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正月巳酉朔一日巳酉光祿大夫守太尉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悰朝議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李讓夷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崔鉉及文武百官太中大夫太常卿臣孫簡等六千二百二人言臣聞在

昔周宣玁狁內侵四牡薄伐以定王國則詩人大其功暨于漢宣北夷乖亂呼韓慕義郅支違逆則簡策著其美惟此二代稱爲中興間者開成之末星孛如雲蝗飛蔽天先帝感之黎人懼焉乃受至聖遺大投艱延茲成功厥有實數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表應龍躍粹含乾剛神全而正氣凝宇定而天光發智燭十里動必察微心鏡萬機物來斯應于是五材用四維張建中和之極綴前聖之剛重樞機修法制刑御家之理無出壺之言銷讒邪遠巧佞斥背公

之黨退好徑之人內嚴體貌增堂陛之峻外絕締交
去輔車之勢古所謂受命于天惟舜獨也已又曰一
心定而萬物服唯陛下得之曩者北狄矜功耗蠹中
國中類磐牙根柢封殖興術勝附編衣如荼挾邪作
蠱浸淫守內倒懸不解百有餘年既而龍祠堙滅攜
國款塞質帝女戚海疆有狼顧平城之心鯨吞咸洛
之志爰命梟將搴旗刈旋兵麾穹廬火烈荆榛飈羽
頓碎幘輟六廳遯逃費女生還剗滅妖迹剿除醜類
故名王結髮冠帶入臣堅昆稽首鞮譯來獻而又姦

臣放命二紀陸梁據太山之固下窺洛邑通故絳之
道旁睨近關樹其遺孽以竊兵柄議者僉曰精甲十
萬積穀十年梟魚不察湯網宜懸陛下雄斷霆發搴
疑水釋揚清風而掃雲鼓迅雷以破山鈺焉巢則拔
天井而震上黨仗哭漢則發突騎而傾邯鄲壺關失
險山東奪魄屬有戍邊叛將竊發參墟（陽川反太原也）人心探湯與
議放肆陛下臨朝而言曰二冠獲罪于天予所不捨
未三旬而定晉陽纔朞年而滅潞子不以金購犒將
多降不勞師克孥首馳報非至德感物孰能臻于此

乎由是台宰百辟藩屏將帥上言曰成伐東夷而肅
慎來賀懸藐七國而王室乃安莫不始于武功終致
刑措將以禋上帝薦祖宗宜受鴻名以答玄貺陛下
猶謙遜而五讓之勤勤焉已乃屈己以俞之雲漢為
章所以昭法度也神明其德所以成教化也巍巍乎
有功帝堯之則也勤于大道玄祖之訓也臣等不勝
大願謹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
神德明道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不有其名以保其成
不德其功以戒其盈享殷宗之福致周道之平熙我

王度永振金聲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謹言
贊頌之末復有箴規自與常儀不同

授元晦諫議大夫制　李德裕

勅：昔汲黯薄淮陽守，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則諫諍之任，實忝諒直。我求其比。今得正人，吏部郎中元晦往在內庭，嘗感先顧，奮發忠懇，不私形骸，使俯青蒲，至於雪涕，數共工之罪，不蔽堯聰，辨垣平之詐，益彰文德。近因旌別邪正，宰弼上言，以魯公藏器，莫如寘華於左右，漢后辭檻，孰若列游於公卿。是用命爾登于文陛。其副我寵擢，不替初心，勿沽小名，以枉大節。勉服官業，期於有終。可諫議大夫。

稜稜見其鋒骨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李德裕

荀悅論略曰：高祖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文帝躬行玄默，遂至升平，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武帝內修文學，外耀武威，而不盡其術，不克其終。宣帝任法審刑，操覈名實，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歷數三代，以及元帝，曰：崇尚儒學，從諫如流。引班固贊賓禮故老，優游亮直。又曰：貢、薛、韋、匡迭為宰相，其言以為專用儒術，莫盛於此。班固、荀悅皆文雅之士，以元帝好儒，徵用儒生，故以茲為美，而深罪石顯，痛心泣血，稱詩人投畀豺虎，嫉之甚也。異乎余之所明矣。任恭、顯始於宣帝，當宣帝之世，石顯豈能恣其大業哉，則知惡不在於顯矣。蕭望之、周堪皆廊廟之器，有師傅之恩，石顯所忌，廢而不用，則能上書遂致於理。其後劉向禁錮，張猛自殺，豈得謂之優游亮直乎？賈捐之、京房雖不忠其身，亦皆英特儁才，道術奇士，於元帝可謂忠矣，亦因譖而死。惑於讒邪，則不斷；疑於髦儁，則用法亦不得謂之優游矣。貢、薛雖能忠諫，止於諷諭，恭儉未嘗攀奸觸邪矣；韋、匡從容守位，未嘗犯顏干色矣，所以

得乘時而進。久安其位。昔桀紂殺一龍逢比干而天
下之惡歸焉。桀紂以拒諫自殺。其悖已甚。元帝以信
讒而殺。抑又甚焉。王業既衰。至成哀陵替。幾三世而
王莽篡奪。宣帝稱亂吾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信
哉是言。
人主不斷則必聽讒。聽讒則必戮忠。戮忠者乃婦
人之斷。非人主之斷也。須發明之

謀議論　　李德裕

欲知謀議之用捨。身名之榮辱。觀其立論何如也。切
於時機。明於利害。人主易曉。當世可行。其謀必用。而
終有後咎。晁錯主父偃是也。何者。切時機。明利害。皆
怨讟所由生。主享其利。而自罹其害。謀關意中。言高
旨遠。其道可法。其術則疏。必有高名而不用於世。賈
山王陽是也。謀既不行。故能無患。智足應變。道可與
權。言雖切於人情。意常篤於禮讓。謀不盡用。而身無
近憂。賈誼是也。故當漢文之世。亦無高位。余門客崔
權。其世叔卽宋廣平之維私也。又嘗預燕公代公之
戎幕。故知三丞相。才業甚備。曰廣平好言政事。燕公
好言文學。至於經國遠慮。意鮮及之。與代公言。初若
涉川。未知所止。寥廓廣大。莫見津涯。味之既深。恩意
愈密。代公嘗爲西北邊將帥。論四夷事。慮必精遠。則
崔生之言。信有徵矣。凡侍坐於君子。聞其言。可以知
其才術遠近。用此道也。

英傑論　李德裕

帝王之甚英傑皆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抑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禮貌則怨不為用駕御之術惟漢祖盡之黥布歸漢、絕句高祖方踞牀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飲食從官如漢主居布又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以大將軍之貴而隸人蓄之此不得不絕大漢而盪偸犹也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同臥起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皆用此道故

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事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浮詞足言宜乎洞開胸懷令見肝膈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踞洗召之不為薄矣祿山夷狄之謟詐者也非將門英豪草萊奇傑其戰鬬之氣擊刺之林去閑張遠矣天寶末受專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內殿西序雜儕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幽陵厲階至今為梗恭思甚驕盈以至於此儻以徒隸畜之豈有斯恨

何其言之爽慨衛公風領毛骨至今如見

忠諫論　李德裕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為惡多矣畏天下人知之將謂諫已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也如晉獻非驪姬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也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亂者其辭訐考叔啓大隧以成莊公之孝禽唐獻犬鳫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羣臣招四皓以定惠帝

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為主白馬令言帝欲不帝劉李二人名不便故書其官激王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頸血汚車輪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者之道在於婉矣唯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相國及聞王衛尉之言曰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世名臣王吞泉

居相時。以予爲眉州司士大后嘗問曰君在相位予何遠乎對曰庐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近倖論

李德裕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遠於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可改者其弊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深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得蔽君也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羯鼓之娛微行沈湎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共歡石顯張敞所以得盡政也惟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類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盧蘇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知漢之文武及開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伐國論　　李德裕

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爲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者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立基創業之祖宗必皆一時之英傑其社稷山川之鬼神常爲一國之所奉授其血食忿其滅亡故能爲厲矣必生分實之色蠱惑當世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壞於內君臣相疑以取于外危亡之兆鮮不由此史蘇所謂必有女戎妹喜妲己褒姒是也史蘇所謂詳矣今不復論是以晉獻得驪戎佚女太子有雉經之酷禍及三世符堅納慕容姊弟秦宮有鳳兮之謠敗於五將衆武取東昏所幸幾至危國隋文嬖陳主之妹終於殞身此其禍敗之著明者矣又夏姬入荊子反疲於奔命吳人始叛楚矣吳嬪至晉世祖怠於爲政戎狄遂亂華矣所以王珪覩廬江美人正言納說如王珪者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福矣

使明皇之世常任姚宋曲江即有高力士楊貴妃何損于治哉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四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唐文

戰論 并序　　杜牧

杜牧字牧之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自淮南掌書記拜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復拜殿中侍御史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因作戰守論

兵非危也殺非暴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峷嶭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

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則綠淮已北循河之東南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赫呼膻腥徹於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闢於是盡剷吳越荊楚之饒以啖戍兵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發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脩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

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騎刓弱而未嘗爲之簡帖整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毆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爲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羸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

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旋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宅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我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廻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揭之至如鏜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愰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

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爲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汙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偶而已

守論 并序　　杜牧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迺東兵自守、反條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叛臣益橫、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論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含弘混貸、煦育逆孽、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為宿兵少且財[illegible][illegible]賦[illegible]以為廣大繁昌、莫己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蹙賴頹傾、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已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為寇、伺吾人之憔悴、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將孩乳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次第相付、以為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以為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

以法、故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傾軒囂、欲相効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

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上周相公書　　杜牧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詩大雅濟濟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蓋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七年五伐留戰陣刺伐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爲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

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鉤援衝墮今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爲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贖傳于其城以臨車衝鉤援其城文王親自爲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於大雅以美武王之功德手弦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知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横起戎狄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不可知兵乎竟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於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党羌徵関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所謂與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騎百不當一是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

中國之兵不敵虜馬必欲以騎當騎恐非用長之理

滅樸樕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牧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爲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閱覽少希鑑悉苦心即爲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頓首再拜

宰相知兵非知之於戎事也知之于廟算耳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杜牧

會呂中黙發斯破回鶻種落潰入漢南牧說德裕不如遂取之會劉稹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復移書德裕

伏覩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罇俎之謀、筭畫已定、而賤末之士、芻蕘敢陳、伏希拾其狂愚、一賜聽覽。某太和二年爲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筭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耳。徧徵諸道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

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爲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既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爲己功、小不勝則主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秖令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

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溵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華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爲寇之腴、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俠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潤、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隷、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鄭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横折河朔强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即授之、其

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而奉進旨、秖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廻揖同列、遽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邇後漸蓄姦謀、豢養兒

三千人日夕煦沫及父虔死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
孫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元烏重胤第五釗
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於軍
門喻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
爲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曾無犬吠況於他謀
以此證驗人心忠亦習尚事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
五年授與劉悟將當幽鎮入亂天下無事梢廟筭者
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攻之勞坐食租賦
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司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

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
鎮乘此首唱爲亂昭義一軍初有欝怫及詔下誅叛
使温起居造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氣已
寒四方全師未頒中冬衣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乘
手强項往往謗語及温起居立於重檣大布恩旨并
琉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已
還叛逆滅亡之明效辭語既畢無不懽呼人衣短褐
爭出效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爲昭義一軍於臨城
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權下步

射傳天飛者賊之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
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穗
州刺史張汶因劫監軍劉承階盡殺其下小使此實
承階侮媟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王承元出於鎮州
久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既因依承階謀欲殺悟
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
本從諫求繼與扶同者祇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共
副倅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之朝
廷其功非細秖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

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懼不敢出言一軍關
之皆陰然直言之說值實曆多故因以授之今幾二
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
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强一百里關隘多山并泉可
壁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爲壘下窒其口高
壁深塹勿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蓋河陽軍士
素非精勇戰則不足守之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
來世與昭義爲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鄰里不相往
來今王司徒代居反側思一自雪況聯姻戚願奮可

當時科斗
店之取幾
使解廷以
忠欲衍公
丞調王宰
接河陽

衛公亦言鎮魏兵卹多不能分賊勢者此也

知六十年相讐之兵使朝廷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答殊寵魏博承風亦當效順然亦止於圍一城攻一鎮刊木堙井係纍稚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驅上山徑擣上黨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祗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月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粮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土存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為就粮山東粮穀既不可輸山西兵

士亦必單鮮擣虛之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弢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武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弢計遂以滅齊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偉大破偉將慕容評於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周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勳州王璧城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為證得之者多以某愚見不言劉稹終不能取貴

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北虜纔畢復生上黨賴相公廟筭深遠北虜即日敗亡儻使北虜至今尚存潞首須轉戰廻顧上黨豈能討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受恩最深竊敢於冒威嚴遠陳愚見無任戰汗某頓首再拜

牧之料敵形勢如聚米畫灰了然可見衛公所以成澤潞之功者亦賴之此書也惜如此人而僅以

文士處之開郡置之使其功名不見于天下耳

上澤潞劉司徒書 杜牧

今日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謙焉昔者齊盜坐父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課賦三千里料甲一百縣獨據一面横挑天下利則伸鈍則滿簇而不發約在子孫血絕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爲六軍取不孔易況縻征蔡之弊天下銷耗燕蟠趙伏用齊卜我當此之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仗忠半夜興義昧旦而

齊族矣疆土耕口探出僭物重寶仰關輦上是以趙一搖燕一呼爭來汗走一日四海廓廓然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初守滑臺爲尚書守潞爲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録躐等驟得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爲將軍止此而已矣將軍德於國家甚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雖亦無與爲大矣今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後負燕前觸魏側附趙彼三虜屠囚天子者老劫良民使叛銜犀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覲私賄妻子王

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馳其精良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泜水束縈太原排飛孤緩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此天下之都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寬信義知机便多笑是攻必巧戰表負能使萬人樂死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將號祿位富貴休戚安驅三族上校恩澤安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瓶齊然後待祿仕入队内等

子弟一身聯齊累世之逆卒竟上爭首其恩甚厚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爲大仁可殺身大忠不顧細謹終探懷而取之今者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爲緩急所安日夜具申喧請今黙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如者安如是邪不安如是邪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爲將軍始者亡齊見利而動今始安潞見義而止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後事事近者山東士人來

者感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士諸男子祇婦人桑老者養孤者庶上下一切罔有紕事暨乎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諸侯之驕久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求高才苟行仁政求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何汲汲如是邪在漢伯通在晉羊之二人功力不就一旦誅死人豈冤之符秦相猛將終戒視後嗣大唐人尉房公恐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時德業不在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爲

事非在矜伐邀引爲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羊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目視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能有之豈可容易而棄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燕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陣刺死帳下死圍悉死伏劍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或一月已至于盡死曰忠曰義則有父子同壇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某功論功則曰捨某罪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誅惡滅逆復何切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某恐懼再拜

此劉悟也是時悟以張汶劉承偕之故頗肆驕蹇欲效何朔三鎮故牧之以此諷之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杜牧

某啓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流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星辰順靜日月光明天業益昌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定實道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醼惕惕若不足兢兢而如無豈不以邊陲尚驚殊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徵兵伏以廻鶻種落人素非多校於突厥絕爲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逃來漢南爲羈旅之魂食草萊之實自髮驪騂之騎摺耗已無湩酪皮毛之資飢寒皆盡寄

命雜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度虜之不出者有二時去時來徊翔不決必有所在西戎已得要約伺其氣勢同爲侵擾此其一也心膽破壞馬畜殘少且於美水豐草暖日廣川牧馬養習以俟強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之兵與之首尾久戍則有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大寒瘃墮之苦示戎狄之弱生奸傑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後患敢以管見上干尊重自兩漢伐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童馬免乳畜肥草壯力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遙短而攻長至於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寬已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乃背寒向暖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分向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矣武帝從之及全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撲討東

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彌漫山澤高車因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云深入恐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窮追之不從後聞涼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其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酒泉教射之兵整飭誡誓仲夏潛發討陰山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一二校蠕蠕廻鶻之強弱猶如虎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於枕席之上既寇

於掌股之中。執韁懸餅。湯沃覕雪。一舉無類。必然之策。今冰合防秋。求銷解戍。行之已久。虜爲長然。出爲意外。實爲上策。議者或云。北取黠戛。令討廻鶻。伏以黠戛起於別種。强爲可汗。必是英雄。天時必助。賢材必用。若令必叫滅廻鶻之後。便是掠斂。況示之以弱。必爲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穀豐熟。可以疲玄玉於常山。召遣人於河隴。顧茲疲虜。並遺子孫。伏惟太尉相公。文德素昭。武功復著。畫地而兵形盡見。按鎖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跡

昔漢武帝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未嘗罪之。故能羈越臣胡。大興禮樂。今太尉與仁聖天子同德。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寬狂狷。不賜誅責。生死榮幸。無任感恩。

時劉沔張武仲軍聲已振。亦不盡假黠戛之力。但因其來而與之耳

記事更詳

引喻極切

與人論諫書　杜牧

某疎愚故惰。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與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舐筆和墨。則與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惟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以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涉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于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陵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

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鬭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無于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我食其物。慎勿食。果便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爲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汝苟食其物。第一少食。苟食多必生疾。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則。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

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近者寶曆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回，

語親幸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亹亹繹繹，使其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爲下。前數月見報，上披閣下諫疏，錫以幣帛，僻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游客處一窺閣下諫艸，明白辨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爲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忭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爲吾君忭也。閣下以忠孝文章立于朝廷，勇于諫而且深于其道，果能動吾君而光世德。牧承閣下之厚愛，與于異時資閣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爲閣下之喜，復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必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盡地。日出月入，皆可洒埽以復厥初。牧縱不得効用，但於一官一局，筐篋簿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命。作爲歌

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爲治，則爲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疏，忭喜慰，二者交并，貞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面讚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其再拜

凡欲進說于君者，當寫一通，置之座右

注孫子序　　杜牧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求之事也。今者據案聽訟、械繫罪人、笞死于市者、吏之所爲也。驅兵數萬。撅其城郭、纍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爲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爲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

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爲小吏。盡得其道者、可以使之爲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貢頌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於冉有曰、子之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於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實未之詳也。復不知自何代何年何人分爲二道。曰

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爲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爲最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寬、隋有楊素、國朝有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

如此人者、當此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策先定于內、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所由來哉。牧幼讀禮、至于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謂其書眞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圍二三千里、殺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尸塞城郭、山東崩壞、殷殷焉聲振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爲辱、非當辱不辱、以爲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牧自此謂幼所讀禮、

眞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爲敎。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爲國家者兵最爲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眞卿大夫之辜。信不虚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敎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百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歳。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

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圖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剰。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曹自爲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爲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克捷。違敎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説。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爲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爲上中下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横斜員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縱者人也。獲兎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今天下多事。士大夫皆當知兵。知兵者非徒攻殺擊刺也。明古今勝敗之數。料敵審勢之宜。足以用

攻殺擊刺者耳。牧之此序足爲藥石。故存錄之

竇烈女傳　　杜牧

烈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為汴州戶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嘗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叙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以姊事先奇妻嘗間謂曰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為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為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兵譟於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偽號。一如李納。先奇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尸於市。后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但劫之耳、希烈僭而貴娘如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也、此誠知所去所就、逆順輕重之理明也、能得希烈權也、姊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叛與之上下者眾矣、此豈才力不足耶、蓋義理苟至。雖一女子可以有成、大和元年予客遊涔陽、路出荊州松滋縣攝令王湛為某言桂娘事、湛年一十歲、能念五經、舉童子及第、時年七十五、尚可日記千言、當建中亂、希烈與李納田悅朱泚朱滔等僭詔書檄爭戰勝敗地名、人名悉能記之聽說如一二日前言、竇良出於王氏實湛之堂姑子也、

不獨弄希烈于掌上抑且籠仙奇于度中含桃一紙書其功同于李凉公雪夜之師矣

古文國瑋集　卷之二十五　唐文卷廿五

燕將傳　　杜牧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
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川後將涿
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
季安合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
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為之何其徒有超佐伍而
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夫哉兵
決出格沮者斬忠時為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
曰其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

吳筭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
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
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
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
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
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鑒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
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
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
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人書曰

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
臣謂趙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
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
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角大之耗
於魏獲希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魏乎趙人脫不
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祚魏
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燕謀欲激
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
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

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
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月詔
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
趙也燕其為予謹讓北壖勿使予復掛朝憂而得專
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
所策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
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
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且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
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

厚怨趙令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
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
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
燕趙敗忠于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
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
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
後者醢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束鹿
殺萬人基卒于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
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

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
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復合且建中時朱泚
博天子狩議伺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
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抵目而視
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為無事自元和以來
劉闢守蜀棧道劒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
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
一戰反束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
精甲駕趙為騎鼎立相視可為強矣然從史統塹五
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死墳杵木
收家為逐各祭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
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雞一可支百者累數萬人四
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
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墻太山塹太河精甲數億鈴劍
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潭趙首竿於都市此皆君
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
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
徘徊蹣跚之盤遊不展循承節目以賞戰士此志

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
十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
其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
月已來未聞先生之言今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
年春劉總出燕卒于趙忠護總喪未數日亦卒年六
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
歸葬于終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夏某遇於馮翊屬
縣北衛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
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據此則三鎮之復大半皆忠力也忠挾戰國縱橫之術竭節本朝而此文之曲折環互亦殊有國策之風

論山東之事列若指掌

罪言

杜牧

國家大事莫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以云人生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胤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野大大離爲幽州爲幷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胤浮羨淫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純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順理

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弱冀其後強大也幷州力足以幷吞也幽州由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爲之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耶自周劣齊覇不一世晉大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王宋武號爲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其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

以宛朐至於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
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敵山
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
不得不可為王伯者不得不可為霸猾賊得之是以
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皋函潼
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
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
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
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以為寇以裏拓表以表撑

裏混瀕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
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
餘年矣嗚呼運遭章武澣衣一肉不敢不樂自卑冗
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
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嘗再攻之皆不利以
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
其難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
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
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

自大曆以後削平天下當貞憲宋以其帖巢而賊亡也

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
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
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
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
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
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
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
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
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材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

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
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虐環土三千里植根
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
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
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
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
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
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陴壘相望朝駕暮
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皋不數月間故魏於

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其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毆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兵不毆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衆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指示順向，抵侵族黨，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咬屍以戰，以此為俗，又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趙復振；下博敗，趙復振；館陶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牧之歷審成敗，見其如此，非浪語者。

原十六衛

杜牧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里為寇土，數十百萬人為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發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廟，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三時耕稼，襏襫耞耒，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帥，雅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為帥，雅亦

無能爲叛者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筭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部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部曰可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伍強寇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餘鏈哉然爲國者不能無

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喻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也人囂曰廷詔命將也名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節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愎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一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筭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

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匝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湧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召來災沴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爛棄不作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太祖設府于京設衛于外亦有府兵之遺制但核其屯田精其實伍天下固不憂于無兵也今忽衛所而急召募亦猶唐人廢府兵而事長征使牧之而在今日能無扼腕乎

同州澄城縣功倉戶尉廳壁記　杜牧

縣之所重其舉秀貢賢也今日自外諸侯之儒者曠不能升一人況尉乎次乃戶稅而已史記河渠書曰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即此地也徵者俗訛爲澄耳其地西北山環之縣境誕其趾沙石相礴歲雨如注他皆涯㶁不測徵之土適潤苗則大獲天或仍而不雨民則嚣然四望失矣是以年多薄稔復絕絲麻藍菓之多饒固無豪族富室大抵民戶高下相差埒然歲入官賦未嘗期表輒一人因

徵其來由耆老咸曰西四十里即鐵冶也至如禁司東西軍禽坊龍廄彩工梓匠善聲巧手之徒弟番上下戶五來進取挾公爲首緣以一括十民之晨炊夜舂歲時不敢嘗悉以仰奉父伏子走尚不能當其意往往擊辱而去長吏固不敢援復況其養秩安祿者耶加以御史官多盤究其間遞相占附比急熱如手足自丞相御史咸不能與之角逐縣令固無有爲也非豪吏與工聯紐相姻戚者率解去是以縣賦益逋徵民幸脫此苦者蓋以西有通淵巨壑叉牙交吞小山峭運馳鞍馬張機置者不便於此是以絕跡不到兼之土田枯鹵樹植不茂咸惡之而不家焉民所以安活輸賦者殆由此儻使徵亦中其苦則墟矣尚安敢比之於他邑乎嗟乎國家設法禁百官持而行之有尺寸害民者率有尺寸之刑今此歲隙地不起反使民以山之澗壑自爲防限可不悲哉使民恃險而不恃法則劃土者宜乎牆山塹河而自守矣燕趙之盜復何可多怪乎書其西壁俟傳言者覽焉

歷落感慨足以爲諷

歷代古文國璽集卷之二十五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六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唐文

訟忠　牛僧孺

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穆宗時爲相敬宗立封奇章郡公後以兵部尚書平章事時有所上

春秋周大夫萇弘之城成周也晉女叔寬謂弘違天不免也國語衛彪傒又云萇叔支天有咎也支天壞違天也人道補天反常也誘人城周誑人也左丘明皆然其言其以爲一言喪邦其例由斯矣若是則帝王不務爲政而務稱天命下不務竭忠而務別興衰矣雖欲不亾其亾固翹足而俟矣必謂天壞不支自古無中興之君乎衰運不輔自古無持危之臣乎殷太戊周宣王胡以承天壞而興乎殷傅說周吉甫胡以持衰運而壽乎二君二臣天豈私之乎且傒謂臣謀其君爲違天則危而不扶爲順天乎人道補天爲反道則令人徵天爲合道乎誘人勤王爲誑人則勸人叛王爲信人乎辭之悖亂有至是者夫人道邇也

忠孝人倫紀綱也天道遠也談者人倫虛誕也假天道以助人倫猶慮論誣於失也況舍人事徵天道棄邇求遠無裨於敎者也又謂不得終果由支天壞也則趙高秦之助壞者也董賢漢之助壞者也曹奐魏之助壞者也賈謐晉之助壞者也咸宗族身戮者天不壽之夫天之所與豈有親者以道承天則天無壞者以亂承天則天無支者故支壞非天也興衰由人也但有人不支而敗無天不可支也嗚呼弘無殷宗周宣以任之位卑大夫不爲王卿士卒令強晉迫脅非道殘勳士死難於弘爲得矣奈何丘明不議周殺忠臣所以國危也晉殺王臣所以國分也但紀弘之戮死是神彪傒叔寬反常之說也謹按魏子賞賈辛以定王室也夫子曰其命也忠當有後于晉國也賞忠有後則身終不謂反天戮也是知丘明謬聞偏見失聖之旨甚遠恐史冊久謬誣惑爲臣者將求事之得不以文字申訟哉。

僧孺作相非支天壞者然其所論固絕正

辯名政論

牛僧孺

史記商鞅見孝公以爲鞅說之以帝王道公曰安得待數十百年以伯說之欲而未能以强國之術說之而公甚悅也似云强國非帝王之道又若云帝王之道必成於數十百年余愈恐後之爲政者捨强國富人而別求帝王之道則潰潰然無指歸矣請推而論之且君道無定名使國利人則君之道也然予非謂鞅之政必可以强國富人也而鞅之傳曰令不十年而人大悅家給而人足怯私鬭而勇公戰予則不知

皇帝王伯捨此何爲君道也且帝如軒轅虞舜乎斬蚩尤而革有苗是不欲强其國歟王如夏啓周文乎滅有扈而伐有崇是不欲强其國歟伯如齊桓晉文乎修富政而蒐彼廬是不欲强其國歟伯况秦之患若六國若不先富其人未强其國又可以高枕無爲而成君道歟况皇帝王伯同位而異名者也孰謂皇帝之名優乎哉王伯之名劣乎哉君人者當務乎道適時不務乎名飾位也故捨名而就時者日昌捨時而就名者日亡宋襄之亡慕伯之名而失時者徐偃

王莽井田安石周禮皆以其名誤

之亡慕仁之名而失時者魯隱之亡慕讓之名而失時者若使秦居六國之衝不先富人强國而別求皇帝王伯之道予謂就帝王之名而失時者又安得君於天下乎嗚呼天地不分於皇人帝人王人伯人政利於人皆君也秦始可以弱其國而有天下皇矣乎予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曰既庶矣繼曰富之若此則夫子之言亦先强國富人也孰可謂夫子之道非帝王之道歟又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若如此又不可謂帝王之道必成於數十百年也或曰

子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百年亦可勝殘去殺矣如此則帝王之道久而成者也予又不知其然矣且堯之有道乎生丹朱焉舜之有道乎生商均焉則堯之道宜成於朱也舜之道宜成乎均也又何堯舜之道未成於身而不成於朱均之世也且危邦之人思治甚於飢人之思食也若以數十百年之道導危邦是猶强烹嘉之食遠其期而給飢人邦危人飢若此何以安之乎俺之乎予故曰政有富生人强國家皆安得不謂之君道也不知皇帝王伯之名升降也又

不知數十百年而成何待也

不意大牢公有此快論然帝王之道實不止于富強但取其足以執豎儒之口耳

論用兵書

王涯

涯字廣津太原人穆宗即位以檢校吏部尚書梓州刺史劍南節度長慶元年幽鎮復亂王師征之不克涯在鎮上書

伏以幽鎮兩州悖亂天紀迷亭育之厚德肆豺虎之非心囚縶帥臣戕賊戎帥毒流列郡猋及賓僚凡在有情孰不扼腕成欲橫戈荷戟問罪賊廷伏以國家文德誕敷武功繼立遠無不服邇無不安矧茲一方敢逆天理臣竊料詔書朝下諸鎮夕驅以貔貅問罪之師當猖狂失節之寇傾山壓卵決海灌熒勢之相懸不是過也但以常山燕薊虞虢相依一時興師恐費財力且夫罪有輕重事有後先攻堅宜從易者如聞范陽擧亂出自一時事非宿謀情亦可驗鎮州搆禍殊非偶然扇動屬城以兵拒境如此則幽薊之衆可示寬刑鎮冀之戎必資先討況廷湊闒茸不席父祖之恩成德分離人多迫脅之勢今以魏博思復讐之衆昭義願盡敵之師糺之晉陽輔以滄易犄角而進易若建瓴盡屠其城然後北首燕路在朝廷不爲失信於軍勢實得機宜臣之愚忠輒在於此臣又聞

用兵若闘先扼其喉今瀛莫易定兩賊之咽喉也誠宜假之威柄戍以重兵俾其死生不相知間諜無所入而以大軍先進與趙次下井陘此百舉百全之勢也臣受恩深至無以上酬輒冒陳聞不勝戰越

此亦李絳勸憲宗舍成德而討淮蔡之故謀也惜當時徒有用兵不及施之及其一敗則又兩釋耳

邠州節度使廳記

鄭處誨

鄭處誨字延美文辭秀美仕歷刑部侍郎浙東觀察宣武節度使卒

邠為古國其俗質而厚其人朴而易理業尚稼種音樸有后稷公劉之遺風始皇并天下地屬喬輔後漢析為新平郡後魏改置幽州國朝因之開元中詔以豳幽為疑因改為邠天寶已前太平歲久西通伊凉萬里而遠邠實為近郡中王薛王以親賢之貴居之太尉房公以盛德之重居之洎逆胡勃起幽朔西戎壓全蕩潰乘艱難際盜據河右蕃兵去王城不及五百里邠由是為邊郡斥候近郊鎮要害大曆中尚父汾陽王始以朔方軍壯其威容後益選武勇驍徒有膽決奇謀者繼之今天子三年西戎款關獻河湟數州故地西鄙益拓邠為近蕃上念兵戎方息邊備愈遠始詔司空白公由丞相府持節來鎮丞相功成繼命文雅忠恕之風煦然而起邊人始知禮讓文化之為急務廷議以我季父尚書公前為夏師夷吐又安寇益弭息儲廩果實兵械果完懋賞休績遷鎮是軍季父又以理夏之政移之於邠邠人嬉嬉薰為大和

嘗覩屋壁志前帥是軍者之名氏，因曰曩之帥此者
豈不知是耶，始務公車而角材堅壘，未暇及此爾。吾
既承數君子大理之後，敢不勤督吾之未至者。況今
戎醜既夷，不宜獨以鳴鼓聲教擊刺爲事。因命疏自
開元已來刺是郡、帥是軍者，追書于屋壁。季父尚書
公曰：吾思將有以警于吾前，警于吾後者。邠之土寳。
婦人無桑績，不能自衣；朔方之軍，雄男子勇於公戰，
無他業以自厚。故郡之人以耕稼爲事，軍之卒以勇
敢得賞。後之撫于人者，宜勉農畝，時其徵調，人不擾
而完富矣。帥于軍者，宜嚴其刑賞，時其衣食，卒不驕
而勇敢矣。人既完富，卒既勇敢，生聚之，訓練之，吾知
青海之西不數年爲內郡矣。命處誨記其始終，序于
前後。大中二年三月二十日記。

序前後地勢輕重不同極爲了暢

爲滎陽公賀幽州破奚寇表　李商隱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英國公世勣之裔孫王茂元鎮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

臣某言：臣得本道進奏官某狀報，某月日幽州節度
使張仲武奏破奚北部落及諸山奚，除舊奚王匿郎
所管外，殺戮首領丁壯老幼并殺，獲牛羊焚燒車帳
器械等計二十萬，刺史已下面皮一百具，耳二百隻，
奚車五百乘，羊一萬口，牛一千五百頭者。天聲遠振，
廟略遐宣，白虜獲於寧臺，赤夷俘於燕路。臣某中賀。
臣竊窺舊史，逖聽前朝，有天子憂邊，淸霄輟寐，將軍
出塞，白首言歸，至乃或勝或奔，一彼一此，竟困塞郊
之柝，那停絕漢之烽。猶欲叙烈旂常，告功祧廟，用其
暫勝，謂曰難能。況幽朔巨都，全燕重地，薦臻奚寇，猾
亂華人，田讓之護鮮卑，莫能深入；祭彤之軍遼水，唯
遣州攻。近歲以來，爲患滋甚，是單于偵邏之路，懷駒
支滿泄之姦。張仲武重感國恩，罔知邊事，同三師而
隸楚，倂五餌以開戎，乘其蠶惰之時，俄得剪除之便。
燕犀密掛，與馬潛羈，超距拔石者動過千群，戟手科
頭者略踰萬計，坎三鼓而河流自卻，聲六校而屋瓦

皆飛。自使鴟懼爽林。兎忙迷穴。無冊掏指。有地偃屍。未驚紫陌之烏。前軍已慼。不淚淮山之鶴。後隊仍窮。遂分袁尚之頭顱。仍裂蚩尤之肩髀。穹廬落燼。同甲揚灰。山積雲屯。犬收其車乘。角氈耳氊。盡獲其牛羊。椰水載澄。桑河無事。爰施言語。入解皇威。此皆皇帝陛下功格上玄。運膺下武。授兹成算。于彼當仁。震蕭九圍。釐呼萬國。昔艱難云始。胡塵首起於盧龍。今開大有期。而漢將先清於涿鹿。人謀允若。靈貺昭然。固已上慶祖宗。下光編策。籙圖洪範。競三古之殊猷。玉撿金泥。有百神之靈符。臣雖當防遏。不介邊陲。空增氣於懦夫。實叨榮於下將。日圍千里。天盛九重。奉一月之捷書。唯知抃蹈。獻萬年之壽酒。尚隔班行。念風水於遐藩。寄夢寐於宣室。無任望闕結戀之至。

推原亂始極有雅裁非名手不到

為濮陽公檄劉稹文　李商隱

足下前以肺肝。布諸簡素。仰承復命。猶事枝詞。夫盍告者之不忠。抑乃聽之而未審。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一去不返者良時。一失不復者機事。噫嘻執事。誰與為謀。延首北風。心焉如灼。是以再陳禍福。用釋危疑。言不避煩。理在易了。丁寧懇款。至于再三者。以其與先太師相國俱沐天光。茲為藩后。昔云與國。今則親隣。而大年不登。同盟未至。飲具幾畢。遂承其陳。乃睠後生。遽乖先訓。遷延朝命。迷失臣職。不思先毅之忠。將覆欒書之族。此僕諫之所共憂。兒女之所同悲。況其擁節臨戎。援旗誓衆。封疆甚邇。音旨猶存。忍欲賣之以為己功。間之以開戎役。將祛未寧。欲罷不能。願思苦口之言。以定來身之計。昔先太尉相公常蹈亂邦。不從逆命。翻身歸國。全家受封。居韓之西。為國之屏。并代之際。人情帖然。太史相公以早副軍牙。久從征旆。事君之節已著。居喪之禮又彰。故乃獎其象賢。仍以舊服。納職貢賦。十五餘年。於我唐為忠臣。於劉氏為孝子。人之不幸。天亦難忱。纔加壯室之

年奄有埭梁之歎主上深固義烈是降優恩蓋將顯
足下之門爲列藩之式不欲劉氏有自立之帥上黨
爲辜恩之軍俾之還朝以聽故命其義甚者其恩莫
偕昨者秘不發喪已踰一月安而拒詔又歷數旬秘
喪則於孝子未聞拒詔則於忠臣已失失忠於國失
孝於家望此用人自然保族是亦坐薪言泰巢幕云
安智士之所寒心謀夫之所斷舌矧于僕者得不動
心竊計足下之懷執事之論當以趙氏傳子魏氏襲
侯欲以逡巡希恩顧望謀立耳夫事殊者趣異執別

者跡睽胡度其始而議其終舉其華而寡其實願爲
足下一二而陳之趙魏二侯於其先也親則父子於
其人也職則剛戎賞罰得以相參恩威得以相抗故
朝廷推而與之今足下之於太師也地則相近職非
剛戎賞罰未嘗相參恩威未嘗相抗稽孝則于義爽
拒詔則於事乖此趙魏二侯信事殊而執別矣此施
之於太師趙魏則爲繼代象賢之美施之於足下則
爲自立擅命之尤得失之間其理甚白又計足下未
必不恃太師之好賢下士重義輕財吳國之錢往往

而有深固之客比比而來將倚以爲墻籓託以爲羽
翼使之謀取使以數求細而思之此又非計山高則
崩年自至泉深則沉玉自來已立然後人歸身正然
後士附語有之曰政亂則勇者不爲鬬德薄則賢者
不爲謀故吳濞有奸而鄒陽去燕惠無德而樂生奔
晉寵大夫〻〻成分國之禍衛多君子〻〻能救渡河之烖
此之前車得不深鑑代憲四祖文明繼興當時燕趙
中山淮陽齊魯連絡者幾姓旅拒者幾侯咸逆天用
人背惠忘德據指掌之地謂可逃刑倚親戚之私謂

能取信一旦地空家破首裂支分聞者不能爲謀明
者固以先去悔而莫及未如之何先太尉與李洧尚
書齊之密戚楊太保與蘇肇給事蔡之懿親並據要
地方州領精甲銳卒及其王師戾止我武惟揚則割
地驅人以降送欵輸忠以入非不顧密戚非不念懿
親非不思恩非不懷惠直以逆順是逼災生實難能
與其同休不能與其共戚故也以足下大未倖齊蔡
久未及李吳將以其人動於不義僕固恐夙沙之國
[illegible]之卒重生彭寵之家不義之侯更出又計足下

當恃太行九折之險，部內數州之饒，兵士尚强，倉儲且足，謂得支久，謀而使安，危哉此心。自弃何速。昔李抱眞相國用彼州之人，彼朱滔于燕國，田悅於魏郊，連兵轉戰，綿歲經時，而滁人夫死不敢哭，子死不敢悲，何者，李相國奉討逆之命，爲勤王之師，義著而誠順故也。及盧從史釋衰就位，貪降冀功，將乘討伐之時，欲肆兇邪之性，討未就而人神已怒，事未立而兵衆已離，以萬夫之長，困一卒之手，驅檻北闕，弃尸南荒，而滁之人猶老者捫髯，少者扼腕，謂朝廷不即

顯戮，深爲失刑，其故何哉，以從史不義不睡，去安就危，衆黜其謀，下不爲用故也。二師去就，非因傳聞，殤枝之人，船背之叟，知其本末，尙能言之，則太行之險，固不爲恃者之守，數州之衆，固不爲邪者之徒，此又其不足恃也。由此言之，則何以敗名毀家聲，何事捨君命，何道求死士，何計得人心，此僕者所以對案忘飧，推枕不寢，爲足下惜，爲足下危，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況太師比者養卒添卒，畜馬訓兵，旁招武幹之材，中舉將軍之令，然而經干遠近，頗有是非，雖朝廷

引二將為喩與驅其心陰攜其黨

推赤心，弘大度，然而不追者，已有乖異之說，横義者變與悖惡之歎，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誰爲來者，宜其弭之人，足下背李父引進之恩，失大朝文誥之令，則是實先太師之浮議，彰昭義軍之有謀，爲人姪則致叔父於不忠，爲人孫則敗乃祖於無後，亦何以對燕趙之士，見齊魯之人耶。又計足下何日之前造次爲慮，今茲追改，懼有後艱，此左右者不明而咨詢之未盡也。近者李尙書祐、董常侍重胤之徹，並親爲賊將，拒我官軍，納質於匪人，效用於戎首，久乃來復，尙蒙

殊恩，皆受郡符，咸領旗鼓，不能悉數，厥徒實繁，豈有足下藉兩代之餘資，弄數萬之舊旅，俛首聽命，舉宗効誠，則朝廷又豈以一日之稽遲，片辭之疑異，而致足下于不測耶。足下于後至，故事具存，可以明驗。幸請自求多福，無辱前人，護饒撓以歸洛師，秉象笏而朝魏闕，必當勳庸繼代，富貴通身，無爲隣道所資，使作他人之福。倘尙淹歸欵，未整來軒，戎臣鼓勇以爭先，天子赫斯而降怒，金玦一受，牙璋四馳，魏衛壓其東南，晉趙出其西北，拔距投石者數逾萬計，科頭擧

矛者動以千羣。兼驅挽虎之材官。仍率射鵰之都督。感義則日月能駐。抱憤則砂石可吞。使兵用火焚城將水灌。魏趙邢郡。迸出洛州。分二大都之間。是古平原之地。車甲盡輸於此境。糗粮反聚於他人。恃河北而河北無儲。倚山東而東山不守。以兩州之殘孼。抗百道之奇兵。比累卵而未危。寄孤根於何所。則老夫不佞。亦有志焉。願驅敢死之徒。以縱諸侯之末。下飛孤之口。入天井之關。巨浪難防。長飈易扇。此際必當驚地底之鼓角。駭樓上之旃衝。舉目躋陂。飛走之期

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自然麾下平生。盡忘舊愛。帳中親信。卽起他謀。辱先祖之神靈。爲明時之哂笑。靜言其漸。良以驚魂。今故再遣使東。重申丹素。惟鑒前代之成敗。諗歷事之賓寮。思反道敗德之難。念順令畏威之易。時以吉日。蹈茲坦途。勿餧劉氏之魂。勿汙潞人之俗。封帛增秩。含毫益駿。延望還章。用以上表。成敗之舉。愼惟圖之。不宜。河陽三城節度使王茂元頓首

桀宋其言

授李愿檢校司空宣武軍節度使制

元稹

門下。昔者魯侯伯禽。徙以周公之故。遂荒大東。重耳以宣何之勢。子孫不絕於晉。昔我太師西平王。在德宗時。能復京邑。書於鼎彝。每懷宮廟之安。實念山河之永。而又繼其英哲。克生令人。惟爾惟兄。莫非頗牧。尚想德施於十代。何啻恩積於一門。鳳翔節度使李愿。生長綺紈之中。而素風自得。蘊鬱驍雄之氣。而性與溫恭。怡怡於李孟之間。翼翼於班行之內。始爲夏

帥。遂著能名。踴角齒毛之良。一無取於夷落。而不貪之寶。大布朔陲。泊領徐方。會征淮右。隣寇陰狡。將助鴟張。來犯東郊。吳延將刻爾。乃提持戈戟。淬礪卒徒。一戰而蜂蠆盡殲。不時而梟鏡就戮。聿來岐下。號令益明。繕完甲兵。爲我保障。服以浚郊重地。尤藉長林俾爲司空。以表東夏。持我邦憲。用清爾人。夫四海九州。非不廣也。然而靈武魏博。至於大梁。斷長補短。方數千里。皆爾伯仲。又何加焉。於戲。雎陽在爾之東。張巡效忠之誠。尚在夷門在爾之境。侯嬴報恩之跡。猶

存又安知憧憧往來之徒不有以仁義匡於爾者勉服休命其戒之可檢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散官勳如故

雖是公家之文亦復饒有手致

起復田布魏博節度等使制　元稹

門下經曰父母之讐不同天雖及匹夫而猶寢苫枕干以期必報是以子胥不狗伍奢之死卒能發覩墓之墓鞭不義之屍取貴春秋垂名萬古而況於身登將壇父死人手家讐國恥併在一門當懷嘗膽之心豈狹絕漿之禮金革無避其在茲乎前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節度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御史大夫田布咨爾先臣惟爾元老首自河朔來朝帝庭而又東取青齊北討深趙提挈義旅勤勞王家冒白刃而不窺

推赤心而自信屬冀方求帥余所重難輟自大名付茲巨鎮而中台暗拆上將妖侵盜賊潛宾於腹心豺狼勃興於肘腋人神憤痛朝野驚嗟深軫予懷誓擒彼惡以爾布詩書並習忠孝兩全嘗用魏師克征淮孽素行忠信共著勲庸豈無奮激之徒爲報寃讐之黨且魏之諸將繇爾父之崇高魏之三軍蒙爾父之仁愛昔既同其美利今豈忘其深寃爾其淬礪勇夫敬恭義士一飲之飽必同於卒伍一毫之費必用於干矛非美晝勿萌於心非軍旅勿宣於口居則席藁

寒則抱冰。以喪禮處之。若哀心感著。必有爲横身刎頸感智捐軀。下報管寬旁清醜頰於戲至誠可託。稔惡難逃。猘彼凶狂。去將安往。畢穰居體玄蘊在前題鼓執金無忘哀敬可起復寧遠將軍守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同正員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勳賜如故主者施行、

枕戈待旦之詞足以鼓其哀壯

獻事表

元稹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元和元年拜左拾遺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上獻事表

臣聞理亂之始、各有萌象。二者無門。在君上啓之而已。所謂萌象。豈有他哉。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者不敢蔽疏遠之臣。庶。此理之象也。此而不理。萬無一焉。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者。決事於深宮之中。羣臣莫得參餘晝。此亂之萌也。此而不亂。亦萬無一焉。是以古者人君即位之始。萌象未見之時。必有狂直敢言之士。抵忌諱。獻危言。在上者苟或宥而容之。激而進之。則天下之君子。望風而悅曰。彼之狂而猶容於上。上之人其欲來天下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非小人諫利而言曰。彼之直可以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可也。繇是天下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言於上。上下之志。濡然而通。得失之情。幽遠必達。合天下之智。理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爲亂。其可得乎。臣故曰容直言。廣視聽。而不理者。萬無一焉。及夫進計者入

而不出直言者戮而不容則天下之君子自謀於心曰與其言且不用而身為戮吾寧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擇利而言曰君之所惡者拂心逆耳之言也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可也繇是進見者華而不內言事者殺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也朝廷之情不得聞也而況於天下之大四方之遠乎故曰聾瞽之君非無耳目也蓋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爾此而不亂其可得哉昔太宗文皇初即位時天下之人莫有諫者唯孫伏伽嘗以小事特諫

於上文皇帝大悅厚賜田宅以勉之自是言事者惟懼乎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文皇之盛意曾不以觸龍鱗犯忌諱為不可矣於是房杜王魏之徒議可否於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於外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亦羣下各盡其言以宣揚發暢於天下也且夫樂全安而惡戮辱古今之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好戮辱哉蓋文皇激而進之之功也喜順從而怒謇犯亦古今之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而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

利輕而危亡之禍大無窮之業重而奉己之事微思為子孫垂不朽建永安之計也為後嗣者其可順一朝之意而輕用文皇之天下乎繄聖傳序於今垂二百年矣莫不率繇斯道致俗和平況陛下以上聖之資紹復前統即位之日天下惟新罪叔文之徒而凶邪之黨散懸惠琳之首而悖亂之氣消發承光之詐而假威之孽除反焦殿之田而蒸庶之情感其餘滌瑕緩死蠲賦恤人賜帛耆年旌閭孝悌修廢學建義倉莫不由彼殊私罩于有截斯皆陛下上法堯舜近

法太宗致理之萌形見者數十豈臣庸劣一二能明然而下臣竊役孜孜咄咄有所未決者獨以陛下即位已來既周歲矣百辟卿士至于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受陛下伏伽之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一封執一議受陛下激而進之之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一冤決一事明陛下無幽不察之意者若臣等備位諫列名為供奉官職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列位屏風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尚爾又況於疏遠

之臣庶雖有特達不羣之智思欲自効其路何階遂使凡今之人以諫諍匭函爲虛器謂拾遺補闕爲冗員臣竊思之以陛下之睿博弘深勵精求理豈或入言不出言而不用哉蓋羣下因循不能有所發明之罪也且臣思之今之備官承顧問者獨一二執政而已每一對敭不及俄頃問議天下之事臣竊料之恭承聖問仰謝德光之暇又安暇陳理亂議教化哉其餘瑣瑣有司或時一召見言辭甫出入對錢穀之登降不暇又安足罄芻蕘間臣竊惟陛下以景命維

新之初何如貞觀致理之後當貞觀致理之後以房杜王魏臣輔之智而猶上封進計者薦至獻可替否者日聞今陛下當致理之初在四方多虞之日然而言事進計者終歲無一人豈非羣下因循竊位之罪乎若臣頑者稟性駑鈍昧然無識然以當陛下臨御之始首陛下策賢之科擢授諫臣思萬常品若復黙黙與在位者處則臣莫大之罪亦萬於常品矣輒敢冒昧殊死件奏十事於後一曰教太子以崇邦本二曰任諸王以固磐石三曰出宮人以消水旱四曰嫁諸女以遂人倫五曰無時召宰相以講庶政六曰序次對百僚以廣聰明七曰復正衙奏事以示躬親八曰許方幅糾彈以懾奸佞九曰禁非時貢獻以絕誅求十曰省出入畋遊以防銜蹶凡此十者設使言之而是是而見用非臣之福也天下之福也苟或言之而非非而見罪乃臣之分也亦臣之願也

微之少年好以直言極諫自負礪其鋒鋭欲一見于明主也如此

論教本書　　元稹

稹條上十事教太子正邦本其第一事也憲宗說召問得失

其年月日臣稹再拜獻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為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昧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則讒入親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天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之然邪始其為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為之師周公為之傅召公為之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為之翫目不得閱淫艷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陵亂之聲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黨游不得恣追禽戮獸之樂翫不得愛遐異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為也亦將不得見之矣及其長而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己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回佞庸違之說

一作人有至容射往之勢不之漢人意是得意

固吾之所積懼也語之者有以辯焉人情之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遊馬逸駕而走鳥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日恣睢天下以為貴莫見其面以為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困讒冤死無所自明而況於疏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資甚美纔可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篡弒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

唐時太子猶有賓友如李鄴侯等皆與天子爲布衣之交良爲美事但不可使闕冗虞之耳

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爲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畧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都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爲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卽位之後雖宴遊飮食之間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成康豈一日二月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宮寮選亦甚重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疏賤之至母后臨朝翦棄

王族當中睿二聖勞勤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令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以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瞶不任事者爲之卽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諭贊議之徒疏冗散賤之甚者搢紳恥之夫以匹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輔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廢眊瞶不知書者爲之師疏冗散賤不適用者爲之友乎此何反上古之甚也近

是用儒者明以迂爲厭棄故須參以英才之才助其勝氣而悅其天資

制官寮之外往往以沈滯僻老之儒充直講侍讀之選而又疏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傅成道德而保養其躬哉臣以爲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生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爲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無窮之業儕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周成王之中才而又生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況稼穡之艱難乎今陛

下以上聖之姿肇臨海內是天下人人傾耳注心之日也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愼簡宮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練達機務者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豪諸生定商胄講業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撤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既備則資游習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豈其修廢舉墜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

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爲藩屏出則有晉
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維
城犬牙盤石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晉巳降因賤其兄
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同年而語乎微臣竊思爲陛下
建永永無窮之長算輒敢昧死而言之臣稹謹
言

風節流亮使觀者有樂誦之美

王如此欲不治可得乎

此萬世令典也

論諫職表

元稹

臣稹言臣聞先主之制祿也居其位不行其職者誅
是以上無虛授下不隱情臣竊觀今時備位素飡不
行其職者莫過於臣稹臣聞太宗文皇帝時以王珪
魏徵爲諫官文皇雖宴遊寢食之間王魏實在其所
用至於文皇發一言則王魏諍之而後出舉一事則
王魏慮之而後行以文皇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舉
無遺事言有典常文皇猶以爲視聽未廣也因許三
品以上入議軍國必遣諫官一人隨入以參驗之當
是之時耳目股肱之任者有君臣之義焉有父母之
恩焉有朋友之勸焉是否無不替可無不行不四三
年而天下大理蠻夷君長帶刀入侍者不可勝計豈
干戈征伐之所致蓋壅蔽之患銷而幽遠之情達也
若此然後可以稱天子之爭臣矣近之司諫爭者則
不然大不得備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累累
而已且臣聞之諫臣之職曰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大
則廷議小則上封近年以來正衙不奏事庶臣罷廷
對若此則不見遺闕補拾何階不得數陳廷議安設

其所謂舉諫職者。唯獨誥令有不便。除授有不當。則奏一封。執一見而已。以此思之。君臣之際。論列是非。諷論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迴至尊之盛意。備讜愿之巧言。而況於既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然後執一封奏。一見而私欲收絲綸之詔。迴日月之光。信無裨於萬一矣。至使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計為妄動。拾遺補闕為冗員。此猶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愧。且陛下若以為臣等無所裨補。不足忝侍從。固不當假以名器。虛立於朝。苟以為務廣聰明。稍開理道。又不宜屏棄疏賤之使至於此。伏願陛下許臣於延英殿對。召臣一見。賜以溫顏。使臣得盡愚懇之誠。備陳諫官之職。苟或言有所採。得裨陛下萬分之一。是臣千載之一時也。如或言不詣理。塵黷聖聰。則臣自寘刑書。以謝謬官之罪。亦臣之所甘心也。無任懇款發憤效職忘軀之至。謹詣東閤門奉表以聞。

諫官隨宰相奏事此唐人之良法至今可行者也

微之此疏可謂不負諫官矣

今聖主特重保舉之令而後部痛抑其人已似此

今日薦舉試吏部殘成聚訟然未斷引此以者例也

舉縣宰議

元稹

右吏部以停年課資之格。取宰邑字人之官。公幹强白者。拘於考淺。疾廢耄瞶者。得在選中。倒置是非。無甚於此。朝廷將欲漸去其弊。所以特設舉薦之科。明詔既行。起請尋下。有司再議。釐革何以取信於人。據吏部云。增加新户。開耕荒田。此是課考舊條。獄絕繫囚。覔人申雪。亦是政途常事。舉察吏不法。恐生告訐之風。有利益公家。又未指陳其目。選授者例無異績。尚得四考守常。舉薦者縱未殊尤。豈可二年並罷。今請但行連坐舉主之文。不必更依吏部分析條件。又云見任官及處士散試官等。並請停集。且處家散試。固有才能。見任之官。何妨撫事。若能限其資歷。即與常選何殊。今請除見任縣令外。其餘並令赴集。又云檢勘榜樣。剝放程式。及試書判。並請準平選人例處分。若此則案牘之吏。得肆奸欺。書判雖工。何關政術。有同減選赴集。豈是特舉與官。今請應舉薦人量約文狀。便令注擬。亦不在剝放及試書判之限。又云並請於破碎之縣。責其効實。本舉良能。既蒙優奬。皆居

破碎之處。恐同貶降之條。以前數件並恐不可施行
伏請但依起請節文處分。仍請據今年縣令員闕。先
盡舉薦人數。留闕有餘。然後許注擬平選人等。其將
充當。謹議

加裴度鎮州四面招討使制　元稹

門下傳云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先王
斷一枝指。殺一犬彘。莫不伏念隱悼。至于旬時。決而
行之。蓋不得已也。予於鎮人亦然。伏念俟其悛革。詎
止旬時。乃命相臣招懷撫諭。矜其詿誤。示以生門。期
於盡脫網羅。豈可驅之陷穽。而豺狼當道。荆棘牽衣。
雖欲歸於有仁。厥路無由而至。况王師壓境。義勇爭
先。朕每抑其鋒鋩。未忍覆其巢穴。是猶愛稂莠而傷
稼穡。養癰疽以潰肌膚。獨懷兒女之仁。遽失祖宗之
典。今上台居鎮。算盡無遺。據晉陽之利兵。驅居庸之
良馬。舉河東義武之衆。合滄景澤潞之師。當元翼受
命之初。乘田布雪冤之頃。舉毛拾芥。其易可知。兼用
威恩。尚存招致。宜令河東節度使裴度充鎮州四面
招討使。於戲。以一城之卒。敵天下之師。猶狷獗之徒。
抗君父之命。吾哀爾輩。死實無名。苟能自新。亦與容
汝。主者施行

歷代古今國璋集卷之二十六

典而不浮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七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唐文

授孔戣右散騎常侍制　白居易

敕昔齊桓公心體解墮，則隰朋侍；漢武帝親重儒術，則劉向從。今之常侍，是其任矣。中書選者，莫匪正人。大中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孔戣，言行謹直，風操端莊，肅然禮容，清廟之器。始自筮仕，至于天官，虛舟爲心，利刃在手，全材具美，時論多之。可使珥貂立乎左右，從容侍從，以備顧問。儔朋劉向，豈遠乎哉。可右散騎常侍。

舉職以告　有合典制

授鄭覃給事中制　白居易

敕給事中之職，凡制敕有未便於時者，得封奏之；刑獄有未合於理者，得駁正之；天下冤滯無告者，得與御史糾理之；有司選補不當者，得與侍中裁退之。率是而行，號爲稱職。使不專於宰侍奉讚詔令而已。中大夫行諫議大夫雲騎尉榮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鄭覃，清節直行，正色密詞，先臣之風，藹然猶在。自居首諫，益勵謇諤，擢領是職，必有可觀。亦欲天下聞之，知吾獎骨鯁之臣，來諫諍之道也。可行給事中，散官勳如故。

初授拾遺獻書　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又徙下邽居易貞元中擢進士元和元年對制策乙等爲集賢校理召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元和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居易見詔節未詳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且多出宮人憲宗頗采納

五月八日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臣白居易頓首頓首謹昧死獻書于旒扆之下臣伏奉前月二十八日恩制除授臣左拾遺依前充翰林學士者臣已與崔群同狀陳謝但言忝冒未吐衷誠令者再黷宸嚴伏惟重賜詳覽臣謹按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

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于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上不忍負恩下不忍負心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昧懦所宜居之哉況臣

今之臺省亦是此職位但臺官不專諫官之名耳

本鄉里豎儒府縣走吏委心泥滓絕望烟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宴飫無不先及每慶賜無不先霑中廄之馬代其勞內廚之膳給其食朝慚夕惕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申微効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以來僅經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建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于道便于時故天下之心顒顒然日有望于太平也然而今而後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欲

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于道者陛下豈不欲革之乎儻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遺闕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中禁不同外司欲竭愚衷合先陳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無任感恩欲報懇款屏營之至謹言

固是學士忠誠亦見憲宗明德

以翰林學士兼諫官故憲宗之時諫獻替如李絳崔群居易等極得其用

論于頔裴均狀　白居易

是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內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皆頔嬖愛居易以為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

右臣聞諸道路皆云于頔裴均累有進奉並請入朝伏聞聖恩已似允許臣側聽時議內酌事情為陛下謀恐非穩便晝夜思慮不敢不言伏見貞元以來天下節將握兵守土少肯入朝自陛下刑服三兇威加四海是得諸道節度使二三年來朝廷追則追替則替奔走道路惟承命之不暇斯則聖德皇威大被于

四方矣夫謀安可久事貴得中當難制之時則貴欲令其朝覲及可制之日則不必使之盡來何則安眾心收眾望在調度之得其宜也臣伏見近日節度使或替或追稍似煩數今又許于頔等入奏或慮便留在朝臣細思之有三不可何者竊見外使入奏不問賢愚皆欲仰希聖恩傍結權貴上須進奉下須人事莫不減刑軍府割剝疲人每一入朝甚於兩稅又聞于頔裴均等數有進奉若又許來荊襄之人必重困於剝削矣弊軍府疲人之不足奉君上權貴之有餘

伏料聖心知之深所不忍此不可一也臣又竊聞時議云近日諸道節度使或以進奉希旨或以貨賂藩身謂恩澤可圖謂權位可取以入覲為請以戀闕為名須來即來須住即住要重位即得重位要大權即得大權進退周旋無求不得天下節度使盡萌此心不審聖聰聞此議否今于頔等以入覲為請若又許之豈非須來即來乎既來必以戀闕為名若又許之豈非須住即住乎則重位自然合加況必求之乎大權不得不與況必圖之乎重位大權人誰不愛于頔

既得則茂昭求之臣聞茂昭又欲入朝已謀行計茂昭亦宰相也亦國親也若引于頔為例獨不可乎若盡與之則陛下重位大權是以人情假人也授之可乎若獨與彼不與此則恐爭怨望之端自此而作今倖門已開矣速杜之又令于頔等開之臣必恐聖心有時而悔矣其不可二也臣又竊見自古及今君臣之際權太重則下不得所勢太逼則上不甚安今于頔任兼將相來則總朝廷之權家通國親入則連戚里之勢勢親則疎者不敢諫權重則群下不敢言臣

慮于頔未來之間，內外迎附之者，其勢已赫赫炎炎矣。况其已來乎。臣恐于頔來到之間，內外合言者已不敢言矣。况其已到乎。脫或至此，陛下有術以制馭之耶。若用術制之，不如不制之安也。若又無術，將如之何。且于頔身是大臣，子爲駙馬，性靈事迹，陛下素諳。一朝到來，權兼內外，若繩以規制，則必失君臣之心。若縱其作爲，則必敗朝廷之度。進退思慮，恐貽聖憂。其不可三也。凡此三不可，事實不細。伏乞聖覽，再三思之。今臣所言，皆君臣之密機，安危之大計，伏望

秘藏此狀，不令左右得知。况臣以疎議親，以賤論貴，語無方便，動有悔尤。言出身危，非不知耳。但以職居近密，身被恩榮，苟有聞知，郎合陳露。倘言而得罪，亦臣所甘心。若默而負恩，則臣所不忍。伏希聖鑒，俯察愚誠。謹具奏聞，謹奏。

讀陸宣公奏疏，喜其宛轉通理；讀白文公奏疏，喜其直達見情，各是其所長也

請罷恒州兵馬事宜　白居易

王承宗拔命，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上書諫，既而兵老不決，居易又上言，亦會承宗請罪，兵遂罷

右臣所請罷兵，前後已頻陳奏。今日事勢，又更不同。比來日月漸深，憂惶轉甚。若不極慮，若不切言，是臣懷罪惜身，上負陛下。伏希聖鑒，憐察血誠。知臣心如此，更詳此狀。臣伏以行營近日事體，陛下一一具知。師道令收棣州，至今竟未奉詔。至於表章詞意，近者亦甚乖宜。季安等心，元不可測。與賊計會，各收一空

縣而已，相顧拱手，便休，聞昨者澤潞潰散徒兒，其間有入魏博劫掠邢州者，季安追捉，並按軍令。昨所與詔，都不稟承。據此情狀，略無形跡。但恐今日以後，此輩無不辦爲。又比來所望有功，只在南北兩道。今師道希朝等屯軍向欲半年，過新市一鎮未得。茂昭又稱兵少，特地方請加兵，則南道勢力，今亦可見。北道承璀竟未立功，元陽新到邢州，又奏兵數至少，請諸軍兵馬，義不可抽。假使承璀等竭力盡忠，終恐不副聖意。據此事勢，萬無成功。陛下猶未能兵，不知更有

何所待臣伏恐劉濟近日情似盡忠今忽罷兵慮傷其意以臣所見理固不然劉濟大姦過於群輩外雖似順中不可知有功無功進退獲利初聞罷討或可有詞見雪恒州必私懷喜何則於承宗本末之勢同也假令劉濟實忠貨蓋陛下難阻其心猶須計其重輕捨小圖大豈緣劉濟一人惆悵而不顧天下遠圖況今事情又不至此伏望聖意斷之不疑臣昨日以軍久無功時又漸熱人不堪命慮有奔逃前狀之中已具陳奏今緣開神策所管徐泗鄭滑兩道兵馬各

有言語似少不安臣自聞之不勝憂切一軍若不寧賊必扇諸軍之心自此動搖何慮不有事忽至於此者則陛下求不罷討得乎一種罷兵何如早罷必待事不得已然後罷之只使陛下威權轉銷天下模樣更惡如此事勢皆在目前只合逆防不合追悔今盧從史已歸罪左降王承宗又乞雪表來元陽方再軍本軍劉濟且引兵欲進因此事勢正可罷兵赦既有名罷亦有勢若又此時不罷臣實不測聖心臣伏料陛下去年初銳意用兵之時必謂討承宗如討劉闢李錡兵合之後坐見殊擒豈料遷延經年如此然則始謀必剋猶不可知今事轉難更何所望至於帑府庫以富河北諸將虛中國以使戎狄生心可為深憂可為痛惜已具前奏不敢再陳況今日已前所惜者威權財用今日已後所憂者治亂安危國家有天下二百年陛下承宗社十一葉豈得以小忿而忘國家大計豈得以小恥而忘宗社遠圖伏願聖心以此為慮臣前後已獻三狀不啻千言詞既繁多語亦懇切陛下若以臣所見非是所言非忠況又塵黷不休臣

即合便得罪若以臣所見為是所言為忠則陛下何忍知是不從知忠不納不然則臣合得罪不然則陛下罷兵伏望讀臣此狀一二十遍斷其可否速賜處分臣不勝負憂待罪懇迫競惶之至謹奏

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故先淮蔡而后河北則河北服先河北而後淮蔡則淮蔡舊憲宗所以成淮蔡之功賴聽此疏而速返也

論行營狀　白居易

穆宗時河朔復亂命諸道兵出討遷延無功賊取弓高絕糧道深州圍益急居易時爲中書舍人上書論狀不見聽

右臣等伏見自幽鎮有事以來部太原魏博澤潞易定滄州等五道節度各領全軍又徵諸道兵馬計十八十萬四面圍繞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已失深州甚危者豈不以兵數太多反難爲用節將太衆則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以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先封官已敗衂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今李光顏既除陳許節度盡領本軍伏請抽諸道勁兵過前約與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領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鎮州來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自生變改況光顏久諳戰陣素有威名裴度爲人忠勇果決加以明懸賞罰使其憂責在身事勢驅之自須死戰若比向前攜揉用命百倍相懸破賊責功無出於此況太原興王之地天下勁兵今既得人足當一面以此計慮無如二人

退之策淮蔡收之策澤潞皆是如此大約牽合衆軍而觀望不若獨重一軍而深入也

貘屏贊 并序　白居易

貘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爲贊曰、

邈哉奇獸、生於南國。其名曰貘、非鐵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劒戟省用、銅鐵羨溢。貘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鑠鐵爲兵、範銅爲佛。佛像日益、兵刃日滋。何山不劃、何谷不隳。

銖銅寸鐵、罔有孑遺。悲哉彼貘、無乃餒而。嗚呼匪貘之悲、惟是之悲。

雖屬小文殊有意理

天論上　劉禹錫

劉禹錫字夢得系出中山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歷淮南書記入爲監察御史後又擢屯田員外郎竟以王叔文黨貶斥禹錫久落魄乃多諷託幽遠作賦論以自見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徠。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隲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剌異。迅震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跖蹻焉而遂、孔顏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

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之云、而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揫斂。防害用濡、禁焉用光。斬材窾堅、液礦硎

芒義制强禦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爲公是非爲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族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爲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人事耶惟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招奚預乎天耶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

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耶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恒在佞而罰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耶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爲耶任天而已法小弛則天

人之論駁焉今人以一已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恒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恒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劉禹錫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群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群次乎邑郛求蔭於華榱飽于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郛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郛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

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去乎人也信矣古人之曷引天為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濰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為濤也流之泝洄不能峭為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

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沉亦天也阽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沉有不沉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沉一以濟適其數乘其勢耳使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

有疾徐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勢耶答曰天形恆圓而色恆青週迴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恆高而不卑恆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為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尤者耳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耶答曰若所謂無

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恒資乎有必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爲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燭耳彼狸猩犬鼠之目庸謂晦而幽耶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耶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也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耶

華佗論

劉禹錫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爲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佗術實工人命繫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耶遂考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醫不能生始有悔之之歎嗟乎以操之明略見幾然猶輕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反其恚執柄者之恚眞可畏諸亦可慎諸原夫史氏之書于册也是使後之人寛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諭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悔悉書焉後之惑者

復用是爲口實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寘于理矣或必有寛之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耶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難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謂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殺昭昭然不足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而廣耳吾觀自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殺材能衆矣又焉用書佗之事爲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

衆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
管仲謀近霸者文衆有高名然猶以可懲爲故事矧
他人哉

其言反覆激宕使人深思

明贄論　　劉禹錫

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執贄之道自天子達焉大
芬芳在上臭達於下而温粹無擇有似乎聖人者鬯
也故用於天子清越而瑕不自揜絜白而物莫能汙
内堅剛而外温潤有似乎君子者玉也故用乎諸侯
執之不鳴刑之不嗥似死義者乳必能跪似知禮者
羔也故卿執焉在人之上而有先後行列者鴈也故
大夫執焉耿介而一志雉也故士執焉視其所執而
知其任是故食愈重而志愈卑位彌尊而道彌廣耿

介之志唯士得以行之何也務細而所試者寡宙卑
而所蔽者衆言未足以動聽故必激發以取異行未
足以應遠故必砥礪以沽聞借令由士爲大夫捨雉
而執鴈其志也隨之矣耿介之名不施於大夫矣況
其上乎然則爲士也不思雉之介爲卿也能思羔之
禮歟今夫武者不明分推理而觀之則曰此居下而
嗜直者是必得志而稔其訐矣彼當介而務弘者是
必處高而肥其德矣曾不知訐當其分則地易而自
遷弘非其所則志遂而無制矣於戲貴士以卿大夫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沈亞之

對臣伏念目之包明其在昏夕之時則與盲者等及屬日蒙光乃能辯玄黃披萬類傑智之才其處濁俗之中則爲愚者混非遭聖偶時安能調陰陽育萬物其理一也盲者雖蒙光莫能視愚者雖蒙聖莫能智其理一也故舜禹翔其光於上益稷之徒刷其視於下其由懸白日而省離婁也三代以降君之光微臣之智狹見其手而迷其足覩其前而昧其後其由舉燭螢而臨庶目也今陛下神光動天鑒彼幽塞猶懼理有未至故親省群言而臣瞽愚非能踰於智傑副陛下之淸問臣以相與貢臣以賢良應詔微臣所冐非任當伏竄棄之尤不足以塞罪乃輙伏進所言伏讀廥問周視聖旨見陛下思天災之病也臣愚以爲皆由尚書六曹之本壞而致乎然也今請統而條指之廥問有念人俗之凋訛及于卒乘之數貨幣之資臣請以今戶部兵部之壞舉之廥問有思才刪於文武本固在於士農臣請以禮部工部之壞舉之廥問有欲以辨行之眞僞臣請以吏部之濫舉之廥問有朝廷之闕臣請以刑部之失舉之廥問有四方之獘臣請以山東釐石之急奏之夫尚書六曹之設猶人之有六腑也耳目口鼻之樞繫于元首手足之用關于肘膝其血氣根脈皆統於六腑符而命之然後能動用失其用者非邪則昧夫人莫不尊其首故足司其所履指司其所執百體之司各勤其用則首安其尊而不勞首之處身猶君之居上也百碎以位則君安其尊而不勞明矣今尚書六曹外雖備其官而中實謬令人俗凋訛者其由戶部之綱不理也昔在開元最爲治平當時西有甘凉六府之饒東有兩河之賦仰給之卒不過四五帥其餘利殖所入盡與齊人四十年間富庶滂洋之若是及一日上時昇平之功相肆威驕之狠直言得死諫色獲進轉掌之間淸蹕巡于巴蜀矣今西凉爲虜兩河爲兵盡開元天下之兵不過當今數郡之卒勝衣之農而百徭出矣瘝役重繁不勝於籍權之不顧其害刑之不問其深危苦衆多欲無凋訛不可得也兵部之選武士亦謬矣夫試射百中爲重馳射次之馳戈亦次之此武夫賤者

古文國璋集　卷之二十七　孟　唐文卷七

之安業也，而真者百無一焉，其餘盡買豪奸之草役
者，以僥冒入奮戈戲馬者，亦得中名，則倚肆官人之
子弟。彼安能致武之所用，顧欲占籍自恃，以逭徭於
鄉閭耳。而欲卒乘貨幣之充强，臣未見也。今兩河之
間，至於幽薊，連屬西邊北邊，而仰給之卒，多於其土
之齊人十九，在兵部者所操曾不能制一校尉。而況
紐其綱乎。古者兵農之一體也，三時務農，一時習兵。
故春耕而夏植，秋藏而冬講武，誠願使兵部之綱紀。
根於古道之要，兵部之令加於將帥之臣，則本久益

大矣。何卒貨不充於古哉。今禮部之得進士，甚為清
選。而以綺言聲律之賦詩而擇之，及乎為仕也，則責
之不通天下之大經，無王公之重器。今取之至微，而
望之甚大，其猶擊牆垣而望曲齊於韶濩也。今仕進
之風益壞矣，必以陰詐為朴，陽明為狂，顧以武為汙
矣，而況兼學乎。陛下何不令禮部之臣督其所業，雖
考其所能，則人可化矣。夫惟博大之士為能兼學耳。
大持綱舉維，非博大之士不能也；夫求博大之士，非
竭誠不能也，故殷宗之竭誠感於夢而得傅說，周文

凡內府之役作其峻計品甚大約領于中人外不可稽核也

之竭誠感於兆而得太公。陛下如能用殷周之誠而
求之。何患用才之不至矣。今工部之綱不舉，其由百
工之不條理焉，且務於捷濫，則能速壞，惑於邪巧，則
多改作，速壞相仍，改作無已，欲使財費之不窮，工力
之不竭，臣未見也。夫堯之功，與天比覆，居於土階之
上，蔭於茅茨之下，土簋而其，禹親勤理水而卑宮室。
是二君者，非不能極巧侈之端，故處陋而無厭，蓋欲
使天下之人自然而儉易從也。而周官百工之職一
於六職之書，詳矣。其後昏君亂主，未有不極游觀之

樂，窮巧侈之娛，恣羅紈之靡，雖有生植之衆，不足充
虞人之裁，雖盡隴畝之農，不足塞百工之役，雖竭蠶
婦之勞，不足給綺綵之廣，秦隋之末，君不如此，不足
以隳宗社。今仕家不著籍於鄉閭，亦已久矣，則農夫
唯恐他業之不容於趨也，安肯顧隴畝而戀其本哉。
伏願陛下仰堯舜禹之聖敬，畏秦隋之敗釁，念漢文
之節儉，凡在百工之用，關於將作內作技冋者必使
統於工部，以觀制作之度，使勞費之悠，不起於下人，
則堯聖禹明，周規漢儉，唯陛下擇耳，何止士農之周

吉鳴亦患日日之脉故有瞽之十皆以着

舉為可行

業哉、今吏部之補吏歲調官千餘，其試以偶文儷語之責，程以二百字為準，考之能否，以定取舍，直使其人真能然，尚何以補，況十九皆偽人乎。以此而求其實，不可得也。且比吾之利，莫耶之才，雖巧用不能雕咫尺之木；鷙鳥之羅，雖善掩者不能拘蚊蚋。如使恢宏博大之士，拔心銖舌於此辭，而其道安可見乎。陛下何不命群官立於朝者，歲各貢其所知，各以其所長試之，各以其器任之，不勝其任者，罪罔上。闕其貢者，罪蔽賢。而冷闇者，爵逾次。禮部吏部以時舉籍，刑

部督其不察，如此則人人爭好賢，人人務克己，何患乎真偽不可辨哉。今朝廷之闕眾多，其最急者，刑部。刑部之綱不舉，其由賞罰之不信。勅命迭降，而其旨相違，故有行之於今日，而廢之於明日；罪之於此，而赦之於彼。是慢易欺詐之數耳。欲無枉撓，不可得也。誠願斥其煩苛，去其相逾，則人人易守難犯，然後命儒賢究掌之。不明於此者，不得為刑部之官。無令猾賊之徒，輕身重貨，舞法以自弄。如此則清矣。賞信刑果，則遠罪脩己之風序。今非立於闕，蓋將病且痾矣。

用皇甫鎛之徒則涉又中矣

夫病者其在皮膚則易也，六腑尸繆，氣非所經，而其體痾、不亦危乎。臣請以醫方之言，論國之病，伏惟陛下察焉。臣聞良醫之理痾也，陳以奇方，伐以猛餌，外以針火、導其血絡，藥病相攻，戰於其中，及痾解病瘳，六腑亦憊，於是蜎良藥以材，調德膳以味，從而補之、然後六腑平，百體正，內強而外和矣。夫代之悲醫則不然，必使病勝而形羸，不危其身者稀矣。三公六曹、國之六腑也。果刑信賞，國之筋絡也。九州百郡，國之四體也。四之八蠻，國之外膚也。驕荒潛異，國之痾病

也。嘉謀長策，國之奇方也。強將勁兵，國之針火也。禮樂法度，國之德膳良藥也。夫百骸居於外，六腑列於內，相假而成生，相致而動息。本為一身也，及一腑失理，容而不攻，其久且大，攻而不除，其久為痾，除而不補，其久復發，為療難矣。臣以為天寶貽痾，始於一支而容之，浸及百體，幾危其形。玄宗肅宗除而不終，痾及與元。德宗之時，又無良臣可進內強之術，而攻不克。先皇攻於除，而不攻於補。今乃復發於幽薊，居國之左右。又有西戎之癘，居於右掌之膚，涉胱逾肘。今

京師至涇隴五百里相接以爲喉見無五百里者乎

已及肩。何以知其自掌而及肩也。以安西至一涇隴一萬二千里。其間巖關重阻。皆爲戎有。由此知其及肩也。則王畿界戎無五百里。此肩之去喉能遠乎。柰何容而不除也。此皆發于中朝之關而流其病也。若四方之喉莫若山東隴右之急。若武備之不至。又請詳衆之夫聖人之毋萬物。必體天地之功。故以陽爲文教。極其光明也。以陰爲武備。盡其肅厲也。夫陽盈則韜而陰藩之。陰盈則復而陽濟之。故能相理而不亂。五月陽盈。使一陰居其關。明正陰之有位。而盜陰

田弘正也

張弘靖也

不生也。故聖人因之以武備。至於十一月陰盈。包將來之陽。可大可久也。故外作雪霜以厲之。恐傷陽之道也。内斋燠而養之。使其爲文爲光也。故聖人因之求賢以爲輔。雹凍霜雪。禁其焚燕陰用也。故聖人因之以正刑。雷風爲前驅。蕩其所不通。濫光從而暘之。陽德也。故聖人因之以文宥。是以聖人之德文雖先而武備不去。前年淮夷擒。齊魯滅。常山死。幽薊歸。臣未見制法有方法也。而議者且以爲兵可戢也。遂用寵將守常山。滯儒臨薊北。不旋踵而賊氣復作矣。伏

社牧之說李栝其討澤潞使河陽軍萬人突天井之口而不戰只以此武武寧兩軍

願陛下愼動誠盈。無傷陰之大候。且行在在使人聚兵在立勢。夫百舸之重。百蹄之牛。不能推其轂。如措之峻岅之上。擾之力者不盡數牛。及轟然而遷。則牛足之運。不給輪奔矣。此立勢之樞也。今兩冀之兵。其由病者之再病也。入虛而強屐。獨有立勢而誅之。立勢之急在於聚威於深棣。實力於滄定。然後以趙魏臨常山。環兵而攻之。則冀馬之縱不望合於燕蹄矣。以太原之師入薊丘。則易水之東左臂不能傍運矣。此拘燕困冀之方也。如其擒縱之法。出於一時者。則

欲擒上黨亦是此意

名將而用耳。如其威不聚於急。力不實於危。雖有名將。不能爲也。陛下見西制戎北制虜。壁壘之勢。盤連交錯。兵甲之多。賞勞之厚。以爲戎虜之畏此而不敢犯塞。今以刑賞之不信也。而戎臣以自入士卒虛名占籍者。十五不啻。日夜飛金璧。走銀繒市言。唯恐囲圉陂池之不廣也。簪珥羽釧之不侈也。洞房綺闥之不邃也。不如此不足以積怨勞卒。及寇來則必閉壁閉兵無敢出擊者。如昔日戎戈東刃。陛下將安倚乎今北虜猾夏猶已事嫁矣。而西戎之虛盟安足信之

不可無虞也。夫人情有勇怯，地形有險易，勇怯可以習制，制之以刑，則士怯；樂之以利，則士怯；借之以勢，則士怯。假如陟險利强弩，以持重者據之；平陸利騎戈，以捷手健蹄者兼之，此得勢而士怯也。今士卒之獲戎者，得其馬羊牛雜畜及衣裝寶貨，皆與之，無令有所奪，奪此顧利而士怯也。蒙兵失律者皆誅，此畏刑而士怯也。如此而用，勇倍百矣。臣嘗仕於邊，又嘗與戎降人言，自瀚海已東，神烏、燉煌、張掖、酒泉，東至于金城、會寧，東南至于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鎮、十

五軍，皆唐人子孫，生爲戎奴婢，田牧種作，或聚居城落之間，或散處野澤之中。及霜露既降，以爲歲時，必東望啼呼，其感故國之思。如此，陛下能不念之。臣意西戎今冬當踰河拒北虜，明年必大入靈武，寇西城。先擊監宥，誠能因此時詔寧、隴、邠、涇及南梁皆會兵計事，獨得以老弱留謹烽，其他少壯及騎士皆持裝佩鹽糗，令邠寧、涇原軍皆出平涼道彈箏，邠寧軍北因崆峒守蕭關，涇原軍西進木峽關，鳳翔軍踰隴出上邽，因臨洮取鳳林關，南梁軍道鳳踰黃花，因狄道會隴西。得其利則擊，因其牛羊足以供具，各以輕騎入賀蘭，撫諭其遺人，飛檄流勢，延而益西，則故地盡可得也。如此，則王畿之內，安有警烽之虞哉。臣固曰四方之獘，莫若山東、隴右。今策臣之目曰直官極諫，則言無所不直，直不懼於罪也；若諫無不極者，今百不盡臣之一二焉。何者？答問之所及，或未利於國，臣雖欲竭之而不解，則懼執事之臣不肯也；廉問之所不及者，當臣之所蓄，或有利於國，臣雖欲奏之，臣懼罪言於非安也。而況輟寒之晨，奔光馳晷之下，筆之

條奏，拘以文陳乎。臣所以憤懣之誠，百不及一二也，豈無異日而顧問哉。伏惟陛下察焉。謹對。

其文壯儁有氣，所論用兵之事，極審輕重。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唐文

盩厔縣丞廳壁記　沈亞之

盩厔道巴漢三蜀南極山不盡三十里北阻渭短長之補與南而近其野半爲澤麓狐鼠脩橧而居雖善捕伐不能無傷於稼說者以爲漢武帝嘗夜出射熊於是而田人輒留執帝從者由此觀之民情阻很古爲難理時猶遏畏指諫即稍罷然佞臣竟以帝恥不

忘遂籍民人田爲五柞長楊矣今又徙甌越卒留戍邑中神策亦屯兵角居倶稱護甸而三蜀移民遊手其間市闠雜業者多於縣人十九趨農桑業者十五又有太子家田及竹圃皆募其傭藝之由是富民豪農頗輸名買横緩急以自蔽匿民目名欺偷淳詐相樛雖賢宰處之而丞與曹或不類亦不能盡枉直之情也夫丞之職也贊宰之政以條諸曹其有不便於民者丞能得不可令丞也余從祖居之既備蔵民諍不作如此則宰之所宰丞之所贊可謂知方也已長慶初余思相如進諫之風南歷長楊至於射熊五柞訪其遺跡因退舍是邑遂悉論三川俗里之事題於丞之署云

序古嶔崎便足佳觀

西邊患對　沈亞之

元和十有二年夏六月亞之西出咸陽行岐隴之間採其風俗西土戶降故老爲余言邊之所以爲患可痛之狀辭甚條悉或短曰微叟以西戎蠕蠕之旅而爲邊出若言使開北塞何奴雜虜之風叟胥不哭也蓋天子之憂甚勤與師長分節符給所用以事邊何困對曰不然今言所以爲患者非一因此而邊兵不得習伎險不得爲固百姓不可爲生如此吏尚輕易之然則北虜匈奴雖以逸馬強弓乘嚴寒時南馳其

來衆不過數千其所掠民財貨一人所擧而已猶驚隼不能止屯兵留塞且北迴千里而屬烽望其與塵知奔跡之幾視其狀則烽燧次發然後收民畜嚴壁而待之且每歲八月戎有清野之火使其馬無所食彼縱至不暇解鞍而旋矣而西戎則不然其衆蟻聚多包山川沮陸之利其兵材雖不能當唐人然其策甚遠力戰不患死所守必險所取必地而唐人單中以爲材不能皆易之故自安西以東河蘭伊北及西涼至於會寧天水萬三千里凡六鎮十五軍皆爲西

西戎有由易而見下也聞其始下涼城時圍兵厚百里伺其城既窘乃令能通唐者告曰吾所欲城耳城中人無少長即能東吾亦謹兵無令有傷去者城中爭號曰能爾即解其後取他城盡如涼城之事由此人人皆固生無堅城意自得其策以來爲語相傳尚近奈何客獨不聞其說乎岐隴所以可固者以隴阨爲阻也昔其林比繁故戎不得爲便道今盡於斬伐矣而陷者無不達且又虛兵號與實十五又有非戰鬬而役入山林伐麏鹿熊羆麝豪豕是從者居十之

邊將精神不在夷虜而在朝廷古今同病

三窮岩障芟繁取材斤聲合鬥不息于寒暑是從者居十之四發畜粟金綿文松大梓奇樹珍禽熏臭之具挽輓於陸浮筏於渭東抵咸陽入長安部署相屬是從者居十之二其餘兵當守烽擊柝晝夜捕候者則皆困於饑寒衣食或經時不賑顧其心徯望幸非常尚能當戎耶是皆賴主上聖神彼戎畏其化而不敢東刃今岐隴之土甚磽而農食不充耗秭衣結縷無完布其租稅納粟官一而耗倍細吏遷法而要賂賂厚者雖逋亦寬之粟雖後至必亟與符賂薄者或

稽一日即白吏笞之粟當輸則曰次當其人又當其人故有累日而不得者其他徵徭倣此農蠶所獲不能出其費尚無不怨吏是民由蓬息而處又何聊生今所患衆多其略可痛如此長吏終不省尚輕易之噫奈何爲不困

凡邊境之壤未有不先自弊其人以資敵者故不患有強虜而患無良吏也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皇甫湜

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

對臣伏見陛下徵天下之士親策於庭求賢思理亦云至矣然臣未知將以爲虛策乎將以求其實效乎以爲虛策則後之縉紳者觀書於太史氏曰天子之憂人如此急賢如此徵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禮而問之斯亦足以爲名矣若以得人爲務社稷之計爲心則不宜待之如是也夫王者其尊如天其威如神以談問先之以禮貌接之造膝而言虛心以受猶恐懼殞越而不得自盡其所懷況乎坐之階庭試以文字拳曲俯僂承問而上對乎且天下之事難一二以疏舉臣所當言又有非臣下所宜聞知清問所不該又鬱而不得發强附之於篇考視者必以爲餘煩又擯而不得進陛下何惜一賜臣容足之地於冕旒之前使得熟數之乎可采則行之無用則罷之何損於明也然臣不敢有望於是謹旁緣聖問粗竭愚瞽儻陛下憐察其志而寬其誅賜之當日之間而卒其說則覆照之下形氣之生孰不甚幸制策曰蓋聞

昔之令王體上聖之姿御大寧之時猶懼理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懼動之不中也咨諫以闡道矧惟寡昧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警風波之虞求賢咨諫豈敢怠忽至若窮神知化以盛其德經緯文武以大其業考古會極通教化之原明目達聰周視聽之表斯夙夜之所志也子大夫將何以匡逮而致之乎此陛下之憂勤如此臣聞堯舜以有天下爲已之累而不以位爲樂也臣又聞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失之也必在慢之今陛下念前王之戒而不敢怠忽思

爲國之經而不忘夙夜求賢咨諫延及微士臣有以見堯舜之心矣夫法天地之道以施政順陰陽之和以育物事無不序動無不時此窮神知化之盛德也武以止殺禁暴則兵宜戢文以經邦濟時則化必行此經武緯文之大業也崇禮而明義好士而尊儒斥魏晉已降衰末之法稽周漢已前盛明之禮斯考古會極之方也任賢而勿貳招諫而必行屏近習之邪佞進周行之骨鯁斯明目達聰之道也抑臣又聞先王所以不視而明不聽而聰披頸負之明斷非僻之

豬其道易知也蓋左右僕御惟正之供必有知養必有知禮者出使足以盡情僞居常足以助聽覽左右之臣既如是矣而又日以公卿大夫講論正事史書其舉官箴其闕以至於百工庶人莫不諫而謗焉濟濟之士爲之股肱赳赳武夫爲之爪牙此所以永有天下也今宰相之進見亦有數侍從之臣皆失其職百執事奉朝請而退而律且有議及乘輿之誅未(天子陽立下旋良可懼)知爲陛下出諫喉舌者爲誰乎爲陛下爪牙者爲誰乎日夕侍起居燕遊與之論臣下之是非賞罰之臧

否者復何人也股肱不得而接爪牙不足以衛其何獻替之有若夫褻狎戲殘之徵褊險之徒皂隸之職豈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內膺腹心之寄外當耳目之任乎此貞夫義士所以寒心銷志泣憤而不能已者誠能復周之舊典去漢之末禍還諫官史官侍臣之職使之左右前後日延宰輔與論義理有位于朝(國家人主論治未有不由此者)者咸引而進之溫其色以安其意久其對以盡其詞可採者必行有犯者無罪王之爪士宜擇公卿大臣惣統而分理之則政不足平刑不足措人不足和財

不足豐蠻夷戎狄不足臣休徵嘉瑞不足致矣又何慮乎視聽之表有所不周乎制策曰自中代已還求理者繼作皆意在砥礪而効難彰明莫不欲還朴厚而澆風常扇莫不欲遵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進莫不欲近莊士而忠直常疎莫不欲勉人於義而廉隅常不修莫不欲禁人之為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謬盩豈無根源者臣聞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王者之謂也故人不從上之令而從其所行夫上古之君躬率以正軌度其流恕已及

物自誠而明此所以其化如神天下如截也中代已還則異乎此至誠不著而欲任法以防人忠信不行而欲縱身以撿物雖砥礪其意而事實不符此所以有其意而無其效也夫欲人之朴厚而不先之以少私寡欲無為至誠所以澆風常扇也欲人之儉約而不率之以卑宮菲食沉珠貴穀所以侈物常貴也欲遠小人而好悅耳之言所以巧諛常進也欲近莊士而惡拂心之慮所以忠直常疎也欲勉人於義而貪濁在位所以廉隅常不修也欲禁人為非而法則不

一所以抵冒常不息也則謬盩之本其在茲乎陛下誠能一皆反之其効可立彰明矣制策曰爰自近歲仍敷大澤霜露所墜霑濡必同滌瑕穢以道人心省徭役以豐物力蠲田租以厚農室葺國學以振儒風督廢職以補維綱審衆官以序賢俊廣繼先志臻乎治平而改行者未聞輸勞者未艾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乏才之嘆未輟於終食蠹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豈丕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

豈不得其門事繁而每失乎佇聞嘉言無或隱諱者臣以陛下滌瑕穢而改行者未聞政之不自其本故也夫欲人之改行率德慎明賞罰不濫滌瑕穢也故賞當善罰當惡天下曉然逃惡而趨善賞當功罰當罪天下聳然遠罪而趨功則人自為理而上無為矣此堯舜之所以蒞天下也夫賞罰皆報也賞之失稱罰之不當咎孰甚焉伏見兵興已來開權宜之道行苟且之政臺省之官王公之爵濫於州郡遍於輿臺將帥之臣借緋紫而使令定宮位而奏請名器均於

土芥授柄於爪牙此其所以賞人而人不勸也州縣之斷獄月以千數連年累紀未聞有一疑獄而上于朝者未聞有偏人而訴于王者豈天下長吏盡如皐陶哉律令格式具而不遵鄕縣州府各自爲制所怒則專殺居常則臆斷人過且不知其所避而能自遂不其難乎況乎賦役之不恒衣食之不足尚不懼死焉能避罪此其所以罰人而人不沮也賞之不勸罪之不沮欲人改行其或難焉雖滌其瑕穢惠奸貸法而已又何爲也伏惟陛下慎用賞賞必當功則天

下之善勸矣慎用刑刑必當罪則天下之非沮矣夫擇人而任之則僭濫不作富庶而教之則廉耻自生如是則無所改其行無所滌其瑕矣又何足憂之哉陛下省徭役而輸勞者未艾小惠未遍而有司長吏或壅而未承故也若陛下加惠而俯察之則物力何憚乎不豐勞者何憂乎未艾乎陛下獨田租以厚農室而人猶艱食者生者猶少而費者猶多故也商乘堅而厭肥工執輕而仰給兵橫行而厚祿僧道無爲而取資勞若頓瘁終歲之絶瀕於死而爲農者亦愚

且少矣況乎兩稅不均失變通救弊之法百端橫賦隨長吏自爲之政乎若困工商老釋之邪末均田野布帛之徵稅禁橫暴之賦減鎭防之兵則耕者如雲積者如山矣臣請再爲陛下精言之夫既瑰奇之貨斥雕琢之淫則工商之道自息矣黜異端之學使法不亂而教不煩則老釋之流當屛矣且天下所以惪惪然者豈非以兵乎使稅之原而可行蠲徭役者豈非以商乎今昆夷未平邊備未可去中夏或虞鎭防未可罷若欲生就其功則莫若減而練之可也今之

以練兵爲汰兵

將帥勝任而知兵者亦寡矣怙衆以固權位行貨以結恩澤因循鹵莽保持富貴而已豈服教訓以時服習其任乎今若特加申飭使之教閱簡拳勇秀出之才斥屠沽負販之黨則十分之士可省其五矣夫多而無用僞若少而必精乎又比者州府虛張名籍妄求供億盡役其給以豐其私今若核其名實糾以文法則五行之兵又可省其二矣夫衆之虛僞若寡之實乎一則以彌兵一則以寬賦兩得其便何爲不行若江淮州郡遠寇戎屬清平自非具使令備儀注者一切可罷以其經費

代徵繇薄通懸然後愼擇長吏曲加綏撫不四三年
而家給而人和則横暴不作賦歛自均至理而升平
矣尚何虞於人猶艱食乎陛下葺國學以振儒風而
微言尚鬱者蓋其所以干祿而得仕者以章句記讀
而不由義理故也若變其法則可以詠其獎矣陛下
脩廢職以補維綱而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者庶工
之罪也今職備而不舉法具而不行諫諍之官溢員
不聞直聲彈察之臣塞路未嘗直指公卿大夫則側
合苟求持祿養交爲親戚計遷除領簿籍而已興利

之臣專以聚歛計數爲務共理之吏專以附上剝下
爲功習以爲常漸以成俗標異而圭角者悔吝旋及
和光而淈泥者富貴立須雖陛下焦勞聰明如此之
切至理何益矣伏請下明詔爲畫一之法使居是官
理是人職是法者必有明績然後許遷擢考功之殿
最無敢阿比而于刑司則能者日進不能者日退而
庶工立事之績將褒揚記述之不暇矣陛下備衆官
以序賢俊而乏材之歎未輟於終食者猶奉上者遷
之太亟居下者剋之太深故也古之取人也拔十得

但抑賢才而官爵未嘗不濫言之能兼病偉

五猶以爲多也曲輪直桷各適其用今則不然舉於
禮部則曰幽牀凡陋而不可採遴於吏部則曰聲名
虛浮而不可用工文者則懼華而不實敦質者則懼
朴而寡能冠蓋之族則以爲因依微賤之人則以爲
幽險上求之愈切下搜之彌深夫士何負於有司而
乃蹇頓之抑剋之如是哉才能如積鬱抑居下一朝
闕輔相之職卿士大夫之官求之不得則曰岳不降
神時之乏人於是循環其所已用者遞遷居上者不
知格限無聞聲績或一時三拜或再歲九遷是以位

高者嘗能也是仕進之門常闢而天子之官天子之
權當途者五六人迭居持之而已以陛下之明聖夫
豈不欲國之得人乎以宰相之公忠夫豈不欲人之
足用乎蓋從來已久因循如是耳伏惟陛下曲勑朝
廷州府令每歲各舉所知於禮部吏部於計偕常選
之中訪察推擇得其人則待以不次之位遇以非常
之恩不得其人則必行殿最以懲踰濫則周之以寧
舜之可封坐而致矣乏才之歎何有於聖朝乎陛下
謂盡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不行

而政未光大者由有司長吏不得其人也捨人務政雖勤何益臣伏見赦書節文周備纖悉然空文虛聲溢於視聽而實功厚惠未有分寸及於蒼生主德不宣王澤不流雖陛下寤寐思理宰相憂勤奉職不可爲也夫將直其枝必正其根朝廷乃根也州郡乃枝也今朝廷之號令有朝出而夕改者矣主司之法或有昔破而今行者矣伏惟陛下正綱以張爲目澄源以清萬派則四方大幸矣由是言之非道廣而難濟事繁而愈失也實承詔將事者之罪耳制策曰周之

受田有經制漢之名田有恒數今疆畛相接半爲豪家流傭無依率是編戶本爲交易焉得奪富以補貧將欲因循是曰損多而益寡酌於中道其術如何者臣聞古之道不可變也古之法不必行也夏之桀殷之紂周之幽厲井田法非亡也而天下大亂我太宗玄宗井田法非修也而天下大理夫貞觀開元之際不受田而均不名田而贍者朝廷正法令行一人之寬得以閒一吏之犯得以除由此致也是法之舉化之成則由自均人自贍而天下陶然化矣豈待曲防

而事爲乎其與貞觀開元非異時也法苟未行政苟失職徒易其制更擾人歛怨而已矣制策曰取人惟其行不必文采命官惟其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才非錯綜而遍知不必文采爲重輕而士可進退不必資考爲程準而吏有條貫適變矯枉合於良規者今之取士以文學記誦爲法其素履貫行則無門而知使由文學而進者往往犯奸贓爲梟獍此誠甚弊也乾元以還版籍斯壞而所在游寄莫知所從伏請勑天下人士未歸者一皆復貫願留者則

令着籍置鄉校縣學州庠以教訓其子弟長育其才志自鄉升之縣自縣升之州自州升之禮部公卿子弟盡育于京輦者則使之必由太學然後登有司如是則其幼弱其壯老發言舉足云爲趣進皆可得而知矣然後參以才藝試其器用誠取人之急務伏惟陛下裁之若資考之限其章句之庸才資廕之常調者宜仍舊貫賢能之士則皆行臣獨者之謀從有司長吏之舉其賞必行其法信焉可已也制策曰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壽群生仁衆姓徵於

前訓而可據設於當代而易從勿猥勿幷以稱朕意者臣聞古者山林藪澤皆有時禁動作之爲害無差月令則六氣以序百祥以來而懷生之願莫不濟仁壽之域矣今捨此而不務殺胎毀卵傷仁撓和而使諸夷之法以正月五月九月斷天下之屠欲蕃物產而祈福祐斯亦誣矣伏惟陛下動遵月令垂訓可據之文事循時禁當代易從之道行之而不已執之而有恒則帝皇之美遠想於今日矣謹對

對策　劉蕡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文宗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廷策之蕡對是時第策官畏中官睚眥不敢取河南府參軍事李郃獨爲之申官深嫉誣以罪貶蕡柳州司戶

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地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治其則不遠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祗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乎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旱在致精誠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廩窄畜本乎冗長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

行。則技業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
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遊。念令煩而治鮮。要察
其行否。審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延待問。則小
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
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姦豪之志。則弊
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于下。邪正之道
分。而治有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充。至若夷吾
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
先。不若唐堯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舞于羽非

大德之中庸。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爲陛下道之哉。或
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膽爲陛
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者。
在陛下愼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
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
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
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
王者當奉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始終。必
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

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執契以居簡。無爲而不
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
弊。百僞滋熾之漸乎。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
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
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
者國必危。陛下所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
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
宜先及之。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
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爲陛下備

論之。夫繼故不書卽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
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
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闇寺弒吳子餘祭。
書其名。譏疏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
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誡。明法度之端。則
發正言。履正道。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
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顓其任。庶寮得以守
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
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

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
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按春秋定公元
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
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
寄，閹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
得正其始，況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
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
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專王命
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

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
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按春秋晉趙鞅以晉
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
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
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
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
海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爰盎當車而抗
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
知之矣。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

此有見于宋申錫而言耶

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
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
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
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
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
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
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
憂。裴回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
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

危之謀，求定傾扶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
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
其所宜憂。既不得治其前，當治其後；不得正其始，當
正其終，則可以虞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
宵旰之憂矣。臣前所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
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舜之爲君而天
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
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
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強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

取舍至秦二世漢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網紀未紀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

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彊臣竊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

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終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雖國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今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國權兵柄顯於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

當時尊兵者皆盜賊耳兵非天子之兵將非天子之將也而天子之兵之將則又以宦容監之樞密主之矣故黃于此復言以

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于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即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修之也則人不勸而自立導之也則人不教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

矣柄歸于將也

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無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正將爲忠人之明難〇㤗倫知文宗獸〇皆其亂耳知人則任賢而去邪正將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而不私其左右聚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洽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

中而成於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救災旱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

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誠而旱不害物文無卹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將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

遊惰之人以篤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繇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叙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而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

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書一官宜正名
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
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
人無所措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
井田以制軍賦閒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
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
邦家式遏亂略太宗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閑
歲則橐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
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

不主武事止於養階勳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
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
農夫如草芥誅不足以剪除姦宄而詐足以抑揚威
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羈紲藩
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
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
無伏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
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
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

周之制自邦畿以形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
猾姦之彊無踰撿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惰業繇學
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
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臣前所謂
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者臣以爲刺史之任治亂之
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強恩可以
惠孤寡強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曾更
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
當任此官則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繇

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
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
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繇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
于恥格者繇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
衆可罷斥遊惰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治
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審而
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
煩而治鮮得非揚之者有蔽欺乎臣前所謂博延羣
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豈敢愛死其

昔鼂錯爲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僇然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慘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同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此等語太直韓非之所以說難而死也讀亦有焉）

上招討宋將軍書　羅隱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旭肆螫而東南一隅爲之枯耗其後吳卒以良山叛則東西浙之筋力殆矣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賓爵諸葛爽秩安文祚皆自盜而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淮饑汴滑以東濮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梃白棒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尙君長等凌突我廬壽焊剝我梁宋天子以蟣虱痒痛不足犧爬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爲節度非方鎭之無帥

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開羣盜已拔睢陽二城大梁亦叛棄自固彼之待將軍其猶沸之待沃壓之待起也而將軍朱輪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衞者乎復俾將軍誅翦草寇者乎昔韓之醫良而性嗇故爲人治未嘗剔去根本欲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沽直因以藥稔之而疽潰商斃商之家長於韓韓侯屍其族而籍其有無且二賊蓄

壽春陷賴上側亳社掠合肥經營於梁宋其爲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婦女輦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慘毒不解殺傷驅輦之不已乃將軍爲之非君長仙芝所爲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大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戰敗不謹或伺候輜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今將軍勲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擄掠仕伍鞭撻傀運以思度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爲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復授禁秩俾

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戮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躡蹤之辭

此宋威也時詔河南方鎮盡聽威處分而威僅一破王仙芝于沂城旋僞奏仙芝已死散遣諸道兵不三日而州縣奏仙芝攻剽如故詔復發兵士皆憤怨思亂又疾張自勉而廢尚君長則黃巢之亂首壞其事者乃威也

復佛寺奏

孫樵

此奏勁折有氣

賤臣樵上言臣以爲殘蠹於民者羣髡最大且十口之家男力而耕女力而織雖乘樂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羣髡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絲縠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髡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羣髡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戶一百七十萬困於羣髡矣武皇帝一旦髮天下羣髡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

知生地陛下自即位巳來詔營廢寺以復羣髡自元年正月洎今年五月斤斧之聲不絕天下而工未以訖聞陛下即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萬髡如故矣臣以爲武皇帝即不能除羣髡陛下尚宜勉思而去之以蘇疲氓況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事明之開元之間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事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餘力今陛下即能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有餘而陛下之民力不足邪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籍而爲

伍春夏繼之家以力耕稼秋冬叢之將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其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兵力不足也今陛下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華宂將何以踵開元太平事邪貞觀已還開元戶口最爲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即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又欲以百七十萬給於華宂是七百萬

無羨賦矣即今戶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也即其鹽鐵不可除而榷筦加算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大夫諍於前言未及終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乎聚徒嚮工豈特國門之役乎寧諫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乎陛下則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復之宂止而勿復加已營之寺止而勿復修庶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下最不可去者兵也臣尚爲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使游兵之寺則可以去兵矣）究開元太平之事與其日爲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宂也臣昧死以言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論復幽燕疏

宋琪

大舉精甲以事討除靈旗所指燕城必降但緩路所趨不無險易必若取雄霸路直進不免更有陽城之阨蓋界河之北陂淀坦平北路行師非我所便況軍行不離于輜重賊來莫測其淺深欲望回轅西適山路令大軍會于易州循孤山之北涞水以西挾山而

行援糧而進涉涿水並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寨則東瞰燕城裁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自易水距此二百餘里並是沿山村墅連延溪澗相接採薪汲水我占上游東則林麓平岡非戎馬奔衝之地內排槍弩步隊寔王師備禦之方而于山上列白幟以望之戎馬之來二十里外可悉數也從安祖寨西北有盧師神祠是桑乾出山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里趙德鈞作鎮之時欲遏西衝曾壍此水況河次半有崖岸不可輕度其平處桑城護之守以偏師此斷彼

足將幽燕入契丹未沒故盧龍鎮人猶有存者

之右臂也仍慮步奚為寇可分雄勇兵士三五千人至青白軍以來山中防遏此是新州嬀州之間南出易州大路其桑乾河水屬燕城北隅繞西壁而轉大軍如至城下於燕丹陵東北橫堰此水灌入高梁河高梁岸狹桑水必溢可於駐蹕寺東引入郊亭淀三五日瀰漫百餘里即幽州隔在水南王師可於州北繫浮梁以通北路賊騎來援已隔水矣視此孤壘浹旬必克幽州管內洎山後八軍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蓋勢使然也然後國家命重臣以鎮之數恩澤以

懷之奚霫部落當劉仁恭及其男守光之時皆刺面為義兒服燕軍指使人馬疆土少劣於契丹自被脅從役屬以來常懷骨髓之恨渤海兵馬土地盛于奚帳雖勉事契丹俱懷殺主破國之怨其薊門洎山後雲朔等州沙陀吐渾元是割屬咸非叛黨此番漢諸部之衆如將來王師討伐雖臨陣擒獲必貸其死命署置存撫使之懷恩但以罪契丹為名如此則番部之心願報私憾契丹小醜克日殄平其奚霫渤海之國各選重望親嫡封冊為王仍賜弓器鼓旗軍服戈

此以優遣之必竭赤心永服皇化俟克平之後宜布守臣令於燕境及山後雲朔諸州厚給衣糧料錢別作禁軍名額召募三五萬人教以騎射隸於本州此人生長塞垣諳練戎事乘機戰鬬一以當十兼得奚霫渤海以爲外臣乃守在四夷也然自阿保機時至於近日河朔戶口虜掠極多並在錦帳平盧亦邇柳城遼海編戶數十萬耕墾千餘里旣殄異類悉爲王民彼其衣冠被以聲教願歸者俾復舊貫懷安者因而撫之申畫郊圻列爲州縣則前代所建松漠饒落等郡未爲開拓之盛也。

人少馬多所以其兵特精

上復幽薊十策　宋琪

國家將平幽薊臣敢陳十策一契丹種族二料賊衆寡三賊來布置四進備五命將六排陣討伐七和蕃八饋運九收幽州十滅契丹契丹番部之別種代居遼澤中南界潢水西距邪山盤土幅員千里而近其主自阿保機始强盛因攻渤海死於遼陽妻述律氏生三男長曰東丹次曰德光德光南侵還死於殺胡林季曰自在太子東丹生永康永康代德光爲主諜起軍南侵被殺於大神淀德光之子述律代立號爲

睡王二年爲永康子明記所㚥明記死幼主代立明記妻蕭氏番將守典之女今幼主蕭氏所生也晉末契丹主頭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皆精甲也爲其爪牙國母述律氏頭下謂之屬珊屬珊有衆二萬乃阿保機之牙將當是時半已老矣南來時量分借得三五千騎述律常留餘兵爲部族根本其諸大首領有太子偉王永康南北王于越麻荅五押等于越謂其國舅也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騎皆私甲也別族則有奚霫勝兵亦萬餘人少馬多步奚其王

名阿保得者。昔年犯闕時。令送劉琦崔廷勳屯河洛者也。又有渤海首領大舍利高模翰步騎萬餘人。並髡髮左衽。竊爲契丹之飾。復有近界尉厥里室韋女眞党項亦被脅屬。每部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沙陀洎幽州管内雁門已北十餘州軍部落漢兵合二萬餘衆。此是石晉割以賂蕃之地也。蕃漢諸族。其數可見矣。每蕃部南侵。其衆不啻十萬。契丹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槩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遊奕百十里外。

亦交相偵邏。謂之欄子馬。契丹王吹角爲號。衆即頓舍。環繞穹廬。以近及遠。折木稍屈之。爲弓子鋪。不設槍營塹柵之備。每軍行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匝便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我師。即競乘之。所以新羈戰蹄有餘力也。且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土風曳柴。饋餉自賚。退敗無恥。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中原所長。秋夏霖霪。天時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槍突劍弩。兵勝也。財豐士衆。力強也。乘時互用。較然可知。王師備

邊。彼敵之計。每秋冬時。河朔州軍。緣邊寨柵。但專守境。勿輒侵漁。令彼尋戈。其詞無措。或戎馬既肥。長驅入寇。契丹主行部落萃至。寒雲翳日。朔雪迷空。鞍馬相持。氈褐之利。所宜守陴坐甲。以逸待勞。令騎士並屯於天雄軍貝磁相州以來。若分在邊城。緩急難於會合。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萬卒。小者千人。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全國之兵。此以一郡之衆。雖勇懦之有殊。慮衆寡之不敵也。國家別命大將總統前軍。以遏侵軼。只於天雄軍邢洺貝州以來

設犄戎之備。俟其陽春啓候。虜計既窮。新草未生。陳荄已朽。蕃馬無力。疲寇思歸。適而逐之。必自奔北。前軍行陣之法。馬步精不過十萬。自招討以下。更命三五人。藩侯充都監副戎。排陣先鋒等職。臨事分布。所貴有權。追戎之陣。須列前後。其前陣萬五千騎。陣身萬人。是四十指揮。左右稍各十指揮。是二十將。每指揮作一隊。自軍主都虞候指揮使押當。每隊用馬突或刃子槍一百餘兵。弓劍骨朶。其陣身解鐙排之。俟與戎相搏之時。無問厚薄。十分作氣。槍突交衝。馳逐

往來後陣更進彼若乘我深入陣身之後更有馬步人五千分爲十頭以撞竿鐙弩俱進爲回騎之令陣稍不可輕動蓋防橫騎奔衝此陣以都監主之進退賞罰使可裁決後陣以馬步軍八萬招討董之與前陣不得過三五里展稍實心布常山之勢左右排陣分押之或前陣擊破寇兵後陣亦禁其馳驟轉進蓋師正之律也牧誓云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愼重之戒也是以開運中晉軍掎戎未嘗放散三四年間雖德光爲戎首多計狡黠而無勝晉軍之處蓋併力禦之

厥後以任人不當爲彦澤之所誤如將來救獲驅攘之後聖人務好生之德設息兵之謀雖降志難甘亦和戎爲便魏絳嘗陳五利奉春僅得中策歷觀載籍前王皆然易稱高宗用伐鬼方詩美宣王薄伐玁狁是知戎狄陵軼其來尚矣然則兵爲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精選使臣不辱君命通盟繼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臣每見國朝發兵未至屯戍之所已於兩河諸郡調民運糧遠近騷然煩費十倍臣生居邊土習知其事況幽州爲國北門押蕃重鎭養兵數萬應敵乃其常事每逢調發惟作糗糧之備入蕃旬浹軍糧自齎每人給麨斗餘盛之於囊以自隨征馬每匹給生穀二斗作口袋飼秣日以二升爲限旬日之間人馬俱無飢色更以牙官子弟戮力津擎裹送則一月之糧不煩饋運俟大軍既至定議取捨然後圖轉餉亦未爲晚

觀其議論定是少長邊郡人言言有較練非臆說也

敍論疏鑿汴水疏　　張洎

以汴河歲運江淮米七千五百萬斛以濟京師問侍臣汴水疏鑿之由令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

禹導河，自積石至於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即今成皋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為害最甚，乃於貝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黄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敞壞隄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於渤海，書所謂北過降水，至於大陸，降水即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為九道，下至滄州，今為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唯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禹又於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後，浚儀縣西北，復分為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為官度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莨若渠，自滎陽五出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即出河之

溝，亦曰莨若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為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外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即春秋晉楚戰於邲，邲又音汳，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東，經滎陽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汞，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絕，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渠。東晉太和中，桓溫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三年，詔尚書左丞相皇甫誼發河南男女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乃為通濟渠。又發淮南兵夫百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淮至于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於轉輸，昔孝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為奉地，謂魚鹽穀帛，多出東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故

事歲增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改通濟渠爲廣濟渠開元中黄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含嘉太源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開元末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八十里合于淮踰時畢功既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廢停却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

己田悦皆分軍守徐州臨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皆絶於是水陸運使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畎流培塀則功用甚寡又廬壽之間有水道而平岡亘其中曰雞鳴山佑請疏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間登陸四十里而已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是白沙趨東關經廬壽浮潁步蔡歷琵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泝淮之險徑于舊路二千里功寡利博朝

使北工若竟佑之功不浚

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國兵即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爲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藩衛而已故緣山犯闕驅市人而戰德宗蒙塵扈駕四百餘騎兵甲皆在郡國額軍存而可舉者除河

朔三鎮外太原奇杜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徐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自餘觀察團練要害之地者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甸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會天邑舳艫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唯汴水横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以分

水勢。暢帝開明。以奉巡遊。雖數湮廢。而通流不絕。於百代之下。終於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

開封雖無地險。然漕運莫便於宋。以汴水爲之利也

持權論

徐鉉

天下所以奉者君也。君之所以尊者權也。權者非他也。賞罰而已矣。賞公則當善。而爲善者進矣。罰公則當惡。而爲惡者退矣。若然則君子在位。小人在野。而權不在公室者。未之有也。中才之君。知賞罰之權不可失。而不知所以守之之道。欲人之懷己也。則必賞自我出。欲人之畏己也。則必罰自我行。此亂之本也。老子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賞罰者。受之於先王。行之於有司。人君正其本。遏其淫而已。苟自爲之。而自

執之。其與幾何。尚書數堯之德曰。聰明文思。及其舉舜也。則四岳師錫。堯曰。予聞如何。朕其試哉。夫堯既聞舜之行賢。猶待四岳舉。然後登用。此則賞不必己出也。周公作萬代之典。設三聽之法。衆聽則殺之。衆疑則赦之。此則罰不必己出也。漢高祖氣吞群雄。威振海外。然而不敢以私忿誅季布。不敢以私惠賞丁公。秦始皇親治庶務。以衡石自程。群臣莫得專任。而秦漢之成敗。豈不明哉。然則賞罰在於公。不在于自用必矣。魏晉已降。創業之君。才略冠世。功動震主。既

論梁武亦自有別見

當失政之代，遂踐數終之運，後世人君懲其若是，故憎疾勝己，誅鋤高名，所謂同歸于亂也。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及，退而有憂色曰：楚國之大而群臣莫吾及，吾國其亡乎。此所以飲馬于河也。漢高祖自謂不如三傑，而能用之，所以有天下也。梁武在雍州時，破魏將王肅，得其巾箱書，見魏帝手敕曰：吾聞蕭衍善用兵，勿與鬬。其威名如此。及其為帝也，乃用臨川王宏、貞陽侯明為將。在竟陵府時，與謝朓、王融之儔齊名，及其為帝也，乃用陸驗、石珍為心膂，何

者？患其失權，貪其易制，曾不知亾國之釁，始基于此也。夫權者，非謂其強臣專政，王命不行，前邀九錫，後激殊禮也。蓋人君有偏聽焉，有偏好焉。偏聽則朋黨有所附矣，偏好則奸邪有所入矣。朋黨勢固，奸邪在側，人主以不聞過為賢，不違命為治，如是則賞罰者，朋黨之所為，而假于人主矣。當時之人知其如此，亦且棄正義而事朋黨，背公室而向私門，非徒競利，且以避害。然則權安在哉？後魏孝明時，衛士數千人焚領軍張彝宅，殺其父子，朝廷懼以為亂也，止誅八人，

餘並釋之。高歡時在民間，聞而歎曰：亂之始也。乃散家財招集亾命，卒移魏祚。魏人不知失權之始在乎孝明，及高氏執政，方云祿去公室，不亦晚乎。誠令人君用法公共，接下均一，善善而能用之，惡惡而能去之，不以己之私，妨天下之義，雖復體非聖賢，蓋亦思過半矣。嗚呼！斯道也，甚易知，甚易行，甚易效，而鮮能行者，蓋大疑信之際，貪旦夕之便，因循黽勉，以至政柰勢收，而自不之知也。傳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豈虛言哉。

國權不失于委任之主，而失於猜刻之君，此論有感而發，亦甚切時

鉉之銘吳王猶鄭觀公之銘滿山也原其舊義有尺多看而文亦相伯仲

吳王李煜墓誌銘　徐鉉

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蓋運曆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享蕃錫之寵，保克終之美，殊恩飾壤，懿範流光，傳之金石，斯不誣矣。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庭堅贊九德，伯陽恢至道，皇天眷佑，錫祚于唐，祖文宗武，世有斷德，載祀三百，龜玉淪徙，宗子維城，蕃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長安，故我顯祖，用膺推戴，焜燿之烈，載光舊吳。二世承基，克廣其業。皇宋將啓，玄貺冥符，有周開

先，太祖歷試，成德所及，寰宇將同，故我舊邦，祗畏天命，貶大號以稟朔，獻地圖而請吏，故得義動元后，風行域中，恩禮有加，綏懷不世，曾用天王之禮，自越常鈞，鄰侯之國，曾何足貴。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彝倫，率循先志，奉蒸嘗，恭色養，必以孝；賓祭養老，必以禮；居處服御，必以節；言動施舍，必以仁。至於荷全濟之恩，謹藩國之度，勤修九貢，府無虛月，祗奉百役，知無　為，十五年間，天眷彌渥。然而果于自信，怠於周防，西鄰起釁，南箕構禍，投杼致慈親之

感，乞火無里婦之辭，始啓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大祖至仁之舉，大賚為懷，錄勤王之前效，恢焚蕩之廣度，位以上將，爵為通侯，待遇如初，寵錫斯厚。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開釋。及飛天在運，麗澤推恩，擢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秩，侍從親禮，勉諭優容，方將度越等彝，登崇名數。嗚呼，閱川無捨，景命不融，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八日遘疾，薨于京師里第，享年四十有二。皇上撫几興悼，投爪軫悲，痛生之不逮，俾没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贈太師，追

封吳王，命中使涖葬，凡喪祭所須，皆從官給。即其年冬十月日，葬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里，禮也。夫人鄭國夫人周氏，勳舊之族，是生邦媛，肅雍之美，流詠國風，才實女師，言成閫則。子左千牛衛大將軍某，襟神俊茂，識度淹通，孝悌自表于天資，才略靡由於師訓，日出之學，未易可量。惟王天骨秀穎，神氣清粹，言動有則，容止可觀，精究六經，旁綜百氏，常以為周孔之道不可暫離，經國化民，發號施令，造次于是，始終不渝。酷好文辭，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頌宣尼，載笑載

言不衮經義洞曉音律精別雅鄭審先王制作之意審風俗淳薄之原為文諭之以續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說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至於弧矢之善筆札之工天縱多能必造精絕本以惻隱之性仍好竺乾之教草木不殺禽魚咸遂賞人之善常若不及掩人之過唯恐其聞以至法不勝姦威不克愛以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假王躬仁義之行終于巨國道有所在復何媿歟嗚呼哀哉二室南峙三川東注瞻上陽之宮闕望北邙之雲

樹旁寂寂兮迥野下冥冥兮長暮寄不朽於金石庶有傳於竹素其銘曰

天鑒九德錫我唐祚緜緜瓜瓞茫茫商土裔孫有慶舊物重覩開國承家殭央跨楚喪亂孔棘我恤嗜侯聖人既作我知所歸終日靡俟先天不違惟藩惟輔永言周之道或汚隆時有險易蠅止於棘虎遊於市明明大君寬仁以濟嘉爾前哲釋茲後至亦覿亦見乃侯乃公沐浴玄澤廻翔景風如松之茂如山之崇奈何不淑遽極化窮舊國疏封新阡啓室人其心之誄卜云其吉龍輴輿德闡言王質遊爾何往此焉終卑儼青蓋兮祁祁驂素虬兮遲遲即隧路兮徒返望君門兮永辭厥九原之可作與緱嶺兮相期垂斯文于億載將樂石兮無朽

叙故君之事存巨有體使人太息

論戎馬疏　　李覺

宋太宗端拱元年、國子博士李覺上奏曰、臣聞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故制敵之用、實資騎兵為急。議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啗戎以利、使重譯而至焉。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蓋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游牝。順其物理。由是浸以蕃滋也。暨乎市易之馬。至於中國。則縶之維之。飼以枯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黄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又不同中國之馬。服習成性。食枯芻。處華廐。率以為常。故多生息。且無耗失。古者用賦之法。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車一乘。牛十二頭。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除山川城邑居苑囿三十六萬井不輸賦外。六十四萬井出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此賦馬之數也。諸侯大者。馬四千匹。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卿大夫者。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故稱百乘之家。則天下之廣。諸侯之衆。戎馬之賦多矣。是以唐堯暨晉。皆處河北。而北虜不能為患。由馬之多也。後世戎馬悉從官給。是以匈奴歷年為患。由馬之少也。故晁錯說文帝勸農功。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謂免三人甲卒之賦也。至武帝七十年間。衆庶街巷有馬。千百成羣。乘牝者擯而不得會聚。此則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也。今軍伍中壯馬乘多。而孳息之數尤鮮者何也。皆云官給秣飼之費不充。又馬多產則羸弱。駒能食則侵其芻粟。馬毋愈瘠。養馬之卒。有罪無利。是以駒子生。乃令飲灰而死。其後官司知有此蠹。於是議及養駒之卒。量給賞繒。其如所賜無幾。而尚習前弊。今切揣量國家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于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國家縱未暇別擇牝馬。以分畜牧。宜且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為月給。俟其後納馬即止焉。則是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況復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

番馬亦不可少但不可賤棄中國之馬耳其文通雅可誦故錄之

古文國瑋集　卷之二十九　　宋文卷一

上安邊疏　　張齊賢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左拾遺張齊賢上奏

臣竊惟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薊未下輦運爲勞以生靈爲念乎臣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降臣即權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專典皆自山後轉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蓋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寨入寇則田收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而

反保境偷生畏威自固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謹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雁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則戎狄之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矣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

開河北入民獲休息矣。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爲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戎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所聞多以纖微之利。啟下之

術。使苦窮民以爲功能者。彼爲此效。相習已久。至於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斂怨速尤。無大於此。伏望審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荊湖。西川河東。有爲命日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之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事。委長吏聞奏。如敢循常不以上聞。自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燕窮地之民。沙漠偷生之虜。擒之與屈膝在術爾。

以敵之形料敵之情正如登高下視雖內治之道
模實遠馭之奇策

諫作玉清昭應宮　王曾

王曾爲右正言時，帝以瑞應作，至乃大建玉清昭應宮，故曾上疏諫之

臣伏聞朝廷設諫爭之官，防政治之闕，非其官而言者，蓋表其忠，況當不諱之朝，復忝非常之遇，苟進思之無補，懼窃祿以貽譏。臣伏覩國家誕受殊祥，薦膺祕籙，祚洪圖於萬葉，超盛烈於百王。陛下寅畏寶符，陟封名岳，功垂不朽，澤浸無垠，奉若之心，斯爲至矣。而清衷齋發，成命亟行，自經始已來，庀徒鳩廣，肇他山之石，相屬於道塗，伐豫章之材，遠周於林麓，累上

陶甓，拃鉦運斤，功極彌年，費將鉅萬，掩祈年之舊制，踰累日之前聞。輟貴近以董臨，假使權而領護。如此則國家尊奉靈文之意，不爲不厚矣；崇飾蕊觀之規，不爲不壯矣。然則臣之愚懇，或異於斯，既有見聞，安敢緘默。臣以爲今之興作，有不便之事五焉。雖鳩僝已行，未可悉罷，苟或萬一采芻蕘之說，省其功用，抑其制度，亦及民之大惠，而憂國之遠圖也。所謂五者之目，請爲陛下陳之。且今來所剏立宮，規制宏大，凡用材木，莫匪楩楠，窮閱天下出產之處，收市至多，衆運赴宮，尤傷人力，雖云役軍匠，寧免煩擾平民，況迄軍人，亦是黎庶，此未便之事一也。邇者方畢封崇，頗煩經費，今茲興造，尤費資財，雖府庫之中，貨寶山積，畚築之下，工徒子來，然而內帑則積代之蓄藏，百物畜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歛之惟艱，雖極豐盈，尤宜重惜，此未便之事二也。夫聖人貴於謀始，智者察於未形，禍起隱微，危生安逸，今雙闕之下，萬衆畢臻，暑氣方隆，作勞斯甚，所役諸雜兵士，多是不逞小民，其或鼠竄郊鄽，狗偷都市，有一於此，足貽聖憂，此未便之事三也。

王者撫御寰區，順承天地，舉動必遵於時令，裁成不失於物宜，靡崇奢侈之風，用悖陰陽之序。臣謹按孟夏無發大衆，無起土功，無伐大樹，今肇基下築，衝冒鬱蒸，倣擾厚坤，乖違前訓，矧復旱暵卒瘥，雷雹迅風，拔木飄瓦，溫沴之氣，比屋罹災，得非以失承天地之明效歟，此未便之事四也。臣切聆中間符命之文，有清淨育民之誡，今所修宮闕，蓋本靈篇，而乃過興剖撅之功，廣務雕鎪之巧，雖屢殫於物力，恐未協於天心，此未便之事五也。伏望遵祖宗之大猷、

察聖賢之深戒邀思回慮懲往念來詔將作之官息勤苦之衆輯寧群品對越高穹如此則遐邇宅心人祇快望必若光昭大瑞須建靈宮將畢相勢聿爰成績則臣敢效愚計亦可必行但能損彼規摹減其用度止敦樸素無取瑰奇惟將之以誠明仍重之以嚴潔名數之際加等是宜實費之資節斂爲要俾四海之內知陛下愛重民力之意豈不美歟昔太宗皇帝建太一上清等宮亦不使窮極壯麗臣竊惟陛下宜遵而行之取爲法制以示不敢踰仰鳴謙大德光於

千古矣奈何特欲過先帝之制作乎并覩西京造太宗之影殿東嶽置會眞之宮計其工庸亦皆不啻中人十家之產然於尊祖禮神則盛矣其於邦國大計則猶未足爲當時之急務也臣料陛下必爲海內承平邊隅清宴人康俗阜時和年豐縱或築宮無損於事則臣復謂其不然也方今疆場甫定虜廷有姑息之虞民俗苟完倉箱無紅腐之積況關輔之地流亡素多近甸之民農桑失望雖令有司安慰亦恐未復田廬秋冬之間飢歉是懼亟經營於神館慮稍蠹於

輿情且往古廢興之端前王得失之事布在方冊足爲商鑒者陛下覽之詳矣非假愚臣一二言焉試觀自昔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淸淨無爲者之安全乎願陛下留神垂聽無忽臣言則天下幸甚今雖上下之人皆知事理如此而人人自愛莫敢輕瀆冕旒至於左右大臣則慮計之不從致見疏之悔中外百執則慮言之難達招妄動之尤使忠讜之謀未行良爲此也惟臣出從幽介遭遇文明特受聖知度越流輩官爲侍從身服簪裳粗識安危之機求申補報之效指

軀思奮今也其時又安敢循默苟容不爲陛下別白而論之乎是以輒率妄庸輕冒宸嚴感發於中無所顧避陛下寬其鼎鑊之罪矜其螻蟻之誠深鑒古先試垂採擇無謂苟一靈宮爲一細事而弗恤也臣以爲興役動衆尤係事機不可不察也嘗使鄉校之中豪姦之黨無所開竊議之口則微臣之望也天下之幸也

論土木之工既是前哲之讜言其文亦淸潔高嚴可以上口

論軍前行法疏　文彦博

康定元年殿中侍御史文彦博奏

臣聞穰苴出師首誅莊賈孫武教戰先斬愛姬當事而行未嘗稟命蓋將權不可以不專軍法不可以不峻茲之攻必克而戰必勝者用法嚴也自古有將權不專軍法不峻而行師必勝者未之聞焉臣切聞去歲以來用兵西鄙或有禁軍小校臨陣而先退逗偏師望敵而不進而統師之臣即時不行軍令悉以事狀上聞皆令鄰郡置獄取勘下法司詳案定刑臣

以謂失閫外之制隳軍中之令臨事不斷稟命不威豈曰軍容同夫兒戲後恐推劾之際據引枝蔓莇其苟免之心奏報之間淹延時日啓其幸生之路縱不至此亦慢令稽誅無以勵衆乃老師驕兵之弊也臣不知朝廷所用將臣必欲不令專制悉上稟于宸算乎復不知將臣不能用軍法皆取則于朝廷乎倘朝廷用將而不令專制則臣所謂失閫外之制矣古之遣將也君推轂而命之曰閫以内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此非徒然也蓋委任責成之道不得不重令而輕之故臣所謂失閫外之制矣苟將臣不能自用軍法則臣所謂隳軍中之令矣人之常情孰不畏死蹈億萬之衆冒矢石之衝刑之不嚴何以督戰兵法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豈非嚴刑故對敵而伍中有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不進什長殺之夫以什伍之長尚得專殺而統帥之重不能誅一小校以厲士卒故臣以謂隳軍中之令矣議者或曰今所遇之寇未為大敵所興之師未至深入軍中之法未可專用將校有犯所宜奏裁苟如議者之言

臣以為過矣寇非大敵兵未深入尚且狼狽先退逗撓不進倘遇大敵深入而將校有犯必須上聞則穰苴之戮莊賈非大敵也止於會軍而後期孫武之斬美人非深入也惟以習戰而衆笑戮其君之寵臣愛姬亦未嘗素稟而先啓終于齊師勝晉吳人入郢孫武穰苴皆為名將者委任專而法素行也以區區伯國猶知任將之道豈巍巍聖朝不及於是且國朝著令凡禁軍將校有退奔哉此則施于平居無事之日邊州守戍近郡屯聚則用之可矣今昊賊亂常蜂蠆

有毒防邊之兵逾數十萬將權不專軍法不峻則何以御之臣伏望陛下出自宸斷稍假將權凡有褊裨小校臨陣先退望敵不進如此之類罪犯灼然但合該軍法者不須錄獄並許本部統帥對衆使行軍令訖然後奏聞如此則師旅畏威進退從令或守或戰必有殊功兵者國之大事陛下于廟堂之上與宰輔大臣討之審矣豈容疎賤輒有輕議然臣承乏憲署職任司聰有見聞安可緘默陛下勿以臣之此言徒習老生之常談耳遂忽而不省臣熟思之任將治兵之術何莫由此道也愚者之慮幸賜採擇干冒旒冕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二十九終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三十

褒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宋文

請置經略副使判官參謀 呂大防

臣竊覩自古設官之意必先置貳立副不以名位爲限者所以紓艱危而適順用聚聰明而濟不及也總兵命將尤重其選以漢唐事言之大將軍有長史司馬從事節度使有副使判官參謀其自小官而登寄任立功効者不可勝數本朝祖宗以來實用此法故

名臣不絕而夷狄畏服竊見今緣邊經略使獨任一人而無僚佐謀議之助雖有副總管鈐轄之屬皆奉節制備行陣非有折衝決勝之略預於其間朝廷每除一帥幸而得能者則一路兵民實受其賜不幸而得不才者與焉則是以三軍之衆一聽庸人之所爲豈不可懼哉其敝蓋由朝廷不素養其材而取人之路又常太狹方今戎人旅拒邊患漸生若不早爲准備閱試其能誠慮臨事用不暇精選因而敗事所繫不細以臣愚見經略使各置副使或判官一人朝廷

選差素有才略職司以上人充參謀一人委經略使奏辟知邊事有謀略知縣以上充如此則可用之士不以位下而見遺中材之帥又以人謀而獲濟兼得以博觀已試之效以備緩急之用講緝邊要莫先於此

節制大臣常置參佐既以資謀議又以練才略之臣蓋今日之參佐即異日之閫帥也自前代皆有之而獨不行於今日此當自置者

再議攻守疏

范仲淹

臣竊惟國家太平日久而一旦西戎背德陵犯邊鄙公卿大夫爭進計策而未能副陛下憂邊之心且議攻者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是二議卒不能合也臣前至延安所謂役諸寨爲守禦之備次則幸其休兵輒遣一介示招納之意朝廷以羣言之異未垂采納今臣領慶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何則蓋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其近者則利必隨守以土兵則安守以東兵則危臣謂攻遠而害

者如諸路深入則將無素謀士無素勇或風沙失道或雨雪彌旬進則困大河絕漠之限退則有乘危扼險之憂臣謂攻近而利者在延安慶陽之間有金湯白豹之阻本皆漢寨陷爲賊境隔延慶兵馬之援爲蕃漢交易之市奸商往來物貨叢聚此誠要害之地如別路入寇數百里外應接不及則當遠爲牽制金湯白豹等寨可乘虛取之因險設陣布車橫塹不與馳突擇其要地作爲城壘則我無不利之虞至于合水華池鳳州平戎承遠德靖六寨兵甲粮斛可就屯

涓固非守備之類也環州定邊寨鎮戎軍乾興寨相望八十餘里二寨之間有胡蘆泉今屬賊泉爲義渠朝那二郡之交其南有明珠滅藏之族若進兵據胡蘆泉爲軍壘北斷賊路則二族自安安無異志又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水洛城亦爲之限今策應之兵由儀隴二州十驛始至如進修水路斷賊入秦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四利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也臣謂守以土兵則安者以其習山川道路之利懷父母妻子之戀無久戍之苦無數易之弊臣謂守以東兵則危者蓋費厚則困于財戍久則聚其怨財困則難用怨聚則難保民力日窮士心日離他變之生出于不測臣所謂攻定取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定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招納之策可行于其間今奉詔定令嚴加捍禦觀釁而動與鄰道協心而共圖之又觀赦文謂彼無驕動則我不侵掠臣恐賊寇一鳴遠在數百里外應援不及須爲牽制之策以沮賊氣至時諸路重兵豈能安坐如無素定之畫又無行營之備恐當牽制之時茫然無措雖見利而莫敢進觀釁而莫

敢動寇勢愈盛邊患愈深叛亡之人日助賊筭不可不大爲之謀也願朝廷于守策之外更備攻術彼寇其西我圖其東彼寇其東我圖其西寧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所謂備者必先得密旨許抽將帥便宜從事并先降空名宣敕之類恐可行之日奏請不及臣前曾遣人入界通往來之間或更有人至不可不答如朝廷光降密旨令往復議論歲年之間當有成事若謂邊將之恥未雪而不欲俯就臣恐諸路更有不支其恥益大賊或潛結諸蕃并勢合謀則禦之必難且兵馬精勁西戎之所長也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也禮義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此伯王之道也臣前知越州每歲納稅絹十二萬和買絹二十萬一郡之入凡三十萬倘以啖賊是費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

文正公先有攻守論二篇不如此疏詳明存之

論元昊請和疏

范仲淹

臣等久分戎寄，未議策勳，上玷朝廷，俯慙鄙懷。心究利害，目擊勝負，三年于茲，備詳本末。今元昊遣人赴闕，將議納和，其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觀其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恐不改僭號，意朝廷開許爲鼎峙之國，又慮尚懷陰謀，卑詞厚禮，請稱元年，以緩國家之計。臣等敢不爲朝廷思經久之策，防生靈之患哉。臣等謂繼遷當時用計脫身，竊弄凶器，德明外示納款，內實養謀。至元昊則悖慢侮常，大爲邊患，

以累世奸雄之志，而屢戰屢勝，未有挫屈，何故乞和？雖朝廷示招納之意，契丹邀通好之功，以臣等料之，實因累年用兵，蕃界勞擾，交鋒之下，傷折亦多，所獲器械鞍馬，皆歸元昊，其下胥怨，無所厚獲，其橫山蕃部，點集最苦，但漢兵未勝，戎人重土，不敢背賊，勉爲駈馳爾。今元昊知衆之疲，聞下之怨，乃求息肩養銳，以逞兇志，非心服中國而來也。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爲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辭厚禮，從兀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何謂不可許者三？

自我太相開創始爲百王立止大恥此中華之宋荒池

自古四夷爲荒服之外，聖帝明王恤其邊患，柔而格之，不吝賜予，未有假天王之號者也。何則？與之金帛，可節儉而補也；鴻名大號，天下之神器，豈私假于人哉？唯石晉藉契丹援立之功，又中國逼小，纔數十州，偷生一時，無卜世卜年之意，故符號于彼，壞中國大法，而終不能厭其心，遂爲吞噬，遽成亡國，一代君臣爲千古之罪人。自契丹稱帝滅晉之後，參用漢之禮樂，故事勢強盛，常有輕中國之心。我國家富有四海，非石晉逼小偷生之時，元昊世受朝廷爵命，非有契

丹開晉之功，此不可許者一也。又諸處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皆呼昊賊，人知逆順去就之分，尚或逋亡，未出禁止。今元昊于天都山營造所居，已逼漢界，如更許以大號，此後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當有西帝西朝之稱。天都山必有建都郊祀之僭，其陝西戎兵逋人負過，必逃其地，蓋有歸矣。至于四方豪士，稍不得志，則攘臂而去，無有逆順去就之分，彼多得漢人，則禮樂事勢，與契丹並立，夾困中國，豈復有太平之望耶？此不可許者二也。又議者皆謂元昊胡人也，雖

居中國之心欲自尊于諸蕃爾臣等謂拓拔珪石勒劉聰符堅赫連勃勃之徒皆胡人也並居中原近則李克用父子沙陁人也進據太原後都西洛皆漢人進謀乂而致之耶定川事後元昊有僞詔諭鎮戎兵民有定關輔之言此可驗蓋漢家之叛人不樂處夷狄中心謀侵據漢地所得城壘必使漢人守之如契丹得山後諸州皆令漢人爲之官守或朝廷假元昊借號是將啓之斯爲叛人之助甚矣此不可許者三也何謂大可防者三元昊以累世奸雄之資一旦僭

逆初遣人至猶稱臣奉表及劉平之陷賊氣乃驕再遣賀九言至上書朝廷使不稱臣其辭頓慢而後屢勝常有大言過望乃人情之常也若卑辭厚禮使肯從兀卒之稱皆陰謀也是果以山界之困暫求息肩使中國解兵三四年間將帥懈慢士伍驕墮邊備不嚴戎政漸弛卻如前暴發則中國不能支梧此大可防者一也又從德明納款之後經謀不息西擊吐蕃回鶻拓疆數千里至元昊事勢稍盛乃稱尊悖禮背負朝廷結連北戎情迹盡見大爲邊患偶未深入今

復起詐端以款我兵而休息其衆又欲併力專志併吞嘶廝羅等諸蕃去秦州一帶籬落爲將來再舉之利緣元昊初叛之時觀攻延州是本有侵陷郡國之志今復疆埸豈便息心且朝廷四十年恩信所被一朝反側豈有發旣叛之謀蓄未𡙡之銳而能久守盟信者乎此大可防者二也又從明德納款後來使蕃漢之人入京師貿販憧憧道路百貨所嚷獲中國之利竟于窟穴賊因其事力乃與兵爲亂今茲五年用度必困乃卑辭厚禮迎合我意欲復圖中國之利待

其給用旣畢卻求釁與兵以快本意狼子野心固難馴伏今若通和或再許壐夏蕃漢之人依前出入京師深爲不便緣自前往來叛狀未彰情無猜害今既爲強敵之虜稔禍未已必窺伺國家及夾帶亡命入蕃或與奸人別有結連或使刺客窮發驚擾朝廷又此類必所在恣縱甚于昔時有事何以處置此大可防者三也臣等乞朝廷俟元昊所遣人至觀其所請彼如大言過望堅求僭稱則乞朝廷答云上畏天地宗廟不可私許大號壞中國之法彼卑辭厚禮止是

求兀卒之稱則按唐單于可汗故事有許之之理亦
預防其陰謀嚴飭邊臣修葺城寨訓練軍馬儲蓄粮
艸以備虛詐俟一二年間見其表裏及邊備牢固方
可那減戍兵于近裏屯泊緣西戎自古翻覆朝廷不
可休兵以啓不虞之變如求割熟戶則乞答云靈夏
甚有漢戶能割歸朝廷否況橫山蕃部安于內附一
旦驅之則驚擾生事必不爲西界之用彼如求至京
師依前來出入貿販則乞答云昨來戰鬭之後甚有
軍民沒陣其子孫骨肉啣怨至深必恐道塗之中多

有讎殺致西界相疑更却生事只于邊上建置榷場
交易有無各得其所彼如邀我自今而後罷修城寨
則乞答云邊界熟戶生有讎怨常相侵害須藉城寨
駐兵方能鎭靜使各安居爾若自餘更有非禮之求
朝廷或難應副即且拒之不必從也但厚遣來人善
詞回答使遷延往來即逾四月賊不能舉矣至秋則
無足畏也何以言之臣等覩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
白帥臣奉詔得以便宜又舊將漸升前獎稍除將責
實效約束將佐不令輕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今

極邊城寨或未堅全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秋
便來以臣等計之尚可憂慮然大軍持重奇兵襲擊
宜無定川之負也如候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
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一
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又能使
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橫山一帶族帳可以圖之
降我者使之納質厚其官賞各令安居藉爲熟戶拒
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我軍鼓行山界不爲朝
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若舉國而來我則退守邊寨

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
兵無粮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集每
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于
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于我自求內附以
邀酋豪以鎭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
平定大計爲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小衂黜陟將
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國臣寮不得諱言
邊事以沮永圖我太祖太宗統闢四海創萬世之基
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四陲豈爲晚耶契丹闚國

家深長之謀，必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或曰今王師不利者數四，而未思戢兵，何也？臣等謂不然。國家太平日久，將不知兵，兵不習戰，以致不利，非中國事力不敵四夷，非今之軍士不逮古昔，蓋太平忘戰之弊爾。今邊臣中有心力之人，鑒其覆轍，各思更張，將有勝賊之計。昔漢楚之戰，不以多負罷兵，而終有天下；安祿山之亂，所向無前，郭子儀日夜謀慮，王師復振，而終滅大盜。今國家以天下

全盛之勢，豈有偶勝偶負，而自謂中國不可振，而夷狄不可禦耶？斯惑之甚矣。或曰兵不可久，久則民困而財匱。臣等謂不然。爭勝逐利之師，則有巧遲拙速之異；如其外禦四夷，則自古未嘗廢兵。是以山海之利，皆歸邊用，抑為此也。況即目邊上城壘，經今春修葺，漸以險固，兵民力役，自當減罷。又每歲春夏之交，軍馬甚可抽退于數百里間，就食芻粮，亦足省入中之費，減饋運之勞，庶乎民不困而財不匱，非如西事之初，人人畏懼，未測虜情，所屯軍馬，不敢少退。臣等

更思興利減費之策，以為之助。臣等早蒙聖獎，振武清班，西事以來，供國驅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矢石之間，蓋見西賊強梗未衰，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悖亂，為中原大禍，豈止今日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審籌策，少期補助。其元昊來人到闕，伏望聖慈于納和禦侮之間，審其處置，為聖朝長久之慮，天下幸甚。

范公于西事牢固如是，若更三四年制持，則西夏

必不支矣。惜乎遽與之講和，使彼得以自業也。

陝西河北攻守疏

范仲淹

臣蒙聖恩、升次獎擢、待罪兩府、日夜憂迫、恐負陛下委用之意、臣等誠無所長、但塞下初還、粗知邊事、不敢有隱、臣等聞三代以還、皆有戎狄之患、以至侵淩中國、被于渭洛、齊晉逐之于前、秦漢驅之于後、中原始清。人倫乃敘、逮于西晉之弱、群胡猾夏、天寶之末、石晉之際、中國不幸、皆罹其害、自周世宗北征之後、雖疆土未復、夷夏稍分、我祖宗奕世修備、大庇生民、今西北二方、復相交搆、夾困中國、元昊率先叛命、兵犯延安、次犯鎮戎、殺傷軍民、曾無虛歲、中國之兵討伐未利、而北虜擁十萬衆、謂元昊是甥舅之邦、責中國不當稱兵、此交搆之跡、更何疑哉、國家以生民之故、增物帛以續盟好、彼既獲利、方肯旋師、今乘西夏通順之議、又欲主盟邀功、自尊大、元昊屢戰勝、且倚北戎事勢、雖求通順、實欲息肩、亦如北戎大獲厚利、候其物力稍豐、可以聚衆、則必長驅深入、有吞并關輔之志、何以知之、昨定川之戰、我師不利、彼作僞詔、脅誘邊人。欲定關中。其謀不細。蓋漢多叛人、陷于窮漢、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苻堅、劉元海、元魏故事、日夜遊說元昊、使其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爲賊之謀也。朝廷若使其通順。則北戎邀功自爲主盟、下視中國。還求無厭。多方困我。而終於用兵、必若拒絕其意。則元昊今秋必復大舉。北虜亦必遣使問我拒絕元昊之故、或使稱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至時寧不疑懼。必于陝西選將抽兵。移于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虛。元昊乘虛而來。必得志于關輔。此二虜交搆之勢、何以禦之、臣等思度、是和與不和、俱爲大患、然則爲今之謀者、莫若擇帥練兵、處置邊事、日夜計略、爲用武之策、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事。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則盟約可久矣。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可擊、未必能爲中國之患也、臣請畫一言之、

一和策

臣觀西戎首禍、積有歲年、德明在時、已開僭擬、元昊方壯、遂肆兇驕、外倚北戎、內凌中國、屢戰屢勝。未嘗挫衄。而乃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

封以王爵其事已然尚云屈虛稱乎

虛稱。然猶干請多端，奸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于突厥。當戎王始亡，為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寮詣館吊其來使，其屈禮之甚也。又太宗騎六騎于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頡利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懼而修德，後患必深，乃周旋俯就，使之驕怠，一旦遣李靖擒之，威震四極，此盛王之謀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降禮效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為實事，彼不背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

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則結好之策未有失也。

二陝西守策

元昊自來通順之時，歲受恩賜，朝廷撫納甚厚，未嘗有失，尚猶擾邊境，殺戮將吏。暨叛命以來，累次大舉，曾無沮敗，乃求通順，實蓄陰謀，非屈伏之志也。朝廷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然陝西又屯大兵，供費殫竭，減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請緣邊城寨愈加繕完，使戎虜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須用土兵，各諳山川，多習戰鬬，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次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于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遷其家而聚集之。況昨來慶州創起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兵兩指揮，仍于永興華州土兵中召其願守邊者，而應募甚衆。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歸營，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蓋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離婦頗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並遷其家于緣邊住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于完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或謂若土兵移家

居于塞下，則全分請給，其費尤多。不然，土兵月給差少，人素號精強，使之戍邊，于東兵數復可自今于逐路漸為增益，三年已來，方能整齊，有非一朝可驟改也。又陝西新刺保捷土兵，其中尫弱不堪戰陣者，宜沙汰之，使歸丁田，既省軍費，復增農力。然後東兵三分中一分屯邊，以助土兵之勢；一分移入次邊，或屯關輔，以息饋餉之困；一分歸京師，以嚴禁衛之防。彼納款未變，則東兵三分中可更減退。又緣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必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共修

虜之來也當避其鋒以而分兵以遏其道虜如是則不敢分頭掠物而糧食不給在我度中矣

一堡以完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戎小至則使屬戶蕃兵鬭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禦捍彼戎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我之沿邊軍馬盡可勾呼駐于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緣邊山坂重複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候其得勝使我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根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弊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又未能攻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于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寡弱可擊可逐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覊其弊彼將進退有艱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要也

三　陝西攻策

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唯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習戰鬭與漢界相附每大衆入寇必爲前鋒故西戎以山界蕃部爲強兵漢家以山界屬戶及弓箭爲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爲强理固明矣所以秦漢驅逐西戎必先得山界彼則遠遁然後以河爲限寇不深入儻元昊歸款則請假和策以待之如未通順或順而翻覆則有可攻之策非窮兵黷武角勝于絕漠之外也臣等嘗計陝西四路之兵總數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聞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萬餘人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散敗且彼爲客當勞而反逸我爲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于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爲三軍以新定陣法訓練歲餘候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掠于橫山更進兵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彼自將潰歸則我環

觀此則公所陳金湯白豹尙未城也邑物ノ不及故耶

慶之軍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遷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携怨則我兵勢自振如宥州綏州金湯白豹折薑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既樂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關安全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朔漢移之舊疆從今日之生事也

四 河北備策

臣等于陝西緣邊頗究利害所陳三策必可施用而國家禦戎之計在北為大臣等敢不經心且北戎久强在後唐日以兵四十萬送石高祖至洛陽立為天子而還遂與石晉為父子之邦邀求無已晉不能支一旦幷起長驅南牧直抵京師虜石少主及當時公卿盡室而去幽燕遂陷為中原千古之恥尚未能雪國家以生靈之故與之結和將休兵養民有所待也及天下無事人人懷安不復有征戰之議前年北虜驟發詭謀稱兵燕薊有背叛之𠎝割地之請國家倉卒無備難于用兵遂增重賂以續前好彼既獲利方肯旋師令乘元昊通順之議又欲邀主盟之功其勢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未可量臣等固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為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于邊將四急于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一密為經略者自河朔罷兵以來几四十年州郡因循武事廢弛凡謀與葺則罪其引惹昨朝廷遣差轉運使蓋欲革去舊弊預為之防然既有本職則日為冗事所叢未暇周慮請選有材識近臣假

以都轉運使之名暫往經畫使親視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歸奏闕下更令中書樞密院子細詢訪熟謀經久之計若虜情驟變則我有以待之矣二再議屯兵者自來真定府定州高陽關分為三路其所轄兵馬未甚整齊乃有一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來于何處控扼合用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同策合用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彼密為經略方可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動亦當相

度兵馬合那減于何處駐泊使就芻粮以省運費庶免先自匱乏至用兵之日重困生民三專于選將者委樞密院于閤門祇候使臣已上選人三班院使臣中選人擇前馬步軍司于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者選上試用若逐旋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闕則從而差授如此則三二年間得人多矣四急于教戰者于陝西四路抽取曾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八陣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使各知奇正循環之術應敵無窮五訓練義勇

者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農務一時教戰然未建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縣令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敵可用斯則强兵制勝之本矣六修京師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一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于今驕慢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戰或不勝則胡馬益驕更無顧慮直叩澶淵張犯闕之勢

至時遣使邀我欲以大河爲界我旣無備將何以禦從之不可拒之必難又振逼京師何以爲計若京城堅完則賊河朔重兵不與之戰彼不能戰則無乘勝之氣鋭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是則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于古擇利于今京城之修蓋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昔人不驚駭矣七密定討伐之謀者彼幽燕數

州人本漢俗思漢之意子孫不忘太宗皇帝旣克河東乘勝北討數州吏民望風請命惟幽州未破我軍虛驚班師以來歲月緜遠如失限其北無復輕議一昨盟好已搖安保其往當訓兵養馬審爲方略以待其變未變則我不先舉變則我有幾圖指彼數州次其收復使彼思漢之俗復爲吾民成太宗皇帝赫怒之志雪石晉千古之恥則陛下之功如天如日著于無窮矣

此疏因西而及北故言西詳言北略使其久在政

府方規自是不同

种世衡墓誌銘　　范仲淹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于予、予嘗經略陝西、知君最爲詳、懼遺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壘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我彊、百姓被其毒。君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

以君董役事、君瞻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堡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既而朝廷署故寬州爲青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復就遷供備庫副

使朝廷責邊將各守一城如世衡之法則虜不足難也觀世衡之得以自便則當時功令亦少寬云

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羌向時漢官不能恩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多所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虜中事來告于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奬之屬羌愛服皆願效死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虜寨虜常濟河爲患君屢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三千項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

芻糧錢帛皆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一于專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賞罰以答責期于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今翰林承旨王公堯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年就兼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苑副使慶曆二年春予按延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爲用與夏戎潛連助爲邊患乃召蕃官慕恩與諸族酋長僅八百人犒于麾下與之衣物繒綵以悅其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絞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立

約束而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智者處之慮彼爲變時青澗既完人可循守乃請于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帥上言入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屬羌羌受其類益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朝廷始如其請君既至環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羌難制惧合夏戎爲暴發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爲難聚糧則力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君乃周行境內入屬羌聚洛撫以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酋奴訛者屈彊自處未嘗

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朝行勞爾族奴訛曰諾是日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兇詐嘗與高使君繼嵩挑戰又所處險惡冰雪未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羌樹信其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而進奴訛初不之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臥帳中已至蹙而起之奴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讙呼曰今而後惟父所使自是屬羌咸信于君有兀二族受夏戎偶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婦者

半盡以其地歷牛羊賞諸有功其酋受僞署如兀二族者百餘帳咸服慄請命納其所得文券袍帶由是屬羌無復敢二君戒諸族各嚴其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囘徑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予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援涇原君即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爲我用自此始君曰羌兵既可用矣乃使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請其事辭其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

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前後經略使交薦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西南占原州之疆有明珠滅臧康奴三種居屬羌之大素號强梗在原爲孽寖及于環撫之狠不我信伐之險不可入北有二川交通于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川之間有古細腰城役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爲宣撫

使乃諭君與原守蔣偕共幹其事君久悉利病即日起兵會偕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之夏戎固忌此城君遣人入虜中以計款之兵遂不至又召明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仰以禦寇彼既出其不意又亡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適以苦寒城成而疾作慶曆五年正月七日甲子啓手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葬于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存啓河南壽安令祖仁詡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登進士第累贈職方員外

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于終南山君少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隱德純太宗朝再詔以事親不起眞宗復加聘禮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部蔭得將作監主簿立遷至太子中舍初[illegible]州太平監以親老求養又監京兆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兆之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淫祠崇夫子廟以來學者在涇陽有里胥圭知謙者奸利事露逃之通郊禮乃出君曰逃府則會恩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脊于

縣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諗奏釋之自是豪黠莫不斂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湮疏用數邑力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鈞功利日側君使勤惰齊其力故功倍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言之歷通判鎮戎軍環慶二州慶之守王蒙正託章獻外姻以私干君復欲以賄汙君君正色不納蒙正大怨之乃使人諭王知謙訟君蒙正內爲之助獄成流賓州上親政量移汝州君之世材以一官讓君乃除孟州司馬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紘雪于朝授衛尉丞主隨

州椎酤又禮部尚書宋公綬工部侍郎狄公棐皆言君非辜改知虔州贛縣君辭得監京兆軍資庫以同鄜交辟改簽署同州判官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乃有故寬州之請君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君推資產與之惟取李父圖書而已涖官能擿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畫君之像而享事之及終吏民暨屬羌酋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廷深惜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曰詁文雅純篤養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諺試將作監主簿

此大事也不許敘亦以招懷夏人故耶

口詠同州澄城尉曰諸郊社齋郎曰謗三班奉職皆有立訢訖誼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奉官田守政君在邊數年聚貨食教弧矢撫養士伍牢籠羌夷推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嘗遣諜者入虜中凡十歲間而虜誅擒兵用事二三人諜者還言某謀得行會君已沒又天子方懷柔故其績不顯銘曰

嗚呼仲君出于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寧以剛折果由直伸還自漳海試于塞垣權以從事意其出入捍虜之患又邊之民夙夜乃職星霜厥身生則有涯死宜不泯邊俗祀之子二孫孫

說春秋序　范仲淹

聖人之爲春秋也因東魯之文追西周之制褒貶大舉賞罰盡在謹聖帝明皇之法峻亂臣賊子之防其間華袞貽榮蕭斧示辱一字之下百王不刊游夏既無補於前公穀蓋有失於後雖丘明之傳頗多冰釋而素王之言尚或天遠不講不議其無津涯今褒訊者流盛志於道以天命之正性修王佐之異材不深春秋吾未信也三傳房君有元凱之癖兼仲舒之學文席之際精義入神吾輩方扣聖門宜循師道碎屬詞比事之教洞尊王黜霸之經由此登泰山而知高入宗廟而見美升堂覩奧必有人焉君子哉無廢

宋文高簡勁拔者少文正公此作亦爲異講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於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某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迺復其爲後者四家以奉祀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尺幅中烟雲蕩漾使人有伊人之思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

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樓迂齋曰：首尾布置與中間狀物之妙，不可及矣。然妙處在臨末斷遺一轉語，乃知此老胸襟度量，直與岳陽洞庭同其廣。

俯仰山河，別有寄托。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一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宋文

議西人劄子　　宋祁

臣伏見元昊遣使進納誓書，西人在館，以待答報。伏知朝廷議欲降詔，遂相開納，止留冊令，未便舉行。又聞余靖使回，北虜謂本朝若必行元昊封冊，勿令使人深入，恐契丹兵馬一例殺傷。又其答書有俟平定西鄙遣人來報之意，此皆含糊未決之辭，包姦畜怨

之語也。臣愚不敏，不知大計，竊謂機危之會，理須審思，事脫二失，悔將難救。且西北二虜連兵搆難，中國之利也。方當整勒兵馬，陰拱高視，候其大傷小亡，乃可以逞。今若便許元昊，同其誓文，則二國要約固已先定，不待封冊，方正君臣。如此則元昊之貢獻必且積至，朝廷之金幣亦便須分。假使北虜能勝西，則契冊必歸曲朝廷，以謂撫彼叛臣，逆其來信，負力悖慢，勢必稱兵。而元昊得朝廷誓詔，必且取重外鄙，市怨耶律，肆其狡獪，因爲間諜，得我金幣，以救敗亡。是乃紓賊禍於一時，嫁虜怨於中國矣。使西能勝北，則二賊之怨必深，契冊士力，更當讎賽，則朝廷却與元昊歡盟厚賂，安得不動虜情哉。契冊之怨朝廷益深，則元昊之結朝廷益固者，非謂與我爲金石交也。彼賊藉我之賄，假我之援，全境激敵，以誓劫我，使吾邊戎束手瞪目，熟視流散，不得侵略，然後首鼠窟室，養成豺虎，斯其謀也。臣又料契冊毒螫忿損，獸窮反噬，未能得志於元昊，先且取償於河北，避强擊弱，有何不可。是朝廷免西鄙之小衅，結北方之巨釁，輕重之擇

安得不慎。且契冊言恐一例殺傷，又云俟平定西鄙，此何等語，朝廷忽而不計邪。臣伏見元昊誓書中，要結天地，誓及子孫，言雖夸險，勢亦窘急。何者，彼益迫契冊之用兵，畏我境之乘便，略其邊塞，取其老小，重復詛誓，務在速成，必知朝廷已賜開許，不肯先遣信誓，則彼一心捍北，永無東顧之虞，此賊昊之計，事在目前，確然可辨。臣以爲當今計者，不如且遣彼使，賜以存問詔書，諾難誓文，更令修正，遷延來往，以賒後期，無令雄州騰報虜帳，俟其雄雌之決，更議拒納之

宜。撫西懷北。兩得其便。伏望畧回聖慮。一賜財擇、

此與張安道之議略同而文體更自濃致

明堂頌　　　宋祁

臣言去三月戊子、制詔季秋、有事於明堂、臣以太常與禮官博士、詰晨拱殿議配享事、即建言周有臣曰旦、始嚴父配天、仲尼是之、唐并諸儒說、並祀六天帝不敢損、陛下幸訪有司、請如古便、四月乙丑、詔若曰夫禮稱情適文、今議者言周唐則善、至本制所聞、徧而不優、宋亦一家、讓不制作、如來嗣何、且事天不及地、配父而遺祖、朕甚陋之、水旱不時、群神與焉、今賴天之力、方內以治、朕能合饗天地、以三聖侑報百神

咸秩並修、況祖宗郊雩、不為無比、有司無諱以勞務（此一語含諷）稱朕意、臣伏誦聖訓、又乃開曉、以為前古所歆、群臣不逮、陛下獨得於心、其所以事神訓人、使萬世子孫無以加者、至於作聲歌、琮圭邸、帳幕無文、夜饗、弗嚴、以竭恭至誠者、尚數十物、臣愚且不能徧知、若令詩頌不傳、是陛下盛德神功、不盡注天下耳目、聳動四夷、聲隱乎無彊也、謹撰成明堂頌一篇、辭淺義直、可使戶曉、襄翁穉童、皆得坐誦、臣昧死再拜以聞、頌曰天有明命、以聖付聖、太祖太宗、奭伐大定、誰僭而王、

孰擅而士左披右擁罔不兢緒厥角在廷四夷無侮
真考顯承受報收成休休厥寧震震厥鞘七十而正
號以大宋皇帝纂武有庇於下兵櫜不錯簫委而羽
一農之饑吾飼以哺一夫之寒吾援以褚日寬租徭
歲貸囚庚協氣四瀆順暘若雨原高隰下百穀膴膴
二十九載惟秋九月適卽大慶度踐度室寶字署顏
爰照多物置使有五悉詔輔弼既款靈官一享一祐
天兵桓桓羅列衛營有閑有族龍軛鸞銜耳耳其驅
雅雅於行旖旎連騫風舞雲縈士若銜枚駿牲不鳴

吉日辛亥進祀於堂衣晝袞然環璃瑲瑲六帝二祗
三后侑旁醴淳牲肥薦鐏鉅房芼醢果粢靜絜芬香
骨熾胖升以廸厥嘗我鐘欽欽我舞僛僛天妥於坐
百靈來庥奔精哆光甯霍曾寓山靈膺怪顯幽馳騖
或旅諸婞或席諸廡有饛斯飫相惟辟公既歛而庋
帝拜稽首柴煙上舉祝有嘏言皇帝受之產百斯祥
褱萬斯禧其矗如山其積如茨皇帝曰咨朕不專有
旦御端門百執奔走其赦天下新邦之舊剛之錄勞
刮濯痕垢官賞兵賫金爵是賓驛歡四海聞弗容蓋

安諸者樂詞也

天謂皇帝感實火德在孝宗祀惟極其還而功郵副
千億而子而孫長有萬國天謂皇帝安我群元投蚌
斥螟稼溢於壓癘訖疾擾人樂躚躚皇帝肩壽永錫
萬年前祀三日區霜如閉皇帝既齊一夕雨霽亦懊
掃除若蓋逢彗天清地晏夜星騰嘶皇帝小心恭與
度并偏見神祇拜跪送迎父立於次須樂之成罪必
金玉牢不愛牲制為諸安以正和清夜鼓徹嚴數致
厥誠明明皇帝惟先訓是式惇咸懿親其磐如石存
問韶董容受謀直振淹登畯毋敢失職惟慈惟仁不

厲聲以色皇帝有言克己則典豐年吾儉尊捨吾矜
雖日之升瞿瞿兢兢無不此或承
祖父並配明堂非古也其文則蹈韓躡揚雅有古
風

進禦敵論并表

宋祁

臣去皇祐四年秋七月待罪成德軍五年二月改定武軍皆兼本路安撫部署兩司此河北極選賢士大夫日夜所望立功名者也臣某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臣不肖少服儒業幸得秉筆代天子制令奉職勿稱遂用外遷不謂尊號皇帝陛下擢自跡冗付以劇使俾專一面護諸將貴重體雄日靡皇寧出入三年無毫髮之報竊以持兵擁甲野戰乘城皆非臣所能勉加體力早衰年向六十謀不逮遠識不先事姑奉陛

下經武之畧赦然汗發於背然所至詢疆埸事所以制賊大畧目見耳聞非得嚮端輒次為禦敵論七篇其語不文以便事也弗泥於古從權宜也直取今日利害必為可行也不足示後時異則計有所不用也伏以中書樞密院皆忠力大臣謨謀閎深奉承聖筭明燭萬里敵無遁情臣今所上乃廊廟殘計策牘棄語猶敢冒昧上陳者欲明邊臣思不出職亦以佐朝廷務蕘千慮之冀也干冒宸覽臣無任愧羞戰栗之至其論謹附表投獻以聞臣祁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篇之一

客問臣子為陛下守中山直契丹西鄙天下精兵處賊敢引弓南面射最先薄戰自先帝咸平以來常以重將臨統子今出入三年頗知賊情偽乎臣應言太守本諸生朝廷不知其愚使護諸屯未嘗履軍陷陣又無橫縱之辯王伯之術烏能論賊乎雖然傳曰知彼知己太守誠不肖粗能舉其尺客曰願子無讓請以今事言之竊聞西羌與北虜鮮佐申約復為甥舅

信與臣曰契丹使一介叩朝廷言夏人臣順事驅馬羊納有司果信矣然則兩賊合而無隙彼將連衡以擾二邊奈何臣曰合則有之隙未平也契丹地大兵衆而很羌地狹卒寡而精以大臨狹則羌弗獲出而合以精抗很虜何敢安受其臣哉且虜酋與羌戰一不勝殺卒二萬餘虜主僅自脫非築威武金肅等城跨河而守者五年矣訖無尺寸功是虜竆於侵而羌信守矣故甲辭厚幣以休兵甲之勞羌非真畏虜也常曰彼貧我子女罷金錢多故思隙而連和以軋我

境欽劫係累各飽其私安得不合臣曰不然如客所
謂茲易與耳國家歲棄金帛五十萬與北狄以五萬
與西羌彼有背盟為不臣者我幣五十五萬固不出
境若陰以十萬許羌人赦其罪以撈之彼必與中國
合還兵而抗虜虜失西援且狼狽不敢前我又陰許
還北虜三十萬與之平則二賊之仇結不解矣狄之
怨必嫁於西羌西羌之怒且銜于北朝廷安視其禍
以虔鑽操二國重輕何所患哉客曰羌人自元昊以
來勢始張國福而兵寡雖與合恐不足為重輕對曰

不然元昊善用兵其左右皆賢故數亂西番未嘗少
衄焉雖挾勝而不敢不來臣知事大之體也既父子
戕死而諸酋扶孀嫗抱嬰雛南面而朝人惕息相與
守舊法無遠德南抗中國東支契丹養馬按兵君自
如四隣不敢侵中國有年無疾疫死亡意者天假之
幸是且將與爲得不為重輕哉

篇之二

客曰子謂契丹與古孰强臣曰耶律一姓王二百年
今其衰也歟客曰彼燕奚黑水高麗韃靼斯羅數十

國薄海而東南包燕薊肥腴之地華養腥膻峨峨林
林直截非荒與中國爭長六十年今又得西夏而臣
之何云衰耶臣曰客詑其表不責其裏請為客道所
聞虜主懦庸其弟悍剽好戰本許傳國故盡以奚契
丹兵屬之虜王有子且長更為王以燕薊華人屬之
然其弟常右番卑漢數請犯中國子常佐漢鄙狄顧
與中國和又寡老嫗在焉故虜王依違不能有所决
華人之輔政者皆附王與子番長之當國者附其弟
是此虜一軀列為二支禍難待時作耳有如君長一

日狗馬病狼弟即位愛子能相下為君臣乎能為君
臣無疑忌乎華番大臣能合而不限乎幸而寡嫗未
死肯捨其子而助其孫乎內不能寧必大誅殺安得
不亂亂必有黨黨必爭爭未必有能國也彼高麗韃
靼怨苦為契丹屬久矣誅求無時調發無度一日契
亂彼將蝟毛而奮自王其國耳何恃而强又和戎
以來虜人習見朝廷袍笏之美百官之富肴果饌醪
炙膾甘珍衣服器翫藻澤光鮮皆委瑣毳厭血食解
辮髡裘慕為華風時時道詩書語窃問儒者禮樂等

事爭貨銑絹纖絲之麗怪茗辛馥之奇以相夸尚此賈誼所謂五餌壞其耳目腹心者也客曰五餌等語班固詆以爲疎子何據之臣曰然誼於治體深故其言與其事久而効固俗儒也見誼不爲文帝用便以誼爲空言則陋矣且自古戎狄所以强中國者隨水草無常居耐霜雪以鞍馬爲家此其勝邑居城郭也射狐鹿兎麞飲其血服其皮脯肉而糗之此其勝耕歛困廩也喜相讎怒相殺殺人者取償而止有罪卽誅凡召發傳一箭嘆然皆集此其勝文檄簿領也

生能挽弓傳矢帶刀劒孺妻弱子皆習熟此其勝營伍教督也不知道德仁義制度文物君臣並肱而躋一而志通此其勝禮文親踈嫌疑等差也今則不然反殺而强仁反戰而崇和棄腥羶甘馨香美衣食酣聲樂所以勝中國之具者一切喪矣是耳目腹心壞而不復完徒操虛强以撼中國大守知其無能爲也

篇之三

客曰景德契丹數寇河北我諸將謀必敗戰必走何耶虜既負勝由是鼓而前破五六城突魏觸瀛遵[illegible]無所畏子識所以然乎臣曰識之中國失虎北之險自幽而南地如袵席然何承矩始畜陂障建屯田勝而畦之限賊馳突然東不盡海西瀕常山數百里輒止外無所阨故賊常掃穹廬而來驅壯馬走平地以大衆加中國其特也馬適肥士適飽人人貪抄掠之以利氣適無前我諸將常迎其鋭薄之又以寡抗衆故虜常勝吾常負矣所以制賊之術也曰然則何不待其氣弱而後戰臣曰得已而然哉夫大將在外必

有貴臣監軍貴臣見賊至不謀彼己强弱不待便利促其將使鬭鬭而敗閉壘不敢出矣然後賊以數萬騎驅廣信安肅二軍嬰保州則定武僅能自守賊將兵獵瀛莫犯深趙瀛莫自不支其穿西山而出者[illegible]鎮石行鎮兵雖急戰不能禁其入由是蹂邢躪洺而聘睨澶魏矣客曰策安出臣曰在擇將以閫外事付之夫任一則權不分故外不見脅於中上不見狃於下循隙而後攻逐利而後爲可而奮不可而止避其鋭鬬其墮邀其歸厭其所不能無促以功則功易成

無必其棊則戰易勝此亦一端也客曰未也請衍而申之臣曰虜人之來因粮於漢閒景德時大賊固營不動而游騎四出發窖寶畧牛馬係老弱劫樵採且而出夕而內之軍中仰以濟師當此時諸將熟視不出一卒以乘其敝賊由是肆然燔室廬殘邑聚遂於講相河北爲空此一失也又詔書勅諸將逐賊無深入及境則止故賊勝則驅而進不勝則不畏追追乘虜塞之人按堵而吾鄙不聊生矣此再失也夫戎虜安知道德仁義哉靦然其人面而狗腸也惟勁鏃遺

冒長刀槊矛乃怖耳當鈔騎之出我若以邊人邏士邀之或麾其左或尾其右蔽林伏埋掩所不防但令無所獲而走不過五日七日衆飢師老矣以吾飽乘賊飢何攻不破何擊不北耶賊之入塞掠吾老弱畜產若干我伺其便以五六月虜馬瘦弓弛勒偏將出塞虜其部族牛羊亦若干相當輒止虜所恃以爲富者特幽薊耳彼能殘我河北吾一支病也我能殘其幽薊彼一軀廢也若是則虜懲艾計較必不敢輕入而爲寇矣漢武帝使衛青霍去病深入鏖鬭斬匈奴

首級最凡十四萬而已北虜遂衰此驗在前可質也故曰不殺不怖不傷不刈不得不當其止此上術也客曰大守計雖審然與嚴尤班固之說戾而不合何哉尤之言曰周秦漢三家征匈奴未有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又言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故天下稱明固之言曰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此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臣曰尤固皆中人俗儒不足與論天下計彼特得皮忘髓齧胲聦而未知雋腴也唐牛僧孺嘗

詆尤以爲禦戎無上策秦爲無策非是世謂知言夫戎虜既曰以禽獸畜之班固所言是不可以道德仁義化也道德仁義不可化則無上策矣必以強武服之所謂武未有不殺而能威之以武秦漢是已然秦與漢自以他失爲後世訕病於討匈奴不爲無功尤盛贊宣王以及境則止爲明非也宣王與厲王之後奮衰氣逐強敵威不能加於虜故及境而止詩人姑美其能中興不美不追賊也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伐而克非道德可化章章矣故曰來則懲而御

去則備而守殊可嗤怪。必如其言是兵常在邊而弛甲無期矣。故曰尤固不足與論天下計

篇之四

客曰虜之來常因吾猍故朝廷以清野困之常獮吾民故堅壁挫之今日非邊高城濬池樓櫓堅密比景德有加焉一日帑卅送要領其可以制賊乎對曰能捍賊未足以制賊也吾野雖清吾壁雖堅若鎮定兵不出賊猶敢負戎馬足直驅深入擣虛而奪人氣也。曰然則柰何曰虜中軍其大渠常自將。我若使鎮定

兵從之與相上下。吾常環車固壘出輕騎擾其餉擊其鈔夜譟其營彼求戰不得攻不能下。掠無所獲。人衆老而懼。吾因其懼而舉薄之無不勝矣。前日虜人犯定軍夾唐河以陣虜不能勝。因捨定攻瀛。破其外郛又不能克乃直走澶淵是特定軍尚未出也由此觀之。吾失在不戰矣太守是以知今日邊臣專修守械不為攻戰計未足以制賊也。客曰然則今日樓櫓城隍果勝於異時臣曰不然祖宗時有非復燕易意故不專於守今者專於守故城益高隍益深勢自當

然非令人工貨人扯也客曰今日朝廷分河北為四路可以經制乎對曰甚善無事時訓師徒撫風俗便事之宜。治葺保鄣。督官吏能否。鼎峙而立其效過異時遠甚。一日軍興猶須即河北安撫為大使統而一之乃可責功又鎮定不可裂付二將宜及平時并為一路。使將佐部分有臂指之勢輕重相權誰不曰宜滄州東薄海南倚濱■斜視淄青。非與虜接其間漢虜棄地各數百里。土鹹舃。水泉不可食夏蚊如雲。不可居也。至冬葦萑際天姦細商賈未嘗行故朝廷輕

其戍列數堡而已。景德之後。守臣廣陂障蓄水接海。又黃河限其南是以議者超然不以滄州為劇地。自河決橫隴商胡。游波紓浸貝丘。溢永靜。環海而北。破乾寧恣肆妄流以入於海。尾游塞下陂水數百里皆為平地。則濱■淄青矣河之險。未有以恃也。我未有恃則啓戎心故賊不可不慮也是宜權建滄州為一道以扞東藩。伐賊之謀。然止十年計河若用道。滄可廢矣。客曰塘水之險可恃乎吾聞議者或謂不然對曰塘水東西袤六百里其闊百里或五十里夏浪浸

水淺不可載舟深不可亂而濟足以扼虜騎突怒省亭堡之防也然議或不同何哉蓋語塘之利者不列其害謂害者不故與利是以所之似可用質之似無有也客曰其害奈何對曰昔之蓄水爲塘其制曰若干地淺若干尺若干地掘而浚之若干尺相縮如繩是謂深不可度馬淺不可載舟也後人忘向時之制惟因深漲時漲而廣之故壞民良田無有涯極而議者詆無涯之害因忘設險之利也客曰若何而可曰邪頒定皆西倚山水泉悉輸東北其地西高東下若

建瓴於霤然昔之爲塘必掘而浚之所以留水也今若案舊法爲塘之限濶不過百里狹不下五十里隄而限之亦足制非虜之入爲郡國十二又得良田還與民則利害曉然判矣客曰可爲無窮利乎曰百年計耳水潦自高而注者必歲淤而月厥如今不掘而浚弗出百年爲平原矣

篇之五

客曰非虜貪其衆中國常爲之屈將哭遑乎亦人謀有未至耶臣曰儒者不可捨人而言天意者謀有未至爾祖宗事太守不及知値以慶曆特驗之北虜衆西鄙方擾褒其衆首鼠叩境作謾言求關南十縣時議臣倉卒直以十縣歲賦才二十萬爲對故歲益金幣二十萬與之因欲塞求地之請虜由是得自大謂不遺鏃鉄乃而成功妄爲醜言夸示其下由是縣官用度益急矣殊不知與賊二十萬則其地故其有也彼且緣爲辭曰吾不取賦而還吾縣即是朝廷植今日之禍根取他年之亂實巳失吾財又亡吾地尚謂國有謀乎故曰未有至焉客曰不然是時不許其求

則戰我兵未合必爲賊乘故爲一切之權以亂其謀于何昧焉對曰等爲之權不如直以百萬賂之使罷兵既不爲無窮之饋又使他年絕旁緣之端不猶愈乎客曰夫戎得朝廷之賜充足其欲然常以虛計捏邊何邪答曰契丹君臣合謀以爲取二十萬于我爲無名謂我且嘗賂以圖其國制耻取償振是以歲閱馬料衆治橋路郵舍以自張大示將很貪無厭者外又挾漢爲重制服諸戎太守固知虛矯而實衰也客曰如此何計而宜對曰莫如自治所謂患患而預防

者也。今朝廷英俊林立，豈謂無人。但莫適任患，故功不立。粮可廣入也，而便糴曰攺法，下不信，則塞下之倉庾空。財可預積也，而有司辭以用乏，吝而不出，則塞下之帑庫空。馬可孳養也，議者吝阿，日推月引，苟安其任，終不肯盡力，則塞下之牧廐空。不止三空，又有五可誚。騎軍多馬少，三分其人，馬才居一，士既不可為步，是畜無用之兵，一可誚。河决澶滑，横流不制，壞陂障，破漕渠，失國所恃以為防者，又破滄州歲貲七十萬，朝廷玩之不為塞，二可誚。舉河北義勇且三

十萬，著令歲一大習，盡一月止，用古一時講武之義。而州縣避事，或歲未稔，民且困，即罷之，又惜數萬頓之廩，歲為此言。雖有教閱者，不為部伍行陣，如小兒戲即止。又流亡物故皆不補，十耗三四，謂之便民，民之便，國之不便也，三可誚。緣邊守將，輕授而重任之，重任而輕易之，衆皆知不肖，而朝廷謂之能，見效無狀而歷任累共年，一日警急，是輩巽懊奔走，敗衄損國者也。若廼公忠材猷嶄然風采士，不肯家衰雷同，欲卓爾自立，時或有之，但一失意於銜命小臣，則飛

奏刑毀，使內不能自明，上有以為惑，一紙詔移他路矣。是以不材者在而材者去，四可誚。近年議邊臣分用錢，尤急計校出入，剖粒析毫，監司督察，惡為咸嶮，至於探候間諜，無財貨募召，皆不能入賊境。比蕭德吳堪等告西人之私，足及藁街，尚未得其奉使意，此廼所貴小所失大，五可誚。故曰三空宜早實，五誚宜速除，居安慮危之至計也。然朝廷每待虜人一好言，便釋然高枕，至邊戍奏請，罕復報下，得一妄語，焦心不終日，督切邊臣，宣勅紛然，此似未盡其情。夫用兵

以狙詐為本，凡不足示人以有餘，強示人以弱，兵家常策也。景德時，北虜窮兵深入，豕突澶淵，兆時令王繼忠累表乞和，兵益急，表益來，會伏弩射殺賊將，虜母大懼，因遂講好。先帝不窮其好而與之盟，此已驗之效也。故得賊好言，可聽而不可忘；得賊惡言，可防而不足懼。不懼謂何，自治有素矣。

篇之六

客曰：虜常籍諸戎兵所卷來寇，故河朔之勢不支，子何以禦之？苟如子之策，可决勝乎？對曰：大衆不足將

也其取勝者在中軍而已中軍不振諸酋長且土崩雖衆何賴爲夫鎮定在河朔兵第一令使悉衆從賊中軍與相進退令瀛魏軍當酋長縱奇兵擊鈔騎河南列屯營謹守滄淵餘州皆清野以待不逾月賊必飢飢必求戰我畜銳不發以羸畜弱卒嘗之待其爭而亂則整師犯之無不敗衆塗地矣然中國不用兵五十年軍有所不習先屈而後勝未可知用之數年習知委曲則士心倍而樂鬬矣士見所得財珎馬半皆自取也所上首級厚賞也必事者卹其後斧怯者

無衆寡必戮罰信而賞明則士氣銳將謀果人心定不止禦自來之賊可北圖燕薊矣夫燕薊契丹恃以爲强也故太宗已平河東而先取幽州惡謀深矣故不復慮北契丹不可臣客曰子言太高恐不爲時所信且陛下爲四海屈已斥銀幣五十萬爲年賜使者賀正月慶誕曰廷勞答貺又十餘萬西夏亦十餘萬大抵直百萬歲棄之二聖安天下元元德至厚也乎欲輕動干戈爲國生事非策之宜對曰唯唯太守所云非謂欲朝廷舉兵討也直因其來寇而預爲計耳

賊之南牧必先犯鎮定邢趙瀛魏以排平戰易民富有易擾而多獲也所在殺掠鈔略終無顧巢穴意大賊留吾境大衆不輕動吾可用奇矣若令輕騎挾半月粮出河東以殘雲應出雄州以犯幽燕治戰船數千載半歲食出青萊浮海以動營州縱諜者告賊能安然不畏乎此賊之還吾輕騎戰船矣故彼歸我出我出彼歸不數年賊出入險要無不究則彼自保不暇矣朝廷又出寶貨募使者走間道賂新羅達靼黒水等諸戎以諜士隨說之許以重爵割地與之乎使

叛契丹彼不從必露言於賊賊且內相疑若聽吾命賊固失援矣此皆伐謀紓難可先計而後用者也客曰或言契丹歲得銀幣五十萬庫積充滿安肯自爲送死計彼之來不過畧河北數十州固無五十萬之獲賊雖愚肯捨安受之賄與朝廷決不可必之勝也子試策之此言是乎非耶答曰今者虜君臣皆不肖殆有是矣彼其臣爲主謀曰宋所輸珎寶君皆自得之今若縱兵鈔畧所得財皆散於下有功者君又將傾府庫以賞然而違盟而戰下得所欲上喪所挈君

但有勝負之虞將何事焉太守策之此非虜所以邀
延自安未肯作反計昭昭矣

篇之七

客詰曰子策契丹不反然子之在中山所統九州重
修樓櫓濬壕塹畜粮增馬勒部伍無日不討於兵何
不自安對曰客言非也兵家有云無恃敵不攻恃吾
所不可攻也賊雖未叛吾備可得弛乎常治所以待
亂也不虞是其可虞也前所謂虜王孱其子長也而
弟又凶德一日虜王徇馬疾弟與子必爭其位爭而

勢分有弱有强强者與我爲敵弱者者求我爲助許
之强者怒不許弱者必致讎於我賊習知邊鄙怯懦
漢地富有故攻所易攻以自長雄不可不爲之備又
其弟得國必恣狂勃先剽刼於邊無有素不慊者將
妄誅夷雖不保終要能爲疆場患朝廷尤須以兵鎮
撫所謂亂也慶曆時虜王將叛乞師於諸戎皆以兵
從之約曰所獲人畜財貨皆自取衆胡喜日夜馳且
南向會與虜和各罷歸衆胡皆恚曰欺我使來因大
掠幽薊間數十縣去契丹不能禁也今虜王再邀王

綱約諸國借師皆同又欲如前欺我乎不肯出兵故
去年八月遣使叩塞告與西夏絕正言并而禮厚以
反謀未成爲詭計沐朝廷之北虜耳異時能得諸戎
兵即又尋隙責言肆其谿貪此謂可虞也故太守欲
朝廷自治以待彼亂常備不虞奚待可虞也又况歲
出貲百萬賜二虜此寧無窮晉子孫計耶水旱疾疫
古今代有假如萬分一中國遭三年之水旱數千里
疾疫南方治課不登而上取無涯之財塡沙幕之北
是自困天下者也天下窮則厚取於民厚取於民則

怨怨而不亂者未之有也彼將乘吾之困民之怨責
吾所輸志氣直驕歸曲於我此不謂倒太阿假賊以
柄乎太守聞異時縣官歲與銀皆還入漢邊相貿易
官得什六歲益三四則畧足自慶曆後虜禁止銀不
得復入邊州且十年此欲困中國非一日計也自和
盟以來歲與三十萬者四十年五十萬者十年契丹
所得銀幣凡七千百萬矣春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
有如他日賊復壓境又欲如慶曆時增歲入之物與
之盟乎故莫若先自治待其來勒兵固以威武示之

如前所陳者我威一立與之盟則固與之惠則悅而易臣有所賜與不過二三十萬則天下之財不至乏垂之後世而易遵焉

答客問

尹源

客謂予曰敢問人臣不忠孰爲大曰無過爲大客曰過之爲言失中之謂也爲臣有是則悖於理而害於治君子善於無過而子以爲不忠惑矣曰余所謂無過者非果能無過衆人不以爲過無迹可攻也何則自古人臣爲不忠者未有不外示畏謹循法度而能固其寵久其權以遂其邪者内則爲宰相爲卿大夫不敢主天下事與進退賢不肖曰吾知循故事爾專則罪也外則爲郡爲邑以至廉察一道視政之弊不敢靡視民之疾不敢去曰吾知奉法耳違乃辟也若此者不唯時君以爲無過天下之人亦以爲無過苟終不能辨之使内外相濟以成其俗則國日削民日幾以至大亂而莫之禦謂之忠可乎忠臣則不然上心公乎天下不以身之安危易其宗其行事也或犯上之忌或冒下之謗若此者不惟時君以爲過天下之人亦以爲過矣苟能辨之使得行其道則國享其利民被其賜謂之不忠可乎故忠臣本於愛君姦臣本於愛身未有愛君而先其身愛身而先其君者客

曰如子之說仲山甫明哲保身萬石君崔光忠謹無過皆不忠乎曰若數子皆純乎其中非求無過之名以為已利故忠臣之過小而必形奸臣之過大而不竟世人徒見其形者以為過也孔光張禹所以危漢宗林甫所以禍唐室曰然則人君何以辨之曰捨其迹而責其心術斯得矣

人臣以無過自保此國家之深患立論開明可感

契丹之強不及元魏元魏已有中原

論時事　韓琦

臣聞漢文帝繼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安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為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也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切覩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其大槩切以契丹

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為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遠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以啓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為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奸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恃兵力至元昊則奸亂逆志西併卄源諸蕃以拓境土

自虔種落强盛故僭號背恩非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晉年跳梁於銀夏之間耳且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衂今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人納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則必能使元昊舉兵乎况比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非虜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又因中原朝廷若矜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

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藉其誓約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西鄙於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卽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真宗北征時何如哉如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渡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宫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守之備陛下可以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

血者誠憂及於此異陛下一寤而悉爲極救也朝廷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旦違之哉彼豺狼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而待之乎夫得以先見預爲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爲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夜思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患臣輒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畧一曰清政本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多苛碎纖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

預聞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爲法可擬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纔午卽出欲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忽遽簽書而去何暇議及邊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事論三曰擢材賢自承平以來用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衆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倣祖宗舊制於文武中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非虜通好三十

餘年武備悉廢近慢書之王騷然莫知所謂宜遴轉運使二員咨授經畧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昊賊陷豐州掠河外熟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爲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蓄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克己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官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爲張皇勞民不若陰營洛邑以爲遊幸之

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皇居壯矣

所條七件言約旨深末段營洛更有遠見若從其言必無靖康之禍

第一第二等戶必是家有積錢何爲亦給官錢而其數更多朝廷掊利之心豈不昭然著見

論青苗

王安石議行青苗法時爲陝西安撫使上疏力諫

韓琦

准轉運及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牒給青苗錢須十戶以上爲一保三等以下人爲甲頭每戶支錢第五等及客戶毋得過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餘錢委本縣量度增給三等已上更有餘錢坊郭戶有物業抵當願請錢五五家爲一保依青苗例支借諸縣不得避出納之煩致諸人扇搖人戶却稱不願請領如不願請領即具結

罪狀入馬遞申以憑若遲官曉諭如却願請本縣於繫人別作行遣事理稍重具事申奏如夏秋收成物價稍貴願納錢者當議減市價錢數比元請錢十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錢一千納錢不得過千三百臣竊以國之須號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則四方觀聽孰不欣服伏詳熙寧二年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謂合先王散惠興利抑民豪奪之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

支借且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戶乃從來兼并
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
是官放息錢與初詔抑兼并濟困乏意絕相違戾欲
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為甲頭
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防
保內下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復峻
責諸縣人不願請即令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却有
願請者則干繫人別作行遣或具申奏官吏懼提舉
司勢可升黜又防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下浮浪願

請之人句免掊拾須行散配且下戶見官中散錢誰
不願請然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預買及轉運司
和買兩色紬絹積年倚閣借貸麥種錢之類名目甚
多今更增納此一重出利青苗錢愚民一時借請則
甚易至納時甚難故自制下以來一路官吏上下惶
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
業客戶雖或願請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責及
勒干繫耆手典押耆戶長同保人等均陪之患大凡
兼并所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逋欠官中不許受

理往往舊債未償其半早已續得貸錢兼并者與奪
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則
不然須夏秋隨稅送納災傷及五分以上方許次科
催還若連兩科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給官本
因而寖有失陷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緣此煩費虛擾
之事不敢具述去歲河朔豐熟常平倉糴米斗錢不
過七十五至八十五以來若乘時收斂遇貴出糶不
唯合於古制而無失陷之弊兼民間被惠亦足收其
美贏今諸方有糴入而提舉司亟令住止盡要散

充青苗錢指望三分之利收為己功縣邑小官敢不
奉行豈暇更恤貽民久遠之患哉諸路所行必料大
率如此朝廷若謂陜西嘗放青苗錢官有所得而民
以為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遇會冬涉春雨雪
及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於一時則可也今乃差
官置司為每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陜西權
宜之比哉兼初詔且於京東淮南北三路先行此法
俟成次第即令諸路施行今此三路曾不能奉行
而遽於諸路遍差提舉官以至西川廣南亦皆置使

伏唯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勵精求治。况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唯知寬卹，未嘗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紜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欲望聖明更賜博訪，若臣言不妄，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

論青苗爲害公私之計甚詳，不知荆公以何抵對。

論西北和議疏　韓琦

臣伏見朝廷已封冊夏國，又契丹以西征回來告。當此之時，若使爲太平無事，則後必有大憂者三；若以前日之患慮及經遠，則後必有大利者一。請畧言之。自羌人盜邊以來，於今七年，小入大至，未嘗剉其鋒。今乘累勝之氣，而與朝廷講和者，得非凡軍興之物，悉取其國人，而所獲不償所費，又以絕在邊和市，上下困乏，暫就稱臣之虛名，而歲邀二十五萬之厚賂，非爲得計耶。且契丹勢素强，而夏人尚敢與之抗衡。若使其歲享金繒及和市之利，國內克實，一旦我之邊備稍弛，則必有大窺關輔之心，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一也。契丹昨以羌人誘致邊民，遂往討伐，既不得志而還，見朝廷封冊曩霄，其心必固不樂。近諜者傳契丹國人語云，往河西趁沙漠中，所得者唯牛羊耳，若議南牧，則子女玉帛不勝其有。臣恐契丹異日或更有邀求，或請絕西人之和，以隳盟誓。且河北兵驕不練，忽爾奔衝，則必震動京師，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二也。又昔石晉假契丹力以得天下，歲

石晉之賂契丹其輕如此然則非有大功於國家而〔?〕邀求重〔?〕者其鑒之哉

遺繒帛三十萬。今朝廷歲遺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五萬。使二虜日以富强。而國家取之於民。日以朘削。不幸數乘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不獨在虜。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三也。昨契丹自恃强盛。意欲并吞夏人。倉卒興師。反成敗衂。犬羊之性。切於復讎。必恐自此交兵不已。且夷狄相攻者中國之利。此誠朝廷養謀待釁之時也。若能內葺紀綱。外練將卒。休息民力。蓄斂財用。以坐待二虜之弊。則幽薊靈夏之地。一舉而可圖。振耀威靈。彈壓夷夏。豈不休哉。此臣所謂

後必有大利者一也。臣願陛下深思去大憂而取大利。則爲天下之福。今范仲淹富弼往河東河北經制邊事。必有所陳。然臣久在陝西。敢復陳陝西措置事宜。且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雖罷招討使。而邊備不可弛。請仍選有才望近臣爲之主帥。特降手詔爲之久任。使其經營一方。以備羌人翻覆之變。又四路所駐兵十分中宜留六分在邊。二分令東還。二分徙屯近裏州軍。其鄜延路屯河中府。環慶涇原路徙屯邠州永興軍。秦鳳路屯鳳翔府。逐路鈐轄一員駐泊

都監二員。與逐路知州同行訓練。而本路仍領之。非有事宜。不得輒抽動。其徙屯兵馬處。知州才望輕者。請選人代之。又四路所抽就糧土兵。請委逐路帥臣相度。歲分兩番。一番在邊。一番放歸本處。不唯減節邊上根草。兼使無久戍之勞。又陝西州軍經南郊賞給之後。官帑例皆空匱。今范仲淹若過陝西宣撫。則又有軍閒特支。從益所費。若臣策可行。陝西亦別無處置。不必仲淹更往也。復見諸路昨招置宣毅兵。近十一萬。然朝廷物力未克。何以贍給。况閭里緝務。自

有巡檢縣尉可以捕擊。若防群盜。只當益屯一路。都會之地。不必每州盡要防守。其宜毅兵。欲乞除河北河東外。其京東京西。淮南兩浙江南荆湖福建等路每指揮可减以三百人爲額。後有闕即招塡之。今天下兵冗不精。輕蠹財用。陝西河東河北京東州軍。已曾差官揀選。其餘路亦乞選近上內臣。分往揀選。所貴冗食可蠲。而經費可給也。

韓范兩公俱於和議既成後有處置深慮大臣謀國其忠如是

定州廳壁題名記　韓琦

郡縣守長有記於廳事之壁。前代無聞。唐始盛焉。當時名儒所述。則謂壁記非古也。若原地理。條物宜。陳山川之形勝。與風俗之好尚。則圖諜存焉。其所取者在乎彰善而志惡。名氏遷次。亦云求也。夫能推名氏以見善惡。謹遷次以尊王命。亦春秋之事也。雖於古未皆。而今可廢乎。河朔並邊之郡以十數。而定宿大兵。據戰地。故朝廷所寄之重。不與他比。慶曆八年夏五月。始詔魏瀛鎮定四路帥。各兼安撫之職。定之帥。領定保深祁四州。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四軍。凡兵民之政悉主之。首是任者。非得文武兼備之才不可居。而謀及愚者。故臨治以來。惕焉自勉。以思報稱。幸時既久。吏民軍旅。率相信順。事日簡。得以補綴闕漏。因訪國朝以來為州者之次序。將刻石以傳焉。而吏曹狃於武事。不以圖籍為意。壞敗忘缺。卒不可究。若但取近年可記者書之。則又義無所本。今故以朝廷更制之始為首。尊府圖而勸新治也。夫已之為政是否。固不可以自明。必俟後人迹其行事。然後善惡詳焉。則予與來者。既鏡其名氏。揭諸聽斷之所。朝夕視之。思不愧於後人。座右之誡也。可不謹乎。

嘉祐元年公始拜樞密帥定。時猶未入政府。定大府也。蘇文忠亦為之

諷公此時
諸不以諫
亦自待

諫垣存藁序

韓琦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至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冀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夫欲說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爲主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鈌擢授右司諫而留之竊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爭之難蓋知體得宜爲難夫

得通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聽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以報陛下而知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徙爲高論以賣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綱紀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樞垣實前自爲誠之力也其所存藁欲歛而焚之以効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衮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策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離爲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藁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聰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虛懷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教之有迹云時慶曆二年三月十五日泰亭西齋序

魏鄭公以諫草視史官唐文皇不悅我　朝王三原自梓諫章有爲蜚語入禁中者遽毀其書若魏公此論可以折之

論河北七事

富弼

臣伏以河北一路。蓋天下之根本也。古者未失薊燕之地。有松亭關古北口。居庸關。為中原險要。以隔閡匈奴不敢南下。而歷代帝王。尚皆極意防守。未嘗輕視。自晉祖失全燕之地。北方關險。盡屬契丹。契丹之來。蕩然無阻。況又河朔士卒精悍。與他道不類。得其心。可以為用。失其心。則大可以為患。安得不留意於此。而反輕視哉。臣昨奉詔宣撫。自度河而北。徧詢土人。熟知祖宗以來邊防事機者。觀其所說。皆有條理。

從來但論堅壁清野此以我靜制彼動也堅壁十此而擾者四至取文攻之勝耳若但堅壁而無邀擊之勢則當足以制敵哉

太祖太宗之時。契丹入寇。邊兵或有喪敗。而不能長驅。真宗初。邊兵亦少失。而有長驅之患者何哉。蓋太祖太宗時。屢曾出師。深入攻討。及寇至。又督諸將發兵禦戰。胡騎雖勝。知相繼開辟援兵四至。無退藏之懼。是以忽忽出塞。不敢長驅也。洎真宗即位。懲喪師之衂。遂下詔邊臣。寇至但令堅壁清野。不許出兵。縱不得已出兵。只許依城布陣。又臨陣不許相殺。賊知我不敢出戰。於是堅壁之下。不顧而進。一犯大名。一犯澶淵。是故雖無喪師之失。而有長驅之患。真宗再

幸河朔。幸而講和。不然。事未可知也。臣嘗為史官。盡覽國史。以土人之說。參驗之。大略相合。既得祖宗朝守禦利害。又伏思今來事體。不及祖宗朝。其事有七。朝廷號令不一。前後自相抵牾。事有緩急。四方不能遵行。北虜苟動。必有闕誤。此號令不及先朝嚴明一也。自西鄙用兵。今七年矣。大小凡經十餘戰。每戰必敗。官軍沮喪。望風畏怯。此威令不及先朝震赫二也。北虜之衆。又非西賊可比。苟有變動。何由以威武取勝。兩府大臣。不敢主事。設有所主。斷然而行。則橫議群興。惑亂聖聽。以此往往破壞。暫行復止。是故朝政不舉。北虜苟動。事繫安危。誰敢為朝廷主行之。四方多事。此執政事者不及先朝大臣主斷三也。塞下之人恩信不及。配率重大。朘肌及骨。憂愁怨恨。莫不思亂。近年凡有盜賊應者如雲。足見人心多叛。北虜苟動。大兵四集。百姓必有觀釁而起者。自憂內患不暇。豈暇防外虞哉。此民心不及先朝固結四也。朝廷費用浩繁。財物殫竭。取於民則民人已困。取於帑則內帑有限。今河北諸州軍。唯糧儲稍有準備外。其餘藏

庫無不空虛北虜一動所費無涯今未有財用所出之計此財用不及先朝豐足五也外有强敵窺覘中國或攻或守須得健將今河朔止有一二人可充偏裨五七人可於陣中役使北虜苟動大兵畢集都未有將帥統領此將帥不及先朝有謀勇而輕戰陣六也軍政縱弛士卒驕惰居常少有鈐束不過笞箠已誤殺害都將結扇逃背若忽有調發便當矢石則豈無變亂與外寇合勢為冀昨保塞事起滄州兵欲刼瀛州莫州兵欲刼順安軍自餘至城下者無不白日刼人殊無畏憚其事甚近可以為驗此士卒不及先朝整肅七也上件七事盡臣目覩耳聞不敢緘默恐係邊防大計伏望陛下特留聖念以先朝已試之效而革因循之弊奮自宸斷以為久長之策不勝大幸

是時北事不及西事蓋西邊嘗用兵而北不用兵久故也然為宋患者在北不在西

招流民屯田疏　富弼

臣竊聞河朔軍儲每歲不減六七百萬斛自來本路賦入外須更令客旅入中方得充足今水災之後凡民大半流徙從來沃壤盡為閑田又河朔所占地半至多無由耕稼臣竊計見入之賦不過三分之一别路支撥增添亦不過十萬斛穀價增貴必無入中之助則是河北每歲軍儲頓虧一半已上雖朝廷極力救濟臣知無以出辦况别路所撥之物已是那輟應副若更減輟兩科則彼自虛竭必是難為支撥民力不得不困國用不得不窘臣兼體量得河朔流民東走登萊濰密南奔淮楚荊襄西至并代關陝北抵幽燕及山後諸鎮睽離四散無所不之三二年間唯二等有力或可歸業自餘流浪忘反卒無還期河朔逃田盡成廢棄河朔軍須無以供億若不早為擘劃恐朝廷財用殫耗遂至不支甚非為國之計也臣嘗覽載籍歷代備邊守戍多用屯田趙充國守先零曹操守西城諸葛亮守魏羊祜守吳當時皆為戍邊頗多軍食不足盡取營田之利遂立破敵之功况今陝西

河北緣邊甚有置屯田之處。法制多在。增修不難。臣欲乞朝廷指揮河北州縣。去年逃田。隨所在擬為屯田。諸處抽差廂軍給使。如不足。即募流民。日得數千人。不必比招軍人例。勿支破衣糧。但量給口食。粗令飽足。既免凍餒。必樂服田。況本是農家。不勞教勸。或更許收成後。十分中少給與一二分。以充贍養之資。則應募者其孰能禦之。兼自來經水。田土十倍肥濃。耕鑿之功。不甚勞力。但能布種在地。便有厚獲之望。至於農具牛畜。亦易為經度。或慮災傷之後。難得牛畜。只用人亦可應急。若朝廷嚴切指揮。速令興作。必然今秋便有所入。一二年後。不可勝食。纔候流民復業。遂旋據其元地給與。則向時流徙。不患其不歸也。方今至急之務。無出於此。伏惟聖慈早賜裁擇。

鄭公此奏開田不荒流民得食國家又可省費賢於青州之招廂軍也

論不可過待西使疏

富弼

臣近者竊聞昊賊遣其偽六宅使賀從勉、齎書到闕、欲議通好事。頗秘密。臣不知審實。但外人傳說昊賊來書、未肯稱臣、別圖位號、兼臣昨在西京、閑居養疾、竊見傳宣下河西一路州軍、排備祗候西使次第甚盛、又令逐州通判就驛相看、置酒管領、臣甚憂事體大過、必恐下面難為處置、有失中國制馭夷狄之術也。臣又竊聞西使之來。非自然之意。蓋契丹特遣使往河西。發之令來。既是元昊稟畏契丹。使來貢奉。元昊不敢不從。即不假怨怯。可且持重與之商議。縱時下未合。必有後圖。今來請和。既不由元昊。使人豈能專其可否。以此思之。朝廷待西使不必過當。大凡措置機事。在乎制之於初。初若失宜。後難效應。臣又今日竊聞西使入見。賜與甚多。既許人使偽官之稱。則元昊所圖。勢難止遏。苟一一遂其所欲。臣不知向去事體如何。況臣去年兩使北虜。所議西事。甚是分明。臣前後邀勒度數頗多。不能一一記憶。臣今省得再去時。與館伴劉六符所說一節。臣謂六符云。北朝將

來令元昊如何歸附。須是卻令依舊納款。不可令別有所望。六符云。固是如此。況元昊自來稱臣於南朝。令來更待望甚。定是須令納款稱臣。況南朝與北朝書云。彼若翻然效順。此必待之如初。臣今記得上項一節甚明。伏乞朝廷檢會。臣再奉使過日別錄照對。方見的實。何者。所許北虜歲添金帛之數。蓋爲令他指揮西事。初既不遂。張此名聲。今來又卻不依舊約。則是虛受前恥。高不獲後效。甚可痛惜也。此事朝廷須是廣爲思慮。何者。北虜元許卻令稱臣。今來自是

朝廷過有許可。亦恐北虜意不欲謂元昊於中國尚不肯稱臣。於我豈肯卄分。則是因此致他北虜亦難制。元昊元昊亦自此所圖愈大也。若北虜遣使以此來問。則朝廷何辭以對。又慮元昊若不稱臣於朝廷。則北虜必曰元昊本稱臣於南朝。今元昊既於南不復稱臣。漸爲敵國。則是元昊與南朝等。唯我契丹獨尊矣。臣謂北虜因此益熾。必自喜名分暗定。異日稍有釁隙。緣此若有所求。則未知朝廷何以待之。臣旦夕思此二事。將必有一焉。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

願朝廷且執北虜所約。更加裁擇。不可容易過許。則不至別生後患。臣又恐延州及京師幹當事人。且貪成功。不爲國家思後來之患。伏乞陛下與兩府臣寮。深切計慮。必無後悔。然後從而行之。則天下之幸。宗社之福。臣不勝懇懇之至。

鄭公請斬元昊使臣見大臣意畧之雄斷於此疏見大臣計慮之情深真天下之偉人也

歷代古文國瑋卷之終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二

襄西方岳貢禹偁評選

宋文

乞令邊臣辨明地界　　歐陽脩

臣伏見近日北虜於四望口起立寨栅、及於銀坊冶谷已來侵過南界壘石爲城寨等事。竊以北虜翻立寨栅、已違誓書、然猶在彼界內、可以佯爲不知。不須緊問。兼爲一中國却合有興修去處、可以引彼爲詞。以寨問難。雖然如此、亦當早爲預備、便合於界首分明界防、彼亦必更南侵。事既造形、理須杜漸。其如朝廷選任非人、從來以定州一路、付與李昭亮、其人昏懦而不曉事机、雖有勾當事人、並不能先詞探得起寨事端、及已立了寨栅、又不能預防侵界之患、直至四捉了巡邊指揮使湯則、侵了銀坊以南邊地、大與人夫壘古城寨、至今終亦不能辨理疆界、拒絕侵凌、竊以北虜號爲大戎、自古畏強欺弱。今若便示以怯、不爭于初、則必更引其貪心。別有侵擾、養成事體、漸大而不與之爭、則爲患不細。爭之則必起事端、惟在

即今速爲處置。據今事體、不煩朝廷、只委邊臣自可了當。然湯則被囚之後、亦不聞別有舉書至今侵界立寨等事、但聞娘順止約、彼既不聽、亦別無謀。臣近體問得往年雄州西北、亦曾爲北虜侵界、立數處舖屋。當時邊臣葛懷敏力以公牒往來爭折、却舖屋。北人竟不敢爭。況今來所侵南界、百姓見耕種田中。地界分明。易爲理會。今來已蒙朝廷差王德基知定州。其人久在雄州。頗諳邊事。伏乞早降朝旨。下邊臣速令止絕、辨理地界、早見分明。兼聞軍城西北山路險絕。銀坊等口。皆可出兵。我於此口。扼其險要。是中國必爭之地。彼於今日侵得此一二十里。則險固在彼。而他日行兵、是彼可以來我不可往之勢。以此言之。尤不比河東陽武天池等處侵地、便因循不爭。伏乞朝廷早賜指揮王德基、如娘順止約、不得即須力與論辨。仍乞令檢會雄州安撫司等處、往年曾折却舖屋行遣。令依此相度施行。所貴邊防。不生他患。取進止。

蠻夷不可示弱所以杜侵陵之漸

論契丹侵地界狀　歐陽脩

右臣伏見北虜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兵湯則侵過銀坊冶谷地界等事竊聞朝廷至今未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辨竊料朝廷之意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夫虜性貪狼號為犬戎欺弱畏強難示以怯今杜之於早而力為拒絕猶恐不能若縱之不爭而誘其來侵乃是引惹況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其險要所扼在于軍城銀坊等路若彼奪據而不爭則

北寨王柳等口漸更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盡為彼奪一日使虜以大兵渡易水由威虜之西平陸而來以奇兵自飛狐出西山諸口而下則我腹背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此蓋兵法必爭之地也且與人為隣敵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爭雖使我弱彼強尚須勉強何況勢鈞力敵又違誓約而被曲我直乎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蓋由未察虜中彊弱之形而不得其情偽之實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虜之色而無憂虜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遠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机者懼虜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彊弱之形得其情偽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且戎虜雖以戰射為國而耶律氏自幼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遭勍敵謀臣舊將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貫寧者無三兩人寧才不及中人已是彼之傑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臧嘗初對梁適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反議和乖

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戰累敗亡人失馬國內瘡痍誅斂削前漢人怨怒往時虜殺漢人者罰漢人殺虜者死近聞反此二法欲悅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虜人亦已怨矣又聞今春女真渤海之類所在離叛攻劫近幾稍寧方且招輯敗亡修完器械內恐國中之復叛外有西夏之為虞心自懷疑憂我乘虛而北襲故于界上勉彊虛張因我巡兵侵我地界蓋其實弱而示彊者用兵之詭計故臣謂苟能察其彊弱知其情偽

腐人之見猶加此

則無不爭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自國家困於西鄙用兵常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二虜相失而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為我之福則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為我禍乎臣謂北虜昨所以敗于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逢勍敵耳聞其自敗衄以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通拒丁口東募甲兵處處開教閱之場家家括糧馬之數以其天姿驍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彊難敵矣今虜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為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因

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既頻而謀臣猛將爭能並出則是夾山一敗警其四十年因循之弊變驕心而為憤志化惰卒而為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北虜之福非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二虜執非久相攻者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兵則必復合使北虜驅新勵之彊兵無西人之後害而南向以窺河北則又將來之患大者也臣雖不知朝廷傾河北為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去年則亦可見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衆材而擇能恣於

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一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已來差除漸循舊弊凡幹斂之吏熟于北方事者舉留奏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殆亦足見朝廷不憂河北之事辦否也至如廢緣邊久任之制而劉貽孫以王世文當冀州李中吉當廣信王中庸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此數人于閑僻州軍尚憂敗政況于邊要之任乎臣恐以朝廷不以北事為憂則又怯懼如此既曰懼矣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不憂此臣之所未論也臣聞虜人侵我冶谷雖立寨

屋三十餘間然尚遷延未敢便跻兵衆更伺我意嚮慢若不及早毀拆而少緩縱之使其以兵守之則定難爭矣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至于湯則亦聞囚而未敢殺此亦不可不爭臣願陛下但以將來之患為憂不忘此事用人之際革去舊例而惟材是擇勿聽小人之繆謀勿於忠良而疑貳使得上下畢力庶幾漸成禦備至於目今小事未銷過自怯懼夫事之利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為太過言不激切則聽者或未動心此自古以為難也況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

敢冀盡信乎伏望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廢言則庶
竭愚瞽少裨萬一謹具狀奏聞謹奏
能懼而不能憂乃是宋人一代之通病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等狀

歐陽脩

右臣近準御史臺牒爲臣寮上言待制以上舉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等事奉聖旨去年勑命更不行用令臣知委者臣竊詳臣寮上言悉涉虛妄蓋因近日陛下進退大臣改更庶事小人希合欺罔天聽臣試請辨之據上言者云若令兩制以上保舉則下長奔競之路方今上自朝廷下至州縣保舉之法多矣只如臺官亦是兩制以上舉以至大理詳斷審刑詳議

刑部詳覆等官三路知州知縣通判選人改京官學官入國學班行選閤職武官充將領選人入縣令下至天下茶鹽場務榷場及課利多處酒務凡要切差遣無大小盡用保舉之法皆不聞以奔競而廢之豈可獨於省府等官偏長奔競而可廢此其攙罔可知也上言者又云遂令端士並起馳騖且馳騖盡係小人豈名端士至如自來舉官之法多矣豈能盡絕小人干求況自頒新勑以來何人昔是端士頓然改節馳騖於何門而得舉乞賜推究姓名若果無之則見

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不因請託、人莫肯言此、又厚誣之甚也。今內外臣寮、無大小、曾受人舉者十八九。豈可盡因請託而得。自兩府大臣而下。至外處通判以上。人人各曾舉官。豈可盡因請託而舉。若云其他舉官不請託。只此勑舉官須請託。即非臣所知也。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繁難要害之地。皆已委信任用。豈可不如外郡通判等。不堪委任舉官。況兩制之臣。除此勑外。亦更別許舉官。豈可舉他官則盡公。惟此勑則傾循私請。此其欺妄可知也。又云、每歲舉

一百五十人。致人多而爭差遣。臣筭一人有三人舉主。方敢望差遣。一百五十人。須一歲內有四百五十員兩制為舉主。今兩制不及五十人。使人人歲舉三人。即纔各是一人舉主。豈敢便爭差遣。況有不曾舉人者。或舉不及三人者。乞賜檢會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便可知其恣情欺妄也。近日改更政令甚多。惟此一事。尤易辨明。故臣不避煩言而辨者。伏冀陛下因此深悟小人希合而欺妄也。緣自去年陛下用范仲淹富弼在兩府。值累年盜賊頻起。天下官吏。

多不得力。因此廣建舉官之議。然亦不是自出意見。皆先檢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所以元降勑文。首引國書為言是也。當時臣寮並不論議。近因仲淹等出外。與朝廷經畫邊事。讒嫉之人。幸其不在左右。百端攻擊。只此事朝廷不暇審察。便與施行。臣昨見富弼、自至河北。緣山傍海。經畫勤勞。河北人皆云、自來未有大臣如此。其經畫所得事亦不少。歸至國門。臨入而黜。使河北官吏軍民。見其盡忠而不知其罪狀。小人貪務希合。又不為朝廷惜事體。凡事攻擊至

雖是如此議論然未有人去而政行者故大臣誠賢不可數易也

今未已。況朝廷用人。屢有進退。豈有一人纔出。便不問是非。盡改所行之事。若大臣一度進退。政令一度改更。如此紛紜。豈有定制。伏望陛下重察愛憎之私。辨其虛實之說。凡於政令。更慎改張。臣檢詳元降舉官勑意、亦是於國書檢用祖宗所行之法。今上言者、却云因諫官論列、致差遣不定、而有更張。事涉臣身。不敢自辨。然臣在諫署日。言事無狀。致今來臣寮指以為辭。豈可尚冒寵榮。不能自劾。請從黜罰。以弭人言。臣伏見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進退之際

各有恩意此所以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國至死而不已也其今後臣寮希附上言攻擊前兩府所行之事乞賜辨明擇其實有不便者方與改更庶全大體則天下幸甚也臣伏覩去年八月二日元降勅命節文云比於國書擇諸治要見其官人之際尤慎外臺之選又云然其進任必屬近臣又命告示賞罰之命皆三朝之攸行此是元議舉官因依乞賜詳酌臣無任激切祈天待罪之至

要之保舉實不能免請託然使朝廷功罪分明則請託正不足畏也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歐陽脩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

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于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

則恹㾾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
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
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
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
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
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
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
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閒居
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

此而言臣是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
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
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來不見
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名位則可
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于陝西
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學士兩
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
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
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别有所爲陛下

見其皆未作事乃特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
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
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
列大事而施行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畧條數事
然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
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効
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
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
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

遲緩自[illegible]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
[illegible]哉至如兩路宜撫聖朝常遣大臣况自中國之威
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于天下北虜
乘釁遂盟而動其書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
憤耻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莫大
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
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國家之前耻沿山傍海不
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
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

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加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

圖任則不勝幸甚

力破朋黨專權四字舉其實事而明之更為洞快

論史館日曆狀

歐陽脩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

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宜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月日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

事在自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

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為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為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為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歐陽脩

月日具官臣歐陽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為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為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上多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

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為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

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恡。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相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

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寛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于治者久矣。而綱紀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

災水旱。飢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

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

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下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臣昧死再拜

大凡人主誤用一不才之人有因人言而益堅者皆起于多疑而成于求勝故歐公從其本而救之

論修河第二狀　歐陽脩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埶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埶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壠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爲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埶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埶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

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澁乃於滑州
天臺埽決葺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
狗廟決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
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
以壅淤故又於橫壠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
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
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壠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
間河未爲患至慶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下流先
淤是時臣爲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

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
商胡口決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是下流淤塞
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
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
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
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北
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
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
頓淤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

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
事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
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
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
千八百萬稍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
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
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
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
又欲增一夫所開三赤之方倍爲六尺且闊厚三尺

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苦若云
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
所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
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
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
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
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
門橫壠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
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水之實今下

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濵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澁。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虚費天下之財。虚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

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別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于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大禹治河。皆從下流用功。然下流無定。河勢之所趨即下流也。歐公欲因利就便。不爲高奇之論。固已識河之性矣。

論修河第三狀

歐陽脩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壠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

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有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但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力。

猶當爲之況開仲昌利口詭辨謂費物少而用功不
多不得不信爲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
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
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
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
欲與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爲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
哉至于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
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
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

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
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
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爲也今言修六塔
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爲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
常談也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爲國計者欲何所
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
以試奇策而僥倖于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
必肯爲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
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

未如不爲患今順已決之流治堤防於恩冀者其患
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
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横壠以來大名
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
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
意於堤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
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于大害所謂其
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
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

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
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
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
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爲功不小又聞六塔河道治二
千餘里堤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
數倍其爲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
水入六塔而東横流散溢濱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
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
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

貪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之淤高。流行梗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爲害而無涯者也。今爲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而此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壠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爲、惟治堤順水爲得計。及奉使往來河

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爲是。下情如此。誰爲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爲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爲小人僥倖恩賞之資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審擇利害極爲精明

論水災疏

歐陽脩

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疏于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伏覩近降詔書以雨水爲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爲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渰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衢溺奔逃號

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栰露居、上雨下水、纍纍老幼、狼籍于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塚、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爲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懼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

心廣爲諮詢冀以消復禍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爲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闕臣寮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爲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于朝者亦衆然爲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有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

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爲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爲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羣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羣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羣臣欲以汝爲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爲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況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爲皇子爾未即以爲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爲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于內大臣早夜不敢歸

勤之以可衆所以破其不解之嫌

家飲食醫藥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表
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羣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
祈塡咽道路發于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
愛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故爲陛下之慮遠也
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爲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
不從乎中外之臣既喜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
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于左右然後文武羣臣奉
表章爲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爲陛下歌
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

嘗睎以大將得軍情爲危事猶是五代之陋習

者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用立爲儲副也既可以徐
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
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以爲不可今三四年
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
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
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
雖其心不爲惡不幸爲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
禍而爲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
保全青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

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爲言有惟陛
下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
猶以臣言爲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
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
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爲
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
莫若長子殆此之鑒戒乎至于水者陰也兵亦陰也
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
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爲福

應也臣伏覩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
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羣臣應詔爲陛下言者臣
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臣昧死再拜

仁宗春秋高而無子多所忌諱故不爲憂危之詞
而進以喜樂之事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歐陽脩

臣伏見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漸以沸騰蓋緣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姦言好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前在相位累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恐畏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于用人尤所審愼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于前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

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讜論不附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臣謀而用之乎豈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

昌朝陰結宦竪構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既在嫌疑必難啓口若在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稱譽昌朝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陛下必不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訣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皆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

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于聖聰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內降以起獄以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已如此則使其在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其志傾害善

人壞亂朝政必爲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抑左右
險薦之言採縉紳公正之論早罷昌朝選其舊德則
天下幸甚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
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
裨補取進止

人主不能公議而獨任一人未有不自矜其獨斷
者而臣下以公議持之則以爲下比而脅君上之
權故人主愈疑公論愈不勝而小人愈安而不知
所謂獨斷者乃左右之所以陰用而有力者也人

主以爲違公論而獨用一人則其人必無黨比而
盡心于我可得其用又不知公論既去雖有賢者
亦無以倡率羣謀集天下之事況其如昌朝者乎
故曰人主非公論不可獨斷獨斷而違公論者亦
未有能得一人之力者也

論契丹求御容劄子　歐陽脩

臣伏見契丹所遣汎使專爲御容而來中外之議皆
謂前歲既已許之於理不可中止失於不早踐言至
彼非時遣使及朝夕以來傳聞頗異或云大臣共議
欲遂拒而不與若然則臣恐釁隙之端自此而始禍
患之起未易遽言大凡爲國謀事者必先明信義重
曲直酌人情量事勢四者皆得然後可以不疑苟一
有未然尚恐敗事況四者俱失豈可不思契丹與中
國通盟久矣而鄉來宗真特于信好自表慇懃別有

家書繼以畫像聖朝納其來意許以報之而乃遷延
至今遂欲食言而中輟是則彼以推誠結我我以不
信待之失信傷義甚非中國待夷狄之術而又其曲
在我使彼易以爲辭自南北通和以來信問往復之
際每於報答常從優厚假借既久其心已驕況此畫
像之來特表慇懃之意是則於平常之禮厚報以驕
之慇懃之來則不報以沮之沮之彼必怒不報彼必
恥懷恥畜怒何所不爲此人之常情也許其父不許
其子厚薄之際此亦人情之難處也臣竊見契丹來

書初無寒溫候問之言直以踐言孤約爲說其意在
於必得若此時被沮執必更來事既再三豈能堅執
若待其失于遜順已成釁隙然後與之則重爲中國
之辱又使夷狄謂中國難以恩意交惟可以執力脅
因之引惹別有它求則爲後患何可涯哉今虜主雖
弱而中國邊備未完廟謀未勝未可生事而欲執我
曲彼直之辭以起戎而結禍夫察彼事勢必不能中
止量我事執又未能必沮之臣故曰四者俱失也臣
又聞虜使入境之日地震星殞變異非常先事深防
猶恐不及失計招禍豈可自爲臣願聖慈出於獨斷
勿沮其善意無失我信言臣今欲乞回諭虜中告以
誓約直候今冬因遣常使時與之則於事體稍便伏
乞速下兩府商議上繫國家利害臣不敢不言今取
進止

敵國之禮有事不可過怯無事不可過慢歐公所
以重失遼人之意也

論選皇子疏　歐陽脩

八月日翰林學士朝散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
修撰刋修唐書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輕車都尉賜
紫金魚袋臣歐陽某昧死上書于體天法道欽文聰
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
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忠
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
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
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
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寔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
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
見兗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
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
異於凡倫其爲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御雖未有皇嗣
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漸踈左右則
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
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
賢可喜者錄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視膳亦

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亦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閑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

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乞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

論人主家事宛如家人父子之言，眞可以處人骨肉之間者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歐陽脩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脩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爲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

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
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
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怨
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
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
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
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
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
為嫌其不可為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

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
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愼為賢及其弊也循默苟
且頹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為非至於百職不修紀
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
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
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
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
令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
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

而非之或以謂好訐陰私或以為公相傾陷或謂沽
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群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
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非為己利讒
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為信自是
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
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
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為盛德於朝廷補助
之效不為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織邪之人凡
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利害是

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
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徼訐逐人之位似於傾
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
天下之人所以為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
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得以為說而惑亂主
聽今後言事者不為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
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
為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
取而不為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

安取為其所不安為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為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共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為三司使而處拯他

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為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候誅戮

君子行事不可使小人藉口此論所以尊朝廷之體而成包公之德也

論監牧劄子　歐陽脩

臣所領群牧司近準宣差吳中復王安石王陶等同共相度監牧利害事竊以國馬之制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司失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前後因循重於改作今者幸蒙朝廷因言事之官有所陳請遂差臣察相度更改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繁弊病亦衆若祇坐案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為更張剏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遙度必須目見心曉熟於其事然後可以審詳裁制果

決不疑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況此是臣本職豈敢辭勞欲乞權暫差臣仍於吳中復等三人內更差一人與臣同詣左右廂監牧地頭躬親按視至於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官吏勤惰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溫涼亦有便否籍何以致馬之耗減今何以得馬之蕃滋便可究其根源兼要采於衆議如此不三數月間可以周遍然後更將前後臣寮起請與衆官參詳衡慮與其坐而遙度倉卒改更其為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

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悉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皆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今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傍。草地甚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往時河東軍馬。常在此處牧放。今馬數不少。閑地極多。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天池、元池一監之地。尚

蕃可得。又臣往年因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欲乞更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差官就近於轄下訪求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處。如稍見次第。即乞朝廷差官與羣牧司官員。同共往彼踏行擘畫。若可以與置新監。則河北諸監內有地不宜馬處。却可議行廢罷。惟估馬一司。利害最爲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於其多中時得好馬。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漸少。兼亦好馬不來。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亦須知其委曲。欲乞特差羣牧司、或禮賓院官一員。直至秦州以來。體問蕃部券馬利害。凡此三者。雖暫差官。比及吳中復等檢閱本司文字、講求商議。未就之間。已各來復。可以參酌相度。庶不倉卒、輕爲改更。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今取進止。

此時尚行監牧之政。故董牧地選牧人去其害馬者。而馬政可舉。至保馬之法行而馬政大壞。且貽其禍于民矣。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歐陽脩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在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啟沃，茂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

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言事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聽？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之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于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

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于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者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

終始。恩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愼重于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

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遲延數年。然後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爲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爲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割斷恩以義。非智節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至於去歲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

況介等比者雖爲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爲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伏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當時公在樞府而拳拳以諫官爲言大臣爲國之心可謂深至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一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三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

宋文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歐陽修

右臣伏見諒祚狂僭𨶒隙已多不越歲年必為邊患臣本庸暗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庶裨萬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𦵏興克

叡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為邊患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為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款而我惟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强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困虛民弊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

與於前矣號為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為蓋繼遷之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為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為鼎峙之勢爾此臣竊料敵情在於如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視方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虛實强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真宗皇帝景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款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三十餘年矣天

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頹而元昊勇鷙桀黠之虜也其包畜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為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既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枝梧矣然而天下已困也所以屈意忍耻復與之和此

慶曆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用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嘗完緝不若往年之隳頹也士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綺紈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城壘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

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動可以早為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為中國利也臣請因此時雪前恥收後功但顧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廟筭係纍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絕邊患此臣竊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為誘我貪利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為其所邀或

進陷死地而困于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皆失備臣視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一千餘里分為路者五而路分為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為寨為堡為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為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為寡彼衆雖寡聚之為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

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足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所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為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

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
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
常得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
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為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
則我亦得志矣凡出攻之兵勿為大舉我每一出彼
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
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
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
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

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為謀不
重蓋欲攻靈夏方盛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為一
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
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務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
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漢兵馬之彊
弱騎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一出
一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
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廵撫遍
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

騎出入之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畧其餘不可先
言付之將率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詭詐之
所為宜少假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
其事以待吾之為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
甲畜養糧常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
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枝梧不暇則勝勢在我
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
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知中國之彊
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為利矣凡臣之

所言者大畧如此爾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
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
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蒭蕘之
一說爾

此等議論宋人必不能為然制勝之長策實在乎
此不可因其不能行便謂不可行也

論能鄭戩四路都部署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覩勅除鄭戩知永興軍仍兼陜西都部署自開此命外人議論皆以爲非在臣思之實亦未便竊以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或四路都置部署或分而各領一方乍合乍離各有利害惟夏竦往年所任鄭戩今日之權失策最多請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今而不復問戩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蕃漢十萬之兵治邊二三千里之事盡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

或曰戩雖名都部署而諸路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而必禀朝廷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禀於戩又禀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戩戩始下於治邊只此一端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戩既不專若小事又不由戩則部署一職止是虛名若小事一一問戩則四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其寨柵遠者千餘里使戩一一處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則爲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戩而但使帶其雖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三千里之邊事作一虛名使爲無權之大將若知戩可用則推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善罷之豈可盡關中之大設爲虛名而以不誠待人其失四也今都部署名號四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禀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將不由都帥則上下相劾皆欲自專其失五也今都部署是大將反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帥部將却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體不順其失六也若知戩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其職則是大臣顧人情避己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

人言其失七也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西來有此擘畫琦等身在邊陲曾爲將帥豈可如此失計臣今欲乞令兩府之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署利害其鄭戩既不可內居永興而遙制四路則乞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臨政以爲關中之重其任所繫亦大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事名（一作體）皆順處置合宜令取進止

邊鎮之患莫大於節制太多而事權不一雖能者尚不可而況于不能者乎反覆論之最爲熟悉

再論按察官吏狀　　歐陽修

右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日首曾建言方今天下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差按察使糾舉年老病患贓汚不材四色之人以行澄汰仍具陳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蓋欲使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甚惡者黜有善者升中材之人盡使警勵此臣所言者乃所以救民急病革數（四一作十）年蠹獘之事若非遭逢聖主鋭意求治之時上下力行之

不可也今何議者憚於作事惟樂因循秪命諸路轉運使兼其職命出之日外論皆謂諸路之中貪贓如魏兼老病如陳杲穢惡如錢延年庸常𪐴𪐴如袁張可久之輩盡爲轉運使皆自是可黜之人必不能舉職臣亦再具論奏其議格而不行按察空名日遂寢廢生民蠹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德日新憂心庶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亦難行欲漸漸整頓則因弊已極而未見速効臣謂如欲用功少爲利博及民速於事切則莫若精選明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如臣前所陳者而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治田不可一槩也蒿萊蕪穢久荒之地必先力加墾闢芟除待其成田然後以時耘耔冗濫之官蕪穢天下久矣必先力行澄汰待其百職粗治然後精選有司常令糾舉今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之耘耔者耳寬猛攻治各有所宜也漢時刺舉唐世黜陟使考課使之類歲歲遣出祖宗朝亦

有考課院蓋按察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異事也方今言事者多以高論見棄或以有害難行如臣所言只是選十餘人明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有迹易見者著之簿籍朝廷詳之黜其甚者耳臣自謂於論不爲甚高（爲甚高三字一作遠）行之有利無害然尚慮議者未以爲然謹條陳冗官利害六事以明利博効速而可行不疑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如有可採乞早施行

一曰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

凡加賦斂朝廷未得其利百姓已受其害者往往如此

臣伏見兵興以來公私困獘者不惟賦斂繁重全由官吏爲姦匃或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姓而刻剝老繆之吏恣其羣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分姦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今若去此四色冗官代以循良之吏事隨便宜絕去騷擾使民專供朝廷實數科率免却州縣分外誅求故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別圖減省細碎無益者其利博矣

二曰不材之人爲害深於贓吏

國家之法除贓吏因民告發者乃行之其他不材之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謂凡贓吏多是强悍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不材之人不能駁下雖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羣下（下字一作不逞）共行誅剝更無貧富皆被其殃爲害至深縱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老病繆懦者與贓吏一例黜之

三曰內外一體若外官不澄則朝廷無由致治

今朝廷雖有號令之善者降出外方若遇四色冗

若得外吏補救朝廷亦是難望之事但本行不去情假耳

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不如朝廷本意及稽則或稽滯廢失全不施行而又無糺舉弃（一作空）（多）文若外邊去却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所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自能回改或執奏更易終不至爲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賴朝廷全繫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可不去

四曰去冗官則吏負清簡差遣通流

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不黜陟但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衆人爭

之（一作爭）爭得者無廉耻之風不得者騰怨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今若擇四色冗官去之則待闕之人可無怨滯

五曰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勸懼

今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材蓋爲朝廷本無黜陟善惡不分今若見國家責實考能逐去（求治逐一字一作）人人精別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強不敢因循雖有貪殘亦須斂手

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朞月民受其賜

腐弊之俗最易見矣

方今朝廷雖有愛（一作憂）念疲民之意然上下睽否必未有餘力廣惠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速賜蓋臣常見外處州縣每一綠官替去一能者代之不過數日民已歌謠今若盡去冗濫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朞月民即（一作文）受賜此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切者也

按察之官即今巡方之職也歐公云以除荒穢而今反以滋蕪賊其賢而求樣者十不得一二也蓋其選太輕其使太頻選太輕則人不求堅實使太頻則體必失威重而又以使之太頻也則選不得不輕愚以爲朝廷之上不必歲歲遣使但于朝臣之中擇其廉恭有威爲海內所望者數十人分行天下出于

天子之特命而不以爲御史之常差稱則加以超擢不稱則施以罷黜則貪殘之吏必有望風解綬而百姓受其賜者矣

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邊臣頻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約和了與未了苟實如此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虜縱使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介之隙而輒萌姦計妄有請求竊以戎狄貪惏性同犬彘遇強則伏見弱便欺是戎無謀動皆屈就謂我爲弱知我可欺故添以金繒未滿其志更邀名分抑使必從無事而來尚猶如此若更因西事攬以爲功別有過求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愚與智共爲朝廷寒心者也今若果有文字來督通和之事則臣謂醜虜狂計其迹已萌不和則詰我違言既和則論功責報不出年歲恐須動作苟難曲就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既難卒辦樂戎制勝當審機先臣竊惟在朝之臣尚偷安靜自河以北絕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挂心豈可待虜使在廷寇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張皇而已哉今國家必謹兩慮雖乖尚牽盟誓邊防處置未敢張皇以臣愚之淺深精選

欲皇戍防之臟都而林示世不者擇邊才之動實也

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帑務修完此最爲得也況今邊防處置百事乖方惟有擇人最爲首務今北邊要害州軍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臣寮中選擇十餘人不爲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如理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糧食凡百自辦不煩朝廷經度以茲預備尚可枝梧至如鎮定一路最爲要害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乃委以鎮府王克基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郡多匪其人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取見在邊

郡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職者留之其餘中常之材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若秋風漸勁虜騎有端陛下試思邊鄙之臣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當臣初授諫職之時見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鋭意求治必謂羣臣自此震懾百事自此修舉西北二寇最爲大者自當處置不待人言及臨嚇以來已數十日而政令之出漸循舊弊惟言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強施行其一二至如講利害正大紀綱外制四夷內紓百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有一事施行於外者臣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深恥無使夷狄之交侵駁發天威督勵臣下仍乞詢問兩府大臣西鄙和與不和能保契丹別無離說否苟有所說能以廟謀奇算沮止之否苟無謀以止之則練兵選將備邊待寇賊至而後圖能不敗事否臣願陛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以賂解今而有請則事難從矣勿謂累年西賊爲患習以爲常若此事一動則天下搖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而行

[illegible]

宋初選任邊將如李漢超姚內斌等各與一州聽其便宜極爲可法歐公論守備亦是此意

論軍中選將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累經敗失，京師勁卒，多在征行，禁衛諸軍，全然寡少，又無將帥，以備爪牙。方今為國計者，但務外憂夷狄，專意邊陲，殊不思根本內虛，朝廷勢弱，萬一可詳，無以枝梧。今軍帥暗懦，非其人，禁兵驕惰，不可用。此朝廷自以為患，不待臣言而可知也。臣亦歷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之際，恃安忘危，備患不謹，使禍起倉卒而至敗亡者多矣。然未有於用兵之時，而反忘武備，如今日者。兵法曰：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今外以李昭亮、王克基輩當契丹，內以曹琮、李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之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之安危繫此數人，安得不取笑四夷，遺其輕侮。臣謂去歲北虜忽興狂悖，今年元昊妄有請求，若使朝廷有一二人中材之將，叩頭効死，嘗身請戰，誓雪君恥，少增國威，則戎狄未敢侵陵，朝廷未至屈辱。奈何自中及外，都無一人，既無可恃，以力爭，遂至甘心於自弱。夫天下至廣，遂無一人者，非真無人也，但求之不勤。臣伏思自用兵以

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選試班行方畧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材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畧之人，尤為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齋挽而已。於此求將，而欲捍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敗於夷狄者也。臣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為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以為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盍思改革？又不知朝廷將為易得乎，為難得乎？為易得，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用意，早思求擇，俟其臨患，

何可得乎。伏望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盡去循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弭當今之大患。臣亦嘗有愚見，久欲條陳，若必講求，庶可參用。臣伏見唐及五代至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稍可稱者，往往出於軍中。臣故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試畧言求將之法，謹條如左。

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伎同者，每百人團為一隊而教

至將近于行伍則能知士卒之艱苦而浹洽其心

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隊將。此一人伎勇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為百人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裨將。此一人之伎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為千人之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夫伎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為勝矣。則當擇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大將。此一人之伎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為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伎勇不足。而材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誠能如此。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足。然後別立軍名。而為階級之制。無萬人為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比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之卒。而遞遷次補至于校帥。皆是凡愚塘懦之人。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則代舊禁兵萬

人散出之。使就食于外。新置之兵。便制其始。稍增舊給。不使太優。常役其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立。舊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兵。能之為利又遠矣。

右臣所陳。只是選勇將。訓衛兵之一法耳。如擇選破賊奇才與略之人。不可謂無。伏乞早賜留意精求。謹具奏聞。伏候勑旨。

凡游談浮議之人。最易僥倖爵賞。及其當事。多至覆敗。故武畧必試之戰陣而後見。然戰陣又不可嘗試也。則試之于治軍。此歐公選將之法。極有當于實事也

藝祖不江南使臣以不識字人管伴真齊王之大畧

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劄子　歐陽脩

臣風聞朝肯欲以殿中丞任顓管領元昊遣來十行人等。臣竊知元昊此來全無好意，不肯稱臣，索物太多，其志不小，乃是欲以強相迫脅爾。朝廷既必不能從，則待其來人凡事不可過分。至於禮數厚薄與多少，雖云小事，不足較量，然於事體之間所繫者大。凡兵交之使來入大國，必須窺伺將相勇怯，覘察國家強弱。若見朝廷威怒未息，事勢未削，則必內憂斬戮，次恐拘留。使其偶得生歸，自爲大幸，則我弱形未露，壯論可持。今若便損國威，過加厚禮，先爲自弱，長彼驕心，使其知我可欺，則議論愈難合矣。必若成就其事，尤須鎮重爲先，況其議必不成，可惜空損事體。前次元昊來人至少，朝廷只差一班行待之，今來漸多，遂差朝士，若其後次來者漸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彼轉自強，我轉自弱。況聞邵良佐昨來往彼，僅絕屈辱而還，則彼雖戎狄，不謂無謀。今其來人必須驕強，辭以圖相勝。若能先薄其禮，以折之，亦挫賊之一端也。其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管領，送置驛中，不須急閑至於臨觀餽犒、傳道語言，一了事班行足矣。臣料今國家若不能曲從其意，即雖尊寵來人，厚加禮遇，元昊不免出兵攻寇，還彼忿心，等是不和，何必自虧事體？不若修備以圖勝算。取進止。

宋朝每事先有厭兵之意，故夷狄益得以爲憤。萊公戒曹利用不得多許金帛，富鄭公爭獻納二字，歐陽公請不令朝臣館伴夏人，皆是欲爭上流之勢耳

古文國瑋集　卷之三十三　宋文卷五

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劄子　歐陽修

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治，須待同心叶力之人，而君臣相得，謂之千載一遇之難。仲淹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又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臣謂事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況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耳。及

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盛事固已朝報京師，募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欲作何事，此三人所報陛下果有何能。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効，陛下不宜不力主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專心銳志，必不自怠，而中外大臣且憂國同心，必不相忌而沮難。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終始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慶歷之際，雖是諸公商榷不精，更張太急，亦緣仁宗主持不定，故小人得以間之。歐陽公先見其端矣。

論葛宗古等不當減法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近日賊吏葛宗古王克庸滕宗諒等相繼贓汚事發內葛宗古情理尤惡臣伏覩去年朝廷命賈昌朝等減省天下冗費上自陛下供御之物至於皇后宮嬪飲食已來盡皆減節蓋謂調度至多公私已乏故陛下以身先天下自行減刻要供軍費凡爲邊將者所得一錢一帛宜思此物自生民困苦之中取其膏血陛下憂勞之際減自聖躬如此得之宜作如何使用今乃盜朝廷賞勞蕃夷之物賂養求食婦人

全家骨肉及供自已家口幷營造工作私家冗用之類量其如此用心豈是愛君憂國忘身破賊之人何足愛惜若律文已重卽乞盡行更不減法若舊法尚輕仍望特加重斷其滕宗諒王克庸若事狀分明亦望早賜勘鞫正行國典竊慮議者爲宗古等方任邊陲宜從寬貸臣非不知駕馭英雄難拘常法如太祖委用李漢超等蓋漢超能捍寇戎不爲邊患功大過小理可優容諸將守邊未有尺寸之効而先已踰違不法外恃敵在而欲望朝廷屈法姑息今朝廷未曾行寬假之恩而此三人不法如此更寬之則今後邊臣不復可以法制矣臣思邊上公使必欲使將臣不拘常法者若用之陰養死士招延布衣刺冒敵人實勞將校如此之數皆不必問其出入可恣所爲或其性本闊略偶不照檢誤用於私家原其本情亦可輕恕若宗古等故意偷漫減刻宴犒蕃夷軍士之物入已者有何可恕之理特減從輕有何可贖之功得以屈法若此三人不行重斷則邊臣知朝廷常在則可以常爲不法臣恐訛寇弄兵事無了日今取進止

姑息之朝最宜如此振勵況賊在邊境而法廢朝廷尤不可也

論江淮官吏劄子　　歐陽修

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為王倫事奏案已到多時而尚未聞斷遣乃聞議者猶欲寬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或斂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納兵甲或同飲宴臣謂倫一叛卒偶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蓋知賊可畏而朝廷不足畏也今若更行寬貸則紀綱隳壞盜賊縱橫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則王倫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已棄城而走望賊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輕

恕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指此兩路為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則天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陛下憂勤嗣守先業而一旦四夷外叛盜賊內攻其壞之者誰哉皆由前後迂繆之臣因循寬弛使朝威不振綱紀遂隳今已壞之至此而猶不革前非以寬濟寬何以救弊如晁仲約等情法至重俱合深行議者無由曲解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為備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有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人掠奪生人男女金帛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讓而不罪劫人之賊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淵古豈獨是朝廷素有備之州傳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蓋用命則破賊矣今朝廷素無禦備為大臣者又不責之守州縣者令有罪又寬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竊緣韓綱是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寬之只要韓綱行遣不重今大臣不思國體但樹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為

計出於聖斷以勵羣下則庶幾國威粗振賞罰有倫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乞不寬恕取進止

所論皆為國體自與法吏不同

論捕賊賞罰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方今天下盜賊縱橫、王倫張海等所過州縣縣尉巡檢、有迎賊飲宴者、有獻其器甲者、有畏懦走避者、有被其驅役者、朝廷於此憂賊之時、正患乏人之際、或於巡檢縣尉之內得一捕賊可使之人、則必當特示旌酬以行激勸、尚或未能者、猶須懸賞以待之[illegible]豈自而失賞伏見吏部選人區淦自出身以來、歷縣尉初任臨江軍新淦縣、一年之內、大小賊盜四十餘火內雖小盜數多其如強劫羣賊亦不爲

少據欲賞格合改京官、而有司守纖細之文執尋常之例、謂其所獲雖爲全火、而不同時、因不與理爲勞績、臣料天下州縣盜賊之多、無如新淦。天下縣尉能捉賊之多、亦無如區法。又聞法次任吉水縣尉、使其縣民結爲伍保、至今吉水一縣全無盜賊、民甚便之。法爲縣尉、官至卑賤、所至之處皆有可稱。臣思朝廷非不欲賞善罰惡以行勸戒、而患於有司泥弊拘守常文、致抑才能、失於旌賞。其區法偶與臣相識、因得知之、然人有不知抑而[illegible]可[illegible]竊以盜賊

是方今急患、縣尉方今切要之人、皆朝廷常念留意之事、臣輒有起請事件、具晝一如後、

一選人區淦捕賊之劾甚多、但爲有司拘守細碎之文、不理勞績、其人已升得職官、伏乞追取本人歷子、別加考驗、如實有勞能、即乞不拘常格、特與酬獎、以勸後來、

一臣謂天下羣盜縱橫、皆由小盜合聚、今但患其大、而不防其微、故必欲止盜、先從其小、能絕小盜者、繇極縣尉也、然而賞罰之法、其弊極多、只如捕盜

公娶但恐爭盡、豈必須是一日之內同時捕獲、假如有全火強盜、縣尉巡檢以死命鬭敵、若於兩日內捉盡、已不理爲勞績、其守文之弊、如此極多、欲乞下銓司重定捕賊賞格施行、

一臣伏見自天下有盜賊以來、議者多陳禦盜之策、皆欲使民結爲伍保、則姦惡不容、今區淦於吉水縣立伍保之法、三年之內、劫賊不敢入其縣界、臣欲乞特降指揮下江南西路、體量吉水縣自區淦剏立伍保之法以來、如實全無劫賊、又民間以爲

便利即乞須行伍保之法於天下。
天下盜賊日衆半是州縣養成朝廷若能舉捕賊
數多之人出為幕僚劇戢能效既著便與優陞此
亦救標之急務也然除盜之本又須一講求之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歐陽修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
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
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以此
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為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
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
臣忝為諫官每見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
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
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

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
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
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
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修媛進為美人中外皆聞以
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
頗多。恩澤日廣漸為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
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
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疋綾羅豈是
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

物議爲衆人至於中外識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非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內降應是疎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疎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疎遠親戚各家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爲開人自招謗[illegible][illegible]累聖德若陛下只爲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illegible]得爲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今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爲裁損取進止

言宮禁之事婉約曲致最得規諷之義

論乞與元昊約不攻唃廝囉劄子　歐陽修

臣風聞魚周詢余靖孫抃等奉使北虜皆有事宜爲北虜中詰問元昊通和之意將來必須因此別與朝廷生患又聞虜人已欲議移界至漸亦相侵禍亂之萌其端可見臣自去年春始蒙聖恩擢在諫列便直朝廷與西賊初議和好臣當時首建不可通和之議前後具奏狀劄子十餘次論列皆言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利害甚詳懇切亦至然天下之士無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無一人採臣說今和議將就禍胎已

成而韓琦自西來方言和有不便之狀余靖自北至始知虜知急和之謀見事何遲雖靡無及當臣建議之際衆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誠難力奪衆議今韓琦余靖親見二虜事宜中外之人亦漸知通和爲患臣之前說稍似可採但願大臣不執前議早肯回心則於後悔之中尚有可爲之理非來許賊之物數已太多然尚有禁青鹽還侵地等事非賊所利幸其因此自絕不遣人來朝廷深戒前非慎自持重因而罷議不落賊計則轉禍爲福後策可爲若賊志愈驕貪

心未滿復遣人使更有須求則假此爲名亦可拒絕今通和之事爲中國之患大爲二虜之利深萬一西賊貪深利而不惜侵地更無他求急來就和則此時取舍便繫安危陛下宜詔執議之臣定果决之計認賊肯和之意知我害彼利之謀尤須多方以事拒絕臣料西賊無故而請和者不止與北虜通謀共困中國兼欲詐謀款我併力以吞嗃厮囉摩旃瞎旃之類諸族地大力盛然後東向以攻中國耳今若未有他計拒其來和則當賜以詔書言嗃厮囉等皆受朝廷官爵父子爲國藩臣今若講和則不得攻此數族且攻此數族是賊本心所貪聞我此言必難聽約用此爲說亦可解和臣所以區區惟願未和者蓋臣愚慮知不和患輕易爲處置和後患大不可枝梧臣前後奏章論列已備此乃天下安危大計聖心日夜所憂臣爲言事之官見利害甚明若不極言罪當誅戮伏望聖慈特賜省覽取進止

嗃厮囉爲元昊肘腋之患歐公此計正欲結嗃氏之心以寒元昊之膽

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　歐陽修

臣風聞楊畋近與蠻賊鬬敵殺得七八十人首級仍聞入彼巢穴奪其積儲挫賊之鋒增我士氣畋之勇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謀慮事機宜思久遠竊恐上下之心急於平賊聞此小捷便形虛喜不能鎮靜外示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賞二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苟或如此則計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賊者殺一人頭賞錢十千官軍利賞見平人盡殺平人驚懼盡起爲盜除鄧和尚李花腳等數十頭項外其餘首領大小成火者不可勝數今畋所擊只一洞所聚已二千餘人於二千人中殺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餘時暫鳥散必須復集臣見自古蠻蜑爲害者不聞盡殺須是招降昨緣邵錦等失信於黃捉鬼遂恐更難招誘今若因敗小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服之機不可失也若令畋自作意度招取火頭項者因此小勝傳布捷聲其餘諸處結集者分行招誘藉此聲勢必可盡降旬月之間湖南定矣若失此時漸向夏熱我所病也兵當

彼慣習水上之賊小有敗衂則彼勢復堅不惟爲害
湖南必慮自此貽朝廷憂患今於未了之間便行厚
賞則諸處趂捕賊官等見晈獲賞爭殺平人而晈
等自恃因戰得功堅執不招之議朝廷亦恃晈小勝
更無招輯之心上下失謀必成大患其楊晈等伏乞
且降勑書奬諭授與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賞今湖
南賊數雖多然首惡與本賊絕少其餘盡是枉遭殺
戮逼脅爲盜之徒在於人情豈忍盡殺惟能全活人
命多者則其功更大仍乞明說此意諭與楊晈其賞
典乞少遲留庶合事體取進止

大凡邊吏遇大敵未有不以畏怯敗事遇小蠻未有
不以貪功生事者此疏可與呂黎黃家賊事宜同
觀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　歐陽修

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爭水洛城事枷禁滬等奏來
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況狄青劉滬皆是可惜之
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水洛城自曹
瑋以來心知其利患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
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
來聞有論奏非以水洛爲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
滬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
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

家西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轄
下劉滬則不惟於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
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水洛城之初奮
身兵劾不少先以力戰取勝然後誘而服從乃是党
留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
新降生戶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復叛則今後邊臣以
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水洛城更無可成之
期兼沿邊生戶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
兵以來諸將爲國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曹瑋

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而來暇今滬畜然力取其功龠就而中道獲罪遂無所成則今後邊將誰肯為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聞水洛之成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副今劉滬既與狄青興議縱使水洛築就他時萬一緩急狄青怒滬興已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副則水洛必須復失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於別路則是因一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多最難處置者也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周詢等速令和解務要兩全必先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本有所禀非是擅為役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是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滬宜釋放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恩若他時出師臨陣有違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然後密諭滬曰汝違大將指揮自合有罪朝廷以汝於水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青使赦汝責爾卒事以自贖俟水洛功就則文戒青不可因前曾興議堅執不修惟幸失之遂已偏見今後水洛緩急尤須極力應副

萬一小有疎失則是汝挾情故陷之必有重責如此則水洛之利可成蕃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解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蓋罪滬既不可罷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關利害伏望聖慮深思取進止

調停邊將最合事宜

再論水洛城事乞保全劉滬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朝廷近爲修水洛城事雖已差魚周詢等就彼相度風聞周詢近有奏來爲水洛蕃族見狄青枷取劉滬等因致驚擾周詢却乞將帶滬等往彼以此足驗劉滬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爲利而不欲廢之非滬守之不可然滬與狄青尹洙已立同異難使共了此事臣謂必不得已寧移尹洙不可移滬尚慮議者必謂不可因小將而動大將今若但移洙而不動狄青即不是特移大將矣若却移路分

更升差遣或召拜他官苟不類前後因事移將之人即不是因滬被移矣如此則於洙無損於邊獲全其功於邊防利便三者皆獲其利若曲爲尹洙狄青却將立功將校輕沮則其害有三大凡文武官常以類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爭實是武人理曲然武人亦不肯服但謂執政盡是文臣遞相黨護輕沮武士况今滬與洙爭而滬實有功効其理不曲若曲罪劉滬則沿邊武臣盡皆憤怒其害一也自有西事以來朝廷擢用人將極多能立功効者絕少惟范仲淹築大順城种世衡築青澗城滬築水洛耳臣亦聞三者惟滬尤爲艱辛是功不在二人之下今若曲加輕沮則今後武臣不肯爲朝廷作事其害二也滬若不在水洛則蕃族恐他人不能綏撫別致生事則今後邊防永不能招緝蕃部其害三也今三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於尹洙曲有黨庇則不於邊防生患此繫國家利害甚大伏望聖意斷而行之取進止

公於尹洙益良友也及論水洛城則直滬而曲洙

大臣之不阿如此

通進司上書　　歐陽脩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闗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為二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遅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寛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闗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

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舉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戎狄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悦其心然後訓兵精鋭為長久之計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鋭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鋭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

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為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

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彊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彊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彊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

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始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梧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爾外爲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盜天下之患可勝道哉

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與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効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

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二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

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耳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爲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

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維陽爲漕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

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邀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自艱澀然後得西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

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靡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

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况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爲畎田入犂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遣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墾闢四面以今視之疑其且又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

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

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

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一有又宜重爲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客者使不客於民而棄爲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四十四字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太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緩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

明于遠利者不計近功此皆經濟[illegible]出桑孔之上而文儒生之[illegible]識也

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務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尊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數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

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有司旣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群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

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壞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

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一有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旣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賈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折其居積之物官爲賈而逆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爲主一歲不獲利則有懼懼之發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闕君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之制商之術也大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漸藏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有茶鹽客則冒法危多而刑繁此二若乃縣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百三十八字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

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鋭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修昧死再拜

蓋小夷與中國抗而中國受其弊者一方有儆四面俱勤疲于奔命耳若能為持久之計應之從容常有餘力則彼之事力非我敵也持之數年終不得逞則不厭而屈之矣歐公三策所謂坐得制勝之本者也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四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準詔言事上書 歐陽修

月日臣修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言事臣學識愚淺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為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驕併九州之力討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

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

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荊楚、收偽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彊、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

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在其左右。此二帝者、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強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己。今

人主之權不敢一……縣矣

朝無強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溺。內外臣族。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陛下之所為。然何所憚而不為乎。若一日赫然執威權以臨之。則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為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俻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

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畏。雖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昨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遛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畏。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也。新集之兵。所在教

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愁嘆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然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艸艸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

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也。臣故曰三弊因循于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鬬智不鬬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于呂布。逃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于

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爲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爲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勑勵諸將。精

之弱正于兵多其後王公既知弊而反智兵故少愈不十

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爲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効。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爲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

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于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爲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

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其起弊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勤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其國力況未若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能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

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無將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盖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尓今若勅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詷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今

言之舉落落斟合然事執實是知此非儒者妄為大言也

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尅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尅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

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力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師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衂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

朝廷必
屏苟明雖
一人獨與
亦足不然
亦多舉主
亦無益也

陛下詔執事之臣、熟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徧于天下、其間豈無性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傳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行。一旦臨

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黜責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贓汙者各舉貪濁之人。好猶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

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強黠之吏。政事必躬己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眾胥群吏。共為奸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材之人為害等耳。今贓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于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為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為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為社稷生民留意。臣脩昧死再拜

內外諸事無不備言而條貫分明不作制科習氣

與李詡第二書

歐陽脩

脩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脩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爲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脩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脩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

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脩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遂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而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爲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爲君子者脩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不脩其身雖君子而爲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

能脩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爲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爲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汚俗是也。故爲君子者以脩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楊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

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爲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于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愼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爲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譊譊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上范司諫書　歐陽脩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

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

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
也取譏于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
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
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
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于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
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
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
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
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

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于前而不能料於後也
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
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
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
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
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
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
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
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

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
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
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
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
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
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
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
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
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

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
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
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
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illegible]聳動更快於諍臣論

與高司諫書

歐陽脩

脩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牓、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厠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于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

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眞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禀之于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

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耶。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是

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思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脩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牓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

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絶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携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宜。脩再拜

若訥之非范公。非但文其不能諫也。蓋以希執政之意耳。歐公不誅其意。而但以大義責之。猶爲忠厚也

與尹師魯第一書

歐陽脩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何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紿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為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脩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荊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

君貺曾作書道脩意否及來此問荊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若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脩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荈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脩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脩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脩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為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

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法為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

脩有自疑之言。要知脩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脩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嘗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眞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慼慼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愼勿作慼慼之文師魯察脩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愼職無

飲酒。此事脩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脩頓首

傳長虞曰人死于作直與死于酒色等耳死于酒色不怪而死于作直輒怪是苟于庸者也而歐陽公亦云砧斧鼎鑊皆是昔時烹斬人之物趨義而死不足駭嘆二公相去千載言不同而意相合然二公又俱極享爵祿身名俱泰乃知死不死有命又不關作與不作直耳

朋黨論　　歐陽脩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illegible]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

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

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

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後世之為黨者未必皆君子然其自謂無黨而攻人為黨者必小人也人主知此則邪正之辨思過半矣

春秋論下

歐陽脩

弒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弒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弒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致過以自贖何為遽

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弒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弒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弒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弒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

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爲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脩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

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皐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爲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爲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

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爲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爲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

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君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以聖人立教之旨說經故曲儒俗說不得而蔽之

三年無改問

歐陽脩

或問傳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信乎曰是有孝子之志焉蹈道則未也凡子之事其親莫不盡其心焉爾君子之心正正則公盡正心而事其親大舜之孝是也盖嘗不告而娶矣豈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惟至公不敢私其所私私則不正以不正之心事其親者孝乎非孝也故事親有三年無改者有終身而不可改者有不俟三年而改者不敢私其所私也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所謂三年而無改也世其世奉其遺體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禹承堯舜之業啓嗣之無改焉可也武王繼文之業成王嗣之無改焉可也使舜行鯀之不善禹行鯀之惡曰俟三年而後改可乎不可也凡爲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爲其父無改也雖過三年忍改之乎不幸而瞽鯀爲其父者雖生焉猶將正之死可以遂而不改乎文王生而事紂其死也武王不待畢喪而伐之敢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魯隱讓桓欲成父志身終以弒春秋譏之可曰孝乎私其私者也故曰凡子之事其親者盡其心焉爾心貴正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曰然則言者非乎曰夫子歿門弟子記其言門弟子死而書寫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盡夫子之云乎哉

三年無改之論後世率爲小人藉口如紹聖之于元祐是也　本朝嘉隆之際新鄭亦以此語傾華亭乃知歐公此議大有補于聖經也

古文國瑋集　卷之三十四　宋文卷六

魏梁解

歐陽修

予論正統辨魏梁不爲僞議者或非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魏梁皆負簒弑之惡當加誅絶而反進之是奬簒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耳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絶其爲君此予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魏梁之惡三尺童子皆知可惡予不得聖人之法爲據依其敢進而不疑乎然則春秋

亦奬簒乎曰惟不絶四者之爲君于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甞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簒也書其簒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揜耳使爲君者不得揜其惡則人之爲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也凡惡之爲名非徒君子嫉之雖爲小人者亦知其可惡也而小人常至於爲惡者蓋以人爲可欺與夫幸人不知而可揜耳夫位莫貴乎國君而不能逃大惡之名所以示人不可欺而惡不可揜也就使四君因聖人誅絶而其惡彰焉則後世之爲惡者將曰彼不幸遭逢聖人黜絶而不得爲君遂彰其惡耳我無孔子世莫我黜則冀人爲可欺而惡可揜也如此則僥倖之心啓矣惟與其爲君使不得揜其惡者春秋之深意也桀紂不待貶其爲王而萬世所共惡者必今匹夫之士比之顔閔則喜方之桀紂則怒是大惡之君不及一善之士也春秋之于大惡之君不誅絶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

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得揜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旨然後知予不黜魏梁之是也

正統論可以不作不沒其實以著其惡此義深明不可廢也

秋聲賦

歐陽脩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夫、此秋聲也、胡爲而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澹、烟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艸綠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艸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用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艸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黟然黑者爲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質、欲與艸木而爭榮、念誰爲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余之歎息。

峽州至喜亭記

歐陽脩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荊江傾折回直捍怒鬭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畱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

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推原通蜀之始便復崚嶒有氣

吉州學記　　歐陽脩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于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

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于人者勤其入于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于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于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于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于其里而長幼相孝慈于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于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眾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于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作學記者多矣唐人以煩縟為莊嚴宋人以腐剿

為博大故余皆末之而取予厚郴州承叔吉州
記以其切于時地而近于人情也

豐樂亭記

歐陽脩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于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于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于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于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于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

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曆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脩記

俯仰太平詠歌盛德每讀其文使人留連而不已

峴山亭記　歐陽脩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

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繇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

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于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烟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于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脩記

誦此文于襄漢之間當令羊公慨嘆當陽撫節千秋萬世之後人固不可以無名名固不以無文哉

醉翁亭記

歐陽脩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于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

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歐陽脩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荊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

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埶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荊南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辭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絶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

之所經皆王師衛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江山歷落有助壯懷

孫子後序　　歐陽脩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爲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皞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

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算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爲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彊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于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

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爲注。凡膠于偏見者皆排去。傳以已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爲人謹質溫恭。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爲壯夫何異。

歐公論兵有緩帶投壺之風

石曼卿墓表

歐陽脩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于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繇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

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

遂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陜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

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及閒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曼卿爲人跌宕妍奇故其文易爲佳

歐公作大人志每不止而其作豪杰之士失職不甚用者每佳如師魯曼卿是也

尹師魯墓誌銘

歐陽修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今古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

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臣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隱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

以眠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責臣　石介

大過上六君子矣。心在救時，至於滅頂，凶而無悔。且當棟橈之世，居無位之地，而過涉以扶衰拯弱，可謂君子矣。今國家有西北邊之憂，聖君夙夜勤勞，日旰不食，重擇大臣，付以專征，大官以寵之，富祿以厚之，飾旌以榮之，宜竭智力以幹乃任，盡謀策以濟厥事。

智力竭矣，謀策盡矣，然後以死繼之可也。乃偃蹇君命，優游私家，謂聞金鼓之震天下，不若聞絲竹之淫耳；謂見羽旄之翳目，不若見趙衛之侍前；謂若被甲胄，不若服輕紈；謂若冒矢石，不若御重裘。不竭智力，不盡謀策，乃稱才不稱任；飲食加多，筋力完壯，乃謂病不任事。上以罔於君，下以欺於人，以圖其身之[illegible]。噫！國家以安無事，乃將乃相，爾公爾侯，貪榮取寵，不知休止；聚財積貨，不知紀極；飽而嬉，醉而眠；閒則陳功勢，叙閥閱，矜材能，薦智畧，恨爵位之不高，任使之

不先曾不曰才不稱任病不任事國家一日有邊鄙之憂聖君倚之以安則曰臣病臣不才至於兩銓三班院除人往西北邊去多不肯行嗚呼食人之祿死人之事況聖君英威膚武仁行如春義行如秋敢茲不肅是臣得以慢君君不能以使臣也天子之命豈不行乎傳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又曰主憂臣辱大官以被其身富祿以厚其家四郊多壘則曰非我之辱也主憂則曰非我之事有官責而不勤其官矧在於無位之地乎吾是以責斯人而賢上六也嗚

呼賴聖君洪覆如天不以置諸法若有如孔子者出則當以春秋亂臣同誅矣

此文亦模擬韓柳雜作言雖諧而志則貞故載之

論西事疏

張方平

臣等近爲中書樞密院傳聖旨宣示所答契丹國書令各陳所見已於初六日同上劄子具陳事意竊聞朝議改定回答契丹書以爲元昊若盡如要約即朝廷難爲辭却者臣等竊懷未盡須至再有敷陳益當今可慮於西者三可虞於北者五何者若朝廷已納元昊誓書勢必便行封册而虜使復至向遣我以拒絕此其可慮一也若朝廷已納元昊誓書遲留未行封册是使西人窺我有所牽制此其可慮二也必不

獲已而封册之命中止是中國無復信義亦斷招懷之理此其可慮三也若報至虜廷見我辭拒意堅言切萬一雖肝生忿因成急變則河東河北忽爲所乘邊備何若此其可虞一也且以西人構難於我虜曾約束使來納和今西人起釁於虜我乃遂納不同其患持此責我虜爲有辭此其可虞二也今二虜相持事形可見元昊桀黠無恥狙詐多端縱負屢勝之強必不兩廷大敵虜兵既迫或迎而伏罪則虜之號令元昊未應敢逆安知已和之約不能復使之離是我

不能弭患於西徒以致怨於北此其可虞三也今虜聚兵馬近在境上擇利而動勢不虛歸若元昊且而受封虜必怨而望報但恐事之以金帛未稱其所欲也故不如叩其兩端之中徐觀二虜之變逗留日月繕完守備不當乘其方逞激之卒發此其可虞四也夫二虜之隙誠僞未明就使信然尤宜審處見情則獲直往必違而我以新附難保之叛人怨欠和可患之強敵旣促尋戈之釁翻堅元昊之交此其可虞五也凡此可慮可虞之事若朝廷深謀長策有以善其後臣等所不敢知倘未有以待之則若虜機張彌括期於必中爾臣等前議故願示以大義要之兩全且未納西人誓表時降詔書或遣一介之使往申告諭至於和約又非阻絕卽具以此意回報契丹因令使人邀其終趣於北則言遜而體正於西則名拒而實通凡諸事機後皆可救臣等位叨侍從義均休戚國之大議復棠訪逮愚慮所及不避再三伏望朝廷更賜採充

方平欲遣使諭元昊令其除嫌隙于契丹然後可得誓書於中國語在前疏中此疏深謀遠慮總欲不失國體

上平戎十策　　張方平

臣於景祐元年以茂才異等對詔策陛下擢臣祕書省校書郎至寶元元年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對詔策陛下擢臣祕書省著作佐郎夫士感知己猶許以死況陛下自臨御已來十五年中三策天下士中選者止五人而臣再濫揀拔等比三人而已今雖遠在江湖之外而聞朝廷有鄙上之虞其可悠悠自同常人者哉臣不佞才見短淺然歷代之書備嘗涉獵至於成敗得失尤用心探討畧能言其梗槩至于國

論大體時務細故參詳措置使臣間議其中臣潛自量亦未敢在諸生後是陛下再選臣于大問之中臣幸不辱也頃聞元昊猖獗敢干邊吏出車遣戍頗煩旰吳臣窃投筆憤歎西望毛豎恨身在遐遠不得請纓闕下思效愚者之慮輒上平戎十策臣未嘗遊函潼之西故其山川地形土風人物不無闕畧至于軍國機事臣以疏遠莫得詳知今所論著徒採歷代史冊兵謀地志及所見朝廷施爲顯然之事臆度道聽懼不精審至有所得或足以發伏惟陛下神機天畧固遺算萬機之暇清閒之餘少廻日月之光一登御石之末以臣策不甚迂疎乞召兩府大臣試於御前商榷或有一得上裨淸衷則於海嶽亦有涓塵之益也所撰平戎十策謹別錄實封附遞上進干黷天威臣無任戰汗殞越待罪之至

攻心

臣聞上兵伐謀又曰攻心爲上竊料戎心之蓄叛謀有日矣國家自藝祖刬除五代之弊始大一統立太平之基太宗眞宗休養生息仁澤覆露文德綏遠戎

狄侵軼驅逐出疆謹備邊而已未嘗耀威黷武遠畧深入虜地以恢封境也今元昊猖獗負恩且息我之舊有輕我之志而無備我之心謂我必不能長驅出塞薄伐問罪也臣謹按地志麟府本銀勝之地去銀州三百里夏州五百里其去興州封壤相接賊巢穴在興州中都山若因鄉導渡河直趨五七日可到賊來入寇必自延渭比還自救程途自倍若徒遣輕騎姑誅犯邊淸野深溝足挫其銳儻悉發其衆身來入寇則中都守備勢當單寡誠能先以精兵屯布旁河

州郡至元昊犯塞之時爲奇兵自麟府路入卷甲掩其巢穴使西邊城壘守險自固勿與之戰元昊聞兵臨國正所必救事出慮表衆懷沮懼敵道伏擊潰敗可保日彼州父老我之遺人飲潼荷旃猶懷華土王師淹至可以恩信招徠則朔方之地庶復歸國伐其謀于已定攻其心于不測所謂出其不意掩其不備一舉破賊策之上也臣聞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志自國家失朔方弃靈武置戍内地控扼益厭專爲靜勝深戒生事然戎心貪戾益思蠶食今若屯兵邊

郡坐糜餫廩來則自保去又不追費財無功損威示弱計者若不厚姑息之使甘心而後止則臣恐邊鄙之虞未能徹警也。

伐交

用兵之道其次伐交。今元昊所恃爲交者豈非北虜乎臣聞元昊與虜通姻挾其事勢必先要結我與契丹通好餘三十年矣自漢氏以來夷夏之和而能謹守信誓如今之久者未之有也非惟懷我恩信利我賜幣抑當我盛德之世無釁可乘今其與我之和好

宋伐元昊而遣人與結婚及元昊稱臣于宋而遼又欲宋人不受是遼人陰勝于其間以制宋也

也在外而其與戎人之親睦也在内外雖我睦陰爲戎助此又不可不過慮也示我之有禮防彼之有辭此爲事機不可失者臣願遣使一介齎書一函示之以元昊背義之由朝廷備禦之意其書曰夏州自德明以來受恩于國至于元昊綏撫彌隆今忽恣雎虧廢貢職蕃臣阻命法當致討如聞元昊速彼婚姻遂與問罪之師實損與國之好彼誠矜其狂易遣諭此情若元昊悔過改圖效誠請命則爲之寛宥待之如初誠元昊不稟訓辭居然愎扈違我二國之命自恃

獨夫之强則當明下詔書削其爵命申飭守將蕩除鯨鯢如此則我于契丹以元昊之故益示敦睦之道契丹於我雖元昊之姻莫與間嫌之說雖未能破彼之交而我之親隣伐叛兩有辭矣。

專勝

善用兵者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衆擊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吾所與戰者約也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吾所與戰者寡矣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昔吳爲三軍而病

觀此知王韶開熙河之策也

楚階以易戍而弊陳多方誤之用此算也今緣邊城壘綿接千里臣慮元昊分布兇黨關出討掠示欲掩襲分我守備務以疲我而諸守將輕請濟師我備彼去正墮其計今鄜延環慶涇原諸路皆國家控制西陲置兵之根本也形勢影援足相首尾緣邊城壘于兹倚重臣請諸境上州軍擇守將使修築營戍斥遠烽候非時寇至姑使斂衆清野閉壘自保勿與輕接又元昊犯塞路皆荒殨地無水草齎糧而至假有攻圍勢不能久若賊亟來攻我則逐路發師設謀邀逐

無輕動衆以損威重如此則不為多方之誤而取專勝之功矣

以夷狄攻夷狄

邈川大酋領唃廝囉本吐蕃之遺種也自潘羅支殺繼遷而德明破滅六谷世為仇怨今諸戎能為元昊後患者惟洮涼爾比聞效順來獻戎捷朝廷撫納恩信亦厚此誠以夷狄攻夷狄之策也臣以為馭戎狄之道不惟賞利懷誘亦在誠信要結今邈川介于西鄙感慕恩德納忠為用常所贈賄恐未足以致其力

宋人後與元昊通和亦以陝西之民罷敝不支之故然則先鄜根本之地使我有餘力以待其弊雖取西

倘于朝臣中擇一有機辯材謀之士銜命臨撫諭以國家眷遇之意凡元昊部族與洮河接境而我應援可及者使自攻取之為出偏師趨要害為之犄角是令邈川自為戰也或難臣曰元昊既弱邈川復強是元昊未破又生一秦矣臣曰不然今壹邈川之衆固未能困元昊也我因其力而假之勢羌有貪利之心且為我用足以牽持元昊之後分其備禦茲亦多算之一端也

安民

臣聞武有七德先安民而後可以保大定功也今聚師西陲凡百調率應期趨辦實在關中若百姓力屈流亡騷動則嘯聚草竊不逞之民乘焉語云鳥窮則啄獸窮則搏民窮斯為盜矣羣黨連結展轉相雄茲亦患起于甚微釁生乎所忽則朝廷之憂不在邊防而在四郊之內矣伏願陛下深念茲哉諸陝西將帥轉運使等宜得識大體明時務周材之人充之凡廢置之宜弛斂之事當循寬大無使踈急陝西州縣長吏悉為選擇特降深詔告諸守令所聽民政務從簡

夏可也

直宿逋久負一切除免。諸所科率。起自近年有害于民者。悉且權罷。應徭役重色破民產力者。使更張之。以便安百姓。關津山澤。使民小利者。與衆公共以惠貧弱。上以布國家之德澤。下以裕編氓之生路。以弭盜賊。以固根本。安民之要。此其大節。若其不先恤之而先困之。寇未至而民已疲。則是自取弊也。何保定功之有哉。

置兵根本

用軍決勝。在乎統帥。統帥不一。則威令不行。不相為用。非成功之勢也。近觀唐時元濟淮西之誅。慶緒相州之圍。成敗之由。其事可見。淮西之師。中外疑沮。以用裴度為宣慰使。度纔至師。諸將各圖立功。惟恐在後。故元濟卒擒焉。相州之圍。子儀光弼皆在。非無名將也。以九節度之師。不相統制。但用魚朝恩為觀軍容使。故相觀望。卒以潰歸。今環慶鄜延涇原等路。各有部分。莫相統領。臂指伸屈。當從中御。機宜緩急。勢不相及。夫同舟而濟。胡越一心。利害背馳。則為路人矣。臣伏覩唐氏制度。方面重權。不欲專授戎帥。故命

陝西一方軍帥置真帥何害

皇子弟為元帥。及節度大使。而藩帥但授副元帥。節度副大使。及長史行軍司馬。亦或命宰臣遙領節度及副元帥者。今自陝以西。永興當咽喉之要。大河之南。褒漢之北。榮陽之西。輸餽供億。此其都會。臣愚竊以為大軍根本。宜駐此地。而置陝西處招討使之名。應鄜延環慶涇原諸路。皆節度之。其大使請自聖心選置。留止都下。使遙領之。擇命大臣才望威略。可任以重者。為副大使。行大使事。以永興為治所。以臨制諸路。凡緣邊城戍要害控扼之處。為寇衝突。或邀襲討逐。當得鄰道相會合應援者。聽其處置焉。此則權用雖在外。而柄轄實在內。輕重相持。易以移改。蓋馭將之要道也。

足食

關中雍州之域。厥田上上。昔秦鄭國。引涇水注洛。三百餘里。溉澤鹵之田。皆畝收一鍾。至漢白公。復引涇水注渭。袤二百里。故關中號為沃野千里。而無凶年。自漢唐之盛。此焉作都。非惟百二之固。抑資膏腴之利也。臣竊以為西疆之事。宜聚重師于永興。為臨置

根本之地然今關中地有遺利山陸險阻飛輓爲艱邊儲軍資供須勞弊今誠能按兩渠之故跡豐衣食之本原檢責徑界開置屯務則不煩遠爲調發而足食矣或難臣曰昔唐氏都關中肅代兵興中外艱食禁軍之餉百姓至挼穗以供之及劉晏領租庸轉運使盡達食貨輕重之術然徒能引江淮之粟以食秦人豈二渠之利不興于爾時乎臣對曰昔在唐初二渠所溉猶萬餘頃及承平漸久事不務本沃衍之地占爲權豪觀游林苑而水利分于池榭碾磑以故亾天府之利貽天下之害故二渠難復于唐氏之時正爲建都于彼也今議復之又何憚焉

豐財

夫兵事之大財用爲急豐財足用必有根本財用根本在乎三司比來邦費敝事積矣有司徒張空簿而閫財糜散于姦游之手伏望選用才幹精力之吏通輕重之數明功利之術者覆實天下之金穀以入爲出以有餘補不足以會中外一歲經用之實則財賦之盈虛可預料矣而又通其積滯權其贏縮使關市

不乏貨物平準此理國行師之本也諸不急之務無益之作浮冗之費侵欺之弊精爲節度以集大計予曰足食足兵洪範八政先食貨而後賓師故知師旅大事財用爲急也

備姦

公之深慮如此

臣聞用兵之術多方誤之伏以東南糧運在于汴渠北來重惜民力久不開濬每歲霜寒水落沉沙填淤遂至渠底高淤堤下民屋至於黃河奔流湍瀉亦全藉隄防之固所謂築垣行水今黃汴是也自戎人即叙通其行商憧憧往來布於都市其所通結素無禁限唐憲宗初討淮西而姦臣王承宗李師道輩潛遣刺客暴害大臣斷陵廟之戟焚芻廩之聚此亦慮外之事也今黃河橫腹心之內汴渠爲輸委之本若姦人窺伺潛有決鑿汙瀦我良田損墊我邑屋阻絶我運路則肘腋之下更生一役其汴渠黃河隄障益望擇勤幹吏客爲分地巡邏以譏察姦人書曰唯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其此之謂矣

購募

竊聞元昊勇而好殺，安忍無親，背面之間，必有仇敵。可重行購賞，以動其人。有能得其首級者，舉元昊之爵位土疆授之，而許以重師爲之援護。戎人不義，鬨利必動，則彭寵喪元于家奴，符生殞命於近族，事或有之矣。

右御戎十策。伏念臣齪齪書生，本學俎豆之事，區區壯志，頗涉孫吳之書，豈達權謀，徒得糟粕。頃聞元昊飽飛，朝廷備禦，雖蜂蟻屯聚，犬羊躑躅，仰惟聖慮，未志憂軫。臣身朽郡紱，神馳塞垣，不得一至軍前，圖上

方略。輒此遺塞，或裨萬分。天地容覆，日月照燭，蠢蠕微動，各得盡情，臣之芻蕘，伏望採擇。

論國計　張方平

臣切惟天之生民，以衣食爲命，聖人因是而爲之均節，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以正其爭且亂。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防禦此者也。凡所爲賞罰法令、仁義廉恥，皆緣此而後立者也。衣食不足，何禮刑之有哉？內無以保其社稷，外無以制其夷狄，國非其國矣。故貨食者，人事之確論，非高談虛辭之可致者也。今京師砥平衝會之地，連營設衛，以當山河之險，則是國依而兵立，兵待貨食而後可聚，此今天下之大

勢也。臣在仁宗廟慶曆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領邦計，嘗爲朝廷精言此事，累有奏議，所陳利害安危之體，究其本原，冗兵最爲大患。畧計中等禁軍一卒，歲給約五十千，十萬人歲費五百萬緡。臣前在三司，勘會慶曆五年禁軍之數，比景祐以前增置八百六十餘指揮，四十餘萬人，是增歲費二千萬緡也。太祖皇帝制折杖法，免天下徒，初置壯城、牢城，備諸役使，謂之廂軍。後乃展轉增創軍額，今遂與禁軍數目幾等，比其歲增衣糧幾何，是皆出於民力，則天下安得不

國朝慶曆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稅歲課此景德會計錄皆增及三數倍以上景德中收商稅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慶曆中收一千七百一十萬餘貫景德中收鹽稅課三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曆中收七百一十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及多爾天下和買紬絹本以利民初行於河北但資本路軍衣遂通其法以及京東淮南江浙[illegible][illegible]諸路所買不及二百萬疋慶曆中乃至三百萬疋自爾時及今二

十年但聞比校督責不聞有所寬減也如此浚取天下豈復有遺利自古有國者貨利之入無若是之多其費用亦無若是之廣也昔唐室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國力大窘禁軍之餉纔旬百姓至授穗以供兵食登都城門以望四方貢奉之至可謂危蹙也然患難平則兵有時而解兵解則民力紓矣今中外諸軍坐而衣食無有解期天下困敝已如此而上下恬然不圖營救寶元康定中夏戎阻命西師在野既聚軍馬即須入中芻草在京支還交抄銀錢物帛一歲約

支一千餘貫以上三司無以計置即須內帑供給慶曆二年三年連年支撥內庫銀紬絹只此兩次六百萬疋兩三司以補不足尋即支盡西事已定二紀于茲中間亦不聞有所處置者邦家不幸大變仍臻須賚之餘府庫虛匱循藏舊積蓋無餘幾萬一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寇戎臣恐智者難以善于後矣夫苟且者臣下及身之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計茲事體大在陛下所憂無先于此財計之任雖三司之職日生煩務常程計度簿書期會則在有司至於議有繁於

軍國之體事有關於安危之機其根本在於中書樞密院非有司可得預也今夫賦斂必降敕支給必降宣是祖宗規摹二府共司邦計之出入也今欲係大豐財安民固本當自中書樞密院同心協力修則真宗已前舊典先由兵籍減省以次舉其為敝之大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諸生事造端非簡便者裁而正之至於微末細故於國計盈虛不足為損益屬之有司可矣提其綱則衆目張澄其源則下流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節卦之

辭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故傷財害民之事。當爲制度以節之爾若但遵常守故齪齪細文避猜嫌。顧形迹恤浮議而廢遠圖忽人謀而徼天幸。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雖噬臍何嗟及矣臣服在近列荷恩三朝竊見時事日以迫急不勝憂憤輒罄狂瞽惟陛下留神省察

此未行新法以前議也蓋國儲日虛其勢不得不變安道欲以兩府權三司之計即荆公制置三司條例意耳

論常平倉　余靖

臣聞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之兵。無常足之民。無常豐之歲。由是古之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倘有緩急。不可無備。伏睹真宗皇帝景德中。詔天下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起置常平倉。付司農寺係帳。三司不問出入。每年夏秋兩熟。准市價加錢收糴其出息本利錢。只委司農寺專掌。三司轉運司不得支撥。自後每遇災傷賑貸。使國有儲蓄。民無流散者。用此術也。前三司使姚仲孫。今春已來。於京東等處

借支司農常平錢以給和買。雖然借支官錢以充官用。循常視之。似無妨礙。若於經遠之謀。深所未便。臣竊惟真宗皇帝。聖慮深遠。臣敢梗槩言之。當今天下金穀之數。諸路州軍年支之外。悉充上供及別路經費。見在倉庫更無餘羨。所留常平本錢。及斛㪷等。若以賑贍饑荒。此固常慮所及矣。萬一不幸方偶小有緩急。常給資糧。應卒可備。豈非先皇睛以數百萬之資蓄於四方者乎。今若先爲三司所支。則天下儲蓄盡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支常平本錢去處。並

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有支撥並依景德先降敕
命施行又開昨來遣旱州軍司農寺至今未曾指揮
出糶斛斗伏乞指揮司農寺遍牒諸路州軍應合出
糶斛斗去處並仰疾速開倉減價出糶無使人民失
所此實惠民之急經國之要者也

是時已有借用常平本錢者至新法行而常平之
善政耗盡矣

沽名于上史之不忌

論增置諫官 蔡襄

慶曆三年仁宗用余靖歐陽修王素爲諫官亦命襄知諫院襄喜言路開而懼正人難久立也故上疏言之

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陛下特發神斷擢任不疑益陛下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群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此陛下爲社稷生靈大計也臣切思任諫非難唯用諫之難如素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于人况蒙陛下奬拔之知必能箴闕失獻明謨摘回邪擊權倖思所以報効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臣請爲陛下陳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擇如此之至况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爲善近名陛下試思

讜亮解事之言

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幾人哉二曰好進前古諫臣之難者遭遇昏世上犯威嚴旁觸勢要鼎鑊居側斧鑕在前死且不辭安得好進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得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闕之効陛下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萬無恨矣三曰彰君過凡諫諍之臣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期于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君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于此巧者之爲諫

臣事之難言者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不復再議退而曰其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容默默無所恥媿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爲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于後終以爲過此可謂彰君過也臣向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今陛下出於聖慮自擢諫官必自至之若有陳迹于理適當即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其言有訐

切亦願優假無爲奸邪讒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朝廷有拒諫之失也臣迹遠言近不任兢惶激切之至

此疏論事從容入情有永叔之風味

叙燕

尹洙

西北久安洙作叙燕息戍二篇以爲武備不可弛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蔑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彊卒制于袁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彊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覆于虜虜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北國初虜與幷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師伐蜀伐吳泰然不以兩河爲顧是趙

魏足以制虜明矣幷寇既平悉天下銳專力于虜不能攘尺寸地顧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殆矣故不戰未當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誠兵爲三壁于爭地犄角以疑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畜勇以待戰無他支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盡王之三也大衆倘北彼遂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纖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監督進皆由中緊失于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弃之符堅淝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他衆尚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根本不搖者善敗也昔者六國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

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徼幸于一戰庸非惑哉兵久弭士大夫誦聖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倘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述其勝敗云

是時天下宴然獨師魯好言兵事其言兵嘗分者欲使將帥盡力即藝祖遺意也

息戍

尹洙

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費亦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羌。唐禿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

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無它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益而無損明也。國家厚利募商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倘其乘我薦飢。我必濟師。饋餉當出于關中。則未戰而西夏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爲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爲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郡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其賦無害。易賦以泉石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蠲其雜徭。民幸於庇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爲什長隊正。盛秋旬閱。常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師。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柄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于守備。習其形勢。積粟多。教士鋭。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懾。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

古文國瑋集　卷之三十五　宋文卷七

兵制　　尹洙

今之戎狄地兼燕凉然强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國士卒專力以事非若古者籍兵于民農戰兼用者也是中國兵勝于古夷狄不勝于古也古者中國鞭笞四夷而役屬者有之給繒帛以懷來者有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厚賂以厭其求惟恐不及或與之較未甞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狄之兵强非中國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今而言策之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救

廢之長用策之失所以亟敗也假以虜事言之若聞其將寇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衆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奪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遛議者稱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城獲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或曰禦亦戰也救亦戰也禦與救皆為失策何謂戰為長策也夫禦與救非利戰不得已而戰也非我利則敵之利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也先計而後戰鮮不勝矣不幸而不勝者將之罪也然則中國之為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為長策而廢不用也所謂守者方面之守非一堡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守也今敵入吾地不計衆寡利害而禦之

敵圍吾城不計堅脆緩急而救之禦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于外民潰于内失所以為守矣守方面者異于是使城自守毋望救兵之出蓋兵不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夫待之者不戰則敵疑作戰則敵懼必則敵北能守所以辦戰能戰所以濟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于夷狄者未之有也

軍國異宜以吏治戎事以制將帥則有餘以却敵立功則不足此其敝在今日猶然

華戎魯衛信錄總序　　蘇頌

神宗以宋與契丹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故命頌為之及書成帝讀序引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錄

臣切惟念國家奄宇四海、方制萬區、九夷八蠻、罔不率俾、蠢茲獯鬻、早以面內。章聖皇帝、因其喪師請和。不許通信好。歲時問遺、寖以訓備。陛下欽若成憲、羇縻要荒、乃命儒臣討論故事、將欲垂于方冊、副在有司。其所以慮遠防微。紆意及此者。皆以偃兵息民故也。顧臣愚陋、不足以奉承明詔、黽勉期月、粗見綱領、詮次類例、皆稟聖謨、前詔斷自通好以來。以迄乎今。將明作書之由。故以叙事冠于篇首。厥初講和。始于繼忠書奏虜主乞盟之請。賜以俞旨。由是行成。故次之以書詔。既許其通好。乃有載書以著信。故次之以誓書。昔之和戎。則有金絮衣繒之賂。我朝歲致銀絹以資其費。故次之以歲幣。恩意既通。又有好貨以將之。故次之以國信。信好不可單往。必有言詞以文之。故次之以國書。異國之情。非行人莫達。故次之以奉使之別。則有接送館伴。所經城邑郵亭次舍山川夷險

易道塗有回遠。若非形于繢事。則方嚮莫得而辨也。故作驛程地圖。前後遣到名氏。非一。職秩不同。南北群臣交相禮接。年月次序。散而不齊。既為信書。不可無紀。故作名銜年表。夫如是而使事盡矣。通好肇於戎人。我從而聽之。凡問遺之事。皆列北信。北書于前。朝廷所遺。乃報禮也。故載之於後。所以著其所從來也。凡使者之至。在道則有郵館宣勞之儀。入朝則有見辭宴賜之式。禮意疏數。並有節文。故次之以儀式。又次之以賜予。虜待王人亦有常矩。無敢違越。故以持禮過北界及北界分物係于後。使者宜通賓主之歡。而贄見之禮不可闕也。故次之以交馳問勞。往返詔宣。書劄體範存焉。故受之以詔錄。又次之以書儀。信幣則有貲擄之勤。導從則有輿隸之衆。需資所及。無不均通。故次之以例物。使者至都。上恩顧郵。靡所不至。或貿易貨財。或須索供饋。或丐求珍異。許予多矣。故次之以市易。而供須求丐附焉。南北將命。往還約束。細大之務。動循前比。故次之以條例。凡此皆常使也。誕辰歲節致禮而已。至若事干大體。則有專使

古文國瑋集　卷之三十五　　宋文卷七

以導之。故次之以泛使。疆埸之虞。帥守當任其責。則接境司用得以公牒往復。故次之以文移。事非司州所能予奪。至待命官及礮吏對議者。代州移徙巡鋪界壕是也。故次之以河東地界。疆界既辨。則邊圉不可不謹。故次之以邊防。其別又有州郡壁壘之繕完。砦鋪塘濼之限斷。截于輿地。所以示守備之嚴也。凡為此書。本于通好。邊人則彼之種類自出。不可不知。遼本契丹也。故次之以契丹世系。虜與中國言語不通。飲食不同。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難以禮義治也。朔

廷所以能固結而柔服之。蓋知其愛好之實也。故次之以國俗。耶律氏僭擬中華。有年數矣。爵號官稱。往往窃名。故次之以官屬。而宗戚偉祿三者。相須並見于夷狄之俗。恃險與馬。由古然矣。故次之以關口道路。又次之以番軍馬。遼之為國。幅員不過三千餘里。而並建都府。兼置州縣。輅車所過。宜詳其處。故次之以州縣。彼裔夷也。非有奚渤故土。外接大荒之境。其可見者宜兼著之。所以示天聲之遠遠也。故終于番夷雜錄。而經制方略。論議奏疏附焉。臣切觀前世制

禦戎狄之道。載籍所紀。不過厚利和親。以約結之。用武克伐。以驅除之。或入朝質子。以制其命。漢唐之事。若可信也。然約結一解。則陵暴隨之。彼豈不得其術耶。蓋恃一時之安。而不圖經久之利固也。淵謀碩畫。何代無之。至於我朝。乃得上策。年歷七紀。而保塞無患。歲來信幣。而致禮益恭。行旅交通。邊城晏閑。黎民土著。至老死而不知兵革。自書契以來。戢兵保定。未有如今日之全勝者也。聖上方恢天下之度。以威懷遠人。猶慮有司慢令取侮、[illegible]為令與使之

自大之語所以存國體也

備守、無得而喻、後雖有忿鷙悍黠之虜。欲啟事端。編以章條。彼常自屈。若然衆遼朔之衆。唯上之令。則是書之作。可謂規摹宏遠。而德施無窮矣。然以今日承平之勢。當彼百年既往之運。狃我[illegible]煦。侈心漸萌。後極而微。形兆玆見。蕃街質館。行可致其俘入矣。姑唱其大要、概副聖宸、經遠之慮、總二百卷、卷有冗併、則釐為上中下、謹條事目、具于左方、

自南北通好數十年無事講信之要所當辭考

富國策第六　李覯

古人有言曰穀甚賤則傷農貴則傷末爲農常糶而末常糴也此一切之論也愚以爲賤則傷農貴亦傷農賤則利末貴亦利末蓋農不常糶有時而糴也末不常糴有時而糶也以一歲之中論之大抵斂時多賤而種時多貴矣夫農勞于作劇于病也愛其穀甚于生也不得已而糶者則有由焉小則具服器大則營昏喪公有賦役之令私有稱貸之責故一穀始熟腰鎌未解而日輸於市焉糶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賤

賤則賈人乘勢而罔之輕其幣而大其量不然則不售矣故曰斂時多賤賤則傷農而利末也農人倉廩既不盈竇窖既不實多或數月少或旬時而用度竭矣土將生而或無種也耒將執而或無食也于是乎日取于市焉糴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貴貴則賈人乘勢而閉之重其幣而小其量不然則不予矣故曰種時多貴貴亦傷農而利末也農之糶也或闔頃而收連車而出不能以足用及其糴也或倍稱賤賣毀室伐樹不能以足食而坐賈常規人之餘幸人之不足所爲甚逸而所得甚饒此蓋所以困窮而末所以兼恣也易繫辭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財者君之所理也君不理則蓄賈專行而制民命矣上之澤于是不下流而人無聊矣此平糴之法有爲而作也管仲行于齊李悝行于魏耿壽昌行于漢國不失實人獲其利自晉迄隋時或興廢厥聞未昭唐天寶中天下平糴殆五百萬斛兹全盛之事也大宋受命將百年矣穀入之藏所在山積平糴之法行之久矣蓋平糴之法行則農人秋糶不甚賤春糴

不甚貴大賈蓄家不得豪奪之矣而官之出息常什一二民既不困國且有利茲古聖賢之用心也然其所未至則有三焉數少也道遠也吏奸也一郡之糴不數千萬其餘畢入于賈人至春當糶寡出之則不足于饑也多出之則可計日而盡也于是賈人深藏而待其盡盡則權歸于賈人矣是數少之弊也倉儲之建皆在郡治縣之遠者或數百里其貧民多糴則無資少糴則非可朝行而暮歸也故終弗得而食之矣是道遠之弊也典掌之人政或以賄槩量不均行

濫時有及其出也或減焉或雜焉名曰裁價實則貴矣是吏奸之弊也今若廣置本泉增其糴數則畜賈無所專利矣倉儲之建各于其縣則遠民可以得食矣申命州郡必使廉能則奸吏無以侵刻矣如此利國便人事可經久是謂通輕重之權不可不察

此論常平之當立殊爲切至文亦深勁有古意

強兵策第四

李覯

或曰地勢西北高東南下地高而寒其民體厚而力強氣剛而志果地下而溫其民體薄而力弱氣柔而志回故西北之兵能辛苦有成功而東南之士少所立此士大夫咸知之也而予謂郡國屯軍可以征伐意者非東南之謂歟曰是老生之論也夫民之情性有地氣矣是之謂風也教而使之在君長矣是之謂俗也聖王不擇民而教賢將不擇士而使擇民而教是國無顏冉未可學也擇士而使是世無賁育未可戰也水至柔也揚之以風則可使覆舟金至剛也冶之以火則可使成器顧所用之方畧何如耳江南有甲薄之稱荊楚有剽輕之譏其傳非一世矣然楚若敖篳路藍縷而其後世常與晉爭諸侯吳泰伯斷髮文身而其後世亦先晉歃項籍以八千人起會稽而殺秦降王遷漢王于蜀分裂天下號稱爲霸宋武帝以百餘人起丹徒而誅桓玄晉遂平齊地長驅關洛是則東南之士亦嘗與西北較矣惟其將之才不才也然以今日之事言之則習有所多技有所長亦不

可不察也若夫沙平草淺千里在目土不成丘水不成谷馬肥人輕往來電駭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此非南軍之所長也山陵險阨草木蓊蔚江流吞天巨浪時起行人疑惑飛鳥不渡徒步相搏短兵相擊此亦非北軍之所長也北征而用南軍衆則笑之矣南征而用北軍未有言其不可者竊所未諭也江海之濱或一盜肆虐一邦被擾則命王人帥王卒以捕之以多擊少以短擊長費或甚厚而功或不立此亦一失也嚮者征南蠻谿洞則可監矣夫平地而即險阻出

中國而入瘴癘狡穴未墮而吾軍殆矣竊惟廟算之深未必不及此也蓋郡國無精兵不可不內發故也誠使置軍屯田隨便與發則何征而不服何討而不誅哉至若以古名將將之以騎戰之法教之舍此所短從彼所長則遍之天下亦猶衽席間也

宋時凡有兵役多用禁軍然征蠻用北軍未見其利其意欲用土著也

論風一條亦矯健

強兵策第六　　李覯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古者天子遣將于太廟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乃復操柄授與刃曰從是以下至淵者將軍制之故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于外不從中御也周亞夫之軍細柳軍中唯聞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也夫古先哲后于王業亦艱難矣安不忘危其心亦至矣豈故欲示人以利器成人以威柄以天下之命屬之于一臣哉蓋任賢之

道不得不然也馬之所以能千里者以其獨行也若使駕以輜車驂以蹇驢役夫罷羸執轡其上則未必不傾覆矣況乎致遠哉鳳之所以能千仞者以其自恣也若使繫之以線縷養之於園囿藩籬之類啁啾其側未必不憂死矣況乎沖天哉用兵之法一步百變見可則進知難則退而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燼久矣曰有監軍焉是作舍道邊也謀無適從而終不可成矣竊跡其原蓋知之不盡信之不篤也知之不盡恐其不賢也信之不篤

懼。其不忠也不賢而無所制則或敗事矣不忠而無所監則或生變矣。是故束之以詔令持之以親貴焉。然恐其不賢胡不選賢而任之懼其不忠胡不擇忠而使之未見其賢而任之是國無賢邪未知其忠而使之是下無忠邪與其用之之疑曷若取之之懼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必也授以節度使之遵行邪則王人之微者自足爲之矣。安用大臣哉大臣而尚可疑邪則小臣胡爲而可信也彼誠不忠邪則不知有君矣何憚于一小臣哉。昔韓信平齊七十餘城。南面稱孤。與楚則楚重與漢則漢重。非足之形可坐而定也。而藉金石之交荷解衣推食之德蒯通之說弗恐從也當是之時豈有監之者哉及其削爵爲侯居京師奉朝請。乃欲外結陳狶。內因諸官徒奴以行大事誠非獨者三分之勢也而卒以叛逆者君恩不終而懷怨望也漢孝武之于霍子孟蜀先主之于諸葛孔明皆託以六尺之孤而弗閒有變者君臣之義至深國士之遇可懷也苟推赤心嚮敢不順苟爲疑之人亦無足信者。今茲兵興矣。

將用矣惟上心曉然與忠賢爲一體無置節目于其間則將才如神軍鋒如雷功業易可成也

古云疑人勿用用人勿疑然未有如用兵選將者從來不善馭將總由擇之不審而信之不篤知言哉

上韓范二招討書　劉奕

奕皆荷二明公之恩顧而來甞敢一言以干左右者誠有謂也夫位卑者不得僭言識短者不可輕議故雖胸中紆鬱亦自釋之而已今有身與其事心知不然又安得隱忍不言哉竊見岐府修北路山城蓋上奉朝旨乃有經度次招討之命即議繕完計工數萬費財數千雖亦不甚廣然皆民力也奕近從府尹往視之府城北走二十里至山足乃曲盤而上僅五里至山頂涉頂而行餘十里至今議爲城之城行頂而

周視群山蔓衍不絕極目如浪按圖牒岐隴涇乾內郡環是山自涇而南及岐六舍泝源而東抵奉天數百里所謂山者但土坡高原耳非若嵩華終南之有懸崖石壁絕頂孤峯之爲限也今所議者岐及涇之一路耳戎馬必欲自北而南旁出可作數十路高者平之下者增之岐者盤曲之澗者橋梁之皆人力所能爲也加之是城不可屯軍馬賊至則不守也雖能守之賊由他道而來無所難也恭惟二明公居秦居慶皆嘗作城人尚以爲勞其如秦之城州城也大而

壯之使賊無迺覦之心大順城避寨也屯軍境上壯我邊防是雖勞而有益也今中道作城無軍馬以守而賊又有他路可行是城之爲無益也明矣役已困之民爲無益之事于今豈安哉今作此城蓋爲岐之計也奕以謂爲岐之計不若此岐之爲府城郭人民雍則三分損一倉廩之實帑藏之積鹽酒之利與雍均船場竹塲鐵冶雍無之造作兵器供應邊須諸郡不及爲民之室比關中內郡亦號富饒其地形南西北皆山險獨東去爲坦途必若邊城失守賊無後顧

之慮長驅而來賊之請岐有道路之勞不若請雍之易也若雍之有備則岐爲易下也以岐今日之備賊至則破何者無兵也無戰具也無是二者則民不固也前日定川之役人甚不寧閭閻無賴輩往往有妖言者奕甞私自思之以謂朝廷與招討得非知岐爲自安不足備也今而觀之尚使中道作城以禦寇是亦爲岐之備不爲不至也奕以謂爲岐之計莫若使有兵三五千能執銳披堅可使者有甲冑弧矢戈戟皆稱之有能將萬兵者一人在城中如此則賊雖

大至岐可守也今岐無是兵與器雖中道有數十城無益也況爲一城哉爽嘗患關中民費財與力十官未得其一今費工數萬費財數千郡邑畏威靡敢訴緩其間督促鞭笞吏緣爲奸不可勝紀而一無所濟是誠可惜也朝廷命二明公專關中之事其寄亦已重矣二明公之憂思謀非不深矣計朝夕事之大者萬端此但一小事耳故不足思且慮也明公以爲小岐之民以爲大勞而有益于事雖大爲也勞而無益于事雖小不可爲也關中之事所以多失者上輕之

而不思下隨之而不言增少而爲多積小以成大夫事雖于謀始易于謚終今此一事其爲無益也甚者其能[illegible]之者亦甚衆而乃無肯言者恤事可知也爽恃賴恩顧仰干聽覽願軫思念如此言不至在顯則望稍緩其期使有識者閱而議之然後錄其可否爽下情無任惶顧祈之至

沿邊多築城堡備分而力弱非良策也故苟非要地且可勿築一以息衆一以畜威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五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六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上仁宗皇帝書　蘇洵

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修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二篇乞賜甄錄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朝廷承命

悸恐不知所爲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群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披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爲不肖輒以擯落蓋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強扶病戮力亦自知其疎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陛下所爲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爲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

今之升日選官亦然此

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於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疏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爲十通以塞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爲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向則天下爭先爲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

能用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爲已所自致而不知戮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効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備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爲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於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蓋今制馭天下之吏

若課稍不精則所云某事某事亦可無其實而爲之名耳

自州縣令錄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爲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爲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爲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莅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爲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

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爲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己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爲善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當然然後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

之甚也。或者以爲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爲可循用意過當生事以爲己功。漸不可長。臣以爲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爲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爲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必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況乎冗官紛紛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毋苟得。此待之至

深也。若其宏才大略。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也。其二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修潔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

得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唯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

唐宋任子官至通顯

爲名臣者甚多惟能不限其所至而有以勵其後耳必欲盡裁之亦非盛世之事此老蘇文所不能行也

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服。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匄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爲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唯其能自修飾而越錄躐次以至于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爲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强。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爲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

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衰其法廢絕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繆而不若無之為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

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為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為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太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為之長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即今之尚書尚書既廢唯御史可以總察

吏部考大吏大吏考其屬最足良法令自十食以上盡令吏部考之詳于小而略于大既略于大則小者文不得而辞也

中外之官臣愚以為可使朝臣議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強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為上以舉刺少者為中以無舉刺者為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為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其所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為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

已甚其咎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曰臣聞古者諸侯臣妾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他其一境之內所以生殺予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誰曰不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

中有吏部又有審官院令以審官院屬御史臺亦可以司考課矣

上下之際體統森嚴無害必治明允此端未宜有亦不肆氣此未必然令之縣令其所拜伏者多矣未凡其下之輕之也

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於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祿。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唯恐其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諂、奈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爲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

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薄、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爲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槩、而養其氣、使知有所恥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爲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令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爲姦。此縣令之所以爲難也。臣愚以爲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

每見國家有急警乃用募格求天下前謀與能之士即果得奇謀與能之士高用之名佐亡以服人措等不足措用衆瞽不可以凡成終于覆

事而已又況其必無而得循任無行之徒仰明允曰臨事而取亦不足用此言可爲龜鑑

名賛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其五曰、臣聞爲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祿位。唯聖人爲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

廷也。今之任爲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爲可復武舉、而爲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疎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麄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隷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略

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

其疏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為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為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為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為可信

人臣不能有形跡此小不法不能舉職此大不法也不能制其大不法而制其小不

耶。當無所請屬以為不可信耶。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耶。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錄。既奏而下御史。親往涖之。凜凜如鞫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為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猶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恥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斂手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倜儻非常之才為陛下用也。其七曰臣聞為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

久矣。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真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為姑收之而已。將試之為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為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為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材。亦或怠而不修。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為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泰

法亦彼安所用法乎

今世既重進士便令不可復貶又不止于三人矣

南北朝使
下以急遽
文學不獨
誇權口語
之間亦所
以明朋人
之當而震
蚤敵之謀

山畜獄。非扳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群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爲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衆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爲。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於其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觀於

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敢褻。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畏，甚者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爲此官也，則以爲此使也。今歲以其來歲當以其，又來歲當以其，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

呂申公使
富鄭公子
契丹人以
爲報復然
爲國計亦
當如此

必使强之。彼有倉皇失次，爲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太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搖足輒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辯士亦安所效用。彼夷狄觀之以爲樽俎談燕之間，尚不能辦軍旅之際。固空其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爲奉使宜有常人，唯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強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稍寬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爲艱危。故必均而後

可。陛下平世使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耶。此臣又非獨爲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趨趄。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爲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靡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

天下事起
不可可更
更不則更
更者改非
之以漸若
錯削七國

而皆怨主
交假建分
封而告悅
所謂仙公
之術有時
而可用也

一經大體費以萬億賦歛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
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為所
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為少恩而凶豪無
賴之兵或因以為辭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
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
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為先
郊之歲可因事為辭特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
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
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

不於郊之歲以為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
得郊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
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
矣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
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明
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為之計使姦人猾吏
養為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飢饉鮮不
及矣當此之時欲為之計其猶有抵乎其十曰臣聞
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為其疎賤而無嫌也不知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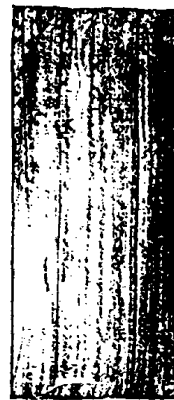
此是豈可
憂之事宣
和之際童
貫梁師成
為蔡京王
黼內主故
小人在位
蓋堅卒縻
成大亂不
得謂宋朝
夷狄之禍
重而宦官
之禍輕也
況完顏兵

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
臣幸而未立于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
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
以僭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
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
其所由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
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為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
下過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嫚以求
親媚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

之人皆以為陛下不疎遠宦官之過陛下特以為耳
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為害最大天下之
小人無由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通於宦官珠玉錦繡
所以為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關齟齬賢人之謀陛下
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
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去而
疎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為憂而未
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為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為天下
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為

此子由不主調停之說所本也

司隷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尸于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疎之又疎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閨闥掃洒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權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爲臣之所料。而後世以

臣爲知言不勝大願臣所著二十二篇略言當世之要陛下雖以此召臣然臣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闊爲世笑然臣以爲必將有時而不迂闊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寬之

修禮書狀　　蘇洵

右洵先奉勅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爲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勅意大異。何者。前所授勅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爲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

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爲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爲抵牾齟齬而不可齊一。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存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威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

而大疑之。此其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矣。洵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

持論堅正不肯詭隨當路如此

茅鹿門曰今國家患冗吏之難而亦削進士之數甚非計蓋亦用老蘇之說而精之於終也

上文丞相書

蘇洵

昭文相公執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慎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爲無謀失諸其始而邀諸其終而天下無遺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爲之者也蓋周公營乎東周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責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焉而制其極蓋常舉之於諸侯考之於太學引之於射宮而試之於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

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與之居處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太學而習之於射宮者宜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於此時及其出爲諸侯監國臨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才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爲此足以盡人之才蓋將爲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於此有人求金於沙欲而揚之惟其揚之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欲之則無擇焉不然金與沙

三代鄉舉里選必其人物已自見觀而後以射次第之耳亦非徒以射取人也而其古之則同

已辨矣

礫皆不錄而已矣故欲求盡天下之賢莫若略其始欲求責實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今者天下之官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丞尉其爲數實不可勝計然而大數已定餘屯溢于官籍大臣建議減任子削進士以求便天下竊觀古者之制略於始而精於終使賢者易進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衆衆賢進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令也艱之於其始竊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不肖者之無以異也方今進退天下士大夫之權内則御史外則轉

運而士大夫之間潔然而無過可任以爲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以意推之往年吳中復在犍爲一月而發二吏中復去職而吏之以罪免者曠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耳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國家法令甚嚴洵從蜀來見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調發皆得役天子之夫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衆從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分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相公顧甚易爲也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誦藉藉莫不爲此然皆

莫肯一言於其上。誠以爲近於私我也洵西蜀之人
方不見用於當世幸又不復以科舉爲意是以肆言
於其間而可以無嫌伏惟相公慨然有憂天下之心
征伐四國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
遂文武竝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
平生之所望無復慊然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與
之皆樂乎此可以復動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
相公亮之

韓退之曰今雖精其後用也必翔陸贄與日武后

以易得人德宗以精而失士賢者所見固自略同

詩論 蘇洵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
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
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
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
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如此則天下
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敺諸其
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
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

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
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
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
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强人之
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
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
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
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
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内竊妻之

變。與弒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亦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

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識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不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夫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

信而有衆焉。窮於強人而有詩焉。嗚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其文曲折而道動雖日習之不覺其厭

茅鹿門曰蘇子之明明之小者也伯者之所操切也聖人之明則以純心而虛虛故能照照則能普籍物而不[illegible]釋氏之所謂寂[illegible]照邪子之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皆

此意也

明論

蘇洵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

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

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知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此是人主用明之術英主不可不知

辨奸論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

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垢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何其言之勇而決也荆公在後世有正人之目而

所爲皆小人之事固當以此文爲定論

王遵岩曰老泉此論於宋然是對病之藥惜乎當時之不能用也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七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審勢論

蘇洵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于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依據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

所安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于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于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之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

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以陰藥石之陰而投之以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

以為之誅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
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
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
無不在我其勢為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
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
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
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
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
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

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
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
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
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
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
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
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
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
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

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
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
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
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
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
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
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陵
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為怒也若此類者
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

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
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
輿薪之火眾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
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
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
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
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
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
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

政不治諸侯並侵而入不知其國之為强國也一旦發怒烈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趙魏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嚮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以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為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眾人之是非用不測之

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强政政强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强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

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非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眾率怠弗協而又諸

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强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人主之大權曰威福威先於福有威而後有福也然有以姑息而傷威有以刻劾而傷威威傷則無以爲福于天下而人主之勢弱矣故曰周宋用惠而至于無惠秦人用威而至于無威此又不可不論也

項籍

蘇洵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衛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讐籍則其勢不得强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

孔明亦不得不然云無西蜀則又無所措足矣

邯鄲楚不足慮故務兵伐趙有輕秦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不戰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古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于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

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也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

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于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於其得意處看失著出來真識兵家先後之勢

御將　　蘇洵

人君御臣相易而御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

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奸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于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

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志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

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兎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飢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

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于漢也厥後追項籍核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

賞不從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宋之藝祖可謂能御將者矣然其於李漢超姚内斌諸人則畀其爵豐其賞以責其吠狗之用而曹彬下江南則靳一使相而不與是知用小才而不

知用大才者也向使彬如韓彭者豈肯爲之用乎

兵制　　　　蘇洵

三代之時舉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漢始三代之時聞有諸侯抗天子之命矣未聞有卒伍叫呼衡行者也秦漢以來諸侯之患不減於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畜虎豹圈檻一缺咆哮四出其故何也三代之兵耕而食蚕而衣故勞勞則善心生秦漢以來所謂兵者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驕則無所不爲三代之兵皆齊民老幼相養疾病相救出相禮讓入相慈孝有憂相弔有喜相慶其風俗優柔而和易

故其兵畏法而自重秦漢以來號齊民者比之三代則既已薄矣況其所謂兵者乃其齊民之中尤爲凶悍桀黠者也故常慢法而自棄夫民耕而食蚕而衣雖不幸而不給猶不我咎也今謂之曰爾無耕爾無蚕爲我兵吾衣食爾使爾一不死其敵彼將曰獨謂我毋耕毋蚕今而不我給也然則怨從是起矣夫以有善心之民畏法是重而不我咎欲其爲亂不可得也既驕矣不慢法而自棄以怨於上欲其不爲亂亦不可得也且夫天下之地不加于三代天下之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減於三代平居無事占軍籍於天子而仰給於斯民者則徧天下不知其數奈何其之不日創月割以至於流亡而無告也其患始於廢井田開阡陌一壞而不可復收故雖有明君賢臣焦思極慮而求以救其弊卒不過開屯田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耳嗚呼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以至於廢陵夷及於五代燕師劉守光又從而爲之黥面涅手之制天下遂以爲常法使之判然不得與齊民齒故其人益

復自棄視齊民如越人矣太祖既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衆兵京師而邊境亦不曰無備損節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邦鎮之兵彊秦之郡縣之兵弱兵強故末大不掉兵弱故天子孤睽周與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雖然置帥之方則遠過於前代而制兵之術吾猶有疑焉何者自漢及唐或開屯田或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而民猶且不勝其弊今屯田蓋無幾而府兵亦已廢欲民之豐阜勢不可也國家治平日久民之趨於

農皆日益衆。而天下無棄田矣。以此觀之謂斯民宜如生三代之盛時。而乃戚戚嗟嗟無終歲之蓄者。食奪之也。三代井田鄉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復雖然依做古制漸而圖之則亦庶乎其可也。方今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二。職分也籍沒也。職分之田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之吏。籍沒則鬻之。否則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諸公。職分之田徧於天下。自四京以降至於大藩鎮多至四十頃。下及一縣亦能千畝。籍沒之田不知其數。今可勿復鬻。然後量給其所募

之民。家三百畝以爲率。前之斂其半者今可取之三分而取一。以歸諸吏與公使之家。出一夫爲兵。其不欲者聽其歸田而他募。謂之新軍。毋黥其面。毋涅其手。毋拘之營。三時縱之。一時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戰法。而擇其技之精者以爲長。在野督其耕。在陣督其戰。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夫籍沒之田既不復鬻則歲益多。田益多則新軍益衆。而嚮所謂仰給於斯民者雖有廢疾死亡可勿復補。如此數十年則天下之兵新軍居十九而皆力田不事他業。則其人必純固朴厚。無叫呼衡行之憂。而斯民不復如有饋餉供億之勞矣。或曰昔者斂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無乃薄於吏與公乎曰古者公卿大夫之有田也以爲祿而其取之亦不過十一今吏既祿矣給之田則已甚矣況三分而取一則不既優矣乎。民之田不幸而籍沒非官之所待以爲富也。三分而取一不猶愈於無乎。且不如是則彼不勝爲兵故也。或曰古者十一而稅取之薄故民勝爲兵今三分而取一可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田與追胥竭

作。今家止一夫爲兵況諸古則爲逸。故雖取之差重而無害。此與周制稍甸縣都役少輕而稅十二無異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數百畝之田征徭科斂不及其門然則彼亦優爲之矣。

自食之兵日增仰食之兵日減行此術賢于保甲之紛紛矣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

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

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詩亦近古不似宋人之作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於巷於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

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序事勁直不別起議論是記之最佳者

文甚老折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蘇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群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慚；又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彊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

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為贈

序情而慷慨振厲使人奮袂而起又語不流宕氣不平衍宋文如此者絕不多見

族譜引 蘇洵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

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爲兄吾疾在身兄呻不與歎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情如足於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一意層折如戀波激瀾迴洑有勢公家二子不得不以此事譏乃翁矣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七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八

襄西方岳貢禹僑許選

宋文

論錢穀宜歸一　呂誨

臣竊以洪範八政食貨爲先故古者國用必使冢宰制之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非常平倉隸司農寺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爲出詳度利害變通法度分晝移用取彼有餘濟彼不足指揮

有司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朝廷常選健吏精於理財者爲三司官如陳恕林特李參之類皆稱職有名者也其餘非通曉錢穀者亦罕得叨居其任理資序受厚俸而已故能倉庫充溢用度有餘民不匱乏邦家乂安自改官制以來備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寺三監各令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既不相統攝帳籍不盡申戶部不能盡知天下錢穀之數五曹各得支用錢物有司得符不敢不應副戶部不能制

戶部既不能知天下錢穀出納見在之數。無以量入爲出。五曹及內百司各自建白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戶部不得一一關預。無繇盡公共利害。今之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也。左曹隸尚書。右曹不隸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爲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天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如此。無專主之者。誰爲國家公共愛惜。通融措置者乎。譬人家有財。必使一人專主管支用。使數人主之。各務已分。所有多互相侵奪。又人人得取用之。財有增益者乎。故利權不一。雖使

天下財如江海。亦有時而竭。況民力及山澤所出有限劑乎。此臣所以日夜爲國家深憂者也。今縱未能大有更張。欲乞且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則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物。尚書非奏請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隸使提舉常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直支。應掌錢物諸司。不見戶部符。不得應副。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若以如此

戶部事多官少。難以辦集。即乞減戶部冗末事務。付閑曹比司兼領。而通隸戶部。如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庶幾可理矣。

宋制兵權掌于樞密而不隸兵部。財用主于三司而不隸戶部。經制之始。厥有深意。其後元豐改官制而三司不得其職矣。

論新法進流民圖

鄭俠

俠勢有新政不便王安石不用俠俠監安上門俠因歲旱乃悉繪流民為圖奏之不納俠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神宗覩圖為之罷新政十有八事

臣伏覩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于今經春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荳粒不及種旬日來街市米價暴貴羣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艸木魚鱉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中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于此臣切惟災患有可召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來如

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籍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而古今比比有之所貴于聖神者為其能圖患未然而轉禍為福者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臣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天下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祉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養愛黎庶甚于赤子故自即位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其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彊大勝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懫剝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夫民之死而不恤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為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超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駕御之如何耳古之人在山林畎畝不忘其君其芻蕘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贊其上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

避百為不敢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耶陛下使之然耶以為時然則堯舜在位便有夔契湯文在上便有伊呂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大忠義大賢德之臣而在中外君臣之際共腹心手足然君唱于上臣和于下生發于內臣應于外而休嘉之德下浸于昆蟲艸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欣慕而傚則之獨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為心而羣臣所以應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陛下所以御

忠言可感

之道未審耳陛下以爵祿馮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
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于道傍則遑遑
圖報而終身饜飽于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
也今之食祿往往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
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
而從事于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越樽俎
治庖人之事牛羊茁壯會計當否以其職而不相侵
也至于邦國若否知無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乃
飽食饜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

之事非我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上
忠無兩心與其得罪于有司孰與不忠于君父與其
苟容于當世孰與得罪于皇天臣所不避萬死冒干
萬重之天關以告訴于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
君國而下憂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
無足顧愛臣切覩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
川之形爲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
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拆壞廬舍而賣于城市輸官
輸粟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

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
朝眼目已可嗟咨涕泣而況數千里之外有甚于此
者哉其圖謹附狀投進如陛下覩圖行臣之言十日
不雨卽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如稍
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甘俟誅戮

朴直憤結之言聞之者不自知其流涕也

上皇帝書　　宇文之邵

陛下初即大位念萬世無疆之業詔求闕失開闢言路可謂詳且矣易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處家人之初當端其本以保終吉民之所以望而則效者常在於人君繼統之始此安危之機不可不慎也昔成湯既沒伊尹奉太甲以見厥祖戒之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陛下新服厥命惟以祖宗爲念以天人爲畏則小大之事不懈於初宋之有天下一百有餘年陛下一日南面而享之固宜跡其所得之艱難夙夜栗

栗以求負荷承恩太祖之武太宗之文眞宗之畏天克己仁宗之寬大慈仁英宗之厲精庶政立則見五聖于前行則見於側坐則見於堂食則見于杯棬之間詩曰天難忱斯言天不可不畏也書曰民可近不可下言民不可不畏也去歲以來千里不雨近者畿甸遠者河北京東蝗螟蔽野穀價踊貴重以山陵之役京西民力尤爲彫敝臣竊恐萑蒲之盜或貽宵旰之憂爲今之計不過多鬻爵以濁入仕之流廣度僧以奪可耕之民終非計也願今被災之郡許富者舉

息于下凡官給以質驗待豐歲償其所貸通者官爲治之其息不過一倍此有餘資者樂爲而瀕死之衆可救溝壑之命陛下又責躬引咎寬獄訟出宮女斥哀斂之吏蠲苛虐之政罷無名之費省勦民之役凡所以蠹政而召爭怨之氣者舉更革之如此則大異可塞王化可興也京師者諸夏之本也今薦紳之士不勵名節而以勢利離合器皿衣服窮于侈麗車馬宮室過于軌制姦聲亂色盈洋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有隨孰謂王者之都而風俗一至於此哉

願陛下思所以澄源之法以禮節廉恥磨切臣下崇獎敦厚而都下亦少爲之厲禁滌去佻薄之弊淫瀆敗教之具一加遏絕凡侍從輔弼宜慎簡脩潔方嚴之臣俾宅其任以允清議古之求賢者數路以取之寵以好爵厚其禮命惟恐其去也而猶有三聘而不願者有閉門而不納者有踰垣而避之者臣諫於其君而三不聽則去之其至于郊也君必使人要之年七十而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几杖錫之猶有不稅冕而行者有辭三公而爲人灌園者今日仕進之門

不作兵著亦似漢文

國家直患不能塞之爾科防日增格令日繁來者日甚拒之日峻猶有假名氏以竊官號匿苦塊之家以干寵祿少者增齒以希蚤仕老者匿年以幸晚祿譬之隄防之壞塞其一穴一穴又決蕩然獎之能止也今限年致仕著於令矣又患其去之不速令於門闕以示百僚而猶不知止者其可痛也陛下盍稍補其弊隆於待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實使衣冠者人人自重庶幾風敎之美少近于古去歲諒祚猖獗七八萬衆突至大順廟堂無奇策守邊無良將臣竊爲朝

廷憂之慶曆間緣邊之民不解帶者七年國用大窘王師淪没而功不成者陛下知其然乎其患在于虜兵常合而我兵常分也六路兵亡慮二十萬而二十三州二百餘寨分屯保戍則是我兵雖多而散在處處也賊之來也大則六監軍衙頭一時俱發小則隨處寇掠邊城一面受敵則所與角戰者無幾而城寨之兵又各有所守不可會集衆寡不敵則乞師告急救兵纔至賊又已去今賊常以合兵擊我散兵而我常以不敵之衆當其鋒此慶曆之失也今不改前轍

分兵之論了晰詳言之

則後車又將覆也觀今之勢其能深入賀蘭收復十四州以爲我有也乎臣知其不能也其能如先朝之舉五路進軍直擣其巢穴乎臣又知其不能也計今之利莫若詔諸道分勒所部將伍符尺籍而規畫之若干以爲守若干以爲戰若干以爲救兵救兵必使與戰兵相近而駐於喉亢之地則可以應猝而不失機會也唃氏嘗爲元昊所殘南徙歷精亦宜厚其種族共爲聲援以蠻夷攻蠻夷計之上也吐谷渾者今之文扶羌是也其俗隨水艸遷徙食肉衣皮毛無堅

甲利刃臨陣擊刺之技不及於他夷仰給我之泉若繒帛我與之通者亦恃以其馬也今陰平之民歲苦重役者勾馬戶也凡羌馬之來則使之資給費公私之財甚多而所入之馬不足以備國乘不足以戰也邊吏養羌非不厚也而去歲反有安昌之變塞上之民切齒且安昌之羌與南路磨蓬羅多留罨林諸寨之羌一也今閉安昌之路禁其出入而諸寨之馬貿易如故是何異一室而多門者杜其前而闢其後乎臣之縣所管萬戶而居民蕭然者其弊實在於羌也

至和講解之後。約不敢犯邊。而去歲入我三寨。驅殺士卒。國家以奉西北虜者。勢不得已也。今又驕寵小羌。而足其無厭之求乎。臣愚以爲不若杜塞衆路。使不得入。而絶市無用之馬。益以一旅之兵。列置諸堡。則邊民小安矣。爲政所重。莫急於農。且耕則得食。不耕則不得食。繫其身之損益也。長民者何與焉。夫各治其田以享其生者。百姓之私。節授民事。往而立官以勸課之者。人君之公也。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天子之勸農也。又曰。嗟嗟保

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此諸侯之勸農也。今監司郡守。皆以勸農爲自然。而未嘗省民。臣願立考課之法。以農政爲殿最。言之似迂。而富國之良術也。郡縣之政。類多因循而不甚治者。臣知其繇也。上下牽制。不得盡其才故也。千里之郡。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漕帥也。百里之邑。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郡縣之吏。寧違天子之詔條。而不敢違按察之命。蓋違天子之詔條。未必獲咎。而違按察之命。其禍可立而待也。今一伍之長。一乎之正。以法治其所部

上不問其所爲也。今爲只守令。而其勢顧不若卒伍之長。郡縣之民。習知其執之弱。而不畏服其教令。此獄訟所以益多也。臣願精選監司。必以清望。假守令之權。責其實效。庶循良之吏有聞焉。凡臣之所陳。明詔之所求也。然臣尚有至忠、不敢嘿嘿、又爲陛下極言之。臣聞疾未兆而先治者善醫也。夫居憂而約。居樂而泰。人情之常也。今陛下處則諒闇。服則端衰。行則苴杖。無紛華之事。交戟于前。誠能以此時遠念將來之失。慎微杜漸。克己復禮。使其志一定。則他日雖

有可欲之物。亦無以勝其習成之性也。伯益之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傅說之戒高宗曰、無以逸豫、惟以治民、夫舜起於耕稼陶漁、高宗遯于荒野。極知小人之勞。而于臣猶或以此戒之。況陛下生長富貴。臨御方始。則安可不豫爲之防哉。願陛下聽政之間。則命通經術之士。講明古訓。究觀取古之主。以自創艾。盡孝兩宮。咨諏故老。則恐懼脩省。習而成性矣。臣誠私憂過計、三載變除之後、永厚陵土漸乾、而陛下憂悴之心又已衰殺、龍袞冕、憑玉几、目有靡曼之色、耳

有要眇之聲、凡所以娛意者、畢奏于前、自非信道之深、孰得而禦哉、老子曰、塞其兑閉其門、終身不勤、正在於今日也、

世守邊郡議　呂大鈞

中國之大戒、無急于邊防、自秦漢以來、禦戎之策、是非未能相遠、竊嘗求三代之法、宜于今日而推行之、乃知聖人封建之深意、不獨尚德、專治吾民而已、其禦邊之要、微妙深遠、固在術內、追非衆人之智所可及已、蓋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亦不得不分、分而不一、則上無以制命而爲下者肆、一而不分、則下無以陳力而爲上者勞、故古者分天下爲列國、統萬國于一王、使禮樂征伐、一出于天子、敎治禁令、一委之諸侯、

則是天子持威福之柄、優游于內、以專察國君之善惡、諸侯任過功之責、勤勞于外、以同體王室之休戚、如是則四方之警急、何以急天子之視聽哉、彼不任吾患者、吾得執而戮之、孰敢矣、吾所以待夷狄者、特招携以禮、懷遠以德而已、在商之時、古公以皮幣犬馬珠玉事獯鬻而商王不知、在周之時、晉國拜戎不暇、而周室不與、然則三代禦邊之略、蓋可知已、臣竊謂分剖天下以爲列國、則未敢輕議、如使邊郡略法古意、慎選仁勇之士、使得世守郡事、兵民措置、悉以

委之租調出入，一切不問。惟財用不足者，附以次遷支郡以供其乏。其治以安靜不擾、敵人感服者爲上，固疆自守、彼不能犯者次之，戰勝攻取無所退衄者又次之。賞罰者增損其名位而已，甚者則升黜之，不使輕去其郡。若此，則安危利害不離其身，勢不得不盡其力以從事，盡心以防患。所謂世守者，亦不得純如周制父子相繼，必使選賢以自代，毋問親疏，天子加察焉。然後可之，遂使貳其郡事，以終帥者之身，然後命之。沒則祿其子孫以祀之。若有功德，則祢人世世祀之，仍爵其子孫，庶幾亦可以爲備邊之一術也。唐時河北之將自守而夷患鮮少，若捐邊郡以與能者，可以省縣戍數倍。

吳起論　張耒

吾讀吳起傳，觀與田文論功，發三問，文不得一，然則起之才，豈淺淺者耶。及田文爲之言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曰屬之子矣。吾嘗疑起才何獨短於此，而不敢與文較。及觀起之相楚，方悼王之死，未幾而楚之宗室大臣起而殺吳起。方是時，悼王死，起相新君，可謂主少國疑矣。起也于是乎不免。然則起之才，是誠短乎此，則其始無以抗田文之言，蓋無足怪。而田文之於知人也

亦明矣。然則田文之知起之不足以處此者，何說也。蓋起之爲人也，明厲而不達於變，從事於法而不知權。是二者，蓋相疑國、輔少主、親未附而安不信者之所深忌也。昔者鄭國有難，而子孔當國，乃爲載書以序位聽政，辟而子產請焚之。夫子孔之爲載書，叙羣臣而使之聽政，豈有所不可哉。而子產請焚而鄭國果定，何也。蓋誠未加於物，則吾之所爲，衆之所疑，故忌之則亂，繩之則怨。方是時，法有所不行，是非有所不較，徒知吾法之不欺，而不顧物之情，此取禍之道

也。故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蓋當新造之國。與夫變情反側之際者。不可以求定乎法。而取必於理之是非。而其權乃在夫人情可否之際。此子產所以焚之而國定也。史稱吳起治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夫起當新難之國。輔未壯之主。而驟不附之大臣。與不信之百姓。而其所行苟若是而不知變。是其死也。不亦宜乎。嗚呼智士因變。聖人乘時。一龍一蛇。與化推移。庸得而制之哉。吾悲吳起之志。故論其說云。

文潛論多取法蘇氏此篇直起不用泛敘另一格也

擇將篇上　　張耒

將主於智而勇爲下。智之必有勇。勇之不必智。智能使勇。勇者不能使智。立軍於此。則智者上而勇者下。蓋將軍拱手而不能射。未害也。戰士之箭不穿札則斥之矣。用衆于此。則智者謀而勇者行。譬之人身手足之爲力者搏擊於前。耳目爲之視聽者。夫何事於動作也。故曰將主於智而勇爲下。今夫天下之將。其智足以觀成敗。審彼我。尚足以役百萬人之衆。而無疑於胸中。則其遇敵之際。有不能襲而見我之利。有

不能動者耶。夫疑畏不勇。見害而不能避。見利而不能赴者。必於利害不明故也。使其視利害如平日之白黑。則變至於前。有不能爲之應者乎。天下固有氣凌三軍而才不足以治一邑。勇陷萬夫而術不足以守一壘。故曰智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智。童子出令而不失。則豪奴悍僕趨於堂下。鵰鶚之力。未必不能制人也。然人寔用之。未聞鵰鶚之能制人也。故曰智者能使勇。勇者不能使智。所謂擇將者。非擇勇也。將以擇智也。一鄉之人。銖銖而程其力。則必得一人焉

力足以雄一鄉夫力足以雄一鄉則一鄉之勇人也。是故天下不患乎無勇。夫至於一鄉之中求一人焉智足以師一鄉使之順令從教畏而不敢議則百鄉之中未有一人。蓋千室之邑必有令萬室之郡必有守天下固郡邑十數而無一賢守令者矣。而況乎付以百萬之衆而聽俛怒之敵決成敗可否於俄頃之能否者。何啻求之百鄉之中而未有一人。雖半天下未必有也。故智者常難得如是則勇者有所不必擇而智者不可一日而不求雖然天下之智將非徒如

是也。蓋知之至難用之爲尤難。何者萬人之衆至多也。欲程其勇乎合鬪而敗虎豹與乎前熊羆勃乎左袒裼徒搏大呼直前而不畏者必勇於黨者也畏縮而不敢先。與夫隨衆而進退者其常材也。夫終日而敗則萬夫勇怯吾能數之矣故勇者易知。夫般倕之巧於刱室也非巧於斧斤也。百匠斵木而成屋般倕傍睨而杜口。則誰知般倕之智過於百匠哉使般倕雖爲之言然授之斧斤而不能運違之斵削而不能工。則信般倕之爲巧者蓋百人未有一人也故智者

常難知。昔辛武賢爲漢宣帝畫伐先零之策。宣帝不終朝而從之。趙充國智將也。爲之陳屯田之計謀已審矣。宣帝反復詰難督使進取非充國之堅守不傾則其說幾不行其後充國之計已效而武賢之計與充國之策終兩用之。夫何其勁勁不忍棄於進取之武賢而抿俛不獲已於持重之充國也。蓋人君樂用勇將而不快於用智將非獨人君於將爲然也凡人之情皆然。一家而有二子焉。一力農一爲商爲商者冒山險涉江湖徵利而不顧其身不終年而獲千金。

力農者終歲勤力安居不出非大豐多收則終歲之入不足以爲喜。故人之父母未有不快爲商之千金而以終歲常安之入爲庸庸也冒險而商者勇將也勤力務農者智將也故勇將常以樂用而不遺智將常以不快而遭廢雖然。一日覆舟敗車而不能反使家失壯子而忽喪其千金之積者必行商者也。力耕而不廢竭力而不失歷年而積之持久而得富焉者十常八九故不計其後日之患則不能勝其初用之喜。故用智將之爲尤難夫知人之術各得諸心而不

能以自言則夫將求知智者之心是宜可以言語達而明者或逆得之於心然大率臨事不亂慮事不遺治繁多而力有餘更變故而術不窮者必智也夫無遺事固與鹵莽者異形而無亂志固與狼狽者殊觀力不足者自不能爲有餘而術易竭者豈可使不窮則其迹又有較然必見于外而易別者此亦觀智者之一道也大決萬全之生死事之至危者也謀人之國都技之至難者也事至危者非先有至安之地則不可動技至難者非先得至易之術者不可行二

者非要以持久則至安至易之道不可以遽得故人君於此必有堅忍不拔之心小挫不足以敗成計而小勝不足以易至謀以吾從容勿迫之心要於必成之地者用智者之道也

所謂智將者何能用孫吳之術明於兵勢動必有功而不輕爲進退者也若此者文法牽之計未就而罪已及矣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張耒

耒爲兒童從先人于山陽學宮始見端叔爲諸生耒雖未有知意已相親後幾二十年端叔罷官四明道楚耒又獲見耒時已孤端叔弔我悲懷如骨月後凡再遇于京師今共再也然端叔每別數年一見其論議益奇名聲益高今朝廷士大夫相與稱說天下士屈指不一二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行者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請于先生而蘇先生一日言于朝請以端叔佐幕府蘇先生之位耒

能進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耒蘇公門人之下列也其親慕端叔不足怪庚年來卧病城南門無雞犬晝卧惝惝端叔嘗夜過我以燭視我面目見病有間喜動詞色訪覓醫藥以至無恙我之道藝無取名譽不振端叔獨拳拳如此何也然端叔與予外家通譜于我舅行也豈其出于此非耶八年十月過我告以將北求余言爲贈行余在交遊中已號爲多言其敢有愛于子爲今中國患者西北二虜也狙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爲變易北大而重故爲變

邇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爲是說者謂非虜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十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于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徒適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爲備禦猶今日之信北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鷙豈特河隴間一羌酋也

吾安能復以羈縻其父祖者制畜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絕于世不在中國必在夷狄高皇帝以氣吞小原之雄而冒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苻石驚于中國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未聞今比邊要郡有城隍不脩器械苦惡屯戍單寡然跬步強敵而人不恩者誠信之也梟鴟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定武勞衛也

其容有悔乎未頃在洛陽與劉几者語邊事几老將也謂余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而平日禁其爲樂爲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推牛釃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爲德所以增士氣也未聞定武興時從軍吏士豈樂豪滅而今燕豆疏惡終日受饗腹猶枵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重兵臨方面天子寵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贏此何爲者也萸能逐不費一錢纔得幾何哉予從

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余無以贊予矣

因西測北知其不能久無事言雖未稔于後而計慮深長文法段落亦自洒然

黃樓銘　　陳師道

熙寧十年、京東路安撫使臣某、轉運使臣某、判官臣某、稽首言、河決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衝、夾以連山、扼以呂梁、流泄不時、盈溢千里、平地水深丈餘、下顧城中、井出脈發、東薄兩隅、西入通洫、南浸水垣、土惡不支、有餘日而後已。守臣蘇軾、深惟流亡、為天子憂、夙夜不怠、以勞其人、與發戍兵、因弊應卒、外為長堤、系高如虹、以其惡內為大堤、附城如環、以待其潰、築二防于南門之外、以通南山、以安危疑、發倉庾、

明勸禁、以恵困窮、以督盜賊、宣布恩澤、巡行內外、吏民嚮化、興于事功、法施四邑、誠格百神、可謂有功矣。宜有褒嘉、以勸郡縣、十月二十甲子、奏京師、明年元豐正月甲子、制詔諭意、臣軾惟念祇承謨訓、人神力同、敢自為功、以速大戾、而明揚褒大、無以報稱、乃作黃樓于東門、具刻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以為之銘、臣師道伏惟呂尚南仲、內撫百姓、外平諸侯、詩美文武、尹甫召虎、南伐淮夷、北伐玁狁、功歌宣王、君能使人以盡其才、臣能奉功以報其上、

此數語稍涉議論

古之義也、臣師道又惟感而通之者道也、行而化之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後王有作、可舉而行、顧臣之愚、何與于此、誠樂君臣之盡道云、臣不佞、冒死上黃樓銘、其詞曰

皇治惟戒、脩明法度、協和陰陽。十有一年、天災時行、河失其防、齊魯梁楚、千里四遠、潰亂散亡、皇仁隱憂、臨遣信臣、以惠東方、罷老不窮、安慰撫養、發散積倉、流人如歸、居人忘危、完聚靡傷、天叙地平、明聖成能、

人神效祥、靈乎告成、百穀豐盈、萬邦樂康。郡縣祇畏、允迪聖謨、終事無荒。皇功不居、歸休臣民、遐昭遠揚。守臣拜手、夸大休嘉、使民不忘。攻作黃樓、以臨泗上、述脩故常、庶臣無佞、原始念終、銘之石章、以告成功、以揚德聲、永永無彊。

銘叙古質有先民典刑

慶州大順城記　　張載

慶曆二年某月某日。經略元帥范公仲淹。鎭從總若干建城于柔遠寨東北四十里故大順川。越某月某日城成。汴人張載謹次其事。爲之文以紀其功。詞曰

兵久不用。文張武縱。天警我宋。羌蠢而動。恃地之強。謂兵之衆。傲侮中原。如撫而弄。天子曰嘻。是不可捨。養姦縱殘。何以令下。講謨于朝。講士于野。錫刑兮誅。選付能者。皇皇范侯。開府于慶。北方之師。坐立以聽。公曰彼羌。地武兵勁。我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鋒。

徐以計勝。吾觀寨口。有田其中。賊騎未迹。卯橫午縱。余欲連壁。以禦其衝。保兵儲糧。以俟其窮。將吏掾曹軍師卒走。交口同辭。樂贊公命。月良日吉。將奮其旅。出卒于營。出器于府。出幣于帑。出糧于庾。公曰戒哉無敗我舉。汝礪汝戈。汝鋻汝斧。汝干汝誅。汝勤汝與。旣戒旣言。遂及城所。索木箕土。編繩畚杵。胡虜之來。百十其至。自朝及晨。衆積我倍。公曰無譁。是亦何害。彼姦我乘。及我未備。勢雖不敵。吾有以恃。爰募強弩。其衆累百。依城而陣。以堅以格。戒曰謹之。無闘以力。

去則勿追。往終我役。賊之遁城。傷死無數。謨不我加。因潰而去。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無遽。城之惟堅。勞不累日。池隍以完。深矣如泉。高焉如山。百萬雄師。莫可以前。公曰濟矣。吾讓其旋。擇士以守。擇民而遷。書勞賞才。以飫以延。圖列而上。薦聞于天。天子曰嘻。我嘉汝賢。錫號大順。因名其川。于金于湯。保之萬年。

高勁有氣亦善摹昌黎者

論聽政

范祖禹

宣仁太后崩議者復有行新法之意中外洶洶在位者懼罪莫敢發言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乃上此疏

臣等伏以天下不幸太行太皇太后登遐陛下號慕哀毀孝性天至在廷聞者無不摧隕今總覽庶政延見羣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可不懼哉臣等久備講讀職在論思者當獻言以助萬一陛下宜先誠意正心推廣聖孝發爲德音行爲仁政以對答天下生民之望此在陛下加意而已非有所難也願陛下循其本而行之則其末可以無難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攝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周公成王追念其勳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世祀周公以爲非此不足以稱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報周公如此故天下莫不歸心漢大將軍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既沒宣帝亦葬以天子之禮帝始親政事又思報

大將軍功德太尉公霍光皆人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報以非常之禮而況太皇太后英宗之配神宗之母陛下之祖母有大功于宗廟社稷有大德于億兆人民于陛下之恩與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比哉然則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也自仁宗以來三后臨朝皆有大功章獻明肅之于仁宗慈聖光獻之于英宗輔育扶持勤勞艱難亦未得如太皇太后之于陛下也元豐之末神宗寢疾已不能出號令陛下年始十歲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陛下儲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于太皇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無不歡呼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不惟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疏遠隔絕魏王病既沒然後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得入進退羣臣必從天下人望不以己意爲喜怒賞罰故至公無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口亦能道之臨朝九年未嘗少自娛樂焦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豈有他求哉凡皆爲趙氏社稷宋室宗廟

專心一意。以保佑陛下也。故身當其勞苦。而使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獻明肅而親黨多僥倖濫恩。仁宗既親機。不免釐革。故小人不能無怨。今太皇太后。自臨朝以來。左右請求。一切拒絕。內外肅然。蓋以朝廷不可無綱紀。故身當其怨。而使陛下坐收肅清之功。陛下如欲報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謹守之。祖宗以來。唯以德澤結百姓之心。欲四海安靜無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而仁宗聖性寬裕。不忍

拒人。內降濫恩。其後亦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嚴正至靜。不可干犯。故能外斥逐姦邪。以清朝廷。內裁抑僥倖。以肅宮禁。九年之間。終始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于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爲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陛下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同聽政。中外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

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眾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眾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于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惟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有敢以姦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羣慝。則帖然無事矣。陛下若納入其說。不正其罪。則恐姦言邪說。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小有不至。此于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于陛下孝道有虧。必大失天下之心。陛下

豈不見司馬光以公忠正直爲天下所信服。陛下與太皇太后用以爲相。海內之人無不欣悅。光沒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畫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爲其能輔佐陛下。與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太皇太后。止是萬分之一。而百姓思之如此。而況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于陛下。若聽小人讒說。或追報有所不至。或輕改其政事。豈不大失天下人心乎。人心離于下。則天變見于上。陛下雖欲爲善以救之。改過以補之。亦無及矣。孝者蓋

行之本本既不立則其餘何足觀焉夫小人之情非爲朝廷之計亦非爲先帝之事皆爲其身之利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慾者久矣太皇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不可不預防之此等既上悞先帝今又欲復悞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臣等恭聞陛下自太皇太后寢疾朝夕不離左右躬親藥膳衣不解帶憂瘁滿流形于顏色自遭變故以來哀慕毀瘠中外共聞衰服之禮務從至隆又下詔發揚太皇太后盛德推恩高氏此大

孝之極也至親之際無所間然然而臣等猶言及此者竊以小人衆多恐罥陛下于有過之地也如臣等所言雖萬萬無之然不敢不慮于未然或有纖芥流聞於外則臣等上負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勝憂國愛君之至唯陛下深留聖思

太后崩後執政易小人進矣此疏見其微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九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王安石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

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强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眞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

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擧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

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愼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効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鉤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塡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

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効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擧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擧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効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寛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効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

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厠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眞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

士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不肯申勑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

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輙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者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此篇大意鼓舞變法言之有形足以動英主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王安石

安石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遂上萬言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于讒

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于百姓者爲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

改法度是荆公本旨

迂宋文關
閩法

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葢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

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時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于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

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葢闔郡之間往往而絶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于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

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一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于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

此段總領下文

也商之時天下嘗太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兎罝之人猶莫不好德兎罝之詩是也又況于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

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于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

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于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于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才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于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于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

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于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于父子兄弟妻子之養昏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于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

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于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弃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群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

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于鄉黨必于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于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

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于一人而使之于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

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后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久于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于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于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免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

荆公爲政又何嘗行字說經義以取人

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皐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

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于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于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强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

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于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于專而毀于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于官府處農于畎畝處商賈于肆而處士于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屛之而莫

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于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于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

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于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兩師旅之師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于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

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任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于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于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别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于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于射。而射亦未嘗不在于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于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于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士。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愼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于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

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

能及三四千而已。雖所養之給亦窘于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于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眾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制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

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于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才之可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才不足而不能自稱于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于族人親姻。而人以為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于死者眾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于禍

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于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于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

此又荊公言試之第一事也

華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已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知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

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于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于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于文辭。而又嘗學詩

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于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于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于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驅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

論制科取人得失最為允當

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于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于草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于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于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

肖以布于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于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于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于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于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于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

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于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于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

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于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奬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于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于邊疆宿衞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于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

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于失教被服于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于任使之不當其

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于其
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
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于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
至于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
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于其任。而至
于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于其官。而後可以
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于其官。往往數日輒遷
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
至于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

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
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
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
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
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
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
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
能者。亦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
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

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在事者所
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
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
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
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
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
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
簡貪鄙之人。至于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
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

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
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
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
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
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
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
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
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
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

稷盎甚于奕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于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盎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内大擾中國列于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于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

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于當世之變而無負于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愼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于數十百里而後止于

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强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于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别屬漢于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强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

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人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

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覩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說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亦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于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强所劣。憧憧如也。卒困于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

不如是不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謂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于大倫大法理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群聚而笑之。以為迂闊。今朝廷悉心于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于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

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使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二人耳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嘗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一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于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成就人才者荊公立言之端也其大旨在講求財

用與强軍政也然此二事引而未詳以待再問而盡之爾仁宗無意于此故荊公去而堅臥終仁宗之世不起

進字說表

王安石

臣某言竊以書用於世久矣先王立學以教之設官以達之置使以諭之禁誅亂名豈苟然哉凡以同道德之歸一名法之守而已道衰以隱官失學廢循而發之實在聖時豈臣愚憧敢逮斯事（中謝）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爲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爲言述以爲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爲也人則效此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衺曲直耦重交析反缺倒仄自然之形也發歛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淸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僊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卽此而可證亦非舍此而能學蓋唯天下之至神爲能究此伏惟皇帝陛下體元用妙該極象數稽古剏法紹天覺民乃惟茲學隕缺弗嗣因任衆智微明顯隱蓋將以祈合乎神恉者布之海

內衆妙所寄窮之實難而臣頃御燕閒親承訓敕抱疴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獻大懼冒浼退復自力用忘疾憊咨諏討論博盡所疑冀或涓塵有助深崇謹勒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進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謹言

荆公字說頗不合人心乃若此表則工雋有體一

諫官論

王安石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爲公卿、或爲士何也。爲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爲士、爲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爲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於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

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傃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爲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蚳鼃爲士師、孟子曰、似也、爲其可以言也。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爲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子之所謂士耳。吾未見其能爲也。待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待已也輕、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得已若

唐之太宗庶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爲可乎。未之能處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爲君、臣不失其所以爲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爲、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行、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恥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聽、二者上下所以

相悖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爲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晚矣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也曰嘗聞周公爲師而召公爲保矣周公則未之學也

一古今異宜諫官位卑而責重位卑則可以無嫌又使之自見風節不惜其官而刑公以尊卑禮制律之故其秉政不屈意於言事者爲用是有餘而權變不足亦可以見之

周公論

王安石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是誠周人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

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則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惟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闇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

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一蘭陵所言固是牽於習見若周公之待士已不可考然亦恐非一以法制約之而不取謀議者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九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宋文

材論　王安石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爲。患上之人。不使其爲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爲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爲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

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吾。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諰諰然以爲天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爲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爲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

知亡哉

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皐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況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廐也。駑驥雜處。飲水食芻。嘶鳴啼齧。求其所以異者蔑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則雖傾輪絕勒。敗筋

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騏驥騕褭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爲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修簳。鏃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鶚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彍之于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覿武之所寶也。然用以敲扑。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梃。是知雖得天下之瓌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

此段與上仁宗書相出入

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效小事。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或曰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

而用之之道也。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鬭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末數語慨然有志於用世蓋自寫也

三不欺　　王安石

昔論者曰君任德則下不忍欺、君任察則下不能欺、君任刑則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爲次、蓋未之盡也、此三人者之爲政、皆足以有取於聖人矣、然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夫未聞聖人爲政之道而足以有取於聖人者、蓋人得聖人之一端耳、且子賤之政使人不忍欺、古者任德之君宜莫如堯也、然則驩兜猶或以類舉於前、則德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子產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使畜魚而校人烹之、然則察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西門豹之政使人不敢欺、夫不及於德而任刑以治、是孔子所謂民免而無恥者也、然則刑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故曰此三人者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然聖人之道有出此三者乎、亦兼用之而已、昔者堯舜之時、比屋之民皆足以封、則民可謂不忍欺矣、驩兜以丹朱稱於前、曰嚚訟可乎、則民可謂不能欺矣、四罪而天下咸服、則民可謂不敢欺矣、故任德則有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刑則有不可服者、

然則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產之政無以周隱微、西門豹之政無以漸柔良、然而三人者能以治者、蓋足以治小具而高亂世耳、使當堯舜之時所大治者、則豈足用哉、蓋聖人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後天下無或欺之者矣、或曰刑亦足任以治乎、曰所任者蓋亦非專用之而足以治也、豹治十二渠以利民、至乎漢吏不能廢、民以爲西門君所爲、不從吏以廢也、則豹之德亦足以感於民心矣、然則尚刑、故曰任刑焉耳、使無以懷之而惟刑之見、則民豈得或不能欺之哉、

平論三事而意在西門君、以其行政剛決類乎已也

進說

王安石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為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已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

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爲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國有庠有序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弦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

荆公已深知科目之弊矣

之與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

已而不已未見其為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爲進說與之

荆公之爲師友其嚴如是

風俗論

王安石

夫天之所愛育者民也民之所係仰者君也聖人上
承天之意下爲民之主其要在安利之而安利之要
不在於它在乎正風俗而已故風俗之變遷染民志
關之盛衰不可不愼也君子制俗以儉其弊爲奢奢
而不制弊將若之何夫如是則有殫極財力僭瀆擬
倫以追時好者矣且天地之生財也有時人之爲力
也有限而日夜之費無窮以有時之財有限之力以
給無窮之費若不爲制所謂積之涓涓而洩之浩浩

如之何使斯民不貧且濫也國家奄有諸夏四聖繼
統制度以定矣紀綱以緝矣賦斂不傷於民矣徭役
以均矣升平之運未有盛於今矣固當家給人足無
一夫不獲其所矣然而寠人之子短褐未盡完趨末
之民巧僞未盡抑其故何也殆風俗有所未盡淳歟
且聖人之化自近及遠由內及外是以京師者風俗
之樞機也四方之所面內而依倣也加之士民富庶
財物畢會難以儉率易以奢變至於發一端作一事
衣冠車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旦更奇制夕染諸夏

工者矜能於無用商者通貨於難得歲加一歲巧眩
之性不可窮好尚之就多所易故物有未弊而見毀
於人人有循舊而見嗤於俗富者競以自勝貧者恥
其不若且曰彼人也我人也彼爲奉養若此之麗而
我反不及由是轉相慕効務盡鮮明使愚下之人有
逞一時之嗜欲破終身之貲產而不自知也且山林
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淳朴之風散則貪饕
之行成貪饕之行成則上下之力匱如此則人無完
行士無廉聲尚陵逼者爲時宜守檢押者爲鄙野節

義之民少兼并之家多富者財產滿布州域貧者困
窮不免於溝壑夫人之爲性心充體逸則樂生心鬱
體勞則思死若是之俗何法令之能避哉故刑罰所
以不措者此也且壞崖破岩之水原自涓涓干雲蔽
日之木起於青葱禁微則易救末者難所宜略依古
之王制命市納賈以觀好惡有作奇技淫巧以疑衆
者糾罰之下至物器饌具爲之品制以節之工商逐
末者重租稅以困辱之民見末業之無用而又爲糾
罰困辱不得不趨田畝田畝闢則民無饑矣以此顯

示衆庶。未有輦轂之內治。而天下不治矣。

此文高朴有似漢人疏、荆公爲政不尚奢汰是以人主禮遇不同有大儒之號

商賈既通則關市之稅自倍

議茶法論

王安石

國家罷搉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販。於方今實爲便。於古義實爲宜。而有非之者。盖聚斂之臣。將盡財利於毫末之間。而不知與之爲取之過也。夫茶之爲民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而今官場所出皆粗惡不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販者。夫奪民之所甘而使不得食。則嚴刑峻法有不能止者。故鞭扑流徙之罪。未嘗少弛。而私販私市者。亦未嘗絕於道路也。既罷搉之法。則凡此之爲患。皆可以無矣。然則雖盡

充歲入之利。亦爲國者之所當務也。況關市之入自足侔昔日之利乎。昔桑洪羊典榷酤之議。當時以爲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易者。然至霍光不學無術之人。遂能屈其論而罷其法。蓋義之勝利久矣。今朝廷之治方欲刬百代之弊。而復堯舜之功。而其爲法度。乃欲出於霍光之所羞爲者。則可乎。以今之勢雖未能盡罷搉貨而能緩其一。亦所以示上之人恤民之深。而興治之漸也。彼區區聚斂之臣。務以求利爲功。而不知與之爲取。上之人、亦當斷以義。豈可以人。

人合其私說然後行哉楊雄曰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以雄之聰明其講天下之利害宜可信然則今雖國用甚不足亦不可以復易已行之法矣是以國家之勢苟修其法度以使本盛而末衰則天下之財不勝用庸詎而必區區於此哉

荆公爲政大槩主於足財用而推茶之議則不然疑此是未執政以前議也

桂州新城記

王安石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三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横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

於是乎失刑矣此宋之所以弱

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為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

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壁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三年九月丙辰羣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是文雖雜議論而氣体亦不卑

芝閣記

王安石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

不復知其為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為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皇祐五年十月日記

寓感慨意亦不繁

寓感慨意亦不繁

古勁有氣格

餘姚縣海塘記

王安石

自雲柯而南至于某有隄若干尺截然令海水之潮汐不得冒其旁田者知縣事謝君爲之也始隄之成謝君以書屬予記其成之始曰使來者有考焉得卒任完之以不隳謝君者陽夏人也字師厚景初其名也其先以文學稱天下而連世爲貴人至君遂以文學世其家其爲縣不以材自負而忽其民之急方作隄時歲丁亥十一月也能親以身當風霜氛霧之毒以勉民作而除其菑又能令其民翕然皆勸趨之而忘其役之勞遂不踰時以有成功其仁民之心效見於事如此亦可以已而猶自以爲未也又思有以告後之人令嗣續而完之以永其存善夫仁人長慮却顧圖民之災如此其至其不可以無傳而後之君子考其傳得其所以爲其亦不可以無思而異時予嘗以事至餘姚而君過予與予從容言天下之事君曰道以閎大隱密聖人之所獨鼓萬物以然而皆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有所難知也其治政教令施爲之詳凡與人共而尤丁寧以急者其易知較然者也通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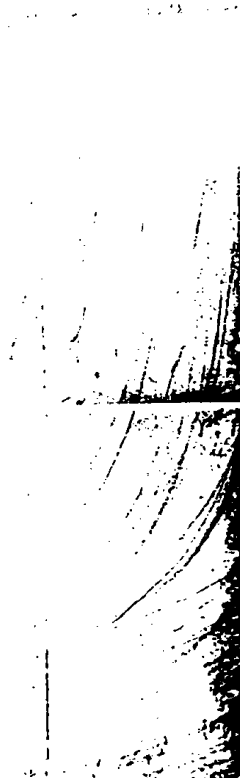
川治田桑爲之隄防溝澮渠川以禦水旱之災而興學校屬其民人相與習禮樂其中以化服之此其尤丁寧以急而較然易知者也今世吏者其愚也固不知所爲而其所謂能者務出奇爲聲威以驚世震俗至或盡其力以事刀筆簿書之間而已而反以謂古所爲尤丁寧以急者吾不暇以爲吾曾爲之而曾不足以爲之萬有一人爲之且不足以名於世而見謂材嘻其可歎也夫爲天下國家且百年而勝殘去殺之效則猶未也其不出於當時予良以其言爲然既而聞君之爲其縣至則爲橋於江治學者以教養縣人之子弟既而又有隄之役於是又信其言之行而不予欺也已爲之書其隄事因并書其言終始而存之以告後之人慶曆八年七月日記

古勁有氣格

遊褒禪山記

王安石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
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
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
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
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
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
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
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

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
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
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
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
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
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
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
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
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
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
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
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
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
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
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
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
而愼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
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
川王某記

祭范頴州文仲淹　　王安石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趍。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酋酋。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釃河江。以灌尋尺。宿贓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

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猘狂。敢齮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彼閼不遂。歸侍帝側。卒屏于外。身屯道塞。謂宜耇老。尚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

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廐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于深。孰鍥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醪羞。

詞意俊拔

使用此言則西夏可以內附不成國矣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王安石

公諱瑋、字寶臣、眞定府靈壽縣人。少以蔭爲天平、定寧二軍牙內都虞候。至道中、李繼遷盜據河西銀夏等州、後又擊諸部、并其衆。李繼隆、范廷召等數出無功。而朝廷終棄靈武、繼遷遂强、屢入邊州爲寇。當是時、公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年十九。太宗問大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武惠王以公應詔。太宗以知渭州、而欲除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爲公固讓。乃以本官知渭州。眞宗即位、改內殿崇班、閤門通事舍人、西上

閤門副使、知鎮戎軍。當是時、繼遷虐使其衆、人多怨。公即移書言朝廷恩信撫納之厚、以動之。羌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奴諸族皆內附。咸平六年、繼遷死。其子德明求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旅拒、使謀臣狠顧而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盛强、無以息民。當是時、朝廷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延家妙等遂拔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應。公曰、德明野心、去就尚狃。今不急折其羽融而長養就之、其飛必矣。即自將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內徙。德明由此遂弱。而至死不敢窺邊。大中祥符元年、召還。除西上閤門使、邠寧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邠州。東封、遷東上閤門使、高州刺史。再移眞定府定州路都鈐轄。已而又以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乃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眞宗留其一樞密院、而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祀汾陰、遷四方館使。初、章埋族於武延、鹹泊、擬臧、掘强於平凉。公皆誅之、而汧渭之間、遂無一羌犯塞。八年、遷英州團練使、

知秦州。秦西南羌唃厮囉宗哥立遵、始大遵獻方物、求稱贊普。公上書言、夷狄無厭、足其求、必輕中國。人臣方疑其事、會得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爲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知遵矣。又將爲寇、吾治兵以俟爾。遵使其舅賓樣丹招熟戶郭厮敦爲鄉導。公即誘樣丹捕厮敦、而許以一州。樣丹終殺厮敦。公遂奏以爲楨州刺史。而樣丹亦舉南市城以獻。先是、張吉知秦州、生事、熟戶多去爲遵耳目。及公誅樣丹、即皆惶恐避逃。公許之入境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後遂帖服。

其能覩正
久又如此

皆爲用至明年囉遵果悉泉號十萬寇三都公帥三將被之追北至沙洲所俘斬以萬計事聞除客省使康州防禦使其後又破滅馬波叱臘鬼留等諸羌羅遵遂以窮孤逃入磧中而公斥境䟤上置弓門威遠凡十寨自是秦人無事矣天禧三年召還除華州觀察使以西人之恃公也復以爲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四年遂除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書樞密院事丁晉公用事稍除不附已者旣貶寇萊公即指公爲黨改宣徽南院使出爲環慶路都署又

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晉公貶乃以公爲華州觀察使知清州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知天雄軍又移知永興軍而詔使來朝至則除昭武軍節度使而復還之天聖五年以疾病求知孟州得之會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閒處乃以爲眞定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定州七年換彰武軍節度使八年正月薨于位年五十八皇帝爲罷朝兩日贈侍中謚曰武穆公爲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衂尤有功於西方嘗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羌法公

以謂如此非所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又請補內附羌百族以爲上軍主假以勳階爵秩如王官至今皆爲成法陝西嵗取邊人爲弓箭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爲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重歛發兵戍守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爲精兵在渭州取隴外籠干川築城置兵以守曰後常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籠干川爲德順將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爲便也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吶所囉閼公姓名即以手加額在

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契丹旣請盟眞宗於兵事尤重愼即有邊手詔詰難至十餘反而公每守一議終無以奪眞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往往密以付公可否好讀書所知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羊穀梁左氏傳而尤熟於左氏始娶潘氏馮翊郡夫人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美之子後娶沈氏安國太夫人故相左僕射論之孫光祿少卿繼宗之子子男四人儐禮賓使知儀州當元昊叛時以驍

說大將不能用反罪之遷韶州以死脩終內殿崇班

侯供備庫副使拒元昊於厓亭戰死贈寧州刺史倩

右侍禁一女子適四方館使榮州刺史王德基孫五

人諒諷東頭供奉官譴右侍禁閤門祗候諝三班奉

職諮右班殿直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王安石

公諱致堯字正臣其先封鄫鄫亡去邑爲氏王莽亂

都鄉侯據棄侯之豫章家之蓋豫章之南昌後分爲

南豐故今爲南豐人可徒爲宂州刺史而世生仁旺

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氏有江南撫州上公

進士第一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

符離簿歲餘授與元府司錄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祿

寺丞監越州酒召見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天

子惜留之直史館賜緋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

詔曰凡三司州郡事有不中理者即驗之鼂鈞得匿

貨以五百萬計除祕書丞兩浙轉運副使改正使始

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侍御史知越州王柄不譬於

政而喜怒縱入庠介舊恩以進柄喜持上公到劾之

以聞上驚曰曾某乃敢治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

語轉而然庠柄皆被絀楊允恭督楊子運數言事多

可人厭苦之公毎得詔曰使在外便文全已非吾心

也輙不果行允恭告上上使問公公以所守言上歸

語下盡有筆

此蕭允恭不聽言苛稅一百三十餘條罷之移知壽州壽俗挾貲自豪陳氏范氏名天下聞公至皆迎自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既代空一城人遮行至夜乃從二卒騎出城去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章聖嗣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憊甚宜弛利禁是時羌數犯塞大臣議弃銀夏以解之公奏曰羌虛款屬我我分地王之非計也令羌席此勢它種以自助不過二三年患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奪下羌調兵食待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羌果反圍靈州議臣請去靈州

勿事公議曰羌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也判三司鹽鐵句院天子欲以為知制誥召試矣大臣或忌之遷戶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限公卿大夫子官京師陳彭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其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賢愚一切罷不用邪抑擇愚而廢之邪擇愚而廢之人材其可以蚤暮驗邪上令趣追使還數論事上感之遷公既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創更百餘事李繼遷再圍清遠靈武以丞相齊賢為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經略使丞相引公為判官公奏記曰

亦似史記

兵數十萬王超既以都部署為之主丞相徒領一二朝士往臨之超肯用吾進退乎吾能以謗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乎不幷將西兵補也超能辦此重事願更審計丞相及公以為言詔陝西即經略使追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在空虛無人之處事辦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金紫公曰丞相敗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而爾臣受命事未有效不敢以冒賜固辭上録此賜公為黃州團練副使既而超果敗清遠靈武陷亡會南郊恩復官知泰

州丁母夫人陳氏憂外除授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公常謂選舉舊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省華子堯咨受請擬上為奸以第昇舉人敗省華堯咨有邪巧材朝廷皆患惡而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入十餘疏辯之移知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揚州守職田歲常得千斛然遣吏督貧民耕民苦之公不使耕天子方崇符瑞興昭應諸宮且出幸祠公疏言昔周成王既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修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

意不舉屬之天以息人事也終曰陛下始即位以爵祿得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大臣愈不憚移知鄂州封泰山恩遷禮部郎中始解揚州受添支差多一月公尋自言患公者因復絀公監江寧塩酒西祀恩遷戶部郎中以祥符五年五月丁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郎勲至騎都尉遺戒曰毋陷於俗媚佛夷鬼以汙我家人之行所著仙鳬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西陲要紀十卷為臣要紀三卷直言集五卷文集十卷傳於世尤長

於歌詩云以其年十一月歸葬南豐之東園水漬臺天聖元年改葬龍池鄉之源頭始公娶黃氏生子男三人易占嘗為太常博士以能文稱公以博士故贈至右諫議大夫公歿八年而博士子鞏生生三十五年鞏以博士命次公生平事使來曰為我誌而銘之其視公猶大父也其少也則得公之詳如其孫之云始公自任以當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及遭太宗自謂志可行卒之閉於奸邪彼誠有命焉悲夫亦正之難合也雖其難命其可少枉乎雖其少枉合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焉雖然其難合也秪所以見正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於戲公之節非庶幾所謂大臣者歟銘曰

既墓而圮乃升宅原誰來求銘公子與孫公初湞終惟義之事維才之完而薄于施乃其後人有克厥家天啓于公非在茲邪

鄀鄉侯之號後漢始有之奔時何得有此譜誤也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 并序

王安石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十月某日葬真州揚子縣蜀岡、而子洙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噫余故人也、爲序而銘焉。序曰、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爲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於是劉氏又爲西安人、當太宗時嘗求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

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爲君子、後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郎中、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爲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爲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爲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弋陽富人爲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

大名宋時爲北京故曰留守

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爲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是君爲兗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爲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爲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爲盜者。詔集強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欲走。君諭

以詔意、爲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留守稱其能、雖府事往往咨君計策。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爲亂、富公請君撫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州、方并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遭職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夫人喪罷、又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榷、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蓋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君敏而敢爲、今濡滯

荊公推亦最知公之留心於此事

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所能易也而我則不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為它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備以成之君雖以吾為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於是修險阨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輸考摭官功次絕其行賕居二年凡刑吿無所不與廢乃移荊湖北路至逾月卒家貧無以為喪自棺槨諸物皆荊南士人為具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洙沂汶為進士洙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尚幼初君為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才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屯邅流落抑沒於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為世用若將有以為也而旣死此愛君者所為恨惜然士之赫赫為世所願者可睹矣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何負彼之有哉銘曰

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啬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或使之唯其有命故止於斯

卷終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一

襄西方岳貢禹茚評

宋文

論財利疏

司馬光

仁宗崩英宗繼體用日不共公方逆諫青苗之害而又不可以無聚乃為此疏以開廣之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聞昔楚莊王以無災為懼曰天豈棄不穀乎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然則歲小不登邊鄙有警未必非國家之福也伏見今春天久不雨陛下憂勞於內公卿惶恐於外豈不以公私之積素不克實苦遇饑饉將無以相恤乎一朝京師得雨遠方未遍則君臣釋然相慶不復以民食為念陛下安知來歲之旱不甚於今歲乎蓋天降災沴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此堯舜所不能免也卽不幸有大水大旱方二三千里戎狄乘間而窺邊細民窮困而為盜軍旅數起久未有功府庫之蓄積已竭百姓之生業已盡陛下當此之時將以何道救之乎臣不知陛下與公卿大臣以此為必無而不足憂乎將以為有之而不為之備俟事至

然後憂之也。若俟事至然後憂之，雖以陛下之聖明，得益稷太公以為輔佐，臣以為不及矣。何則，聖賢之治，皆積以歲月然後有功。欲天下之家給人足，固不可一日具也。周易既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思患而豫防之，此其時矣。失之愈遠，救之愈難。柰何日復一日，取過目前而已乎。晉武帝時，何曾謂其子孫曰，吾每見主上所說，皆平生常語，未嘗及經遠大計，吾子孫其及於亂乎。其後五胡構亂，中州覆沒，生民塗炭，幾三百年。繇是觀之，上下偷安，不為遠謀，

此最國家之大患也。詩曰，哀哉為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方今之政，何以異此。此臣之夙夜所為痛心疾首者也。古之王者藏之於民，降而不能，乃藏於倉廩府庫。故上不足則取之於下，下不足則資之於上。此上下所以相保也。今民既困矣，而倉廩府庫又虛。陛下儻不深以為憂而早為之謀，臣恐國家異日之患，不在於他，在於財力屈竭而已矣。今朝廷不循其本而救其末，特置寬恤民力之官，分命使

者，旁午四出，爭言便宜，以變更舊制，米鹽靡密之事，皆非朝廷所當預者，張設科條，不可勝紀，或不如其舊，益為民患。或朝三暮四，移左於右，其間果能利民者，不過放散縣官之物以予民耳。是誠損上益下，王者之仁政也。然臣聞古之聖王，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上有餘財，然後推以予民，是以上下交足而頌聲作矣。今入者日寡，出者日滋，是所謂厭其原，開其瀆，其竭可立而待也。公家既竭，不取諸民，將焉取之。是徒有利民之名，而無利民之實，果何益哉。

觀溫公此論，固非不知財用之急

夫寬恤民力，在於擇人，不在立法。若守令得人，則民力雖欲毋寬，其可得乎。守令非其人，而徒立苛法，適所以擾民耳。自置此官以來，於今累年，臣訪之民間，未聞其困弊小瘳於前也。然則為今之術柰何。曰，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在減損浮冗而省用之。何謂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雖周孔之材，不能徧為人之所為，況其下乎。固當就其所長而用之。今朝廷用人則不然，顧其出身資敘何如耳，不復問其材之所堪也。故在兩禁則欲其為

京師刑獄繁多故特重其選

嚴助司馬相如任將帥則欲其爲衛青霍去病典州郡則欲其爲龔遂黃霸尹京邑則欲其爲張敞趙廣漢司財利則欲其爲孔僅桑弘羊世豈有如此人哉故財用之所以匱乏者緣朝廷不擇專曉錢穀之人爲之故也國初三司使或以諸衛將軍諸司使爲之判官則朝士曉錢穀者皆得爲之不必用文辭之士也先朝以數路用人文辭之士寘之館閣曉錢穀者爲三司判官曉刑獄者爲開封府推判官三者職業不同趣舍各異莫相涉也然後人主以時引對訪問

以察之使令以試之積久以觀之驗其眞僞辨其臧否考其功效然後進之退之未必歷其職者皆須進用不可復退也故羣臣各宜其用而萬事交舉矣夫官久於其業而後明功久於其事而後成是以古者世世相承以爲氏姓先朝陳恕領三司十餘年至今稱能治財賦者以恕爲首豈恕之材智獨異於人哉蓋得久從事於其職故也至於副使判官堪其事者亦未數易也是以先帝屢行大禮東封西祀廣修宮觀而財用有餘者用人專而任之久故也近歲三司

使副使判官大率多用文辭之士爲之以爲進用之資塗不復問其習與不習於錢穀也彼文辭之士曉錢穀者固有之矣然不能專也於是乎有以簿書爲煩而不省以錢穀爲鄙而不問者矣又居官者出入遷徙有如郵舍或未能盡識吏人之面知職業之所主已捨去矣臣頃者判度支句院甫二年耳上自三司使下至檢法官改易皆偏甚者或更歷數人雖有恪勤之人夙夜盡心以治其職人情稍通綱紀粗立則捨之而去後來者意見各殊則鄙之所爲一皆廢

壞況怠惰之人因循苟且惟思便身不顧公家者乎如此而望太倉有紅腐之粟水衡有貫朽之錢臣未知其期也凡百官莫不欲久於其任而食貨爲甚何則二十七年耕然後有九年之食今居官者不滿三歲安得有二十七年之效乎臣愚以爲朝廷宜精選朝士之曉練錢穀者不問其始所以進或進士或諸科或門蔭先使之治錢穀小事有功則使之權發遣三司判官事及三年而察之實効顯著然後得權三司判官事又二年更有實效然後得爲正三司判官

其無實效者退歸常調勿復收用其諸路轉運使不復以路分相壓使之久於其任有實效者或自權爲正自轉運副使爲轉運使無實效者亦退歸常調勿復收用每三司副使闕則選三司判官及諸路轉運使功效尤著者以補之三司使闕亦選於副使以補之三司使久於其任能使用度豐衍公私富實者增其秩使與兩府同而勿改其職如此則興日財用之豐耗不離於己不得諉之他人必務爲永久之規矣其文辭之士則自有資塗不必使爲錢穀之吏以輕

之也何謂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善治財者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有餘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也不善治財者反此夫農工商賈者財之所自來也農盡力則田善收而穀有餘矣工盡巧則器斯堅而用有餘矣商賈流通則有無交而貨有餘矣彼有餘而我取之雖多不病矣今之有司自謂能治財者臣見之矣涷餒其民而豐積聚者也掃土以市祿位而不恤後人者也捃拾麻麥而喪丘山者也保惜一錢而費千金者也不操白刃而爲寇攘者也奸巧簿書而罔君

特實苦而之役則公改役

上者也必曰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有餘則聞者以爲笑矣夫使稼穡者饒樂而惰游者困苦則農盡力矣堅好便用者獲利浮僞侈靡者不售則工盡巧矣公家之利捨其細而取其大散諸近而取諸遠則商賈流通矣農工商賈皆樂其業而安其富則公家何求而不獲乎夫農天下之首務也古人之所重而今人之所輕非獨輕之又困苦莫先焉何以言之彼農者苦身勞力衣粗食糲官之百賦出焉百役歸焉歲豐則賤貿其穀以應官私之求歲凶則流離凍餒先

衆人塡溝壑如此而望浮食之民轉而緣南畝難矣彼直生而不知市井之樂耳苟或知之則去而不返矣故以今天下之民度之農者不過二三而浮食者常七八矣欲倉廩之實其可得乎臣愚以爲凡農民租稅之外宜無有所預衙前當募人爲之以優重相補不足則以坊郭上戶爲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綱運典領倉庫不費二三而農民常費八九何則儇利戇愚之性不同故也其餘輕役則以農民爲之歲豐則官爲平糴使穀有所歸歲凶則先案籍賙贍農民而

此處作用
荊公別

後及浮食者民有能自耕種積穀多者不籍以爲家貲之數如此則穀重而農勸矣彼百工者以時俗爲心者也時俗貴用物而賤浮僞則百工變而從之矣時俗者以在上之人爲心者也在上好朴素而惡淫侈則時俗變而從之矣其百工在官者亦當擇人而監之以工致爲工華靡爲下物勤工名謹考其良苦而誅賞之取其用不取其數則器用無不精矣彼商賈者志於利而已矣今縣官數以一切之計變法更令棄信而奪之彼無利則棄業而從他縣官安能止

之哉是以茶鹽棄損征稅耗損凡以此也然則縣官之利果何得哉善治財者不然將取之必予之將歛之必散之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此乃白圭猗頓之所知豈國家選賢擇能以治財其用智顧不如白圭猗頓耶患在國家任之不久責近效而遺遠謀故也夫伐薪者刈其條枚養其本根則薪不絕矣若并本根而伐之其得薪豈不多哉後無繼矣是非難知之道也然有司不爲者彼其心曰吾居官不日而遷不立功於目前以自顯顧養財以遺後之人使

爲功吾何賴焉是非特有司之罪也亦朝廷用人之法驅之使然也何謂減省浮冗而省用之昔太祖初得天下之時止有一百一十一州耳江南兩浙西川富饒之土皆爲異域又承五代荒亂之餘府庫空竭豪傑碁布於海內戎狄窺覦於邊境戎車歲駕四方多虞當是之時內給百官外奉軍旅誅除僭僞賞賜鉅萬未嘗闕財用不足如今日之汲汲也陛下承祖宗之業奄有四百餘州天下一統戎狄款塞富饒之土貢賦相屬承平積久百姓阜安是宜財用羨溢百

倍於前奈何竭府庫之所藏殫率土之所有當天下無事之時邊遽爲專救經費而不足萬一有不可期之災患將何以待之乎夫以國初之狹陋艱難財用宜不足而有餘今日之廣大安寧財用宜有餘而不足陛下亦嘗熟思其所以然之理乎得非太祖所養者皆有功有用之人陛下 養者未必盡有功用乎臣竊見陛下天性恭儉不好侈靡宮室苑囿皆因祖宗之舊無所更置歲懷頑荒驛不加修飾飲饍衣服器輿帷幔鞍轡足供用不極精華或苦惡弊縱亦不覓

易雖唐虞之土階三尺茅茨不翦砥無以過然左右
侍御之人宗戚貴臣之家第宅園圃服食器用往往
窮天下之珍怪極一時之鮮明惟意所欲無復分限
以豪華相尚以儉陋相訾愈厭而好新月異而歲殊
是以費用不足則請求無厭匄貸不恥甚者或依憑
詔令以發府庫之財假託供奉以靡判官之物真僞
莫辨多少不會陛下聖度寬仁不欲拒塞惡聞人過
不加案詰至於須賜外廷之臣亦皆踰溢常數不循
舊規如鼎者皇女初生所敖包子之類費用不可勝

紀臣嘗聞耆舊之人言先朝公主在宮中俸錢不過
月五千其餘後宮月給大抵倣此非時未嘗輕有賜
予雖有賜予亦不甚豐竊聞近日俸給賜予比於先
朝何啻數十倍矣漢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
乎夫等猶不可又況過之是以祖宗之積窮於賜予
困於浮費臣不能知其詳以外望度之什耗七八矣
內藏已虛而浸淫於左藏矣夫府庫者聚天下之財
以爲民也非以奉一人之私也祖宗所爲置內藏者
以備饑饉兵革非常之費非以供陛下奉養賜予之

具也今內藏庫專以內臣掌之不領於三司其出納
之多少積蓄之虛實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
若皆以奉養賜予而盡之一旦有饑饉兵革之事三
司經費自不能周內藏又無所仰斂之於民則民已
困竭得無狼狽而不支乎此臣夙夜所懍懍也今陛
下所以有唐虞之德而無唐虞之治者其失在於不
忍而好予不忍則不誅有罪好予則不待有功不誅
有罪則姦邪欺罔而不忌不待有功則貪倖徼幸而
無厭治道之所以不格於上下者凡以此也昔韓昭

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仁者矣不賜左右而
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爲嚬笑有
爲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彼小國諸侯
猶能慎賞如是而國以富彊況以四海之主不行無
功徼幸之賞杜塞甘言悲辭之請則唐虞之治何遠
之有哉夫府庫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縣之吏鞭撻
其丁壯束縛其老弱銖銖寸寸而誅之今以富大之
州終歲之積輸之京師適足以供陛下一朝恩澤之
賜貴臣一日飲宴之費陛下何獨不忍於目前之群

臣而忍之於天下之百姓乎。夫以陛下恭儉之德擬乎唐虞，而百姓困窮之弊，鈞於秦漢。秦漢竭天下之力以奉一身，陛下竭天下之力以資衆人。其用心雖殊，其病民一也。此臣之所以尤戚戚者也。又宮掖者，風俗之原也。貴近者，衆庶之法也。故宮掖之所尚，則外必爲之。貴近之所好，則下必效之。自然之勢也。是以內自京師士大夫，外及遠方之人，下及軍中士伍，甽畝農民，其服食器用，比於數十年之前，皆華靡而不實矣。歸之所有，今人見之，皆以爲鄙陋而笑之矣。

夫天地之產有常，而人類日繁；耕者寖寡，而游手日衆；嗜慾無極，而風俗日奢。欲財力之無屈，得乎哉。又府史胥徒之屬，居無廩祿，進無榮望，皆以啗民爲生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諸路監司、州縣、鄉村、倉場、庫務之吏，詞訟追呼，租稅徭役，出納會計，凡有毫厘之事，關其手者，非賂遺則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壞產者，非縣官賦役獨能使之然也，太半盡於吏家矣。此民之所以重困者也。又國家比來政令寬弛，百職懈廢，在上者簡倨而不知省察，在下者侵盜而恣爲奸利。是

以每有營造貿買，其所費財物十倍於前，而所收功利曾不一二。此國用之所以尤不足者也。又自古百官皆有常員，而國家因磨勘之法，滿歲則遷，日滋月盛，無復限極。是以一官正數百人，則俸祿有增而無損矣。又近歲養兵務多不務精。夫兵多而不精，則力用寡而衣糧費；衣糧費則府庫耗，府庫耗則賜賚稀。是以不足者豈惟民哉，兵亦貧矣。策之失者，無甚於此也。凡此數者，皆所以竭民財者也。陛下安得熟視而無所變更耶。臣愚伏願陛下觀今日之弊，思將來

之患，深自抑損，先從近始。凡宗室外戚、後宮內臣，以至外廷之臣，俸給賜予，皆循祖宗舊規，勿復得援用近歲僥倖之例。其踰越常分，妄有干求者，一皆塞絕，分毫勿許。若祈請不已者，宜嚴加懲譴，以警其餘。凡文思院、後苑作所爲奇巧珍玩之物，不急而無用者，一皆罷省。內自妃嬪，外自宗戚，下至臣庶之家，敢以奢麗之物夸眩相高，及貢獻賂遺以求悅媚者，亦明治其罪，而焚毀其物於四達之衢。專用樸素以率先天下，矯正風俗。然後登用廉良，誅退貪殘，保佑公直。

消除奸蠹。澄清庶官。選練戰士。不祿無功。不食無用。如此行之。久而不懈。臣見御府之財。將朽蠹而無所容。貯太倉之粟。將彌漫而不可蓋藏。農夫棄穀於畝畝。商賈讓財於道路矣。孰與今日汲汲以應目前之求。懔懔以憂將來之困乎。夫食貨者天下之急務。今窮乏如是而宰相不以為憂。意者以為非已之職故也。臣願陛下復置總計使之官。使宰相領之。凡天下金帛錢穀隸於三司。及不隸三司。如內藏庫奉宸庫之類。總計使皆統之。小事則官長專達。大事則謀於總計使而後行之。歲終則上其出入之數於總計使。總計使量入以為出。若入寡而出多。則總計使察其所以然之理。求其費用之可省者以奏而省之。必使歲餘三分之一以為儲蓄。備禦不虞。凡三司使副使判官轉運使及掌內藏奉宸等庫之官。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考其功狀以奏而誅賞之。若總計使久試無效。則乞陛下罷退其人更置之。議者必以為宰相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不當領錢穀之職。是皆愚人不知治體者之言。昔舜舉八愷。使主后土。奏庶艱食。貿遷有無。地平天成。九功惟敘。周禮冢宰以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之法治財用。唐制以宰相領鹽鐵度支戶部。國初亦以宰相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等使。是則錢穀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職也。今譯經潤文猶以學相領之。豈有食貨國之大政而謂之非宰相之事乎。必若府庫空竭。閭閻愁困。四方之民。流轉死亡。而曰我能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愚臣之所知也。臣不勝狂愚。冒犯忌諱。惟陛下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宋室自仁英以後國用漸屈日就不支雖非荊公亦須變法故溫公此疏極言財用經制但行之有便不便耳

古文淵鑑集 卷之四十一 宋文 卷十三

論從禁兵于淮南　　司馬光

在京禁軍及其家屬、率皆生長京師、親姻聯布、安居樂業、衣食縣官日久、年四十五未爲衰老、尚任征役、一旦別無罪負、俄棄遠徙、是横遭降配也。淘汰既多人情惶惑、大致愁怨。雖國家既承平、紀綱素張、此屬悩悩、亦無能爲。然詔書一下、萬一有道路流言、驚動百姓、朝廷欲務省事、復爲收還、則頓失威重、向去不復可使令。驕兵若遂推行、則衆怨難犯、恐寔分魏博之兵致張彦之亂、此事之可鑑者也。且國家竭天下

之財、養長征兵士、本欲備禦邊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軍、坐費衣食、是養無用之兵、寘諸無用之地也。又使邊陲常無事則已、異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既少、必須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廣爲揀選、將數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舊兵尚請衣糧而新兵更添衣糧、是棄已敎閲經戰之兵、而收市井畎畝之人、本欲減冗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費而大費更廣、切恐非計之得也。臣愚伏願朝廷且依舊法、每歲揀禁軍有不任征戰者、減充小分。小分復不任執役者、放令聽其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兵籍、虚費衣糧。人情既安於所習、皆無怨嗟。國家又得其力用、不爲虚設。冗兵既去、大費自省。茲事繫國家安危、不敢不言。

汰兵最易激變、莫若以練之之法汰之。溫公所言近之矣

乞罷保甲疏　司馬光

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三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藉鄉村人民三丁取一。以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此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干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堋除草為名。日聚教場。得賂則縱。不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也。自唐開元以來。民兵法壞。戍守戰功。盡募長征兵士。民間何嘗習兵。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國家承平百餘年。四夷順服。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一旦畎畝之人。忽皆戎服執兵。奔驅滿野。耆舊歎息以為不祥。事既草創。調發無法。比戶騷然。不遺一家。又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依倚弄權。坐索供給。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蠶食行伍。不知紀極。中下之民

罄家所有。侵肌削骨。無以供億。愁苦困弊。靡所投訴。流移四方。襁負盈路。又朝廷時遣使者徧行按閱。所至犒設賞賚。糜費金帛以巨萬計。此皆鞭撻平民。銖兩丈尺而斂之。一旦用之如糞土。而鄉村之民。但苦勞役。不感恩澤。於農民之勞。既如彼。國家之費又如此。終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何必如此之多。若使之戍邊境。征戎狄之民。以騎射為業。以攻戰為俗。自幼及長。更無他務。中國之民。生長太平。服田力穡。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之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必若使之與戎狄相遇。填然鼓之。鳴鏑始交。其奔北潰敗可以前料。決無疑也。是猶驅羣羊而戰豺狼也。當是時。豈不誤國事乎。又悉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以保甲。令主簿兼縣尉。但主草市以裏。其鄉村盜賊。悉委巡檢。兼掌巡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逐捕盜賊哉。及保甲中往往有自為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劫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欲除盜。又更資盜也。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陝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

官吏官軍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況三路未至大饑而盜賊已昌熾如此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而失業饑寒武藝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應之其爲國家之患可勝言哉此非小事不可以忽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爲生是驅民爲盜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爲盜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爲盜也謀國如此果爲利乎害乎且禦者干進之士說先帝以征伐四夷開邊拓土之策故立保甲戶馬保馬等法近者登極赦書節文云應緣邊州軍仰逐處長吏并巡檢

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靜守疆場勿令搔擾此蓋聖意欲惠綏殊方休息中國華夷之人孰不歸戴然則保甲戶馬復何所用哉今雖罷戶馬寬保馬而保甲猶存者蓋未有以其利害之詳奏聞者也臣愚以爲宜悉罷保甲使歸農召提舉官還朝量逐縣戶口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略依沿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項悉免其稅役除出賊地分嚴加科罰及令出賞錢外其賊發地分更不立三限科校但令捕賊給賞若獲賊數多及能獲強惡賊人者各隨功大小遷補職級或補班行務在優假弓手使人勸募然後募本縣鄉村戶有勇力武藝者投充計即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者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本縣令尉選武藝高強者充武藝衰退者許他人指名與之比較若武藝勝與舊者即令充替其被替者更不得蔭田如此則不必教閱武藝自然精熟一縣之中其壯勇者既爲弓手其羸弱者雖使爲盜亦不能爲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按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嚴行典

憲若召募不足即且於鄉村戶上依舊法權差候有投名者即令充替其餘巡檢兵士縣尉弓手耆長壯丁逐捕盜賊並乞依祖宗舊法

使人自爲教練上無犒設之費而下無騷擾之苦甚便計也荆公之讀周禮不若温公之讀周禮遠甚

上謹習疏　司馬光

宋自仁宗以昔忌後不振，臣下習趨常制，無正法，公上此以厲之。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以駑蹇之質，再爲諫官，荷陛下寵祿之優，責任之重，夙夜震恐，不遑寧處，思極竭愚忠以報塞萬一，顧瑣瑣細務，皆不足以煩瀆聖聽，竊以國家之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爲者，是無他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然，有服古之衣冠於今之世，則駭於州里矣，服今之衣冠於古之世，則僇於有司矣。衣冠烏有是非哉，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心安焉，以爲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旦驅之使去此而就彼，則無不憂疑而莫肯從矣。昔秦廢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復井田而民亦愁怨。趙武靈王變華俗效胡服而羣下不悅，後魏孝文帝變胡服效華俗而羣下亦不悅，繇此觀之，世俗之情，安於所習，駭所未見，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

及夫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辯智弗能諭也，彊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周易稱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於諸侯，諸侯之令必行於卿大夫，卿大夫士之令必行於庶人，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禮之本也。昔三代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天之祿，及其衰也，雖以晉楚齊秦之彊，不敢基蔑王室，盡其力不足哉，

知天下之不已與也。於是乎翼戴王命，以威懷諸侯。而諸侯莫敢不從，所以然者，猶有先王之遺風餘俗。未絕於民故也。其後日以衰薄，下陵上替，晉平公之世，叔子服回如晉，還謂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遂卑矣，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國，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猶尊君卑臣，敦尚名節，以行義取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赤眉雖羣盜，猶立宗室以從民

望工郎矯託名氏而燕趙響應董卓之亂袁紹以誅
卓爲名而州郡雲合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而天下
莫能與之敵操之心豈不欲廢漢而自立哉然沒身
不敢爲者畏天下之人疾之也自魏晉以降人主始
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
之禮爲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士爲鄙樸而不用於
是風俗日壞入於偷薄叛君不以爲恥犯上不以爲
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於有唐之衰麾下之士有
屠逐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拔於行伍授以

旄鉞其始也取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衆庶習
於聞見以爲事理當然不爲非禮不爲無義是以在
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則
酒肉金帛甘言循體以相媚悅得間則銛鋒利刃狠
心詭計以相屠膾成者爲賢敗者爲愚不復論尊卑
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於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義
爲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五年
敗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
之禍生於無禮也於是以神武聰明躬勤萬幾征伐

員者節之牙將在諸縣也

刑賞一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羣臣懾服矣於
是剪削藩鎮齊以法度擇文吏爲之佐以奪其殺生
之柄擘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銳之士聚諸京師
以備宿衛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天
子諸侯之分明而悖亂之原塞矣於是節度使之權
歸於州鎮員之權歸於縣又分天下爲十餘路各置
轉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漢部刺史之職使
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州
之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叙

正而紀綱立矣於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
階級以相臨統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後行伍之政
肅而士用命矣此皆體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莫
不率服汎埽九州以跻禹之迹至於真宗重之以明
德繼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至
於今治平百年頑民殄絕衆心咸安此乃曠世難成
之業陛下當戰戰慄慄守而勿失者也臣竊見陛下
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謙讓不
決委之臣下誠使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一

以大臣判州府而使轉運使持之亦爲非体蓋寬嚴皆不可也

有奸邪在焉豈不危甚矣哉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擇人而授之職業叢脞之務不身親之也至於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不由己出不可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威福之柄一失於人而習以爲常則不可復收矣此明主之所愼也又頃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略安撫使總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州軍鼎時節度使之權不能及矣近始置沿邊八節度亦如是而已以其權任

太重故後世有跋扈之臣洛誥曰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言愼其微也又將相大臣典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往故違戾而不肯從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及在外爲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得以一身之貴庇一州之事轉運使不得問哉漢刺史以六百石吏督察二千石豈以名位之貴賤哉又自景祐以來國家怠於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於是胥吏讙譁而斥逐御史中丞

輦官悖慢而廢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奸澤加於舊軍人罵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階級疑於用法朝廷雖特誅其人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令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民於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甚者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奸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癃老使之繁冗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詆訾衆削使之憤惋甘言諂笑靡所

不至於是士卒翕然鄉之而歸怨於上矣彼既爲之則此効之下既言之則上從之前既行之則後襲之苟彼爲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襲則怨怒聚於其身而禍亂生矣長此不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之季世乎後魏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上封事欲抑損武人不預清品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彝第毆彝父子官爲收捕凶强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懷朔鎮人高歡時奉使至洛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朝政

如此事可知矣於是始有飛揚之志由是觀之紀綱不立則奸雄生心矣夫祖宗若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此臣之所爲陛下痛惜也臣愚以爲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羣臣奏事皆察其邪正辨其臧否熟問深思求合於道然後賞罰黜陟斷而行之則天下孰不曉然悅喜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蓋言無所臧否之爲患大也經略安撫使有征討之事則置之無事則當廢之儻未能廢則軍事迫急不

暇奏知者使專之可也其餘民事皆委之州縣一斷於法或法重情輕情重法輕可殺可徒可宥可赦並聽本州申奏決之朝廷何必出於經略安撫使哉轉運使規畫號令行下諸州而諸州違戾不從者朝廷當辨其曲直若事理實可施行而州將恃貴勢故違之者當罪州將勿罪轉運使將較士卒之於州縣及所統之官或公卿大臣有悖慢無禮者明著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將帥之官有廢法違道以取悅於下歸怨於上者當隨其輕重誅竄廢黜公正無私御衆嚴整者當量其才能擢用褒賞如是則上之人禁令而下用命矣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此所以尊朝廷也上下已明綱紀已定然後修儒術隆教化進敦篤退浮華使禮義興行風俗純美則國家保萬世無疆之休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此論諸事大概指上下交替無法度以治故也然後刺公改制而人情又不悅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二上殿劄子　司馬光

臣近曾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未審朝廷曾與不曾別爲商量臣前次上殿乞陛下留意備邊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粮草而已在於擇將帥而脩軍政今將帥不才者未聞有所更改軍政頽弊者未聞有所振擧而忽取腹內州軍之民盡刺以爲兵外人聞之無不駭愕今陝西沿邊正軍動以萬數朝廷若能擇有方略膽勇之人以爲將帥使之簡去疲弱選取精銳勑加教習明行賞罰則雖欲取銀夏而稅

其地擒趙諒祚而制其命有何所難況但止其鈔盜乎今朝廷不孜孜以將帥軍政爲急而無故籍耕桑之民使之執兵徒有驚擾而實無所用臣不知誰爲陛下畫此策也昔康定慶曆之間朝廷以元昊犯邊官軍不利已曾籍陝西之民以爲鄉弓手始者明出勑牓云但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屯戍邊境牓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於邊州屯戍當是之時臣丁憂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爲兵自陝以西閭閻之間如人

未練土兵不可先使當敵

人有喪戶戶被掠號哭之聲彌天亘野天地爲之慘慄日月爲之無色往往逃避於外官中繫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賣田園以充購賞既刺面之後人員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剝衣粮不足以自贍須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邊則更須千里供送祖父財產日銷月鑠以至於盡況其平生所習者惟桑麻耒耜至於甲冑弩槊雖日加教閱不免生疏而又資性戇愚加之畏懦臨敵之際得便即思退走不惟自喪其身兼更搖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給

與公憑放令逐便而僮游已久不復肯服稼穡之勞兼田產已空無所復歸皆流落凍餒不知所在長老至今言之猶長歎出涕其爲失策較然可知足以爲後來之戒而不足以爲法也今朝廷雖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農隙之時委州縣召集教閱只在鄉里不令戍邊而民間懲往年之事必大興訛言至相驚擾朝廷號令失信前後已多雖州縣之吏編至民家面加曉諭亦終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獄必繁怨嗟之聲周徧一方足以動搖羣心感傷和氣若使分毫有益

于國亦無所補此有害無益顯然明白近在目前設使教習得成一旦諒祚大舉入寇邊臣不能捍禦而使之深入三輔東過潼關乃欲驅此烏合村民以拒之不亦難乎此適足以取戎狄之笑而已伏望陛下矜念生民深察得失其刺義勇事早賜寢罷取進止

欲團練土兵當視民情不安以官法拘督王荆公立保甲法少年無賴者皆自出投募而責父兄供諸在在若之官不得其用而私家多破壞矣義勇之刺亦猶此也況名曰土兵而其後入籍爲正軍乎

乞聽宰臣等辭免郊賜劄 司馬光

臣伏覩宰臣曾公亮等奏以河朔災沴調用繁冗欲望將來大禮畢兩府臣寮更不賜銀絹奉聖旨送學士院取旨議者或以爲兩府所賜無多納之不足以富國而於待遇大臣之禮太薄頗爲傷體臣愚竊以爲不然古者冢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爲出國不可於飢饉之時守豐登之法也是故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明君臣上下皆當深自貶損以救民急也臣竊惟國家帑藏素已空虛重以今歲河北之地災害特甚曩者慶曆之末河決商胡民田雖傷官倉無損而河北父子相食餓殍蔽野今河決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蕩爲糞壤繼以霖雨倉粟腐朽軍食空乏何暇及民冬夏之交民必大困甚於慶曆之時國家豈可坐而視之不加賑救乎況復城橋須修河防應塞百役並興所費不貲當此之際朝廷上下安得不同心協力痛加裁損以徇一方之急凡宣布惠澤則宜以在下爲先撙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爲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于

貴者近者則疏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必若爲臣有大勳於天下雖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何爲不可若止因郊禮陪位而受數百萬之賞臣竊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謂賞賜無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不辭猶應裁減況其自辭裁之何損乎儻若但務因循姑息度日欲裁損乘輿供奉之物則曰減於制度大爲削弱非所以華國欲裁損大臣無功之賞則曰所減無多虧傷大體非所以養賢欲裁損羣下浮冗之費則曰人情不悅恐致生事非所以安衆如此則是國

用永無可省之日下民永無蘇息之期必至於涸竭窮極然後止也且君子之所尚者義也小人之所徇者利也爲國者當以義褒君子以利悅小人今大臣以災害之故辭錫賚以佐百姓之急義之可褒者也陛下從而聽之乃所以爲厚非所以爲薄也雖然兩府銀絹止於二萬匹兩未足以救今日之災又國家舊制每遇郊禋大賚四海下逮行伍無不霑洽不可於公卿大夫全無賜予臣愚以爲文臣自大兩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

將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他年豐稔自依舊制其文武朝臣以下一切更不減似爲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國誠冀國家因此漸思減損其餘浮費自今日爲始耳臣素愚戇識慮膚淺所言者皆目前之實狀非奇偉之高論也伏望陛下更賜裁察若果有可取乞斷自聖志勿爲衆言所移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宋之大費無過郊賞其始爲軍士望恩而百官皆有霑賜若止加恩軍士而百官皆罷之猶無不可

況止於大臣乎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上體要疏

司馬光

公此疏極爲論多功少者言以神宗圖治甚急不得要領故也然卒不能用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准御史臺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詔敕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爲其責不在己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爲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唱而發者也今百度叢弛風俗偷惰薄惡戴巽諓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傷以刜制改法救弊除患之時宜今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奏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導之而弗言爾爲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臣以駑下之材自仁宗皇帝時蒙擢在侍從服事三朝恩隆德厚隕身喪元不足爲報雖訪問所不及猶將披肝瀝膽以効其區區之忠況聖意采納之勤督責之嚴諄諄如此臣敢營私避怨匿情愛己不爲陛下別白當今之切務庶幾少補萬分之一耶臣聞爲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爲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爲政有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又云豈弟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方伯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敘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爲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

雖引經傳斷以己意有似劉子政

神宗初年銳意圖治光言非誤

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祇祇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祇其可祇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爲多。所察之事不爲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窮閱亦不

自閱省。閱天下奏事。羣臣章疏。逮至昏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觀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之日昃不食臣以爲不能及也然自踐祚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由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創業垂統爲後世法大聖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敘。此所謂綱紀者也。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

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叢頽者也而陛下方用爲聖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

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爲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僞不能掩真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處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後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爲奸器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

於下。衆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群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爲無所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爲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之知縣。在一州者當委之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

運使。在漕郡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任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爲方略。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常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獘。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察知。不免博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奸險之人。則是非爲之倒置矣。此二者文

轉運使若今中丞使者若今御史臺也事体亦有判

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爲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平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第拜已出。則媢嫉沮壞。唯恐其成。官吏若此者。十常五六。借使使

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目。其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謂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爲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即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數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爲奸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爲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

其安朝廷欲察廿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
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案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
刑不才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
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
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饒[illegible]利無所廢是只
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illegible]此之類臣竊恐似
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
剛斷威福在己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
為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

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
非既辨邪正既分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
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
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
下有功者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
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為之之
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為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
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略其近者小者國之
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illegible]之四方之事

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尚
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
乎若苟為不賢則險詖私謁無不為已今陛下好於
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
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
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己者
耶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為過矣夫公卿所薦
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
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為欺罔若奸臣

此公私之別簡而有要千古之至論也

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為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
門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且陛
下鄰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邊
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
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
若乃奸邪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
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
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也以臣觀之而譽陛下聰明剛
斷威福在己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

陛下必欲威福在己，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己耶，陛下此之不爲，而須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

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固所以決是非行刑賞也。若人君復不肯決，當使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爲賢，或以爲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而取捨之耳。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王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覩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此言周室之衰，人臣不知先王之大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

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冀，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相擠，至於再，至於三五，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

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死、情無可愍、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爲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爲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敕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横、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人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幾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

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二事、謀爲所因、不爲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歷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耶。若此之類、臣竊恐數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嘆、而莫敢明言者、臣獨以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爲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神宗銳於更制立事、溫公以執要之論進、宜其不相入也。此文大概與子瞻相表裏。蘇用排體、此則

論盜財減等疏

時降勑下京東京西災傷州軍如人戶委家貧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公論其不便

司馬光

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于民。獨于盜賊。愈更嚴急。所以然者。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爲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劫盜斛斗者。小加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邨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勑文。豫言偷盜斛斗。

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爲盜也。百姓乏食。官中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相劫奪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饑民嘯聚。不可禁禦。又況降勑以勸之。臣恐國家始于寬仁。而終于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

此等奏疏簡直明暢不減西京

不當令內官采訪

司馬光

臣竊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臣愚竊以爲非宜。陛下內有兩府兩制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其職。薦舉賢能。糾按姦慝。論政事得失。述民間利害。皆令列于奏牘。明白啓陳。其有尸祿偷安。及挾欺罔者。小則罪黜。大則誅竄。誰敢不盡公竭誠以承休德。如此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若深處九重之內。詢於近習之臣。采

道聽塗說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即行賞罰。臣恐讒邪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爲之受其議謗也。近聞王中正差往陝西幹當公事。有知涇州劉渙等曲加諂奉。鄜延路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俄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衆人皆言中正所爲。審或如此。則是中正弄權。已有其驗。今陛下又置之肘腋。委以腹心。臣恐天下之人將重足接跡而畏之。輿金輦璧而奉之矣。外議又言山陵禮畢。韓琦必求引退。兩府當有遷臣。竊慮兩制以上萬一有無廉恥之人。或陰結

此屬以求進用者夫以堯之聽明咨于四岳衆言僉同然後用人猶失之于鯀況可決于近習之口乎凡公忠正直之士必不肯借譽左右以求自售齊威王所以賞即墨大夫而烹阿大夫正謂此也昔漢唐之衰宦官所以壞亂紀綱傾覆國家者皆繇人主與之謀議帷幄進退羣臣故也此乃治亂安危之本不可不察伏望聖慈詳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當詢訪外廷之臣其王中正不可令幹當御藥院或姦佞之徒豫設機謀以經營兩府者必不可用則天下幸甚

內宦得勢必有小人憑附之則其禍更烈溫公此疏眞大臣之言也

論納橫山非便劄子

司馬光

光又論納橫山非便上奏曰臣聞王者之于夷狄或懷之以德或震之以威要在使之不犯邊境中國獲安則善矣不以逾葱嶺誅大宛絕沙漠擒頡利然後為快也竊聞有邊臣建諒祚部將嵬泥嗅側欲以橫山之衆攻取諒祚歸命聖德朝廷已有指揮許令招納臣近者雖曾論列以為非宜尚懼辭言疏略未盡本末不敢不再為陛下陳之今進謀者但言其利不言其害臣請試言其害雖逆盛意願陛下勿遽加棄置略賜省覽與進謀者參校其是非臣聞戎狄之俗自為兒童則習騎射父子兄弟相與羣處未嘗講仁義禮樂之言也唯以詐謀攻戰相尚而已故其民習于用兵善忍飢渴能受辛苦樂鬬死而恥病終此中國之民所不能為也是以聖王與之校德則有天地之殊與之校力則未能保其必勝也以舜禹之明征三苗而三旬逆命商高宗之賢伐鬼方而三年乃克漢高祖之雄傑為冒頓所圍七日不火食國朝以太宗之英武北舉河東南取閩浙若拾地芥加之猛將

如雲，謀臣如雨，天下新平，民未忘戰，當是之時，繼遷背叛，太宗以鄭文寶爲陝西轉運使，用其計策，假之威權以討之，十有餘年，卒不能克，發關中之民，飛芻輓粟以饋靈州，及清遠軍，爲虜所抄掠，及經沙磧，飢渴死者什七八，白骨蔽野，號哭滿道，長老至今言之猶欷歔酸鼻，及眞宗即位，會繼遷爲潘羅支所殺，眞宗因洗滌其罪，弔撫其孤，賜節鉞使長不毛之地，訖于天聖明道四十餘年，爲不侵不叛之臣，關中戶口滋息，農桑豐富，由是觀之，征伐之與懷柔，利害易見

矣，及元昊背恩，國家發兵調賦，以供邊役，關中飢渴延及四方，東自海岱，南踰江淮，占籍之民，無不蕭然苦於科斂，自其始叛以至納款，纔五年耳，天下困弊，至今未復，仁宗屈己賜以誓詔，冊爲國主，歲與之物，凡二十五萬，豈以罪不足誅，而功可賞哉，計不得已也，向者諒祚雖時有傲塞，禮節不備，或誘掠熟戶，驚擾邊民，然猶稱臣奉貢，未敢顯然自絕也，今乃誘其叛臣以圖之，縱使誠梟諒祚之首，復靈夏之土，以王者之兵言之，猶可恥也，況其成敗未可知乎，臣恐邊

中國之討外夷亦當使其辭可執

事之興，生民之苦，由此而始也，王者之於諸侯，叛則討之，服則撫之，是以諸侯懷德畏誅，莫不率從，去歲諒祚攻大順城，殺掠吏民，今恭[illegible][illegible]之使不以時至，當是時不能討也，今朝廷既赦其罪，與其賜物，受其使者，納其貢獻，又從而誘其叛臣，激其忿心，是常欲其叛，不欲其服也，信義賞罰，將安在乎，議者或以爲彼誘我民，我誘彼臣，何爲不可，是特閭閻小人之語，非知國家大體者也，彼僻陋小羌，切誘我民以益其衆，仍欲以天子億兆之富，而效其所爲邪，譬如鄰人

竊己之財，己以正議責之可也，豈可復竊彼之財以相報邪，臣聞諒祚陰蓄姦謀，爲日固久，招納不逞之人，以爲謀主，誘脅熟戶，以撤中國之藩籬，常有擾關中窺河東之心，雖未必能然，若縱其姦奸，亦足以爲亭鄣之患，未可以小種之羌，孱弱之人待之也，國家不幸比遭大憂，帑藏空虛，關中之民，自經西事以來，仍苦鐵錢，財力凋弊，熟戶屢經殺掠，十失太半，縱其在者亦懷二心，非復得如景祐寶元之時也，當此際陛下深詔邊吏，崇信誓，保分界，嚴守備，明斥堠以待

忠筆文勢見莊西京孫子要矣

之猶懼諒祚復子野心不識恩義乘我釁隙侵噬疆埸又况彼不動而擾之不來而召之乎臣又聞虜中間諜所在甚多中國動靜豪髮皆知其嚷側自程戡在鄜延時已有聲聞云欲歸降自是至今已經數年朝廷屢召邊臣與之謀議外人往往知之亦有鄜吏傳報四方安有虜中獨不覺悟寂然無事曾無誅討之意乎臣切疑其內挾詐謀未可信也或者諒祚久懷逆計以朝廷待之恩禮優厚無因而發故遣其部將詐降以卜之若朝廷受之則將歸曲而責直得以

為背叛之名或者使其部將詐言勢孤力微不能獨制諒祚乞朝廷遣將出師為助而陰設伏兵以徼大利此二者皆未可知也若萬一有之則今日受之正墮其計中矣縱使嚷側實有降心蓋亦私有忿恨或别負罪惡反側不安欲倚大國之威以逼其主其所部之民未必肯盡從也雖其自言權勢之强甲兵之盛有謀善戰為民所附蓋欲自誇以求售耳未必然也借令實能舉兵以與諒祚為敵戰而勝之則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也若其不勝必引其餘衆南奔中

文曲而筆直意明而勢盡

國諒祚悉其境內之兵以追之怒氣益滋長驅入塞當是之時非口舌文移所能解也臣恐朝廷不惟失信于諒祚又將失信于嚷側也若嚷側餘衆無幾猶可以縛而送之以緩諒祚之兵然形迹已露諒祚必叛無疑也若嚷側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不肯如山遇束手就死將實據邊城以救其命更為中國之患未有涯也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臣聞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悅不可以來遠上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下至齊威晉文之霸未

有不先治其內而能治於外者也故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陛下新即大位尚未逾年朝廷之政未盡脩也封域之中未盡治也內郡無一年之畜左帑無累月之財民間貧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旱即化為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乏人士卒驕惰上下姑息有司兒戲敎閱稍頻則盤懟怨戾賜與不時則揚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遇鄉邑小盜則望塵奔潰此乃衆人所共知非臣敢為欺罔兵法曰知彼知

臣百戰不殆知彼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陛下親今天下如此而欲謀境外之事起兵事之端挑强梁之虜冀難立之功此臣所謂塞心者也爲今日之計莫如收拔賢俊隨才受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修廢政謹擇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絕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庫詢訪智略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剪戮桀黠以立軍法料簡驍銳罷去羸老以練士卒修整犀利變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職既舉庶政既修百姓既安倉庫

既實將帥既選軍法既立士卒既練器械既精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爲復雲夏取爪沙平幽薊收蔚朔無不可也今八者未有其一而欲納邊吏之狂謀信點虜之詭辭臣恐不能得其降若數百而虜騎大至覆軍殺將逼城晝閉朝廷乃爲之宵衣旰食焦心勞思興兵運財以救其急使天下愁困如康定慶曆之時已而卒無可奈何然後忍恥以招之卑辭以諭之尊其名以悅之增其賂以來之其爲損也不亦多乎斯乃國之大事安危所係非特邊境之憂而已願陛下深留聖思勿爲後悔乃天下之福也彼進謀者皆非實爲國家斬將搴旗拓土開境進衛霍甘陳之功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一時詐惑聖聰欲蠱陛下之官職耳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是豈可使邊境有事則將帥迁官士卒受賞無事則上下寂寂無因徼幸此乃人臣之利非國之利陛下不可不察也

橫山之地范希文嘗欲圖之矣然當未服之時用我智力而取之則成中國之勢既服之後用彼叛臣而謀之是失中國之體此溫公所以反覆言其不可也

論青苗錢疏　　司馬光

彼言青苗錢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
卑倚埶作威陵轢州縣騷擾百姓止論今日之害耳
臣所憂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貧
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
寧勞筋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於人故家常有
贏餘而不至狼狽也貧者呰窳偷生不爲遠慮一醉
日富無復贏餘急則取債於人積不能償至於鬻妻
賣子凍餒塡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貸

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
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今縣官乃自出息錢以
春秋貸民民之富者皆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提舉
官欲以多散爲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
與之富者與債仍多貧者與債差少多者至十五緡
少者不減千錢州縣官吏恐以逋欠爲負必令貧富
相兼共爲保甲仍以富者爲之魁首貧者得錢隨手
皆盡將來二麥小有不登二稅且不能輸況于息錢
固不能償吏督之急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則獨

償數家所負力竭不逮則官必爲倚閣春債未了秋
債復來歷年浸深債負益重或値凶年則流轉死亡
幸而豐稔則州縣之吏并催積年所負之債是使百
姓無有豐凶長無蘇息之期也貧者既盡富者亦貧
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富者既盡若不幸國
家有邊隅之警興師動衆凡粟帛軍須之費將誰從
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錢凡幾千萬緡若
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災州縣之吏果有仁心愛民
者安得不爲之請于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自

祖宗以來以仁政養民豈可視其流亡轉死而必責
其所負其埶不得不從請者之言也然則官錢幾千
萬緡已放散而不反矣官錢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
但使閭胥里長于收督之際有乞取之資此可以謂
之善計乎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人之遺法非獨李
悝耿壽昌能爲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
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于此比來所以隳
廢者由官吏不得其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
以常平倉錢爲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

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供軍倉自不能足用固無羨餘以濟飢民所賴者只有常平倉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若有凶年將以何穀賑贍乎臣切聞先帝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本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約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盡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臣以謂散青苗錢之禍猶小而壞常平倉之害尤大也

壞常平為青苗常平既已放散而青苗必至陷失其不謀朝夕之計也三尺童子皆知之而當事者不知可為浩歎

與王介甫書

司馬光

光居嘗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為友然自接侍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便佞則固不敢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嘿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和也曏者與介甫

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夷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而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亦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怨歎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

非但對介甫語是定評也

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爲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惟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爲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其詆毁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

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爲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爲思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爲不如禮義信況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邪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邪則惟民是虐以徼上之欲又可從乎是

當時所行法大抵如此

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視衒鬻爭進各鬭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爲功名耳此其爲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謗議

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爲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内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己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爲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爲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顧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

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者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為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喜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疏諂諛日親而望萬

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為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蘧子馮為楚令尹有寵於蘧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蘧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周舍死簡子臨朝而歎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吾

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酇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羣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董幼宰參事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公明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顒卒

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天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名成立皆由樂聞直諒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言

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辯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詈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雝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介甫不幸亦近似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者從介甫遊介甫

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

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盡棄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有為批答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

然既已行之欲改殊難且堅忍以待其成此介甫之本心耳

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殺其事以義責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竊聞介甫不相識察頗督過之上書自辯至使天子自爲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之分析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取勘觀介甫之意必欲力

戰天下之人與之一决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而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爲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光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爲心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群臣無能及者動靜取舍唯介甫之爲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

憂樂國家之安危惟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已意而不恤乎大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日前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

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賜棄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以示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爲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柰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

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施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易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詈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神宗倚任介甫而心重溫公溫公於介甫論難不合而以德望相推此書盡忠告之道而不以價讎爲嫌至矣哉大臣之心也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三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宋文

上太皇太后書　程頤

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于茲幾三十年矣當英宗朝暨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薦臣于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于斯時未

有意于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爲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爲王民召而不至邪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于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親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置經筵事出

望外，惘然驚惕，臣切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于此矣，臣于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陛下貪賢樂善，果于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覬詳察，曰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祗受，是陛下不以為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上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樸直，言辭鄙拙，則有之

矣，至于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照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效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illegible]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與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于周公，周公之為，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

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為可必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勿狃滯于近規，勿遷惑于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常任，至于綴衣虎賁，以為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

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耳，若止于如是，則能文宮人，可備勸講，知書內侍，可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為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耳，臣供職已來，亦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成王之道殊

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至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于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于內衆口辯言鑠于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于堯而禹皐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

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況沖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盛暑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

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于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道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明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

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卞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宦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勅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于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于視政時則可經筵講

肆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虛心恭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遊其志得乎欲發于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殿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爲便春夏之際

人氣烝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孰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于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于陛下聖聽未必無補兼講官輔道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它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道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閑爾又以爲雖兼它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于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于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于上心若使營營于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

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道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道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閑所也陛下擢臣于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于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

說以示學者。覲能傳于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于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爲信。何不一賜詔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先生論經筵講說事理可謂詳切。處置條件亦甚近人情

上和戎六事疏　　王韶

前擁州司戶參軍王韶上書

國家必欲討平西賊。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族。蓋招撫沿邊諸族。所以威服唃氏也。威服唃氏。所以脅制河西也。陛下誠能擇通材明敏之士。能周知其意者。令往來出入於其間。推恩信以撫之。使其傾心向慕。馴然有歸伏之意。但能得大族首領五七人。則其餘小種。皆可驅迫而用之矣。諸種既失。則唃氏君臣。其敢復簡慢

而不歸心於我耶。唃氏既歸於我。郎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急之可以蕩覆其巢穴。緩之可以脅制其心腹。此所謂見形於彼。而收功在此也。今木征諸族數款塞而內爲中國之用者久矣。此其意欲假中國爵命以威其部內也。而邊臣以道阻故莫能爲國家通恩意以撫之。此所謂棄近援而結遠交。貪虛降而忘實附。使董氈得市利而邀功於我。誠非取勝之術也。今木征與青唐族首領瞎藥等在河州。瞎征與其舅李篤氊及沈千族首領常于[illegible][illegible]等來歸。可歎也

濕與龍川首領羅結在黃河頭三者皆廝氏子孫各立文法漢界遠者不過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皆可以并合而兼撫之也謹具和戎六事條列如左一臣切見涇原秦鳳兩路蕃兵及洮河宕疊州武勝軍諸族皆吐蕃之遺種也自廝斯羅死董氈繼立大法秖能安集河湟間而近邊諸族自爲種落其在疆場之外者皆强梗頑硬不爲吾用在內地者又分離散處不相統一此議者所以謂西蕃諸族皆微弱而不足用也臣聞古之善御戎狄者固不患其微弱也惟

其微弱然後可以并合而有但國家未嘗得人而親撫之耳臣愚以爲陛下必欲合西戎諸族而用之宜擇通材明敏之士心慮軒豁能周知羌人情意者令朝夕出入於其間往來巡行察其疾苦平其冤濫治其讎結如漢護羌校尉之比有不服者仰稍以恩信綏之身與之爲帥使其傾心向慕歡然有歸伏之意然後漸作而用之則十數萬之兵不出疆場而可集矣一臣切見西蕃種類皆尊大族重故主諸族有承廝氏之後者羌人皆畏服尊之而廝氏諸孫今在洮

河間者皆孱弱不能自立如木征往歲居洮山有青唐族首領雞羅嘻藥及胡僧鹿尊事之欲立文法牧後洮河宕疊等州及武勝軍諸羌而木征孱弱終不能自立會秦州遣人逐去今洮河間諸州並無大族爲主雖有瞎征及欺巴溫之徒各恃衆自立然文法所及者俱不過一二百里此其勢正可以并合而兼撫之也臣愚以爲宜遣人往河州與木征計議令入居武勝軍或渭源城與漢界相近輔以漢法因選官一員有文武材略者令與木征同居漸以恩信招撫

沿邊諸羌有不從者令木征挾漢家法令以威之其瞎征及欺巴溫之徒既有分地亦宜稍以爵命制其心腹使其習用漢法漸同漢俗於漢界實有肘腋之助且使西賊不得與諸羌結連此乃制賊之上策也一臣切見鄜延環慶兩路蕃兵自來各有成法使之戰鬪及守境皆與漢兵無異往往禦敵殺將立功塞外此兩路藩籬所以益固也今四路蕃兵並是羌夷舊種雖有吐渾党項及吐蕃之別然其種姓實皆出於西戎而已何獨在鄜延環慶則可用在涇原秦鳳

則不可用。豈天地之所生育。與人材性分之所授者絕然相異耶。臣竊聞得宜徽使韓偉。在西邊日。其用環慶兵皆不及涇源秦鳳。只因經略使范仲淹。在慶州日與种世衡等處置各盡其宜。故令四路之中。唯環慶路蕃兵號爲得力。是知教之在人。而不在其性分之相異也。臣愚以爲陛下宜擇朝廷有文武材略者。往涇原秦鳳。擇蕃兵可教者教之。因其部族。合其心力。使勸勉奮勵。樂爲吾用。則十萬餘蕃兵。不費官中粒食。而可以爲心腹之用矣。一臣以謂蕃人欲其

可用須令有合有離。離之所以弱其勢。合之所以齊其力。沿邊諸族附塞而居者。皆分離散處。無大首領、也。勢既離弱。必須團合。所以均其志趣。齊其心力。使其勸勉奮勵。相率而爲吾用。臣愚以謂涇原秦鳳兩路蕃兵。可爲十部。每部置都巡檢一人。以蕃官有材能識略。爲衆所服者統之。而以漢官一員爲都大提舉以總之。但得蕃人畏其首領。而以漢官總其權任自然不敢作過。而久遠並爲吾用矣。一臣謂沿邊蕃部欲其可用。莫若使其與漢人雜居。今沿邊蕃部畸零田地。耕墾所不至者極多。但自來官中須得頃畝相連地段相接者。方始招添弓箭手。臣愚以爲本不須地段相連。一段三二十畝以上者。即三五段。便可招一名弓箭手矣。切計沿邊諸族。不下十餘萬帳。大約十餘萬帳。可招弓箭手一萬人。以一萬人散居十餘萬帳之間。則何患其心腹不一。思慮不專乎。是則招添弓箭手一萬人。便可獲蕃兵十餘萬人之用也。一臣切見官中自來欲令蕃兵獻地招致弓箭手。多是令其全段獻納。盡帳起離。此蕃人所以顧戀而不

肯獻也。若田地臨狄。招致不足處。可令熟戶隨其地段多少。大約耕百畝者。即獻十畝。與官中招添弓箭手。令其全段獻納。盡帳起離。而蕃人顧戀。所獻者狹。若隨其地段割令以獻。則山原高下。所獻者廣。又令弓箭手得散在沿邊族帳之間。使中國羈游無事之民耕蕃部荒閑之地。而可以禁其背叛。結其心膂。諳其利害。豈不顯然明白耶。昔魏絳和戎。謂戎狄貴貨賤土。其土可賈。今之蕃部。正同此耳。若國家厚以恩信撫之。其土地皆可賈易而致。臣切案有渭州一帶

至洮河蘭鄯之間漢隴西南安金城三郡地所謂湟中閣壁臨羌抱罕耶中大小榆土地肥饒宜穀者皆在洮河蘭鄯之間誠得而耕之其利豈止威伏羌戎而已耶

淵聖本無失德此言非諛

上淵聖皇帝書　楊時

公以熙寧九年第進士是時國方多難吏用不足詔書數下人不能當從故時上此書

臣聞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一身之修推而至於天下無二道也本諸誠意而已臣竊覩陛下育德東宮十有餘年惟詩書是習玩好聲色之奉不接於耳目雖名實未加於上下而恭儉之德天下已孚矣臨御之初東寇未平虜騎壽至城無樓櫓士不素練守禦之具闕如也城中之民安恃而無恐者惟陛下盛德耳未平之寇皆投戈弭衆復為方新之農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勝哉誠意感通而人自服從其効可見也自古願治之君惟在慎一相蓋宰相人主之心膂也臺諫耳目也百執事股肱也心膂之謀慮不深耳目之視聽不明股肱之宣力不彊而能安其身者未之

有也。臣竊謂君臣相與之際。尤當以誠意為主。一有不誠。則任賢不能勿貳。去邪不能勿疑。忠邪不分。鮮克以濟。昔在仁祖時。韓琦為諫官。論四執政。一日而盡去之。有唐陳師合言人主不可假宰相以事權。太宗曰。是欲間吾君臣也。遂逐之。故正觀嘉祐之治。幾至三代。以任賢去邪之効也。若仁祖而不明。則必以韓琦之言為巳甚。太宗而懷貳。則必以師合之言為忠。豈不殆哉。近見臺諫有言宰相者。陛下兩置而不問。使言之無實而不罪。則讒邪譖愬者得以肆其奸。

言之有實而不行。則鄙夫患失者得以安其位。如是而求治。臣知其難矣。唐中宗時、崔琬對仗彈宗楚客、故事大臣被彈則俯伏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更憤怒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中宗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故中宗卒有和事之名、和事非人主之美稱也。可不監之哉。臣願陛下明是非辨邪正。有罪則去。妄言必誅。則小大之臣。有所懲戒。咸懷忠良矣。如是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夫舜之命禹征苗也。禹以益贊之言而班師。二臣未嘗稟命也。而安行

之。舜亦誕敷文德而莫之問。以後世言之。二臣遂事之誅。宜無所逃也。非君臣相與以誠。無間言。烏有是哉。人君之任臣。當慎其始而已。苟非其人。雖一日居其位不可也。旣而用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初德宗在藩邸。親見代宗為政之弊。燮溺奄官為繒紳禍。及其即位。痛懲之。省四方不急之貢。罷梨園樂工。及獻珍禽奇獸怪草異木。縱馴象四十有二於荊山之陽。又出宮女數百人。中外聳觀。謂太平可以立致。淄青軍士至投戈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疎斥宦

官。親任朝士。張涉薛邕之徒。俱以儒雅入侍。已而二人、繼以贓敗。於是始疑在庭之臣。無可倚信者。而宦官因得藉口。故近習用而朝士疎矣。蓋其任臣。其始不慎擇故也。夫南北司相為輕重。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理之必至也。其後斂天下之財。歸之大盈。以為私藏。借商除陌稅間架之令行而天下騷然矣。其弊益甚於代宗之時。奄人用事。至持天下之柄授之。卒有門生國老之稱。可勝痛哉。蓋其初出於一時之銳。無至誠不已之心以持之。未有終不變者也。此[illegible]

詔旨不信於民積習已久可爲三歎

世覆車之轍可以爲監矣近聞百工技巧雖盡廢罷猶私言於宦臣之家竊幸與時投間而入不可不察也竊聞道路之言頗異前日雖細民無知亦朝廷有以召之也自正月以來屢降德音盡復祖宗之舊賦外征斂並行蠲除閭巷歡忻鼓舞日需膏澤今既數月矣未有一事如祖宗之時者賦外征斂率由舊貫自崇寧迄於宣和寬恤之詔歲一舉之宜之遹衞而人不聽掛之牆壁而人不睹以其文具而實不至故也陛下嗣守神器尤宜慎始詔令如此是亦文具而

已後雖有德意人誰信之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夫民者邦本也一失其心則邦本搖矣不可不慮也然邊陲未寧勤王之師無慮數十萬計萃於朔方日費不貲而邊郡殘破十無一二涓流積之而尾閭泄之臣知其不易供也朝廷未能一如詔旨不取於民者亦事有不可得已耳而遠方百姓蓋未之知也人君高拱於一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欲上之德戶知之臣恐非智力所及也周官擇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巡天下邦國而語之正爲此也臣願陛下修擇人之官舜路遣使一員慎簡忠信可任者使誦上志道國之政事偏歷所部而語之候邊事稍寧兵革衰息則賦外蠲除悉如前詔不爲虛文使百姓曉然知息肩之有期則人將和悅而正王面矣此今日之急務也仍令詢究民之利病可以興除者吏之能否可以升黜者獎政良法可以罷行者條具以聞方嬖倖持權官吏出其門者日求珍貨以媚悅之奸贓狼籍無敢誰何者上下相蒙賄以成俗汚染之久未易遽革

臣嘗論其一二雖蒙施行不過放罷而已未嘗究治也昔成王以商之頑民封康叔則告之曰欽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亦不可不殺聖人豈樂於殺人哉道之弗從令之不服非有嚴刑重誅不能禁也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後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則告之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先王之施德刑非有異也因時而已凡諸路奸贓之吏當究見情實稽成王命康叔之意甚者肆諸市朝投之嶺海庶乎人懲少伸和風克塞矣

是時金人初退國用煩多恩詔不能知令亦事勢也欲使近臣慰諭四方雖未切要然亦爲朝廷數德意根本之論也

選舉議

劉攽

神宗時同知禮院劉攽上奏

臣准御史臺告報進詔書天下學校貢舉之法傳訪臣等令得詳議者臣愚以謂人主之舉事與人臣之獻議不同人臣之議者盛言古事以爲高侈言已忠以爲性迂遠而不切事情汗漫而不濟世務雖已自知其無益于治矣而猶爲之何也其言之有理其持之有故其名之所存足以夸衆眩俗故敢爲而不疑耳人主之舉事則不然度時之所宜因俗之所安不以虛名而棄實效不慕遠業而捐近功使令出而下必信事舉而俗必定故與其出令不當而急改之不若謀事于始而愼慮也今陛下患選舉之法不明教育之方未善此必有以廣于久遠之事感動上聽者不可不察也本朝承百王之弊創制律令雖未及三代其隨時因俗從宜應變增損不常亦自一朝之制而選舉之法行之百有餘歲累朝將相名卿及今之所謂賢材與共天下之議論者皆非以他塗進者也而誣以爲未嘗得人臣窃以爲過矣且臣論之今時

選舉之法雖歷代不同要其得失在人而不在法

選舉之患不在創法之未善而在有司之弗良不患試言之非要而患聽者之不察何以言之今國家求賢良異材之人則使公卿荐舉求文學經術之士則使郡縣推擇此雖三代取士何以過此帝典之言曰敷納以言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然則未知人莫如聽言故國家試士以文詞亦二帝敷納之比也試使有司兼仲山將明之才懷孟子知言之術精聽慎擇則賢不肖豈不較然由是觀之取士之法本未嘗失而有司之聽或不能盡今以有司之不能聽盡而變法法雖亟變而不擇人付之雖法如三代猶將終無益也議者或謂文詞之為薄陋不足以待天下之士臣愚以為今進士之初任者不過得為吏部選人國家待門蔭恩澤者亦為選人流外小吏亦為選人選人如此之卑也而天下之士以文詞應此選豈不固有餘裕哉朝廷設置何等爵祿而更艱難其選乎且進士成名者國家亦何嘗便以為才傑而任用之或以文章顯或以法律用或以善政事稱或以治財賦進皆待其來日成效而後有取則夫取士之始

宋時進士官甚卑有舉進士而終身于州縣冗職不得為京官者必待大臣奏保而後改京官之與我朝之法大異

亦何用嶄嶄遴惜若不得已哉且朝廷更選舉之法將以想望高才豪傑之士也今天下之士至于禮部者歲不下二千人朝廷豈能以玉帛之聘旌之招而遍得此乎必亦使之投牒自進耳士之投牒自進必非豪傑之士伊尹管仲之儔雖其科試而取之徒小異其名目然其得士未有以異于前也更恐好利衒鬻之人崇虛名以亂真則取士之失又甚于往日矣議者又謂不知一用鄉舉里選者此又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二漢之用鄉舉里選所以得人者其時郡縣之吏自廷掾諸曹卒史馭吏亭長游徼皆賢士為之故其臨財不苟則知其廉値事能斷則知其智文武才略莫不畢效故其舉之有實衆之不難自流品分別郡縣吏充棄絕為賤不齒于搢紳賢士不復從此役士之居鄉里者何由察知苟邀虛名以進人後有不稱將復相與蔽護其短而謂之材終亦不得真賢寔廉矣是鄉舉里選又不可盡用也凡此數端皆臣所以深疑者也不知臣之愚陋至此耶抑亦千慮將有一得邪然愚者之志尊則難移故臣願朝廷

取人于郡縣吏試而有徵辟與鄉舉里選之法小異而大同此後代所以不及漢也

且毋庸輕變選舉之法不如因舊法而慎選有司之
爲愈也雖然尚有一說今有人于此明辨足以判獄
訟智略足以治財賦而文詞不足以自發經藝不至
于浹洽則將捐棄終身無仕進之望其材豈不可惜
哉臣願陛下爲設從政科使公卿及監司舉如此人
以充選必有舉者三人乃召而用之且毋以爲真試
之三年才任其事然後命之以官仍不可便復選爲
民而坐其舉者如此則天下之材士殆無遺逸矣臣
聞教育之法所以治性也性修則智明智明則應物

不惑不惑則盛德之士也自兩漢以來學者未嘗不
以利祿爲心夫可誘以利祿而勉强爲善則德性離
矣是故造士不及三代者由此也今陛下建學校爲
置明師而誨道之毋問其所學毋限其所能則賢材
莫不養育矣若惡文章之敝而以經藝勸之學者之
志不出爲于祿利也則文章之士變而爲經藝雖日
不同其離于德性也均矣天之生材有偏有明智明
才大者非小智小識之能掩也及其淺陋下材雖日
提之亦終不能以致高大士修之于家足以成材又

何待學官程課督趣之哉臣愚不足以知遠略惟陛
下裁幸

同時爲此議者甚多唯此最明徳達于事理

論進築非便疏　范純粹

臣伏見陜西河東沿邊諸路拓地深遠城守增多凡邊臣始議經營利害之實與夫朝廷處決之計臣固不得與聞而他路形勢之狀保明之計臣所未嘗親見者亦不敢輕議唯是河東一路臣忝領帥任雖止百有餘日而承乏鄜延亦既累月耳目聞見略已詳熟誠心所得義不敢欺切惟兩路竭殘困于進築在公則所費金帛緡錢不知其幾千萬內外之力既已匱竭此朝廷固亦究見不待臣言而後知在私則大

兵之後洊有凶年雖去歲夏秋兩經豐穰而物價未甚減小如鄜延路新城堡砦今春糴買米斗猶有至一貫四百文者則一方艱食可以概見春冬苦雪饑莩縱橫士卒疲羸鶉服過半其月得料錢不足充一飽之費民之窮弊從此可推唯是浮浪贓貪之人欺天罔上盜竊名器大得所欲賤者既貴貧者既富闒闒小子略遂封侯之望而掉臂散去者又不知其幾千百人也所拓之地疆界遼絕由是封堠有去城砦一百五六十里去處必欲責巡捉人馬頻至境上則裹糧露宿曠日不返奔走疲弊眾情厭苦若欲休養士卒則新地之內無復人迹將士觀望不敢有言朝廷欲墾闢新疆毎路置提舉官招刺弓箭手以資兵備而所得多浮浪闕食之人唯幸借貸種糧牛具等錢而隨即逃亡臣在河東路勘會得一季之內逃亡至四分今至鄜考究得提舉弓箭手官石杏所招人計六千九百五十一人內已逃亡過二千八十八人地未加闢而所失財用亦已多矣是未見得地之為利也鄜延一路前此頗以招納為事臣今契勘自紹

聖三年後來計招到夏國人口共一萬一千五百餘人其中丁壯纔及三千自餘皆婦女老小之數並計日給食內已得班行名目人皆給料錢驛券歲糜極廣錢糧浩博若謂可以分彼兵力則一國之眾豈以三千人為重輕若謂使可以致彼離叛則前後招納甚久而未嘗小驗平日莫測心腹間輒叛去不唯出入之時決不敢保其為用而緩急之際內變可虞邊防事幾靡不傳泄由是推之安知其非謀也哉是未見得人之為利也新地之內既有城堡之備莫非先

計兵力。今計鄜延一路。新舊城砦二十七處。合用守兵六萬三千。然祇是依守禦之法。計地步排立之人而出奇禦敵。并休固守者。未在此數。新壘守人既不可闕。餘雖舊砦。亦當足兵。有如金明最是近裏。乃者賊至。屠戮無遺。則知不問城堡之新舊。舉不可乏人。而後可以責其固守也。自夏人納欵已來。朝廷已將戍兵將吏十減六七。今諸城保寨守禦人數。未及合用十分之四。若將來稍有警急。則兵備何以自全。若萬一再遇凶年。則歲用何以取贍。是城守之計。爲甚

可憂也。議者以謂夏人力屈情見。既極恭順。請命率職。誠服不渝。邊患封疆。自此大定。臣愚不善料敵。未敢信然。而日夜區區私憂國計。何者。在彼國勢。恐尚惜諸路所取之地。在人常情。恐未忘積年所結之隙。今雖修貢。而未及疆議者。良有以也。適養力待時。聊以自欵耳。蓋歲額賜予。至于來朝商販。所得甚厚。而又諸路塞上。博易公行。度彼三二年間。事定力全。則必先以畫疆爲請。一語不契。决復盜邊。臣恐朝廷未可以今日之迹。遂爲奠枕之安。虜情深狡。爲甚可憂也。臣以謂開邊之初。昔固神速。善後之計。今實難爲。雖得地得人。未見稍利。而虜備實可寒心。臣不敢苟無事于目前。乃所願圖安于永久。若一路城守。朝廷可以增足戍兵。增戍之兵。朝廷可以常足歲費。則臣雖疲懦。敢不竭心。庶幾上遵廟謨。聊可居職。今守計不備益無兵可增。縱有兵可增。而財用友窘。以此禦寇。豈臣敢當。它路事宜。度不殊此。措置宜先于机會。豐凶難測于天時。伏望聖慈。曲賜軫惻。內量國力。外察邊情。深詔大臣。更爲遠慮。明降畫略。以杜釁虞。臣

于神宗皇帝在御之時。數陳兵議。後于哲宗皇帝臨朝之日。復論土疆。或賜優容。或因而坐廢。有干典憲。實出狂愚。今者再被使令。未忍便爲緘嘿。不惟身任憂責。況復職在論思。雖罷散投閒。固重覆車之戒。而納忠叙事。詎忘體國之心。

邊防下　　秦觀

臣既言靈武蘭會之形勢因請遂陳攻守之策今夫盡堅悉銳傳壘而陣八部竝進晝夜不息是知攻而已者也增陴濬隍嬰城自固屈指計功以須援兵是知守而已者也知攻而已者可以擒小敵矣而不可以擒大敵知守而已者可以保堅城矣而不可以保危城古之知攻守者不然堅壁不戰以誘其鋒則雖大敵而可擒直前逆擊折其盛勢則雖危城而可保是之謂以守爲攻以攻爲守非天下之奇材何足以

知之乎諸葛相蜀歲出師以伐魏魏人患之及亮死師不復出而蜀遂以亡蓋亮以蜀者險阻新造之國而四面皆迫强敵非數出銳師以挫之則其勢不能自保此則以攻爲守者也漢使趙充國擊先零而請罷騎兵留步士萬人屯田以待其敝宣帝從其議遂滅先零蓋充國以先零窮寇急與之角則中國必有饋饟轉輸之勞故罷騎留屯而圖以朞月此則以守爲攻者也臣以爲孔明所以保蜀之策可以守蘭會而充國所以破先零之計可以取靈武何則今蘭會之地與夏人接界犬牙相入若積粟餚械端坐而守彼必時入而寇我小則掠羊馬大則拔障隧擾兵將至羌輒引去既解而歸則又復入如此連年則我數推動而車甲疲非長久之道也爲今之策莫若以秦鳳涇原熙府鄜延環慶五路之兵與蘭會相表裏約以兵萬人歲各一出雖大勝無輕入雖小却無久留務以撓羌人而已大以五路之兵歲各一出則是我之兵歲一戰而羌人歲五戰也羌雖勁健然有歲五戰而不罷極者也彼既救死扶傷之不給則蘭會之

地自然無事此則孔明守蜀之遺意也自靈武陷沒八十餘年其地北拒大河南抵環慶瀚海七百里鳥鹵無水泉若誠舉大兵徑薄其下則虜將嬰其巢穴竄伏不出而潛以精兵擊吾歸路吾軍糧盡引還則腹背受敵而進退不可得非萬全也爲今之策莫若興屯田假以歲月以爲必誅之計令屯田自關中以至塞下往往而有然水利不興人力未盡內無良吏爲之教督外無遊兵爲之捍蔽是以雖有其名而未享其利願置使者一人如漢之搜粟都尉之類專領

其事凡要害之利盡發吏卒屯之濬溝澮繕亭障頻
出騎士以為田者遊兵積粟數百萬斛則靈武在吾
掌股中矣此亦充國破先零之遺意也夫羌以數縣
之衆乃能與中國之師抗者無他吾軍動以轉輸輜
重自隨非饋餉不行彼則各齎斗升之糧負于馬上
而戰耳是中國所長者兵多所短者難餉羌所長者
易食所短者兵少也今既大興屯田假以歲月以為
必誅之計又分諸路之兵歲各一出以為撓賊之謀
則吾之所短者無足慮彼之所長者無所施臣謂不

過三年羌必大困然後遣一介之使告之曰能以靈
武之地歸中國則罷兵不然并取夏臺敷州矣彼知
我不得靈武兵未息也必自割其地獻于朝廷如有
迷慢不從則以數萬人自鄜畤度塞門抵回東阪可
唾手而取也傳曰猛虎在深山百獸恐及其在陷穽
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夫能以積威約之
漸則羌雖勁悍將俯尾而求食矣

西夏之事韓公主戰范公主守皆知其一而不知
其二淮海欲兼之耶

卷終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上皇帝書 蘇軾

熙寧四年二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
封府推官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
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
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
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

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
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
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
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
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
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
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
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知天下之
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

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
者而其六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
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
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
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
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
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
於人主也聚則為君民散則為仇讐聚散之間不容
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

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
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
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
死農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
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茍非
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昔
子產焚載書以彈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為衆怒
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
以為厲己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彊
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
德雖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
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
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
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
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
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
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
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

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
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
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
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
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
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
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
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
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為

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
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
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
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
疑其淫何者未嘗此司則無其謗豈去歲之人皆忠
厚而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
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
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

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
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
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
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
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
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
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
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
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

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
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
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
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
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
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
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鬭獸亦可謂拙謀
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
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

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軻有言其進銳者
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
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
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
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
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
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獨安受
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
而富國之効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

[illegible]侵擾民於今益甚

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狠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勞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搜括戶口檢責

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

水利亦所宜講但不可若宋昌章耳

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

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有擘畫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僥倖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

難大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與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慢典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其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

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房場、以克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用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彫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卒處死。然逃軍

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如雇奈何復欲取庸。聖人之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生出科名。萬一後世不幸有多欲之君。

荆公之泥古至此

輔之以聚歛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所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

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

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言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青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廩餘何至與官交

此最明晰而人主不悟何也

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只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民自足無專斗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

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

必避其
勢實有
從耳

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廪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

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

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嬉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皆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

乎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存而長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貧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有簒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

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消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

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以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

劉晏亦未易議蓋以深疾言利之臣耳

何其類今日也

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爲相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藹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馭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

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効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拜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

知公亦不爲無意望特學問太高經於太早如以老儒行貫而非本色

逆將散徵自古用人必須歷試諸難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資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須慮此況其他乎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

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常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材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

矣文景優劣於斯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豪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

常調之人非守則令負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隘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

九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

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

公議所在杜似當闕人主尤可不察者不勞大體之談長公當不深非

無此理然而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

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

必有亡軀犯顔之士。則臨難庶幾有狗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衆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

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閲習鼓旗。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詞。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

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數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哉。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明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

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晝。表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救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似國策范雎對秦王語

抵牢形勢其文源於頗長言予經彭城覽

上皇帝書

蘇軾

公移守徐州頗爲重地故察其形勢言所以備賊之由

元豐元年十月　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缾

竭則罍耻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還是羽失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眞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

其山川覽民於之言歷歷也

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也千人其上聚檑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未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

即今利國驛已無鐵帝之遠矣

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巳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

徐而遂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徵冶戶爲利國監之捍蔽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饑寒亡命強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劍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

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與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

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

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期年

今內地兵弱皆武弁與兵貸息相持之故

重郡守之權亦去盜要法也

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勑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脩而迯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隷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

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輙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畧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

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有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敢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値陛下英睿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與

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沉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吏薛宣奮於書佐朱

今之雜流士人者於且此故也如看恐進之望則人豈爲小肯而不爲哉

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鱉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

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蜂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應制舉上兩制書　　蘇軾

公始爲福昌主簿旋除鳳翔推官此書深言治畧亦欲傾動兩制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爲高行其聖賢之分則知不貴賤之爲差昔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門則攝衣而從之至于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贄因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爲異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

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爲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爲傲何則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賢之分二者要以不可不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夫軾朝生于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遝延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

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之上不以其疏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以爲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于聖賢之間而學其道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踽踽然而來伸不知明公之尊而備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爲貴賤之際非所以施于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

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而至于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爲邪王公大人實爲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爲其權在諸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今之所患二

一語可盡
[illegible]劉傳矣

今天下无事不受任法之害而于銓除用人尤甚

總見不限內外耳

雖能自信而人不之信則奈何

者告于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大害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爲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爲虛器法勝人則人爲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

以上至于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爲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吾豈得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爲備位其成也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爲太子少傅位于叔孫之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爲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權不以法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於自疑自疑生於多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于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

奸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發憤而用常袞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不獲者然天下否塞賢愚不分君子不以爲能也崔祐甫爲相不至朞年而除吏八百多其親舊或者以爲譏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爲善用法今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爲天下使人各致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辦一職以盡其

能至于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夔不敢自與于知禮而契不敢自任于播種至于三代之際亦各輸其才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于名一藝辦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君子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宜之際自公孫魏邴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于當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大小大者安其大而無忽于小小者樂其小而無慕于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

講學之士類然

所長及至後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恥以一藝自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于無用今之士大夫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于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興利捍患至於百

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其故出於此二者歟伏惟明公才畧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燁冠於一時而至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懸時憂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熙寧十年 蘇軾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

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夷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

文極頓挫大有姿態

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
使傒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
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
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
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
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殁身之恨已無及矣隋
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
誅滅强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
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

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
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絶如綫蓋用兵之禍物
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寛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
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
漢唐用兵於寛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
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
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
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
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

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
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
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
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
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
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
智意在富强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
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
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

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
而薛向爲横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
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
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
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
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
累之厚皇天保祐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
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耻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
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横山熊本發難於渝

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繫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凌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

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爲饍饈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梃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

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智者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廩俸無以善其後矣且饑役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

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

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

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張公先朝舊臣故公爲草疏其詞惻怛懇至又不若公平日所爲文以雄快自喜也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四終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五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論積欠六事幷乞檢會應詔四事一處行下狀

元祐中公知揚州胥吏卒肆民多不堪乃條六事爲狀以聞　蘇軾

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卽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于茲仁孝

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廪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者號爲無比戶者皆爲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已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爲篳門圭竇矣自祖宗已來每

今臺使者追比往贓類如此

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爲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屢以施捨己責爲先務登極赦令並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

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賕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隣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衆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衆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

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爲陛下赤子而皆爲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税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

今奉上官者以正供

先抵往贓此類是也

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撿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日詔旨凡積欠皆分爲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爲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

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穎移揚州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

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爲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宋失幽并河北之勢弱矣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蘇軾

時公知密州盜賊四起河北京東尤爲要區故條悉其事爲之狀

熙寧七年月蘇軾奏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爲患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補萬一謹按山東自上世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收三晉則其餘強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

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爲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爲王霸者得之以爲霸猾賊得之以爲亂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姦臣僭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

今江南之于天下亦然

疑也陛下即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其民安逸富强緩急足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耻脣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盗賊縱横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振發所存無幾矣而饑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丘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

先被其災昔季康子患盗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爲生苟有以爲生亦何苦而爲盗其間兇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救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爲盗則死畏法而不盗則饑饑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恐饑禍有遲速相率爲盗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

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盗賊不衰者未之有也

論綱稍欠折利害狀　蘇軾

欠折之多始于運法之壞元祐中往往如是公在揚州親理之乃上二奏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爲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爲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衣食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

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爲揚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繼不久遂有黃巢之亂劉晏以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爲干繫人欺隱之資以今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疏繆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八十隻也每隻剩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而吳堯卿不過爲朝廷歲寬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餽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願常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爲三司使上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

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會償塡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祐以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爲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又臣到任未幾而所斷糧綱欠折干繫人徒流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折賣質妻鬻子饑瘦伶俜聚爲乞丐散爲盜賊竊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此朝廷之大計生民之大病如臣等輩豈可坐觀而不救耶輙

今漕卒往往劫掠稱亂皆計算苛刻太過之故也

今稚揚點
徇私貨類
此

問之於吏、乃金部便敢私意創立此條、不取聖旨、公然行下、不惟非理刻剝、敗壞祖宗法度、而人臣私意乃能廢格制敕、監司州郡、靡然奉行、莫敢誰何、此豈小事哉。謹按一綱三十隻船、而稅務監官不過一員、未委如何隨船點檢、得三十隻船一時皆遍、而不勒留住岸。一船點檢、即二十九隻船皆須住岸伺候。顯是違條舞法、析文破敕、苟以隨船為名。公然勒留點檢。與兒戲無異。訪聞得諸州多是元祐三年以來始行點檢收稅、行之數年、其弊乃出、綱梢既皆赤露、妻

子流離、性命不保、雖加刀鋸、亦不能禁其攘竊、此弊不革。臣恐今後欠折不止三十餘萬石、京師軍儲不繼、其患豈可勝言、揚州稅務自元祐三年十月始行點檢收稅、至六年終、凡三年間、共收糧綱稅錢四千七百餘貫、折長補短、每歲不過收錢一千六百貫耳、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欄、因金部轉運司許令點檢、緣此為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

攘取官米。無復限量。拆賣船板、動使淨盡。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條刻剝、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萬餘石、利害皎然、今來倉部並不體訪綱運致欠之因、却言緣倉司斗子乞覓綱梢錢物、以致欠折、遂立法令真揚楚泗轉船倉並行倉法、其逐處斗子、仍只存留一半、命下之日、揚州轉般倉斗子四十人、皆詣臣陳狀、盡乞歸農、臣雖且多方抑按曉諭、退還其狀、然相度得此法必行、則見今斗子、必致星散、雖別行召募、未必無

人、然皆是浮浪輕生、不畏重法之人、所支錢米、決不能贍養其家、不免乞取、既冒深法、必須重賂、輕齎密行、交付其押綱綱梢等、知專斗若不受賂、必無寬剩、斗面決難了納、即須多方密行重賂、不待求乞而後行用、此必然之理也、臣細觀近日倉部所立條約、皆是枝葉小節、非利害之大本、何者、自熙寧以前、中外並無倉法、亦無今來倉部所立條約、而歲運六百萬石、欠折不過六七萬石。蓋是朝廷捐商稅之小利。以養活綱梢。而緣路官司遵守編敕法度不敢違條點

檢收稅以致綱梢飽暖愛惜身命保全官物事理灼然臣已取責得本州稅務狀稱隨船點檢不過檢得一船其餘二十九船不免住岸伺候顯有邀礙臣尋已備坐元祐編敕曉示今後更不得以隨船為名邀條勒令住岸點檢去訖其稅務官吏為准本州及倉部發運轉運司指揮非是自擅為條未敢便行取勘其諸州軍稅務非臣所管無由一例行下欲乞朝廷申明元祐編敕不得勒令住岸條貫嚴賜約束行下并乞廢罷近日倉部起請倉法仍取問金部官吏不

取聖旨擅立隨船一法刻剝兵梢敗壞綱運以誤國計及發運轉運司官吏依隨情弊施行庶使今後刻薄之吏不敢擅行胸臆取小而害大得一而喪百臣聞東南饋運所係國計至大故祖宗以來特置發運司專任其責選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時許元輩皆能約束諸路主張綱運其監司州郡及諸場務豈敢非理刻剝邀難但發運使得人稍假事權東南大計自然辦集豈假朝廷更行倉法此事最為簡要獨在朝廷留意而已

[illegible]而候疏杜倉法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蘇軾

元祐七年南郊軾為鹵簿使導駕內中朱紅車子十餘兩有張紅蓋者爭道亂行於乾明寺前軾於車中草此奏奏入上在太廟馳遣人以疏白太皇太后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衛自是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鹵簿使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揚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虙妃言婦女不當與

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况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勾當人施行取進止

本朝高帝始王分祭其後仲察天心遂定爲合祭之禮夏文然之主分祭其言誠

耕然不過以世宗好議禮樂更制度故以此進耳非必確然有所見也

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蘇軾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圓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

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

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

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
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
為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
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
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為圓壇八陛
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
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
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准漢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
為重壇天地位其土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

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
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
廟則祖宗合食於大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
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
于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元
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為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
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
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
後有事于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

如今制則一帝一郊矣既無宋世不疑之費不宜太簡者此

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為用周禮也
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
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凡
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
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
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
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宮饗太
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
多而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

不獨援引經術惟深建時務所以異于儒者

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
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
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
畿千里唯以齊祭禮樂為致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
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為常至於後世海內為一四方
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
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
至于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
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

宋之郊必肆赦推恩賜賚甚無謂也

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
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
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
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
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獫狁六
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
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
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
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

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
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
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
出師驅逐獫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爲將王不親行也
今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
師爲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
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
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
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

承宋五代之陋習故猶曲厚崇軍

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
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
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
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理故無繁文
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
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
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
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
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

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
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
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
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
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
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
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
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
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

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
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
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
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
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
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
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
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爟
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

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
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
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不之決
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
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圜丘方澤皆
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
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
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
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

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
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
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
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
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
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
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
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
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用祖宗所安不可

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
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爲便昔西漢之
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
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
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
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
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
郊祀廟饗以敉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
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

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固執更不
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盛以時定取
進止

宣公奏議剴切婉至特微冗耳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蘇軾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
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
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
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
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
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
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
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
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已還一人而已但其
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
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
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
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
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
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
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

搭當時之長公而能求宜公于異代求之有地

關、卽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

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長公交知主此何必作相

謝宣諭劄子　　蘇軾

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准今月二十二日勅門下侍郎轍奉宣聖旨、緣近來衆人正相招拾、令臣且須省事、若天慈深厚、如訓子孫、委曲保全、如愛肢體、感恩之涕、不覺自零、伏念臣才短數奇、性疎少慮、半生犯患、晝老困讒、非二聖之深知、雖百死而何贖、伏見東漢孔融、才疏意廣、負氣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晉嵇康、才多識寡、好善闇人、是以遇鍾會之禍、當時爲之扼腕、千古爲之流涕、臣本無二子之長、而兼有昔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長之往來、辨利害於疑似、則臣已下從二子遊久矣、豈復有今日哉、謹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便須刻骨、豈獨書紳、庶全螻蟻之軀、以報丘山之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蘇軾

宣仁后崩哲宗始政公外補以兩學士出定州不得上殿親辭乃有此狀

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

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為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為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群臣接然天下不以為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祔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為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為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眾人為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眾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

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

此時方與紹述之論勸上以更變故公以此進

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棊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旁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首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

兵武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爲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

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爲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覬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爲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謹錄

奏聞伏候敕旨

議學校貢舉狀　　蘇軾

熙寧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蘇軾具議狀聞奏者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隷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

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爲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爲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于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辦較此四者而長短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攷大

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脩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乎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

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

問條目摟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攷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牓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牓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

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疎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畧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凌夷以至南渡王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

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以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粥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豈此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摩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

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勅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蘇軾

元祐二年蘇軾奏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爲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旣罷和市亦絕虜中匹帛至五

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匹歸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旣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

所獲新疆取舍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
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
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
骨董氈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
氈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僞書鬼章溫
溪心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丑令邊臣審問鬼
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
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氈乎若此等無詞
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部部吾又何求

若其不服則釁端自彼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
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勢均力敵卽制羌之長策也）
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蒔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
事爲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
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
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
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
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俟
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

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
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
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
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
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
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不從猖狂之後求撫不獲
計不過此耳今者切聞朝廷降詔諸路救勵戰守深
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
許下人之自新臣切以謂聞之太急納之太速曾未

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
矣臣甚惜之今欲開鬼章之捷武漸有款塞之謀必
將爲恭狠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
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
叛雖婾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
於中深詔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
却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
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
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

和戎宜緩請而後從毋急成而速變

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益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己而臣獻言乃欲疑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

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慶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為無事者臣竊以為過矣夫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猶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待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眾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取進止

契丹內變以鬼章請于朝乃偽名也擒之未足為賀且隨軍實特為條議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五終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乞郡劄子　蘇軾

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以臣子大義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勉強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辭

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在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此知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為先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為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恭惟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為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劳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例為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

既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為未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歿則又妄意陛下以為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曾不知光至誠為民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為川黨

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棻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實對衆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槩為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槩體量而槩附會隱庇臣弟轍為諫官劾奏其事玠槩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築草麻

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
例加誣蔑所言利害不許相見近日王覿言胡宗愈
指臣爲黨孫覺言丁隲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人有
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構曲成以積臣罪欲使臣橈椎
於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杼於三至之言中外之人
具曉此意謂臣若不早去必致傾危臣非不知聖主
天縱聰明察臣無罪但以臺諫氣焰震動朝廷上自
執政大臣次及侍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
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陛下

深居法宮之中無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
主莫如漢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殺蓋寬饒太宗殺劉
洎皆信用讒言死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寬
饒忠直不畏強禦自候司馬擢爲太中大夫司隷校
尉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蓋寬饒上書有云五帝官
天下三王家天下而當時讒人乃謂寬饒欲求禪位
宣帝不察致使寬饒自到北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
無不從皆比之魏文貞公亦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
太宗征遼患癰洎泣曰聖體不康甚可憂懼而當時

讒人乃謂洎欲行伊霍之事太宗不察賜洎自盡二
主非不明也二臣之受知非不深也恃明主之深知
不避讒人積毀以至身首異處爲天下笑今臣自度
受知於陛下不過知蓋寬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
唐太宗也而讒臣者乃十倍於當時雖陛下明哲寬
仁度越二主然臣亦豈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
覆轍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
害忠良以爲聖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識幾畏漸先事
求去豈不身名俱泰臣主兩全哉臣縱不自愛獨不

念一旦得罪之後使天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昔先
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勑臣今後遇事卽言其後臣
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爲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
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
臣誹謗遂得罪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爲誹謗也今
臣草麻詞有云民亦勞止而趙挺之以爲誹謗先帝
則是以白爲黑以西爲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
之險毒甚於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讒甚於蓋
寬饒劉洎也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臣欲依

遵苟且雷同衆人則內愧本心上負明王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死卽廢伏望聖慈念爲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特賜指麾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論魏王在殯乞罷秋宴劄子　蘇軾

元祐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郞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准鈐轄教坊所關到撰秋燕致語等文字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卒於戲陽殯于絳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工曰汝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汝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公說徹樂又按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

后既葬除喪周景王以賓燕叔向譏之謂之樂憂夫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期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屠蒯譏之朞喪者已葬而燕叔向譏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爲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爲罷春宴傳之天下至今以爲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謂天子絕期不妨燕樂臣竊非之若絕期可以燕樂則春秋何爲譏晉平公周景王乎魏王之親孰與卿佐遠比荀盈近比富弼之母輕重亦有間矣魏王之葬既以陰陽

拘忌別擇年月則當準禮以諸侯五月爲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爲未葬之月不當燕樂不可以權宜郊礦便同已葬也臣竊意皇帝陛下篤於仁孝必罷秋燕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指揮緣上件教坊致語等文字準令合於燕前一月進呈臣既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詳酌如以爲當罷只乞自皇帝陛下聖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備侍從叨陪講讀不欲使人以絲毫議及聖明故不敢不奏取進止

按引經術愛君以禮

論周穜擅議配享自劾第二箚子　蘇軾

元祐三年十二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箚子奏臣近上言以所舉學官周穜擅議先帝配享欲以嘗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唱羣小乞下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行責降以警在位至今累日未奉旨揮切以爲國之本在於明賞罰辨邪正二者不立亂亡隨之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昔郭公善善惡惡而不免於亡者以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

不能去也臣觀二聖嗣位以來斥逐小人如呂惠卿李定蔡確張誠一吳居厚崔台符楊汲王孝先何正臣盧秉蹇周輔王子京陸師閔趙濟中官李憲宋用臣之流或首開邊隙使兵連禍結或漁利榷財爲國斂怨或倡起大獄以傾陷善良其爲姦惡未易悉數而王安石實爲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雖已退處閑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懷其私恩冀其復用爲之經營遊說者甚衆皆矯情匿迹有同鬼蜮其黨甚堅其心甚一而明主不知臣實憂之夫君子之難數

此時熙寧諸奸已漸有起色非宋法太寛之故也歟師之罪不及呂蔡而一則斥一則[illegible]不綠一則[illegible]亂朝廷此害極明之跡[illegible]

如麟鳳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况可麾而却之乎。小人之易進，如虮蠅腥膻所聚，瞬息千萬。况可招而來之乎。朝廷日近稍寛此等，如李憲乞於近地培住，王安禮抗拒恩詔，蔡確乞放還其弟，皆即聽許，崔台符、王孝先之流，不旋踵進用，楊汲亦漸牽復，呂惠卿窺見此意，故敢乞居蘇州。此等皆民之大賊，國之巨蠹，得全首領，以爲至幸，豈可與尋常一眚之臣，計日累月，洗雪復用哉。今既稍寛之後，必漸用之。如此不已，則惠卿、蔡確之流，必有時而用；青苗、市易等法，必有時而復。何以言之，將作監丞李士京者，邪佞小人，衆所嗤鄙，而大臣不察，稍稍引用，以汙寺監，猶能建開壕之議，爲脩城之漸，其策既行，遂唱言於衆，欲次復用。臣茶磨之法，由此觀之，惠卿、蔡確之流，何憂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憂不復哉。昔盧杞責降既久，經涉累赦，德宗欲與一小郡，衆朝憂恐，而宰相李勉、給事中袁高、諫官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常侍李泌等，皆以死爭之。（蓋此不獨爲杞，爲一世之慮）勉等非惜一郡也，知杞得郡不已，必將復用，一炬有燎原之憂，而濫觴有滔天之禍故也。

今周穜草芥之微，而敢建此議，蓋有以啓之矣。昔淮南王謀反，所憚獨汲黯，以謂說公孫丞相若發蒙耳。今穜螻蟻小臣，而敢爲大姦，愚弄朝廷，若無人然。不幸而有淮南王，當復誰憚乎。臣不敢遠引古人，但使執政之中，有如富弼、韓琦，臺諫之中，有如抱拯、呂誨，或司馬光尚在，此鼠輩敢爾哉。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矯詐百端，妄竊大名，或以爲可用，惟韓琦獨識其姦，終不肯進，（其知[illegible]之奸何）使琦不去位，安石何由得志。以此知辨人物之邪正，消禍患於未萌，眞宰相事也。臣數日以來，竊聞執政之議，多欲薄臣之責，而寛穜之罪。若果如此，則是使今後近臣輕引小人，而惠卿之流有以卜朝廷之輕重。事關消長，憂及治亂。伏望特出宸斷，深詔有司，議臣與穜之罪，不可輕恕，縱使朝廷察臣本無邪心，止是暗繆，亦乞借臣以立法，則臣上荷知遇，雖云得罪，實同被賞。若蒙寛貸，則是私臣之身，而廢天下之法，臣之愧耻若撻于市，不勝憤懣。憂國之心，意切言戇，伏俟誅譴。取進止

論行遣蔡確劄子

蘇軾

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蘇軾劄子奏臣近蒙聖恩哀臣疾病特許補外臣竊自惟受恩深重不敢以出入之故便同衆人有所聞見而不盡言竊聞臣寮有繳進蔡確詩言涉謗讟者臣與確元非知舊實自惡其爲人今來非敢爲確開說但以所係國體至重天下觀望二聖所爲若行遣失當所損不小臣爲侍從合具奏論若朝廷薄確之罪則天下必謂皇帝陛下見人毀謗聖母不加忿

疾其於孝治所害不淺若深罪之則議者亦或以謂太皇太后陛下聖量寬大與天地等而不能容受一小人謗怨之言亦於仁政不爲無累臣欲望皇帝陛下降敕令有司置獄追確根勘然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云吾之不德常欲聞謗以自儆今若罪確何以來天下異同之言矧確嘗爲輔臣當知臣子大義今所繳進未必真是確詩其一切勿問仍牓朝堂如此處置則二聖仁孝之道實爲兩得天下有識自然心服臣不勝愛君憂國之心出位僭言謹伏誅殛取進止

乞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劄子

蘇軾

元祐四年四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蘇軾劄子奏臣近以臂疾堅乞一郡已蒙聖恩差知杭州臣初不知其他但謂朝廷哀憐衰疾許從私便及出朝參乃聞班列中紛然皆言近日臺官論奏臣罪狀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許臣外補臣本畏滿盈力求閑退旣獲所欲豈更區區自辯但竊不平數年以來親見陛下以至公無私治天下

今乃以臣之故使人上議聖明以爲抑塞臺官私庇近侍其於君父所損不小此臣之所以不得不辨也臣平生愚拙罪戾固多至於非義之事自保必無只因任中書舍人日行呂惠卿等告詞極數其凶慝而弟轍爲諫官深論蔡確等姦回確與惠卿之黨布列中外共讐疾臣近日復因臣言鄆州教授周穜以小臣而爲大姦故黨人共出死力搆造言語無所不至使臣誠有之則朝廷何惜竄逐以示至公若其無之臣亦安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曖昧之謗也人主之

職在於察毀譽辨邪正夫毀譽既難察邪正亦不易
辨惟有坦然虛心而聽其言顯然公行而考其實則
真妄自見讒構不行若陰受其言不考其實獻言者
既不蒙聽用而被謗者亦不爲辨明則小人習知其
然利在陰中浸潤膚受日進日深則公卿百官誰敢
自保懼者甚衆豈惟小臣此又臣非獨爲一身而言
也伏望聖慈盡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令盡理根
治依法施行所貴天下曉然知臣有罪無罪自有正
法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則臣雖死無所恨矣夫君子

之所重者名節也故有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可殺不
可辱之語而爵位利祿蓋古者有志之士所謂鴻毛
弊屣也人臣知此然後可與事君父言忠孝矣今陛
下不肯降出臺諫章疏不過爲愛惜臣子恐其萬一
實有此事不免降黜而不念臣元無一事空受誣衊
聖明在上瘖嗚無告重壞臣爵位而輕壞臣名節臣
切痛之意切言盡伏候誅殛取進止

擬進士對御試策 并引狀問

蘇軾

時賜進士葉祖洽等三百人祖洽對策專佞
合時政子瞻與宋敏求欲黜之呂惠卿擢爲
第一子瞻乃擬此策以獻王
安石安石甚怒奏請詘之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
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
林朴直之論聖德廣大中外歡喜而所試舉人不能
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爲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
旨者又卒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
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深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

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爲
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
嘉祐以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
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
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
臣恐自今已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
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
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

切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摸策謹繕寫投進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問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諏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用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

魚鱉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捄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

對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于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皐陶益稷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疏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忘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為陛下未知此也是以顛倒失序如此茍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

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于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

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邴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而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

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强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禮曰徵之覲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

不信苟誠心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害陛下以爲仁天下以爲貪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荅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

方之人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小數眩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愼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愼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屢舉屢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自不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意其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愠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

不獨害民
又能害法
是添一層
論

也慎者重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適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者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

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己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爲之而況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瓦缶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

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必不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喜爲異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而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

所謂此者
雁具之類

誥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爲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興譖邪説惑誤陛下至於如此且夫有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

又爲愚嘲
華發也荊
公專好人
同已豈能
知人

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强而能惟知人之明不

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亦稱爲謝公地矣）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

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與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者推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爲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與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動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

或以專信而得或以違衆而失古事豈可執論耶

啟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扁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

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堅用王猛而樊世仇滕席寶不悦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于今王猛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悦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

今天下有心者恐有尸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有人之衆未有不公而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安石素惡與己公進此策甚剌其不知人不可以任事

策斷上

蘇軾

二虜爲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爲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爲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内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强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

門聖人者惟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强偪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横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内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于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爲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密積日持久

然後可得而間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安甚盛之時而塞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爲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内之可畏者天下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爲中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内之禍内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供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者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

和戎定論

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爲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斷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

今之論攻虜撫寇者不可不察此機

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無强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犇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强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

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爲横秦則不然横人之欲爲横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賊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爲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

[illegible]

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强也當時羣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爲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爲國者使人備己則權在我而使己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很顧

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殘而我又勰勰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爲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衂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爲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爲威舍之則足以爲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欲權之在我非强兵不可難以虛言勝矣

策斷中　　蘇軾　一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為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鬬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為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疎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

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為必至於戰則其功守之方戰卜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為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為憂而臣以為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為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為大而

小者忘其所以為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恃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權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

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卹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摶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

西方用兵，宋雖多失，[illegible]

敗猶勝也，見於常論乎

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肄楚，而隋之所以狃陳歟。夫禦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矣。

段內分之

論

策斷下

蘇軾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鬬，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後，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

魏孝文以此故弱其國

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韍冕垂旒而欲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遂與齊晉爭强黃池之會强自冠帶吳人不

勝其弊卒臣於越夫吳之所以强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苻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强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於

其後趙良嗣郭藥師皆以燕人亂遼矣

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邑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爲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

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足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患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扑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

免因徙之恥宜其有惋憤將結而思變首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為吾用亦以間疎其君臣此白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覩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鑾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為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

又足為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窶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備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為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其後契丹日衰惜宋不能自以兵力取之而外引强寇共相淪胥耳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六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七

襄酉　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續歐陽子朋黨論　　蘇　軾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

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非田季之黨也歷

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殺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

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審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

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也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及臣復嶽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戒

宣仁有言若章惇若雖為宰相豈肯止乎此首惡

之不可貸也然王調停之說者欲引用熙豐舊人而子由大非之蓋一招此輩大奸必攝之而起如睢水之陣其勢一動不可復止也又有瞻風望氣首先叛正若楊畏輩隱伏於中何以防之哉故漫與君子為難者既可畏而依附君子者尤不可測此小人之所以常勝耶

書論　　蘇軾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易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慮始而可樂成也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亹亹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

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為如此而後從事其言迴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愚始讀而疑之以為近於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黽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紜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為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然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嗟嘆唯諾於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辨以求曲直之際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

商鞅不專殺若此

也惟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勢闊遠而不同天下有所爲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策令之而不肯聽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下夫誰敢不聽從而上之人侵淩而徐制之使之信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歟盍盤庚之遷天下皆嗟嗟而不悅盤庚爲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于今今不承于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將降爾罪暨乃祖先父亦將告我

高后曰作大戮于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爲要使汝獲其利而何郵乎吾之所爲故無所求於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論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爲三代之治柔懦不決然此乃王霸之所以爲異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於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嚮及其不可聽也則又反覆而論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所爲不同也哉

專以商政立說亦欲爲立法大奇者戒

出[illegible]原于孟子

伊尹論　　蘇軾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知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

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其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

孔明亦庶幾近之

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蔕。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皐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

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闊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矣。亦已過矣夫。

荀卿論　　蘇軾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于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能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

意爲荊公耶

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變古復古皆是自泥此論以李斯攻荀卿大略亦爲荊公而發

韓非論

蘇軾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

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于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

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敢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

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子長所謂原本道德之意。不過以老子之曰賊曰殺曰陰用而不以示人曰利器。申韓得其一說而爲治長公獨以爲本之虛無尤千古絕識

子思論

蘇軾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爲文是以未嘗立論也
所可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爲聖人而已矣
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
爲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
下後世爲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爲書
以傳于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爲文汲汲乎惟恐其汩
沒而莫存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
之後至于荀卿揚雄皆務爲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

者紛紜於天下蓋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
楊朱墨翟田駢愼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
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
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
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
之爭起于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
性惡而楊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
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
既以據之是以楊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

不求其精而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
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
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
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
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名舉天
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爲的於天
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
爲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

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
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
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
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
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爲仁而仁不止於惻
隱羞惡足以爲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
所以爲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
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
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于聖人之道孟子取必于天

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于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皆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爲論也一周程相繼弟子或多紛紛公此論意亦本此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意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

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之閒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于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于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

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于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匹夫起義古所未有當時秦勢已成子房豈料有勝廣劉項之事可以亡秦哉故憤憤于一擊以畢其報韓之志耳

辯論三　　蘇軾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邪亦或不以其道得之邪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于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爲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爲正不如至公大義之爲正也哉蓋亦有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弒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于晉梁焉而章子以爲天下之實盡于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知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辭晉梁弒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

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處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弒君得天下而不失爲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弒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求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辠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没而霸者有功于天下吾以爲在漢唐爲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柰何其舉而加之弒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

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爲兄則瞽鯀儷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弒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爲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爲其霸統之說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爲吾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于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也傷乎名而喪乎實也

正統之説不與立也其得天下之全者謂之曰一統得天下之半或大半者謂之曰偏王或曰某國某國而邪正高下不係焉可也

東漢都洛徙西戎內侵議者欲棄河洛背以商陝谷遷二輔爲棄周之遷以長敵故

王舉地界秦以障蔽西方耶無策甚矣

東周論

蘇　軾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顧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可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菑晉遷于絳

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強盛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都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遠交近攻范雎之術也

秦論　蘇軾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為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乎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韓魏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

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慰齊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秦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為是齶齒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

也非數也吳為三軍迭出以肄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是物也惟苻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眾為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養士論　　蘇軾

春秋之末至于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

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貴富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

秦以富與皆[illegible]侯有[illegible]黎民之禍

始皇以爲去諸侯而天下可無事矣不知患之在於此也所謂防我者[illegible]不知[illegible]先者乎

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因李斯之言而止旣幷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

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

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靡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其秦漢之所及也哉

後世法網益密其俗稍變然如國家法取士太狗無度外之事以收羈旅之人亦深可畏也

秦論一　蘇軾

封建非聖人意秦以後勢難復古公故論之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荊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群臣皆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日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于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宗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

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又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顔師古其後則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

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弒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士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秦論二

蘇軾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并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

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良善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

論既洋快文亦奇矯

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狠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

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除吕公著特授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元祐三年四月四日

蘇軾

門下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用衆。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今朕一舉。仁智在焉。宜告治朝。以孚大號。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

七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三百戶吕公著。訏謨經遠。精識造微。非堯舜不陳。昔聞其語。以社稷爲悅。今見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叙。維乃烈考。相于昭陵。蓋清淨以寧民。亦勞謙而得士。凡我儀刑之老。多其賓客之餘。在武丁時。雖莫望於前烈。作召公考。固無易於象賢。而乃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萬幾之煩。是用選平土之司。釋文昌之任。毋廢議論。時游廟堂。於戲。大事雖決於房喬。非如晦莫能果斷。重德無逾於郭令。而裴度亦寄安危。罔俾斯人。專美唐世。可特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餘如故。仍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議軍國事。

王安石贈太傅　　蘇軾

敕朕式觀古初灼見天意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辨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故觀文殿大學士守司空集禧觀使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為冠羣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

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漁樵不亂羣於麋鹿進退之際雍容可觀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模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問在予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為之一涕於戲死生用捨之際孰能違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是用寵以師臣之位蔚為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特贈守太傅

不遺其美而情見乎辭有體之文

指其背制也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蘇軾

敕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聰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

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懽怒則側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贓狼籍橫彼江東至於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迫予踐阼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戎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為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

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可。

惠卿受知安石繼復背之公爲此敕歷指其事

此長公筆實宣仁命意也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四日

敕門下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于今。以闕計員、至相倍蓰。上有久閒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人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源。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永惟隔御之始、嘗敕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薄德、敢踰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册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矧此恩私。實同毫末。忠義之士。當識此誠。各忘内顧之心、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皇太妃准此

湖州謝上表　蘇軾

公自徐移湖州與民休息頗自高遠故謝表云云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爲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軾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迹堙微議論闊疏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寘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過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邪更許借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羣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有得于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無任

謝除兵部尚書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蘇軾

公徙揚州未閱歲乃除此職謝賜如是

蒙恩賜臣衣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盛服在躬無復曳婁之歎名駒出廐遂忘奔走之勞施重丘山身輕毫末伏念臣少賤而鄙性稚少文衣敝緼袍未嘗有恥乘款段馬自以爲安豈意晚年屢膺此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紹隆景命總攬羣英無競維人勢已于加九鼎惟德其物恩有重于千金臣敢不上體懷眷勉思報稱贈綈朝之策愧不能謀振屈原之衣期於自潔臣無任

又

伏以在笥之珎本出于民力脫驂之賜以結于士心顧臣何人屢膺此寵伏念臣學本爲已材不適時乘伯厚之車雖云疾惡東公西之帶愧不能言而二年之間三拜是賜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心存社稷德協天人以長策駕馭四方以盛德藩飾多士故令衰朽猶坫光華豈曰無衣益獨求于安吉慨然攬轡敢有志于澄清臣無任

英州謝上表　　蘇軾

紹聖初御史復有言乃論公知英州

罪盈義絕誅九族以猶輕威震怒行寘一州而大幸驚竄方散感涕徒零伏念臣草芥賤儒畎畝冷族襲先人之素業借一第以竊名雖幼歲勤勞實學聖人之大道而終身窮薄常爲天下之罪人先帝念臣於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棄之地恩深報蔑每憂天地之難欺禍少福多是亦古今之罕有自悲棄物猶欲窺天惟上聖纂宗廟之圖方太母聽簾

帷之政招延俊乂登進老成何期章句之諛才使掌絲綸之要職凡一時黜陟進退之衆皆兩宮威福賞罰之公既在代言敢思逃責苟不能敷揚上意尊朝廷于日月之明則何以發動四方鼓號令于雷霆之震因當昭陳功罰直喻正邪豈臣愚敢有於私心蓋王言不可以匿旨當今之天奪其魄但謂守官今日之臣肆其言期于必戮賴父母之深憫免子弟之脩誅罪雖駭於聽聞怒終歸於寬宥不獨再生于東市猶令尸祿于南州累歲寵榮固已太過此時寘責誠所以然瘴癘炎陬夫若清涼之地蒼顏素髮誰憐衰暮之年恩重丘山感藏骨髓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知惟天錫行自生知巍巍繼大聖之神休孜孜盡二宮之孝養深原心迹曲示哀矜臣實何人恩常異衆在先朝偶脫其誅戮故此日復煩于典刑頑戾如斯生存何面臣敢不噬臍悔過吞舌知非革再三不改之愆庶萬一善終之望殺身莫喻敢懷窮困之憂守土非輕尚界遐荒之俗儻沐先朝之化永惟結草之忠臣無任

時為裴天充所郵

如此時公向作激語

移廉州謝上表　蘇軾

使命遠臨初聞喪膽詔詞温厚亟返驚魂拜望闕庭喜溢顏面否極泰遇雖物理之當然昔棄今收豈罪餘之敢望伏膺知幸揮涕無從伏念臣傾以狂愚遂遭譴責荷先帝之厚德寬蕭律之重誅投彼遐荒幸逃鼎鑊風波萬里數衰病以何堪炯瘴五年賴喘息之猶在憐之者謂之巳甚嫉之者恨其太輕考圖經止曰海隅其風土疑非人世食有併日衣無禦冬淒涼百世飄蹤萬狀恍若醉夢已無意于生還豈謂優

容許承恩而近徙雖云僥倖實有夤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本生知性由天縱舊勞于外爰及小人之依堪家多艱鑒于先帝之德奉聖母之慈訓擇正人而與居凡有嘉謀出于睿斷憫臣以孤忠援寡察臣以衆忌獲慾許以更新庶使改過天地有造化之大不能使人之再生父母有鞠育之恩不能全身于必死報期碎首言豈渝心濯于淤泥已有遭逢之便擢開雲日復覩於變之時此生敢更求榮處世但知緘默臣無任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蘇軾

歐陽少師知公最深時少師去位公亦多艱故啟中一一自況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于為身君臣之恩係縻之于前妻子之計推荷之于後至于山林之士猶有降志于垂老而況廟堂之舊欲使辭禍于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

捨行藏仲尼獨許于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于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于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

道有自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少慰輿情

敍事古雅 [illegible]

表忠觀碑

蘇軾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

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

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釃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子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上寺僧

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

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

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于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于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

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朞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畧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鰐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流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此乃公居昌化時所作

峻靈王廟碑

蘇軾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周有琬琰大玉魯有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也唐代宗之世有比丘尼若夢恍惚見上帝者得八寶以獻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于天故以此寶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儋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峯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俚人謂之山胳膊而僞漢之世封山神爲鎮海廣德王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于天艤舟其下斷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覆其舟空中碎之石峯下夷皆溺死儋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舟山上者今獨有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晉張華使其客雷煥發酆城獄取寶劍佩之華終以忠遇既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冒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哉皇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爲峻靈王用部使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也紹聖四年七月瓊

州別駕蘇軾以罪譴千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詔徙
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鹹食腥陵暴颶霧而得
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再拜稽首西嚮而辭焉且書
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紫鱗魚民莫敢犯石峯
之側多荔支黃柑得就食持去則有風雹之變其銘
曰
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錯居古相蒙方壺蓬萊此別
宮峻靈獨立秀且雄爲寶守寶甚嚴恭庇廕嘉穀歲
屢豐小大逍遥鰕龍鷄鶴安栖不避風我浮而西

今復東銘碑晔然照無窮

歐陽公好士士多歸公故勤上人敘事以歐陽爲主

錢塘勤上人詩集敘

蘇軾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
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
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余嘗
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
爲小哉故太子少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
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
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
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

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
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
也至於負已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
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
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
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
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爲聰明才
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
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

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歐公之好士不待言至于士之負公者其大者不可知也豈爲契勘張女事及後濮議詆毀耶

此文似夸故起語先明其不然

六一居士集叙

蘇軾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孟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

暗指新學

靡然 作○有

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
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
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
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
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
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
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
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
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

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
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
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
以犯顔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
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
秋帶申諱之特無孟子
之歐陽子没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
周孔之眞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脩取士法風厲
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
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
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
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
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
六一居士云

歐公於蘇公有國士之遇此文推而高之於義良
稱

歐陽公待公甚厚故公為叙推不欲負之

謂黃老托言純刺步伊之改政

蓋公堂記

蘇軾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飮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飮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眞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爲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瘭疽癰疥眩瞀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敎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飮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鐫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斵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敝陋達其壅蔽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游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于九仙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欲以蓋公配黃石

荆公行新法以擾天下民不堪也此文寓意於清靜蓋以刺時

眞起奇勁

叙事叙西漢

眉山遠景樓記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闊至於郡縣胥史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

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富商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伐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

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

然公終其身不入蜀此願遂虛

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元豐元年七月十五日記

彼皆黎

游桓山記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害也且死爲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爲飛塵湯爲冷風矣而況於椁乎況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闋而去從游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遹王肄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此文簡古淡石論亦新奇可喜

問君子能補過

對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爲盜賊莫而爲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爲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鄹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濶而不可用況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哉僖子之病也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

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華父督之亂無罪而絕於宋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與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畏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爲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後左丘明懼後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丁寧而稱之以爲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爲能而稱其改之爲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

謹對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八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上皇帝書　蘇轍

熙寧二年三月日具位臣蘇轍謹冒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官至疎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群議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

感激思有以報為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為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為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為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為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登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

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為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莠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強求而不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施設之萬一以為所當踐者失在於不為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為信然也特其所

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為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即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資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為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為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感

念而不悅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
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
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
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
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
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
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
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險
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

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薦飢苟加之以兵此非計
之失者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
而所與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
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
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
敢收獲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
卒於厭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朞年之前
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
財以繕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

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
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
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徙內郡
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
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祕府之財
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
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効其區區而不
能自已也蓋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
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

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
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
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
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
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
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
變陵谷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竊思極慮以
爲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
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

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爲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

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恥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紓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窘則濫亂。濫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遠。徬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關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喻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修潔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

今之進士[illegible]可爲少矣而時有人多缺少之患以皆欲爭清要而其餘有所不屑爲也

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衆。是以群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寡。不係於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

之用科亦類此

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犒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劬而後得之數目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牛

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爵級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辟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

跌敘之弊永譔而益以牛於其勢然也

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衆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鈎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

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賫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

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
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
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
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義其
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義其爲怨也
不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
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
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損其生業棄其
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

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
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
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均之二怨皆將
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
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覩斷而
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以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
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
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
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

如此可使舉劾之法相通而無弊

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
贓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
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
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
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
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
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
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旣不敢辭矣而概
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

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
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
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厲精而察
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贓罪
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
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知矣
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刱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
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旣廣兵亦隨衆雍
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

此我分而敵衆之故

其患在於不知敵之所攻誠篤論也

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率雍然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保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

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

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効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

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

前人有見如此

之至情者也歛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鹽則多而三十萬人之秦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日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為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强敵

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强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精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鬬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為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知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理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理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

求聚宗室於京師後

至於庶之變故禍至條不特廣祿之難繼也

京師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疏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于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禰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

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盖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疎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禄

秩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將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于害民其賢者有以自効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禄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彞曰爵命崇則力役多

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而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禄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内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

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爲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餽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强天下承望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遡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于舟楫州郡之卒斃于道路月廩歲給之擧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飢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他物米之至

此亦未易言上雖出令禁制而公私之費仰勒之害必數倍於軍運矣

此語深得運事利害禁絕私帶非良策也

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願更為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即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船為官運者。不求官直。盜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龐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為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

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為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

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亾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

京西流民勞徠之未息。官私之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為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卹而收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為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燭。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為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

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踰年而不得代則望望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猶有所患何者

今世之士大夫好同而惡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群起而噪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群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

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

已然何況新法紛紛時耶

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　蘇轍

轍頃者誤蒙聖恩，得備官屬，受命以來，於今五月，雖勉强從事，而才力寡薄，無所建明，至於措置大方，多所未諭，每獻狂瞽，輒成異同，退加考詳，未免疑惑，是以不虞僭冒，聊復一言。竊見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按求農田水利，與徭役利害，以為方今職司守令，無可信用，欲有興作，當別遣使，愚陋不達，竊以為國家養材如林，治民之官，棊布海內，興利除害，豈待他人，今始有事，輒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議其短，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實，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謂功效可以立成，人懷此心，詎肯徒返，為國生事，漸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饋之煩，民受更張勞擾之弊，得不補失，將安用之。朝廷必欲興事以利民，轍以為職司守令足矣，蓋勢有所便，衆有所安，今以職司治民，雖其賢不肖不可知，而衆所素服，於勢為順，稍加選擇，足以有為，是以古之賢君，聞選用職司以責成功，未聞遣使以代職司治事者也，蓋自近世政失其舊，均稅寬恤，每事遣使，冠蓋相望，而卒無絲毫之益，謗者至今未息，不知今日之使，何以異此，至於遣使條目，亦所未安，何者，勸課農桑，墾闢田野，人存則舉，非有成法，誠使職司得人，守令各舉其事，罷非時無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賦，不奪其力，不傷其財，使人知農之可樂，則將不勸而自勵，今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將使使者何從施之，議者皆謂方今農事不修，故經界可興，農官可置，轍觀職司以下，勸農之號，何異於農官，嘉祐以來，方田之令，何異於經界，行之歷年，未聞有益，此農田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天下水利，雖有未興，然而民之勞佚不同，國之貧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國之富，以興水利，則其利可待，因民之勞，而乘國之貧，以興水利，則其害先見，苟誠知生民之勞佚，與國用之貧富，則水利之廢興，可以一言定矣，而況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至，必將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實無可告者，不得於官吏，必求於民，不得於民，其勢將求於中野，興事至此

徭主役與此與然于亦僅言前一役衙耳

蓋已甚勞此水利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徭役之事議者甚多或欲使鄉戶助錢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與齊民並事此三者皆見其利不見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亾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捨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轍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今國家設捕盜之吏有巡檢有縣尉然較其所獲縣尉常密巡檢常疏非巡檢

則愚縣尉則智蓋弓手鄉戶之人與屯駐客軍異耳今將使雇人捕盜則與獨任巡檢不殊盜賊縱橫必自此始轍觀近歲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亾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鄉戶舊法革去無餘雇人之責官所自任且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欲取庸蓋天下郡縣上戶常少下戶常多少者徭役頻多者徭役

乃知欲吝富人之財以益國無是法也

簡是以中下之戶每得休閒今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助役上戶則便下戶實難顛倒失宜未見其可然議者皆謂助役之法要使農夫專力於耕轍觀三代之間務農最切而戰陣田獵皆出於農苟以徭役較之則輕重可見矣城郭人戶雖號兼幷然而緩急之際郡縣所賴飢饉之歲將勸之分以助民盜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郭者與在官府無異也方今雖天下無事而三路芻粟之費多取京師銀絹之餘配賣之民皆在城郭苟復充役將何以濟

故不如稍加寬假使得休息此誠國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議者不究本末徒聞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遂欲使衣冠之人與編戶齊役夫一歲之更不過三日三日之雇不過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下無得免者以三大戶之役而較之三日之更則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復加哉蓋自古太平之世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其力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以爲責之以學而奪其力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難

兼足以不取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且州縣差役之法皆以丁口爲之高下今已去鄉從官則丁口登降其勢難詳將使差役之際以何爲據必用丁則州縣有不能知必不用丁則官戶之役比民爲重今朝廷所以條約官戶如租佃田宅斷買坊場廢舉貨財與衆爭利比於平民皆有常禁苟使之與民皆役則昔之所禁皆當廢罷罷之則其弊必甚不罷則不如爲民此徭役之說轍所以未諭也轍又聞發運之職今將改爲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爲青苗愚鄙之

人亦所未逮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而法術不正吏緣爲姦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世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才智方略未見桑羊之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惟利是嗜以轍觀之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說甚美徒言

徙貴就賤用近易遠苟誠止於此則似亦可爲然而假以財貨許置官吏事體既大人皆疑之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以變易矣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敗折亦不可期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祿廩爲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然而商賈之利何

緣可得徒使謗議騰沸商旅不行議者不知慮此至欲捐數百萬緡以爲均輸之法但恐此錢一出不可復還且今欲用忠實之人則患其拘滯不通欲用巧智之士則患其出沒難考委任之際尤難得人此均輸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常平條敕纖悉具存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舊制不過以時斂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末斂散既得物價自平貴賤之間官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爲提舉別立賞罰以督增虧法度紛紜何至如此而況錢

布於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斂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賴。此青苗之說。轍所以未論也。凡此數事，皆議者之所詳論，明公之所深究，而轍以才性朴拙，學問空疎，用意不同，動成違忤，雖欲勉勵自効，其勢無由，苟明公見寬，諒其不逮，特賜敷奏，使轍得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選賢舉能以備僚佐，兩獲所欲，幸孰厚焉。

乞誅竄呂惠卿狀

蘇轍

右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妬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亾，終必爲患。臣伏見前叅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辨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强很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摘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爲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爲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偽辨，破難琦說，仍爲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

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撿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汙公卿不止如此頗

賴先帝天姿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雖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為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擁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糜費資糧棄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迺若無人並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恐畏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

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推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為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收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為過也若其私行險薄非人

惠卿得罪天下共知安石一論尤為險詐故詳論之

所為雖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為讐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以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撓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置買田產使舅鄭膺請奪民田使僧文想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鞫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

府用忠而發私書小人常態不足怪也其險惡在相欺時便留卸耳連求親戚儕友閒多有如此者何也

卿之多也

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為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摘，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曾不愧恥。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其

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麑，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而推其忍則至於弒君。欒布惟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為名臣。何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

姦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二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畢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蝮蠍，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

敢輕發。臣愚蠢寡慮，以為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避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汙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謹錄奏聞。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終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

宋文

宋世不輕誅戮亦無罷閑之例不過遠貶而已故以否泰內外爲辭然小人者豈肯恬然而在外哉恐將蹶尺寸而書矣

乞分別邪正劄子

蘇轍

臣竊見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群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奸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使無失其所不至忿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 東晉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爲政以三桓分治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

引劄范也

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寘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爲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至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內臣僚例蒙推治盧秉何正臣皆身爲待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爲朝廷斂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溫伯爲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爲邪黨以爲小人必由此漸進臣嘗論溫伯之爲人粗有文藝無他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顧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便流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爲過也若謂其懷挾奸詐能首爲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爲朝廷

遠處則未爲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毋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一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爲安意爲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采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斯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取進止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蘇轍

臣今月二十三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覩聖意緬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機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

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爲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皋陶不仁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不仁者遠諸葛亮戒人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爲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

在下其卦為姤二陰在下其卦為遯陰雖未壯而聖
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
者惟泰而已泰之為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
得其位可以有為小人尊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
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
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
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蔑小人使之
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
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悔

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
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
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
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
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
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圈牧天下無
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
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
君子潔身重義沮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

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
聖智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令
觀其設意本非庸常之君所能彷彿也而一時臣佐
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
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
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
踧踖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
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
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

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
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
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
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
外一旦失勢窺覦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脇
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策可
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遂以為然豈不過甚矣哉
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
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為民徙之邊遠久而不

君子欲特常勝之計惟在大公至正揭與同守法度而不授小人以口實然而政柄非一人所執疑二以議論而起小人乘之禍亂從此而生每每然也

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他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覩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皐陶伊

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亦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臣愚忠憤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取進止

論開孫村河劄子　　蘇轍

臣爲戶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緡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略無贏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常恐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邊鄙驛騷河議失當賦役橫起三事有一大計不支雖使桑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況於臣之駑下乎今者幸賴二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

陝西災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爲深憂羌人困窮旋聞欵塞惟有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人蓄聚梢樁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敝之餘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來歲天啓聖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平日過憂頓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之策雖権罷大役而兵工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

分河之議北流大爲九河之說而其實非也

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堤坊其爲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朝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爲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爲

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爲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虜界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熒惑聖聰沮難公議皆以三說藉口夫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登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況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湮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議者

宋初遼人入寇每由西山而南蓋瀛莫間多水不便故也

能復澶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湮滅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蓋漲水滋溢浸敗秋田濱河數十里爲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既去淤厚累尺宿麥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齊居丘冢以避漲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如此遂爲堤坊不與之爭正得漢賈讓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兵夫梢芟其數甚廣而故

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完復爲利不貲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河爲東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漲水爲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胡馬可行之地已無幾矣其爲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虜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

事者爲臣言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知。此河入虜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三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爲矣。又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板築之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于垂死放歸本部、斃于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放凍、來歲春暖、復調就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恥于

不効、而堅持之于上、小臣急于利祿、不顧可否。隨而和之于下。上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纔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當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請戶部復三司諸案劄子　蘇轍

臣以愚拙、待罪戶部右曹、俛仰幾歲、訖無云補、竊嘗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制既殊、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胄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前件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然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之事、猶爲諸司所

擅、深可惜也、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大半。權任之重、非他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況于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群臣不明祖宗之意每

而今戶工部執類此其多

因一事不集輒以三司舊職分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為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則不論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臣終亦無益于算矣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凡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

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而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所有不相為用而轉運司始不勝其弊矣近歲嘗詔罷外監丞識者韙之既而復故物論所惜此工部都水監為戶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內為軍器監而外隸工部外為都作院而外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頃歲為羊渾脫動以

今工部造舟車衣甲之類皆然

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乏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為物稍經歲月必須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使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為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為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為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修造歲有料例遂令般運堆積以分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

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為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為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徧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而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之轉運司至于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楛與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凡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楛遲速任工部則凡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害

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而工部工拙可得而考矣事在本職在臣不得不言如果可采伏乞付外施行取進止

府李邦直首倡邪說公力論之然大勢已移莫可回矣

論御試策題劄子

蘇轍

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于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于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爲悅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變者矣臣請爲陛下指陳其畧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折西戎之狂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之困其微至于設抵當賣熟藥凡如此類皆先帝之聖謨廣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于前而子救之于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賦匱

于是修鹽鐵榷酤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豈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眞宗皇帝，右文偃武，號稱太平，而群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章獻明肅太后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韙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濮廟之議，朝廷爲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

而不答，遂以安靖。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　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事有不可不以廟社爲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眞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愼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臣不勝憂國之心，冒犯天威，甘俟譴責。取進止。

再論御試策題劄子

蘇轍

臣近以御試策題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葺具劄子，論先帝所行善政見今遵行者自已非一，其間事有過差，元祐以來隨宜修改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孫孝敬之義。未審陛下以臣言爲然否？臣竊觀自陛下親政于今，已是半年，臣等日侍淸光，若聖意誠謂先帝舊政有不合改更，自當宣諭臣等，令商議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嘗略聞此言，而忽因策問進士，宣露密旨，中外聞者莫不驚怪。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

爲，子弟有不預知，而亟與行路謀之，可乎？臣聞兩喜必有溢美之言，兩怒必有溢惡之言。喜怒不忘于心，而以議天下之政，必有過甚而不平者。朝廷雖有今昔之異，其實一家，欲有所爲，當愛惜事體，豈可如仇讎之相反，惟患不速也哉？頃者元祐之初，初議改更，亦未免此病，故役法一事，隨改隨復，數年而後稍定。臣于此時初爲諫官，後爲御史，每言差役不可盡行，而河流不可強遏，上下傾望，終不盡從。陛下以此察之，臣非私元祐之政也，蓋知事出忽遽，則民受其弊，

門戶之見所爲與國相終始也

其議者誠謂元豐之事有可復行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臣願陛下明詔臣等公共商議見其可而後行審其失而後罷深以生民社稷為意勿為此忽忽則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論西事狀 蘇轍

右臣伏見西夏須自秉常之禍人心離貳梁氏與人多二族分據東西兩廂兵馬勢力相敵疑阻日深入寇之謀自此衰息朝廷略加招納隨即伏從使介相尋臣禮甚至只自今年春末夏初以來始有桀心出兵數萬掩襲涇原殺虜弓箭手數十人復歸巢穴朝廷方事安眾難于用武按以君臣之禮加以冊命之恩特遣使人厚賜金帛戎狄獸心敢為侮慢輒以地界為詞不 入謝至坤成賀使亦遂不遣中外臣子聞

者無不憤怒思食其肉臣忝備侍從主憂臣辱義不辭勞況臣擢自小官列于禁近議論幾事既其本職感激思報宜異常人是以冒昧獻言不避罪戾庶幾聖意由此感悟雖被譴逐臣不恨也臣竊惟當今之務以為必先知致寇之端由審行事之得失然後料虜情之所在定制敵之長算誠使四者畢陳於前兇戎小醜勢亦無能為也董氈本與西夏世為仇讎元昊之亂仁宗賴其牽制梁氏之叛神宗藉其征討世効忠力非諸蕃之比乃者董氈老病其相阿里骨畫

子瞻論鬼章諸事甚明

其國事與其妻契丹公主殺其二妻心年氏其大將鬼章及溫溪心等皆心懷不服阿里骨欺罔朝廷自稱董氊嗣子朝廷不察情僞不原逆順即以節鉞付之謀之不臧患自此起阿里骨既知失衆虐用威刑衆心日離而鬼章自謂與阿里骨比肩一體傾居其下心常不悅夏人乘此間隙折節下之先與阿里骨解仇結構令轉說鬼章舉兵入寇復誘脇人多保忠令于涇原窮發黨與既立羽翼既成是以敢肆狂言以動朝聽向若阿里骨以董氊之死來告立嗣朝廷

因其所請遍問鬼章溫溪心等必諱實當立若衆以阿里骨爲可立則既立之後衆必無詞若以爲不可則分董氊之舊秩以三使額授此三人阿里骨無恍倖之命鬼章無怨望之意則夏人無與爲援安能動搖加以數年以來朝廷本厭兵事先中測知此意亦以自安頃者忽命熙河點集人馬大城西關仍云來年當築龕谷辭實既暴虜心不安舉兵自強蓋亦由此此所謂致寇之端由也先帝昔因梁氏篡逆之禍舉兵誅討侵據地界爲怨至深寇虜之性重于復讎

詎其思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徒以喪亂相繼兵力凋殘陛下臨御之初意切懷納是以連年入貢以休息其民雖有恭順之言蓋亦非其本意矣假令犯順固猶有詞今朝廷因其承襲之後賜之冊命捐金錢二十餘萬緡以爲之禮彼既與我有君臣之分然後可責以忠順之節朝廷此舉于義甚長而寇虜無謀遂肆桀傲內則其國中士民自知不直必不爲用外則中國兵將皆有闘志易以立功曲直之幾於此始定雖棄捐金幣以封殖寇讎小人謂之失策而分別

曲直以激勵將士智者謂之得計此所謂行事之得失也元昊本懷大志長于用兵亮詐天付兇狂輒用其衆頃爲邊患皆歷歲年然而國小力微終以困斃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內自多難而欲外侮中原料其姦謀豈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澤之深遠近所悉既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甫會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脇必從以爲狂言一闘求無不得今朝廷既已擬爲邊備若兵嚴備則寇虜之心已乖本計不過秋冬寒涼之後

小小跳梁以嘗試朝廷而已若朝廷執意不擕守邊無失則欵塞請盟本無愧恥若朝廷用心不一惟務求和則求請百端漸不可忍此所謂虜情之所在也凡欲應敵必先正名夏人初起邪謀必有二説其一以爲慢詞既逞則地界可得無窮之請因以滋彰其二以爲雖不得地實亦無損猖狂力屈稍復求和中國厭兵勢無不許方其不遜則張皇事勢誇示諸戎及其桀伏則畧爲恭順使中國黽俛而聽今朝廷遣兵積粟地界之請固已不從然而號令未明逆順未著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憚用兵之意無以折其奸心又恐將來奸窮力屈畧修臣禮使與講和要約不堅必難持久昔趙欲與秦爲購其謀臣虞卿以爲從趙爲購不若從秦爲購乎是東結齊人而秦人自至區區之趙尚知出此而况堂堂中國畏避畜縮媮于無事不一分別曲直而反聽命于兇人哉臣願陛下明降詔書榜沿邊諸郡其大意畧曰夏國項自亮祚喪亡先帝舉兵弔伐既絶歲賜復禁和市羌中窮困一絹之直至十餘千又命沿邊將吏迭行攻討橫山

西夏自熙寧用兵之後中國雖勞費而夏亦困矣故淺攻之策不得而非也

一帶皆棄不敢耕窮守沙漠衣食併竭老少窮餓不能自存朕統御四海均覆無外閔此一方窮而無告遂敕諸道帥臣禁止侵掠自是近塞之田始復耕墾既通和市復許入貢使者一至賜予不貲販易而歸獲利無筭傳聞兇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朕猶念孤童幼弱部族攜貳若非本朝賜之策命假以寵靈則何以威伏酋豪保有疆土是時朝士大夫咸謂夷狄反覆心未可知使者將行言猶未已朕有存亡繼絶之志欲修祖宗爵命諸侯之典以爲學人負我斷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禮命於戲幣帛相屬于道邊人父老觀者太息以爲仁義之厚古所未有而狼子野心飽而背德不遣謝使不賀坤成朕以君道柎之而不以臣禮報朕天地所疾將相咸怒朕惟狂謀逆節止其一二奸臣國人何辜嘗彼殺戮是以弭兵安衆求議攻討然而逆順之理不可不明其令沿邊諸將飭厲兵馬廣爲備禦敢有犯塞節殺無赦彼既背逆天理不有人禍必有鬼誅姑修吾疆以待其變臣料此命一出兇人愧畏雖未能歎伏而奸

計洮屈無以號令其下諸路兵民知彼曲我直人思
致死勇氣一發邊聲自倍此必然之勢也今朝廷日
夕備邊常若寇至而但曲加隱忍不降此命使虜衆
一旦犯境終亦不免交鋒若聽臣此言要之亦不出
兵坐而待敵初無有異而使士氣感怒以思戰虜情
知難而自屈求和之請其至必速此所謂制敵之長
算也臣竊聞朝廷近已添屯兵將增廣邊儲議絕和
市使麟河帥臣招來阿里骨鬼章溫溪心人多係忠
等此兵法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者陛下若能

饒之以金錢而寬其纖墨使將帥得盡其心間諜得
盡其力則事無不成而虜漸可制矣然有一事似非
臣所得言者但以蒙國厚恩不敢不盡昔熙寧元豐
之間所行政令雖未必便民然先帝操之以法濟之
以威是以令無不從而事無不舉頃者朝廷削去苛
法施行仁政可謂善矣然而刑政不明多行姑息中
外觀望靡然有縱弛怠惰之風平居無事姑以媮安
可耳今虜方不順勝負之變蓋未可知緩急之際威
令無素何以使衆臣謂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天下臣

前所言去歲大臣承用阿里骨欺罔之奏授以節制
致令鬼章懷憤入寇夏人乘釁違命此則當時宰相
樞密使副苟簡無謀之罪也近者涇源賊馬至者數
萬殺略數千斥候不明備禦不及熙河賊退經今累
月而殺傷焚蕩之奏至今未止此則將帥弛慢不畏
朝廷之罪也陛下恬不為怪略無責問政之不修孰
大于此中外相視以為疑怪朝廷方將使人蹈白刃
赴湯火臣有以知其不能矣昔公孫弘為相諸侯有
逆謀請歸侯印以塞責諸葛亮為相任馬謖不當請

自貶三等以右將軍領事蓋大臣體國不惜身自降
黜為衆行法今陛下何不取去歲冊命阿里骨與議
大臣不論去位在位皆奪一官至于兩路將帥雖寄
任不改而法不可廢皆使隨罪行罰以此號令四方
庶幾知所畏憚政修於朝廷之上而敵人恐懼于千
里之外勢之所至不足怪也今陛下未能正群臣而
望西羌之畏威不可得矣臣聞范仲淹守慶州因葛
懷敏之敗請以任將非人因兩府遜謝損其勳爵而
復其位以激厲諸將感慰邊兵時雖不用而仲淹之

言至今惜之臣雖不敢究觀往事以爲可施于今不敢默已小臣狂僭斧鉞之誅無所逃避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終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一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御試制策　蘇轍

臣謹對曰臣不佞陛下過聽策臣於庭使得竭愚衷以奉大對臣性狂愚不識忌諱伏讀陛下制策凡所以問臣之事數十條者臣已詳聞之矣然臣內省愚誠欲先以聞而後答陛下以所問伏惟陛下承先帝之業卽位以來三十餘年四方乂安陛下亦此太平

之成基平日無事端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陛下策臣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又曰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玆三紀此陛下憂懼之言也然臣以謂陛下未有憂懼之誠耳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羌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當此之時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而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而不復思者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

當時以公此文專攻八王遂比之谷永焉

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陛下失所憂矣故願陛下雖天下無事而不忘憂懼之心陛下誠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臣雖不言可得而舉也苟未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臣雖言之無益也制策曰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陛下思慮至此此則聖人之用心也臣請爲陛下推其本原而極言其故臣聞之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昔者夏之衰也有太康商之微也有祖甲周之敗也有穆王漢之卑也有

成帝唐之亂也有穆宗恭宗此六帝王者皆以天下之治安朝夕不戒沈湎于酒荒耽于色晚朝早罷早寢晏起大臣不得盡言小臣不得極諫左右前後惟婦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婦言是聽諂行于內勢橫于外心荒氣亂邪僻而無所主賞罰失次萬事無紀以至于天下大亂而其心不知也是以三代之季詩人疾而悲傷之曰匪教匪戒時惟婦寺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又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蓋傷其不可告教而至于敗亡

臣疏賤之臣窮閻之道路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夫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其所以召亂之由陛下已知之矣久而不正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將爲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將爲請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婦人之情無有厭足迭相誇尚爭爲侈靡賜予不足以自給則不憚于受賂賄賂既至則不憚于私謁私謁既行則內外將亂陛下無謂好色於內而不害外事也且臣聞之欲極必厭樂極必

反方其極甚之時一陷于其中而不能以自出然及其覺悟之後未始不以自悔也陛下何不試于清閒之時上思宗廟社稷之可憂內思疾疢病恙之可惡下思庶人百姓之可畏則夫嬪御滿前適足以爲陛下憂而未足以爲陛下樂也伏惟聖心未之思焉是以遲遲而不去詩云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方今承祖宗之基四方無虞法令修明百官繕完

陛下奈何先自撥其本哉臣恐如此德教日以陵遲闕政將至于敗戾氣將至于災而不可救也制策

曰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可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臣以爲地有所未闢是以民不得安其生邊境雖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徹其備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休何者自京以西近自許鄭而遠至唐鄧凡數千里列郡數十土皆膏腴古之賦輸大半多出于此自兩漢以來名臣賢守所以爲民興利除害溝洫畝澮之迹往往猶在而荊棘成林無尺寸之耕狐狸豺狼之所嗥而逃兵罷士之所竄伏陛下所使守此地者終無一人爲陛下深思極慮招

來流亡以綏化其地賢才良士以爲此僻遠之處而不肯往陛下何不使大臣舉人而守之親召而勉厲其志屬以此事而亦以此爲殿最之課不及十年此將皆爲天下之沃壤臣故曰地有所未闢是以民不得安其生也臣又聞古之制邊備者外有亭障內有屯兵亭障欲繁屯兵欲簡繁則耳目明簡則氣勢合今者邊境之患患在亭障之地而皆屯兵以待寇至屯兵之處兵分力弱而不足以備禦夫屯兵于亭障之地者兵必不能甚多也兵不能甚多則寇至必不

雖有城壘而無勁兵亦無益也

能抗而徒棄甲兵于無用此拙守者之計也然今之人又患夫屯之不密而歲益增焉小屯不滿百人大屯不過數百城壘之廣狹弱兮乏矣可以越而過者往往是也然而前守之所成後守不敢徹非不知徹也恐後之有敗事而以是爲過也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夫敵不知所攻非連營而守之也雖連營而守之敵尚可得攻而絕也古之善守者置兵于要害之地則敵人不敢過而爲盜何者畏吾之乘其背也過人之城而又過城焉則腹

背而受敵此用兵之深忌也今國家不料敵之不敢過吾城以深入吾地而懼敵之敢入深也夫敵之過吾城以深入吾地是吾利也而又何患乎臣故欲收諸小屯無益之兵而聚之大屯諸故小屯皆廢以爲亭障嚴斥候謹烽燧以爲大屯之耳目置大屯于要害之地以形制戎狄高城深池精爲守備使可以討敵逾月而不陷制爲諸屯使其相去之遠近可以輕兵十日而相救臣讀古兵書戰國策未嘗見有敵人敢越大城深入而爲寇者臣故曰邊境雖安而非誠

安。是以兵不得徹其備也。臣又聞人君之于天下。本非有情愛相屬。如父子兄弟之親也。上以其勢臨下。則下以其勢奉上。二者相持而行。不相悅則解。不相合則叛。譬如草木之于地也。託之而生。判然二物也。有根而綢繆之。交横相入而至于不可拔。及其不相入也。木槁于上。而根不下屬。地確于下。而氣不上接一夫之力。可拔而取也。飄風暴雨。可披而離也。是以古之聖人。于其無事之時。必深結百姓之心。使之歡欣交通。分義積厚。而不忍相棄于緩急之際。昔漢之

文景優游天下。時使薄斂。寬田租。宥罪戾。當此之時。雖天下和平。猶未見其利。及至末世。賊臣竊命。國統已絕。而天下之心。猶依依不忍離漢者。徒以文景之所以愛之者深而不可忘也。國家自祖宗以來。至于陛下四世矣。陛下之所以深結于民者何也。民之所好者生也。所惜者財也。陛下擇吏不精。百姓受害于下。無所告訴。則是陛下未得以生結民也。陛下賦斂煩重。百姓日以貧困。衣不蓋體。則是陛下未得以財結民也。吏之不仁。尚可以爲吏之過。賦斂之不仁。雖

當任其咎。且陛下凡所以用財者。果何事乎。上有官吏之俸。下有士卒之廩。外有夷狄之賂。此三者陛下未得省之之術。臣亦未敢以爲言也。臣所怪陛下內有宮中賜予玩好無極之費。此何爲者。凡今百姓所爲一物已上。莫不有税。茶鹽酒鐵關市之征。古之所無者。莫不並行。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而宮中無益之用。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無有。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陛下外有北狄西戎。歲邀金繒。而又內自爲一弊以耗其所遺餘臣恐陛下

以此獲謗。而民心之不歸也。故臣願陛下日夜自損以礪左右。痛爲節儉。以寬百姓。捐錦繡。棄金玉。以質素爲貴。賦稅之入。獨以供不得已之費。使天下知戴陛下之德。一旦有緩急。則民尚可以使之無叛。臣故曰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止者。此之謂也。制策曰。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夫軍冗未練則爲無兵。官冗未澄則爲無吏。古者民多則兵衆。兵衆則國強。今兵衆而至于以爲冗者。則是不耕而食之過也。然而屯田之利。是當今之至計也。然而屯田之不用。

則亦有說有兵而不可使耕一也天下須兵之地無官田而開田之鄉不須兵二也此三患者臣嘗慮之益亦以爲無難也有兵而不可使耕臣亦不敢強使也計今天下之兵一歲死亡幾何而以其數募民爲兵且屯田民自將有應此選者則令不耕之兵十數歲之後其存者將有幾此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一也天下郡縣未嘗無官田郡縣之無官田者嘗有之而官嘗之也籍沒之田歲歲不絕舉而積之而田皆在官矣開田之鄉不過京師之西雖差遠于京畿然而

車馳卒奔可以不過旬日而至有欲用之可以緩急而召雖禁衛之兵亦可以循漢之故發郡縣之兵克之恭年而一易京師可獨置天子腹心之軍數萬人以制四方之客軍使之獨得不耕而食如周之環人漢之羽林佽飛之類此又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二也如此而兵冗之弊可以去矣臣又聞方今用人之弊有二吏多也吏雜也吏多之弊輕吏雜之弊重吏多而不雜則賢不肖猶有辨也多而不免于雜既廢廪祿又不得賢也費廪祿則國貧不得賢則事不舉均

之二弊事不舉者所當先治也如臣之意且可使審官銓曹審院三班分別天下之官其事之爲天下之要而其地之爲一方之急者別之以爲一等而使諸道之職司各第其吏之廉明喜事最異者而上之於審官銓曹審院三班而審官銓曹審院三班即任之以此至於其餘不急之官則又爲一等使循循之吏以今先後之法占之此法既行要以世之庸吏必將群議而聚怨然臣以爲聖人之爲天下不憚人之有怨心而問其怨之當否今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

而下之人持上太過上以其法御下而下反以法攻上之失是以在上者不敢有所興利除害而惟法之聽法者上之所當用耳而豈亦使天下之人以繩上哉此太甚也臣讀後魏書觀其始時天下用兵武夫悍卒皆得爲吏而當此之時吏道不雜何者其所用者多賢而不賢者未嘗用也及其後世患夫不用者之多怨也是以崔亮從而更之不問士之賢愚而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沉滯者皆稱其能而魏之失人自是而始故臣欲分而別之以爲賢不肖之弊如此而

官冗之弊可除矣陛下興庠序于久大悼禮樂之未備思繼可封之俗欲隆皆讓之節而訟未息淺求其故歸咎在位以爲敎化不足而法律有餘是以民不知避吏不知懼咨嗟怨讟並興而不止臣所以治之不得其道臣聞善治天下者不必有美名而有亹亹之實功不善治天下者其名不必不美而其實空虛無益于事陛下自即位以來登庸俊良方興美政以敎化天下者于今凡幾矣慶曆之中勸農桑興學校當此之時天下以爲三代之風可以漸復然而學校

既興農桑既勸而天下之風俗卒何以異于慶曆之始今者陛下又發德音分遣使者巡行天下或以寬恤或以減省或以均稅名號紛紜而出天下又皆翕然知陛下之欲速于爲治也然臣以爲陛下惑于虛名而未知爲政之綱也且陛下以爲此數事者足以致治耶不足以致治耶陛下設官置吏其職亦有治此等事者耶其未有耶臣以爲凡陛下之所以分裂海內以爲郡縣其中上有守令下有丞尉大有會府次有職司皆凡所以治此數事耳今陛下欲寬卹百

姓以至于特命使者則是此等常爲繁也陛下欲減省均稅以至于特命使者則是此等皆不可使也臣觀陛下之意不過欲使史官書之以邀美名于後世耳故臣以爲此陛下惑于虛名也今夫諸道之職司是天下之綱雖然尚非陛下之所當擇陛下當擇宰相而使相當擇職司耳天下諸道凡十有七一道之職司少者三人而多者不過四人均之十七道者其替換迭代不過四五十人也以士大夫之多擇四五十人而用之宜其甚足今乃不擇賢否而任之至于

有事則更命使者故臣以爲陛下未知爲政之綱也夫綱雖大不知舉而何敎化之能興故臣願陛下與敎化自擇職司始而天下可以漸治矣陛下戒愼天災震懼日食淫雨煩氣江河之失度而思聞告戒消伏之理推劉向之傳考呂氏之紀夫劉向之說五行事各以類感滯于一方而不得相通呂氏之書隨其時月而指其必然之災異其言皆迂怪而難信安足爲陛下道哉臣聞災異之說有二有可得而推知其所從來者有不可得而推知其所從來者可得而推

者人之所爲也不可得而推若天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不過盜賊竊發于山林戰敗兵破而不得復盜賊竊發是衣食不足政暴吏苛之罪也戰敗兵破是任人不明將不爲用之過也至于天之所爲而旱水溢蟲蝗霜雹日食地震星辰隕墜是安知其所由來哉譬如人之將病也五臟失據于中而變見動于四肢發于百體醫者切其脈而視其色曰是心病也肺病也是皆可也至于見鬼嘯於梁指死于堂而動之曰是心也是肺也則可乎要以人之神明精爽消散而不克是以邪物得而干之而尚何擇乎心肺之間哉

古之儒者其論災異則皆有此弊也今使國家治强人民又安和氣克實于天地之間則天爲之明地爲之靜三辰爲之光及其少衰則天地三辰皆將虧缺而不寧頃者水冒京城日食季夏江河淮汴破溢爲害地震生毛水變赤色此數事者使董仲舒劉向之徒出而論之必將指國政之一二以爲其驗而臣以爲不然蓋臣非以爲不爲災也以爲天地之遠而至于爲之變動此非一事之所能致蓋天下之政皆失

其中是以其氣衰弱挫沮而不振以至于是以爲陛下歷數天下之弊而使陛下盡修之云耳若正陽之月而伐鼓救變說者以爲非經然而要以脅陰助陽則雖非正陽而不爲失當盛夏之月而論囚報重說者以爲非古然而要以使犯法者無久繫之苦而民視爲惡之速及則雖當盛夏而亦不爲非也陛下慈四方之未治而推其源于京師知淸巧僞姦之失度而欲各爲之節然而未獲所以禁之術是以欲先治內則惑于何以爲京師之言欲先擿奸則惑于不撓

獄市之說今陛下任人使爲京兆如得趙廣漢耶則安可以不撓獄市而拘其才如得黃霸耶則安可以擿奸而責其效各隨其才而用之則可以至于治矣然臣以爲莫若先之以猛而終之以寬頃者陛下之所任皆能猛矣而不能寬皆得其姦矣而不知其所以爲繼之術是以京兆之政大則斬戮小則笞箠歷歲百餘而終無有一人能以仁恕爲治者故其民狃于刑戮而不知懼然而不先之以猛臣又恐仁恕之不能折夫强暴也陛下深擇儒老之是非而至于漢

文漢武治亂之際臣聞老子之所以爲得者清淨寡欲而其失也棄仁義絕禮樂儒者之得也尊君卑臣而其失也崇虛文而無實用然而道之可以長行而無弊者莫過於儒術其所以有失者治之過也漢文取老子之所長而行之是以行之而天下豐漢武取儒者之失而用之是以用之而天下弊此儒老得失之辨也昔者周公遭變而作豳詩雖言王業之本而要以自明其身之無罪是以謂之國風宣王北伐其事雖大而其詩非大雅之體是以謂之小雅故夫寬

柔敦厚者大雅之風也慷慨勁正者小雅之支也以此推之則可以辨别三代之時財賦之用有司掌之而冢宰特因其歲之凶豐上下而制其用度多少之節蓋亦如此而已至于有唐正觀開元之際猶委之郎官其後四方用兵而財用之間亦遂有權時應變之事郎官有所不能辨故立使以主之及其末世使又不能辨則又舉而歸之宰相是以李德裕之徒皆治其事以一有司之職而累天下之宰由此言之則夫陳平草質之論有不妄矣若夫泉貨之輕重始於

周景王而後有二品之釜命秩之實始于魏武帝而後有六等之號水旱蓄積之備莫如李悝之平糴遐隨守禦之方莫如張仁愿之築城圜法九府之名自天府太府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歲職幣皆列職于周官樂語五均之義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其說見于河間獻王之禮此數事者皆非有益于當世之務是以不足深論也伏惟陛下諮謨國事丁寧反覆終而復始不忍捨去故于制策之終則又曰富人强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

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于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患夫陛下丁寧激切至于如此而臣何敢不爲陛下申重其說今陛下憂思天下若此其至而其功不就者豈非無其人也歟臣聞求賢不如變俗俗所不悅雖有賢者將不能自立俗苟好之雖天下之人將從風而靡昔太祖好武畧則天下之猛士出而爲之兵太宗好奇謀則天下計畫之士出而爲之慮眞宗好文而愛儒則海內無有不學以待上之所使今陛下公卿在朝進趨揖讓文學言語上可

以不愧于古人而下可以遠過于近世者以陛下誠
好之也然陛下中夜不寐起坐而思之天下之事所
未能舉者凡有幾何府庫空虛入不支出而不能均
兵革怠惰驕而不爲用而不能制閑田滿野民食不
足而不能闢河水歲決北人受害而不能救戎狄放
肆邀取金幣而不能服陛下治天下而至使不察察
有如此者得非陛下所好非所當用耶狄仁傑有言
文士中不足快意要得奇才之士與共天下乃進張
柬之以代李嶠蘇味道而臣亦以爲治天下當得渾

質剛直不忌不克不擇劇易之人而任之如漢之絳
侯條侯魏之賈逵鄧艾晉之[illegible]周顗唐之婁師德
郝處俊得此數人唯陛下所欲用之致之朝廷之上
則賢人益親置之邊境之上則惡言不至如此人者
陛下豈不欲用之故臣願陛下改易所好以變天下
之俗則當今之文人皆可使爲朴直之士陛下何憚
而久不爲也臣本布衣書生陛下擢之以爵祿而又
親策之于廷陛下罄竭所疑以問之于臣而臣何敢
不盡其中之所懷以輸之陛下凡制策之所獻問臣

者臣謹已直率愚意窃揣而妄論之矣才智短淺不
足以上塞明詔無補于聰明之萬一謹俯伏待罪然
臣之微意所欲丁寧而致之陛下者終欲爲陛下畢
盡其說臣聞聖人欲有其富則保之以儉欲久其尊
則守之以謙欲安其佚則行之以勞欲得其欲則濟
之以無欲此四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之利而人不
以爲貪極天下之樂而不爲人所厭者也老子曰聖
人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內是觀之則夫欲樂其富
而用之以奢者其富必亡欲大其尊而用之以倨者

其尊必替欲享其佚而用之以情者其佚必窮欲獲
其欲而用之以肆者其欲必廢是以聖人處衆人之
所惡而使天下無異辭然後全享天下之利而無所
失故夫斥弃金玉不貴錦繡非以爲愛財也畏大臣
禮小臣非以爲尚賢也雞鳴而起日昃不食非以爲
集事也去聲色放犬馬非以爲美名也凡所以深服
天下而消其爭心焉耳伏惟陛下覽策之始以無忘
憂懼之心則又覽其終以去其太甚消天下不平之
意二者既行則大臣之所言者舉可以漸用而無弊

矣惟陛下愼思之力行之無以臣言爲妄恕臣之所
見皆今天下之事未有急于此者陛下奉而留意天
下不勝幸甚謹對

臣事策　　蘇轍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
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爲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于
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
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
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
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
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
爲權臣邪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

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
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
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歸命
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
遂成而不可拔至于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
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
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其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
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
安肆怠惰于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

孔子嘗稱九兵伊周而後世以八稱侯乎

亂言之而未能信

求以爲已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群下有所畏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敢歟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而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使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

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諫諍而無所憚至于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皆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其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于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

此亦雖古

剪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所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能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illegible]臣聞之今世之弊弊在于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

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于法令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于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于天下哉。

秦論

蘇轍

秦人居諸侯之地而有萬乘之志侵辱六國斬伐天下不數十年之間而得志于海内至其後世再傳而遂亡劉季起于匹夫斬艾豪傑蹙秦誅楚以有天下而其傳子孫數十世而不絶蓋秦漢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無以相遠也然劉項嘗皆于閭閻之中率天下蜂起之兵西嚮以攻秦無一成之聚一夫之衆驅罷弊適戍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匹夫而圖天下其勢不得不疾戰

以趨利是以冒萬死求一生而不顧今秦擁千里之地而藉累世之業雖閉關而守之畜威養兵拊循士民而諸侯誰敢謀秦觀天下之釁而後出兵以乘其獘天下夫誰敢抗而惠文武昭之君乃以萬乘之資而用匹夫所以圖天下之勢疾戰而不顧其後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劉項之勢天下皆非吾有起于草莽之中因亂而爭之故雖驅天下之人以爭一旦之命而民猶有待于戡定以息肩於此故以疾戰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無背叛之志若夫六國之際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強服四海不愛先王之遺黎第爲子孫之謀而竭其力以爭隣國之利六國雖滅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謀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勢而非所以承祖宗之業以求其不失者也昔者嘗聞之周人之興數百年而後至于文武文武之際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然商之諸侯猶有所未服紂之衆未可以不擊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賢退而修德以待其自潰誠以爲后稷公劉太王王季勤勞不懈而後能至于此故其發之

不可輕而用之有時也嗟夫秦人舉累世之資一用而不復惜其先王之澤已竭于取天下而尚欲求以爲周亦已惑矣

唐論

蘇轍

天下之變常伏于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彊臣天下之事皆制于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奸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于四海而莫之能禁其亂不起于左右之大臣則生于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于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

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莫能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外而亦不可使在內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緜地千里內不勝于其外以至于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于此也于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然至于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于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于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

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于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于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于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于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于天下而劉氏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

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于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于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于天下非外之有權臣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愚嘗以爲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彊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

而絕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其將率之臣。常不至于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豫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朝廷之臣。亦不至于乘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

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而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于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踪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之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振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懼自歛。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

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宋懲五代之弊。聚兵於京師。似於內重矣。然汴都既無關中山河之固。而禁軍再世之後化爲虛弱。遂至內外皆輕。強敵一起而外無捍蔽。內難自立矣。公此論亦有見於此

漢光武論

蘇轍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寘力焉誅産祿立文帝君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鼂錯而文景不以為忤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顧其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克非

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皆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筲之才濟之以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奉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横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

成孜王遣宦與賢士大夫共之則雖常任上有生疑忌則必有寄其柄者

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弊其獎乃見于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誅閻顯立順帝功出于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于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禍勢極于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于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于不測者必有

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符堅論　　蘇轍

苻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伯功雖齊桓管仲不能過也猛之將死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没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讎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安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卒大舉伐晉敗於淝上歸未及國而慕容垂叛之既反國而姚萇叛之地分身死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世皆多猛之賢而咎堅之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伯者之畧而懷無厭之心以

天下不一爲深恥雖滅燕定蜀并秦凉下西域而其貪未已兵革歲克而不知倦也晉雖微弱謝安桓冲爲之將相君臣相安民未忠晉而欲以力取之猶之天道論之人情雖内無垂萇之釁而堅之敗必不免矣然堅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滅慕容姚萇也收二姓之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此其舊臣無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堅之意未必過也大雅之稱文王曰殷之子孫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於周服侯服於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尤焉德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處之何如耳文武既没周公成王之際殷之遺孽猶與管蔡間周之隙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故周公既克殷改封微子於宋而遷其頑民於洛邑保釐東郊作多士而撫寧之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君陳畢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師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周公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

予一人以寧然猶曰邦之安危惟兹殷士由此觀之文王之用殷人豈苟然而已哉今堅畜養豺虎於其腹心而貪功務勝不顧其後宜其斃於垂萇也哉使堅信猛之策南結鄰好戢兵保境與民休息雖有垂萇百人安能動之文王雖未可覬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時當大享以公薨不賀宋之重大臣若此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蘇軾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惟慴是望。公來自西。會哭於廷。搢紳咨嗟。復見老成。太任在位。咸叨在左。曰予惸惸。誰鄰予輔。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畀相予。孰左右民。公出於道。民聚而呼。皆曰吾父。歸歟歸歟。公與其當。遺反洛師。授之宛丘。實將用之。公之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斡旋。事棼如絲。衆比如櫛。治亂之幾。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鉏去太甚。復其本源。白叟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延和。禱民之言。之死靡他。將身令宮。百辟咸事。公病於家。臥不時起。明日當齋。公計莫聞。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寵衰蟬冠。遂以往襚。公之初來。民桃亏矛。速公永歸。既耕且耰。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進毋間。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尚饗

序公實事文氣振蕩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一終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

褒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議經費劄子　曾鞏

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與歲抄蓋量入而爲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仂(仂數)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

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弊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旣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倍于景德郊之費亦一倍于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于景德也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于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

之費皆同于景德二者所以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于舊而浮于今者有約于今而浮于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驅致不已至于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

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于彫敝之時猶能易貧而爲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所以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冲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廷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爲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誠至惻怛格于上下其于明法度以養天下之才又非陛下之所難也臣誠不自揆敢獻其區區之愚惟陛下裁擇

復祖制以省浮費貞得節用之本即有封彊之事不能盡如往初而其餘事之可復古者甚多也

與孫司封書

曾鞏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爲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横溢司戶孔宗旦以爲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封狂邪四年智高出横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于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毋爲與死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爲書召鄰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汚邪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況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于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仗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使宗旦初無一言

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因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為備
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假令與
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者賞善而罰
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邪
凡南方之事卒至于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
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于隱伏而起于倉卒也
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
不備苟且偷託以至于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
又為世所侵蔽今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

言邪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為使者于廣東
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為己累必
不肯復言宗旦嘗告我也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
下已安猶須力開賢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況天下
之事其可患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于人不能言
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
汲汲哉之天下視聽發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邪
宗旦喜學易所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
所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非通

毋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嘗與之接
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
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世所指目此固一眚今其
所立亦可贖矣鞏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
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袁州在廣東
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
也況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遁則
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
之效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

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
史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
於天下不獨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
可否願賜還答不宣

厲折往復不欲沒人之善如此可與昌黎書張巡
傳後文及河東叚太尉逸事相伯仲

儒者之文亦不覺其迂濶

戰國策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謬誤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于流俗而不篤于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强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葢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于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于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

論戰國之失亦足以服其人

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作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于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一篇

李白詩集後序

曾鞏

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爲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爲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抵岐邠

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游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潯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臥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潯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爲罪薄宜貰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材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終以汚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過金陵徘徊于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爲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序可考者也范傳正爲白墓誌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則見于白之自叙者蓋亦其略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爲翰林待詔又稱永王璘節度揚州白在宣城謁見遂辟爲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潯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白之自叙蓋史誤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于法度者寡然其辭閎肆雋偉殆騷人

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遠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爲實錄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錄之使覽者得詳焉

詮次實事簡淨有法序之最佳者

范貫之奏議集序　曾鞏

鞏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神宗以爲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者也甚嘉賞之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余序之謹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嘗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于群下自掖廷至于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于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爲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别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于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嘗

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遂或越月踰時或至于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于人事之情僞與群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于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于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于奇衺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缺失群公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于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于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爲公之墓銘云

曾君文有迂重之患而此作獨圓亮秀潔本原君德更有宏製

先大人集後序　　曾鞏

公所爲書號仙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二篇、又自爲十卷、藏于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于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于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于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于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常切論大臣當時皆

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于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脩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奸臣、脩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脩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

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
具見其表裏。其于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
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敘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二 與范貫之奏議序命意相類而中間所次詳略極
有體哉

送趙宏序

曾鞏

荊民與蠻合爲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謂
重鎮守臣不勝任。爲之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
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領
以往。希道雅與余接。間過余道潭之事。余曰潭山川
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強弱如何。余不能知。知能知
書耳。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絕
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徙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
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何如耳。

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爲無事。龔遂張綱祝
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
萬卒殲焉。適重寇耳。況致平耶。楊旻裴行立之類是
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耳。明也。前之守
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爲前之守者
不能此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
耶。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吏與旁
近郡斬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
特不爲是而已耶。抑猶不免乎爲是也。天子宰相任

之之意其然耶潭守近侍臣使撫𢘑潭者郎吏御史博士相望爲我諗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爲得失耶愚言倘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緬然大中咸通之間南方之變皆劇矣夫豈階于大哉爲近臣郎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

言潭事殊得要領

送江任序　曾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于荒邉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荊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于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驅往往則風霜氷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群之所抵觸衝波急洑隤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籠粮舉藥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衣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風謠語言習尚之

務其變難遍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久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脩治具以宣布天子恩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土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奧道塗所次升降之倦衝冒之虞無有接于其形動于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

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專慮致勤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于胸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于其土者孰近于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人民之事

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急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詩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于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于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于其行進書以送之

此文突然而來極有奇氣是子固所僅見

齊州二堂記　　曾鞏

齊濱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爲徙官之廢屋爲二堂于濼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丘就時于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

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于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嬀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廼居嬀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乃因嬀水出于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

精非清老

名爲歷城爲信然也今濼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于黑水之灣者而見之于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

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于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濼之旁出者也濼水嘗見于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濼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濟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濼上之南堂其西南則濼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濼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焉熙寧六年二月已丑記

子固之筆長于引故實考同異故作此等文最佳是記直有酈道元之風非宋人所能望也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曾鞏

荆及康狃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堨壅是水為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為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

大隄為城一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為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為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壞不治而田數苦旱州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堨使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為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為宜也蓋鄢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攻楚而後世頼其利酈道元以為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并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絕況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蹤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與用力多

而成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為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堨者蠭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為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為開封訪余於東門為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為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予

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旻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予不得不盡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旻叔今爲尚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記

既詳鄢水之本末而發明水利之不可泥古尤爲通識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眞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搆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慚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

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僊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

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

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其議論深入而激出要其足以聳人視聽而已

又曰歐陽公於王彥章之忠則略之而獨言其善出奇曾子固於顏魯公之捍賊則略之而獨言忤奸而不悔此是文之微斷闢幽處

救荒莫急于平穀價其法也在給粟之上

越州趙公救菑記

曾鞏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廪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廪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

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隨處收瘞之法廪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止而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煩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鉅細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於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菑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

而遇歲之薦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頒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平序而已然述亢事而得徑直最爲佳文

救災議

曾鞏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賑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焉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

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勝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

煩。胥吏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馬牛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之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鬭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又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鬭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梃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者既黨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

乎。况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社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令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則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

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賑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備峙之實，所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眾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

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欲爭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

說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為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謂審計終始，見於眾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

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緩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所愛，況外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

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當時趙公於越州富公於青州荒政最爲精密然官不大費而民受實惠者無如此議爲長策蓋宋時各路有轉運使常平倉故其事尤易行也

古文國瑋集卷之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三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宋文

論清野之利疏　畢仲游

一河外三州及諸靠邊堡寨屯戍之數除軍馬司外多者數千少者不減五七百人馬若西賊小小入寇即逐城寨地分將校自可掩殺驅逐若舉大衆作過勢力非敵即當起遣人戶入保爲清野之計清野之計朝廷行之已久而昨來西賊至麟州城下殺掠人畜焚蕩廬舍未見清野之效者由清野之計雖行而清野之具未甚完備今麟府之地守禦城寨大小共一十五處若賊伺間竊發其有居處近城寨之人方可起遣令赴城寨入保不幸居處窵遠起遣赴城寨不及則必被殺掠驅虜斥候明遠恐亦未免此患如更斥候不明何所回避今若依近日邊臣計議欲增築護耕小堡使人戶居處自爲捍禦不惟增築數目不少工力浩大兼不設樓櫓不爲壕塹不置矢石人戶團聚其中無以捍禦賊過平蕩只須刻間耳恐亦

非清野之具勘會麟府州界除見今城寨外舊別有宣威一寨瑠璃慷來青塞永寧雅爾河濱六堡皆在見今城寨之間訪聞自康定後來以平日無事節次廢罷今雖無樓櫓而城壘尚在縱有頹缺亦易為補築若稍施工力完葺便可却為堡寨兼府州界內靖化西安兩堡麟州界內肅定神木惠寧三堡樓櫓粗完見各量屯人馬亦有使臣管勾即不為守禦之計遇有緩急却令使臣人馬與居民棄城而走赴其它城寨謂之走寨甚無謂也昨來人馬入界上件五寨

亦有棄而走者中路與賊馬相逢多被殺虜走寨為計蓋亦疏畧臣今體量欲乞將前項補築宣威寨等七處并走寨五處並為守禦唯麟州界橋子堨上作地分四面各去城寨稍遠舊無廢寨乞踏逐別添築兩小堡子皆置使臣一員畧均那他寨內人馬分在宣威寨等處屯泊大約逐處人兵滿百數馬近三十匹則足矣却每寨更令側近蕃巡檢或蕃官一兩員帶領部移就寨城內住坐共為守禦之計既不苦增添人馬又側近蕃巡檢等部族住坐常為家計自備口食絕無供餉之費其改走寨為守寨補築已廢之寨及添修堡子只是准備人戶入保為清野之計非用扼控賊衝自有橫陽靜差銀城神木神堂鎮川闌干通津建寧安豐寧府百勝河濱斥候等一十二堡寨是扼控之地所以不消多屯人馬改走寨為守寨既若無費用補築已廢之寨與添修小堡子亦工力不多却于麟府二州之間比舊又增起十四堡寨可以守禦令入戶就近入保利益不細仍乞將麟府二州與扼控舊堡寨及增起新堡各分定地分每處四

面約遷十里至十五里側近內蕃漢人戶令入城居住蓋麟府二州界至不甚濶遠地多山阪沙磧人戶稀少可以就近遷入城寨之中內有城寨狹小恐着人戶不盡即令城外靠城居住及繫泊羊馬却築牧軍城以護之俗謂之羊馬城其制約高一丈厚四五尺上亦有女墻箭窓修築之時墻外自城壕塹亦置門戶隨寨門啓閉老幼常居其中貲畜自隨丁壯即就往所分擘地分內耕種牧放晨出暮歸別無妨廢如遇緩急即所分擘地分至近項刻已到城寨之中

小寇至則收軍城內人戶更不遷徙丁壯與官軍同共禦捍掩殺大寇至即用收軍城中徐入城寨比之布在四遠星散居止都無捍禦之備賊寇欲至方始起遣不免被殺掠驅虜者功相百也不待斥堠而野常清其利有五羌人不善攻城其入寇也本亦不爲攻城之計特以人戶散居山野牛羊資畜處處有之故舉衆而來先以重兵圍守要害城寨使兵不得出然後四散野掠驅虜老幼資畜因而殺人焚蕩廬舍今既老幼資畜先依城寨丁壯亦只往側近耕種緩

急寇至獲時亦歸城寨之中賊馬雖來野無所掠絕其大寇之源寇宜不至一利也老幼資畜既先在城寨丁壯出外耕種其心自安緩急寇至又入城寨同爲捍禦既有老幼資畜累其心拔守之堅必十倍于往昔二利也平日所患戍兵多則困于供饋戍兵少則不足以捍禦今若漢蕃人戶既遷就城寨每城且以三四百家率家不下三男子則一城之中不用糧餉約增千人戍守都可以多代正兵出戰三利也邊人勇健出于天性又以迫近賊寇皆會弓馬既就寨

居處數目易見若因其屯聚善撫養之教以坐作進退之法使自衛其老幼不待驅率勢必樂從則是不費官中衣糧如得土兵數萬平時任從田作寇至則人自爲敵虜聞之必大有畏憚四利也羌虜每欲作過必先測知城寨虛實動靜然後敢入寇蓋在姦細行于其中而姦細之來止以漢蕃人戶散在山野與爲道地無由止絕今既遷近堡寨有城壁門戶之禁閭里比居易相司察界外姦細勢遂不行五利也若麟府人戶不曾被寇廬舍作業已成次第懷土重遷

似難驅率今既新被大寇廬舍已空人心不安見皆願依城寨安泊若因而措置分擘使常依城寨既不妨其田作又老幼資畜常如入保除創築兩小堡于外皆是因舊爲之亦不消多添人馬只是增得八九員使臣無大費用訪問邊民皆大以爲便斥候不明猶可清野之具始似完備雖未能支解羌虜亦寇不犯之道也

進四明尊堯集表　陳瓘

紹聖史官矯誣尊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爲信瓘因作此集張商英爲相取其書上之

臣竊以獻納愛君精誠雖至芻蕘議政迂闊難行恭向不習而常傾片陋敢期于得獻獨因膚斷許貢危衷中謝伏念臣糞土下材犬馬賤質數罪固多于擢髮含生無意于兼魚初欲糜捐絡難紲縶因續前言之緒聊輸垂絕之忠非敢有善善惡惡之辭但欲明尊尊卑卑之義此蠛蠓所能知也在縉紳安可藐然八十卷之私書奪此與彼十九年之懿續可從而遷陛下于繼述之初首辨明于茲事徵臣持將順之志在流竄而靡忘鋪張痛詆之言編類厚誣之語初謂熙寧之輔不媿有商之臣于成湯敢肆厥欺疑安石有所弗恐及究觀于懟筆始粗見其遊辭因思太典之久誣蓋願忘軀而往訴合浦十論申舊疏之餘言四明八門撮其要于一序實欲彰火德之盛不敢畏王氏之強寧碎首于邦誅忍謾心于國是彼放尤于往轍亦苟逞于陳編雖以縷闕略舉綱要謂藝祖濫

誅無罪謂真宗矯誣上天訕薄裕陵攘奪先美以托訓爲箝口之術以歸過爲自譽之媒但矜詆訾之極工罔顧威靈之如在幾乎罵矣豈不痛哉讀其書寧忍終篇稽其文可爲流涕代言之筆盡目其徒爲儒宗首善之宮坐塑其形爲坐像禮官舞禮而行謟吏書獻佞而請觀先乎仲尼乃子雱聖父之贊比諸孔子實十等輕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棄真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之饗後世所以廣上下之祠今比安石爲欽王之臣則方神考爲何代之主又況一人幸學列辟班隨至尊拜伏于爐前故臣驕倨而坐視百官氣奪多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棄置不召者十載八字威加于鄧綰萬機獨運于元豐豈可于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因懷先朝三舍之法遂費今日千倍之財人材之訶擢不殊國用之添費徒廣浚吾民之膏血增彼像之精神莫成其私怨集于國陸贄設技顛之喻承業以財盡爲憂忠哉古人愛君之誠異乎今日養士之意又況臨川

之所學不以春秋為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迭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傷君之非豈是先王訪道之法贛川舊學記刊于四紀之前泮水新雝像成于一壻之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使王氏浸至于強梁乃元祐助發其氣焰昔宣仁權同之際謂介甫節行甚高宜增崇官仍加美謚司馬光書之于簡呂公著行之于朝不以稽弊為心徒發鎮浮之議貸安石者重加黜責欺神考者畧不誰何遂至于枝蔓而難圖豈非由偏助之太過雖當時未

見誣史而先朝自有聖批恬不奉行養成爭悖崇蔽裕陵之衆美眩曜鍾山之一夤四輔之行謀畫本生于日錄三衛之設規模初定于新經容容乎鄧寒之安排草草乎京燾之傳授考其音聲則麃唱而燕和譬諸手足則左弱而右強凝如水山烈若原火愚忝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渺然未捨填波之願沒而後已志不可渝望雖隔于戴盆夢不忘于馳闕丹誠上格天語遠詢要觀尊主之恭緩議奸時之罪淵水在念梟礫寧逃恭惟皇帝陛下天大普容日明偏照

此題宋人習氣

使事擊切比人未宦

覽熙豐記動之史訪虞夏採詩之官咨輿議于多方證私書之百毀舜纂堯緒孜孜乎善繼之勤武廣文聲斤斤乎丕承之美茲所謂一人之慶可以得萬國之歡凡有識知孰不將順天地尊卑之已定首足上下之宜分孔志在乎春秋漢律嚴于名分戴上者皆知此義尊堯者豈獨臣書燕馬以市骨為先鸞驥者必將來矣鄭校決防川之壅有舌者其忍默乎臣命可危衆口難遏伏望皇帝陛下念臣役志于亭上憫臣積禍于敢恭以尺朽之廢材貢一得之愚慮言多

妄發事則惟宣宗當紹憲之時寧容德裕之奪語武帝以述景為事恐視馬遷之短辭父子至情古今一揆不懲謗史之罪則何以謝過于宗廟不毀坐像之悖則何以示順于華夷國是方強勢難遽改大器至重要在深思庶乎苗裔之分始于冠履之辨至美成于剛健大患生乎因循儒宗數人自是一家之說聖主獨斷乃為我宋之休天心篤愛之甚明人情企想而有待解神考在天之怒成聖主奉先之仁克果斷于蔡方人將大覺善光揚于堯績上可無為于一

舉一笑之中成允文允武之業臣將獻駿惠太平之頌豈特進狂簡不裁之書胸臆無奇徑盡恭于文字筋骸已憊當致命于君親仰酬再造之恩退聽一成之議闔門待盡隕首知歸

公以私撰尊堯集編管台州此則在台州重加訂緝首稱四明尊堯集堯者謂神考德政則歸神考疵政則歸執政故曰尊堯也

論北虜先敗盟疏　宋昭

徽宗時童貫蔡攸等師既行詔啓言妄議北事者必罰無赦廷臣皆無一言獨朝散郎宋昭上疏

臣聞犬戎之性不可以信義結去來無定叛服不常雖成周盛世尤有玁狁之難故自古禦戎未見上策漢唐以還或盛或衰乍叛乍服其禦之之術率非良策皆不足為聖世道故畧而不論迄我有宋寰區之內靡不歸順而真德中亦有澶淵之役真宗皇帝天威一震賊勢瓦解當是時乘勝逐北則腥羶之種無

噍類矣真廟聖慈深厚特以兩國生靈為念故推天地之量貸螻蟻之命啖以厚利與之議和為天下後世萬萬年安全之計故虜人謹守盟誓不敢南下而牧馬者誠以天地之洪恩不敢忘也自爾聖聖相承明明繼照雖睿智神武堯仁湯德足以懷柔然實亦特此以為長城神宗皇帝熙豐之間銳意北伐選將練卒積穀理財葺城郭脩器械十九年間倉廩實府庫充貔貅之士無不一當百當是時鼓譟而前則自燕以北其人皆俎上肉矣亦以河朔[illegible]之地

不忍騷動安可快一時之忿失百年之好故終莫之
舉也陛下即位以來禦戎之術實得上策虜使之來
宴犒賜予恩數曲盡故懷德畏威向風慕義稽首稱
藩介胄之士櫜弓偃息黔黎之民鼓腹詠歌歷觀三
代以來傾心悅服至誠面内莫如今日實太平希世
之盛事也比者王黼童貫力引狂生李良嗣董才之
徒妄興邊事致煩宸慮遣大臣提重兵久屯塞上倉
廩府庫爲之一空官卒民兵死亡無數前所奏陳悉
皆誕妄財用尚可復全死者何由更生欺君罔上蠹

國害民罪不容誅臣願斷此數人頭以令天下不唯
慰安虜人之心使明知陛下德意無復猜忌謹守盟
好庶幾奸臣賊子欺君罔聖妄興邊事僥覬功賞者
有所懲戒臣固知陛下聖慈不忍誅戮臣下然此數
人不誅則虜人猜忌之心未易可解臣願陛下勿以
馭賢臣之禮馭此姦賊則不勝幸甚臣聞虜中頻歲
不登斗米千錢雖或請和恐非本心特出於不得已
耳萬一養鋭數年歲穀小稔秋高馬肥士氣稍振復
來侵擾則干戈相尋無時而已較其利害輕重則姦

臣數人之誅不足恤也又況李良嗣董才皆北虜叛
臣心懷怨望故附會邊臣撰造虛語欲假中國之勢
以復私讐耳實兩朝之姦賊豈復忠義之可望哉臣
切料議者謂歲賜浩瀚虛蠹國用是不知祖宗建立
榷場之本意也蓋祖宗朝賜予之費皆出於榷場歲
得之息取之於虜而復以予虜中國初無毫髮損也
比年以來榷場之法寖壞遂耗内帑臣願遴選健吏
講究榷場利害使復如祖宗之時則歲賜之物不足
慮也或者又謂九州中國之地皆上饒膏腴之田歲

得甚厚是曾不慮屯戍守禦之備戰鬬犒賞之費歲
幾百萬計耶貪其所得既不足以償所失而又戰鬬
死亡之士橫被屠戮之民幾人也哉徒有闢國之虛
名而無補國之實利或者又謂山後之民皆有思漢
之心咸欲歸順此尤誕妄之易見者不唯北虜爲備
日久山後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自唐末至於今數
百年間子孫無慮已易數世今則盡爲蕃種豈復九
州中國舊民哉皆由邊臣用人無術探報者利於
厚得恣爲誕謾帥臣庸暗更加緣飾妄議邊事僥覬

功賞或者又謂北虜比年以來爲女眞所困侵擄殲地橫亘千里勢以迫蹙願與女眞合從腹背攻射則撲滅之易甚於反掌是亦弗思之甚也滅一弱虜而與强虜爲隣恐非中國之福徒爲女眞之利耳且北虜雖夷狄然久漸聖化粗知禮義故百餘年閒謹守盟誓不敢妄動者知信義之不可渝也今女眞性剛狠善戰鬬茹毛飲血殆非人類北虜以夷狄相攻尚不能勝儻與之鄰則將何術以禦之不過修盟誓以結鄰國之外好而已本朝與北虜通好百有餘年一

旦敗之女眞果能信其不渝乎異日女眞決先敗盟爲中國患必矣此理之必然事之必至雖使伊周復生不能易此議也臣又聞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在天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致河北之民于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臣竊謂凡今之人臣不負陛下諏訪之意愛君憂國論奏忠赤者閒亦有之其希意承旨背公營私苟求陛下富貴者不可勝數遂使忠赤之臣志不得伸言不見用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扼腕憤悶犯

顏逆鱗以瀆萬死者豈得已哉誠以國之大事實係安危下情壅遏不得上達今而不言其如後患何譬猶人之一身中氣痞隔陽不降陰不升則百脉不調四體不充久而不治病在膏肓雖有良醫不能愈也今疾幸在膚腠是正宜投藥石之時也臣願爲陛下出疆說諭虜人云比因虜中亡失虜主深慮擾攘之時疆陲不戒姦人作過邊人生事故遣近臣使之防邊果有羣寇妄託北朝驚刼邊民雖降處分不得殺戮止牒北界緊行捕捉切慮尚懷疑貳妄興兵馬務

在謹守祖宗之盟無失百年之好如女眞侵削不已力不能勝則許求援於中國報使復來厚加恩禮以釋其疑使之外捍女眞內屏中國則陛下奠枕永無憂於北顧百姓安業得盡力於南畝實天下萬萬年無窮之利古人謂夷狄相攻中國之福正謂是矣臣固知疎遠微賤輒以狂瞽冒犯天威難逃誅戮然臣聞忠臣徇義志士徇名故忠義發於內則鼎鑊忘於外愛君之心切則慮患之志深也況頑石五色尚有補天之功愚夫千慮豈無一得之長願陛下勿以人

廢言留神聽察則撮土之微尚能增山嶽不厭之高爝火之光尚可裨日月不照之明矣臣向任陝州靈寶知縣日因論列陝右錢法蒙恩召對面奉德音欲除監司旋致煩言猶叨試郡未到任間復蒙聖恩除臣提舉江南茶鹽事以歲課增衍又蒙特轉一官臣每以未能仰報天地爲恨今者伏覩姦賊敢爾欺君義當竭節圖報涓埃是敢越職輒貢芻蕘萬一臣言可采乞不降出庶使天下皆知陛自宸衷不由人言足以竦動神靈激昂士類北虜聞之恩歸陛下則臣報上之心足矣儻或上誤聖聰置諸冉鑊亦臣之所甘心也惟陛下擇而處之

論用兵劄子　許翰

臣伏見金狄退師以來朝廷搢紳上恬下嬉幸於無事恃以爲安而臣獨竊終夜不寐方以爲憂夫以夷狄之性貪婪無厭而我既示之以弱開之以利不過一二歲勢必復來自所割三鎮疾馳三日則突騎犯都城飛塵入宮闕矣當此之時金帛不可復得地土不可復割邊鄙之師不可復召智能之士不可復圖萬世之變可勝言哉今聞姚古等兵已次國郊切謂陛下可以閫外之事制於將帥若遣一介之使可下

下之使不可下則用兵不疑臣嘗熟計我戰而勝則蒙福無窮戰而不勝則北阨井陘西斷太行內守太河國固無患虜以殘弊將歸之兵力必不能取三鎮故我勝亦利不勝亦利此可決戰一也虜欲既盈將驕卒惰時益暄濁人馬喘汗以我方銳擊其惰歸此可決戰二也我衆彼寡以十當一反顧者誅旋踵者斬使感令既必則罷弱者奮況於關陝百戰之士外誘以金繒而內激以憤恥破賊必矣此可決戰三也种師道持重名將今雖老疾智略足恃議者見其木

訥若無筭畫此葢不以口擊賊者昔趙括論兵其父
奢不能難也而奢謂括將必敗趙師宋夬劉據江左
聞王元謨論兵飄飄有伊洛間意及使之望風奔潰
間師道自少沉毅葢自天性介胄之士瞋目語難自
古而然未可遂疑況今濟以姚古必能相與成功此
可決戰四也陛下仁聖誠動萬姓義感三軍人人思
為國死以滌中原之恥而發七廟之憤夫天時易失
而人心難收陛下今不乘此利勢後必悔之此可決
戰五也今全軀保妻子之臣務在張虜聲勢虗喝恐

刼苟安目前遺患萬世此其意亦無他不過慮戰不
勝則咎歸議者使身不利今一主和身保無患明年
盛秋胡騎復來則必諉曰國家事狄不至不得歸咎
和者姦回自營孰便於此非復有為陛下宗廟社稷
長慮却顧者也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要觀大計如
何爾議者以姚平仲前日妄動小衂以謂王師不可
復用傳曰凡此蔡功唯斷乃成故願陛下斷之而已
矣

論勝不勝無所害更為高見行文殊有氣决

上防備疏

葉夢得

右臣備員一道兵民之寄當朝廷艱難之時外難未
平所仰四方相與維持者其責尤重不敢偷安尸素
苟且目前故自到官以來日夜盡瘁庶幾少有寸補
不至上誤使令竊見金賊雖已遁去封豕長蛇荐食
上國之意恐未遽弭登萊兩州密邇其境而兩浙諸
州例與海道相連自登萊航海遠不過數日可至浙
西諸縣如杭州鹽官秀州華亭海鹽常州江陰平江
府崑山常熟浙東諸縣如越州餘姚上虞明州象山

定海奉化昌國溫州樂清台州寧海黃巖皆切近王
海臣去歲守南京嘗得宣撫司探報聞賊欲取山東
路入兩浙作過是時彼方有意再犯王畿勢固未暇
及此然亦覘其未嘗無此謀也近有東道總領嘗被
驅虜使臣歸為臣言賊知其為兩浙人頗問山川道
里形勢甚詳又其所誘留人多有東南篙工水手從
事舟楫之間者皆為陳說計策及誇大蘇杭富貴臣
葢知犬羊貪婪之心不無所在今兩河蹂踐之餘内
至近甸金帛子女掠取殆盡使其谿壑之欲誠未厭

足則去歲宣撫司探報豈得不慮哉兩浙風俗輕而易動有自來矣又連遭方臘倪從慶之變人懷危疑常不安居加以險僻頑民陰間伺隙潰散亢卒居多嘯聚樂禍喜亂未易制禦今環兩浙之地瀕于海者十幾四五議者謂虜以鐵騎衝突爲長澤國水鄉非其便利此以其竭國來寇論之可也若志但在金帛子女則姑以千百之衆脅吾驅虜之人以爲鄉導聲言欲雜出于數州之間以圖侵掠則未至而吾民先已驚遁矣况樂禍喜亂之徒望風乘勢或應之以合

謀或假之以自奮則其憂有不可勝言者何必直須賊之盡至乎晉之孫恩竊入上虞唐之裘甫發自臨海近日方臘山谷一夫亦能破六州二十七縣皆已事之驗然所以爲備禦之策不過城池器用兵卒糧食四事而已今防秋僅有兩月事勢已迫每事必候朝廷措置則勢不及待所以分憂擇患盡其力而爲之唯在守令而未見其可當此任者臣雖謏當帥寄法有常守又浙東非所部不敢輒有侵越若遂拱默不言緩急或有誤事雖即誅死何足償責輒敢具所

陳列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先次選擇瀕海諸郡守臣各得其人分命監司徧行巡察及諸屬邑凡令長有不可委仗者許得權宜移易罷黜別加選辟量立賞典以爲激勸應所合指畫事除城郭已有近降指揮外其餘如修治器械訓練弓兵皆嚴爲近限責以實効無令文具僻遠之地巡尉與弓兵或可增添元額許一面差補將來如有調發須量以分數存留無闕守備錢穀移用亦當樁管應用無至侵奪至于分布防托之宜團教戰守之節斥堠譏察之要鄰比

應援之期皆須熟議素講預有一定之謀相爲表裏平居持重鎮撫不至于勞民有警隨事酬酢皆可以禦敵軍聲士氣稍達于海外使彼望而知畏而我境內之姦亦有以逆折其心而不敢萌則遠近人心恃以不恐朝廷亦可一意西北而忘東顧之慮干冒聖聰不勝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備邊十事劄子　呂頤浩

臣僚上言邊事、乞大詢衆庶、奉聖旨行在職事官以上、各具所聞、實封聞奏、仍限五日者、伏惟陛下即位以來、仁民愛物之心、孚于四海、憂勤恭儉之德、格于上天、是宜邊境安寧、萬邦蒙福、然而乘兵政敗壞之後、敵人以百戰之師、投隙而南、所向無前、適丁斯時、實勞措畫、傳曰天下多事、聖哲馳騖而不足、茲誠多事之際、而聖哲馳騖不足之時、仰蒙大詢備禦之策、臣本以儒學進身、然嘗任西北沿邊差遣、夷狄情僞、

與夫戰陣之畧、粗聞一二、犬馬之齒、今已六十、筋力不能勝甲冑、衰邁不能從軍旅、顧有愚見、不敢緘默、輒陳今日備禦十策、條具如後、

一曰收民心、臣聞治天下之道、莫先於得民心、昔漢高祖入關中、約法三章、除去秦之暴政、民大悅服、雖有項氏之强、而終爲所擒、唐德宗被圍奉天、內變孤城、外迫强寇、所恃者人心未去、故卒能誅强暴而復社稷、陛下清心省事、約己便民、慨然願治、可謂勤矣、然金人因破滅契丹之勢、乘中原弛備之時、北破河朔河東諸郡、西陷京西陝右諸州、近復引兵渡河、駐兵于開德大名府濮州境內、環地數千里、被其荼毒、可勝嘆哉、今虜騎漸逼京東州郡、若民心畏禍、一有動搖、竊恐京東州縣及淮南宿亳等州縣、望風而下、則不可支吾矣、伏望陛下發至誠之心、下哀痛之詔、遠法商周之罪己、近考奉天之詔書、曲赦西北京東兩路、蠲免夏秋二稅、除放積年欠負、凡破陷州軍及鄉村人戶、避虜寇而南來者、令州縣優加存恤、及防護家小、勿令賊盜殺害、凡此號令、斷在必行、播告遠

近、使之周知、所有逐州軍軍糧、却令轉運司條具措置以聞、況京東州縣累經大寇殘破之後、民失耕業、不曾種植、雖不放免、無可輸納矣、嘗考自古夷狄不善攻城、惟金人慓勇堅悍、輕生不畏死、長於攻城、諸路州郡緣大寇縱橫之後、鄉村有力人戶、盡挈其家屬牛畜資產、入州城居止、金人既破一城、緣此所得倍廣、伏望聖慈詔三省密院詳議利害、如京東淮南諸路城壁堅壯、守禦足備、糧儲不乏去處、責令死守、如或不然、緩急之際、縱官吏與民避賊、或入山林、或

凡蓋爲不善城守者言之也

是時高宗在維揚所以渡江者以至建康

入陂澤。庶免全郡生靈。皆為魚肉。為此一路之民。歸此生路。昔李光弼與史思明相拒。知洛陽不可守。沮韋陟之虐誕。縱民避賊。退保河陽。卒獲大捷。臣所願牧民心者此也。

二曰定廟筭。臣竊勘金人駐兵於澶魏之郊。祈請之使屢行。而彼未有講和之報。范瓊韓世忠統兵北去。而未有決戰之期。致聖慮焦勞。大詢羣策。迺主憂臣辱之時。而大將主兵官。多言強弱不敵。不敢交戰。百官之心。皆願鑾輿渡江。夫渡江一事。不得已而為之。

但迎敵拒戰之計。豈可少緩哉。昔魏武帝以中原之盛。引兵南征。周瑜決策。以舟師挫之。苻堅舉百萬之衆。欲投馬箠渡江伐晉。謝安遣兵以敗之。況主上躬有天命。祖宗德澤在人。而金人殘忍貪暴。逆天殄物。安知我之弱不為強。彼之強不遂弱耶。昔韓信論項氏。以謂其強易弱。與此相類。伏望聖慈。詔大臣議定廟筭。陰為過江之備。而大為拒戰之資。申敕主將。修武備。講陣法。訓強弩。料彼己。明斥堠。以挾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也。昔范曄論高祖光武之畧。以謂淮陰

既能阻險又能出奇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非一意廻避而已

論項王。審料成敗。則知高祖之廟勝。耿弇決策河北。定計南陽。則知光武之業成。夫廷論決策。不可二三蹉跌。臣願定廟筭者此也。

三曰料彼己。臣聞用兵之道。在知彼己。知彼而不知己。必敗。知己而不知彼。亦敗。自金人犯邊以來。百戰百敗。非止百戰百敗。往往望風奔潰。不暇交鋒者。以將帥不知彼己。亦未嘗講究彼己之長短也。臣頃在鄜延環慶路。見我師與夏人接戰。毎迭勝迭負。未有敗衂如今日之甚者。蓋鄜延環慶皆山險之地。騎兵

非所利故也。金人起燕薊。歷趙魏。絕大河。至汴宋。皆平原廣野。騎兵馳突。四通八達。步人不能抗。此所以多敗也。夫彼之所長在騎兵。我之所恃惟步人。以步人抗騎兵。則平原廣野。決不能立。惟阻險用奇。可以摧擊。為將不可不知也。胡人用兵。在秋冬之後。每年四月放馬入泊。逐水草。號曰入濼。入濼之後。馬不餵料。止食青草。七八月間。馬乃出濼之際。虜人畏大暑之時。出其不意而攻之。庶可勝也。翰林學士孫洙制策論契丹。其畧曰。以一月之粮。與六月之師。破之必

矣豈虚言哉臣宣和四年任河北轉運使五月下旬隨种師道與辨丹相持於白溝是年大暑虜人以酷熱不可忍不顧性命躍入白溝河以水浸其軀其畏熱可知矣自用兵以來每於春冬交戰正彼之所利我所不利此又所以多敗也臣嘗觀晁錯議兵事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山林積石淫川丘阜草木所在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平原廣野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有深意存焉歷考自古論兵能知彼知巳未有出晁錯之右者願詔

諸將用我所長擊彼所短講求其說以保萬全臣所貴知彼知已者此也

四曰選將材臣聞之孫武曰兵者國之大事將者材之至難傳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又曰將者人之司命審如是將帥之材要當遴選委任若非其人則禍敗不可勝計然人材難知功業寓於智識就其智識觀之則人材或可得矣蘇轍有言曰道藝文章勉強積習而可至惟有知人之明不可勉強譬如蕭何之知韓信此豈有法可以授人者轍之言雖可信

然孔子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雖周之論九證豈虚語哉今強敵在境天下多事將材爲急臣願陛下詔行在從官及統制官三衙臣僚各舉材堪將佐之人各二人監察御史以上職事官各舉一人委官問其謀慮試其材武如或可用從而擢試庶幾將材自此塗出昔范曄有言曰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夫以中人易流之性享厚祿膏粱之奉安存之慮既深則臨敵用命者鮮矣嘗觀太祖太宗皇帝駕馭將帥嘗令有歉然不滿之意如

曹彬下江南王全斌下蜀未嘗過與官爵郭進守山西李漢超守關南亦未嘗妄進官資以其饑則着人飽則颺去故也以近事驗之巨師古李知名之人能佐趙哲平建寇此類既衆將材出矣臣願陛下選將材者此也

五曰明斥堠臣辨勘虜人用兵無斥堠軍無行伍止是選擇强壯有物力之人乘上等註馬四五人爲一隊齎弓箭及手刀不帶衣甲前去探事號曰硬探其探事精審日馳二百餘里而中國[illegible][illegible]自來斥堠不

明萬一胡馬南牧須揀選有材武心力使臣將校百人分爲十二隊給弓箭手刀及揀擇壯馬乘騎前去分頭探報遇有警急令奔馳前來逐人給金字牌與之所至村民官私驗認牌子給與飲食草料蓋胡馬之行若飄風驟雨鄙傳步人探報不及近年之弊往往緣此臣宣和七年陷于金人次年正月在金人寨中親見金人引兵到上德橋而京師猶不知是年十一月金人已渡河破鄭州執知州宋伯友縱之使歸京師伯友詣都堂陳述而大臣以謂破鄭州者河北

强寇非金人夫斥堠乖謬如此之甚誠可惟駭又如累年以來胡馬渡河緣北岸無探報不知我馬所聚令治舟楫紋篩裱致南岸無由掩擊臣願陛下明斥堠者此也

六曰訓强弩臣嘗考近年以來胡人入寇我師遇之不暇成列敵奔潰敗走者以平原廣野我之步人不能抗彼之騎兵故也又虜人遇中國之兵往往以鐵騎張兩翼前來圍掩爲將者全不預謀分兩翼而射之所以不能立臣嘗觀史冊所載及以近事驗之夷人之長實在騎兵我之所長莫若强弩今欲禦騎兵捨强弩將安用哉晁錯曰上下山坂出入谿澗且馳且射匈奴之長技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其理亦明矣蘇秦合從說韓曰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胸洞胸近者鏑弇心又曰以韓之卒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史冊所載茲可驗矣以近事言之崇寧三年環慶路蔡大紫泉种師中將前軍羗酋比精者

能相持數日則爲堅陣不可陷矣

領鐵騎萬餘人前來奔衝師中下馬號令以强弩射之乃退雖相持數日不敗五軍中必有老將見此事者宣和四年冬契丹大酋四軍太師引精銳來寇霸州大戰於永清縣北郭藥師用河北第六第八第十五將馬黃弩神臂弓藥師本將人馬分隊相間擺布對列以馬黃弩神臂弓射之胡騎少却我師乘之遂大敗今淮東提刑薛彥國時爲第十五將可召而問也近日用兵多係孤軍獨進爲將者不知强弩之利遂致中原之長技無由施設且如萬人爲軍千人採

至今建州夷之兵制

弩敵人騎兵驟至犇突使三百步內強弩並發人人只能發兩箭則敵人必却敵人既却我師乃可立我師立定然後可以語戰近時之敗以我師每為騎兵衝突措足不定所以敗也神臂弓箭在軍器中雖最能及遠然其藝難精自來逐將下能射神臂弓者率不過三四百人兼臨陣對敵緩急之際施放不快不若強弩之輕捷臣願訓強弩者此也

七曰分器甲臣嘗觀夷人之軍兵器便利衣甲堅密所以多勝中國之軍兵器不便利衣甲不堅密所以

皆如此所以精其難敵

多敗何以言之夷人之軍皆是民兵平時賦歛至薄而緩急以丁點軍器甲鞍馬無非自辦平時家居日逐擐甲胄而習弓矢所以器甲各適用中國之軍莫非驍卒器甲從官給身軀短小者或得長甲脩長者或得短甲力能挽七斗弓者或授以一石弓力能勝兩石弩者付之以三石弩致弓弩不適用反與短乏同寒餓之卒無力自辦器甲可勝嘆哉昔馬燧製衣甲必分三等蓋有深意晁錯曰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射不能及遠與短兵同夫驅人於行陣之間以肌肉

冒鋒刃而甲不堅密器不適用良可哀也又蕃兵遇敵步人騎兵皆全裝所以心固而敢戰漢兵遇敵馬軍全裝步人則衣甲不具所以心怯而畏戰非特此也夷人軍行有車乘牛畜般載器甲所以步人可以全裝我師之行無般載器甲之具步人全裝則困於負擔矣此又為將者當講議措置也臣願詔五軍統制官使之講論其事令日合如何措置條具以聞庶使士卒之心堅固敢戰臣所謂分器甲者此也

八曰備水戰臣契勘金人既殘破京東州郡而京西

淮雖難防然不可以不守

路州軍去年殘破外止存金州與順昌府虜人志在刧掠向北州軍既無所有則秋冬之交睥睨淮南必矣江淮水戰之具在今日豈可不講然防淮難防江易是防淮不若防江也臣已條具夾淮一戰之計矣防江之事莫若備水戰今朝廷雖於鎮江府擺泊海船以備禦寇而上流州軍自荊南府抵真州凡可以濟渡處並未聞措置豈可不預為之計哉昔魏武帝既得荊州引兵窺吳周瑜策曰曹操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觀曹操軍方連船艦首

尾相接可燒而走。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又預備走舸。大破曹公於赤壁。所謂蒙衝鬬艦。當講求其法。製造於長江。所謂走舸者。亦不可忽也。又覩王濬伐吳。造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所謂大船連舫。今亦可作也。又造大筏數十。方百餘步。今皆可用。亦不可廢也。又古之戰艦。或曰樓船。或曰海鶻。或曰游艇。臣又嘗於雄霸州見備戰輕舟。或曰刀魚。或曰雲梯。皆不可闕

也。伏望聖慈專置使二員。一員自荊南府至池州。一員自池州至鎮江府。專切提舉製造戰船。教習水軍。及詢訪古今備戰舟船設施利害。申明措置。不可少緩。臣所謂備水戰者此也。

九曰控浮橋。臣契勘泗州壽春府各有浮橋。除壽春府浮橋因大水漂壞。未嘗修治外。朝廷已差兵防守泗州浮橋矣。竊恐斥堠不明。探報不審。萬一賊兵或馳至。緩急無以措手。不可不防也。靖康元年正月間。金人到磁州邯鄲縣。先遣郭藥師提騎兵三千。夜馳三百里。比明至濬州。奪浮橋。是時內侍梁方平雖領精銳人兵在黃河北岸。以失其探報。不意賊騎遽至。人兵倉卒奔潰。幸南岸守橋人望見虜中旗幟。急以火焚斷纜索。遂不得濟。虜人既不得濟。乃沿河上下尋覓舟船。編排巨筏。又四五日乃得濟。欲望聖慈詳酌。委官密切前去措置。若可解拆。即權暫解拆其浮橋腳船并大纜物料。并擺泊於南岸。却以舟船濟渡過往之人。如未可解拆。即南岸措置猛火油。準備緩急焚爇纜索。比之倉卒荒擾。事不侔矣。臣所謂控

浮橋者此也。

十曰審形勢。臣仰惟陛下聖德能飛。前年五月即位於睢陽。聖心慮遠。究觀損益。謂汴都之境距大河止百里。過大河乃金人界也。誠未可以還闕。乃時巡淮甸。駐蹕維揚。逮今踰歲矣。茲者金人攻破河北京東州郡。尚未退師。若騷騷南來。則大駕必須渡江。此勢之必然。人情之所共知也。夫虜人過大河。已不能控扼。我乃渡淮。既渡淮矣。又不能控扼。則我必渡江。若渡江之後。又不能控扼。則虜騎亦須過江。此實忠臣

義士殺身徇國決死一戰之秋臣已於前篇條具夾
淮一戰之計矣又請大習水戰爲備江之計矣臣願
陛下明詔大臣及統制大將講論一戰之計可以圖
萬全之策夫以金人善用兵善料敵彼知聖駕駐蹕
維揚楚泗之間必有禦備則必遣重兵由壽春府或
光濠州境內渡淮南來及以輕兵由宿泗前來牽制
我師兼光濠州界淮河淺狹幾可徒涉此尤不可不
防者要當分擘兩軍以一軍屯泗州盱眙縣以一軍
屯壽春府花黶鎮以備衝突臣契勘自金人犯邊以

來我師遇之望風奔潰不暇接戰是以胡塵所向大
將膽落士卒心驚亦未嘗布爲一陣使人自爲戰若
非據淮阻險以決一戰必至於糜爛不振又至於不
可支持也金人用兵雖號驍勇然而無紀律無陣法
若遇節制之兵一敗之後必至於顛沛但令我師做
古陣法遵用節制人人不退走迎敵角勝負何可以
語一戰矣常山蛇勢雖淤昧不傳而兵法具
陣圖可考昔漢高祖望縣布置陣如項羽其心惡之
且縣布一卒能置陣如此今之大將豈不厚顏耶臣

前所論金人所向盡用騎兵平原廣野我之步兵決
不能抗若非阻險用奇決不能勝則夾淮一戰伏願
疾速處畫揀閱人兵布列行陣如何據險如何進止
以俟一舉臣又聞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今大將
人人畏怯各陳引避之說可謂無必勝之將矣又安
得必勝之兵哉加以近年以來朝廷駕馭將帥賞罰
未明人不乎信敗軍失律之將未嘗明正典刑致令
統兵者畏死不畏法何以示天下耶昔孟氏之敗責
其將士曰吾父子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

敵不能爲吾東向放一隻箭今日大將誰肯率衆北
向放一箭哉昔唐太宗征王世充陣於洛陽之西竇
建德舉山東之衆號三十萬以助世充諸將怯懼太
宗奮獨見之明引兵過洛陽陣於兩賊間不憂世充
襲其後一戰而擒建德夫唐太宗敢陣於兩賊間而
夾淮之戰在吾境內有糧草有地利我爲主彼爲客
諸將尚躊躇而不敢進圖之爪牙將安用哉昔周世
宗征河東劉旻率衆犯陣兵始交大將樊愛能
退走其騎軍亂世宗躬督戰將士皆奮遂敗崇軍進

宗休軍潞州斬樊徽何愛能以徇軍威大振近時周兵未嘗行此誅責然則孰肯用命哉臣究觀金人之勢若二三月間不寇淮甸則秋冬之間南牧必矣備禦之策不過如此臣所願審形勢者此也

歴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四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乞復李綱舊職疏　陳東

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妬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邪判然天下戴以為社稷之主而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臣也其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棁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于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復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起廢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綱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

隙歸罪于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爲
喜而小挫亦足爲辱況示怯示殭奇謀秘計豈可遽
以此傾動任事之臣臣等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
下他幸見事有急各陳乞親黨外任遣家屬隨之遠
去豈身爲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止欲
倉卒之際各保妻孥耳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
司羣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閧然騷動弗安其居
若非綱爲陛下建言明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
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

賴聰明不惑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
舉手加額仰嘆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
宜邦彥等譖誣忌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享
高爵厚祿爲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
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北師唯鄭居中
力爭以爲不可輕舉而王安中者力贊其役邦彥等
輩嘿不可否于其間實陰助黼以貽今日之禍陛下
新即寶位遽有變亂之虞邦彥等不引咎歸己自求
罷放而尚偃蹇固位忌賢嫉能陛下若聽其言斥綱

不用則宗社存亡未可知且虜人既和之後尚敢縱
兵肆掠屠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開
陛下任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
彥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綱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
兵民騷動至于流涕相吊咸謂不日爲虜擒矣則是
陛下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聞邦
彥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地得
之甚難又況河北實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實河
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棄河北若棄河北則朝

廷復可都大梁乎自真宗仁宗兩朝以來北虜益有
割地之請矣朝廷寧屈已增幣以塞其欲至于土地
一寸不肯與之今陛下即政之初邦彥等便欲棄祖
境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餘郡之後
邦彥等能使虜人不復叛盟乎綱孤立無助天下共
知其可以大用臣等請爲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
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木栰爲
避水計獨綱慷慨爲上言之至爲姦臣詆逐數年不
用前日遽報初至宰相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

嘗遷徙陛下方深顧北之憂而左右無一人爲陛下
請行者綱獨奮然而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
下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綱用兵小
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劉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
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于匹馬隻輪無還者
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綱小挫而加罪乎一進一退
在綱爲輕在朝廷爲甚重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
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
道以閫外之事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爲未足取信試

御樓呼耆老一問之呼軍民一問之呼行道商旅一
問之試谷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
等可斥也用舍之際陛下不可不察

使朝廷任綱之身用綱之計則北轅之禍不作矣
故東此疏所爭甚大東漢太學名流甚多未嘗見
有如此人

論和議利害疏　　張浚

臣于正月十五日恭覩大霈之頒再三熟讀通夕不
寐翌日作書呈叅知政事孫近大槩以虜若尚强和
安可信其勢遂衰和爲可惜竊料聖心高明姑且爲
此內以激將士之憤外以觀敵國之情不然事日委
靡何以立國燕雲之舉其鑒不遠他日之悔復何可
追臣愚區區過計竊以謂虜自宣政以來挾詐反覆
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待以仁義者今日事之
虛實姑置未論借令虜中有故上下分離天屬盡歸

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
益解士氣漸銷彼或內變旣平指瑕造隙肆無厭之
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詞以對顧事理之可憂又有
甚于此者陛下焦心勞慮積意兵政精神感格將士
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游談之士取功于一
時勳績之臣置身于無用比肩宥容接武求盟小大
將帥孰不解體陛下且欲經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
無與赴功而共守者矣矧夫虜計莫測自古所傳異
時桀馬渡河風塵畢起倉卒之間孰肯赴敵蓋自恣

舜以來人主蓋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非武無以定亂國立而勢起亂定而治生然後干戈可戢道德可行未聞委質夷狄可以削平禍難遠而石晉近而叛膝著人耳目歷歷可想夫中原之地未易輕守也譬諸人身至虛風邪乘之手足偏廢不能運動必其精于自養元氣日强氣之所到肢體乃舉藉外物以扶持難乎其經久而及遠矣昔魯仲連不欲尊秦爲帝且曰秦無已而帝則將變易諸侯之大臣彼且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

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蓋小之事大不幸而交于虎狼無道之國彼力偶則姑且矜容力强則肆爲吞并春秋之時楚懷王入覲于秦王一往不返逮今千載之下爲之痛心由辨之不早也漢高祖起兵之四年侯生侍太公呂后以歸軍皆稱萬歲已而羽解兵東歸漢王引兵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機而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古人爭天下必審夫機會時

不再來追悟莫及高祖知羽之寡恩少義其和不可恃也又知夫從吾將士日夜望尺寸功求其顯著人心之不可沮也故雖再敗固陵甘心不悔茲二事者足以爲今之戒矣臣日夜思念此國之大事也陛下獨不與二三將帥熟謀之而從約之遽肆赦之速用世儒之常說答猾虜之詭秘措置失敘思之寒心臣不自量爲陛下再計嗣今以往使其遷延生事姑緩一時謝絕使人可也明告以利害詳喻以曲直可也萬有一如太公呂后之歸便當博詢諸帥獎厲將士

外存和議之名內圖恢復之實遏之以大勢使其人心終至于乖離示之以威武使其內釁不能以遽息始臣而終服之如唐太宗之所以待頡利者庶乎國家可立窺焉臣罪戾之餘一意養親深不欲論天下事顧惟利害至大至重不忍緘默以負陛下之知罪之聽之惟陛下命

論不宜遣北使疏

胡　寅

臣竊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爲兵家機權與臣所論事理不同今何蘚遂行不可救止臣待罪侍從初有所陳已荷聖知今浚以輔國謀臣陛下不當力論取禮貌之者也勢難以臣故以沮其議臣不當力論取勝徒成紛紛然臣再三思慮終未曉浚之說須至剖析聞於聰聽望陛下留神省覽姑且志之聖懷俟他日驗臣所計與浚孰中孰否則使事之利害決矣今則未敢求直也粘罕總師二十餘年破大遼弱我宋雖無遠畧亦精於用兵其所行事譎詭詐也今我之虛實彼豈不知尚須卑辭執讓然後足以驕其心示弱屈服然後足以平其怒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後不遣使虜兵亦不來及癸丑遣使則鈎引虜使入國熟視而去曾不旋踵而淮南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所遣四鷩皆朝廷之選侍從之臣聞其入虜境晝夜驅逐畧無禮節及見粘罕坐受欺紿怱怱而歸未嘗得其要領也而況何蘚一使臣其何能任覘國之事乎此遣使之無益三也昔富弼

卽其肆意丐求知使人之無能此言最確

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可謂偉矣使歸行賞遷進官職弼方以中國未能用兵徒頻使人口舌下虜爲莫大之耻終不肯受其識度如此乃可辦國今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求恩澤一一足意而後行所處卑近與市井之人無異尚能明目張膽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萬一虜賊臨以兵威肆其恐脅使人必不能就死則反以我之情告之是自敗也死生之際唯烈士不懼曾謂何蘚而能之乎此遣使之無益五也虜賊之所大欲者誰不知之旣有滅宋之心正使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救而況豫賊析哀乞援秋高草熟來寇何疑此不待窺覘自可坐照于一堂之上也此遣使之無益六也今淮以北劉豫自以爲其封疆矣河之北粘罕自以爲其主宇矣使者之行豈能乘雲馭風徑至虜庭哉必渡淸河之阻經濁河之限然後能至也去冬下部罪狀劉豫明其爲賊今豫肯資吾使人達之於虜哉臣恐戎伐凡伯則有之矣此遣使之無益七也今我與虜之黷如兩[illegible]肯浚世之[illegible]一弱一强强者侵凌不休弱

者必固其門墻嚴其戒備待時而動庶能有濟乃欲命一僕夫啗以酒肉悅以金帛適足重吾之弱增彼之強而已此遣使之無益八也自古兵强馬衆玩武不戢而無自焚之變者此五胡英傑勃崛番珠之所難也粘罕好財貪色亮殘不義特盜賊之雄耳非有保國永世張弛天下之術也度其勁兵壯者老老者死其犬馬之齒日已長矣其謀臣志滿意得沉酣乎子女玉帛之間不越數年必有禍敗此易見也萬一今參黨助豫賊昧于一來陛下申嚴將士據大江之

險以禦之彼再而衰三而竭必矣小小勝負兵家之常今未有兵交之形遽自納侮以示長恐情見力屈當反爲所乘非兵家形格勢禁之法此遣使之無益九也夫和人之心迎合粘罕之意爲身謀而已陛下縮衆賢才日昃不倦菲衣節食卑宮室陋器用以養戰士固將爲父兄攄覆載不同之憤雪滄溟不滌之恥也君匪用和策則謀臣解體義士喪氣將帥偷安而卒五渙散以爲無復有輸忠效智建立功名之日使和人自謂其說可用如此必有進爲之漸以國與人取悅粘罕大事去矣此遣使之無益十也獨有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爲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謦欬之音者況今歲月益久虜必重閟惟懼我知之今以虜爲父兄之讐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爲處置若通而不絕則虜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顏宣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謝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悠邈必無可

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爲言者理不難處也臣聞善爲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僥倖以爲之漢高祖出關得董公之謀以弒君討項羽後雖屢敗然項羽負不義之罪雖强必弱漢守其策不變終有天下然張良曉關之舉養虎之喻君子猶羞道之及劉先主諸葛武侯志在復漢目操爲賊亦能三分鼎立魏延出奇欲速孔明不求近功君子以爲眞以天下自任者古之英雄規模注措大抵如此三國崛起曹氏先據利勢蜀最後立豈以微弱之

故卑下于操以苟存耶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强爲善而已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讐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儻或天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有爲至于何蘚之行非特無益决須取辱臣所見知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又況豢被詔書曲加奬論先以爲榮今焉内愧所以致詳蓋義忘其喋喋心在報君非好辯也若夫軍旅之事則非之學張浚以遣使爲機權者臣所未論不敢强爲之說伏乞陛下幸赦之取進止

張德遠志在報讐今欲遣使非求通和或有事機耳然當自帥府遣之不宜煩王命也

然我太祖先取文謀而後取幷土誠是入先難而後叙易也

乞先平陜西疏　　吳　仲

臣嘗讀五代史至王朴傳觀其爲周世宗畫平邊之策其言且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時未以爲然及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削平僭僞一如朴策臣是以知攻取之道貴夫知難知易知堅知脆不特可用于當時固亦可用于今日何以驗之臣請借王朴之言爲喻朴嘗以吳爲大而脆以幷爲小而堅蓋李氏割據江南其北帶江其東距海其地則廣而可撓其人則輕而易搖雖號大國實脆敵也劉氏割據河東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則悍而輕死雖號小國實堅敵也故朴以大而脆者爲易攻小而堅者爲難取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國初所以先吳而後幷迄用有成也難易堅脆之策曉然如是用兵之道不能知此雖使曠日持久必不成功往往敗績若王邑不聽嚴尤之謀至于自斃昆陽是矣臣雖疏逖不才非敢自比王朴然當國步艱難之時正宜輸忠効力願裨一二況臣昨在畎畝之中已豢陛下知遇之深與曉夕思慮補報之心唯有一死臣

軀甚微若捐軀有益國家雖赴湯蹈火亦願自試柰何無左右之容致使臣犬馬之力無所施設而臣頃心勞思未嘗不爲國家慮也今日攻取之術正有難易臣輒以管見上干天聽伏望聖慈畢賜脣覧縱使一得之慮未足裨補廟算亦可以見臣憂國之勤也臣竊見劉豫悖逆天道僭據中原神怒于幽人怨于明天下之人欲將共起而誅之惜乎取之後時滅之太晚臣以謂在紹興之初擒之極易在今日擒之稍難臣于紹興之初力乞親征誅鋤僭逆蓋恐其滋蔓

難圖已而果然何以言之在紹興之初劉豫初僭羽毛未成兵猶未足食亦不繼加之金人方有事于蜀中彼且盡銳以攻四川其實無備于東北當是之時若親御六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正如迅雷不及掩耳此萬全之計擒之所以必易在今之日僭僞既久形勢已成又見王師盡屯淮右彼知其力屈勢弱必當死請于金人金人以月得萬緡之利必應力援于劉豫借使金人不渡大河按兵視兩家之弊正用刺虎之術益墮其計擒之所以必難以難擒之時而爲

以此言之金之科率于豫者幾三百萬緡也

必擒之謀臣恐非先後之術也臣竊視關中之地劉豫認爲已有彼方待敵于我西北之備想見弛慢臣欲乞擇一偏師用二萬人擣其虛以吳玠應之五路之地可傳檄而定既得五路蜀中民亦可少蘇此所謂從易者始也又況吳玠坐守四川民力困弊昔諸葛亮且田且守尚不能取中原若田守皆不及亮又如之何萬一不爲此謀臣恐年歲之間蜀中亦非陛下有也今分遣二萬之衆與吳玠會于關中是斷劉豫之臂既得關中劉豫自危歲月之間可不戰而擒

矣若棄易從難臣謂相持師老勝敗之機皆未可必竊料劉豫之謀秋高馬肥彼强亦來彼弱亦來蓋强則以勢恐之弱則以計撓之皆不過爲自固之術爾臣以謂不若號令諸將休兵秣馬以佚待勞此又萬全之計也臣竊觀今之士卒亦漸精銳其爲主將間有勇敢諸軍內外謀智之士未聞其人臣聞之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聖人且有謀焉司命所繫豈可無也用兵之在謀主有則勝無則負蓋亦可驗昔漢得三傑而興楚失范增而亡皆

公跣足迎許攸而破冀州陳餘捨左軍而死泜水用
與不用灼然甚明何今日而忽諸臣在紹興甲寅固
嘗論列張浚可用陛下察其非辜未幾召還果能平
湖外之寇然而張浚自秉鈞軸出總帥權下士之譽
日減一日與古之名將用心大相遼邈臣竊意其無
他欲懲前此信任小人之弊而畏慎之殊不知進見
一人間見果寡機會果暗物理果乖人情果昧則斥
之可也謝絕可也其有通當世之務明道德之歸謀
畫如良平議論如許李若一槩遇之得非懲於羨者

吹虀之謂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不
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本朝縱張元而元昊叛留
姚嗣宗而邊患息故吳楚成敗繫之劇孟邊陲安危
見于張姚匹夫去就所繫不輕則豪傑之士豈可忽
哉臣審訂此理不特爲張浚惜亦將爲陛下惜也何
則今天下分裂于賊臣劉豫僭號于中原雖非正君
亦似兩國豪傑之士可南可北非猶昔日天下一家
之時也將多方以羅之重法以禁之尚恐不能盡爲
我用况於置而不問縱而弗禁者乎臣昨見杜充爲

宰相順番遂帥大郡龔若虛以校尉投虜立作郎曹
自可誅夷其族朝廷復下所屬撫存其家臣毋念之
未曉其義况夫捨此就彼必不我利今反撫存其家
是縱天下之人爲杜充龔若虛之徒也既有其人而
不能用既去其人而不能禁可痛惜哉臣聞之劉豫
聲言曰南朝毎有一官未闕必三五人共之今我州
郡皆以見闕任人不年歲間南方士大夫當盡歸我
將如此言豈可不察古人有言曰已棄之而資敵者
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在今日不可不慮也臣又見

今之都督如張浚者不可多得臣但惜其自任太專
待人太薄猜忌太過所謂幕府從事者非親則舊皆
闒茸備員會聚之日不過敘寒溫問安否而已其有
條陳利害論列可否面折庭諍咸無其人若然則張
浚幕客皆是不如已者又安能策得失之計而協濟
於料敵哉昔韓信非無智謀也見李生則再拜師事
之曹公非無智謀也見許子則跣足而迎之今張浚
自視與韓曹孰賢果自以爲不及則下士之禮豈可
怠也臣固欲面見其人箴規其失重以前年春間衆

謗並起獨臣雪其非辜有此小嫌不無疑忌今若緘默尚恐張浚幕客無一賢士復蹈富平之轍有悞國事臣又安得不為陛下詳之況臣紹興甲寅嘗論張浚忠有餘而智不足言猶在耳今若自恃其賢不任謀士復恐敗績欲望聖慈檢會前書及以臣今日所陳明示張浚庶使知其小疵若或改之則韓曹之功不難到也臣聞春秋責備於賢者今日扶持正有望于張浚臣固責之浚矣臣憂國之心不能自已或有難臣之謀以謂臣初所上書乞誅劉豫其言則曰萬

一少遲事必不濟今此果然朝廷不用臣言一至于此尚何說謗未已臣則應之曰臣之存亡與國同其休戚又非其他臣庶之比奮忠竭節當先于衆人何以言之臣前後數書皆是乞誅劉豫誓不與之俱生往往劉豫視臣亦為死讐萬一國家安則臣亦安國家危則臣亦危臣非畏死臣恐死于劉豫之手無益國事今臣非貪祿躁進沽名釣譽良為天下之大獨臣一人與國同其安危至如其他臣下事偽事眞畧無甚大利害況前有為道歷四姓而不替之鑒伏望

陛下痛加察焉不唯臣一身之幸亦將為廟社久長之計也干冒冕旒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臣伸昧死百拜

伸以布衣以上書授官數數建議亦奇士也

論不當與金人通和疏　胡銓

紹興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中外洶洶樞密院編修胡銓抗疏論

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向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効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

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

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

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
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
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
日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已自可
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
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
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
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
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為左衽之鄉則

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
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
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
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
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夫徒取
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
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
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
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

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折氏世爲邊郡守是時方阻隔中

此宣和之失累立遼子孫所以解其怨而樹金人之敵也

請還都疏　宗澤

臣犬馬之年已七十矣陛下不以臣衰老無用付之東京留鑰臣自去年七月到任夙夜究心營繕樓櫓城壁掃除宮禁闕廷分布柵寨訓練士卒教習車陣比及終冬諸事稍稍就緒都城貼然風物如舊人心延頸跂踵日夜傒望聖駕還闕臣以故自今年正月三日兩次遣屬吏及臣之子捧表遠詣行在投進祈請車駕西上歸肆大赦於宣德門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言旋舊都再造王室命令用是通達盜賊用是消弭無復有方命阻兵之患然後容臣爲陛下條畫措置遣滕陳請遣一使泛海道入高麗諭以元豐停好之舊令出兵攻金賊之西又復遣官從間道趨河東諭折氏修其舊職以固吾圉使三隣交攻金賊令彼應敵不暇吾方大舉六月之師一道由滑濬一道出懷衞涉河並進北首燕路訪大遼子孫興滅繼絕約爲與國則燕薊之感恩荷德不患不爲吾用如此則金賊勢必孤弱自可擒而臣之二聖天眷自此决有歸期兩河故地自此決可收復而況兩河之人

宗公又一生忘六月方欠難用中國利用兵

祖宗二百年涵養之澤雖陷賊踰年而戴宋之心初無攜貳使吾大兵渡河而戰則東北人民必有背賊歸我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誰不願爲吾死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臣嘗以今日時勢觀之天意悔禍人心固結雖三尺童子爭欲奮臂鼓勇恨不碎金賊之首食金賊之肉又況當六月宣王北伐之時機會間不容髮陛下何憚而不亟還京師使臣獲奉咫尺之威請借箸以籌黃帝嘗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此言時不可失也諺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言斷不可誣也今日之事臣願陛下以時果斷而行之毋惑讒邪之言與沮忠鯁之論倘陛下以臣言爲是願大駕即日還都使臣爲陛下得盡愚計若陛下以臣言爲非願陛下即日放罷老臣或重寘責臣所不辭惟明主可與忠臣言臣故昧死以聞

言雖不多措置甚大使用其言可無南渡矣

論過江避寇疏　　宗澤

伏覩朝廷前遣翁彥國營繕金陵比有詔復欲遣官奉迎太后六宮以往再謂朕宮獨留中原臣伏讀詔書秘竊疑之此必有進言者勸陛下過江避寇而不思天下大計託為愛君之迹以濟其不忠臣願陛下察其利害之實斷自淵衷早賜定論重念本朝提封萬里京師為腹心以祖宗都此二百年宗廟社稷所在而民人依之以居者無慮萬萬計今兩河雖未牧寧猶一手臂之不伸也而乃遽欲去而之他非惟

不能療一手臂之不伸并與腹心而棄之豈祖宗所以付託之意與天下髎髎萬目所以仰望之心哉彼進言之臣談何容易且利害之端曉然可見臣乞陛下且駐蹕南都未可輕議舉動臣雖老矣尚當嬰鋒鼓勇立辦禦敵之具以圖萬全之舉然後掃除宮禁嚴備扈從奉迎鑾輿謁見九廟非特使神祇祖考安樂之庶幾中原增重不失天下之大勢也不然則是徒為走計兩示虜以弱非惟不恤兩河抑又不恤中原且忘宗廟社稷而不顧陛下豈忍乎臣重為陛下惜者此耳故敢竭輸血誠幸陛下留意無忽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警報一聞中外震恐是時王欽若江南人即勸幸金陵陳堯佐蜀人即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聞之請帝親征卒用成功顧臣庸謬何敢望準然事適相類不敢不以準望陛下也臣又自期既已奉迎鑾輿還都即當身率諸道之兵直趨兩河之外喋血虜廷非特生縛賊帥直迎二聖以歸底雪靖康一再之恥然後舉觴王殿以為聖天子億萬斯年之賀臣之志願始畢矣竊自謂愛陛下者無如

老臣然不知臣者必指臣以為狂妄臣亦非所恤也伏陛下觀事之宜察臣之心則知臣之忠於為國

壯烈之氣直䭾伊吾之北矣

乞修江陵跡　　　蔡戡

孝宗時蔡戡乞修江陵府城上奏

臣竊謂南北旣分荊州最爲重鎭自古必爭之地北得之則據吳楚上流以制南土南得之則據襄漢要地以圖北方故曹操平荊州于是乎有睥睨長江之心乃多修船舫遣書孫權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及周瑜鎭江陵于是乎有長驅中原之志乃說權取蜀得蜀固守其地北與馬超結援瑜與將軍還據襄陽以蹙曹操北方可圖也權寄以

荊州資劉備而周瑜力爭操聞大懼爲之墜筆備果藉以取蜀遂成鼎峙之勢其地自古不輕而重明矣粤自鑾輿南渡以來號爲衿喉之地陛下聖謨神畧經理淮漢規圖中原餘二十年朝廷之上帷幄之中朝講夕論左計右數慮之熟矣向者城襄陽而戍之所以爲江陵之蔽譬之人焉襄陽手足也江陵衿喉也京師腹心也手足所以爲一身之衛若執其手足則衿喉何恃扼其衿喉則腹心危矣襄陽有城可守有糧可資有器甲可用然戍兵不過萬人況自隨郢

間道可以直趨江陵虜以一軍牽制襄陽而輕兵疾江陵襄陽之戍旣不能分兵而爲之援又不得乘間而擣其虛僅足嬰城自保而已江陵城壁頹圮戍兵寡弱將何以禦之是不戰而自屈不攻而自破也江陵失利吳蜀斷而爲二長江與我共之順流而下如高屋之建瓴水豈不殆哉蓋自辛巳北虜敗盟逆亮狂悖視長江猶衿帶之水直欲長驅而來但遣偏師劉蕚以十萬衆耀兵江漢以疑我師初無意于免襄荊襄遠於兩淮輦運難于轉漕故敵人去難而即易

舍遠而就近今旣不利于兩淮矣豈無謀臣策士爲之畫計而改圖此不可不憂者也故善守者恃我有以待之無恃其不來恃我有所不可攻無恃其不攻爲今日之計莫若修江陵之城增襄陽之戍扼隨郢之險增戍扼險不過移東實西裒多益寡在陛下一顧肯之頃耳唯江陵之城非一朝夕所能辦要當早圖之蓋畧修則無益守禦大修則不　勞費天下之事當計其利害之輕重無問其工役之多寡苟有利于國有補于民雖傾國帑竭民力可也如其不然雖

役十夫費百金亦有所不可今也城要害之地爲悠久之圖小費而大利暫勞而永逸亦何憚而不爲乎臣嘗計之竹木取於山場灰取於陶工役取於軍費可省半不過糜三十萬緡耳萬二千人更休日役六千人用工不過百萬半年可成臣區區之愚欲望聖慈斷自宸衷給降行在會子三十萬道擇將帥之才者委之工役材料則責之戎司錢穀出入則付之總司事干州縣者則屬之帥司使之互察而協濟自今以始預辦竹木磚灰應用之物一一備足來歲十月

鳩工次年三月可以訖事凡樓櫓雉堞高下濶狹與夫防守之具悉如襄陽之制庶幾可以堅久荆襄二城歸然相望足以壯上游形勝之地絕敵人窺伺之心不特陛下高枕而無西顧之憂抑亦國家萬世之利也若夫玩歲愒日循常守故憚勞惜費因陋就簡以苟目前之安事至而圖之何嗟及矣臣冒貢狂言罪當萬死惟陛下留神省察不以人廢言天下幸甚

荆襄唇齒之地修荆則襄固荆襄既固敵雖入淮尚不足憂也

卷終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五五十六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奉詔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李綱

右臣伏奉詔書以僞齊金人賊馬退遁令臣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畧條具來上臣仰荷聖恩憐臣孤跡嘗備位於近司察臣迂愚有千慮之一得雖以罪戾屏伏海濱曾不退遺以國家邊防恢復大計特降清問顧臣學術闇疎智

識淺短何足以稱詔旨而裨廟畧之萬一敢竭狂瞽以塞明命伏惟陛下留神採擇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僭逆之臣挾强悍之虜提兵南嚮擬擾淮壖其意盖料朝廷蹈前日退避之轍得以乘間渡江憑陵東南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既行賞罰既明將士摧鋒俘馘係路虜氣挫屈潛師遁逃此蓋陛下廟謨宏遠天威英斷之所致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之共慶也然臣區區之愚竊願陛下勿以賊馬退遁爲可喜而以僭逆未誅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保全東南爲

趙鼎張浚皆不及此更使偷賊得措此以為議和日貫

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汙於腥羶為可恥
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尚
使狂寇得以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
矣臣謹考往古之跡參方今之宜條具攻戰守備措
置綏懷之策以獻議者或謂賊馬既退當遂用兵為
大舉之計臣竊以為不然譬如奕棊先當自生乃可
殺敵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此非制勝之術也
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
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

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儻不先為
自固之計將何以能萬全勝敵又況將士暴露之久
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為守備痛自
料理使之蘇息乃為得計議者又謂賊馬既退當且
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譬如奕棊
捨局心而就邊角追襞稀小浸以衰微何以取勝秦
師伐晉以報殽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
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
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光武破隗囂詔岑彭曰

措分兵食極有條理若使諸路盡仰給于度支則合東南之力而困于一邊矣

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為度
者也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又況祖宗
之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
戰使賊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鋭士馬日以損耗
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
討乃為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
宜則當料理淮南荊襄以為藩籬夫淮南荊襄者東
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
鎮盡在淮南荊襄間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

宇文拓拔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
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為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
朝廷欲為守備則當於淮南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
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楊州西路以廬州荊襄以襄
陽為帥府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
其初朝廷應副錢糧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
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荊襄則以湖南北路
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
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蕃

陳同父中興論皆用虛用奇此公則用實用平二者不可相無也

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加以戰艦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郡縣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賊馬雖多豈敢輕犯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為守備無他反此而已或謂三大帥率重兵以屯江北則供億之費不貲臣應之曰使三大帥屯兵於江南亦仰給於朝廷其費等耳曷若使之渡江葺理淮南以為家計則朝廷異時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成為無窮之

利守備之宜莫大於是有守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謂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路淮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諸路尅捷因利乘便收京畿復故都以攄大憝此雖落落難合然在陛下志先定於中而斷以至誠必為之意蓋無不可成之理至於擇將之術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常法無待臣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

臨事制變者兵無常形又不可以預圖也臣竊以為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一失其機悔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蜀先主之言蜀先主曰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為恨也臣竊觀朝廷近年以來失機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淮南荆襄以為固選將練卒厲兵秣馬聚財積穀應機而作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僭逆之臣可正藁街之誅強悍之虜豈無殄滅之日攻戰之利

莫大於是此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蓋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臨安平江皆澤國褊迫偏霸所據非用武之地惟建康自昔號為帝王天子之宅以其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可容萬乘故六朝以來更都之今鑾輿未復舊都莫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貯穀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建議巡幸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今以建康為便者以東南形勢言之

也然淮南有藩籬之固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既料理淮南仍詔建康守臣治城壁修宮闕立官府創營房使粗成規模以待翠華之幸近年以來車駕所寓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時方艱難用過于儉然宮室制度亦有不可已者有城壁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副詔有司以漸修建庶幾不擾此措置之方所當先者也綏懷之畧則臣願先為自強之計夫西北之民皆陛下之赤子荷祖宗

涵養之德其意曷嘗一日忘宋哉特制於黠虜之勢為所驅迫陷於塗炭故捨二百年之本朝而事大不道之僭逆豈其本心惟朝廷之力未能保覆之故數路之民雖困於重斂傷於峻刑而不能以自歸儻淮南荊襄藩籬既成壤地相接甲兵既備天威震驚必有結約來歸如宿遷之民者必有願為內應如京東郡縣者宜命諸帥優加撫循來歸者給田土內應者予爵賞官吏將士祿秩由舊許之自新孰不感悅朝廷近者得諸路簽軍皆不殺而優恤之自賊中來歸

者皆優與官秩可謂得策更願力為自治自強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畧所當先者也攻戰守備措置綏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務聖問所及臣已粗陳其梗槩矣臣伏讀詔書有曰朕將虛己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則於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臣三復聖訓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何則君臣之遇號為千載聽言用謀尤其所難未信而言則有謗己之嫌交疎言深則有失身之戒蓋雖朋友尚不易言而況於君臣之間乎今陛下求

治之切詔書如此而臣以憂患之餘孤危特甚欲淺言之則何以副陛下期於無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愆感懼交中進退維谷雖然陛下當艱危多故之秋詔臣以丁寧惻怛之意緘默不言臣則有罪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敢冒鈇鑕刀鋸之誅以布心腹腎腸之實惟陛下幸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為之志然自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

下憂勤雖至而未足以成中興之業者則羣臣謀
下之故也陛下自近年以來所用之臣凡幾人慨然
敢任天下之重建事立功與夫尸位備員者皆不逃
於聖鑒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
後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於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
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何補病者殆將飲藥以加
病而已平居無事小廉曲謹初似無過而乏濟時之
大器忽有緩擾之故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
以退天下安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補於國

家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間暇則
以和義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
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衆口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
之間冠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領翠華蒙塵而尚未
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
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大運有開天啓宸衷超然遠
覽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親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
而親臨大敵逆臣悍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
掃蕩邀擊盡殲醜類而天威所臨已足以使之震怖

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
禦其效槩可覩矣今賊馬雖退而虜情狡獪變詐百
出未大懲創彊埸相望道理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
不再來擾我使疲於奔命哉是宜明詔於卻敵之初
求善後之策也臣夙夜為陛下深思所以為善後之
策者無他在盡反前日之所為解琴瑟而更張之先
定其論如奕棊之立意後圖其功如奕棊之置子必
可得志臣請試陳其說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
以兵勝而為親征之計者其意豈謂必冒矢石履行

陣而後可哉黃屋所臨人心自固賞罰既當士氣益
張用能成功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
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
一歲不親征本朝藝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
皆躬御戎輅真廟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
所謂始於勤勞終於逸樂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
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
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於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
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於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

航海之事求於尚不足尚將乃以為得計殊不可解

虜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尤不可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賊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

往假道於僭偽之國而自取辱無補於事祗傷國體金人自知罪惡之重懼我必報其措意為如何而我方且卑辭重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强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辯且 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饒倖萬一曾不知為吾害者

言戰尚有僥倖之心言和則有苟生之意皆最足以誤實事

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此二說者既定然後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為之先後本末各有次第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遠有盛強之黠虜近有僭偽之逆臣所仰以為捍敵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

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虜不足畏雖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謂信任輔弼夫撥亂之主履時艱難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與有為豈易致哉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故高祖視蕭

何如左右手太宗遇房杜如子弟獨先主得諸葛孔明如魚之有水不如是不能感會風雲以成王霸之業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裕無窮昔高祖終始用蕭何太宗終始用房杜故能戡亂定功卒致太平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任之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參之害霸也霸者猶如此而况於欲恢復天下者乎魏鄭公有言曰君臣

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者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夫事形迹者未必有過舉而魏公以為興喪未可知者凡以無至誠相與之意而惟嫌疑之為避不足建興邦之大績故也陛下誠能推信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任責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未嘗不資於人材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為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材亦足共治至於艱難有為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瓌偉之材未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

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鄧禹耿弇吳漢之屬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有裴度武宗有李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材佐大有為之主參翊佐佑以成大業古今通道其可忽諸然自昔抱不羣之材者多為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讒安於義命不復自辯惟至明之主為能察小人之情僞而辯其臣之非辜此霍光所以見察於

昭帝房喬所以見信於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為正人端士者往往閒廢於無用之地豈非懼此謗耶遂使陛下縉紳側席而有乏材之歎懷材抱義願為國家宣力者無因而進前陛下盍亦少留聖意致察於此洪範皇極之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偏黨皆足以為至公之累惟以道為公而無好惡偏黨之私則王道明矣魏鄭公卒太宗遣人至其家得書半藁其可識者曰

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斃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審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能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得人以興者愛憎出於私情用人以與邪必由於公道故也管仲雖仇齊公必用雍齒雖怨漢祖必賞而況其餘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

實相為表裏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寖明寖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是非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寖微寖弱也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謬盜賊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議論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為朝廷長慮却顧圖

本朝之事不壞于戎狄而壞于小人故變革士風極為正本之論

久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為姦黨聽其言則大者可族小者可誅賴國家寬仁秪從竄逐其士風遂相倣傚顛倒是非變亂白黑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殆今四十餘年世變風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羣臣之忠褒贈官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曷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竄之寃國家有治安之實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恤事實惟欲傷人大言則大進小詆則

小遷諂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於關陝浚雖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為無過言者痛繩醜詆誣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辯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於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謗困讒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為之辯白而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於君父冀察其不然哉夫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亦須覈實使

張德遠議論極不優忠定公右之如此可見君子之用心

解經極有
實除

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諭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養人臣以禮義廉恥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其實而察其情以正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陛下誠能行責實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愛惜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蓋功以志崇所以爲之規摹也業以勤廣所以爲之積

累也猶建大厦堂室與序其規摹可一日而成至於鳩工聚材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策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論鼎立之計皆定於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蓋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爲之規摹其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邇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

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爲僭逆之臣强悍之虜之所窺伺然則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規摹者凡所施爲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大遠以致擾擾勿大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爲得策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

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其在皮膚針烙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於骨髓則雖有扁鵲俞跗莫以爲矣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用智者當於未奔騰之前千日聚之以待一日之用渴而穿井鬭而鑄錐其能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爲無不成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即天之所爲也

天人之際言之爽然

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實佑之、猶之農夫盡其穮蔉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嘗致耕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可得耶、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卻、遂有淝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

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者、而以其成功歸之於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成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即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臣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戒、夫天之於王者、如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

於災異必書、以謹天戒、臣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爲災者、以能寅畏其戒、而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則能變災以爲祥、天人之際、何其昭昭然也、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詔、俾士大夫各條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文、此

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妖星退舍、大戊桑穀共生於朝、而反以爲祥、陛下誠能行應天之實、臣將見百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廷者、故冀上恕臣忘生、竭忠爲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者、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冑、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人材不乏、將士足用、江淮

荊浙閩廣川陜財用可理足以爲中興之資陛下勇智天錫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蓋帝王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憚之有酈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則趣銷之封德彝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遂致正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竊竊然畏人之議已哉陛下視建炎以來其所措置是耶非耶以爲是則何以不見其效

以爲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爲也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陛下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億兆之生靈皆繫於陛下清燕之間聖慮及此得不慄慄危懼勉勉自强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宣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接下之美詠於小雅蓋有文武之吉甫顯允之方叔以爲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在其左右故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則陛下所當法者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

謂善後之策何以加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龍飛之初虚席以待眷遇之禮逾於等倫特以志廣材疎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政無補國事每自愧惕逮去闕庭九更寒暑犬馬之心何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屏不敢復與世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急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爲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奬諭今者又奉詔旨咨以當世之務而臣不量荒淺冒進狂瞽之說以瀆天聽昔太宗

謂魏鄭公爲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逆鱗哉今陛下盛德過於太宗臣雖無魏公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所極也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在陛下察之而已况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氣息奄奄日與死迫常懼先犬馬塡溝壑無以報盛德之萬一今得奉明問攄至情臣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望陛下哀憐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實天下之幸干冒天威臣無任悚惶待命之至

乞下本路及諸路轉運司科敷錢米於田畝上均借奏狀　　李綱

係為本路科借不均乞行下止隨田畝多寡均定

右臣自入湖南界分竊見州縣類皆殘破民戶凋零田土荒蕪財力空匱每處延見耆老仰體朝廷德意詢問民間疾苦皆言累年以來為盜賊之所侵擾官兵討捕又皆科敷民間應副錢粮次數既頻無可供應上戶類皆逃移往別路營生拋下田產不復料理其中下戶出賣產業淨盡猶未足以應副須索是致

人戶不敢歸業公私受害臣尋行體究州縣科敷之弊蓋緣朝廷昨降指揮應合科催物色並依人戶等第依稅錢每貫合出若干印牓曉示本路監司申明乞于田畝多寡定科敷之數辭說不明遂致官吏因緣為姦大抛虛數種種作弊且如軍期不得已而取于民當據合用之數於田畝上均定謂如合用錢一萬貫米一千石逐州抛下諸縣合先會計諸縣田畝數目如有田十萬畝即合每畝均錢五十文米半升推此言之多少皆可預行約度科率均一民力不至困乏今則不然轉運司約度抛科更不會計合用之數行下逐州逐州虛抛大數抑令諸縣承認諸縣亦下照用行下之數却於田畝上創自椿起錢粮之數謂如衡州諸縣逐次科敷本州行下逐縣令科錢三萬貫米五千石安仁縣却令每畝出錢二百五十文米五升一縣之田約計三十萬畝則科敷之數錢計合出七萬五千貫米計合出一萬五千碩衡陽縣今每畝出錢五百文米一斗一縣之田約三十萬畝則科敷之數錢計合出一十五萬貫米計合出三萬碩

通衡州五縣計之一次科敷所出錢米不可稱計其間形勢官戶人吏率皆不納承行人吏又于合納人戶公然取受更不催納其催納者盡貧下戶因緣抑勒情弊百端民不聊生其逐年合納夏秋正稅却更不行催理蓋緣受納正稅交收皆有文曆難以作弊其科敷之數以軍期急迫為辭類皆不置赤曆亦無收支文字可以稽考又一路州縣官吏多係權攝與人吏通同作弊侵漁騷擾莫甚于此且以今年計之應副曹成及岳飛并福建宣撫人兵已是三次科率

民力安得不困臣見痛加止絕出榜州縣將前項科須未納人戶並更不得催理自今以往一切科須並行住罷如有軍期急闕常賦不足非奉臣本司指揮不得擅行科率却令州縣依法於省限內催理正稅其以前科數之數依去年明堂赦文許於正稅內尅折見體究作過實有情弊官吏續具奏聞乞垂典憲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以臣所陳行下本路及諸路轉運司令應干科須並先會計合用之數於逐州總計田畝上均數卽不得虛拋大數及於田畝上別行

椿起錢粮之數庶幾民戶漸次復業得被朝廷實惠天下幸甚

軍興之際往往有此橫斂然入於正額猶有限不若擅賦之無涯也

論營田劄子　李綱

臣竊見朝廷近來措置營田諸路帥臣皆帶使名以總治之可謂得策然今日之事莫利於營田亦莫難於營田何哉耕闢墾土教之稼穡足食足兵且耕且戰此所以莫利於營田也開荒懇廢必有其人若藉民力則淮南兵革江湖旱災之餘民力凋弊田疇荒蕪況欲率之以事新田力必不給若用兵伍則諸軍久習驕惰但知開口仰食乃欲驅之使從事於南畝勢必不能而又牛具穀種農家所須皆不可闕勸徵

勤怠督視耕穫必須親臨取予有術其利猶在數年之後此所以莫難於營田也臣愚謂宜令淮南襄漢宣撫招討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西河北之民明出文榜厚加撫循有來歸者撥田土給牛具貸種糧使之耕鑿許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路分自行招誘而軍中人兵願耕者聽其請佃則人力可用矣初年租課盡畀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爲糴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後乃取其半罷給錢糧則所謂知予之爲取政之寶也凡此

數者皆措置之大綱其詳須畫一條具立爲成法乃爲長久之利不然徒有營田之名實何補於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臣此章令諸路營田使司各具利害申朝廷斟酌其宜而推行之庶幾有助養兵之費不勝幸甚

行之久必須講之熟如屯田一事本是大利當事者不講求其故忽然行之鹵莽有失無得則又廢而不爲嗚呼此田之所以終不屯而食之所以終不足也

議巡幸第一劄子　李綱

臣以愚陋誤蒙聖恩擢任宰相初對之日嘗以巡幸之議冒瀆天聽其意以謂京師初經殘破之後理難固守然車駕不可不一到以慰天下之心然後鑾輿順動法古巡狩之禮以行四方西則關中南則襄陽東則建康以天下形勝觀之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伏蒙睿慈特採其議已降指揮京師催促修城祇備詔欵宗廟而永興襄陽建康皆令葺治宮室以俟翠華之幸臣累留身奏事論及天下利害安危所係之大者未嘗不以此爲言嘗蒙宣諭但欲

先迎奉元祐太后及遷六宮如建康并禁衛家屬願還徙者亦津遣南去而車駕獨留中原選將屯兵以衛行在雖關中可往雖金人可戰臣竊仰陛下英睿果斷如此雖古創業中興之主如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昨日忽被手詔宣諭京師未可往而欲爲太王避狄之計巡幸東南擇形勝之便利遠水火之焚溺來春還闕聚粮屯兵爲守禦攻討之計令臣條具合措置事務以聞臣伏讀愕然未喻聖意

不知天慮與前不同果以為當如此耶將左右大臣密獻此說姑從其策耶如天慮果以為當如此臣竊以為未然而左右大臣密獻此說則臣竊歎其未嘗深思遠慮姑欲脫一時之患而不知禍難之在後也夫京師宗廟所在陛下即位之初禮當一到徒以城池之修未備而防秋之期已迫埶有未可往者臣固不敢力爭至于巡幸東南以避狄則臣不知車駕果將安之耶若欲出於下策遂往建康則臣恐天下之埶傾而中原不復為我有矣請為陛下試詳言之夫

陝西者中國勁兵健馬之區也河北河東者中國之屏蔽也京畿及東西中國之腹心也河淮荊湖閩浙川廣者中國之支派也今與鄰國爭屏蔽之地不能保腹心以號召勁兵健馬與之馳逐而欲自竄于支派之鄉臣恐天下之埶偏而不舉胡騎深入號令不行州郡莫相救援皆將碎於賊手虜以精兵驚擾京東控制淮楚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屯兵聚粮議攻守計以迎二聖哉王命不通盜賊蠭起殺害官吏屠陷城邑如今之河北兵民不待金人然後為

還須行上策

害自江以南皆當搖動不知獻策之臣果能保其必守乎夫江之廣不如河江之險不如河江之湍激不如河金人渡河猶不能禦江豈可恃而南人之輕脆非北人之比賊至則潰南方之城壁非北方之比賊攻則破陛下必以幸建康為安臣愚竊以為過矣夫利在耳目之前患在一世之後中智以上乃能知之今欲乘舟順流而東其安便比於鞍馬之間何啻相百遠幸江湖之濱其閑適比於兵革之際何啻相萬然偷取一時安適而忘禍患之在後獻說者如此臣

愚竊以為不思之甚矣為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關中莫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為李孝忠所據雖已潰散恐或殘毀惟鄧為可以備車駕之時巡夫鄧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鄰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控阨有廣土寬城可以屯重兵民風號為淳古盜賊未嘗侵犯此誠天設以待陛下之臨幸事之机會不可失也願召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儲峙粮草朝廷給降錢帛廣行應副

專遣使者以督其事將來秋高六飛啓行由陳蔡唐以趨南陽不過半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忍弃中原也河東之民知陛下之不遠徙也天下郡縣知陛下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無解體之患是一幸南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三者皆失利害安危之幾在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行也臣恐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從臣之言勿是先入之說天下不勝幸甚

余嘗論汪黃之罪浮于秦檜以其首建避狄之策決弃中原也且高宗之竄海與度宗之竄海何異特金人氣脉未長不能久駐江南故幸而未亡耳

議巡幸第二劄子　　李綱

臣已具劄子論車駕巡幸京師城壁未可保守修葺未備當權時之宜駐蹕南陽據天下之中以號令四方不宜東幸建康弃置中原以失天下之心伏蒙聖慈令與執政同議然前疏未盡區區之意敢昧死再陳之臣聞自昔人主當草昧艱難之時或與英雄角逐或爲夷狄所侵皆據地利而莫肯先退盡人力而莫肯先屈夫勝天下者必以勢而據地利莫肯先退者勢也盡天下者必以氣而盡人事莫肯先屈者氣

也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臯間相持累年高祖雖屢敗不肯退尺寸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與袁紹戰于官渡操雖兵弱糧乏不肯勍敵爭勝負豈可不據天下之勢而先自退哉唐之解去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丧河北由此觀之與初突厥頡利以數萬騎飲馬渭水去長安纔數十里太宗以七騎臨渭上與語以大義折之既而王師大集旌旗戈甲光彩精明頡利震怖遂以請和本朝景德中契丹以數十萬冦澶淵真宗渡河親征射殺所

謂統軍攎攬者虜主惶懼遂亦請和而去兩朝盟好
凡百餘年由此觀之爲夷狄所侮豈可不作天下之
氣而先自屈哉今金人雖號爲勍敵其實皆中國失
策養之使然考其兵之强盛豈能過項籍袁紹其敢
深入豈能過頡利契丹而吾方其未至之時已相與
震怖委弃中原而自竄于江湖之間旣失天下之勢
又索天下之氣不知虜騎果復渡河攻圍我城邑屠
戮我人民以精兵控扼淮泗而王命爲之不通盜賊
蠭起所在竊發跨州連邑自相建置將何以待之且

今之所恃者兵也陛下每欲聚西北之兵十餘萬日
加訓練以待親征廟謀壯矣旣適建康不知此兵將
何所用夫建康水鄉其土卑濕其食魚稻非西北之
兵所利不產粟麥稗草土氣多熱非西北之馬所便
往年方猴起于江浙朝廷遣西兵討之疾病物故者
三之二而馬之存者無幾由此觀之欲聚西北之兵
而適建康猶資章甫而適越也惟南陽可爲今冬駐
蹕之計頼天之休陛下聖德所感河北河東兩路兵
民戴宋之心借使賊敢深入邀截掩擊中國得一勝

則天下之勢壯而氣振矣然後降親征之詔率天下
之師問罪以迎二聖之鑾輿決有轉危爲安撥亂反
正之理在陛下自强不息力行之而已臣備位宰相
不惟伯荷特達之知思自竭盡爲一天下之責交歸
謀慮一有不當何以塞之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察臣
孤忠勿爲羣議所惑天下不勝幸甚

建康尚不可況臨安耶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七

襄西方岳貢禹修選訂

宋文

謝賜裴度傳第二劄子　李綱

上令直筆錄裴度傳降賜其劄子稱謝、且錄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上進、

臣竊見諸葛亮出師表、其言明於治體、以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際似不相及。而亮深以為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以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王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用能成功、烜燿簡史。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虜入寇、宵旰憂勤、勵精圖治、思制前躅、雖古帝王勤儉之極、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於朝。翕訿成風、殊未革變、謂宜明神照察、在於攘逐戎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飾其要語、輒

塵天聰、不勝戰汗之至。

國事已壞而小人未去、故公仰引裴度之事以納忠

論不可遣罷防秋人兵劄子　　李綱

靖康元年四月公在密院乃與許翰條具調發防秋之兵至七月公已出宣撫廟廷降指詔書所起之兵罷去大半公上疏力爭

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意以謂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陳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邀取金帛以億萬計驅擄士女俘戮良民不可勝數聲者之言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而陛下嘗膽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為賊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夾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數儻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托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為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河北沿邊雄霸等二

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捍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喝丁又罷弩手又罷上兵又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荊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太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梧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竊思之以兵為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福建荊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荊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備防闕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塗如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勞而擾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

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繫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捍寇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爲所取今惜小費又不爲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也況元降指揮防秋入兵各令齎糧[illegible]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某地强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懼濯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种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衂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爲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愚則誣矣於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今日之先務不

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以謂不須動天下　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選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爲此擾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作奏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

比宋之亡實亡于散遣援兵國勢如此而廟筭如彼直是無可柰何矣

上皇帝封事

李綱

被領開封府事之命總師次江寧府上皇帝封事

五月日新除資政殿大學士太中大夫領開封府事隴西縣開國伯臣李綱昧死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自古夷狄爲中國患所以待之者不過三策曰和曰戰曰守而已長驅深入吾城池堅而人心固則可守凌犯無已吾士卒勇而形勢利則可戰虜氣既懈吾辭理直而威力强則可和故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三者雖殊其致一也臣不敢遠引前古請借

景德靖康之事以明之眞廟景德中契丹百萬入寇廷臣之議有欲幸江南及蜀以避之者賴寇準一言而決遂幸澶淵渡河而親征既殺其酋撻覽虜情震懾遣使請和捐金幣三十萬而約成是景德之事非獨能守而於戰與和兩得之所以盟好之固踰百年而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也至靖康初金人稱兵以犯中原當時亦有爲避狄之計者而後卒堅守虜騎薄城攻圍連日殺傷甚衆賊氣挫矣而吾之援師日集和非所難朝廷主謀之臣苟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爲

守亦未可謂能也

長久之計其所邀求一切許之既割三鎭又質親王又取犒師之物金銀幣帛不可勝計千倍於澶淵之時而歲賂之數又不與也有以死爭之而難能得者迨援師之集既衆士氣勇銳可以施屬擊夫困七關之策以與之再盟而朝廷懲姚平仲劫寨小衄遂寢用兵之謀及其退也又不復邀擊遂使金人志得氣滿有輕中國之心是靖康之事止於能守而於和與戰兩失之也其後三鎭之兵民爲國堅守朝廷始以保塞陵寢之故遣使計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金

人唯欲造爲釁端以寇邊而許和猶自若也主議者信之以爲其和必成而凡欲治兵設備者皆以爲害於和議而沮抑之虜將渡河猶以爲割河北河東之地奉之以袞冕輅車尊號而師可解及既登城矣猶逼朝廷降詔假和議遂定之說以款勤王之師至盡取都城之子女玉帛然後劫質二聖六宮宗室百官以行然則自今觀之所謂和議者果如何也夫金人自用兵以來專以和議疑敵人以取勝其與契丹二十餘戰亦戰爾地輒和既和復求釁端以戰而卒滅之

今於中國復用此策中國信之而不悟至於今日禍故如此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吾之兵力不逭金人遠甚靖康初雖欲坐困邀擊必無成功徒結深怨故不得已而信其和此殆不然夫論兵當論其機會一失機會非可爲也靖康之初金人初無犯闕之意兵不過六萬太半雜種而河北邊郡帥府既不設備沿河又無控扼之兵是以乘勢直擣都畿而吾之守禦既嚴援師既集進不能攻退不能卻以重兵臨之而以餘軍待其抄擄卽行掩擊則糧餉絕而虜可圖矣旣歸

渡河驅掠婦女輜重徧野半濟擊之其法必勝而朝廷皆不以爲然失此機會故有今日之患夫夷狄者小人之類猶之盜賊也小人無以制御之而欲乞憐以望其有惻隱之心不可得已盜賊自貴入主人之室探匱發篋得其所欲曾不爲之捍敵則何憚而不再來何爲而不盡取哉若夫吾之將士習於軍政久廢之後固難得人然以忠義激其心以賞罰作其氣豈無可用者將士猶手足也朝廷猶腹心也今與人鬬腹心恃而望手足之强必無此理朝廷議論二三

而望將士之用命蓋亦難矣此皆前事不可追悔而臣之所以痛心泣血者二聖沈于虜廷生靈陷於塗炭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其甚也天佑我宋必有英主爲宗廟社稷之所憑依萬邦羣黎之所戴仰撥亂反正以圖中興故使陛下聖躬得脫於艱危之際去春奉命使虜而去其軍中去冬出自危城而總師朔部乃有今日入繼大統之事皆天地神祇之所顯相非人力也恭惟皇帝陛下英睿之姿久動羣聽孝友之德實形四方然而嗣位之初當宗社艱危

之秋中國衰弱之日上則欲還二聖之鑾輿下則欲拯生靈之危阽捍禦大敵保綏萬方厥難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則今日待夷狄之策所謂和戰守者當何所從而可也欲和乎則前日之和其禁如此而金人北歸雖宗室亦盡徙以行其意爲如何而二聖之辱實不共戴天之讐和豈可復信欲守乎則朝廷已失河北河東兩路士民之心或爲金人之所得或爲豪傑之所據密邇畿甸易爲侵陵守豈復易圖欲戰乎則去冬將佐卒伍之人撫御皆散而爲盜賊近兵力

益弱。經此舉亂、士氣益衰。所謂勤王之師多募之田畝之間。不習兵革戰。豈可必勝。是三者今日國論以何為宗。顧臣日夜思慮念之至熟、因時施宜、有策於此、及當今之務數十條、皆急切而不可緩者、非得望清光於咫尺之間、未易殫言也、夫以今日之國勢而望靖康之初、其不相侔、豈止相什伯哉。然而猶有可為者。祖宗德澤在人者深、陛下英明、天下仰望、以謂必能濟大業、轉危而為安也。且[illegible]之殃、國家代有、或多難以興、或將墜復續、故無知禍齊而小白實長五覇、驪姬亂晉而重耳實盟諸侯、司馬晉罹聰曜之酷、而元帝起於江東、李唐有安史之亂、而肅宗起於靈武、況我有宋幅員萬里、生齒之衆、士民猶足用哉、儻能嘗膽勵勾踐之心、枕戈懷子胥之志、駕馭豪傑、攬用賢材、法創業之雄謀、革天下之弊事、則中興之功亦不難建。昔少康以一旅之衆、滅澆豷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以數千之卒、破尋邑而克靖大憝、漢以再興、況陛下之明、而臨御九有之師哉、然大患之後、百孔千瘡、夏已及半、去秋不遠、非早圖之、則秋

高馬肥、虜騎又將奔突、不能支梧、四海且有横流之勢、可不為之寒心、此當以夜繼日、而為其所當為者也、臣素愚直、平日惟知讀書、雜考古今治道、欲推之當世、以尊主而庇民、又嘗願以忠義仕、晉以衛國家一日之急、當宣和之初、蒙道君皇帝採其虛聲、擢置左史、得侍清光、竊見天下有危亂之兆、因奏疏論水事、意以謂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弭、必有銷復之策、乞因侍立面奏其故、譬猶失火之家、欲為曲突徙薪之謀、而權臣忌之、沮抑使不得對、因而還謫流落七年、其後有盜賊兵革之事、道君皇帝感悟、以奉常召還、然已晚矣、靖康改元、金人犯闕、前皇帝於倉卒擾攘之中、聽用其言、擢與大政、竊見和議不可保信、因力陳兵備之策、其意以謂夷狄之性、貪婪無厭、不可恃其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宜治兵收將士之心、以禦外侮、欲以身任其事、譬猶救火之

英哲固不可廢然當勉其所不及

為然者、舉皆誤國、前皇帝感悟、復有今日之召、然又已晚矣、臣荷二聖之知遇、悼孤忠之失圖、雖心馳魏闕九重之中、而身在江湖萬里之外、不獲執干戈衛社稷、以伸臣子犬馬之誠、疾首痛心、泣盡而繼之以血、恭承召命、即日戒途、率湖南義兵、倍道前進、欲趨元帥行府、以造闕庭、而行次江淮、恭聞二聖羽衛北遷、遠狩沙漠、痛憤至骨、絕而復蘇、纔聞陛下俯徇羣情、嗣登寶位、悲喜交集、不能自勝、人人若大正始、故於即位之初、立政用人、必有以大慰天下之望者、況

於國勢削弱、天步艱難之時、其可忽哉、恭儉者人主之常德也、英哲者人主之雄材也、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為然、臣願陛下深考漢唐二帝與藝祖太宗之所以創業中興大過人者、了然於胸次、物至而應之、則天下之事、雖未底績、固已定於心術之中矣、臣以疎遠未觀清光、敢以芻蕘之言、求籲天地、誠以愛君憂國、心迫而情切、故不自知其不可、伏惟聖慈、留神幸察、使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之可採、則臣所以盡忠於陛下者、乃所以報二聖之知遇也、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論往事之失為將來之戒至於以恭儉為常德以英哲為雄才固已見高宗之所不足矣

議國是劄子　　李綱

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不務戰守之計惟信講和之說則國勢益卑制命於敵無以自立矣景德中契丹入寇罷遠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幣三十萬而和約成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賴其利則和戰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鎮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刼寨之小衄而不戰

於和與戰兩失之其冬金人再寇畿甸廷臣以春初固守為然而不知時事之異膠柱鼓瑟初無變通之謀內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賊外之不能通達號令以督援師金人既登城矣猶降和議已定之詔以款四方勤王之師使虜得逞其欲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寶圖籍儀衛輦輅百工技藝悉索取之次第遣行及其終也刼質二聖巡沙漠東宮親王六宮戚屬宗室之家盡以行因逆僭易姓建號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者是由廟堂之終始守策失之而卒為和議之所誤也天祐有宋必將有主故使陛下脫身危城之中總師大河之外入繼大統以有神器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初其不相若遠甚則朝廷所以捍患禦侮救寧萬邦者於和戰守當何所從而可也臣愚竊不足以知朝廷國論大體然竊恐猶以和議為然也何哉二聖播遷陛下父兄沉于虜廷議者必以謂非和則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竊以謂不然夫為天下者不顧其親顧其親而忘天下之大計者此匹夫之孝

友也昔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皐間太公為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不顧其戰愈力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晉惠公為秦所執呂郤謀立子圉以靖國人其言曰失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賊盜於此刼質主人以兵威臨之則必不敢加害以卑辭求之則所索彌多往往有不可測之理何則彼為利[illegible]畏

彊而初無惻隱之心故也今二聖之在虜廷莫知安否之審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將墮其計中以和議爲信然彼必曰割某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則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之山河以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之欲無窮少有緊論前所予者其功盡廢遂當拱手以聽命而已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議

惑中國至於破都城滅宗社易姓建號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猶以和議爲然是將以天下畀之敵國而後已臣愚竊以爲過矣爲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戰議姑俟於可爲之時何哉彼既背盟而劫質地不可復予惟以二聖在其國中不忍加兵俟其入寇則多方以禦之所破城邑徐議收復建藩鎮於河北河東之地置帥府要郡於沿河江淮之南治城壁修器械教水軍習車戰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時有出

沒必不敢深入而悉陵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稍修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甲備具然後可議大舉振天聲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讎以雪振古所無之恥彼知中國能自強如此豈徒不敢非覬而二聖保萬壽之休亦將翩翩來從而縷與有可還之理儻捨此策益割要害之地奉金幣以予之是倒持太阿以其柄授人藉寇兵而齎盜糧也前日既信其詐謀以破國矣今又欲循覆車之轍以破天下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強弱有常勢弱者不可不服於強昔越王勾

踐卑身重賂以事吳而後卒報其恥今中國事勢弱矣盍以勾踐爲法卑身重賂以事之庶幾可以免一時之禍而成將來之志乎臣以謂不然夫吳伐越勾踐以甲楯三百棲於會稽遣使以行成而吳許之當是時吳無滅越之志故勾踐得以卑身厚賂以成其謀枕戈嘗膽以勵其志而卒報吳今金人之於國家如何哉上自二聖東宮下逮宗室之係於屬籍者悉驅之以行而陛下之在河北遣使降偽詔以宣召求之如是其急也豈復有愛於趙氏哉雖卑身至於奉

藩稱臣厚賂至於竭天下之財以予之彼亦未足稱
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已然則今日之事法句
踐嘗膽枕戈之志則可法勾踐卑身厚賂之謀則不
可事固有似是而非者正謂此也然則今日為朝廷
計正當於時遣使以問二聖之起居極所以崇奉之
者至於金國我不加兵而待其來寇固嚴守禦以備
之練兵選將一新軍律使吾國勢既强然後可以與
師邀請有此武功以俟將來此最今日之上策也古
語有之曰願與諸君共定國是夫國是定然後設施

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趨向之惑天下
之事不難舉也靖康之間惟其國是不定而且和且
戰議論紛然致有今日之禍則今日之所當鑑者不
在靖康乎臣故陳和守戰三說以獻伏願陛下斷自
淵衷以天下為度而定國是則中興之功可期矣取
進止

本朝

英皇北狩　景皇帝與其大臣急修戰守之策乎

虜人欲送

上皇而我故遲遲其應者此乃所以速歸　上皇也

上擬漢祖之于太公下觀　景帝之于

英皇乃知亟弃其親無如宋高宗真萬世之罪人也

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劄子　李綱

臣竊以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藩蔽也。唐杜牧謂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既去。吾不知其爲人。故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地勢風俗使然也。而河東實爲天下之脊。介於河北陝西之間。其地險固。其民堅悍。其俗節儉。其兵勁悍。祖宗得天下。削平僭亂。罔不臣服。惟河東最後再駕

而後得之。其難如此。而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以孤軍入重地。我之守禦固而援師集。其勢不難於和。宰相失策。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爲久長之計。凡所邀求一切許之。遂割三鎮。而河北河東之地幾去其半。及賊兵退。三鎮兵民爲朝廷固守中山真定及沿邊諸郡既已保全。而賊盡力以圍太原。不肯捨去。朝廷遣使以兵民之意及保塞陵寢之故。願輸租稅以易堀土。金人且許且攻。幾半年而太原陷。猶信譎詐以講和。不爲備禦之策。至其渡河。再薄都城。遂盡割兩路與之。

畫河以爲界。遣執政使交割。今數十輩。今請交割。皆爲兩路之人所殺。夫朝廷割地不足衆金人貪婪之欲。而適足以失兩路士民之心。使地割而和可成。宗社遂安。猶之可也。今乃假和議以款我。既破京師。挾二聖以北狩。脅逼臣僚。僭竊神器矣。而議者猶以割地爲然。此何理哉。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末所失者。真定懷衛濬一四府一郡而已。其餘至今皆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依大河西山。自相結集。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各立首領

以相統率。知名號者已數十處。日以飛書號額朝廷。乞師請援。願爲前驅。因而循撫。爲吾之用。數十萬衆。不日可致。而金人留兵懷衛濬三郡。以扼吾要津。每郡不過三千人。其餘皆脅制吾民剪髮易衣。以疑我耳。大兵臨之。遣間要約。必有應者。則三郡不旬月間可復也。三郡復。則真定可圖。而中山之圍可解。河北復爲我有矣。然後第功行封。以河外郡縣悉議封建。使自爲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寧矣。今日之要策也。河東之勢亦然。但所失州郡稍[illegible]

爲多然所以處之之策亦無以過於此者臣愚欲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擇文武臣僚中有材畧名望素爲兩路兵民信服者爲之使副布宣朝廷德意以結其心信賞必罰以作其氣訓練習服以教之戰量補名目以旌勸其首領寬給錢穀以賑貸其乏絕辟置僚屬將佐乘機應變一切許以便宜從事則兩路可以復全中興之功指日可成必自此始猶捍水患於決溢之口則下流無泛濫之虞禦盜賊於門墻之外則堂奥有安靖之勢理之必至

也儻捨此而不爲則兩路之人且歸怨於朝廷強壯狡獪者反爲賊用將何以待之故臣以謂今日之所當先務者無急於此惟睿斷不疑特從所乞天下不勝幸甚

宋人失策莫甚於棄兩鎮使兩鎮嚴兵固守金人詎欲長驅常顧其後而不敢則靖康之禍可免也

乞募兵劄子　李綱

臣竊以祖宗建國以兵爲重熙豐盛時內外禁卒馬步軍凡九十五萬人承平既久闕額三分之一失於招塡比年西鄙喪師江浙山東寇作繼之以燕山陷沒所亡失者又半重以靖康之變金人再犯都城諸路禁軍往往潰散流爲盜賊天下之兵所存昔無幾矣朝廷以蠟書召天下勤王之師皆募於田畝之間及游手浮浪之人雖其數甚衆環繞畿甸不得遷髮之力而東南公私財物爲之一空大抵起一兵公私

所費非五十緡不可而沿路給錢糧之費又倍於此是一兵率費百千而起萬兵則所費百餘萬緡矣今秋期不遠理當揀擇留之分屯沿河要害之地則所費不過日給錢糧而已朝廷初不較此應勤王之師已行放散被甲荷戟而歸者項背相望於道路亦有纔至中途不待令而自返者不知將來防秋於何所取兵而可也禁兵之數既已不多而民兵又不可復起雖起之必無應者秋高馬肥虜騎或復深入其何以支吾哉臣愚以謂濟今日一時之急莫若取財於

新選之邪兵費多而舊費少彼此通算亦足支吾

東南募兵於西北夫東南之財已竭矣而臣以謂不得已猶有可取者當誘上戶物力有餘之家出財以助募兵朝廷量多寡以名目酬之民知國家有兵而後家室可保則亦不以爲厲已也國家歲漕東南財穀以爲上供又権茶鹽之利以實中都蓋以養兵日給六宫百官之費待祭祀賓客之用供玩好宴遊之奉今六宫百官之費祭祀賓客之用省矣陛下節儉無玩好宴遊之娛故凡上供財穀茶鹽之利除經費外一切裁損專以養兵則亦無不足之患臣願下募

民出財之令且降旨委官措置於京東京西河北募兵優立例物之數創爲軍號團結訓練一切以新法施行分隸將佐逐處屯泊以時教閱比之起東南勤王之兵其利害不同者有三東南之人柔弱不耐勞苦一也不伏水土類多疾病死亡二也屯駐稍久則有思歸之心往往逃亡潰散三也而募西北之人以爲兵則無三者之患團結訓練積以歲月皆爲精兵與夫起烏合之衆暫聚復散豈不相遠哉今河北河東京東西爲金人所擾民不能歸業者甚衆而陝西素號產兵之地願及時遣使於數路募兵於合屯駐路分建置營房更番以衛行在以鎮四方以備征討此時不可失也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每見勤王之兵遠輒數千里無當救援徒示狼𤞤歎此疏之有遠見也

修軍政箚子　　　　李綱

臣竊以大軍之聚用衆也、軍之所以積少爲衆、聯屬不散、可恃以勝敵者、以其有紀律也、團結則有保伍之聯、教閱則有戰陣之制、披執則有甲冑五兵之利、進止則有金鼓旌旗之節、禁戒則有號令之威、上下則有階級之法、兵將相諳、彼此相救、逃亡潰散者必誅、搔擾亂羣者必罰、立功者必厚賞、死敵者必優卹、此之謂紀律。有紀律。然後軍可用也。國朝軍政最號嚴明、自童貫高俅主兵以來、其制始壞、團結保伍、廢

而無以相維、待教閱戰陣廢而無以習攻擊、甲冑五兵、初不服練、旌旗金鼓、初不習熟、禁戒號令之威、不振而無以作士氣、上下階級之法不行、而無以一士心、兵將取於臨時、而初不相知、彼此遞相觀望、而初不相救、盧溝之潰、反以金帛招集、則逃亡潰散者不誅矣、浙東之役、虜掠良民財物者悉皆官軍、則搔擾亂群者不罰矣、僕廝親近皆授高爵而立功者不賞、以收身不到爲名而死敵者不卹。紀律如此。而欲驅之以抗大敵。豈不難哉。是以金寇再犯王室。則控扼之兵、望風先潰、攻圍帝都、則救援之師、逗撓不進。其因循至此。非一日之積也。且金人訓兵十有餘年、不用令者小則必死、大則族誅。此法既行、威信已著、則用刑爰少、故能滅契丹、陵中國、積威劫之漸、非一日也。中國之兵、既失訓練、又不用令者不必誅、逃亡潰散者反招集之、此風既成、習以爲常、則有不可勝誅者矣、故以天下之大而不能禦夷狄、積弊之漸、亦非一日也。夫用兵驅之於死地者也、苟非畏我過於畏敵、進有生理、退而必誅、則安能使之效一日之命。以

團練之法莫先於精其隊伍隊伍精而教閱過半矣

成卻敵之功哉。爲今日之計、莫若更軍政而漸治之。團結之法、自五人爲伍、積至於二千五百人爲軍、部隊將統制官遞相臨制、皆有尺籍伍符、以周知其名數、呼召指使、存亡功過、不勞而可知、臨陣戰鬭進退緩急、不約而相援、如此則兵伍有所聯屬而不散矣。教閱之法、以車騎步兵總爲營陣、進退坐作分合出入、皆依新制、革去舊教文具之法、如此則行陣足以捍禦、鐵騎矣習弓弩者不必以鬭力而以射親中的者爲上、習牌鎗刀者不必以中敵而以勇敢向前者

爲勝。神臂筒射鳳凰等子，可以及遠，宜教之使精熟。鍪金甲卒伍多不肯披帶，宜習之使熟。如此則甲胄五兵之利，可以自保而取勝矣。古之行師者，聞鼓則進，聞金則止，以旗之偃舉爲所向之指麾。今則不然，金鼓間作，初無進止之令，旌旗錯雜，初無指麾之意，宜依古制，以習兵之耳目。如此則金鼓旌旗之節，可以一衆而臨敵矣。禁戒號令，雖出於臨時，而信必在於言前，然後威可畏也。上下階級，雖著於甲令，而勢不容於幸免，然後法可行也。自部隊將至統制官，皆

精選而預設之，使其恩威素行於士卒，則兵將相諳矣。自伍甲部隊至六軍，皆使之左右前後迭相應援。觀望不進及輒退者，必行軍令，則彼此相救矣。禁軍逃亡，依法七日不首身者必斬，遇敵戰鬬力不能勝，因而潰散，不再聚集歸本部者必誅，因而作過者滅族，則逃亡潰散之弊可革矣。禁軍於行師之際，盜博鬬毆，飲酒至醉，拋棄器甲，藏匿婦人，劫取財物，搖撼或[illegible]者，並行軍法，則擾亂群之弊可懲矣。先登陷[illegible]以[illegible]射中賊者，雖不納級亦賞；一軍全勝則

以級爲賞多有殺良冒功者宜不論級數是良法

全賞；一軍雖不勝，而其間有斬賊級及中傷在前者，則自賞。如此則立功者勸矣。將士戰歿非逃亡者，委保伍將佐開具保明，優卹其家，不得輒以收身不到開落，違者重寘于法。如此則死敵者勸矣。此皆今日軍政之急務，當以次施行也。然臣頃年嘗詢一老卒，其言曰：「昔日禁軍難作而易活，今日禁軍易作而難活。」詰其所以，則曰：「昔日法行，而上下之分嚴，故難作；然請給衣糧及時，而得無凍餒之患，故易活。今日法不行，而上下之分苟簡，故易作；然請給衣糧多不及

時，又有坐倉折估之法，妻子不免於凍餒，故難活。」其言極爲有理。則欲修軍政而振紀律，當先留意於所以養之者，以素得其心，不可使之怨咨也。所有修改軍政合行事件，乞降付三省樞密院同條具取旨施行。

所論團練之事，皆人所易知者，用心爲之，自然壁壘易觀。謂用兵必有專家學者，余不信也。

此魏公定評也

奏陳利害劄子　　李綱

臣近者不量短淺輒冒萬死條陳淮西叛將利害仰瀆天聽夙夜靡寧以俟嚴譴伏蒙聖慈優赦任譴又降聖旨特有褒諭感戴大恩非臣糜捐所能報柄然臣竊見都進奏院報張浚罷相以言章落職宮觀淮西之變浚實有罪責罰之加其誰曰不宜但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臣愚竊以爲不然試爲陛下陳之昔王恢設馬邑之謀欲誘匈奴擊之事既不諧武帝以造兵謀本出恢動大衆而無成功不誅無以

謝天下遂下恢廷尉此武帝之過舉非盛德事也何則勝負兵家常勢循規略何如耳易象有左次无咎之言兵法有善敗不亡之戒詎以一失遂害大謀哉觀秦穆之用孟明拜賜於三北之餘光武之用馮異收功於桑榆之際則知武帝之誅恢未爲無失也今浚之罪乃在於志廣才疎力小任重不能諮諏長策而專于自用不能輯睦將帥而輕務改移遂致士卒攜離捨我就敵以此罪浚夫復何辭若以王恢爲比咎其始造兵謀則是因噎廢食懲羹吹虀以細故而

撓大計恐非策之得也方今強虜憑陵僭逆窺伺國勢未定人心驚疑若不注意治兵以爲自強之計則何以安宗社保生靈固邊圉禦外侮徒以措置一失之故遂欲盡棄前日之所爲歸咎造兵謀者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言忠義之臣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且今日朝廷之勢固自若也襟帶江淮保據荊襄連接川峽韓世忠張俊岳飛吳玠之軍分屯要害不下數十萬人兵未爲弱去冬敗劉豫劉猊之徒甚衆用兵未爲不利倘因淮西之變益自懲創申號

令明紀律徙諸軍家屬於江南以便糧餉教戰艦水軍於沿江以備不虞姑輟進取之謀且爲固守之計和協輯睦靜以待之使國勢漸定人心漸安士氣漸振乃可徐議恢復譬猶病人調治向安又爲藥餌所誤傷其正氣豈可遽欲康強哉不察此理輕變故而亟動搖使外寇得以乘其間隙譬猶奕棊一有既差後着復錯是謂自敗欲求勝敵不可得[illegible]臣頃年嘗因賊馬入寇淮甸獻陳忠計以謂退避[illegible]不可行

於今何哉前之爲寇者金人也利於擄掠得所欲歸還師今之爲寇者僞齊也利於土地得一郡則守一郡得一邑則守一邑翠華退避之後將士奔潰賊勢鴟張將安所定止哉謀蒙採擇特降赦詔今日之誠亦猶是也伏望陛下堅聖心而勿動修軍政以自强無爲趣時獻言者之所搖古語曰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惟陛下留神幸察夫張浚措置失當誠有罪矣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昔漢高祖用兵喪師跳身走者屢矣然卒與成

功者皆舊臣也借使每敗必逐則張良陳平之流不勝其誅矣臣前所論淮西事宜指陳浚措置失當非黨浚者今此論奏亦非爲浚游說也因言者引王恢造兵謀之喻深恐退避講和之議復出以眩聖聽則大事去矣宗社安危自此而分故敢披露肝膽冒昧有言死有餘罪臣以衰病累請宫祠未奉俞允邇來犬馬之疾益深將填溝壑已别具奏乞骸骨以歸山林貪戀明時何可言喻愛君憂國之志雖在畎畝豈敢頃忘伏望陛下哀而憐之干冒天威無任惶懼

戰越之至

殺一張浚甚不足惜但恐灰任事之心長和議之計此公所以力爭

與宰相論捍賊劄子　李綱

綱伏覩進奏院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探報敵人窺伺承楚、如別有警急、當親總六師以臨大江、綱于十月二十二日已曾具奏、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獻三策、自福州入急遞投進、今來又覩進奏院報、韓世忠統全軍於承楚間迎擊賊兵、連獲勝捷、有旨分遣臺臣督劉光世張浚統兵渡江、應援車駕、已起發進臨江上、撫勞諸軍、竊惟朝廷當危急艱難之秋、爲宗社生靈之計、建大議、決大策、不惑不疑、毅然親征、

將士用命、捷音係路、廟謨克壯、虜勢退屈、誠可爲天下大慶、然賊情狡獪、戎事方棘、機會之來、間不容髮、綱輒敢竭其愚慮、陳十事以獻、伏望鈞慈特賜詳覽、有可以裨廟算之萬一者、願施行之、勿以人廢言、不勝幸甚、

一宜防備生兵、綱竊覩偽齊劉豫招誘叛將、驅河北河東陝西之民、挾帶虜騎、侵擾淮甸、聚糧既久、(虜聞偽齊聚糧於淮陽宿遷縣甚久、爲入寇之計非一朝一夕)入寇亦早、(往年虜騎南牧、多以春冬之交、今偽齊以冬初已入寇、比之往年爲早)惻然有窺伺江左之意、今既王

師屢捷。挫其銳氣。勢必遷留境上。乞師金人。萬一有重兵繼來。我以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則將何以取勝。宜命諸將蓄養銳卒。更進迭休。使有餘力以待之。又於諸路摘那精銳軍馬。以爲濟師之計。庶幾可以捍禦。

一宜防備海道、綱竊聞偽齊劉豫於登萊等州多造海舟。又於楚海等處擄掠客旅舟船。其用意非淺也。方冬月風便之時。勢須驅使山東之人。自海道犯浙東一帶濱海州縣。則吾腹內之民擾矣。然自海道來

當時亦有越海販齊之策宋不能往故防其來

者。必皆步人。實不足畏。朝廷既遣兵將分屯明越。以備不虞。而沿海州縣巡尉弓兵數不爲少。合之則勢強。分之則勢弱。宜命帥司并提刑司團結成隊。於要害地擺布控扼。又募海上土豪自備舟船。巡綽捍禦。許以將來事定。重與推賞。不爲無補。

一宜防備上流、綱竊觀自昔侵犯東南。未有不繇上流者。舳艫相接。順流乘風。自川江而下。日數百里。不旬月間可至江浙。故上流之地。自吳及東晉以來。必屯重兵。乃可保國。今歸峽荊南岳鄂九江一帶。雖無

金人不能下川蜀而能襲襄陽從襄陽下舟師則更速于川蜀

他虞。然屯兵不多。所幸襄漢復爲我有。上流形勢。倚之爲重。襟帶荆蜀。控引江淮。下瞰畿甸。實形勝必爭之地也。宜命大帥統重兵以鎮襄陽。則上流有屏蔽之勢。江浙可以奠枕。中原有恢復之兆。畿甸可以俯窺。此最今日之上策。惟廟謨熟計之。

一宜防備四川。綱竊覬金人累年侵犯四川。其意蓋以蜀中富庶。欲必得而後已。所幸山川險固。將士用命。僅能保守。今賊馬南牧。擾我淮甸。安知不別遣重兵窺伺川峽。道里遼遠。號令難通。都督既已不行。兩

宣撫不相節制。邈然一方。深可憂慮。宜命信臣早臨撫之。布宣威德。不失機會。庶幾四川生靈有所依怙。國勢賴之以安。非細故也。

一宜保據淮南。綱竊聞金人中間通使。屢有畫江之言。蓋爲劉豫之計。今賊馬南牧。雖未必敢窺江左。其意決欲盡得淮南。深慮兵交使在其間。復有畫江之請。朝廷欲紓目前之患。或遂許之。則大事去矣。淮南者江南之屏蔽也。六朝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屯兵巨鎮所以爲藩籬者。盡在淮南。故以魏武之雄。苻堅

兩淮之間盡種水田不但可濟軍儲而亦可以限戎馬

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此必至之理也。萬一有畫江之請。謹不可許。宜命諸將協力擊賊。使之退遁。將來措置淮南。當於兩路。置兩大帥以臨之。東路揚爲帥府。屯重兵爲根本之地。分遣兵將進守楚海滁泗壽春淮陽。沿淮一帶諸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糧。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而藩籬成

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大江之險。然後可以立國而議攻討之策。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備。不幾於倒置而虛設乎。願廟堂熟計之。

一宜調和諸將。綱竊聞師克在和。不在衆。將帥不和而能成功者。未之有也。武人之性剛果。有齟齬之失。必相怨憤。而激以忠義。則往往復合者。其性然也。郭子儀李光弼同在朔方。未嘗合堂同席而坐。一聞祿山之變。子儀中分麾下。與光弼勉之立功。何則先國

亦愛之變因其術
[illegible]見升[illegible]

家之患而不以私害公也。賈復寇恂不相能。光武解之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朕為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今朝廷所賴以為爪牙者三大將也。平居無事之時人情豈無纖芥。今當朝廷艱危之秋。使之各[illegible]相[illegible]則當以調和之為先。宜賚淵來降宗翰[illegible]指呼古之將帥徇國家之急。而忘私忿之意。勉以忠義使之歡然犄角立功。則賊雖衆多。不難破也。願廟堂留意。

一宜增置禁衛、綱竊觀自古人主必有親兵所以制衛其制甚備。自經變故以來。人數寖少。止以將兵為陛表裏。為長慮卻顧之術也。祖宗禁衛之兵總之三衛。非強本弱枝之策。今將兵既遣渡江。宿衛單寡。何以鎮服中外。倉卒召募。因難得人。謂當有術以權之。竊見近降指揮。復置御營使司。宜因此時號召諸路統制官之有名望者。使率其部曲充御營使司五軍統制。平時與禁衛之兵。相參宿衛。緩急聽御營使司使喚。更不隷屬諸大將下。使軍容奮張。國勢益隆。誠今日之先務也。

使無人力則大江之險與敵共之矣

一宜廣備糧食、綱竊謂用兵以糧食為急。糧食以飛輓為難。今賊兵擾吾淮甸。將士捍禦勢或持久。則糧食不可不廣為之備。訪聞湖南米斗百錢。江南東西歲亦豐稔。朝廷近者增置漕臣。宜命江湖廣行收糴。措置舟船。順流而下。儲蓄於建康鎮江。轉漕淮甸。以給諸軍。庶幾倉卒無乏絕之患。若止仰常賦。深恐緩急不免科須。未償翔踴。民力重困。惟廟堂圖之。

一宜措置戰艦水軍、綱竊觀大江限制南北。實為天險。然必以人力加之。險乃可恃。魏武親臨爪步。孫權以舟師拒之。見旌旗戈甲之盛。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權告以春水方生。疾癘將作。操乃還。其後曹丕南伐。見波浪洶湧。歎師有備。亦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遂班師。繇是觀之。據長江之險。擇要害之地。置戰艦水軍。使形埶相接。金鼓之聲相聞。敵人雖有百萬之師。豈敢輕犯哉。何則彼為濟渡之謀。而我有攻擊之具。主客之勢既不相侔。北人所習。又非其利。真東南形勝保國之要術也。今國家權寓江左。而累年以來。不聞措置設險之策。使敵人得以窺伺。玩歲愒日於

閒暇無事之時。遑遑袁恐於倉卒擾攘之際。有險而不議所以守之者。可以爲而不爲。眞可惜也。荆湖間車船乃唐嗣曹王臯遺制。其大有至三四十車者。挾以雙一鼓蹈而進駛於陣馬。又仁宗朝詔武經總要該載古今戰艦之制甚備。願命荆湖及沿江諸州使之製造。召募水軍。統以將佐。逐時閱習。可以爲長久之利。非一時之急而已。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勿謂緩不及事而遂置之。天下幸甚。

一宜措置楊么。綱昨任荆廣宣撫使日。招捕羣盜數萬人。惟湖北賊楊么據重湖之險。非有戰艦水軍。未可攻討。嘗具楊么本末申奏。以謂此賊不可輕。是時朝廷已罷荆廣宣撫司。特降指揮令綱節制湖北荆南同共進討。方措置間。綱蒙恩罷任。朝廷委制置使王璨同兩路帥臣措置。迨今未聞殄平。勢頗猖獗。蓋此賊非陸地羣盜之比。據重湖環千餘里。出沒不常。其徒皆舟人漁子。便於操舟。又有潰散兵卒竄其間。以教之戰。我師深入欲速成功。則往往不利。屯聚持久則錢糧之費不貲。今又淮甸警急。朝廷不免摘那兵將。則此賊之勢又復鴟張。未有掃蕩之期。爲吾牽制。非細故也。宜命兩路帥臣謹重。未須深入。候其抄掠。則隨宜擊之。分兵屯瀕湖諸邑。使之不得使漁種植。以絕其糧。明出文牓揭示上首領姓名。重賞捕之。許其徒中自相殺併。以携其黨與之心。賊必漸困。然後可圖。兵以緩爲速。如趙充國之討先零是也。今其徒既衆。必示以生路。乃可使之解散。而取酋首。必欲盡滅以堅其從賊之志。非策之得也。惟廟堂裁處。

岳少保亦略其策但以陸軍除水寇則又出公意策之外耳

觀宋之所以保全江南者。不越公數策之內。合則勝。違則敗。人有此才而竟不獲盡用。此天之所以不祚趙氏也。

論襄陽形勝劄子

李綱

臣竊以當今天下形勝在襄陽。何以言之。四方地勢。正猶棊局。今車駕駐蹕於吳越。是置子於東南隅也。宣撫處置司聚兵於川陝。是置子於西北隅也。湖湘屯重兵以控制。是置子於西南隅也。吳越距湖湘以趨川陝。如行曲尺之上。相去萬有餘里。號令未易達。首尾不相應。一有緩急。何以為援。惟襄陽地接中原。西通川陝。東引吳越。如行於弓弦之上。地里省半。而又前臨京畿。密邇故都。後負歸峽。蔽障上流。遣大帥

率師以鎮之。如置子於局心。真所謂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者也。既逼僞齊巢穴。賊有忌憚。必不敢窺伺東南。將來王師大舉。收京東西及陝西五路。又不敢出兵應援。則是以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進取京師。乃扼其喉。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朝廷近拜岳飛為荊襄招討使。其計得矣。然駐軍岳鄂。未聞前進。豈不以自兵火以來。襄陽焚毀尤甚。野無耕農。市無販商。城郭隳廢。邑屋蕩盡。而糧餉難於運漕故耶。臣觀自古有意於為國家立功名之人。如劉琨祖逖之徒。未嘗不據形勝。廣招納。披荊榛。立官府。履艱險。攻苦淡。積日累月。葺理家計。然後能成功者。若欲坐待其自成。必無此理。願詔岳飛先遣將佐軍馬及幕府官徑趨襄陽。隨宜料理。修城壁。建邑屋。招納西北之民。措置營田。勸誘商賈之伍。懋遷貨賄。稍稍就緒。然後徙大兵以居之。旁近諸郡。如金房隨郢。見屬我者。可以撫綏。如陳蔡許潁見從賊者。可以攻取。不過年歲間。必有顯效。如謂屯兵聚糧。運漕為難。則漢江出襄陽城下。通於沔鄂。漕運之利。未有如此之便者。

當以兵護糧船。使賊不得抄掠。則吾事濟矣。今日天下形勝。臣愚以謂無出襄陽之右者。伏望聖慈。特加睿察。早降指揮。無使緩不及事。天下幸甚。

守江南無如襄陽。爭中原無如襄陽。蓋襄陽于江南為上流。而於中原為胸腹也。

乞教車戰劄子　　李綱

臣聞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古之戰者必以車故稱武王曰戎車三百兩稱衛文公曰革車三百乘稱宣王曰我車既攻稱小白曰兵車之會六而兵賦則必使之出車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皆以兵車爲制也後世車戰有曰武剛車有曰偏箱車有曰鹿角車皆與古異制則便於其事而已金人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三而非車不足以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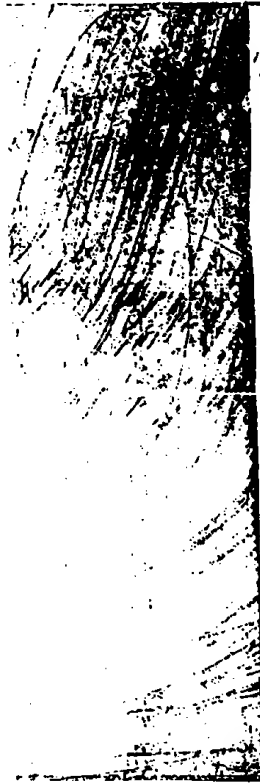
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進然則車之可以制鐵騎也審矣靖康間獻車制者甚衆獨統制官張行中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施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捍矢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於口中而竅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施槍刃兩重重各

即吳璘疊陣之意

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以禦馬也其兩旁以鐵爲鉤索止則聯屬以爲營體制簡而運轉速真禦戎之利器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人執牌弓弩長槍斬馬刀列車之兩旁重行行五人凡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槍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內則牌偃弓弩間發以射之既逼近則弓弩退後槍刀進前槍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徒鼓譟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

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爲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爲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於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左右前後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地勢之便行則鱗次以爲陣止則鉤聯以爲營不必開溝塹而築營壘最爲簡便而全固昔衛青征匈奴以武剛車自環以禦敵故能深入漠

燧帥太原製戰車。冐以狻猊。甲士列戟副之。故能兵冠天下。惟務瑢用之爲賊所焚。而後世議者遂以謂車不可用。殊不知古之兵車。謂之革車。冐之以革者。正所以防火也。欲勝金人鐵騎。使不得奔突。持久以取勝。利器無以加此。今圖畫樣制及分合陣圖。上塵聖覽。乞降下御營司制造教習。便殿按視。可以施用。即頒降帥府要郡施行。

車製精密。無如此式。如今日偏廂車。堪令馬蹄踏破耳。以其體製太輕。上無壅蔽而下無鈎絡也。

論進兵劄子

李綱

臣近者伏蒙聖恩。許令入覲。特御內殿。三賜引對。疏遠之跡。得望穆穆清光於咫尺間。從容移時。俯聆玉音。俯竭愚悃。臣子之情。不勝欣幸。然進對之久。恐勞聖躬。加以言詞拙訥。敷奏迂疏。猶有未能盡其底蘊者。敢昧死以聞。臣本書生。初不知兵。自靖康以來。竊見朝廷軍政不修。致有夷狄之禍。夙夜以思。欲振起中興之業。爲自治自彊之計。非兵不可。昔蘇軾嘗熙寧元豐間著論。深戒用兵。使軾生於今日。則必以兵爲先務。何則所遇之時異也。然兵家多故。千緒萬端。有奇有正。變動無方。能讀其父書者。未必能施於行事。不讀古兵法者。未必不暗合孫吳。顧所以用之者如何耳。臣嘗推原古人用兵之意。比較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夫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爲累。故昔之善用兵者。料簡至精。率能以少擊衆。衆如干將魚腸。延刃而斷。莫之敢攖。其與頑鐵。豈可同年而語哉。王邑百萬而破於光武之三千。苻堅百萬而敗於謝玄之偏師。用此道也。又況將兵如將將多多益

辨唯韓信能之自餘各有分量今之諸將貪多務得見他人之兵則垂涎以務并吞初不自量其智力果能節制運動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乎否也冗食既多坐耗國用疲劣弗簡遇敵先奔一大將連十數萬之衆未聞有敢深入而建奇功者此不務精而務多之過也將貴謀不貴勇勇而不謀適為敗擒故昔之善將兵者或深謀於己或廣謀於人韓信背水而陣示以大將旗鼓使敵趨利拔趙幟而奪其城遂以破趙將士皆莫能知此深謀於己也得李左車西向而師事之遂傳檄而定燕齊此廣謀於人也周亞夫亦然其謀於己則堅壁不戰以困七國之師志慮一定雖梁孝王不能奪者是也其謀於人則聽趙涉遮說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擊鑼鳴鼓而騷諸侯者是也善將者莫不如此今之大將號為出羣帥之右者不過勇猛敢進未聞長慮却顧虛心下士以謀為先者求其據形勢中機會料敵制勝不戰而屈人之兵豈可得哉此不務謀而務勇之過也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諸葛亮

當將貴少謀將雖勇武經謀定而後戰然是爭勝行陣之小謀非縱攬形勢之大謀也

以石布八陣圖於蜀江水中晉大司馬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非能分能合何以至此自金人憑陵以來未聞諸將有與之對壘而戰者率皆望風奔潰間有略布行陣為其突騎所衝一散而不復合於古人置陣之意豈不相遠哉魚麗偃月平銳曲直陣形雖殊其欲能分合一也合而不能分則非所以適變分而不能合則潰而已矣古之陣法皆能制敵於部伍曲折之間故諸葛亮以之擒縱孟獲李光弼以之大破史思明而今之陣法徒為文具而不適用此不務分合之過也戰貴設伏而直前使敵無中斷邀擊之虞皆非善戰者北戎侵鄭鄭公子突謀為三覆以待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善戰者未嘗不以設伏為先山川林莽蘙薈深密皆可伏兵或誘之以利而使前或示之以怯而使逐薄於險阻之地擊其首尾而不得相援斷其腹心而不能相應如猛虎陷於機穽之中雖驍狠猛鷙有不甚敗者今之諸將或有與敵相遇惟務力爭不求謀勝雖有小獲未聞有能大殲

醜虜者，此戰不設伏之過也。是四者，今日諸將之失。願陛下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則於折衝禦侮、致果殺敵之方，非小補也。昔高祖駕御韓、彭、英、盧，如指蹤獵狗而得獸；光武駕御寇、鄧、耿、賈，所向無不成功。陛下十數年來，委任諸將，不愛高爵重祿以得其心，分以堅甲利兵以作其氣，駕御之術，固非愚臣之所能測識。然竊見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臣荷恩之深，嘗蒙聖慈特降親筆，有宜因疾置時告嘉猷之語，苟有所見，其敢隱藏？請試為陛下詳言之。何謂有未盡善者五？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聚人必以財，理財必以義。以朝廷之威，揔天下之利勢，而欲措置財用，使養兵不乏，何施不可？善制國用者，有生財之道，有節用之法，有救弊之說，有覈實之政，有懋遷之術，有闔闢之權。舍此六者，則雖養兵之多，何患乎財用之不足？而朝廷初不留意於此，唯取於民之為務。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一也。上戶竭產不足以供買官資之數，配

下戶絕食不足以應科斗升之誅求，物力耗屈，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夫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基址薄則棟宇有傾危之憂，水泉涸則魚鼈無生養之理。為父母而日削其子，飽腹心而自戕其肌，欲求久安，其可得乎？昔唐德宗惡於用兵，而有除錢陌、稅間架之令，遂致奉天之變。今日誠不可不以為鑒。此未盡善者一也。夫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軍旅之興，糧餉為先。而去年自江以南，緣地數千里，適有旱災，粒米惟艱，穀價翔踊，饑民餓莩相望於路。雖浙西號為豐稔，然以一路而供江湖數路之求，勢亦安能有餘？朝廷糴買數目雖多，亦未必能豐衍。王師一動，運漕飛輓，何以能給？議者謂當因糧於敵，臣竊以為不然。使敵人聚糧，或有敗北，焚蕩而去，必不使為我有。糧道不繼，為患甚大。若欲取於偽地之民，則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有違弔伐之義，失民望而堅從賊之心，非計之得。此未盡善者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之馬少，特以步兵當之，飄暴衝突，勢必不支。平時不務有可以制鐵騎之術，而亟欲

興舉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況于戰陣之際國家安危所繫豈可忽哉此未盡善者三也夫用兵如奕棊先能自固乃能殺敵根本之地當以重制輕乃能安全臂指之勢當以大用小乃能運動今朝廷與諸路之兵悉付諸將外重內輕指大臂小平居已不能運掉則緩急何以使之捍患而禦敵哉兵猶博也本多乃勝善博者徐出以待時今乃罄所有以事一擲其可乎此未盡善者四也臣於陛辭日竊聞麻制以韓世忠岳飛為京東京西路宣撫使聖意可謂斷

矣然兵家之事行詭道鷙鳥之搏必戢其翼猛獸之攫必匿其爪藏殺機也今者不得已而用兵不知欲敵人之知乎欲敵人之不知乎欲敵人之為備乎欲敵人之不為備乎事固有先聲而後實者然既有其實乃可先其聲昔韓信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於泜水上故能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使燕齊從風而靡有其實故也今吾軍初未嘗有其實而遽以先聲臨之其可乎此未盡善者五也何謂宜預備者三中軍既行宿衛單弱肘腋之

變不可不虞此行在不可不預備者一也江南東西荊湖南北兵將盡行屯戍鮮少敵人或有乘間擣虛之作則將何以待之此上流不可不預備者二也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下流不可不預備者三也何謂當善後者二夫勝負兵家常勢有勝必有負勝之非難持久為難而況於負良難使王師克捷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當何以待之兩路之民懷戴宋之心有來蘇之望久矣既得其地而吾之力

足以覆護之此當善後者一也萬一得其地而不能守得其民而不能保兩路生靈盡就屠戮使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則恢復之功難為力矣昔宋武帝長驅以復關中而卒不能有惟其善後之策不先定故也善奕者其置子之意乃在於數十著之先豈臨事而後慮哉勝猶如此則所以圖為善後之計者宜如何哉此當善後者二也陛下天縱英武念二聖於漠北出自睿斷圖此武功事勢既然必不得已臣願獻愚計軍政既修莫若小試勒兵於山東夫山東天下

攻取之勢

之陸海也。賊豫賴之以爲根本之地。與吾淮南境土相接。河渠相通。士馬易行。糧餉易致。宜令韓世忠率師先臨。繼遣劉光世爲之策應。張浚分兵以防江。岳飛重兵且屯襄陽。勿輕動。以牽制其師。使不得應援。募敢死將士。繇海道以擣其腹心。擇要害之地。控扼以斷金人來援之路。京東郡縣必有起而應者。撫綏料理。務盡其術。京東可保。乃可徐事京西。此今日之至計也。臣嘗陛下面諭以十數年來訓練士卒。今方可用。臣退而詢之士大夫。咸以爲然。區區愚慮。尚有可疑者。以謂吾之士卒初未嘗與大敵力戰。則欲保其臨敵用命。無奔潰之虞。猶未易也。金百鍊則爲精金。卒百戰則爲精卒。故臣欲試之山東者。使戰得一勝。則士氣百倍。乘破竹之勢。所向無前矣。惟陛下裁幸。昔周宣中興北伐則夷玁狁。南征則平淮夷。宜乎意氣勇銳。飇舉電發。然常武之序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則知有此武功。未嘗不以誠一之德爲主也。夫其進銳者其退速。物理之自然。兵威方強。志慮太銳。一有挫衄。遽自退屈。豈可謂之常德哉。高

祖與項籍戰。其喪師跳身者屢矣。然卒以此勝。堅忍而有常故也。昔魏相之告宣帝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相之論可謂切當。夫兵以義起。以應動。而不忿不貪不驕。是謂常德。此帝王之所當盡心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昔在靖康中與聞國論。當是時豈不願和。但欲和得其是。則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今日朝廷之議。臣雖不得而與。然聞之士大夫亦頗得其梗槩矣。臣素以治兵爲然。豈不願戰。但亦欲戰得其是。則中興之業自茲以始。夫天下士民凡有知識者。孰不願陛下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而早致中興之功。獨議和者不然。袖手旁觀。惟覬一有差失。以售其說。臣願陛下以持重用兵。以多算取勝。而無爲議和者之所幸。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金人立劉豫于齊。以中國攻中國之策也。厥劉豫

之勢不比金人苟舉勝之則軍勢大振而中原豪
傑將有嚮應之者是又機之不可先也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八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論守淮宜立三鎮疏　辛棄疾

臣竊惟自中興以來駐蹕臨安阻江爲險然江之爲險須藉兩淮自古南北分離之際蓋未有無淮而能保江者然則兩淮形勢在今日豈不重哉臣仰惟陛下垂意邊防規恢遠畧沉幾先物慮無遺策然臣偶有所見慮之甚熟誠恐有補萬一唯陛下寬聽蓋兩

淮綿地千里勢如張弓若虜騎南來東趨揚楚西走和廬苟吾兵無以斷隅其中則彼東西往來其路徑直如走弦上蕩然無慮若吾兵斷隅其中則彼淮東之兵不能救淮西而淮西之兵亦不能應淮東故使勢窮力殫之際復由淮北而來則走弓之背其路迂遠懸隔千里勢不相及入吾重地兵分爲二其敗可立而待古之爲兵者謂其勢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然後其兵立于不敗之地今以兩淮地形言之則淮東爲首而

淮西爲尾淮之中則其身也斷其身則首尾不能救明矣三國之時吳人以尾梁堰爲身築壘而守之而魏終不能勝吳者吳保其身而魏徒能擊淮西之地也五代之時南唐慮周師之來蓋嘗求吳人故迹而守之功未成而周兵至然猶遣皇甫暉姚鳳以精兵十五萬扼定遠縣胥淸流關而守世宗亦以藝祖皇帝神武之兵當之虜騎之來也常先以精騎由濠梁破滁州然後淮東之兵方敢入寇其去也唯滁之兵爲最後由此觀之自古及今南兵之守淮北兵之攻

淮未嘗不先以精兵斷其中也況今虜人之執一犯吾境其所以忌吾者非戰也忌吾有兵以出其後耳一出其後則淮北之民必亂而淮北之城亦可乘間而取如向之海泗唐鄧是也今陛下城楚城揚于東城廬城和于西金湯屹然所以爲守者具矣然臣以謂兩淮之中猶未有積甲儲粟形格勢禁可以截然分斷虜人首尾之處以臣愚見當取淮之地而三分之建爲三大鎭擇沈鷙有謀文武兼具之人假以歲月寬其繩墨以守之而居中者得節制東西二鎭緩

金亮寇江淮而反失唐鄧即其事也

急之際虜攻淮東中鎭救之而西鎭出兵淮北臨虜蔡以擣之虜攻淮西中鎭救之而東鎭出兵淮北臨海泗以擣之虜攻中鎭則建康悉兵以救之而東西鎭俱出兵淮北以擣之東西鎭俱受兵則彼兵分方寡中鎭悉兵淮北臨宿亳以擣之此蘇秦說六國之所以爲守而秦人聞之所以不敢出兵于函谷關也比之紛紛紛紛自戰其地者利害不侔矣如臣言可採乞下兩府大臣并知兵將帥詳議建立三鎭去處措置施行

擣之者非以自救也正所謂繞出其背斷其歸路也

一家供一兵亦爲勁矣

議徙淮民實三鎮疏　辛棄疾

臣聞事不前定，不可以應猝。兵不預謀，不可以制勝。臣謂兩淮裂爲三鎮，形格勢禁，足以待敵矣。然守城必以兵，養兵必以民。使萬人爲兵，立于城上，開門拒守，財用之所資給，衣食之所辦具，其下非有萬家不能供也。往時虜人南寇，兩淮之民常望風奔走，流離道路，無所歸宿，飢寒困苦，不兵而死者十之四五。臣以謂兩淮民所稀少，分則不足，聚則有餘。若使分州爲城，分城爲守，則民分勢寡，力有不給，苟斂而聚之於三鎮，則其民將不勝其多矣。竊計兩淮戶口不減二十萬，聚之使來，法當半至，猶不減十萬。以十萬戶之民，供十萬之兵，全力以守三鎮，虜雖善攻，自非掃境而來，烏能以歲月拔三鎮哉。況三鎮之勢，左提右挈，首尾連絡，出且戰且守，以制其後，臣以謂雖有兀术之智，逆亮之力，亦將無如之何，況其下者乎。故臣願陛下分淮南爲三鎮，預分郡縣戶口以隸之。無事之時，使各居其土，營治生業，無異平日。緩急之際，令三鎮之將，各檄所部州縣管拘本土民兵戶口，赴本鎮保守，老弱妻子牛畜資糧，聚之城內，其丁壯則授以器甲，令于本鎮附近險要去處，分據寨柵，與虜騎互相出沒，彼進吾退，彼退吾進，不與之戰，務在奪其心而耗其氣，而大兵堂堂整整，全力以伺其後，有餘則戰，不足則守，虜雖勁，亦不能爲吾患矣。且使兩淮之民倉卒之際，不致流離奔竄，徙轉徙溝壑就斃而已也。

以兩淮之大而其民僅實三鎮則于人情不便然北朝之拒南分于要害處立鎮而餘城不守使我不敢行空虛之地而攻其堅城此亦一策也

經國　　辛棄疾

孝宗時棄疾爲建康府通判進美芹十論

臣聞事未至而預圖則處之常有餘事既至而計則應之常不足虜人憑陵中夏臣子思酬國耻普天率土此心未嘗一日忘臣之家世受廛濟南代膺閫寄荷國厚恩大父臣贊以族衆拙於脫身被汙虜官留京師歷宿亳涉沂海非其志也每退食輒引臣輩登高望遠指畫山河思投釁而起以紓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憤嘗令臣兩隨計吏抵燕山諦觀形勢謀未及

遂大父臣贊下世粵辛巳歲逆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蜂起臣嘗鳩衆二千隸耿京爲掌書記與圖恢復共藉兵二十五萬納款于朝不幸變生肘腋事乃太謬負抱愚忠塡鬱腸肺官閑心定竊伏思念今日之勢朝廷一于持重以爲成謀虜人利于嘗試以爲得計故和戰之權常出于敵而我特從而應之是以燕山之和未幾而京城之圍急城下之盟方成而兩宮之狩遠秦檜之和反以滋逆亮之狂彼利則戰倦則和詭譎狙詐我實何有惟是張浚符離之師粗有生

氣雖勝不慮敗事非十全然計其所喪方諸既和之後投閑蹂躪猶未若是之酷而不識兵者徒見勝不可保之爲害而不悟夫和而不可恃爲膏肓之大病亟遂斷舌以爲深戒臣竊謂恢復自有定謀非符離小勝負之可懲而朝廷公卿過慮不言兵之可惜也古人言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計正以此耳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神武灼見事幾雖光武明謨憲宗果斷所難比擬一介醜虜尚勞宵旰此正天下之士獻謀效命之秋臣雖至愚且陋何能有知徒以忠憤所激不

能自已以爲今日虜人實有弊之可乘而朝廷上策惟預備乃無患故罄竭精懇不自忖量撰成禦戎十論名曰美芹其三言虜人之弊其七言朝廷之所當行先審其勢次察其情復觀其釁則敵之虛實吾既詳之矣然後以其七說次第而用之虜固在吾目中惟陛下留乙夜之神沉先物之幾志在必行無惑群議庶乎雪耻酬百王除兇報千古之烈無遜于唐太宗典冠舉衣以復韓侯雖越職之罪難逃野人美芹而獻于君亦愛主之誠可取惟陛下赦其狂僭而憐

其恐忠斧鎖餘生實不勝幸甚幸甚之至其審勢曰
用兵之道形與勢二不知而一之則沮于形眩于勢
而勝不可圖且坐受其斃矣何謂形小大是也何謂
勢虛實是也土地之廣財賦之多士馬之衆此形也
非勢也形可以示威不可以必勝譬如轉嵌巖
于千仞之山轟然其聲崩然其形非不大可畏也然
而墜留木拒未容于直遂有能迂回而避禦之至力
殺形禁則人得跨而踰之矣若夫勢則不然有器必
可用有用必可濟譬注矢石于高墉之上操縱自我

不係于人有跃而過者抔擎中射惟意所向此實之
可慮也自今論之虜人雖有獻巖可畏之形而無矢
石必可用之勢其舉以示吾者特以威而疑我也謂
欲用以求勝者固知其未必能也彼欲致疑吾且信
之以爲可疑彼未必能吾且意其或能是亦未詳夫
形勢之辨耳臣請得而條陳之虜人之地東薄于海
西控于夏南抵于淮北極于蒙地非不廣也虜人之
財斂兵于民而無養兵之費靳恩于郊而無迂恩之
賞又輔之以歲幣之相仍橫斂之不恤則財非不多

夷狄而入中原者師則有治國則足攻可亂定而以久

也沙漠之地馬所生焉射御長技人皆習焉則其兵
又可謂之衆矣以此之形時出而震我亦在所可慮
而臣獨以爲不足卹者蓋虜人之地雖名爲廣其實
易分惟其無事兵劫形制若可糾合一有驚擾則忿
怒紛爭割據蜂起辛巳之變蕭鷓巴反于遼開趙反
于密魏勝反于海王友直反于魏耿京反于齊魯親
而葛王又反于燕其餘紛紛所在而是此則已然之
明驗是一不足慮也虜人之財雖名爲多其實難恃
得吾歲幣惟金與帛可以備賞而不可以養士中原

廩窖可以養士而不能保其無失蓋虜政㢟而官吏
橫常賦供億民粗可支意外而有需公實取一而吏
七八之民不堪而叛叛則財不可得而反喪其資是
二不足慮也若其爲兵名之曰多又實難調而易潰
且如中原所簽謂之大漢軍者皆其父祖殘于蹂踐
之餘田宅罄于捲剝之酷怨憤所積其心不一而道
里遼絕資糧器甲一切取辦于民賦輸調發非一歲
而不可至始逆亮南侵之時皆是誅脅餘長破滅資
產人乃肯從未幾中道竄歸者已不容制則又三不

足慮也又況虜廷今用事之人雖以契丹中原江南之士上下猜防議論齟齬非如前日黏罕兀朮輩之叶且骨肉間僭弑成風如閒僞許王以庶長出守于汴私收民心而嫡少嘗纍之于父此豈能終以無事者哉我有三不足慮彼有三無能爲而重之以有腹心之疾是殆自保之不暇何以謀人臣抑聞古之善覘人國者如良醫之切脉知其受病之處而逆其必殞之期初不爲肥瘠而易其智官渡之師袁紹未遽弱也曹操見之以爲終且自斃者以嫡庶不定而知

之咸陽之都會稽之游秦尚自强也高祖見之以爲當如是矣項籍見之以爲可取而代之者以民怨已深而知之蓋國之亡未有如民怨嫡庶不定之爲酷虜今並有之欲不亡何待臣故曰形與勢異惟陛下實深察之其察情曰兩敵相持無以得其情則疑疑故易駭駭而應之必不能詳有以得其情則定定故不可惑不可惑而聽彼之自擾則權常在我而敵實受其斃矣古之善用兵者非能務爲必勝而能謀爲不可勝蓋不可勝者乃所以徐圖必勝之功也我欲

勝彼亦志于勝誰肯處其敗勝敗之情戰于中而勝敗之機未有所決彼或以兵來吾敢謂其張虛聲以耀我乎彼或以兵遁吾敢謂其非匿形以誘我乎是皆未敢也然則知之何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定故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審故也能定而審敵情雖萬里之遠可坐察矣今吾藏戰于守未戰而常爲必戰之待寓勝于敵未勝而常有必勝之理彼誠虛聲以耀我我以靜應而不輕動彼誠匿形以誘我我有素備而不可以乘勝敗既不能爲吾亂則固

神閑而氣定矣然後徐以吾之心度彼之情吾猶是彼亦猶是南北雖有異慮休戚豈有異趣哉虜人情僞臣嘗熟論之矣譬如獰狗焉心不肯自鬪學之則吠吠而後却呼之則馴馴必致齧蓋吠我者忌我也馴我者狎我也彼何嘗不欲戰又何嘗不言和惟其實欲戰而乃以和狎我惟其實欲和而乃以戰要我此所以和無定論而戰無常勢也尤不可以不察曩者兀朮之死固嘗囑其徒使與我和曰韓張劉岳近皆習兵恐非若輩所敵則是其情眞欲和矣然而未

[illegible]不進而求戰者。計出于忌我而要我也。劉豫之廢。亶嘗慮無以守中原。則請割三京。亶之弑。亮常懼吾有問罪之師。則又謀割三京而還梓宮。亮之殞喪。又嘗綏我追北之師。則復謀割白溝河以丈人行事我。是其情亦真欲和矣。非詐也。未幾。雍之所割。視吾所守之人。非其敵。則不旋踵而復取之。亮之所謀。窺吾遣賀之使。知其無能爲。則中輟而萌芽已之。逆亮之所謀。悟有班師之失。無意于襲。則又反覆而有意外之請。夫既云和矣。而復中輟者。蓋用其狎而謀勝于

我也。今日之事。探諸虜情。是有三不敢必戰。二必欲嘗試。何以言之。空國之師。商鑒不遠。彼必不肯再用危道。萬一猖獗。特不過調沿邊戍卒而已。戍卒豈有能必其勝。此一不敢必戰也。海泗唐鄧等州。吾既得之。彼用師三年而無成。則我有攻守之士。而虜人已非前日之比。此二不敢必戰也。契丹諸胡。側目于其後。中原之士。扼腕于其號令之。雖不得不從。從之未必不反。此三不敢必戰也。有三不敢必戰之形。懼吾之窺其弱。而絕歲幣。則其勢不得不張大以要我。此

一欲嘗試也。貪而志欲得求。不能充其所欲。必惟務于僥倖。謀不暇于萬全。此二欲嘗試也。且彼誠欲戰耶。則必不肯張皇以速我之備。且如逆亮始謀南寇之時。劉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導之則麟逐而松年鴆。惡其露机也。今誠必戰。豈欲人遂知之乎。彼誠不敢必戰耶。貪殘無義。忿不顧敗。彼何所卹。以母之親兄之長。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猶弑之。何有于我。況今沿海造艦。沿淮治兵。包藏禍心。有隙皆可投。敢謂之終遂不戰乎。大抵今彼雖無必敢戰之心。而吾亦

金亮之敗也。舉大勢以臨宋。而不爲持久之計。故一浙而自潰。[illegible]江南可以計勝。而不可以勢刧。地形然也。

不可不防其欲嘗試之舉。彼于高麗西夏。氣足以吞之。故於其使之至也。坦然待之而無他。惟吾使命之去。則多方腆鮮。曲意防備。如人見牛羊未嘗作色。而遇虎豹則躡蹄奮臂以加之。此又足以見其深有忌于我也。彼知有忌我。獨無忌哉。我之所忌。不在于虜欲必戰。而在于虜幸勝以蹂淮。而遂守淮以困我。則吾受其病矣。禦之之術。臣具于守淮篇。昔者黥布之心。爲身而不顧後。必出下策。薛公知之。以告高祖。而布遂成擒。先零之心。恐漢而疑。罕开解仇結約。充國

知之以告宣帝而先零自速敗薛公克國非有風角鳥占之勝枯莖朽骨之技亦惟心定而慮審耳朝廷心定而慮審何情不可得何功不可成不求敵情之知而觀彼虛聲詭執以爲進退者非特重困吾力且失夫制勝之机爲可惜臣故曰知敵之情而爲之處者綽綽乎其有餘矣其觀衆目自古天下離合之兆常係乎民心民心叛服之由實基于喜怒喜怒之方形視之若未有休戚喜怒之旣積離合始決而不可制矣何則喜怒之情有血氣者皆有之飽而愉煖而

適遽使之飢寒則怨仰而視俯而育遽使之捐棄則痛疾而求伸憤而求泄至于無所控告則怒怨深痛鉅而怒盈服則合叛則離秦漢之際離合之變于此可以觀矣秦人之法慘刻凝密而漢則破觚爲圜與民休戚天下不得不喜漢而怒秦秦人則役繁賦重不卹民勝而漢則寬仁大度務從簡約天下不得不喜漢而怒秦怒之方形秦自若也怒之旣積則喜而有所屬秦始不得自保遂離而合于漢矣方今中原之民其心果何如哉二百年爲朝廷赤子耕而食蠶

而衣富者安貧者濟賦輕徭寡求得而欲遂一染腥膻彼視吾民如晩妾之御嫡子愛惜自殊不復顧惜方瘠割之時彼守未固此詢未定猶勉强姑息以示恩時肆誅戮以買威旣久稍玩真情遂出分布州縣半是胡奴分朋植黨佗藏中華民有不平訟之於官則胡人勝而華民則飲氣以歸所田疇相隣胡人則强而奪之孳畜相雜胡人則盜而有之民之至愛者子孫簽軍之令下則貧富不問而丁壯必行民之所惜者財力營築饋餉之役興則空室以往而休息無

期有常產者困窶無置錐者凍餒民初未敢遽叛者猶狃于苟且之安而試於積威之末辛巳之歲相挻以興矯首南望思戀舊主者怨已深痛已鉅而怒已盈也遂亮自知形禁勢格巢穴迥遥恐狂謀無成而竄身無所故疾趣淮上僥倖一勝以謀濟中原之心而求歸也此机不一再而朝廷慮不及此中原義兵聳亦潰散吁甚可追惜也今而觀之中原之民業嘗叛虜虜人必不能釋然于其心而吾民亦豈能自安而無疑乎疑則慮患深操心危是以易動而輕叛朝

吾太祖亦以南而并北乃知天下無常勢也

廷未有意于恢復則已誠有意焉莫若于其無事之
時張大聲勢以聳之使知朝廷儼然有可恃之資存
撫新附以誘之使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如是則
一旦緩急彼將轉相告諭翕然而起爭爲吾之應矣
又況今日中原之民非昔日中原之民曩者民習於
治而不知兵不意之禍如蜂蠆作于懷袖知者不暇
謀勇者不及怒自亂離以來心安于斫伐而力閑于
攻守虜人雖暴有王師爲之援民心堅矣馮婦雖攘
臂其爲士笑之孟子曰爲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臣

亦謂今之中原離合之勢已開虜人不動則已誠動
焉是特爲陛下驅民而已惟靜以待之彼不亡何待
其自治曰臣聞今之論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勢吳
楚之脆弱不足以爭衡于中原臣之說曰古今有常
理夷狄之腥穢不可以久安于華夏夫所謂南北定
勢者粵自漢尚之亡天下離而爲南北吳不能以取
魏而晉卒以併吳晉不能以取中原而陳亦終斃于
隋與夫藝祖皇帝之[illegible]南唐取吳越天下之士遂以
爲東南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至于此而

蔡謨亦謂度今諸人必不能辦此吾見郗盧東郭魏
俱斃而已臣以謂吳不能以取魏者蓋孫氏之割據
曹氏之猜雄其德本無以相過而西蜀之地又分於
劉備雖願以兵窺魏勢不可得也晉之不能取中原
者一時諸戎皆有豪傑之風晉之強臣方內自專制
擁兵上流動輒問鼎自治如此何暇謀人宋齊梁陳
之間其君臣又皆以一戰之勝蔑其君而奪之位其
心益僥倖于人之不我攻而所以攻人者皆其自固
也至于南唐吳越之時適當聖人之興理固應爾無

足怪者由此觀之所遭者然非定勢也且方今南北
之勢較之彼時亦大異矣地方萬里而劫于夷狄之
一姓彼其國大而上下交征政厖而華夷相怨平居
無事亦規規然模倣古聖賢太平之事以誑亂其耳
目是以其國可以言靜而不可以言動其民可與共
安而不可與共危非如晉末諸戎四分五裂若周秦
之戰國唐季之藩鎮皆家自爲國國自爲敵而貪殘
吞噬剽悍勁勇之習純用而不雜也且六朝之君其
祖宗德澤涵養浸漬之難忘而中原民心眷戀依依

而不去者又非得爲今日比臣故曰較之彼時南北之勢大異矣當秦之時關東强國莫楚若也而秦楚相遇動以數十萬之衆見屠于秦君爲秦虜而地爲秦墟自當時言之是南北勇怯不敵之明驗而項梁乃能以吳楚子弟驅而之趙救鉅鹿破章邯諸侯之軍十餘壁皆莫敢動觀楚之戰士無不一當十諸侯之兵皆人人惴恐卒以阬秦軍入函谷焚咸陽殺子嬰是又可以南北勇怯論哉方懷王入秦時楚人言之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夫豈彼能逆知其事之必至於此耶蓋天道好還亦以其理而推之耳故臣直取古今常理而論之夫所謂古今常理若逆順之相形盛衰之相尋如符契之必同寒暑之必至今夷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然其所居者亦盛矣以順居盛猶有衰焉以逆居盛固無難于臣之所謂理者此也不然裔夷之長而據有中夏子孫又有泰山磐世之安古今豈有是事哉今之議者皆痛懲往昔之事而切于積威之後不推項籍之亡秦而狃以蔡謨之論皆者以藉口是猶懲千金之璧不能碎於低抑而搖

尾于販夫懲蝮蛇之毒不能詳覈眞僞而褫魄于雕弓亦已過矣故臣願陛下姑以光復舊物而自期不以六朝之勢而自畢精心强力日與二三大臣講求古今南北之勢知其不侔而不爲之惑則臣固當爲陛下言自治之策今之所以自治者不勝其多也官吏之盛否民力之優困財用之豐耗士卒之强弱器械之良苦邊備之廢置此數者皆有司之事陛下亦次第而行之臣不能悉舉也傾今有大者二陛下知之而未果行大臣難之而不敢發者一曰絶歲幣二曰都金陵臣聞今之所以待虜以緡計者二百餘萬以天下之大而爲生靈社稷計曾何二百餘萬之足云臣不爲二百餘萬緡惜也錢塘金陵俱在大江之南而其形勢相去亦無幾矣豈以爲是數百里之遠而遽有强弱之辨哉臣不爲數百里計也然而絶歲幣則財用未可以遽富都金陵則中原未可以遽復是三尺童子之所知臣之區區以是爲言者蓋古之英雄撥亂之君必先內有以作三軍之氣外有以破敵人之心故曰未戰養其氣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今則不然待敵則恃賂好于金帛之間立國則借形勢于湖山之險聖賢俱喪莫此為甚使吾內之三軍習知其上之人畏怯退避之如此以為夷狄必不可敵戰守必不可恃雖有剛心勇氣亦銷鑠委靡而不振臣不知緩急將誰使之戰哉借使戰其能必勝乎外之中原民心以為朝廷置我于度外謂吾無事則卿自備而已有事則將自救之不暇向之袒臂疾呼而促逐虜之懽為吾嚮應者他日必無若是之捷也如是則敵人將無憚肆志而為吾患今絕歲幣都金

度其形必至于戰天下有戰形矣然後三軍有所怒而思奮中原有所恃而思亂陛下間取其二百餘萬緡者以資吾養兵賞勞之費豈不為朝廷之利乎然此二者在今日未可遽行臣觀虜人之情玩吾之重戰而所求未能克其欲不過一二年必以戰而要我苟因其要我而遂絕之則彼亦將自沮而權固在我矣議者必曰朝廷全盛時西北二虜亦不免于賂今我有天下之半而虜倍西北之勢雖欲不賂得乎臣應之曰是趙之所以待秦也昔者秦攻邯鄲而去趙將割六縣而與之和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抑其力尚能進且愛我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矣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力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臣以為虞卿之所以謀趙者是今日之勢也且今日之勢識者固以東晉自卑矣求之于晉彼亦何嘗退金陵輸歲幣乎臣竊觀陛下聖文神武同符祖宗必將陵跨漢唐鞭笞異類然後為稱豈能憪然久居此者乎臣願陛下酌古以御今毋惑

紛紜之論則恢復之功可必其有成古人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又曰作屋道邊三年不成蓋謀貴衆斷貴獨惟陛下深察之其守淮曰臣聞用兵之道無所不備則有所必分知所必守則不必皆備何則精兵驍騎十萬之屯山崎雷動其勢自雄以此為備則誰其敢乘離屯為十屯不過萬力寡氣沮以此為備則備不足恃此聚屯分屯之利害也臣嘗觀兩淮之戰皆以備多而力寡兵懾而氣沮奔走于不必守之地而撄虜人遠鬬之鋒故十戰而九敗其所以得盡江

而守者幸也且今虜人之情臣固已論之矣要不過以成兵而入寇幸成功而無內禍使之踰淮將有民而撫之有城而守之則始足以爲吾患夫守江而棄淮兵陳南唐之事可見也且我入彼出我出彼入臏日持久何事不生曩者兀朮之將曰韓常劉豫之相曰馮長寧者皆嘗以是導之詎知其他日之計終不出于此乎故臣以謂守淮之道無懼其必來當使之兵交而亟去無幸其必去當使之他日必不敢犯也爲是策者在于彼能入吾之地而不能得吾之戰彼

能攻吾之城吾能出彼之地然而非備寡力專則不能也且環淮爲郡凡幾爲郡之屯又幾退淮而江爲重鎭曰鄂渚曰金陵曰京口以至于行都扈蹕之兵其將皆有定營其營皆有定數此不可省也環淮必欲皆備則是以有限之兵而用無所不備之策兵分勢弱必不可以折其衝以臣策之不若聚兵爲屯以守爲戰庶乎虜來不足以爲吾憂而我進乃可以爲彼患也聚兵之說如何虜人之來自淮而東必道楚以趣揚自淮而西必道濠以趣眞與道壽以趣和者

荆襄而來必道襄陽以趣荆今吾擇精騎十萬分屯于山陽濠梁襄陽三處而於揚或和置一大府以督之虜攻山陽則堅壁勿戰而虛盱眙高郵以餌之使濠梁分其半與督府之兵橫擊之或絕餉道或邀歸途虜併力于山陽則襄陽之師出唐鄧以擾之虜攻濠梁則堅壁勿戰而虛廬壽以餌之使山陽分其半與督府之兵亦橫擊之虜併力于濠梁而襄陽之師亦然虜攻襄陽則堅壁勿戰而虛郢復以餌之虜無所獲亦將聚淮北之兵以併力于此我則以濠梁之

兵制其歸而山陽之兵自沭陽以擾沂海此正所謂不恃敵之不敢攻而恃吾能攻彼之所必救也臣竊謂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矣昔人用兵多出于此故魏趙相攻齊師救趙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師因大破之于桂陵後唐莊宗與梁相持于揚劉德勝之間蓋嘗屢而不勝其後用郭崇韜之策七日入汴而梁亡兵家形勢從古以然識者必曰我知擣虛以進彼亦將調兵以拒遮扼其實未見其虛

是大不然彼治邊爲守其兵不過數萬既已厚屯于三城之衝其餘不容復多兵少而力不足謂能當我全師者又非其所慮也又況彼縱得淮而民不服且有江以爲之阻則猶未足以爲利我得中原而簞壺迎降民心自固且將不爲吾守乎如此則在我者甚堅而在彼者甚瑕全吾所甚堅攻彼所甚瑕此臣所謂兵交而必亟去兵去而不敢復犯者此也嗚呼安得斯人而與之論天下也哉其屯田曰趙充國論備邊之計曰湟中積穀三百萬斛則羌人不敢動李廣武爲成安君謀曰要其輜重十月不至則二將之頭可致者此言用兵制勝以糧爲先轉餉給軍以通爲利也必欲使糧足而餉無間絕之憂惟屯田爲善而屯田蓋亦難行國家經費于今幾年而曾未覩夫實効者所以驅而使之耕者非其人所以爲之任其責者非其吏故利未十百而害已千萬矣名曰屯田其實重費以斂怨也何以言之市井無賴小人惟其賴而不事事而迫于飢寒故甘捐軀于軍伍以就衣食而苟閑縱一旦警急擐甲操戈以當矢石其心固偃

然自分曰向者吾無事而幸飽煖于官今焉官有事而責死力于我且戰勝猶有累資補秩之望故安之而不辭今遽而使之屯田則是無事而不免耕耘之苦有事而又有履夫攻守之危彼必曰吾能耕以食豈不能從富民租田以爲生而輕失身于黥戮上能驅我于萬死豈不能捐穀帛以養我而重役我以辛勤不平之氣無所發洩在畎畝則邀奪民田脅掠酒爲以肆無稽踐行陣則呼憤扼腕疾視長上而不爲用且曰吾自耕自食官何用我焉是誠未覩夫享成之利也鹵莽滅裂徒費粮種秖見有害未聞獲利此未爲策之善如臣之說則曰向者之兵怠惰而不盡力向者之吏苟且而應故事不如籍歸正軍民營爲保伍擇歸正不羶務官擇爲長貳使之專董其事且彼自虜中被簽而來耒耨之事蓋所素習且其生同鄉井其情相得上令下從不至生事惟官之計其閑田頃畝之數與夫歸正軍民之目士人已占之田不更動搖以重驚擾歸正之人家給百畝而分爲二等爲之兵者田之所收則盡以予之爲之民者十分稅

一則以爲凶荒賑濟之儲室廬器具粮種之法一切遵舊使得植桑麻蓄雞豚以爲歲時伏臘婚嫁之資彼必忘其流徙便于生養無事則長貳爲勸農之官有事則長貳爲主兵之將許其理爲資考久於其任使得悉心於教勸而委守臣監司覈其勞績奏與遷秩而不限舉主人孰不更相勸勉以赴功名之會哉且今歸正軍民散在江淮而此方之人側以異壤視之不幸而主將亦以其歸正則求自釋於廟堂又痛事形迹愈不加卹間有挾不平出怨讟連典已繫其足矣所謂小名目者仰俸給爲活胥吏沮抑何嘗以時得嗚呼此誠可憫也誠非朝廷所以懷誘中原忠義之術也開之曰因其不足而利之利未四五而恩踰九十此正屯田非特爲國家便而且亦爲歸正軍民之福議者必曰歸正之人常懷異心羣而聚之慮復生變是大不然也且知親之後沿江歸正軍民官吏失所以撫摩之惠相扳北歸者莫計當時邊吏亦皆聽之而莫爲制此豈獨歸正人之罪今之留者既少安矣更爲屯田以處之則人有常產而上無重斂

彼何苦叛去以甘虜人横暴之誅求哉若又曰恐其竊發且人惟不自聊賴乃攘奪以苟生誠豐飫矣何苦如是飢者易爲食必不然也誠使果爾疎而遠之於江外不猶愈于聚乎內而重驚擾乎且天下之事逆慮其害而不敢求其利亦不可言智矣蓋今所謂御前諸軍者待之素厚而養之素優故驕驕則不可復使此甚易曉也若夫州郡之卒興于是彼非天子爪牙之士故可以勞之而不怨而其大半出于農桑失業之徒故狎于野而不怨往年嘗獵其丁壯勁勇者爲一軍矣臣以謂可草徙此軍視歸正軍民之數倍而發之使阡陌相連廬舍相望並耕乎兩淮之間彼其名素賤必不敢侮視歸正軍民而媒怨而歸正軍民視之猶江南之兵也亦必有所忌而不敢違執足以禁歸正軍民之變力足以盡屯田之利計有出于此者乎昔商之頑民相率爲亂周公不誅而遷之洛邑曰商之工臣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其後康王命畢公又曰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始則遷其頑而教之終則擇其善而用之聖人治天下未嘗絕

物固如此。今歸正之人。聚于兩淮。而屯田以居之。覊其勞績而祿秩以誘之。內以節冗食之費。外以省轉餉之勞。以銷桀驁之變。此正周人待商民之法。泰人使人自為戰之術。而井田兵農之遺制也。況皆吾舊赤子。非如商民在周之有異心。術而使之。天下豈有不濟之事哉。其致勇曰。臣聞行陣無死命之士。則將雖勇而戰不能必勝。邊陲無效事之將。則相雖賢。而功不能必成。將驕卒惰。無事則已。有事則其獘猶爾。則望敵先遁。臨敵遂奔。幾何而不敗國家事乎。人君

責成于宰相。宰相身任乎天下。可不有以深探其情。而逆為之慮乎。蓋人莫不重死。惟有以致其勇。則惰者奮。驕者聳。而死有所不敢避。嗚呼。此正鼓舞天下之至術也。致之如何。曰將帥之情。與士卒之情異。而所以致之之術。亦不可得而同。何則。致將帥之勇。在于均任而校其所忌。貴爵而激其所慕。致士卒之勇。在于寡使而紓其不平。速賞而卹其已亡。臣請得而備陳之。今之天下。其獘在于儒臣不知兵。而武臣有以要其上。故閫外之事。朝廷所知者。勝與負而已。所謂當進而退。可攻而守者。則朝廷有不及知也。彼其意蓋曰。平時清要。儒臣任之。一旦擾攘。而使我履矢石。吾且幸富貴矣。豈不能逡巡自愛。而留賊以固位乎。向者淮上之師。有遷延而避虜者。是其事也。臣今欲乞朝廷於文臣中。擇其廉重通敏者。每軍置參謀一員。使之得以參計議。觀形勢。而不相統攝。非如唐所謂監軍之比。彼為將者。心有所忌。而文臣亦因之識行陣。諳戰守。緩急均可以備邊城之寄。將帥有可進而攻之便。彼知搢紳之士。亦識兵家利害。必不敢

依違養賊以自封。而遺國家之患。此之謂均任。而校其所忌。凡人之情。未得志。則冒死亡以求富貴。已得志。則保富貴而重其生。古人論御將者。以才之大小為辨。謂御大才者。如養騏驥。御小才者。如養鷹犬。然今之將帥。豈皆其才大者。要之飽則飛去。亦有如鷹者焉。向者虹縣海道之師。有得一邑破數艦而遽以節鉞使相與之者。是其事也。臣欲乞朝廷靳重爵命。齊量其功。等第而與之。非謂無予之謂。徐以予之。且欲使之常亹亹然。有歆慕未足之意。以要其後效。而

戒諭文吏非有節制相臨者必以資級爲禮與左遷人均毋使如正使造郡者間有趨伏堂下之辱如唐以金紫而執役之類彼被介冑者知一爵一命之可重而朝廷無左右選貴賤之別則亦矜持奮勵盡心于朝廷而希尊榮之寵此之謂貴爵而激其所慕營幕之間飽煖有不充而主將歌舞無休時絳綃之下肝腦不敢保而主將雍容于帳中此亦危且勤矣而平時又不與之休息以養其力至使之昇土運甓以營私室而肆鞭撻彼之心懷憤抉怨惟恐天下之無

事以求所謂快意肆志者而邀其上誰肯挺身効命以求勝敵哉兵法曰視卒如愛子故古之賢將有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而分勞苦臣今欲乞朝廷明勑將帥自教閱外非修營治柵名公家事者不得私有役使以收士卒之心此之謂寡使而紓其不平人莫不惡死亦莫不有父母妻孥之愛冒萬死幸一生所謂奇功折獲者有一資半級之望朝廷較其毫釐而裁抑之賞定而付之於軍則胥吏軋之主將邀之不得利不與敵去師捷主將享大富貴而士卒有一命

又復沮格如此不幸而死妻離子散香火蕭然萬事瓦解未死者見之誰不生心兵法曰軍賞不踰時而古之賢將蓋有爲士卒裹瘡䘏孤者臣今欲乞朝廷過有賞命特與差官携至軍中呼名給付而死事之家申勑主將曲加撫勞以結士卒之驩此之謂速賞而䘏其已亡如此則驕者化而爲鋭惰者化而爲力有不守矣守之而無不固有不攻矣攻之而無不克凡兹數事非有難行重費朝廷何惜而不舉以收將卒他日之用哉臣竊覩陛下向嘗詔百官以龍武臣

隆恩數以優戰伐是誠有意于激厲將卒矣然其間尚有行之而未及詳已行而旋復弛之事欲望陛下察臣所以得于行伍之說如此而明付之宰相使之審處而力行之庶幾有以得上下之驩心而急難不至于誤國此實天下之至計也其防微曰古之爲國者其慮敵深其防患密故常不吝爵賞以籠絡天下智勇辯力之士不欲一夫有憂愁怨懟無聊不平之心以敗吾事蓋人之有智勇辯力者是皆天民之秀傑者類不肯自已苟大而不得見用乎世小而又飢

寨于其身。則其求逞之志。果於致名敗節。凡可以紓忿克欲者。無所不至矣。是以敵國相持。勝負未決。一夫不平。輸情于敵。則吾之所忌。彼知而投之。吾之所長。彼習而用之。投吾所忌。用吾所長。是殆益敵資而遺敵勝耳。不可以不察。傳曰。謹備于其外。患生于其內。此正聖人所以深致意。而庸人以為不足慮也。昔者楚公子巫臣。嘗教吳乘車射御。而吳得以逞。漢中行說。嘗教單于毋愛漢物。而漢有匈奴之憂。史傳所載。此類甚多。臣之為今日慮者。非以匹夫去就。可以為朝廷重輕。蓋以為泄吾之机。足以增虜人之顛頑耳。何則。科舉不足以盡籠天下之士。而爵賞亦不足以盡縻歸附之人。與夫逋寇窮民之無所歸。茹冤報恨之無所泄者。天下亦不能盡無。竊計其中。亦有傑然自異。而不狥小節者矣。彼將甘心俛首。守死于吾土地乎。抑亦壞垣越柵。而求釋于他域乎。是未可知也。臣之為是說者。非欲以聳陛下之聽。而行已之言。蓋亦有見焉耳。請試言其大者。逆亮之南寇也。海道舟楫。則平江之匠寔為之。淮南惟秋之防。而盛夏入

寇。則無錫之士寔甚之。射敵弓弩虜兵所不支。今已為之。殿司之兵。比他卒為驕。今已知之。此數者豈小事哉。如聞皆其北歸之人。叛軍之長。教之使然。且歸正軍民。或激于忠義。或迫于虐政。故相扳來歸。其心誠有所慕也。前此陛下嘗許以不遣矣。自去年以來。虜人間以文牒請索。朝廷亦時有曲從。其間有知詩書識義分。若如解元振輩上章請留。陛下既已旌賞之矣。若俗所謂四州五等輩。既行之後。得之道路。皆言陰通偽地。教其親戚訴諸虜庭。移牒來請。此必其心有所不樂于朝廷者。若此背雖闔闢無能。累千百數。舉發以歸之。固不足卹。然人之度量相越。智愚不同。或其中亦有所謂傑然自異者。患生所忽。漸不可長。臣願陛下廣含弘之量。開言事之路。許之陳說利害。官其可採。以收拾江南之士。明詔有司。時散俸廩以優卹歸明歸正之人。外而勑州縣吏。使之蠲除苛斂。平亭獄訟。以紓其逃死蓄憤無所伸愬之心。其歸正軍民。或有再索而猶言願行者。此必陰通偽地。情不可測。朝廷既無負于此輩。而猶反覆若是。陛下赫

然誅其一二亦可以絕其姦萌不然則縱之而不加
制玩之而不加卹恐他日萬一有如先朝張源吳昊
之西奔近日施宜生之北走或能馴致邊陲意外之
擾不可不加意焉臣聞之魯公父文伯死有婦人自
殺于房者二人其母聞之不哭曰孔子賢人也逐于
魯而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自殺是必于其長者
薄于其婦人厚議者曰從母之言則是爲賢母從妻
之言則不免爲妬妻今臣之論歸正歸明軍民誠恐
不悅臣之說者以臣爲妬妻也惟陛下深察之其久

任曰臣聞天下無難能不可爲之事而有能爲必可
成之人人誠能也任之不專則不可以有成故孟子
曰五穀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稊稗何則事有
操縱自我而謀之已審則一舉而可以遂成事有服
叛在人而謀之雖審亦必持久而後可就蓋自古夷
狄爲中國患彼皆有爭勝之心聖人方謂兵以正天
誅任宰相以責成功非如政刑禮樂發之自已收之
亦自已之易也朝而用兵夕而遂勝公卿大夫交口
歸之曰此宰相之賢也明日而臨敵後日而聞不利

則羣起而媒孽之曰宰相不足與折衝也乍賢乍佞
其說不一於是人君亦不能自信欲求之立事難矣
哉臣讀史嘗竊深嘉越勾踐漢高祖之能任人而種
蠡良平之能處事驟而勝遽而敗皆不足以動其心
而信之專期之成皆如其所料也觀夫會稽之栖五
年而吳伐齊虛可乘也種蠡如不聞又四年吳伐齊
虛可乘也種蠡反發兵助之又二年吳伐齊不勝而
種蠡始襲破之可以取之種蠡不取又九年而始一
舉滅之蓋歷二十又三年而勾踐未嘗以爲遲而奪

其權豐沛之興秦二年漢敗于薛漢元年高帝厄于
鴻門又二年敗于彭城又三年困于滎陽又五年不
利于夏南良平何嘗一日不從之計議然未免于齟
齬者蓋歷五年而始蹶項立劉高帝亦未嘗以爲疎
而奪其權誠以一勝一敗兵家常勢懲敗狃勝非策
之上故古之人君其信任大臣也不删于讒說其圖
回大功也不卹于小節所以能責難能不可爲之事
於能爲必可成之人而收其効也膚人爲朝廷患如
病疽焉病根不去終不可以爲身安然其決之也必

為周詩也非為檜詩也

加灶乃則痛亟而無後悔而其銷之也止於傳餌則
痛遲而終爲大患病而用醫不一其言至灶乃方施
而傳餌移之傳餌未幾而灶乃奪之病不已而乃咎
醫吁亦自惑也且禦戎有二道惟和與戰和固非長
策然太上皇帝用秦檜一十九年而無異論者太上
皇帝信之之篤而秦檜守之之堅也今日之事以和
爲可以安而臣不敢必其盟之可保以戰爲不可講
而臣亦不敢必其兵之可休惟陛下推至誠疎讒慝
以天下之事盡付之宰相使得優游無疑以悉力于

圖回則可和與戰之机宰相其任之矣唐人視相府
如傳舍其所成者果何事淮蔡之功裴度用而李師
道遣刺客以綏師高霞寓敗而錢徽蕭俛以爲言憲
宗信之深任之篤令狐楚之罷爲中舍李逢吉之出
爲節度皆以沮謀而見疎故君以斷臣以忠而能成
中興之功而頃者張浚雖未有大捷亦未至大敗衆
離一對召還撫路遂以罪去恐非越句踐漢高帝唐
憲宗所以任宰相之道非特此也內而戶部出納之
源外而泉漕總司之計與夫邊郡守臣屯戍守禦皆

非朝夕可以責其成功者臣願陛下要成功于宰相
而使宰相責成功于諸臣守將俾其各得專于職治
而以祿秩旌其勞績不必輕移遽遷則人無苟且之
心樂于奮激以自見其才一綱既舉萬目自張天下
之事猶有不辦者臣不敢信其然也其詳戰曰臣聞
鴟梟不鳴要非祥禽豺狼不噬要非仁獸此虜人雖
未動而臣固將以論戰何則我無爾詐爾無我虞然
後兩國可恃以定盟而生靈可恃以弭兵今彼嘗有
詐我之情而我亦有虞彼之備一詐一虞謂天下不

至於戰者惑也明知天下之必戰則出兵以攻人與
坐而待人之攻也孰爲利戰人之地與退而自戰其
地者孰爲得均之不免於戰莫若先出兵以戰人之
地此固天下之至權兵家之上策而微臣之所以敢
妄論也詳戰之說奈何詳其所戰之地也兵法有九
地皆因地而爲之勢不詳其地不知其勢者謂之浪
戰故地有險易有重輕先其易者險有所不攻破其
重者輕有所不取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勢重者
果安在哉曰山東是也不得山東則河北不可取不

得河北則中原不可復此定執非臆説也古人謂用兵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臣竊笑之夫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固也若夫擊其首則死矣尾雖應其庸有濟乎方今山東者虜人之首而京洛關陝則其身其尾也由泰山而北不千二百里而至燕燕者虜人之巢穴也自河失故道河朔無濁流之阻所謂千二百里者從袵席上過師也山東之民勁勇而喜亂虜人有事常先窮山東之民天下有變而山東亦常首

天下之禍至其所謂備邊之兵較之他處山東號爲備略且其地於燕爲近而其民素喜亂彼方窮其民簡其備豈眞識天下之勢也哉今夫二人相搏痛其心則手足無强力兩陣相持謀其營則士卒無鬭心故臣以謂兵出沭陽則山東可指日而下山東已下則河朔必望風而震河朔已震則燕山者臣將使之塞南門而守請試言其説虜人列屯置戍自淮陽以西至于沂隴維女眞渤海契丹之兵不滿十萬關中洛陽京師三處彼以爲形勢最重之地防之爲甚深

備之爲甚密可因其爲重大爲之名以信之揚兵于川蜀則曰關隴秦漢故都百二之險吾不可以不爭揚兵于襄陽則曰洛陽吾祖宗陵寢之舊廢祀久矣吾不可以不取揚兵于淮西則曰京師吾宗廟社稷基本於此吾不可以不復多爲旌旗金鼓之形陽爲志在必取之勢已震關中又駭洛陽已駭洛陽又聲京師彼見吾形忌吾勢必以十萬之兵而聚三地且沿邊郡縣亦必皆守而後可是謂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如此則燕山之衛兵山東之戶民中原之簽軍

精甲銳兵必悉舉以至吾乃以形制之使不得遽去以勢留之使不得遂休則山東之地固虛邑也山東雖虛竊計青密沂海之兵猶有數千我以沿海戰艦馳突於登萊沂密濰之境彼數千兵者盡分于屯守矣山東誠虛盜賊必起吾誘羣盜之兵使之潰裂四出而陛下擇一驍將以兵五萬步騎相半鼓行而前不三日而至兖鄆之郊臣不知山東諸郡將誰爲王師敵哉山東已定則休士秣馬號召忠義教以戰守然後傳檄河朔諸郡徐以兵躡其後此乃韓信所

以破趙而舉燕也天下之人知王師恢復之意堅虜
人破滅之形著則契丹諸國如窩斡鵰巴之事必有
相軋而起者此臣所以使燕山塞南門而守也彼虜
人三路備邊之兵將北歸以自衛耶吾已制其歸路
而彼又虞淮西襄鄧川蜀之兵未可釋而去也抑爲
戰與守耶腹心已潰人自解體吾又將突出其背而
夾擊之當此之時陛下築城而降其兵亦可驅而之
北反用其鋒亦可縱之使歸不虞而後擊之亦可臣
知天下不足定也然海道與三路之兵將不必皆勇

士不必皆銳驁臣將以海道三路之兵爲正而以山
東爲奇奇者以强正者以弱弱者牽制之師而强者
必取之兵也古之用兵者唐太宗其知此矣嘗曰吾
觀行陣形勢每戰必使弱常遇强强常遇弱敵遇吾
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
之以是必勝然此特太宗用之于一陣間耳臣以爲
天下之勢避實擊虛不過如是苟曰不然必將驅堅
悉銳由三路以進寸攘尺取爲恢復之謀則吾兵爲
虜弱久矣驟而用之未嘗不敗近日符離之戰是也

假設陛下一舉而取京洛再舉而復關陝彼將南絕
大河下燕薊之甲東逾泗水潰山東之粟陛下之將
帥誰與守此曩者三京之役是也借能守之則河北
猶未病河北未病則雌雄猶未決也以是策之陛下
其知之矣昔韓信請于高祖願以三萬人北舉燕趙
東擊齊南絕楚之粮道而西會于滎陽耿弇言于光
武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皆越人
之都而謀人之國二子不以爲難能而高祖光武不
以爲可疑卒藉之以取天下者見之明而策之熟也

由今觀之使高祖光武不信其言則二子未免爲狂
何者其言落落而難合也如臣之論焉知不有謂臣
爲狂者乎雖然臣又有一說焉爲陛下終言之臣前
所謂兵出山東則山東之民必叛虜以爲我應是不
戰而可定也議者必曰辛巳之歲山東之變亦太矣
然終無一人爲朝廷守尺寸之土以基中興者何也
臣之說曰北方郡縣可使爲兵者皆鋤犁之民可使
以用此兵而成事者非軍府之豪卒則縣邑之弓兵
也何則鋤犁之民寡謀而易聚懼敗而輕敵使之堅

戰而持久則敗矣若夫黥卒之與弓兵彼皆居行伍走官府皆知其指呼號令之不可犯而爲之長者更戰守其部曲亦稔熟其賞罰進退之權建炎之初如孔彥舟李成輩殺長吏驅良民膠固而不散者皆此輩也然辛巳之歲何以不變曰東北之俗尚氣而耻下人當是時耿京王友直輩奮臂隴畝已先之而起彼不肯俛首聽命以爲農夫下故寧嬰城而守以須王師而自爲功也臣嘗揣量此曹間有豪傑可與立事者然虜人薄之而不以戰自非土木之興築官吏

之呵衛皆不復用彼其思一旦之變以逞夫平昔悒快勇悍之氣抑甚于鋤犁之民然而計深慮遠非見王師則未肯輕發陛下誠以兵入其境彼將開門迎降惟恐後耳得民而可以使之將得城而可以使之守非于此焉擇之未見其可也故臣于許戰之末而備論之

稼軒奇士與陳同甫相善其論亦相似惜不盡其用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八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九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

宋文

理財　陳耆卿

宋寧宗時青田縣主簿陳耆卿上奏

臣聞錢猶母也楮猶子也母子所以相權也不可重子而輕母也夫有錢而後有楮其楮益多則其壅底益甚甚則稱提之說興焉厥今在朝在野日夜揣畫而本行者非稱提不急也而未嘗有言及錢者楮曰

多錢曰少禁楮之折閱者日嚴而禁錢之漏泄者日寬夫非果寬也寬於大而獨嚴於小則雖謂之寬可也闤闠之間有腰百金以出者吏卒已目送之積而至於數百則擒摭之鞭箠之矣高檣巨舶出沒江海有豪家窟穴其中則人不敢何視關能指念未以餌邏卒則如彼康莊矣若是者不知幾數百艘夫豪家之弊猶可言也商賈之弊不可言也豪家泄之於近而商賈泄之於遠泄於近則猶在中國也泄於遠則悖及外夷而不可復返矣稽諸令甲動令坐死令死

者幾人邪。夫一金之鑄，其爲費不啻數金。一金之博易，其爲利亦不啻數金。朝廷常以數金之費而爲富商嬴數金之利，錢既日耗，則其命遂歸於楮，其弊遂積於楮，而上下之間遂一切倂力於楮，不知楮之所以難行者不獨以楮之多，而亦正以錢之少也。存者既少，藏者愈牢，故雖以重法欲散出之，彼將曰吾之錢，吾所自有，吾所藏也，彼以中國之所有而散之夷狄，上不之禁，而何以咎我爲哉。是故家可空，身可辱，而其心不可服，盍亦反其本乎。故臣以爲今日之務

不專在於稱提楮弊，又在于稱提銅錢也。蓋今銅錢之法，大率犯者罰輕，而捕者賞輕，犯者罰輕，則人易爲姦，捕者賞輕，則吏不盡力。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攸司，嚴漏泄之禁，優捕獲之賞，其擿至若干者，特與附類獲盜改秩，以風厲之，庶幾各務禁戢，以從上之令。誠使錢不甚荒，則楮不偏勝，此稱提本務也。惟陛下赦其愚。

論錢楮之相權極得要領

典核精審，議論辨通

開阡陌辯

朱熹

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開爲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土曠者宜修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井田，蓋亦以阡陌爲秦制，井田爲古法，此恐皆未得其事之實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縱橫，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

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攷之，則當以後說爲正，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橫從而得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

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于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于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

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爲田而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爲計正與楊炎疾浮戶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爲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于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剏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

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制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以是數者合而證之其理可見而蔡澤之言尤爲明白且先王疆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間之道有經有緯不得無法若秦既除井授之制矣則隨地爲田隨田爲路尖斜屈曲無所不可又何必取其東西南北之正以爲阡陌而後可以通往來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見其說之無疑者葢乃以漢世猶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于秦之所置殊不

知秦之所開亦其曠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當衝要而便於往來則亦豈得而盡廢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不復使如先王之舊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連阡陌而請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壞由于阡陌此亦非也葢曰富者一家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所謂商賈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葢當是時去古未遠此名尚存而遺跡猶有可考者顧一時君臣乃不能推尋講究而修復之耳豈不可惜也哉

論屯田疏　虞允文

臣聞國以兵強，兵以糧聚，此天下之通論也。然兵之敝，常戒于冗而不精；糧之敝，常憂于虛而無積。二敝其今日之所甚急乎。往歲之春，警報紛紛，陛下嘗爲之宵旰矣。及此暇時，四境之備當議持久之計，而議者謂備邊者必增兵，而增兵之害有二：外則起敵國之疑，內則憂月給之不足。臣嘗竊思之，以爲無增兵之名而有屯兵之實，有藏兵之利而無養兵之費者，營田是也。國家營田有年矣，蜀口之入歲不過十二萬石，武昌之入歲不過八萬石，荊淮之間所入益少。

而將相故家一歲之儲有至數十萬石者，豈天下之大乃不及之？況今荒田曠闊，未易以頃畝計。昔諸葛亮之于漢中，鄧艾之于兩淮，羊祜之于荊襄，顯然皆有成效。亮雖不久，而已寬全蜀之運；艾以六七年間積三十萬斛；祜之未歲亦有十年之儲。以今二三大將忠勇智略，自是不在亮、祜、艾下，顧不能爲陛下思長久便利之策乎？臣聞古者一軍之中未必皆戰士也，而有上中下之別：上者可戰，中下者可役。而新募之兵可役者必倍焉，而舊兵之老弱者舉不堪役也。不堪役者聽其離軍，資其鉏犂種之費，授田以優其生，而募新兵以復其額，使凡可役者併寓于農，而薄其歲之所入。率以一人耕而養一兵，若耕者萬人，歲可增一萬兵矣。歲增不已，耕者益衆，所藏之兵必全盛於今日，豈惟國勢以強、邊儲以豐，而軍制可坐而定也。臣願陛下與腹心大臣共議之，微旨所繫，則下皆景從矣。大抵使精於藝者習戰，拙于用者力耕，而老者得以自便，莫不因其性而行之。三軍其有不

順陛下之令者乎？一得之愚，惟陛下幸擇。

觀此則知使官爲屯不若使人自爲屯矣

興復關中疏　　虞允文

臣以孤遠之蹤，曲蒙陛下親擢，聖恩不一，實爲非常之遇，但以才力凡微，未有毫髮報效，媿懼并心，敢因使令，輒以今日不可失之機，仰干四聰之聽，伏惟陛下聖智默運，成算不遺，規模之遠，固已素定，用敢冒昧，裨萬分一。臣既聞虜中之亂，虜兵在中原者不多，實天相陛下，恢復之時，而形勢便利，莫如陝西。蓋得兵得馬得糧，可以壯國威，可以足軍餉，欲守則有險可恃，欲戰則有資可憑，自古進取天下，固有次序，而

莫先於此。臣嘗所憂者，大將相與因循，無一肯出力爲國家任責，兩日來吳拱出示吳璘三書，謹錄進呈。臣觀其書意，知虜爲甚怯，知其兵爲可用，知民心爲已歸，知糧道可以取足于西人，又知其疾之已去，老之可憂，而自勉于一舉，而臣所不知者，朝廷怯于立事，和戰未決，尚以爲疑也。自虜使及境而去，或以爲虜中方亂，有所未暇，或以爲虜廷未肯歸彌，將有所要致於我，以臣愚慮二說皆可置不問，所當急者，今日之機，如吳璘之意，而用其機，此在陛下與二三大臣斷以一言而已。臣博采輿論，謂中原之虜不多，必無深入之憂，若且令董庠以本管兵守淮東，郭振以四統制兵守淮西，趙樽駐信陽，李道追新野，唐鄧之間，各因其險而固守，勿與虜戰，因得息兵以待用。先令吳拱選精兵二萬人，從鄧州路，與王彥會於商州。以萬人守潼關，使河南之虜不惟進兵以援長安，又以萬人與彥合力進討，而吳璘姚仲擁大兵而出，西人知朝廷大舉，唱義而應者必甚於今日。官軍聲振關輔，則寶雞之虜非其無援，又爲西人之所共棄，若

不請降，亦必引兵渡河而去，國家得於此時收兵籍馬，因長安之糧而取河南，因河南之糧而會諸軍，以取汴，則兵力合而可以省諸道之運，至如兩河之地，因民之心，可傳檄而定矣。臣聞兵好合而惡分，時難得而易失，欲望陛下與二三大臣，參納其說，而熟計之，漸以一定之說，分命諸將，使戮力以收不世之功，天下幸甚。臣迫干愚忠，抵冒天威，伏深震懼。

虞公此論措置甚大，蓋自金亮之敗，江南得勢易圖興復

論宿將疏　楊萬里

臣聞今之議者曰選將莫若宿望而新進者未足用也臣竊以為不然選將之與相相似而大不同是相不厭舊而將不厭新擇相不以舊不足以壓天下之望選將不以新不足以激天下之才蓋天下之相必道隆而德重名節全而才略高天下之人曉然服其可以相也或既相而去天下恨其有所不盡而望其再有所盡也如此者未相而天下願之既相而天下悅之既去而天下留之是惟無相相之而天下無異

論故曰相不厭舊至於將則不然所謂宿將者功業就矣名位高矣富貴極矣賜日甲第金玉寶貨充乎其家歌童舞女酣宴沈湎乎其心昔之精明之謀者將惛然而勇果之氣者將靡然矣天下無事則曰朝廷苟有事不使我則不滿及其有事也使之舍其所甚樂而任其所甚憂取其甚愛之身而損之必死之地彼則畏矣以今之畏含前之驕焉往而不敗故曰將不厭新蓋富人有作室者有楹而未有棟有棟而未有梁則徧國中以求大木三年而後得之於千里之外蓋千百年之松柟豫章也室成而富人者疾有愚醫焉見其向之求木之意也則獻其百年所藏之天雄烏喙焉曰此可已病也不知夫木者不老則不堅而藥者不新則不功今歲之藥來歲已陳且槁矣而百年之天雄烏喙則與朽壞何擇而尚伐病之能哉此將相新舊之辨也李廣之在漢號雄傑出其右知之天下知之匈奴亦知之廣之心翹然以無人視天下自以為漢將非我則不可也然衛青霍去病崛起於戚里之中與單于角勝負深入大幕直搗

龍庭而廣乃以失期無功死開元之後王忠嗣哥舒翰威名遠功天下第一天下之人以為一日不可無忠嗣與翰也及幽陵盜起哥舒失措忠嗣則不存而使翰則又敗復兩京平安史者乃一一未有功之子儀而忠嗣部曲中之一光弼也當唐之盛時忠嗣與翰有大功名之日天下豈知有衛霍李郭哉然則宿將之與新進未易以相輕重也且人之有才者孰無自喜之心而人之于富貴功名孰無願欲之志自喜其才則必求所以自試志乎富貴功名則必求所以自

取。此如善書者樂於爲人書。而嗜酒者可以得酒。則無不爲也。不因其自試之心。而激之以自取。而曰吾必得宿將亦惑矣。故臣以爲今日之取將。莫若以新儒士之通敏沈雄者。行陣之嘗有聞者。武舉之所有蘊而不徒虛文者。士卒之有能而自異者。卑賤有挾持而不自達者。豪猾有過而其才可贖者。君相留意焉。不測而識之於稠人之中。無故而置之萬衆之上。庶幾乎如高帝之得韓信者。又何患天下之無將也哉。

今天下之求將者。偏裨以下尚有人焉。至於總領則無人矣。至于官保蟒玉則益無人矣。誠齋所謂功名之宿將尚不可況富貴之宿將哉

論鄉兵疏　楊萬里

臣聞計天下者不可以徇於利。亦不可以懲於害。徇於利而必爲者。害至而不思。懲於害而必不爲者。利必有所遺。議者皆曰鄉兵之法不可行也。民樂於爲農而不樂於爲兵。奪其所樂。而强其所不樂。時則有擾民之害。以農爲兵。非其習也。守則潰。戰則奔。時則有敗事之害。彼見石晉籍諸州鄉兵。謂之武定軍。而民不聊生。是以曰擾民。見石晉置兵。謂之天威軍。者竟以不可用而罷。是以曰敗事。知此而已矣。不知夫有不擾民而安民。不敗事而成事者也。天下未有無害之利也。天下而有無害之利。則誰不能計之者。利于一必害於一。越人坐于舟而行之以手。燕人見而悅之。歸而以手行於塗。未有不匍匐顛仆而可笑者燕人而爲越人。固害也。越人而不爲越人。豈不害哉。議者見燕人顛仆之害矣。未見夫越人千里咫尺之利也。民不同地。地不同利。逆其不同而同之。使燕人而爲越者也。因其不同而不同之。使燕者爲燕。越者爲越者也。今夫民之生。有安地有危地。生於安地者。

以危地爲而生於危地者亦不以安地爲綦内地之民仰父而俯子安居而咫食至有老死而不至州縣不識官吏者而况於兵革乎邊地之民則不然朝而春熙暮而粟秋今日之安集明日之離散自内地之民視之何可頃刻居也而邊地之民寇來則支不支則移寇去則歸夫豈不遂徙以避而何樂於歸也非樂也勢也魚以淵爲歸鳥以林爲歸夫豈以緣淵而相易也哉故夫鄉兵者臣以爲行於内地則不可行於邊地則何爲而不可觀其寇來則支此已有鄉

兵之資不支則移此已病於無鄉兵之功寇去則歸此已有樂爲鄉兵之意上之人迎其意乘其資而成其功則鄉兵之法有不難行者得其人講其術而行以漸荆襄淮甸之民皆韓信背水之兵也故田單以掘冢墓激齊人而破強燕周德威以土兵據險而制契丹祖宗以河北鄉兵而備北虜蓋以國守邊不若以邊守邊何則人自爲守也夫人自爲守者守不以城人自爲戰者戰不以兵守不以城者以人爲城也戰不以兵者以心爲兵也彼石晉者欲舉鄉兵而行

之天下則過矣民不厭危必不肯違其安民不見死必不肯捐其生以不危不死之民而望之以不安不生之事此石晉之鄉兵所以擾民而無用歟雖然懲石晉之擾併與其不擾者廢之懲石晉之不得其用併與其有用者棄之又過矣臣嘗愛班固山西出將之說以爲隴西諸郡迫近羌胡民習戰備故風聲氣俗高尚武勇此說得之夫山西出將非天也地也地迫於夷狄而民習于戰備則何地不山西也哉或曰淮民之脆非山西比也是不然宋武帝之取關中非

借兵於西也陳慶之之取河南非募衆于北也兵豈有常地哉顧所用耳且黥布之兵能使高帝亦避其鋒非淮人耶李陵與奇才劍客蹶血虜庭非楚人耶而可謂其脆也哉昔周世宗之侵唐也淮之民方苦於唐政而小民相與聚山澤立堡壁以農器爲兵以楮爲甲而周師屢爲所敗唐地多爲所復當時謂之白甲軍者是也夫民苦于主而猶能拒敵况愛其主者耶百人操兵而攻一虎者虎勝一夫荷鋤而遇一虎者人勝非百人之弱而一夫之強也鬪而得地者

勝不得地者敗爲謂地死是也地有所必死則勢有所必奮勢有所必奮則鬭有所必力一夫者居必死之地此其所以必生也彼百人者既以生地自居矣焉得勝故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生而不以生求生邊地之民亦死而求生者耶雖然行鄉兵之法於邊地者決不可自官行之官行之則擾私行之則樂官行之則敵必疑私行之則敵不知其所窺使緣淮郡縣不禁土豪之聚衆挾兵而又陰察其才且强者禮而厚之將有以少蠲其征役或因使之除盜而捐一官以報其功庶幾邊民之樂于戰一旦有急敵人未易南下也

不以官行而以私行極得練鄉兵之要有所謂不以官者官示之以樂趨之利而使民自隨之也雖司馬君實亦嘗有此論然實見其所弊耳未嘗計其利也

祥瑞策　楊萬里

三代而上祥瑞在天下漢唐以來祥瑞在簡策非古之賤祥瑞而不書也祥瑞滿天下而不勝其書也非後世之多祥瑞而可書也無中之有寡中之多而不能不書也向使漢唐之世紫極而有堯舜青規而有伊周宇宙而有太和則尺地寸天在在呈祥岳貢川珍源源錫祉固未易匆匆計而鞭算雖族誅剡藤禿盡毛穎有不可記者蘭臺螭均之手安能漁獵一二以馥楠竹之載耶簡策無祥瑞天下有祥瑞祥瑞之至

也治功之階也簡策有祥瑞天下無祥瑞祥瑞之衰也治功之薄也嘗讀堯之典舜之典禹皋之謨初不問某歲某國獻某瑞也又讀文之雅武之雅成康之頌亦不聞某歲某地產某瑞也鳳凰來儀之說蓋因夔之論韶而及之爾不以爲瑞也屢豐年之說蓋因論假武之美而及之爾亦不以爲瑞也當時之盛問其君臣則明都良俞也問其禮樂則神和人欽也問其風俗則仁醲義酣也問其天下則海清祗平也仰焉七政齊俯焉萬物遂內焉而邇人安外焉而遠人

格日月霜露之域飛潛動植之鄉何者非祥耶何者非瑞耶故曰祥瑞後世君臣不唐虞制作不三代自劉迄李步趨一蹶固有獲一麟而作歌者不知此乃先王郊藪中常物也固有得一鼎而賦詩者不知此乃先王宗廟中常器也固有喜一禽而改元者不知此乃先王林囿中常羽也吳蚕八育時則瑞乎家而未瑞乎鄉南稻再熟時則瑞乎鄉而未瑞乎邑馴雉翠乘時則瑞乎邑而未瑞乎郡珠還合浦時則瑞乎郡而未瑞乎萬邦露雖甘矣天瑞而地未瑞也泉雖

醴矣地瑞而人不瑞也鳳不朱而赤矣瑞飛而不瑞潛兕不沴而白矣瑞動而不瑞植一有而一無一至而一不至汗青之上固不勝其侈矣較之帝王之盛世能幾許邪故曰祥瑞在簡策

人主值豐亨豫大之時侈心易啓當寫一通置座右

論左右史四事　王十朋

孝宗立十朋起饒州累遷國子司業時左右史之職久廢乃與起居郎胡銓奏史職四事從之

臣等濫叨緹擢承之左右史自供職以來檢討故事竊見今之史職廢墜者非一其尤甚者有四焉一曰進史不當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直前何謂進史不當臣聞唐褚遂良知起居注太宗問人君得觀之否對曰史記善惡以爲戒庶幾人君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魏謩爲起居舍人文

宗遣中使取記注欲觀之謩謂史官書事以爲鑒戒陛下所爲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乃止遂良與謩可謂能守官矣至國朝梁周翰李宗諤爲左右史乃建言每月起居注願先奏御付史館國史書之曰進起居注自周翰等始豈不媿唐二子哉慶曆中歐陽修爲起居注嘗論其失曰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請進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乞自今起居注皆不進本仁宗從之厥後佞臣執筆乃復進史沿襲不革遂至於今

臣愚欲望陛下遵仁宗之訓革周翰之失自今起居注皆不進呈庶使人主不觀史之美不專在於李唐二君也何謂立非其地臣案唐制每皇帝御殿則左右史夾香案而立善惡必書其後許敬宗李義府動必懷奸懼爲史官所記遂廢左右侍立之職凡謀議皆不預聞文宗復正觀故事每入閤命左右史執筆立於螭頭之下由是宰相奏事得以備錄故開成之政詳於史書國朝故事天子坐朝則記注臣立於御坐之後歐陽修以謂起居者當視人君言色舉動而

書若立於後則無以盡見乃徙立於御坐之前至修罷職乃復立於後今乃遠立於殿之東南隅言動未嘗或聞可謂立非其地有媿於修多矣臣又聞元豐三年修起居注王存奏欲退正觀故事使左右史得盡聞天子德音倘以二府自有時政記即乞有餘臣僚登對許記注侍立神宗曰人君與臣下言必關政理所言公公言之自非軍機何必祕密薦人臣奏對或有頗僻或肆讒慝若史官書之則無所肆其奸矣大哉王言然未及施行至今議者惜之今史徒有左

右之名而不知天子言動之實群臣奏對並以無所得聖語關報職記注者但不過錄諸司供報公文而已何名曰史耶臣愚欲乞陛下復歐陽修侍立故事庶幾言色舉動皆得以書如宰執造膝之言自有時政記亦乞如王存所請凡餘臣奏對許令侍立亦足伸祖宗之志也何謂前殿不立臣歷觀自古左右史未嘗不侍於天子之側亦未嘗有前後殿之分唐制但云左右史分立於殿下螭頭之側和墨濡翰皆紀螭之坳處有命則臨陛俯聽對而書之不聞後殿立

螭而前殿不立也又聞歐陽修奏對自今前後殿上殿臣僚退合少留殿門俟修注出而錄聖語以此知國朝舊制前後殿皆侍立矣夫人主言動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宰職奏事百官進對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今獨後殿侍立而前殿不與義安在耶夫後殿侍立雖非其地然猶立焉亦愛禮存羊之意前殿不立是餼羊亦去而禮意俱亡矣今左右史分日而立無言動之異臣愚欲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庶幾一言一動皆以書以備一朝之典

謨、光于載之史冊、非細事也。何謂奏不直前。臣聞唐文宗謂魏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對曰、臣頃爲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論朝廷事。而毋辭也。故國朝左右史皆許直前奏事。雖以奏史事爲名、而朝廷事亦可議焉。蓋亦文宗命魏謩之意也。熙寧中、修起居注張琥奏、曰近日緣例須牒閤門然後上殿。窃見樞密都承旨每於侍立處尚得奏事。起居注既得侍立。或有數奏。乞傍面陳。詔從之。臣等自領職之後、初欲直前奏事、閤門以臣不預牒卻之。臣又嘗預牒之矣、又謂今日無班次。臣每見閤門奏事。未嘗以班次爲拘。左右史職業動。當日有數奏。乃必欲預牒閤門。又必欲有班次。則事有當奏而不得奏。其爲失職多矣。臣又聞景祐中、御史唐介論宰相文彥博。仁宗怒之。時蔡襄爲起居注。直前論救。事出一時。又曷嘗預牒閤門。與必俟班次耶。況今來後殿奏對、未嘗無兩班。如是則記注之臣、雖有直前之名。而無可奏之時矣。臣愚欲乞自今左右史奏事。當令直前。不必預牒閤門。及以有無班

次爲拘。臣等所陳四事、皆近日記注失職之大者、臣等濫居是職、敢不盡言、伏望陛下考古驗今、循名責實、斷而行之、不勝幸甚、

叙宋朝起居事詳盡典故可考

安集兩淮申省狀　　葉適

竊照去歲虜入兩淮所殘破處安豐濠盱眙楚廬和
揚凡七郡其民奔迸渡江求活者幾二十萬家而保
山傍水相保聚以自固者亦幾二十萬家今所團結
卽其保聚下流徙者雖不能盡在其中大約已十餘
萬家矣其流徙者死於凍餓疾疫幾殫其半而保聚
之民亦有爲虜驅掠而去者散爲盜賊則又不在焉
度今七郡之民通計三十萬家和議未定室廬不成
就便和議有定其短長之期又未可知此三十萬家

者終當皇皇無所歸宿蓋淮上因戰之場虜敵往來
之地民生其間勢固應爾然自古立國未嘗不有以
處之也無以處之則地爲棄地而國誰與共守設使
今歲邊報復急此三十萬家者又將奔迸流徙而喪
其生乎春秋戰國之時畫國而守大爲城邑小爲壘
壁百里之國皆有邊面自非暴君苛政其民未嘗散
之四方兩漢以後裂爲南北中原不合者凡數百年
人在戰地各自爲家養生送死老子長孫未嘗有關
彼非有以自守不肯輕去其鄉安能如此自唐以後

至於本朝以和戎爲國是千里之州百里之邑塌然
一區煙火相望無有捍蔽一旦胡塵猝起星飛雲散
無有能自保者南渡之後前經逆亮之禍近有僕散
揆之寇累世生聚一朝蕩然故某昨于國家嘗度規
恢之初以爲未須便做且當於邊淮先募弓弩手耕
極邊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漢東盡楚泗約可十萬家
列屋而居使邊面牢實虜人不得踰越所以安其外
也蓋漢唐守邊郡而安中州未有不如此者也今事
已無及長淮之險與虜共之惟有因民之欲令其依

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傑借其聲勢以小職濟
其急難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將憑城郭諸使總號
令虜雖大入而吾之人民安堵如故攻城則不下攻
壁則不入然後設伏以誘其進縱兵以擾其歸使虜
謀果定行之有成又何汲汲於畏虜乎所以安其內
也夫徒手搏虎以幸其斃一夫之勇也一夫之勇不
必驗而一夫之快其爲驗也決矣爲天下者不以天
下之大而就一夫之勇故某願朝廷以謀困虜以計
守邊安集兩淮以捍江而使淮人不逝則虜又安敢

萌窺江之謀乎故堡塢之作山水寨之聚守以精志衡以強力少而必精小而必堅毋徇空言而妨實利則今日之所行與漢唐之屯田六朝三國春秋之壘壁彼各有以施之不相謀而相得故也伏乞照會指揮施行

欲規中原先以淮北為家計欲規淮北先以淮南為家計此不易之論

定山瓜步石䟦三堡塢狀　　葉適

適為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進上堡塢之議

其昨蒙差兼江淮制置專一措置屯田、被命之始即嘗深念以為今之屯田與昔不同夫省運就糧分兵久駐磨以歲月待敵之變此昔日屯田之常論也頃自虜寇驚騷淮人奔迸南渡生理破壞田舍荒墟十郡蕭然無復保聚今之所急在於耕其舊業而復其所常安守其舊廬而忘其所甚畏爾豈得以昔日之常論目行之乎故其遑急且於江北剏立三堡先作

竊今三堡既就流民漸歸所宜招徠安集量加賑貸今於東西一二百里南北三四十里之內其舊有田舍者依本住坐元無本業隨便居止其間有強壯者稍加勸募給之弓弩教以習射時命程試利以賞激度一堡界分內可得二千家為率萬一虜騎今秋再至隨處入堡與官兵共守此今日經營之大略也至於屏蔽江南防把口岸則其說尤長敢不盡布愚悃其去歲忝綴朝列首建防江之議繼來建康攻詳前後案牘無非葺治戰艦行列岸兵栽埋鹿角釘設

暗樁開掘溝塹計步而守數里而屯皆元勳故老之已行謀臣策士之素講雖其間用之有利不利然終未有能捨此而特立者也況其晚進末學何所能爲不過守舉舊事期於無闕而已如鹿角暗樁之類去歲論者固嘗指爲兒戲及扣其别有何策則又寂無所言其猶謂厲人心而堅守阻大江而自固則如前數事亦豈不足以立功至十月之末邊遽告急淮人渡江以億萬計江南震動衆情惶惑一日有兩騎僞爲番裝躍馬江岸相傳虜人至矣濟渡之舟所繫離

岸檣楫失措渡者攀舟覆溺數十百人其始歎息曰是真不足賴也今雖岸步有寨江流有船鹿角暗樁數重並設溝塹深闊不可越踰其如人心已搖誰與力拒萬一虜兵果至彼皆棄之而走爾所以建炎紹興之間兀朮輩未嘗不徑渡江南如逆亮之不得濟而殞者幸也於是始捐重賞募勇士渡江北劫虜營石跋定山上下凡十數往返取其俘馘繫累以報江南畜氣見者賈勇而人心始安虜亦由此卷甲遁矣然後知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而不以江南守江

東明江南諸衛屯田往往在江北正是此

至於六朝無不皆然乃昔人已用之明驗自南唐以來始稍失之故建炎紹興不暇尋繹爾然渡江之兵苦於江北無家基寨無所駐足故石斌賢之徒不能成大功宣司嘗急呼封益明王益欲令將兵策應和州竟閧嘿而止今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所築皆是故基磚石猶在今各堡無事之時只以五百人一將戍守常加修葺勿使廢壞收聚居民與之爲主今岸渡縈會自成市井若萬一

有警乞從朝廷即令各堡增募一千人照吐渾等伏並與帮收總領所請給隨堡防守就閲諸州禁兵抽摘二千人以九月至并於防江效用内摘那千人各堡二千五百人并保塢内外居民二千家之勝兵者或臨時旋行招募亦各二千人合保通爲四千五百人相共守把然後令制置司以八九月别募精勇敢死士千人厚帮請給以待劫寨焚撥直前搏擊之用蓋堡塢之成於防江有四利往日江南列營五萬人去歲亦不下三萬而民兵不預然止可坐食而守敵

所謂一軍而有兩用也

果窺江責其不走固已難矣。而況進戰乎。何者虜在北岸。共長江之險兵衆騎多。而吾軍之氣已奪矣。今堡塢既立。虜有所忌。固不敢窺江。就使來窺。江南岸兵。膽氣自生。志力得展。使之前進。無所畏怯。一利也。雖有各處戰艦。然虜已在江岸。或聲言奪船徑渡。或實爲造舟之勢。我之舟師往往不敢放出北岸。勝負未決。旁觀膽落。憂恐萬端。今堡塢既成。虜縱在江北。我有應接之利。或近岸排列。千弩並發。或捨舟登岸。乘勢擊逐。二利也。至於海舟風帆。八面便利。捷疾尤

在舟師之上。然迫虜於岸而收全功者。其勢易。與其入江而決死鬬者。其勢難。今堡塢既成。有易無難。三利也。戰艦甲士處闊舟中。擁戈坐觀。從昔病之。無策可治。今舟得便利。人無虛設。四利也。使虜果忌堡塢。爲彼之害。或擁大衆志在必取。今石跋瓜步近在江淮。定山去江纔三里。爾我以戰艦游所爲江中家詠。強弩所及。虜人腹背受敵。自投死地。理在不疑。脫若虜人畏而不前。置而不問。蓋力攻擊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耶其襲逐。遮迎其前。或

出其後。制勝必矣。此堡塢之利。所以爲用力寡而收功博。孫氏所謂以江北而守江南。能立國於百戰之餘者。非幸而免也。故其欲因屯田堡塢之立。收兵民雜守之用。就於江南先作一樣。使江北之民心有所恃。虜雖再來。不復求渡。勝矣紛擾亂江南。次第入淤。因其險要。用其豪傑。見團結山水爲寨者四十七處。此於官司之力無絲周過。特借以聲勢。使自爲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壁。蓋孫氏六朝保固江淮之成規。非克國先零聚被許下之謂也。不然則南北並爭之

際。無歲不有兵。荊淮人豈能屢逃屢復以自濱於流離死亡也哉。其自去冬憂悸熏心。舊疾之外。復增新病。背病半年。呻吟宛轉。自有攻寮江淮之命。不敢辭避。力疾督趣。成此三堡。其間條目極有未備。而其處謙既成。不能扶持。忍死以待畢事。豈勝慚懼。伏乞朝廷速賜選擇總練通方老於智謀之士。前來建康。糾剔其妄作踈漏之失。攷尋前史規畫經濟之舊。克集功緒。以究遠圖。其不任祈叩之至。所有定山瓜步石跋三處堡塢圖本并四十七處團結山水寨居民戶

曰姓名帳策譚隨狀繳申伏乞僃揮施行
着着穩實使開熙用兵盡用其策不至一挠敗而
誅戎首也

論兵二　葉適

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以抗上令喜怒叛服在于晷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爲大論矣然國擅於將猶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爲唯兵之聽遂以刼脅朝廷故國擅于將人皆知之將擅于兵則不知也大曆正元之間節度固已爲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群卒爲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較而論者特以爲其憂在于藩鎮豈不疎哉太祖既稍收節度兵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服海內者太祖統紀綱御之力非恃兵以爲固者也群臣不考本末不察事勢忘昔日士卒讙呼專上無禮之患而反以爲太祖之所以立國者其要在兵都于大梁無形勢之險其險以兵夫都于大梁因周漢之舊而非太祖擇而都之也使果恃兵以爲固則迎聲百萬身自增之不待後世也其數乃不滿二十萬何哉不以兵強前世帝王之常道也況太祖之兵不滿二十萬其非恃兵以爲固也決矣召募之日廣供餽之日增

蓋端拱淳熙以後契丹横不可制而然耳康定慶曆謀國日誤恃兵爲國之說大熾不禁而役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爲者而上下方揚揚然以爲得計爲之治文書治財賦盡用衰世裒刻之術取於民以啗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則又詭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也故王安石欲爲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猶不悟藉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

民皆爲兵於是虐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矣元祐廢罷保甲史臣以爲太祖設階級之法什伍壯士以銷奸雄之心兵制雖多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者實錄所載蓋當時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爲王安石者豈能知之哉至於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正兵自若内外俱耗卒至於弱大觀政和中保甲之數至六十七萬二法皆弊名具實亡故事制大壞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挺化爲盜賊斡離不始以兵幾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敢者倉卒遣人召曰徒以勤王京師失守則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而議者猶曰恃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因而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損是厚誣太祖而重誤國家也加以四屯駐之兵又昔所未有以數倍祖宗之財用投於四總領之巨壑而州郡又各以廂禁兵自困侵削民力至于空盡問其外禦則曰請和不暇問其内備則曰倉卒可慮統制統領總轄路鈐將兵之官充滿

天下坐糜厚祿而兵未嘗有一日之用方今國未見有難治之弊敵未見有難破之驗徒以自困于兵沒淫重滯不能輕利其一曰四屯駐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廂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而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强惟所用之無不可者陛下果決于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張韓劉岳之戰皆以數千及萬破數十萬益信兵之不貴乎多也然戰則可以不多守則不可　不

多此又勢之不同者則必有土著屯田不養之兵然後不害于其多也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六十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宋文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陳亮

亮以錢塘地下謂非建都之地及孝宗即位亮更名同詣闕上書

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奸哉不幸而姦之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

有所繫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偏注一肢其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羶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係也東晉自元帝息心於一隅而胡羯鮮卑氏羌迭起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遂無遺種而懸懷之痛猶有所諉以安也晉之植根

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庾翼之徒、皆有虎視河洛之意。而桓溫之師西至灞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間修陵寢於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間其事既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繫矣。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患也。恭惟我

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堂堂中國。而蕞爾醜虜安坐而據之。以二帝三王之所都而為五十年犬羊之淵藪。國家之恥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情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讐。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

不知兵戈之為何事也。況望其憤中國之腥羶。而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身不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為禽獸。夷狄。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寓。

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讐。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迫陛下以有為。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

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諸侯往往困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苟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惓惓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起於蠻夷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地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蠻夷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醜虜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

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二者皆南宋人膏肓之疾）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馳射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甲胄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迹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

不通和則一意備禦其力精完通和則[illegible]一常不[illegible]一歲而不偷[illegible]馬復不可一日而

[illegible]以一諸[illegible]然[illegible]民而偷惰其力北來之所以不如晉也

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未嘗與虜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而朝野之論常如虜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虜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

中國（宋自高宗而後少得息肩者）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是固不知勢者之論也然使朝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伸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

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跡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藏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可廢故雖成康之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之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虜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實廢而名不廢廢其實而不廢其名所以益坐困耳父之大讐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虜絕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讐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與虜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伏惟陛下試垂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

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筦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當宿重兵以為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偉功天子蚤夜憂勤於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繇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夷狄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為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微澶淵之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夷狄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故必至此故我祖

宗常嚴廟堂而尊相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擢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

（此言范仲淹杜衍諸公也）

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藉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

（眞足以安石之而當時有言之）

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則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眞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爲夷狄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夷狄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惟全知之當公皆不及也）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而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

志復讎而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強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宴罷以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蒞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皇帝已不能盡用臣不敢盡具之紙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

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幸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為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為六飛所駐之地。當時

論者固已疑其不可以張形勢而事恢復也。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

地無常強無常弱因以人為強弱分

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荊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荊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荊雍常雄於東南。往往倚以為強。梁竟

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瘠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辰星之相望。況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群盜出沒於其間。而彼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繇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

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為進取之機今誠能
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
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
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鄴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
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
冊非自辨耶
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虜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
之沈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荊襄之任寬其文法
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
矣至於相時弛張以就形勢者有非書之所能盡載

也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
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
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
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
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是
一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為靖康之禍天獨
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讐之志今者
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耳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
豈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

同文而是快士

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常
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常數
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
知陛下大有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
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
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繇天人之際昭昭然可
察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
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
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

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
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
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
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
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讐足以
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臨照
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驅委庸人籠
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
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　前竟唯臣區區

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千目天威罪
當萬死

英霸之氣見于省宇南宋以來一人而已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陳亮

臣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前史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古之英豪豈樂於驚世駭俗哉蓋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沒於夷狄此君天下者之所當恥者春秋許九世復讐而再世則不問此爲人後嗣者之所當憤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而悉淪於左袵此

英雄豪傑之所當同以爲病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而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德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之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顏仰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

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宅憂之故特命東宮以監國天下之論皆以爲事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宮聰明慮知而四十之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難矣陛下何不于此時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鄴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勢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

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爲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爲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間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爲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

論江南之勢意見獨高本朝不祖用之又成一統之業乃同南之言不誣也

聚之則勢險分之則力薄此確論也

吳兒習舟楫者之所長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故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爲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鄴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爲未盡也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傍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爲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爲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鄴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

靳靳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爲一哉江傍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熊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兎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爲長淮不易

守者是亦問道於晉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于隋之開皇其在南則定建鄴爲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甚有數而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爲可畏以南方爲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昔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虜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歿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遣留報謝三使

絕遺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虜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問諸道路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紅女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遂就窮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尋即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苻堅皆夷虜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爲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鄴而後使臨之今之建鄴非昔之建鄴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直在沙嘴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爲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

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爲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今鷄鳴山一帶既隱有臺城界文）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傍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爲重帶玄武湖以爲險擁秦淮清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今之南都亦如是聖祖欲以汀外爲守故近有所不虛也）干凡朮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爲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

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誅中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爲。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悉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鄴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即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

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跅弛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巽言以軟美而入。奇論指爲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在前而不敢爲翻然之喜。隱忍事讐而不敢奮赫斯之怒。（宋朝人君多有此病）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爲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爲仁。戒喻以爲義。牢籠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下

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姦。虜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先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其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

間。虜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人畀於奉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惡知讐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

有寡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旣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殘之惟恐其悵恨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即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竊爲陛下悵念於旣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程科擧之爲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繇此而出也至于艱難

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飾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有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詣闕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此老議論殊不迂闊但孝宗實非英雄之主故所言終不用耳中所言皆謂其所不足也

中興論　　陳亮

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嗸嗸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況今虜酋庸懦政令日弛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為之圖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

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為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為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為敵而不自知其為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為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論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為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群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姦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

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揀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而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下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

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
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
動一動而敵自闕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與之功
可蹻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
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
所如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
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
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
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

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可變今朝
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
卒守乎故不若爲術以乘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
先東舉齊西舉蔡則大江之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
物齊蔡誠天下之兩臂也奈虜人以爲天設之險而
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
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
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荊楚襟帶吳蜀沃野
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

劉弘陶侃同常用之而得其利矣

藝祖之任邊將也使之無方鎮而有方鎮之用信良法也

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荊襄輯和軍民開布大
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險大建屯
田荊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
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旣爲重鎮而均隨
信陽及先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
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 使之養士足以得
死力用間足以得戰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
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銳以伺觸機而
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荊襄之師率諸

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見兵於潁蔡之間示必截其
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
爲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柏山以爲固揚
兵擣壘增陂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與雜耕之利
爲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
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間諜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黃安
隨襄郢之間前爲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
都建鄴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
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

此步滿實眞得恢復之勝算

設總述以五路全力圖秦而卒敗者惟其不知虛實之勢而失其所急也

矣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師親率大軍以持鳳翔之虜別命驍將出祈山以禦隴右偏將趨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為內應舟師趨海道以擣其脊彼方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撼其背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為東西形援勢如猨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為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爭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荊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為之夫伐國大

事也昔人以為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謏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疏愚慮之崖畧曰中興論唯陛下裁幸

建炎以來皆用孤軍進戰而未嘗有犄角之助如岳武穆之于中原張浚二吳之于川蜀皆獨勝獨敗耳然則當時雖有名將俱未識天下之勢也

光武　陳亮

自古中興之盛無出於光武矣奮寡而擊衆舉弱而覆強起身徒步之中甫十餘年大業以濟算計見效光乎周宣此雖天命抑亦人謀乎何則有一定之畧然後有一定之功畧者不可以倉卒制而功者不可以僥倖成也畧以倉卒制其畧不可久功以僥倖成其功不可繼犯此二患雖運奇奮闘所當者破而旋得旋失將以濟中興難矣人有常言光武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其中興也固宜吾則曰此

特光武中興之一衛也使其中興止在於此則是其功有時而窮也西都之末莽盗神器羣雄並起相與圖之光武因思漢之民舉大義之師發迹昆陽遂破尋邑百戰以有天下彼其取亂誅暴或先或後未嘗無一定之畧也何以明之光武自昆陽之勝持節河北鎮慰郡縣破王郎擊銅馬收復故地凡所以經營河北而取河内爲之根本也河北平河内服自常情觀之當此之時更始闇弱可以西取關輔疾據其地併首東嚮以制天下光武乃身徇燕趙止命鄧禹乘

宋藝祖不先取太原以其屏蔽契丹亦此意也

釁西征其意豈以燕趙爲可急而關輔爲可後哉葢肴函之關輔雖形勝之地而隗囂在隴西公孫述據巴蜀赤眉羣盗蠭起山東囂述猶虎狼之據穴也有物以阻其穴則彼不敢騁不然將何所憚赤眉猶長蛇之螫草也以物而肆其螫則其毒無餘不然將何所不至光武之末取關輔所以阻囂述之穴而肆赤眉之螫也故且身徇燕趙使之速定則自河以北民心巳一而吾之根本固矣及赤眉破長安志滿氣盈

兵鋒已挫而鄧禹得乘釁以并關中馮異繼之遂破赤眉而長安平洛陽固而景弇且定齊矣當此之時天下畧平囂述雖有覬覦之心而不得復騁光武定都洛陽命將討囂平述而天下遂一矣此其有一定之畧而後有一定之功也使燕趙未平而光武西取關輔則遂與囂述爲敵而赤眉無所騁其鋒矣與囂述爲敵則欲徇燕趙而彼乘其虚赤眉無所騁其鋒則巳服郡縣而或罹其毒是燕趙未可以卒平關輔未可以卒守河北河内未可以卒保而天下紛紛未何時而一也雖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

顧亦何用哉吾以是知中興之君畧之不定而僥倖於武成則我欲東而盜據其西我欲前而敵隨其後智謀勇鬬無一可者今夫道路之人僥倖而得千金得之于此則必失之于彼何者千金不可以常僥倖也千金之子則不然致之有術取之有方成之有次第不終年而其富百倍此光武所以為中興也唐肅宗起兵靈武不能先圖范陽而急取關中卒使盜據其穴不能盡取河北裂為藩鎮終唐之世為大患者皆藩鎮也此無他不能立一定之畧則不能成一定之功中興之不終宜哉吾以是知光武之果不可及也

馬燧　　陳亮

昔之善攻人者使敵不得合雖合而有以破之則攻必克矣夫攻者事之末患之端也智者不得已而後為之使久而不克則敵將有乘其弊而起者此其為患殆未可以一二言也然而智者善因危而設奇抵要害觀形勢以破敵人之交一舉而兩斃之使雖成功烈傑出于諸將之右此則天下後世將企仰之不暇而何敢皆議哉昔者馬燧之鎮河東也田悅逆必反請出師以討之出奇制勝奮鬬無前雖淄青常

魏合兵救之燧破之如反掌耳燧能審田悅于孤窮之中此其智勇固有大過人者矣然力能得悅而不遂取之使得嬰城固守悅不足道也而魏為可惜魏據河北敵捍諸鎮唇齒相固牢不可破雖驚不遜以（杜牧之論河北形勢亦如此）梗朝廷凡師出而輒無功者魏不可破也魏破則諸鎮不足平矣當燧之時所謂一致之機也燧乃失之使朱滔王武俊得乘間來救王師十萬一戰而北燧殊無一謀以禦之豈其智至此而窮耶益背難之兵屢敗之餘氣喪膽沮衆不能陣謀不復生旬日之間

此時諸將既行燧之怪亦不得指揮如意 潭

可坐而破也。滔俊雖合兵以敵、不過三萬五千耳。然滔性多疑。易以勢恐。武俊匹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以燧之才而無養冦自資之心。顧此三盜亦何足滅哉。且當此之時。以兵隸燧者凡四將也。使燧能留李芃以圍危窘之悅。其勢固足以破之矣。而身率步兵去魏百里。據便地爲壁以拒滔俊之兵。兵至則堅壁不戰。挫其初銳之鋒。別令李抱眞率昭義之兵自洛下邢以指燕薊。李晟率神策之兵自博汴貝以擣冀土。復命張孝忠康日知勵兵秣馬以助其勢。彼若

能者。則反兵自救。不能則遲疑不去。二者必處一乎此矣。使其反兵自救。則抱眞與晟銜其膺。燧又起而擣其背。腹背受敵。不敗何待。若其遲疑不去。則抱眞等得優游以覆其巢穴。而燧堅壁以待其自斃。彼其欲前不能。欲退不可。徬徨無所而坐成擒。滔俊擒則悅不攻而自破矣。悅破則三鎭席捲而平矣。三鎭平則淄青之膽破矣。命一辯士持天子之詔往諭之。彼安得不束手聽命哉。夫然後分置牧宰。慰養居民。使郡縣之權。悉統于朝廷。則朱泚李希烈亦無自而萌其姦矣。由此觀之。燧之罪豈止于失田悅哉。昔者唐太宗伐王世充。久之不下。而竇建德率兵救之。太宗留萬人以圍世充。身率勁兵以據虎牢。扼建德之喉使不得進。適命宇文士及率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引而東以動其衆。乘其陣亂。縱騎夾擊。遂擒建德而下世充。自洛以東。際河之北。一旦而盡平之。此可謂善破敵人之交者矣。嗟夫。以燧之才而不思伐交之術。乃復請濟師。使李懷光盡統神策之兵以往。卒致驕衆失律。而盜且乘閒起于蕭墻矣。遂使李氏不見

中州之大定。而諸鎭世爲不討之賊。燧之罪可勝誅哉。唐史臣曰。燧賢者也。天下以爲可責。故責之。嗚呼。吾之意其亦猶是也哉。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六十一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宋文

論邊防疏　趙汝愚

臣仰惟陛下以英睿不世出之資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朝謀夕計留意邊防宗社幸甚然臣竊觀今日規模大槩蓋是循用渡江一時權宜之制而實非祖宗累聖固守之法惟守備既非素定則勝負決於臨時臣實憂之而頗獻其狂愚之說臣伏覩自古用兵正如奕者之奕其法不過以多筭勝少筭而已祖宗西北邊面凡所用之人所守之地所養之兵累聖講畫戍法具備自近及遠節節皆有次第如極邊要害去處則有堡寨其次有城守堡寨則有巡檢有寨主城守則有守將三路有大帥如韓琦范仲淹輩皆極天下之選其所辟寮佐如田況孫沔尹洙張方平輩亦無非一時名士故士大夫皆習知邊鄙間事其後往往盡爲時用其兵徒則有本城禁軍廂軍有堡寨土兵有蕃漢部落有義勇弓箭手自足以爲鎮守之

家計在前而守禦在北故一戰不利則散江而歸矣

備甚不得已則時出禁旅以助之蓋未嘗以舉國之師而決於一戰也故百餘年內外無事中間如李元昊父子桀黠兇狡其志非不欲窺伺中國雖屢戰屢勝而卒不能得吾尺寸之地者邊備素嚴故也今自西徂東邊防數千里所在空虛朝廷所置帥守所養兵士祇與內郡無異姑先以兩淮論之緩急之際所恃以爲禦敵之計者不過以建康之師守淮西鎮江之師守淮東而已此正臣前所謂渡江權宜之計而非祖宗固守之法者也方太上渡江時長淮赤地千里蓋無藩籬之衛當時所恃以禦敵者張韓劉岳數大將而已故一時權宜之計不容不出于此今國家中興六十年南北之勢既分兩淮之地皆爲極塞虜人猶且墾闢田土暗增戍卒以爲我備然則朝廷安可不講明舊制而爲固守之計耶且建康鎮江之師家屬皆在江南若不深察其情而驅之於並邊之地前有彊敵後無繼援勝負之命如爭一擲臣恐矢未及發而已有係戀妻子之心矣辛巳之役王權以數萬衆在合肥不戰而渡江甲申之役劉寶亦以數萬

衆在楚州不戰而退保此蓋前日之明驗也陛下觀今日諸將孰能用衆如王權劉寶者乎不以此時預爲規畫誠恐長淮千里非復國家所有而唇亡齒寒將不可以爲國矣此臣所以日夜私憂過計不能自已者也伏願陛下講明祖宗累聖之法於邊防要地崇建帥府增置土兵漸葺諸城遴選守將假以歲月使之優游暇裕精練訓師陰爲備禦之計而勿使敵人知之一旦有事則使守將與土兵當其前而主帥與大軍繼其後俾敵人望吾之境愈進而愈難則陛

下以守則固以戰則克進可以復祖宗之境土退可以保太上之基業矣

中興所用三四大將之兵皆進取之師而非自守之師也故防禦常疎而戰功亦常有若爲持久之計則守備固當別論

屯田疏　　魏了翁

臣曩蒙一再賜對嘗極陳三邊利害之實三虜强弱之勢雖蒙聖慈不以其狂悖曲賜容貸而事會無窮隱憂莫釋每念古人守邊備禦可以紓民力而老敵情惟務農積穀最爲要道然而言之者爛熟聞之者訑玩何也以未嘗精講而力行之也臣生長于蜀雖幼習百氏長遊四方于國中之事粗所素講然身履目擊之久莫知而實見則莫如父母之邦姑以蜀事爲陛下陳之則三邊固可類推矣臣比者竊聞四川

制置司遵奉聖旨措置利州路營屯田委監司分任其責見已置局經理朝廷明見萬里之外凡在邊鄙莫不踴躍思奮猶有説焉西邊自罹虜寇以來利東之大散黄牛利西之皂郊水關等處五六年間原堡多竄地利悉棄以故流人久不復業穀粟日貴兵民交弊今若遽行屯田則合葺邊堡合用兵耕而邊堡則諸將處事謹審欲及冬時同乘機便乃可備築兵耕則自頃年累減軍額以來以之坐守尚多闕數剏今久戍之餘雖復再加役使是屯田之事卒未可舉

而邊實之備無時而可議也然則遂置之不復開村
豈不甚可惜哉臣竊謂有屯田有墾田二者相近而
不同墾田者何大兵之後田多荒萊如諸路有閑田
寺觀有常住皆當廣行招誘使人開墾因可復業則
耕種之實効往往多于屯田蓋並邊之地久荒不耕
則穀貴貴則民散散則兵弱必地闢耕廣則穀賤穀
則人聚聚則兵强此理所必然唯毋責屯田之虛名
而先究墾田之實利則庶幾矣臣請試陳今日所當
墾之田如利之西路則皂郊之内湫池諸谷水關之

内崖石諸鎮利之東路則洋川之内青座華陽鳳集
之内盤車諸嶺大率皆爲膏腴今成荒棄至于金州
近裏亦多有之其田去虜或百里或二三百里有高
山大陵之險可據有原堡兵戍之援可恃亦有賊驛
從來所不嘗至之處若更得土豪之助則指日可成
今聞三路土豪之爲忠義者有願自備費用自治農
器自辦耕牛自用土人各隨便利趁時開墾及秋布
種其間亦有願資官司給助者亦自不多若聽其施
工略計所耕可數千頃則明年此時便收地利縱官

未立額或量行輸租其潛移兵民使漸食職粟比之
頃歲人若斛貴官若糴貴其利害豈不萬萬相絕何
況耕田之民又皆可用之兵不類年間邊食既豐兵
丁亦足萬一有警呼吸成聚家自爲守人自爲戰比
于倉卒遣兵戍守亦萬不侔若是則雖無屯田之名
而有屯田之實無養兵之費而又可潛制驕蹇之兵
不惟不畏殘虜亦可不畏它盜積以歲月則今之墾
田又可爲後之屯田今之耕夫可爲後之精兵故蜀
大弊爲蜀永斷無出于此顧何憚何惜而久不爲也

或者之所慮不過寇抄耳然虜嘗蕩刼我梁洋及五
州知無所得今方與韃夏相持未必遽議再入目前
可以暫紓失今不爲則後悔無及臣比得蜀中近聞
興元金州兩戎司探報虜方科民牛具開耕鳳翔荒
田又聞西和一帶邊民覘知虜亦厭兵願各耕種人
自爲守夫墾荒之利虜猶知爲之而我不敢爲原堡
之固虜知葺之而我弗敢葺悠悠歲月坐長寇讎臣
不知所以爲策矣比者關外連歲荒歉今年蕎麥大
熟邊民繇裒外咸知耕播之利開朝廷施行屯田指

揮下日西和一帶。願耕者雲合風偃動。以千數。人心若此。何可失也。臣愚欲望聖慈申命四川制置司。據目今已行。就令利路提轉司因人心欲爲之机。撫天時難失之運。先切選用土豪漸漸耕墾。細民所不能墾之田。則一寸有一寸之功。一日有一日之利。皆實効也。事半功倍。惟此時爲然。若夫屯田則先督諸將修葺原堡候。畢日併將極邊荒田盡數耕播。行之以漸。要之以久。不數年之久。邊備隱然。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保蜀之策。無大于此。惟陛下財幸。

卽用土豪以屯。更易成業。故軍民之屯俱不必與土豪伍。而當以土豪爲用也

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二　眞德秀

公欲請修墾田之政。使强兵足食。爲進取資。故上殿陳此。

臣窃惟今日北虜有必亡之勢三。可爲中國憂者二。蓋自有天地以來。夷狄盛衰不常。然未有昌熾百年而無變者也。女眞盜據中原九十載矣。自其立國。唯以刑威殺戮劫制上下。非有歆然心服之素也。持此而欲久存。雖秦隋不能。況區區無道之女眞乎。此其必亡者一。方阿骨打粘罕之徒。崛興窮海之濱。茹毛飲血。霧合鳥散。用夷狄所長。以憑陵諸夏。故所嚮莫

能當。今數十年豢養之餘。亡復前日堅悍之氣。而達靼小夷。蹶起而乘之。干戈相尋。情見力詘。蓋今之女眞。卽昔之亡遼。而今之達靼。卽鄉之女眞也。以垂亡困沮之勢。旣不足以當新勝之鋒。而衆叛親離。安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其隆時。用民力如犬馬。戕民命如草菅。人情攜離。亡一敢畔者。積威約之素也。今其潰散四出。猶川決防。不可遏止。至用赦以安之。兵解土傾。其形已露。豈待智者而後知哉。此其必亡者三。嗟夫。堂堂中華。蛇豕穴之。翼翼故都。禾

此言眞能見事

觀其經畫自是秘來有用人物

黍生之有志之士。思欲壹洗久矣。而曩者病於機會之難逢。間者敗於權奸之輕舉。今何幸彼自貽危。而臣復以為憂。何也。蓋傳有之。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孟子亦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方陛下更化之初。和議未堅。邊警未撤。君臣上下。惕然有不敢寧之心。迨夫聘覿交馳。遠已狃目前之安。而忘前日之患。萬一此虜遂亡。莫或余毒。上恬下嬉。自謂無虞。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事會之來。應之實難。毫釐少差。禍敗立至。設或外夷得志。邀我以夾攻。豪傑四起。奉我以為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戒。張璧內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端安。以此為謀。尤非易事。此臣所謂可憂者二也。今之議者。大抵以為夷狄之衰。避中國之利。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爭。漢嘗獲其利矣。拓拔氏河南之警。顧反為蕭梁之害。何耶。蓋有國者。不當問敵人之盛衰。惟當計吾政之修否。當漢宣時。內有股肱之良。外有爪牙之勇。朝廷紀綱。本末備具。邊陲備禦。斥候精明。使匈奴盛疆。尚當賓服。況於浸微

南宋之實不易乎矣言而勢遠不切久者彼任臣一心自作家計而宋以令臨近統之習行偏步苟且之卞其意當在敵之盛言而不在國之治也

弱之後乎。若梁武則不然。舍正道而溺異端。棄人事而談空寂。內則三蠹弄權。輕作威福。外則諸王忿鬩。骨肉相圖。保境靖民。猶懼不足。況欲乘人之敝以徼幸萬一之功哉。由是觀之。使今日能為漢宣之所為。則虜之存亡。俱不足患。抑猶未也。多事之端。方自此始。臣愚竊獨憂之。伏惟陛下日與二三大臣。深求自治之策。勿以懲羨之故而謂讐恥可忘。勿為祝藺之謀而謂幸安可恃。脩實德以格天命。敷仁政以結民心。獎忠實以作興天下之材。省科斂以培養天下之力。至於某人可將。某兵可用。某城當繕。某器當修。無日不計於朝而申訓之。庶幾國勢日尊。敵人自恐。則乘机取勝。可以制蚌鷸之危。養威俟時。足以保金湯之固矣。惟陛下毋以臣愚賤而忽其言。

宋人攻金與其滅遼事體不同。然金亡而元益大亦非中國之福。故金存與亡俱有不安。謀之摠非易耳

然欲自立亦正難不得不以蔵弊待之

直前奏事劄子　眞德秀

公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覽大江以爲國之屏障故其於兩淮形勢一一備此

臣不佞蒙陛下擢司記注日侍天光在庶僚中最爲親近每惟報國之誼無若效忠而緘默不言臣實有辜今將以便親求郡行去闕庭敢不亟陳其愚冀補萬一臣竊聞女眞以達靼侵陵徙巢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達靼之圖滅女眞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旣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臣恐秋風一生衆來之郊

已爲戰塲矣使達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埸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而亟圖自立之策乎抑幸虜之未亡而姑爲自安之計乎夫用忠賢脩政事屈群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也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也以恐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眞尚存則用之於女眞强敵更生則施之於强敵此苟安之

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彊敵驟興不能爲我患陛下以苟安爲志鄉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媮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昔者孔子誦鴟鴞之詩以爲知道聞滄浪之歌則使小子聽之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而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敢備爲陛下陳之古者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季梁在而隋不可伐宮奇存而虞不可欺今濟濟周行號爲多士然漢儒所爲骨鯁

耆艾論議動衆心愛國如饑渴者旣難其人間有憃見小異則已成內塞論議小激則目以譸張豈以朝廷之上所少者非此耶夫平君工文墨便力筆名播宿望或所不能至於正色而沮奸萌立談而斷大事不以利害爲遷就不以招麾爲去來則又非小有才者所能辦惟陛下以尊君重朝爲心合天下正人以自助毋問同異毋徇愛憎則忠臣之勢成金城之守固折衝厭難孰大於斯臣故曰用忠賢爲自立之本也昔勾踐之棲於會稽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

內則修令寬刑振貧弔死折節下士而厚禮賓客與
則具車馬兵甲而與三軍共飢勞之殃凡可以報吳
者無不爲而非可以報吳者不暇爲也國家南渡蘇
蹕海隅何異越棲會稽之日宗廟宮室本不應過飾
禮樂文物本不應告備惟當養民撫士一意復讐而
秦檜乃以議和移奪上心粉飾太平沮鑠士氣令日
行某典禮明日賀某祥瑞士馬銷亡而不問干戈頓
弊而不修士大夫恭於錢塘湖山歌舞之娛無復故
都黍離麥秀之嘆此檜之罪所爲上通於天而不可

賊也今豺虎鬭於中原狐狸嗥於境上危機交急不
同常時臣願剗去虛文顓行實政百司庶府輪奐一
新矣繼自今繕營不急之役姑輟焉可也籌壽期會
之事整整有緒矣繼自今常程瑣細之務付之有司
可也陛下日旰眡朝惟大政是議輔臣夙宵盡瘁惟
大計是圖則勾踐之功可肆而中興之烈可冀矣臣
故曰修政事爲自立之本也昔漢有邊鄙大疑必使
群臣雜議季布得以中郎將而折列侯噲狄山得以
博士而詰御史大夫湯北匈奴來求和親光武既從

皇太子言御其使矣而班彪乃以不宜絕北爲言是
一司徒掾而敢與太子異議也豈非國家大事臣子
皆當盡言故耶我朝熙寧中契丹來議地界時王安
石當國神宗乃以問韓琦富弼元祐初夏人遣使納
款時司馬光爲相哲宗乃以問大防純仁高宗中興
內外尤爲倥傯然無一事不采人言建炎四年嘗議
防秋矣紹興初元嘗議便民弭盜矣五年則令前宰
執各陳禦寇之策矣八年則令侍從臺諫各出講和
利害矣夫祖宗之明非不知獨運專斷爲神顧以廣

謀從衆爲得者凡以盡天下之心而建久長之策也
今事會之來日新未已臣願誕頒明詔以虜徙而南
寖迫吾圉凡厥有位其各盡言然後博采衆長掇爲
定論書曰好問則格自用則小命諸大夫各以情告
無阿孤者勾踐之所以霸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己
之闕者諸葛亮之所以賢惟陛下以勾踐爲心大臣
以武侯爲法則事無不集矣臣故曰屈群策爲自立
之本也國之元氣在於人心元氣充則外邪御人心
固則外患銷天地常經斷斷不易陛下亦嘗察近日

人心之舒戚乎向者弊法新改令出加嚴雖大爲防禁以示民非欲峻刑名而繩下而刺舉之官承廸過當奏劾來上頗多中以深文使追議者未聞革復之期貶竄者嘗隔惟新之望搢紳之論嘖不齋咨臣願明敕有司原情差次稍從釋免以收士大夫之心厥今州郡監司莫非材選然不易中和之政少而操切擊斷之意多以理財自詭則征利密於秋毫以行令自媒則用刑深於刺骨夫我朝立國本尚寛仁以此毒民慢者衆矣臣願選用循良退斥貪暴布宣德意洗滌瘡痍以收百姓之心君人之柄唯賞與名當斬而予則僥倖者生心宜予而靳則勞能者觖望頃緣軍賞多濫一切難以微文雖懲僞所以別眞而矯枉亦虞過直今邊埃孔棘正牢籠武勇之秋臣謂荊襄兩淮之人嘗以功績著見爲衆所推者宜命帥守監司搜揚來上擇其尤異者數人不次擢用自餘悉下銓曹審其來歷苟非妄冒者悉與隨資注擬以收豪傑之心往者兩淮募兵雖數萬計有如諸軍闕額自可撥隸分填而議者以廩給爲憂急於汰遣方其倒

予糊鈠資之使去小人寡慮媮快一時貲用既空搏手亡策強者遁藏山澤伺時而爲奸懦者丐乞道涂偷生而就盡夫急則望其效死緩則委棄弗圖後復使人疇肯用命今宜擇其伉健收眞戎行非惟增壯軍容濟弭奸慝亦以收忠義之心自丙寅之役淮民流離有司振卹失時死亡略盡雖展上供貸常賦而凋殘未復生聚絕稀比聞州縣科役頗繁田賦雖蠲撮課仍重民兵團結衣裝弓弩責其自備教閱資根令其自齎呻吟之餘何以堪此臣願朝廷深念保鄣之重多方優卹俾獲蘇醒以收邊氓之心北境遺黎本吾赤子日夕南望拊慕慈親彼既襁負而來焉有可拒之理窮蹙彊吏便文塞責至以鋒鏑驅之既絕其向生之塗是激其等死之念又聞秦隴之間有相率內附者自湼其面示無還心視昔八字之軍何異而入南不受歸北不可欺窮則搏勢有必然臣恐欲以靖邊祇以擾邊將以無事適爲多事也臣聞古之有國者患民之不附而不患民之加多孟子曰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諸侯皆

宜用晉室南渡僑立郡縣法以

爲之敺矣今中華之民窮而歸我是女與爲吾之鷸獺也其恐不爲茂林深淵以受之耶羊祜祖逖之事淺矣然能務修德信撫納新附故吳人悅服晉土襁歸況堂堂鉅宋豈無能任二子之事者誠能謹擇其人分鎮三邊務以恩信懷柔而使遠人欣慕民旣我附土將焉歸恢拓之基實在於此臣願朝廷亟加之意以收中原赤子之心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陛下誠能內有以保吾國之民外有以懷鄰國之民則以守則固

以戰則克矣臣故曰收衆心爲自立之本也抑臣又聞有自立之本有自立之具今連營列戍虛籍不塡老弱涸穀教閱弛廢衣廩朘削憔悴無聊荆淮所恃者義勇民丁而團結什伍反成釋騷無以作其超距翹關之勇東南所長者舟師戰艦而繪畫圖冊徒事美觀而未嘗習以淩波破浪之技儻非痛掃弊端一新戎政則緩急將無可用之兵掊斂成風而士卒之怨帥郎忌克成習而偏裨之長莫伸或挨於奔北而威望不足服人或相爲水火而用心莫能協一公朝

指畫兩淮形勢切要之論

苞苴之路絕而別通交結之塗田宅子女之欲盈而外窮廉潔之槩儻非博采衆言精加甄擇則緩急必無可用之將昔李綱建議以爲欲保江南當葺理淮襄以爲家計夫荆襄形勝臣固習聞而兩淮利病則尤所深悉蓋軍國所資莫如鹽筴而淮有鬻海之饒兵食所仰莫如屯田而淮有沃壄之利其齊民則天性健鬬每易視虜兵其豪民則氣槩相先能塲集壯勇使范蠡諸葛亮輩得而用之力本以務農教民以習戰雖方行天下可也其肯委之爲不足守之地哉

中興之初志在進取故不暇修營講和之後東於要盟又不克經理然孝宗皇帝所以設扞防闢空曠者未嘗不留聖心竊惟今日實南渡以來所未有之時政當乘机自立繼孝宗所欲爲之志夫高城深池勁兵重戍邊之大命也今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敵之糧道實出於玆而淮陰無尋丈之城無尺寸之兵徒以山陽可恃而已然山陽雖大前無淮陰之蔽後無寶應之援若敵以重兵遮前而奇兵斷後則高郵維揚之路絕而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危而江

制震矣淮西要害在渦頴之口敵之根道亦自此出
而濠梁安豐城則痺薄池則壖狹兵則單虛徒以廬
和可恃而已然有安豐之屏扞則敵始不得以犯合
肥有濠梁之遮蔽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藉有他徑
可由而吾之廬和當前而濠壽斷後則彼有腹背之
虞我有犄角之助其能長驅深入蕩無所畏乎故欲
固兩淮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說也昔孫氏之保江
左邾城雖小猶屯三萬人今維揚合肥兩淮之根本
而兵數单弱不及孫氏一邾城故李綱嘗謂大將擁

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以爲非策臣請今
日當議徙江上之屯以壯淮甸之勢或謂果爾如江
面何夫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藩籬壯則盜賊無
闖門之慮兩淮固則戎馬無飲江之憂第當精閲舟
師布列津要則表裏相應屹如金湯其與區區坐守
江壖而使賀若弼之徒得以經營飛渡者利害何啻
什佰哉雖然此不足煩聖慮也古之爲國者必有重
臣以當閫外之寄故蜀以孔明駐漢中吳以陸遜守
荆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故二人者得以乘机制

南圖得則江南以自全

變而收成功今江陵建鄴雖有制閫之名而實處内
地邉陲機事多不即知至于小有措置必皆聽命于
朝有請輒從尚云可也請而弗獲抑又多焉藉有異
材何繇展布因循誤事可爲深憂臣願于近臣中擇
其更事任熟軍情威望素孚文武兼備者二人一于
襄漢一于兩淮之中建立幕府財計移用官許辟置
其他悉如吳蜀任二臣故事則荆淮之家計可成而
朝廷之憂顧可釋此陛下所當亟圖而不可忽也或
曰彼方紛拏我幸無事但求鎮靜焉用張皇臣竊以

爲不然夫自古未嘗無夷狄惟有以待之則不敢窺
未嘗無奸雄惟有以折之則不敢肆今不于斯時大
有所振立萬一更生虎狼之敵知吾易與潛啓禁心
當是時也不如安邉金繒行人玉帛可以窒其無饜
之欲乎夫古今之患非一而徽欽爲甚昔范仲淹嘗
謂時方用兵不當諱言邉事令朝廷若以張皇爲戒
臣下希指雖有警急不敢上聞本懲張皇乃成蒙蔽
昔襄南喪師及以捷告原其積漸不過如斯盛明之
朝可不鑒此臣本迂疎僭應妄論大事然惟臣子之

誠有懷弗盡不足爲忠是以冒昧決于一言區區愛
君之心惟聖明財察
荆襄兩淮爲長江首尾其後宋之備元與元之圖
宋不出此禮

除江東漕十一月二十二日朝辭奏事劄子二

時江東旱蝗國用不節諸臣忽忽不振故欲其自備復上此劄　眞德秀

臣愚不肖叨蒙恩備使一路遂將遠違穆穆之光竊伏
惟念人臣之義雖在窮約猶不忘君况將以載筆之
史久直禁廬今雖將指有行而憂國念君之忠其敢
以既去遂已謹復深惟當世之故而願獻其區區惟
陛下幸察其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臣嘗觀古之人
主於仇讎怨敵之國有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有勢
雖不敵而不事之者有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有勢
可以報而反助之者昔太王之於狄也事之以皮幣
事之以犬馬事之以珠玉凡其所欲悉以畀之蓋是
時狄强而周弱畏天保國其道當然故孟子曰惟智
者爲能以小事大然狄之於周特一時之怨非百世
之讎含垢包荒義未爲失此所謂勢未能報而姑事
之者也西晉懷愍二帝俱没於劉聰元帝間關南渡
立國日淺外寇方熾内難復興故終其身未皇北討
然一介行李未嘗聘虜廷成帝時石勒來修好詔焚
其幣此所謂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也勾踐會稽之

晉時南北
不通亦使
我洗目立
耳目不亂

然晉之後秦亦未有大失事而並然

辱舉國以臣妾於吴而能苦身焦思折節下士與百姓共其勞人事既修天應亦至吴之稻蟹不遺種矣而夫差方觀兵中土與晉會於黄池勾踐得以乘閒舉兵遂爐其國此所謂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也晉孝武時苻堅聚百萬之師志吞吴會賴謝玄等大破之淮淝堅既狼狽西歸其子不復與慕容垂相持于鄴使晉之君臣有志經略乘机席卷殆不甚難而謝玄方且從丕之請遣兵以救其窮餽米以濟其飢含苻氏之深讎與慕容而爲敵未幾劉牢之等爲垂所

敗秦既不祀晉亦以衰此所謂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也臣竊惟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彊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之事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旱蝗頻年赤地千里甚於夫差之時韃靼羣盜四面交攻無異苻秦之季天其或者付陛下以有爲之會乎臣嘗熟思待敵之策其別有三練兵選將直擣虜巢若勾踐襲吴之師此上策也按兵堅壘内固吾圉止使留幣外絶虜交若晉氏之不與敵和而堅其宴安江沱之失此中策

也以救災䘏鄰之常禮施之於茹肝涉血之深仇若謝玄之助苻丕此下策也用上策則大義明混一之机也用中策則大計立安强之兆也用下策則大勢去阽危之漸也臣不知今日之廟謨其將安出乎顧更化以來生聚教訓未有勾踐十年之功固未可遽圖一戰之勝於傳有之攻不足者守有餘夫以堂堂大邦方[illegible]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若乃輕信邊臣迎合之言

援夙讎於將亡置世讎而不念非惟忠臣義士沮氣解體而夷狄盜賊亦將有輕中國心萬一貽書詬侮我將何詞以應之夫蛮方絶虜者畏召怨而啟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啟釁于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故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元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其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今之論韃靼者類曰猖獗小夷非有囊括并吞之志其論山東之盜者亦曰譊爾奸孽不過鼠竊狗偷之謀抑不思劉石苻姚之與大抵皆出荒裔全齊十二

之險昔人用之嘗以霸強况今中原士民伥伥無主
使盜亦有道則衆將從之彷得志而鄰于吾莫大之
憂也乃者僞使之來輕舟浮海不十日而抵邊城舍
舟登岸人無知者安知不以是覘吾之虛實乎臣願
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覘之
心自治之方無急於此其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今
之議者大抵以虜存亡爲我欣戚閗危亡之報則冀
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重以邊臣喜爲迎
合或曰韃靼許和矣或曰羣盜聽命矣或曰穹廬遷

燕有日矣誠使虜命少延吾得以因時修備豈非至
願政恐夯寡敗亡之餘勢必不久皇皇鉅宋初非小
弱顧乃藉彼以爲安是猶以朽壤爲垣而望其能鄣
盜賊也臣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
存爲喜毋以虜亡爲畏則大勢舉矣其四曰導諛之
言不可聽臣聞天難諶命靡常者伊尹所以訓太甲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者召公所以戒成王聖賢
言天不過如此未聞曰某星躔某舍則其業昌某神
居某地則其福應也自嘉定更化以來兵偃歲豐民

稍蘇息此誠聖德格天之效而溺於數術者假云五
福太一實臨吳分辭如其言則治亂興衰皆有天數
無關君德豈不悖哉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
而薦紳大夫工爲諛悅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漢之
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晉之郤敵以將
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矧乾象告懲遍日尤甚
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
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
宗社之慶也其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臣聞公論國

之元氣也元氣痞鬲不可以爲人公論湮鬱不可以
爲國祖宗盛時用人立政一揆之衆論而行之以至
公故人心說服天下順治熙寧之世以新法爲不可
行者公論也王安石違而咈之終以悞國紹興之際
以和議爲不可恃者公論也秦檜譬而鋏之遺患至
今夫朝廷之舉措是而衆亦是之者治世也朝廷之
舉措非而衆亦非之者亦治世也朝廷舉措自以爲
是而衆莫敢議其非此子思所以憂衛之君臣也往
者侂胄弄權以威罰箝天下之口浸淫既久附和成

風北伐一事中外共知其非而莫敢言其效蓋可睹矣使佐冑能虛心平聽不以先入爲主而惟公論是從則國無佳兵之禍已無僇辱之殃豈不美哉鬬者使命之出外議譁然從臣爭之館學爭之庠序之士又爭之或者未必不以爲紛紛多事臣獨曰此十數年來所無之氣象聖君賢相優容涵養致此盛事豈易得哉夫天下之大本同一家人主者父也大臣者宗子也大夫士者家之衆子弟也至於庶人之賤亦家之陪隷也父兄有過子弟爭之子弟有過陪隷言之蓋一家之事休戚實同凡其第第相規政欲共成門戶之美耳君臣之義何以異此而自晉惡聞正論者往往加以唏過賣直之名夫欲使士大夫畏避此名務爲緘默直易易耳不知臣子至情本爲國計何負於君父而顧嫉之耶深惟今日實公論伸屈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今而愈伸若以言者爲沮事爲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今而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繇分故臣于奏

篇之終又復極言忘其重煩天聽之罪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惟陛下亮臣愚忠取進止

金宋之深仇也喜其存而畏其亡雖于國勢强弱稍有審量然不振甚矣故當擇良將挾重兵拓地以侮亡國據險而待新敵方可自立也

後殿奏已見劄子二　　　眞德秀

臣竊惟今日必先深爲制敵之圖然後能不蹈畏敵之失然制敵之事固亦多端而臣所欲言其大者有二一曰經武二曰博謀臣觀方今之勢非可以承平無事治也其必振厲威武如創業中興之時然後能轉弱爲强以底泰山四維之固何者韃靼戎之暴固已憑陵而西夏蹂轢河嶽而欲甘言以陷我狡謀以窺我我方崇飾文治雍容暇豫如平時深恐無以杜覬何之萌而折陸梁之氣也昔我藝祖肇造區寓而北狄尚獷四方未一故聚驍勇於京師壯爪牙于宿衛今日幸造船池以習戰也明日幸飛山營以閱礮也武事之精近世無匹用能方行四表而坐服醜夷及我孝宗躬受付託之重欲成復讐之勳亦於軍政極意簡練今年大閱于白石明年大閱于茅灘躬御戎服震憺天威而鐵簾之射翀自聖意偏較小卒皆得奏枝于萬乘之前以希一命之賞當時將士莫不競勸雖偏旁方張勳未克集亦以大競王室使醜孽不敢渝盟者垂四十年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又曰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古聖人之神武也藝祖孝宗實有焉臣願陛下考兩朝之故實肇自新歲而講行之以昭聖武以振戎容以作士氣或謂審爾測勞師之費殆且不少臣曰祖宗内庫之儲夫固爲講武設也聖明在上躬履節儉無横恩無濫賜獨不可斥之以修武備乎況以國勢積弱之餘不若是無以奮張而興起之此制敵之要一也昔三國鼎峙蜀名義最正而地最褊兵最弱諸葛亮以區區一隅當中原全力迄能自立者由其集衆思廣忠益不以己之智爲智而兼衆人之智爲智故其言曰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也異時兵少失利則命其僚勤攻己缺不以爲嫌雖此盛心千載可仰前日之怙權顓制者是己自任養成深患不可追已今廟廊大臣謙虛無我休休焉有亮之心獨於軍旅事宜務從祕密往往弗暇僉謀故不惟朝列莫知而宰府樞庭之掾屬亦鮮知之者不惟掾屬莫知而二三執政亦或有不與知者豪釐之差動門成敗其可忽諸紹興初嘗詔邊防兵机事體稍大者三省

密院共議奏陳兩府屬官亦通書檢盖重其事而公其之此今日所當按以爲法者也然中書門下後省與尚書六曹之官亦皆宰府之屬而舉朝文武孰非願效廟堂之任使者儻于其間選東通明詳練者數人以備咨訪凡兩淮荆蜀山川之險易將帥之能否士卒之衆寡粮儲之虛實分委討論畫之爲圖著之爲錄俾三邊利病了然在目事関邊鄙者條屬僉議之執政審裁之然後折衷于宰臣而奉行焉如此則朝廷得操約御詳之體驅場無失机摸事之悔而又

明詔在廷百執事各思治兵禦戎之策許以非時陳獻輪對轉對必先當務之急陳其所論之當否而爲陛黜焉草茅韋布之士有言邊事可用者稍奨錄之則彼將輕千里而來告矣或謂與聞兵議者多豈無機事宜洩之虞臣曰不然一介之士必有密友況朝廷之大寧無十數忠謹沉實之臣可與帷幄之祕邪乎夫有烏獲之力者可以舉百鈞力弱不逮焉則合衆人而共舉之是亦烏獲也已況天下重器非百鈞之比而危机交急又非平時之比廣謀從衆庶幾有濟此制敵之要二也惟陛下不以臣迂且繆而忽其言則凡智識之高于臣者且將交進忠益愚者一得

聖明其擇焉

巽山先生留心邊事如此惜與日開閫江淮不久而內召不竟其用

歷代古文國璋集卷之六十一終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上皇帝書　文天祥

公弱冠理宗親拔進士第一至是以服闋起于家召上書極言時事書上不報未幾除僉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臣一介疎賤遭逢聖明猥以庸愚早膺親擢世道悠悠風塵流靡臣于其間益皆感激奮發以爲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有關于天下國家之故懼以無

辱使令杜門四年請禮之外蓋未嘗一日不思以自效也乃夏五陛下臨軒策士偶垂記憶起臣于家居進臣于仕籍臣伏被宸命感激不自勝追惟累恩之初阻于朝謝拜望天路輒奉表以聞伏業聖慈許臣請拜闕下德至渥也臣就道以來不圖國事浸艱遑烽頓迫陛下引咎責躬改過更始召還舊德斥去元姦凡可以當天意回人心者無所不用其至伏惟陛下不自神聖猶親灑宸翰誕布詔書庶幾中外臣庶危言極論以有補于今日之故陛下悔悟之意上通

于天天下于此感服陛下之勇臣甫及趍謝闕廷兩請綸音爲之哽咽下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立況臣嘗被厚恩非衆人比使于此時泯泯嘿嘿上負陛下內負帝衷尚何以飲食于戴履間哉是用不避斧鉞輒奮愚衷條其說以獻惟陛下裁幸一曰簡文法以立事大昔爲天子富有四海垂衣拱手以雍容於穆清之上至尊之體也不幸際時艱難兵革四起俯仰成敗呼吸變故此非用馬上治不濟今國勢搶攘固猶未至如馬上之急然寇入腹心事干宗社陛下爲

皇皇拯救之謀不得不略倣馬上治之之意今陛下焦勞于上兩府大臣黽勉于下君臣之間不可爲非日計軍實而申儆之者然尊卑闊絕禮節繁多陛下平旦視朝百官以次奉起居宰相揖笏出奏從容不踰時軍國大事此雖陛下日夜與宰相汲汲而圖之猶懼不既謀花斷國之設施尊主庇民之蘊蓄豈能以頃刻交際而究竟之哉陛下退食之服雖時出內批以與宰相商論宰相又時有奏報以出其建明然天下事得與而論者利害常決于一言筆墨所書或

反覆數百言而不足事机交投寸陰可惜使宰相常有此等酬酢則一事之未周有費其日力者矣其于幾務豈不有所妨哉古者天子之與大臣或賜坐或賜食或奏事至日昃或論事至夜分凡皆以通上下之情爲國家至計也賜茶之典五代時猶有之詳國初范質王溥頗存形迹此事遂廢陛下莫若稍復古初脫去邊幅于禁中擇一去處聚兩府大臣日與議軍國大事陛下賜之款密親是非可否于其間衆議惟允則三省書時施行上下如一都俞嚧咈之間必

將有超然度外之舉天下何事不可爲何難不可濟至于除授尤有關繫且如近者重臣建闢之事方帥湧門隨遷建鄴甫鎮建鄴又進上饒布置變換如奕棋然卯部辰行夕命不給大者措畫之如此小者遷從之更多人無定志事無成謀當此艱危豈不誤

繼自今始陛下宜與大臣熟議某人備某職某人任某事人物權衡當而後用朝廷命令與而後發如此則觀聽者不至皇惑驅馳者不至迷回人知其令出惟行則無輕朝廷之心士大夫知其可以展布四體

則鞠躬盡瘁而無觀望其于國事厥非小補又如用一人也或出于陛下之採擢或出于宰相之登擬中書已費行移後省方及書牘或有不當又至繳駁比其不繳駁也則書黃徑下其人徑受命矣臺諫始從而有所指陳是致國論紛紜而內外職守遷移如傳舍施之平時雖有禮統用之今日恐悞事机臣愚以爲陛下宜倣唐諫官隨宰相入閤故事令給舍臺諫從兩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議其有不可應時論難不使退有後言如此則國事無聚訟之訊宸命無反汗

之失事會無濡滯蹉跌之悔豈不簡便易行哉若夫中書乃王政之所由出宰相之重又天子之所與論道經邦而不局其他者也今宰相來于倉卒之中而制千里之難立于敗壞之後而責一旦之功此雖欲亦不能以大有爲須是博采四方之謀旁盡天下之慮而後不倦于事側聞軍期文書塡委叢積宰相以其開誠布公之歲月弊弊焉于調遣科降之間侍從近臣且日不暇相接矣諸葛亮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究其經濟大要則因集衆思廣忠益今

衆思不暇集忠益不暇廣宰相不得已竭其一心役其兩耳目日與文書期會相尋于無窮此豈其才之不逮哉我朝三省之法繁密綱碎其勢固至此也柳宗元有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爲今之計惟有並六部之權可以清中書之務今六部所司絶是簡省其間長貳常可闕員莫若移尚書省六房隸之六部如吏部得受丞相除授之旨而行省劄兵部得禀樞密調遣之命而發符移其他事權一做諸此而又多置兩府屬官如檢正都承之類使知蜀事者置一員知

淮事者置一員知諸路事者置若干員兩府日與其屬尉切講畫以治此寇而文書行移不與焉如此則大臣有從容之暇可以日見百官以及四方賢俊酬應簡則聰明全心志一則利害審塞禍亂之路開功名之門當自此始惟陛下思之二曰倣方鎭以建府令天下大患在于無兵而無兵之患以郡縣之制弊也祖宗矯唐末五代方鎭之弊立爲郡縣繁密之法使兵財盡閲于上而守令不得以自專昔之擅制數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邉約束捲甲

軍勢輕重所在不併不變

而藏之傳世彌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繇此侵弱而盜賊遂得恣睢于其間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義士強兵猛將然各舉一州一縣之力以抗寇鋒是以折北不支而入于賊中興之臣議循環救弊之法葢有建爲方鎭之議者矣失此不圖因循至今日削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變臣不知所以爲善後計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宣閫節制江東西諸州官民兵財盡從調遣廟謨淵深葢已得方鎭大意矣然既有宣閫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專

權供重體統未明有如一項兵財宣閫方欲那移諸司又行差撥指揮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將誰適從今日之事惟有略倣方鎭遺規分地立守爲可以紓禍且如江西一路九江與國隆興與鄂爲鄰朝廷既傾國之力以赴之始所不論惟寇之至湖南者已宿堂奥此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簡八州之中廬陵宜春最當衝要虜之爲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八桂則出湘避長沙則出衡陽今宜春見謂有兵惟廬陵稍此無備舍堅攻瑕棄實擊虛虜既以此爲得策則

夫避宜春而趨廬陵。其計將必出于此州縣之事力
有限。守令之權勢素微。虜至一城則一城剗殘。至一
邑則一邑蕩潰。事勢至此。非人之慾。若不別立規模。
何由戡定禍亂。臣愚以為莫若立一鎮于吉而以建
昌南安贛隸之。立一鎮于袁而以臨江撫瑞隸之。擇
今世知兵而有望者。各令以四州從事。其四州官吏
許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帥府所為。去者令
淮別路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文事一日始。
其上供諸色窠名盡予帥府。文事以前見未解數目

亦許截留。其四州軍兵見屬伍符者。必寡弱而不振。
見行團結者。必分散而不齊。許于伍符團結之外別
山措置。收民丁以為兵。彼一州之緊急者。得三州稍
寬緩之力以為之助。三州之寬緩者。得一州當其緊
急而無後憂。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袁其氣勢當自不
同。倣此而行之。江東廣東無不可者。夫郡縣方鎮之
法。其本皆有弊。所貴乎聖人者。惟能通變而推移之。
故郡縣所以矯方鎮之偏重。方鎮所以救郡縣之積
輕。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立為方鎮之法。以少變其

委瑣不足恃之勢。與今日之第一義也。陛下一日出
其度外之見。不次拔數人之沈鷙英果者。委以數鎮。
俾各為國家當一面。則郡縣之間。文移不至于太密。
事權不至于太分。兵財得以自由。而不至于重遲而
不易舉。旬月之間。天下雷動雲合。響應影從。驅寇出
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惴惴宗社之憂哉。三
日就團結以抽兵之說。臣前已開其端。而其節
目未悉也。請再陳之。夫取兵于民。周井田唐府兵之
遺法也。今使者四出。分行營陣。俾各處團結以自為

鄉井之衛。兵行之中。此亦庶幾善步者。然而無益也。
近時朝廷以保伍為意。官府下其事里胥。為里胥者。
沿門而行。執筆以抄其戶。曰官命而各為保伍也。
已而上其籍于官。又從而至通途之壁。取其甲分五
五而書曰保伍。如古所謂保伍者。如此而已。臣居廬
陵。往逢有寇警。則鄉里又起所謂義丁者。一日隔總
擊柝以告其一方。曰寇至。毋去諸而等各以其日聚
其所。習所以守望至其日也。椎牛釃酒以待。隨其所
衣信其所持。從而類編為之伍。一阨乎村墟井落之

閩練鄉兵
從來如是

閧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則義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
朝廷命使以團結州縣來者而行移討其規爲措置
當有加寄于臣所言者然其所若干人其所又若干
人屬邑合狀帳申郡府郡府合狀帳申朝廷討其數
且當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
故當其分則鄉村無以通于鎮市鎮市無以通于城
郭廣寇如其來彼一方者力不敵勢不支老弱未及
揀教閱未及施雖有金鼓旗幟之物而未知坐作進
退之節也雖有城池山澤之險而未知備禦攻守之

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峙其糧自備其飲食則有
所不能仰于官則無以給也有以給則又不能久也
臣故曰無益也夫前所謂或千人或數百人此隅總
一日能辦也今建言者不察其聚之易而用之難增
兵之有名而拒寇之無實乃欲衹其團結之多寡升
降其官賞以爲勸且意其一日之急或者可驅而他
之實詎有言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陛下恍能
委數州立一方鎮莫若俾爲帥者就團結之中凡二
十家取其一人以備軍籍一郡得二十萬家則可以

得一萬精卒倒而行之諸州則一鎮新兵當不下二
三萬州郡見存之租賦可以備兵食見存之財利可
以備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
今官收其米以就爲養收其財以就爲用使食其力
不當又重役其人惟于二十家取其一則衆輕而易
舉州縣號召之無難數月之內其事必集爲帥者教
習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銳山川其便習也人情其
稔熟也出入死生之相爲命也鋒鏑之交預相識而
聲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二三萬人當凜凜然不

下一敵國合諸路列鎮則精兵雖十餘萬可有也太
祖皇帝南征北伐所至如破竹計其兵曾不滿二十
萬使吾于諸閫之外別得十萬精兵則何向而不可
哉或曰國家經常皆用供億州縣則賦各有窠名今
上流之兵未解江淮之儆如故使移此事力以給方
鎮之兵如諸閫何嗚呼擇帥莫若輕擇利莫若重臣
蓄籌之審矣夫京湖之路既梗則雖欲漕運而舟楫
不能以前江廣之備既虛則雖有財賦而土地不能
以自保與其束手無措以委輸于虜孰若變通盡利

以庶幾虜之可逐也且夫江廣旣全則吾之境內其惟正之供者尚多也陛下撫此厄運不得不免自節縮曲爲通融多方以濟諸闕之急支吾年時苟必就盡然後一正吾之郡縣一復吾之經常未晚也不然殆未知其所終惟陛下深思亟圖之四曰破資格以用人本朝用人專守資格祖宗之深意將以習天下之才世雖有賢明忠智之人英偉奇傑之士亦必踐級之多涉歷之熟積勞持久而後得至于高位養成遠大之器消弭僥倖之風人才世道皆有利賴然其

弊也有才者常以無資格而不得遷不肖者常以不時資格法而至于大用天下卒有變不肖者當之而有才者拱手熟視夫是以常遺國家之憂臣常見數年以來邊閫之間偶缺一帥陛下徬徨四顧弄印其僞挾排應急不得已常取監司之風力者爲之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陛下非不知其然也他人資格或有未及而彼適可得之雖其才具容有不逮然猶意境外無事以幸其不至于敗缺比其敗缺則倉皇變易常至于失幣而後已嗚呼此乎世拘攣之

弊也今天下事勢潰決已甚一有蹉跌事關存亡百夫不可輕擇將一壘不可輕畀守況其重者乎今自朝郎已上凡內之卿監侍從外之監司郡守紫朱其綬唱喝車蓋而出者不知幾人使其中果有非常之才堪任將帥則是望實旣優資格又稱一日舉而置之萬夫百將之上誰曰不然然臣意陛下之未有其人也則夫宗社安危之機不可輕決于庸人而有資格者之手世之能辦事者固多矣三辰不軌拔士爲相蠻夷猾夏拔卒爲將事固各論其時也今何如時

尙拘拘孑孑于資格之末臣觀州縣之間凡寮底小官馳騁于繁劇之會者蓋甚有之薦引之法浸弊于私而改官之格率爲勢要者所據孤寒之中獨無可任大事者乎三歲一貢士碌碌成事者衆而氣槩才識蓬于鄉里曾不得一名薦書抱膝隆中杖策軍門固皆途歧草市之流也夫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今日之小官他日之爲公卿者也天下有事凡能擔當開拓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固有明知其人之有才而拘于資格之所不可則亦姑委棄之此豪傑之士所

以痛心疾首于世變之會也。陛下如建立方鎮、收拾人才，臣願明詔有司，俾稍解繩墨以進英豪于資格之外，重之以其任，而輕授以官，俟其有功，則漸加其官，而無易其位。漢唐法度疎闊，其一時人才常倜儻不羈。本朝以道立國，以儒立政，則亦無取乎爾。然至于今日，事變叢生，人物落落，奈何不少變之哉。至如諸州之義甲各有土豪，諸峒之壯丁各有隅長，彼其人望爲一州長雄，其間蓋有豪武特達之才，可以備總統之任。一日衆之以爲百校之長，則將帥由是其

選也。其韻異通敏者，引之于帷幄樽俎之容，又從而拔其尤者，委之以人民社稷之重，則人才不可勝用也。至如山岩之氓、市井之靡、刑餘之流、盜賊之屬，其膽勇力絕，足以先登；其智辯机警，足以間諜。使貪使愚，使詐使勇，則群策群力皆吾屈也。昔之方鎮，食其土地，用其人民，附循其士大夫，馳策其跅弛之士，故雖以區區之地，常足以與天下爭雄。今雖未至于此，然陛下髣髴而行之，則吾規模意氣固已一變前日之弱矣，惟陛下熟計之，幸甚。大古之爲天下國家者，

常有敵國相持之變，然而立乎四戰之衝，雖將卿兵潰，屢起屢仆，而其國終不可動，由卓然有所立故也。今陛下奮發神斷，赫然悔悟，所以洗舊汙、更宿弊，如雷霆風雨交馳並至而不可禦。陛下亦求所以爲自立矣，而未得其方也。自立之方，臣前所獻之數條是已。雖然，臣意陛下未之能行，則有說也。何也？悔悟之意未明也。奸人當國，指天下能言之士謂之好名譁競。使好名譁競者常在朝廷，則清議之福，陛下必及受之，事應不至今日。惟浸潤膚受，爲毒已深，而後陛

下之人才盡逐。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鋒車所召，率未及前日擯棄流落之人，或謂陛下猶有畏共不靖共之意。夫今日之禍亂，靖共之報也，陛下猶有愛于貌爲靖共者邪？此悔悟未明之一也。三數年前，縉紳之能出聽論事者，既爲奸人所屏，學校之士猶叩閽臺臺不自已。奸人疾其爲害已也，託名學法，重致意于禁上書之一條，而後陛下之言路盡塞。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食肉之徒未有能出一語以救陵遲之禍，惟學校不憚懇懇以爲言，彼其所陳固有未盡切實者，

陛下何不擇其善者而施行歟。此悔悟未明之一也。今有人焉。陷于酒色。湛溺而不自知。元氣日耗。蝕于內。客邪日衝擊于外。四肢百骸。幾至解體。一日倏大悔悟。自刻其酒色之愆。而使爲朋友僕御者各得以勤攻已之短。其爲身謀幾晚矣。然知湛溺之爲病。而猶諱其所從來。則是病根固在也。人非不知愛身。彼諱病根而不肯決去者。說其小而忘其大也。陛下所以救社稷重于救身。則夫病根所在。何所顧惜而不之去歟。高宗皇帝以恭儉日新之善。植立東南百四

十年太平之基。陛下嗣無疆大歷服。所以撫摩愛養培億萬年丕天之休。加用力焉。不幸比者中外怨叛。吾之赤子。自延寇入室。謀危國家。益至今日。遠近爲之荷擔。宗社幾于綴旒。天下之人。追咎其失。以爲聚斂之過。而聚斂之事。通國憤然怒罵。以爲倡于陛下左右之人。夫此一人者。竊弄威權。上累聖德。其凶餘威惡。蘊國害民者。臣不能具數。獨其攘臂聚斂。招集奸凶。爲陛下失民失土。以貽宗社不測之憂者。其罪莫甚焉。趙簡子命尹鐸爲晉陽。尹鐸曰。繭絲乎。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古之爲天下計者。不屑于其小。而惟遠者是圖。不快于目前之求。而常恐其一朝之患。故雖簡子區區之大夫。尹鐸區區之小吏。其所規爲。猶及于此。國家之大。不可以田舍翁自爲也。後之人君。思以富雄天下。因有時出其聚斂之術。然猶繭絲自繭絲。保障自保障。何物刑餘。爲謀不臧。率天下以共何繭絲之的。而保障之地。亦不得免焉。繭絲之毒不可忍。而後保障之禍不可爲。陛下間者屢出內帑金帛。分給諸司。期有救于難。然調度方殷。兵革又不

得息。前日聚繭絲之得未什伯。今日救保障之費益千萬億秭而未有已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向使此人者不以聚斂斲伐祖宗涵洪寬大之仁。蠹賊陛下神明英武之德。則必不妄籍民財以入修內司。必不豪奪民產以實御莊。必不譜價西園以布中外貪酬之寵。不必交通南牙以開朝廷汚濁之門。如此則奸人必不得窃據相位。偏置私人。如此則强禦掊克之流。必不得齒于搢紳。玷于節鉞。如此則各郡有賢守。各路有賢監司。必不侵漁以交結北司。刻割以

應奉內獻民心必無變宗社必無危今朝廷知江閩
虐取漁舟故吾人爲虜鄉導以至于此曾不知是數
年間外之監司郡守求爲交結應承而一切不卹以
失吾民戴宋無二之心者所在有之江閩之事偶著
爾今論者追訟江閩之罪死有餘責則夫使士大夫
貿貿焉爲聚斂重失人心激天下以各懷怨叛如臣
所指之人者一死詎足道哉且夫奸人之入相也使
非此人者與之相爲表裏以揜陛下之聰明密爲游
揚以開陛下之信用則賢者必不以奸名中傷言者

必不以譁競逐去學校之持公論者必不以讀横得
禍士大夫之秉直節者必不以貪贓加罪朝廷清一
言路光明邪人何自而赫張民瘼何自而壅蔽人離
而陛下何以不覺寇至而陛下何以不知彼其依憑
陛下恩寵以爲奸人與主故顛倒宇宙濁亂世界而
得以無忌憚使陛下今日訟過于天地負媿于祖宗
結怨于人民受侮于夷狄則豈獨一奸人爲之哉原
情定罪其重于與主而奸人次之莊周曰兵莫憯于
志鏌鎁爲下盲刺人而殺之不在于手而在于心不

在于鋒而在所以用其鋒者奸人則鏌鎁也與主則
志也方今國勢危疑人心杌捏陛下爲中國主則當
守中國爲百姓父母則當衛百姓且夫三江五湖之
險尚無恙也六軍百將之雄非小弱也陛下臥薪以
厲其勤研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敵愾寇逆死
且在旦夕或謂其人者鋪張驚憂以沮陛下援寇之
志處分脆弱將誤陛下爲去邠之行若前日則曰我
能爲君充府庫以盜其權居今日則獻其小心出其
小有材使陛下意其緩急可恃以固其寵向非陛下

參酌國論堅凝廟謨爲効死不去之計則一日嘗試
其說六師一動變生無方臣恐京畿爲血爲肉者今
已不可勝計矣小人誤國之心可勝誅哉臣愚以爲
今日之事急矣不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
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寔則中書之政必有所撓
而不得行賢者之車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人之異
議何從而消敵人之心膽何從而破將士忠義之氣
何自激昂軍民感泣之淚何自奮發禍難之來未有
卒平之日也千金之家得一僮奴猶足以稱其私雖

至北方出蓋宋臣姻家

害於而家未忍亟去。況其人給事之歲月已深。乞憐之懇款已熟。陛下性資仁厚。亦豈忍遽計心焉。然宗社之事重。左右之恩輕。蠹民誤國之罪深。承顏順色之愛淺。伏惟陛下以宗廟社稷之故。割去私愛。勉從公議。下臣此章。付之有司。暴其罪惡。明正典刑。傳首三軍以徇。如此而天下不震動。人心不喜悅。將士不感泣而思奮。虜寇不駭愕而謀遁。是人心天理可磨滅也。是天經地義可澌盡也。臣所不信。臣嘗讀諸葛亮出師表。撇捲哀憤。悲其用心。亮之言曰。宮中府

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亮將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姦凶。興復漢室。其於宮府之政。宜若無與。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良以社稷安危之權。國實存亡之故。不在於境外侵迫之冠。而內之陰邪。常執其機牙。此亮之所以深權內外本末之理。而先究其禍亂之源也。今臣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所以分畫其規模。織悉其經緯。以上助尊夏攘夷之一畫者。已略備矣。而臣獻其狂愚於末。猶有感於亮之所言。區區劣功。何敢引亮為證。顧所以忠君愛國之心。則亮之為也。臣非不知跡遠之人。指陳無狀。干犯天誅。罪在不赦。且使幸赦之不誅。則左右之人。佻疾臣言。亦將不免。然臣所以不顧危亡。寧以身犯不測之鈇者。義命之際。臣固擇之精矣。方今社稷震動。君父焦慮。此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臣委質為臣。與國同休戚。親見外患如火燎原。而內寇又復植根。間流波漫。則禍難無涯。臣死亡正自無日。與怵迫於權勢之威。憂疑于一己之禍。噤口結舌。以坐待國家之難

而後死。孰若犯死一言。感悟天聽。如陛下以為狂妄而誅之。臣固已自分一死。萬一陛下察臣之忠。行臣之言。以幸宗社。則臣與國家同享其休榮。等死之中。又有生路。此臣所以齎咨涕洟。望闕懇悃而不能自已也。

信公所陳內事。足以張國勢破庁論。蓋有慕于陳龍川而為說者。末段似稍冗。然忠直之氣。毅然可見。

知平江府上奏　文天祥

臣本起書生、天性愚戇、遭逢理宗皇帝以直言取人、臣區區芹曝小忠、誤蒙親擢。間于憂虞、則開度透渡之禍急矣、臣推見當時致禍之本、上書閽庭、乞磔狐鼠以謝天下、理祖皇明赫赫。自咸淳至于今日、無疆惟休、自時厥後、臣之蹤跡、或百日于朝、或一日斥去、有言不信、忠憤從深、則皆元奸專國之歲月也、不圖今日臣以憂患之身、奉詔入衛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以神明御極、炎德當天、宵旰煩憂、不以臣爲不

肖、授之以三路制撫職事、兼贊督府、就戍吳門、臣非不知國家阽危、民命如綫、朝命夕遒、爲困效死、復以私門憂戚、展轉陳情、乞歸終制、章五六上、冀兩全之節、以不爲盛代名教羞、天聽高高、終不聽許、而學士大夫交口責臣、謂有國家有朝廷、有州縣、然後臣得以有其身、得盡爲人子之職、臣所以感泣誓死、而不敢復言去也、今當陛辭、即日就道、慟哭流涕、何以爲陛下告。自古立國、一是以人心爲本、齊一日喪七十餘城。以人心失也。田單一日復七十餘城。以人心固

也。元奸得罪于天下。天下怨憤鬱抑。十有五年。遂使諸將解體。強吾民北面而役之。彼知歸怨元奸。未嘗歸過朝廷也。乃今三百餘年祖宗涵育之遺黎。無事荼毒于夷狄之手。謳吟思漢。日傒王師。所在民義抗敵者。大或數萬。小亦數千。此撥亂反正之大机括也。然人心易得。其失亦易。頃者朝廷。免公田。蠲常賦。寬商禁。起謫籍之淹滯。解科舉之壅塞。天下誦之。以爲快活條貫。人心頗穩。敵勢頗沮。我是以有獨松關諸屯之捷。通國上下。以爲元奸失人心之事。已盡洗濯。

今日收人心之具。已盡畀行。而臣惓綣之忠。獨以爲未也。草間豪傑。方且量朝廷之意。觀望諸將。方且視廟堂之指授。學校之遊談聚議。閭閻之道聽塗說。方且覘政之然否。追行事之得失。廣溥有之。得國當于斯。失國常于斯。今上自宮闈與嗣皇起居。下政府與公卿百執事。必人人一心。以殉此忠爲主。則諸將莫不用命。英雄莫不歸心。以此衆職。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如大臣有辟嫌遠疑之迹。而無推車必行之心。群公持便安自營之私。而無同舟共

濟之中與府中不相聞閫内與閫外不相應賞罰混淆一邪貿亂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斷制之義少敵人以此輕中國奸雄以此覘朝廷人心之憤悱者日以息公論之激昂者日以靡而我之衰從將有甘心于被髮左衽而不悔者矣其禍可勝言哉裴度有言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哉由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國家懲五季之亂削除藩鎮創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因勢浸弱亦坐于此是以敵至一州則陷一州敵至

一縣則陷一縣中原陸沉痛不可追今不幸長江失險戎馬馳于近郊救時之危須稍更革詩云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又傳云大廈將顛非一繩所維臣嘗妄謂今日大勢宜分天下爲四鎮而都督統御于中以廣西益湖南而鬭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鬭于豫章以福建益江東而鬭于番易以淮西益淮東而鬭于維揚責長沙以取荆鄂責豫章以取蘄黄責番易以取江東六郡責維揚以取兩淮諸城使各鬭地大力衆足以抗敵分所任事約日齊奮而都督府指授諸將隨地接應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敵備多而力分疲于奔命而吾遣民必有豪傑伺間横擊于其中如是則使彼隻輪不返進而問罪河南盡爲晉可也而何日蹙國百里之憂臣願陛下臣此章見之施行使内而朝廷舉措有以當天下之心外而邊閫布置有以合天下之勢則臣得以督幕分司盡瘁一面布宜威靈勉效尺寸不惟得以忠先帝報陛下而臣亦有詞以白丘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當時宋事已去矣然使如文丞相之言而行之猶不至于航海也

論兩稅

馬端臨

按自秦廢井田之制隳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于是始舍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于古漢高祖始輕田租十五而稅一其後遂至三十而稅一皆是度田而稅之然漢時亦有稅人之法按漢高祖四年初為筭賦使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筭十歲至十五出口賦人錢二十此每歲所出也然至文帝時即令丁男三歲而一事賦四十則是筭賦減其三之二且三歲方徵一次則成丁者一歲

所賦不過十三錢有奇其賦甚輕至昭宣帝以後又時有減免蓋漢時官未嘗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強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置錐之地故田稅隨占田多寡為之厚薄而人稅則無分貧富然所稅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紹乃令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戶輸絹二匹綿二斤則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而為絹三匹綿三斤其賦益重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非鑿空而稅之宜其重于漢也自是相承戶稅皆重然至于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簡略不能詳知然大槩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然其時戶戶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只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為租庸調田則出粟稻為租身與戶則出絹布綾綿諸物為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為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制漸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

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賦可乎又況遭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豈堪按以為額蓋當大亂之後人口死徙虛耗豈復承平之舊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乃救弊之良法也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輸其所有乃計綾帛而輸錢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遂至輸一者過二重為民困此乃掊刻之吏所為非法

之不善也陸宣公與齊抗所言固爲切當然必欲復租庸調之法必先復口分世業之法均天下之田使貧富等而後可若不能均田則兩稅乃不可易之法矣又歷代口賦皆是丁中以爲厚薄然人之貧富不齊由來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襲世資家累千金者乃薄賦之又有年紀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錐者乃厚賦之豈不背謬今兩稅之法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尤爲的當宣公所謂計估算緡失平長僞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不遷者困斂求乃誘之

爲姦毆之避役此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過非法之弊蓋力田務本與商賈逐末皆足以致富雖曰逐末者易與脫免務本者困于徵求然所困猶富人也不猶愈于庸調之法不行不問貧富而一槩按元籍徵之乎蓋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

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于楊炎而少之乎

人與田相附則戶在而田在此租庸之所以賦戶也人與田相離則人無定而田有定此兩稅之所以賦田也賦田而貧富皆均此貴與之所以善兩稅也

職役論

馬端臨

按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差設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爲雇。雇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庸錢白輸。苦役如故。轉而爲義。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戶自相與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復反而爲差。蓋以事體之便民者觀之。雇便于差。義便于雇。至于義而復有弊。則末如之何也已。竊嘗論之。古之所謂役者。或以起軍旅。則執干戈冒鋒鏑。而後謂之役。或以營土木。則親畚插疲筋力。然後謂之役。夫子所謂使民以時。王制所謂歲不過三日。皆此役也。至于鄉有長。里有正。則非役也。柳子厚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然則天子之與里胥。其貴賤雖不侔。而其任長人之責則一也。其在成周。則五家設比長。二十五家設里宰。皆下士也。等而上之。則曰閭胥。曰鄭長。皆中士也。曰旅師。曰鄙師。皆上士也。曰党正。曰縣正。皆下大夫也。曰州長。則中大夫也。周時鄰里鄉黨之事。皆以命官主之。至漢時鄉

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助成風俗。每亭有亭長嗇夫。掌聽役訟。收賦稅。又有游徼。掌巡禁盜賊。亦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爲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出戍。常以歲十月賜酒肉。或賜民爵一級。則三老孝弟力田必二級。賜民帛一匹。則三老孝弟力田必三匹或五匹。其尊之也至矣。故戾太子得罪。而壺關三老得以言其冤。王尊爲郡。而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于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爲顯官。有聲名。然其始爲才望亦皆見

[illegible]爲亭長嗇夫之時。蓋上之人愛之重之。未嘗有誅求無藝。迫脅不堪之舉。下之人亦自愛自重。未嘗有頑鈍無恥。畏避苟免之事。故自漢以來。雖叔季昏亂之世。亦未聞有以任鄉亭之職爲苦者也。隋時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間詞訟。而李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閭里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爲害更甚。詔集議。而衆多是德林。遂廢不置。然則隋時鄉職。或設或廢。本無関于理亂之故。而其所以廢者。蓋上之人重其事而不輕置。非下之

人畏其事而不肯充也至唐睿宗時觀監察御史韓琬之疏然後知鄉職之不願爲故有避免之人唐宣宗時觀大中九年之詔然後知鄉職之不易爲故有輪差之舉自是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汚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蔑故雖足跡不離里閭之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笞箠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役者無以異而至于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出役之禍反不至此也然則差役之名蓋後世以其困苦卑賤同于徭役

而稱之而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之本意也王則公謂免役之法合于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然不知周官之府史胥徒蓋服役于比閭族党之官者也蘇文忠公謂自楊炎定兩稅之後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錢然不知唐之所謂庸乃征徭之身役而非鄉職之謂也二公蓋亦習聞當時差役之名但見當時差役之賤故立論如此然實則誤舉以爲比也上之人既賤其職故比之如奴隸待之如罪囚下之人

復自賤其身故或倚法以爲姦或匿賦以規免皆非古義也成周之事遠矣漢之所以待三老嗇夫亭長者亦難以望于後世如近代則役法愈弊役議愈詳元祐間講明差雇二法爲一大議論然大槩役之所以不可爲者貲亟破家耳蘇黄門言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非措手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慴怖而况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凡百侵擾常役如故以是言之則其所以必行雇役者蓋

雖不能使充役之無費然官嘗任雇募之責則其役與民不同而横費可以省雖不能使官吏之不貪然民既出雇募之費則其身與官無預而貪毒無所施此其相與防閑之術雖去古義遠甚然救時之良策亦不容不如此然熙豐間言其不便者則謂差役有休歇之時而雇役則年年出費差役有不及之戶而雇役則戶戶徵錢至有不願輸錢而情願執役者蓋當時破家者皆愚懦畏事之人而桀黠之徒自能支吾而費用少者反以出雇役錢爲不便又當時各州

縣所徵雇役錢除募人應役之外又以其餘者充典吏俸給之用又有寬剩錢可以備凶旱賑救可以見當時充役之費本不甚重故雇募之錢可以備此三項支吾也若夫一承職役鬻身官府則左支右吾盡所取辦傾囷倒廩不足賠償役未滿而家已罄事體如此則雇役之法豈復可行雇役之金豈不能了然則此法所以行之熙豐而民便之元祐諸君子所以為善者亦以當時執役之費本少故也禮義消亡貪饕成俗為吏者以狐兔視其民聊睨朶頤惟恐墮穽

之不早為民者以寇戎視其吏潛形匿影日虞懷璧之為災上下伺何巧相計度州縣專以役戶之貧富為官兇之豐殺百姓亦專以役籍之係否驗家道之興衰于是民間視鄉亭之職役如陷湯火官又以復除之說要市于民以取其貲其在復除之科者苟延歲月而在職役之列者立見虛耗雖有智者不能為謀矣所謂正本澄源之論必也朝廷以四維勵士大夫僉廉稱事無俾有多藏之惡士大夫以四維自勵力行好事特能以澤物存心然後鋤姦貪之胥吏以去其蠹害倒非泛之支備以養其事力賦斂之簿書必覈無使代逋欠之輸勾呼之期會必明毋使受稽慢之罰夫然故役人者如父母之令其子弟恩愛素孚役于人者如臂指之護其腹心劬勞不憚既無困苦之憂不作避免之念則按籍召而役之可矣奚必曰僱曰義之紛紛哉不然衆三代以來比閭族党之法所以聯屬其民上下相維者反藉為厲民之一大事愚不如其說矣

推原職役所自始皆諸儒所未到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六十二

國瑋集六十一卷 通行本

明方岳貢編岳貢字禹修穀城人天啟壬戌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乃其官松江府知府時所刻故徐孚遠李雯陳子龍宋徵璧共爲校讐而張采爲之序皆松江人也據其凡例蓋所錄自秦漢以迄南宋創公羊穀梁二傳及陸賈新語賈誼新書桓寬鹽鐵論諸子書班范以下諸史贊亦皆摘抄而此本僅有唐文二十八卷宋文三十三卷殆刊刻未全之本或有所散佚歟